紅杏出墻記

下

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
魏绍昌 主编

刘云若 著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红杏出墙记

下册

刘云若 著

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七回　狭路冤家相逢欲说无情语　花阴暗室一样幽欢有笑声

话说龙珍受着如眉的怂恿，因时间已过了约定的十分钟，便决心来个不辞而别。哪知走到院中，恰和她三人相遇，淑敏忙上前拦住叫道："珍姐，你怎又走呢？"龙珍道："过了时限了。"淑敏道："过了也不许走，还到房里坐，我有句话说。"这时如眉已瞧见淑敏身后立着式欧式莲，只怕她们留住自己，再加以诘问侮辱，急得拉住龙珍衣襟，暗暗叫道："咱们快走，快走，别留着。"龙珍处在两难，方一犹豫，已被淑敏推拥着退入房内。如眉原和龙珍互相拉扯，当然也被龙珍牵入。进到人家房中，如眉心中乱跳，暗自埋怨龙珍不肯早走，恐怕自己难逃耻辱。看这情形未必不是淑敏稳住了自己，式欧和式莲去商量主意，又来发作。本来自己以前把事做得过分狠毒，把式欧害得太甚，他自然不肯善罢干休，不知要用什么凶恶手段。自己既已没法躲避，也只好听着吧。正在这时，忽听淑敏说道："龙珍姐，现在式欧很后悔了，因为方才一时没有思索，对如眉小姐过于冷淡，自知怠慢了客人，很觉惭愧，现在他要对如眉小姐告罪，并且希望恢复以前的友谊，请珍姐劝劝如眉小姐，不要再芥蒂了。"如眉听了这话，不由愕然。龙珍却深知他们兄

妹的性情，明白这必是淑敏为顾全各方情面，已劝好式欧，来对如眉转圜。便笑答道："这才是呢，原本过去的事，大家都可以忘了，何必再行提起。我敢担保如眉姐不会芥蒂。完了，一切过去了，现在我给你们重新介绍，希望以后本着旧友谊，发生新感情。"说着一拉如眉道："姐姐，你们见见面儿。式欧是熟人，不必介绍了。"就指着式莲道："这位余女士，是式欧的未婚妻。"又叫道："莲妹见见你如眉姐。"如眉此际更已羞得抬不起头来，式莲已拉着式欧同去到她的面前。式欧很恳挚的道："柳女士，我们的旧事。从今天起都忘了吧！我现在竭诚欢迎你到舍下来，请你仍把我当作朋友，安心在舍下住。"说着鞠了一躬。式莲握着如眉的手道："姐姐，你万勿再有旁的想头。我们女子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"说着忽举手高呼道："从现在我们都不许再回忆过去的事，现在我们要庆祝又得了一个姐妹，一个很好的朋友。"龙珍和淑敏随着鼓掌道："赞成，赞成，我们又得到一个要好的姐妹。大家永远互相帮助，互相原谅。"如眉听着，面上那种惭愧，真恨不得立刻把头颅揪下来丢到众人瞧不见的地方，又恨不得把全身都变成一股浓烟，随风散去。想到自己当日把人家害到那样，今日相逢，本已预备受辱，却想不到他们全家如此不念旧恶，反相慰藉，而且言语又说得这样体贴，好似恐怕自己还有一丝难堪，他们越这样体谅，自己越觉无地自容，如眉惭愧至极，又把双手掩了脸儿伏在沙发背上。大家见她这样，虽都明白她是天良发现，但全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只有龙珍稍知如眉之意，这是因惭愧感激而发了僵，若式欧等立在面前，如眉将永远不敢仰首，就替她解围，暗向式欧等使个眼色，

才高声道：“如眉姐有个头疼的病根儿，不时要犯，这想是又头疼了，你们出去，教她静一静儿，稍迟便好。”淑敏道：“那么咱们先把她扶到床上去，好不好？”龙珍道：“不必，你们且出去吧，有我自己就够伏侍她了。”淑敏便拉着式欧式莲，一同悄然退出。

龙珍随着把门关了，才回到如眉身边。扰着她肩头叫道：“眉姐，你这样不是太小气了，过去的事何必……”说着，觉着如眉肩头连连颤动，忙把她的头儿扶起，见她已泪痕满面。龙珍道：“你真是想不开，过去便算过去，大家一笑就算完了，你这么沾滞，教人家瞧着多不洒脱。”如眉抽噎着道：“珍妹，你不必劝我，我晓得这是报应到了。当初我的底细你也知道些儿，本来我们做过妓女，天下妓女有几个没坑害过人，不过平常我所害的，都是一班想玩弄我的人，或者与我有仇怨的人，而且我也只害人的钱财，并未害过人的性命。惟有对于式欧，他本是个心地清白的青年人，起初曾掬着热诚去爱我，我只是玩耍着他，也还罢了。最不该因为和别人怄气，去勾着官人，想害式欧的性命。当时我的主意如果成功，式欧就和乱党一同被捉，准死无疑，幸而上天有眼，他竟逃脱了。我那时还觉得太不快意，及至我被一个坏人毁坏了容貌，变成没人理的厌物，才明白了这是报应，以前所做的坏事太多了，老天才使这个坏人来惩治我。可是回想过去的事，数着陷害式欧那件最是狠毒，最觉刺心，到以后入了郭庄尼庵，自想后半世将要永在清苦中度下去，可以抵补旧罪，旁的报应或者不致再受着了，哪知上天还是不容我。郭庄遭了兵匪，不能再住，就随珍妹你回到北京，你只说来寻你的朋友房小姐，求她帮助，我做梦也不能想到房小姐便是式欧的妹

妹啊。现在我很明白，人造了罪，是不能躲过报应的，不然我怎会被鬼使神差似的来和式欧见面……”龙珍道：“眉姐，你也太迷信了，说得上什么报应不报应。人既生在一个世界上，当然可以随时相遇，何况又都住在很接近的地方。你所说的话都是自己乱想，式欧是极洒脱的人，从他那里，已情愿忘却旧事，恢复友谊，你又何必仍自介意呢？”如眉含泪冷笑道：“你以为式欧宽洪大量的宽恕了我，我就也只当没有那回事么？珍妹，你想错了。假如方才式欧打我一顿，骂我一阵，那时我还可以另有一种安心之处。如今他可是宽洪大量了，他受过我的苦，几乎丧命，幸而逃免，现在狭路相逢，他不特宽恕我，而且安慰我，这在他算把好事作尽了，可是我这害过人的，心里怎样过呢？我自然很感激式欧，不过我自己明白，做过坏事，受害的不肯报仇……我明白，只要自己良心下得去，就受人家的饶恕吧；良心下不去呢，再央告人家报仇，人家还犯不上呢……这就在乎我自己了……”如眉这后半截的话，好像自言自语，并非对龙珍而发，龙珍又道：“天下事没有不能解释的，既然解释开了，就算一天云雾散。要都像你这样固执，世上事只有结没有解了。”如眉仍自悲叹道：“我只怨珍妹你，方才早教我走开，便是出门死了，也躲过这番难堪。现在人家对我说了这些好话，我若再怎样，就显得不通情理，可是我若含糊下去，还能算个人么？”龙珍想了想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式欧若对你报复，你倒安心。他这样原谅，你反难过。这是因为你当初曾以狠毒待他，他如今把恩惠待你，你觉得内心下不去，是不是？”如眉点头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心里的难过，并不是下不去三个字能说尽的。”龙珍道：“咱们这样讲吧，譬如以先

你对式欧无恩无怨，今日遇见，他如此待你，你当然不觉难过。只为你以先曾有对不住他的行为，今日他很客气的待你，你就觉得他有了好处，更想起自己的坏处，心里就受不住了。所以式欧的好处，是由你的坏处生出来的，你却因他这好处生了无聊的惭愧，好似没脸再见他的面，应该立刻躲走，或是立刻死去，方得心安。其实你想想，躲了他就能心安了么?死了，你的魂灵就不惭愧了么？世上凡是做过错误事的人，若是躲避，那更永远受良心的责备，若是以死卸责，那更万古千秋的错下去，糊涂人才这样做呢！”如眉悚然道：“照你说，我该怎样？”龙珍道：“房屋漏了，补上就不漏。衣服破了，补上就不破。人做错了事，固然有时要成为坏人，可是坏人若把错误悔改已经好了大半，再能作好事把旧过抵补，依然还是好人。再说个比例，譬如我把你打伤了，忽然悔悟这是过恶，就请你把我也照样打伤，你不肯我就自己打，即便把自己打死了，也无补于伤害你的罪恶。那么我应该做的事，便是替你尽心医治好了，然后再寻机会给你帮忙，以后我才可以心地安稳，因为把自己的过恶已补上了。现在有两种议论，一个是柳如眉陷害房式欧，以后又和式欧相遇，如眉竟惭愧而逃，或是羞愤自杀。一个如眉害过房式欧,后来她幡然醒悟,改行为善，反牺牲自己，给式欧本身或他的家人许多帮助，这两种你以为哪一个好呢？”如眉凝思半晌，忽然握住龙珍的手叫道：“珍妹,多谢你指教，我明白了。现在式欧本没给我难堪，这难堪是我自己自取。从今以后我要忘却以前所作的坏事，也不作羞愧了。只当今天才受到式欧极大的恩惠,往后尽力报答补上我的错。”龙珍拍手笑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想通了。”如眉凄然道：

“珍妹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本来我是个极糊涂的人，有些鬼聪明，也只能作坏事。就是初到郭庄尼庵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浮燥迷蒙着，幸而你成天给我说劝，才明白了许多道理，已经受益不浅，今日的事若没有你，我又走错步了。”说着又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这不该再活下去的人，将来应该怎样活着，为什么活着，活着又该干些什么。”说完惨然一笑，便把头儿倚入龙珍怀里。龙珍道：“你也不必这么思想，以后只坦然和咱们处下去就是，更不必提那活着报恩的话，反正心里求其安稳。譬如咱们明天就离开这里到天津去，不久还随淑敏和边先生同赴南边，照你所说的话，好象非得留在此处，等机会报答式欧，这就错了。我认为你只要把此事刻刻在念，将来能给淑敏助些力，也算报答了式欧。便是淑敏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把好心去对待旁人，也是一样。这种道理，当初我听白苹……”说着似有所触，迟了一下，才接下去道：“假设有个某甲，因为一时的错误用计夺取了某乙的产业，隔了几年，某甲忽然悔悟，想要把这产业还给某乙，另外再加上很大利息，以惩戒自己的过失，安慰自己的良心。若果然能够实行，某甲自然如释重负。但这时候某乙已经死了，使他失却补过的机会，某甲因此便要为此抱憾终身，再没有补救的方法了么？在道理上却是不然。某乙的死无关于某甲的补过，因为他若把产业还给某乙的子弟戚族，照样可以洗刷罪恶。倘然某乙连子弟戚族都没有，那他还可以把这产业捐给慈善事业。救济苦人，这也和直接还给某乙并没两样。因为他帮助苦人的动机，是起于某乙身上，所以他在良心上也对得住某乙了。按这道理来说，你日后并无须直接报答式欧，只能专心去做好事，帮助旁人的困

难，原谅旁人的过失，就是间接报答了式欧。你是受了式欧的刺激才这样去做，那么你所做的事，便无异于式欧作的。白萍说过，人受人的恩惠，不要仅只认定了个人，应该认为是社会所赐的恩惠。若有余力，想要图报，也不必报答原来施恩的人，能尽力再帮助旁人就行，这是人类循环互助的道理。姐姐你要想清了。"如眉点点头道："好，我懂得了。我的想头可没你那么高，只知道象我这样面貌丑陋，品格低下的人，这一世也不易被人看重，只有把自己当作男子，尽力作些好事，结果还许得些怜恤。再说我自从有生以来，从没作过好事，从今以后，也该补一补当初害人的缺陷了。珍妹你是明白人，只求以后多指教我吧。"龙珍道："咱们彼此一样，若把自己当作女子，恐怕到处受人轻视，只可勉作男子的事，来安慰自己。在以前我觉着当尼姑是一条道路，如今才知道错了。尼庵里清静无为，每天都由寂寞生出许多痛苦，不如改为勤力作事，一面帮助他人，一面安慰本身。咱们随淑敏他们到南边乡村去，就是把终身都用在帮人作事的上面。"如眉欣然道："是了，我们既从此认自己作男子，那么以前作女子时候的事情，就都看成前世的梦一样吧，不去想了。"龙珍笑道："这才是爽快话。你还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"如眉想了想道："不过还有一样，你得把咱们方才所说的话，向式欧他们表白一下。要不然怕他们见我过于坦然，倒要看作没廉耻了。"龙珍道："你又过虑了，但是我总该教他们明白，现在你且坐着，我去向他们谈一谈，趁早打开这个僵局。"说着便走出门去。

须臾淑敏式欧式莲祁玲，一同进来，大家都嘻嘻笑笑，各无拘忌，如眉也恢复了平常的态度。大家说着闲话，渐渐提

起淑敏要回南组织新村的事。式莲仍在反对，以为城市中可发展的事业甚多，何必非去到穷乡僻壤，作那小规模的事。倘然受不得苦，成不了功，再跑回城市来寻出路，可就淹迟岁月，不知要失去多少机会，我看你们还是仔细考虑的好。淑敏笑道："莲嫂，我的意思完全与你不同。人的事业，并不定在繁华境中飞黄腾达，乡村照样也能做一番事业，一个人能把一村治理好，和治理好一国是同样的成功。不过你的意思并不为错，我所以不听你的劝告，只是人各有志罢了。我之不肯居住城市，与你不愿去乡村，也是一样。现在要重托你的，就是我离开北京以后，式欧哥的一切，全都请你照顾了。但是我离动身还很有日子，明天虽要到天津去，等公司再行拍片时，仍要回来，起码得住一个多月，有话那时再说吧。你们现在可以去安歇，我还要替珍姐柳姐安排住室，这两天我跑得很乏，也要早歇会儿。"式欧道："你明天定要走么？"淑敏道："走是走的，可是不久便回来。咱们有话等清闲再说。"式欧应着便走出了。须臾式莲也随着出去，剩下祁玲向淑敏道："珍小姐和柳小姐在哪里睡呢？我看不如请她两位到我房里住，我到这房里给你作伴儿。"淑敏道："还是请她们在这房住，我去陪你。"祁玲道："也好，现在我就给她们二位铺上床好么？"淑敏道："祁姐你们也乏了，就睡吧。"说着和祁玲把床铺好，道了安置，方才与祁玲一同出去。

到了厢房里，淑敏进门，就倒在祁玲床上。叫道："这一天可累死我了，这才得清静。"祁玲坐到她身边，笑道："淑妹，我审审你，你和那边仲膺怎这样快就弄到一处？只两天功夫啊。"淑敏笑道："我们都是恋爱速成学校毕业。这有什么稀罕。你没见外面的男女，常有四个眼珠互相一看，

就成了夫妻。经过的时间，只有几秒钟，比我们这两天的不更是速成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瞧你们的事总算木已成舟，不过我对于你的行为，还是反对。”淑敏道：“你脑筋太固执，我不是很透澈的对你说过，白萍芷华若不能复合，恐怕将来他俩都要得到很悲惨的结果。我以朋友的资格，不能不设法撮合他俩，但是把他俩救了，便要害煞仲膺，而且这件事的成功，不啻由仲膺的灵魂中将芷华抢出去，所失太大，我这主动者应该对他负赔偿责任。而赔偿的物价，便是我的身体和灵魂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所说都不是我所反对的正题，我只为你打算，旁人牺牲只一层，你却牺牲着两层。”淑敏道：“怎么呢？”祁玲道：“第一层，你把一个可以给你幸福的如意郎君白萍失了。倘若你仅失却白萍，那还希望再得一位多情伴侣，然而你现在竟为白萍而嫁了仲膺，他是完全爱着芷华的痴情人，恐怕不易把爱情给你。再说你勉强出嫁，也未必有爱情可以发生。因此你既把好机会错过，又自己堵塞了幸福之路，岂不是一误再误么？”淑敏摇头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这是太重视白萍，而轻看我们仲膺。我敢保仲膺已经十分爱我，我也正爱着他，我们永远是幸福的，你不要误会。”说着忽立起笑道：“祁姐，劳驾你把床铺好，等我回来睡觉。”说完便向外走，祁玲道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淑敏走着道：“我到前院看看仲膺，他不见着我，恐怕不易入睡呢。”祁玲眼望着他的后影儿，不禁怔了半晌，暗想淑敏真太怪了，她所作的是何等伤心的事，抛却所爱的情人，去嫁无关系的陌生者。若在旁人，正不知怎样悲酸惨痛，想不到她如此兴高彩烈，好似非常可心如意，并且听她说话更象与仲膺两方都有了情爱，即使这是可能的，但在短短的两天

中，也是件奇谈。因为仲膺不是浪子，淑敏也非荡妇，这述成就太可疑了。不过他们的情形虽教人莫名其妙，无奈事实具在，双方都有得意的模样，自己以前所抱的不平与忧虑，直是杞人忧天了。原来祁玲自从进了公司，便很瞧重了白萍，以后淑敏和白萍和好她更是十分赞成，恨不得这一对璧人，成为眷属。但是事情渐渐变化，淑敏自愿牺牲，重联白萍夫妇的旧好，祁玲的意思却仍一成不变，认为无论如何，必须见白萍和淑敏成为连理，才是快事。她也自有其片面的理由，以为芷华已与仲膺结婚，成局不可破坏；淑敏只与白萍进行婚事，两方各不相扰，便是最妥当的办法。连她看见白萍为芷华而吐血，也当作不关紧要，应该急忙把芷华送回天津去，交给仲膺。而白萍这边。由淑敏伴护，才是正理。无奈淑敏的行事完全与她相反，倒把白萍芷华弄到一处了。祁玲已是老大气闷，及至淑敏到天津去维持仲膺，祁玲更是反对，竭力向淑敏劝阻，淑敏不听，仍自去了。祁玲也不自解何以这样反对淑敏的作为，只觉淑敏嫁白萍才是幸福，而且也无碍于芷华。因芷华已很安适嫁与仲膺，并不需重归白萍，已在幸福之中。若按淑敏这一翻案，就是白萍芷华一对如了愿望，淑敏和仲膺也一对儿可以勉强凑合，绝不会好。再说仲膺未必爱淑敏，而淑敏以纯洁高尚的处女去迁就仲膺，也过于自轻，未必不被仲膺瞧低了身分，以致弄成不好的结果。祁玲抱着这种思想，虽也有些感情用事，但她只一心爱着淑敏，认为淑敏行为错误，自己既不能阻止她，必须暗地加以挽救，于是穷尽心思，要破坏淑敏的计划。起初她还以为淑敏此去天津，多半要遭失败。仲膺正恋着芷华，未必肯接受淑敏的爱，或者竟表示绝不能舍弃芷华，而移爱他人。

那时淑敏大败而归，当然要另想别法，自己再劝她放芷华回去，安慰仲膺，淑敏自然也去安慰白萍，事情顺理成章的就更正了。所以祁玲在淑敏去后，就同式欧等同到外面住着游玩，静听消息，毫无动作。那知事出意外，今天她偶然回来，进门便发现了奇事，淑敏竟把仲膺带着来了。再仔细观察，他俩居然有了结合。但祁玲仍不甘心，觉得淑敏必是破釜沉舟的对仲膺进了劝告，使仲膺加入牺牲，以成全白萍芷华。这结合仍然是痛苦的结合，照样该依自己原意加以破坏和纠正。无奈一时想不出办法，到这夜间就寝之时，淑敏到了她的寝室，房中只有两人，才忍不住的说出那些话。不想淑敏竟用欢娱的口吻回答，不特露出已和仲膺心心相印，并且还把和白萍的恋爱经过都淡忘了，祁玲不由感觉惊诧。暗想现在的多情的少爷小姐，竟这样么？据淑敏说，仲膺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的，但今天看他的情形，也没什么悲苦，反倒真爱上淑敏了。淑敏也只两日就把对白萍的旧情，完全移转到仲膺身上，这两人的心，也过于活动，教人瞧着可怕了。从他俩的情形看来，男女的爱情，简直靠不住，什么叫爱情高于一切，真是谣言。就连白萍芷华也未必怎样真实，自己枉操了心，完了，以后再不多管了，随他们闹去吧。祁玲想到这里，瞧淑敏高高兴兴的出去，知道她急于去到书室，赶快投入仲膺的怀抱，不觉怅然若失，更后悔自己枉替古人担忧。

祁玲本来最爱淑敏，今日忽然看破了她的人格，才知她是心意浮薄的女子。就和失去一个最敬爱的朋友一样，心中发闷，便觉着房内喘不出气，慢慢也走出房外，想到院中吸些空气。她原穿着平底鞋儿，走路毫无声音，悄悄的到了窗外，倚门而立。于无意中见从窗中射出的灯光，映

到院当中的大荷花缸上，那缸的旁边，立着一个人，正双手攀着缸的边沿，头儿没入两臂之间。祁玲方要喊问是谁，猛瞧出是淑敏，心想她不是上前院看仲膺去了，怎在这里？作什么？自己倒要瞧个明白。想着就屏息不声，眼光只向淑敏注着。只见淑敏身体在频频颤动，仿佛站立不稳，故而扶着荷缸支持。这样过了好半晌，祁玲正自纳闷，淑敏忽然放下手来，痴立了一会又将手在面部掩着，似在拭泪。接着她就点了点头，又一顿足，才向前院走去，而且走的情形，竟似两条腿拖不动身体似的，一步一步的挪出去。祁玲瞧得明白，猛然醒悟，自己竟错怪她了。她并非浮荡，她并未忘记白萍，更未尝爱着仲膺，她今日一切愉快的表现，完全由于假作，其实一片芳心早已碎了。她所说己从仲膺那里寻到幸福，全非由衷的话，不过用以安慰旁人罢了，她自己仍然落在牺牲的苦境中。瞧她方才在自己面前，作出将去欢会情人的欢乐的模样，可怜一出房门就变成万种悲哀，她是实不愿与仲膺相处，但为他人打算，还得勉强欢笑去哄着所不爱的人，这尚止于一时，如此痛苦，若终身下去，她将要永远享受那对人欢笑背人啼哭的苦楚，这不太凄惨了么？我既然和她交谊很深，怎能坐视不管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仍本着我的原意，趁他们变局已定而未全定的时候，设法急速收拾，挽回淑敏的终身幸福要紧。祁玲想着，翻身又回房中，倚在床上，竭力运用脑筋。寻思办法。但想了半天，还不得主意，急得不住出汗。忽然想到方才自己既错疑了淑敏，安见不也错疑了仲膺，或者仲膺也和淑敏一样的满腹辛酸，无可告语。现在最好第一步把芷华和仲膺重弄到一处，好在此际他二人全在北京，并无难处。想着好似鬼神拨弄似的，脑

中灵机大动，立刻把腿一拍，叫道："有了，这样准成。"

话未说完，忽听面前有人问道："有了什么呀？告诉我。"祁玲吓得一跳，抬头一瞧，原来淑敏回来了，倒觉窘了起来，不知回答什么好。淑敏又追问道："你自己在这里捣鬼，自言自语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"祁玲道："你问哪，我偏不告诉你。"淑敏道："你非告诉我不行。"祁玲道："你不必问，是你的事。"淑敏道："我有什么事啊？"祁玲道："傻小姐，这还不容易明白。我是因为你和边先生有了新结合，想要给你们送些礼物，想了半天，才想起来。"淑敏含羞道："呸，这还值得……你送什么？"祁玲道："暂时不能发表，等买来再教你知道，才有意思。"淑敏便不问了，祁玲才算掩饰过去。过了一会，又小作闲谈。淑敏直打哈欠，祁玲看了看钟，天还不到十二点，便道："你怎这样困法？"淑敏道："昨夜我没睡好，对睡魔欠下债了。"祁玲道："欠债快还，你就上床去睡。"淑敏才卸了外衣，只剩贴身小衣裤，倒在床边道："对不起了。"祁玲道："不成，你睡床里，我睡床外。"淑敏道："我睡惯床外了。"祁玲道："你先睡就该在里面，省得我上床不便。而且我每天总要躺下两点钟以外，才能睡觉，麻烦多呢，必得在外面睡。"淑敏实在乏极，就翻身滚到床里道："谁教我今天落到了你的势力范围里面，就得受你压制。"祁玲笑道："哟，委屈你了。明天告诉你的边先生，叫他来替你报复吧。"淑敏呸了一声道："狗嘴吐不出象牙，我不理你。"祁玲道："我的嘴是狗嘴，能说出边先生三个字，也算吐象牙了，别不理我。"淑敏道："我真困了，好姐姐，教我睡吧，明天早起再谈。"祁玲原巴不得她睡，就不再说话。淑敏原也有无限心事，起伏

如潮，无奈因失眠已有四十点钟，精神实支持不住，躺下头脑一阵发昏，便自酣然入寐。祁玲等了少须，低声唤她，不见答应，便也轻轻倒在她身旁，仔细听时，她已发出微细的鼾声，知道已睡沉了，便也静卧了一会。等几上钟到了十二点，才自坐起，对着电灯怔了会子神儿，再回头瞧淑敏，见她在梦中正含着天然的笑，那一付宜喜宜愁的容貌，实在令人爱怜。再想到她素常的聪明、仁慈、义侠种种好处，更觉得不忍任她走入歧途，自己才要挽回这个局面，便不及细加思索，轻轻拿了件长衣，加在身上，又把电灯熄了，才蹑着步儿走出门外。

在院中打了两个转儿，仔细想妥了办法的步骤，就先到了外院，见那小书房灯光犹明，蹑着步儿到窗前看时，原来仲膺尚未睡眠，坐在窗前执着支笔写字。祁玲便轻敲窗户，里面仲膺问道："谁呀？"祁玲道："我姓祁。"仲膺道："祁小姐么，请里面坐。"祁玲道："好。"说着便走入室内。仲膺不知她何以深夜来访，只得先行让坐。祁玲道："我不坐，只要跟您说几句话。"仲膺一怔道："您请说。"祁玲道："我和白萍原是朋友。前天芷华来了，也和我同房住了一夜，谈得很投机，生了感情。她在为难时，也向我吐露心事。这次她陪白萍在公司，我偷着去瞧她两次，她都对我痛哭。今天我从淑敏口里，得知你们作出的结果，方才又偷着到公司去，芷华已成了呆人一样。她拉我到外面，悄悄的说了许多话，她很明白这是淑敏一人从中做的圈套，生生把她和你分离。她认为你虽然曾和淑敏到公司去，表示了那样态度，但绝非出于你的本心，她知道你离开她不能生活，绝不会与淑敏结合，终久你要伤心死的。她认为和你正式结过婚，不能瞧着你落到苦境中去。可是事情弄到这样，业

已不能挽回，她实在没法，还是想自杀。”说着见仲膺低下头去，在颊旁隐隐现出一道水糟，挂着水珠，知道他已万分刺激了。便接下去道：“我当时便劝她说：‘作事不可太莽撞。你从前天到北京来，就未和边先生直接见面，都是淑敏在中间播弄。但是淑敏在中间所播弄的是什么，大约她对两方面各有说法，你和边先生始终不明真相，把终身命运都由着淑敏处置，岂不冤枉？最好你和边先生见个面儿，当面说明一切。若非得照着现在的局面作去，绝没挽救的方法，那时再自杀也不为迟。据我看白萍和淑敏。是曾发生过恋爱的，他俩本来已将达到结婚的程度，事情就坏在你这一来。白萍这一病，淑敏就大变心计了。倘然没有你和白萍这一节意外的事，大约至多三月以后，白萍淑敏便成了恩爱夫妻。但是以后若能把状态恢复到你未来以前一样，他们未必不照着原路走去吧。’芷华听了我的话，沉思许久，才说出请我背着一切的人，引边先生和她见面。我自然答应，并且约定就在今天夜里。方才我回来并不敢稍露形迹，怕误了你们的事。幸而今日淑敏要睡得甚早，我才偷着出来通知您一声，您想在什么地方和芷华见面呢？”仲膺拭着泪道：“谢谢祁小姐，我现在心都碎了，想不出来，请您替寻个地方吧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想你们见面。并不瞒什么人，这是很光明的，不是私会，随便在哪里都可以。”仲膺道：“要不我就随你到那公司去吧，到那里我先在外面等着，再去唤她出来。”祁玲本没见芷华的面，以上所说都是谎话，不过要先安置仲膺，使他等候，然后自己再去说服芷华。但是成功与否，还在未定，如何肯带他到公司去呢？她略一沉吟，想要托词使仲膺另换个地方，无奈仲膺心急如火，又催着道：

“咱们去吧，因为去到公司可以早些和她相见。”祁玲被他逼得不及思索，就漫然答道：“那公司是夜游子的聚处，这时正有多人出进，恐怕去了也照样不能说话，还得另寻地方。我看你干脆就在这里等着，回头我把芷华领了来，淑敏一家人全都睡了，清清静静，绝不愁有人打搅。”仲膺摇头道：“在这里我总觉不妥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担保没事。再说你和芷华是什么关系，还有什么怕人的不成？”仲膺被她说得默然无语。祁玲道：“您等着吧，我走了。迟不到一点钟，她就会来的。”说完便一直走出，悄悄再过去向后院瞧，各屋灯光都已熄了，前院也只有小书室一窗犹明。她毫不迟疑，悄悄走到大门口，拔开门闩。开了插管，将门开放，轻轻走出，又回身将门掩上。

她匆匆的走着，一面走一面腹内打着对付芷华的草稿儿，走过几道街口，才遇见洋车，雇了一辆坐上，直奔公司。打发完车钱，见街门关闭，就按了几下电铃。有听差的出来开门，一见祁玲，便问道：“祁小姐，怎这晚还来？”祁玲道：“我来看林经理。”说着直向里走。她原是公司中的演员，听差的当然不加注意，任她走入。祁玲走进白萍所住的院里，见四面也是漆黑，只经理室的后间仍在灯光闪射。这时听差跟进来道：“祁小姐，我替你开院里的灯，这儿太黑。”祁玲忙低声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我这儿很熟，不怕黑，你快去歇着吧。”听差方自退去。祁玲停足立着默思一会，方缓缓举步走向白萍住室的窗前，屏着气儿，自窗帘的隙处，向内张望。只见室内灯光惨淡，白萍睡在床上，偃身向内。芷华却坐在床头，一只手抚着他的肩儿，一只手支着自己的下颏，双目直注着对面，似乎一个思想家立在海边，远望着数千百里以外

的云光波影，而正在作深密的考察。但实际对面除一张小几，放着暖瓶以外，别无所有。她脸儿发着奇异的神情，面上寻不出哭的颜色，更寻不出笑的颜色，只是眼以下的皮肤，似已失了光洁，颊的下边，挂着半干涸的水珠，而接近颊边的襟头衣服，已湿了一大片。祁玲看了半天，见她始终如石像一样，绝没一丝移动，眼中也没新的泪痕流下。祁玲猛想到仲膺正在家中等候，这不是可以因循的时候，欲待敲窗唤她，又怕惊醒了白萍，便将身一转，走向经理室的房门，挨身进去。这经理室本是白萍卧室的外间，和里面只隔一道门帘，帘上布满了灯光，里面的门也未掩，祁玲就蹑脚走到里间门口，轻轻掀起门帘，芷华却因没望着门口，并未瞧见。祁玲又怕床上白萍惊觉，不敢作声，只好探着头儿等候。无奈芷华好似发痴一样，半晌也不移动。祁玲没法，只好轻轻吹唇作响，芷华才似突然醒转，移过眼光，瞧见祁玲，忽的愕然立起。祁玲料着她就要作声相唤，忙先向她使了个手式，掩住了自己的嘴，又摇了摇头。芷华领受了她的暗示，没有说话，但狐疑的神色已充满了面上。祁玲明白这房里是危险的，就向她招招手，便自退出，走到院里。迟了会儿，才见芷华慢腾腾走出来，到了面前，低声叫道："祁姐，你大夜里……"祁玲不等她说完，就握住她的手道："好妹妹，我有件事要和你说，请你随我出去一趟。"芷华听了，暗想自己和祁玲交谊很浅，只有一两日的认识，她寻自己所为何来？而且她寻常都称自己作边太太，何以今日忽改了称呼，大约淑敏把自己的事已告诉她了。当下略一犹疑，便道："祁姐，您有什么事，在这里说不好么？何必定要出去，我我……"说着向窗上看了一下，似乎在说房里

有病人，自己不好离开。祁玲道：“我想还是到外面说去的好。因为我要说的，是与你很有关系的事，并且受一个人的恳托才来。”芷华悄然道：“淑敏托你来的么？”祁玲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仲膺。”芷华听了这两个字，倏然又变成不动的石像，祁玲也不再出口，只等候着她的最后表示。过了半天，芷华忽地举起手来，好似伸懒腰似的双臂上伸，停留许久，才落下来，却落到祁玲肩上，随着她就颤声问道：“他在哪里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这一层先不必告诉你，现在最要紧的，是我要教你知道一些事情。”芷华道：“您和我说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是的。因为仲膺的意思，要先由我把真相报告你，然后再请你决定宗旨。省得你冒然和他见面，大家都难以为情。”芷华想了想道：“在这里说不成么？”祁玲暗想在这里固然没什么不便，不过离白萍太近了，恐怕他潜在的吸引力，有碍于自己计划的进行。便道：“这里总有人出入，还是外面去好。只当我邀你到街上散步，走着路就谈了。”芷华徐徐才答道：“也好，您稍候，我进去料理一下再去。”祁玲道：“病人睡的正好，不要扰他。咱们出去转个圈儿，也费不了很多时间，走吧。”芷华不自主的被祁玲搅着向外走到大门口，见门儿居然未关，想必那当差知道祁玲稍迟而走，故便任门开着，以省启闭之劳。

当时二人悄然出到门外，芷华道：“咱们往哪里去呢？”祁玲道：“随便走走好了。”口里虽这样说，但脚下却向着淑敏家的路上进行。芷华和她并肩走着，转出巷口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祁姐您可说啊。”祁玲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从头里说。关乎你们一切的事，我都知道很清楚，不过我是局外人，没有插口的余地。但是今天我忽然发现了可怕的危险情形，觉得不能再袖手旁

观了，所以才来多管闲事。我从开头说起吧，俗语说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事里面的真相，你还不及我明瞭呢。就以白萍先生的突然吐血而论，”说着停了停，才又改换口气道：“白萍曾和淑敏恋爱，并且已经订婚。这个……你有过耳闻么？”芷华猛然想起淑敏在天津，当自己与仲膺结婚前夕所说的话，忙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，淑敏曾告诉我的。不过……她是为保全我……”祁玲听着，微然一怔，但也不追问细情，仍接着道：“你知道就好说了。他们俩的爱情，实已到了最热烈的程度，眼看就要正式结合了，恰巧你在这候到北京来，白萍遇见你正在要和淑敏结婚的时候……那么他吐血的原因，你总可以明白了。”芷华听着，突然握住祁玲的手，似已大为震动。祁玲又道：“你想，在这时候，淑敏见白萍吐血，她心里发生什么感想？你那付茫然无主的态度，又使她发生什么感想？她除了牺牲自己，给你们撮合，还有什么路子可走？不过这里面却未必没有伤心和负气的意思吧。她把白萍和你送到公司，又想到仲膺那边是非常可虑，故而不顾自己处女的尊贵，抛舍终身的幸福，去到天津，冒着羞耻，把仲膺拢络住，以免发生意外，她的心真用得太苦了。不过仲膺哪能把爱情轻率的给她呢？只为淑敏说得天花乱坠，告诉他说，白萍怎样为芷华得病，芷华也怎样依恋白萍，但是他二人还各有顾忌。白萍怕对不住淑敏，芷华怕对不住仲膺，因此全都进退两难。但他俩又舍不得离开，故而要藉自杀以除去苦恼。淑敏把这些不甚实在的话，报告仲膺，又向仲膺献计，表示出自己甘心牺牲，要与仲膺成为情侣，然后急速回北京跟你和白萍面前，发表他俩的新爱情，好教你和白萍看着他俩已都得归宿，减去不安的心，也扫除

自杀之念。仲膺当时受了淑敏假话的感动，认为淑敏既曾与白萍相恋，如今竟肯为白萍而牺牲，那么自己更与芷华相爱，怎不能为芷华而牺牲？于是便答应了淑敏，才一同来北京到你们面前，演了一回戏剧。他们以为对你们应该作的事已做完了，以后只剩了他们的苦境。两个毫无爱情的人，被迫走到一条路上，表面虽都当作喜事，实际还不是惨事么？今天他俩从这里回到淑敏家中，吃过晚饭，就都无精打采，各自安歇。淑敏和我同房睡，我发现她那对人欢笑背人啼的情形，便知道她是要永远痛苦下去。当然她是不能爱仲膺的，然而情势所迫，偏要教她永远与仲膺同居，这是多么惨酷的罪孽呢。因而我又生了好奇的心，觉着淑敏这面如此，还是疑心女子应有的状态。但不知仲膺那边是何情形，或者男子心情活动，见异思迁，已把淑敏爱上了。倘若那样，也许将来他俩能由无情变成有情，痛苦转成幸福。于是我等淑敏睡着了，便悄悄起来，溜到前院，隔窗向仲膺所住的小书室中窥看。哪知仲膺却正在泪眼愁眉，长吁短叹，喃喃自语的说话。我听了半天，原来他说这样痛苦日子绝不能过下去，与其成为疯狂，还不如及早寻个死路。说了半天，就似下了决心，提笔写了一封给淑敏的信，上面大意说，我为着芷华，实在不忍和你相爱，而且我也很明白你是迫于不得已才与我发生这无理性的爱情。你是痛苦的，我更失去芷华就再寻不到幸福。现在我已永久躲开这世界了，一面芷华可以减去不安，专心和白萍共谐白首。你也可以消了这不自由的牵挂，重觅合理的伴侣。底下又写了许多永别的话，并且希望淑敏把这悲惨消息永久瞒着白萍芷华，他自会去长眠在个永不会发现的地方。他写完这信，又在房中踱着。我一瞧不好，恐怕

真要发生意外，就闯了进去劝解。但是劝解哪有功效呢？他只一口咬定没有自杀的心，这更是决心的表现了。我没法只好仔细解说，就出了个主意，教他和你见个面儿，两下商量斟酌个轻重。倘若你们复合能无害于白萍淑敏，还以复合为是，何必往绝路走呢？你若自杀，教芷华知道，她当然也不能活，你的罪孽可就大了。”说着缓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我当时说了许多话，才把仲膺安住了。我并且允许他，尽我的力量，恢复你们的原状。他很顾虑白萍的将来。我说：‘白萍是毫无危险，因为白萍已经爱了淑敏。这回的暴病，只是因突遇芷华感到进退两难所致。连淑敏的许多张致，也都是由于芷华。若是芷华能明白这层道理赶紧远离，那么淑敏和白萍，定然再达到互相需要的结果。不过你边先生当然也要芷华取同样行动才成。’仲膺听了我的话，似乎心已活动了。回答我说：‘情势既是如此，我能重行得芷华，而不妨害他们，当然我也并非乐死恶生，很希望能与芷华重度光阴。不过芷华为人，多情念旧，她既与白萍相处，未必肯离开了。’我说：‘这固然不敢断定她的心理如何，但是我可以试着向她进言。她若明白了事体的轻重，知道白萍与淑敏的痛苦，都是她所给与，若是恢复旧状，与你边先生重合，就能成就两对美满姻缘。若是想着白萍，就要一个人自杀，一个人永远痛苦，而且芷华自己也未必能得良心安稳。白萍重得芷华，而失去淑敏，美满或是遗憾，都在不可知。这许多方面，芷华若都仔细思量一过，未必不肯重来见你吧？’”祁玲说着，只觉芷华的身体颤颤的倚到自己身上，手儿也紧紧握住自己的臂儿，好似已震动到不能支持了。祁玲只装作不注意，但暗地用力扶持着她，提防她突然跌倒，

仍自缓缓走着道："我把边先生说得完全信任了，才要求他在清晨以前，不要再萌死念，我尽着这短时间办去，向芷华小姐劝告。她若能醒悟，自然立刻前来随你同行。若是不肯，我也就不管了，那时你再死不迟。边先生依了我的话，所以我就直到公司邀你，到外面来细谈。现在请你把意见告诉我，我好去回覆边先生。"祁玲说的这一番真中带假，假中有真的话，把劝告芷华的意思，都已隐藏在所述与仲膺问答里面，所以把自己来访的经过和原因说完，不必再正式直接进言，而情势的轻重利害，已足使芷华了然于心了。果然芷华听完之后，在心中先是一阵麻乱与悲凄。继而渐渐定下了心。便觉由祁玲言语中，得到几个重要观点：第一是仲膺行将自杀，非自己不能挽救。第二是白萍和淑敏已有婚约，自己所认为白萍的病由于感触，而不知里面还含有别的情节。第三淑敏的竭力撮合，是因为不忍和自己争夺白萍，故而倒行逆施的自图牺牲。第四是自己若复归仲膺，救了他的性命，还正如白萍淑敏的希望，可以使他们仍依原议结婚。这样一想，自己应该走的路已很分明的摆在前面了。更顾不得多加思索，就拉着祁玲叫道："祁姐，我原知道白萍淑敏有着关系，不过白萍一病，又把我的思想闹昏了。这这这……假如我走了，白萍不会出意外变化么？"祁玲笑道："我的傻妹妹，你怎想不开？我固然不敢说你走了白萍反倒如愿，但是换淑敏在他身边看护，未必使他的病状比你守着时加重吧？"芷华心内如被刺了一针，又道："淑敏要不管……她不会去看他么？"祁玲大笑道："芷华姐，你的神经乱了。你怎会问出这话，你走了淑敏就任白萍……"芷华被祁玲的态度魔得迷迷惑惑，倒以为自己问得可笑。本来白萍

淑敏为碍着自己才离开的，自己一走，他们还不立刻便聚到一处。便拦着祁玲道："你不必再向下说，我明白了。多谢你今天能指引我这条道路，使我稍得减轻罪孽，你领我快寻他去。他是在……"说着就拉了祁玲，要向前疾走。祁玲反而立住，道："你不能谢我。我只为受了仲膺的感动，把他的情形传达给你，并不是前来指引你什么道路，一切都要你自己斟酌定夺的。而且这事关系着你们四个人的前途幸福，目下生死。你可要仔细想好了，不要遗留后悔。"芷华听了，突将手掩了脸儿，倚到路旁一棵树上，过了半晌，忽又拉住祁玲的手道："姐姐，我可怜啊，只为作了一回错事，就永远被这恶劣命运支配着无法逃脱。我早知道只有死了干净，可怜眼前局面，又教我寻死不得。现在的事，白萍呢，我固然知道他是需要我的，无奈我太伤了他的心，如今他又与淑敏订了婚约，足见是不甚需要我了。而淑敏却需要白萍，仲膺可又需要我，我从昔日造成这个可怕的局面，害得大家都在痛苦，到现在我已失去自主的能力，只求怎样能顾全他们，怎样能补救自己的罪恶，至于我个人的意志，完全不能顾及了。现在这事摆在面前，很是清楚，好似转圈儿追逐。我追着白萍，仲膺追着我，淑敏又追着仲膺，白萍又跑在淑敏后面，这都是极苦恼的，但只要大家同时翻身回头，就各得其所了。我就作回头的第一个吧，祁姐，你快教我见仲膺的面。"祁玲道："仲膺就在淑敏家，那你随我去。"芷华道："那我如何能去？万一和淑敏遇见，岂不……"祁玲道："淑敏早睡了。"芷华道："睡了还有个醒。总是不妥。"祁玲道："你以为淑敏能在黑夜里，再溜进仲膺房里去么？倘然那样，我倒多此一举了。"芷华道："我并不是

那样想，不过我进到她家里，又是去寻仲膺……”祁玲想了想，果然不甚妥当。虽然淑敏已睡，不会有相遇的可能，但是只怕万一撞破，这事体恐怕又要大变，还是小心些的好。想着便道：“我想你和仲膺在此地并没有牵挂，见面后不是可以立刻携手远行么？那么你就先随我到淑敏家，你在门外等着，我进去把边先生叫出来，你们见面再商议到哪里去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这样还好，咱们快走吧。”说着四顾寻觅洋车。无奈夜已太深，街车都没有了，只得放步前行。

芷华走着道：“我还得求祁姐些事。”祁玲道：“什么事？你说，只要我能作得到。”芷华道：“我见了仲膺，说不定立刻离开北京了。白萍那边没有人伏侍，淑敏当然要去代替我的，不过我还不……求你在她旁边怂恿着，越快去越好，白萍是不能离开人的呀。还有，明天她们发见我和仲膺同时失踪，一定大为诧异，请你选个谎语，就说我黑夜里突然来寻仲膺，带他一同跑的。因为我本该留一封信，不过现在头脑昏乱，没有拿笔的能力，仲膺想也如此，或者在今明天我能给他们寄一封信来，但是也许从此没有消息了。祁姐，你务必替我作到这两件事。”祁玲听了，几乎落泪，知道她第一个要求，是仍不能忘情于白萍。第二个要求却是想要教白萍明白，她为偏爱仲膺竟抛下害病的旧夫，不顾而去，定然大生怨恨，免去日后对她的思量，才可专心与淑敏和好。便喟然答道：“你的意思我都明白，放心吧，我都能替你办到。”芷华抱住她的脖颈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算救我到底。将来……也许咱们不易见面，可是你要永远纪念着，有个妹妹终身感激，任何事都在替你祝福。”祁玲道：“咱们无须谈这些。不过你和边先生离开这里想到何处去呢？”芷华

道："我个人不能决定，总须和他商议了再说。"祁玲道："你们还想在京津两地住么？"芷华摇头道："我是决心离开了。"祁玲道："那么你随边先生回他的故乡不好么？"芷华道："只要他愿意回去，我当然随着。"祁玲忽发出叹息的口气说："为大家的幸福打算，都离远些吧。"芷华低低应了个是字，便自不语，只默默靠着祁玲向前走。祁玲不再作声，只自暗想，自己的计划已成功了。对双方陈情喻势，虽然中间有好多谎语，不免欺骗意味，但是立意原为成全他们四人，不为有伤道德，但是仍要慎重。在芷华和仲膺见面时，不可教他们多说话，免得露出自己双方掩饰的破绽。而且须急速催他俩快走，只要一上火车，就算大局全定，不会再有反覆，自己便好用全力拨弄白萍淑敏这一面了。想着仍自前行，不久便到了淑敏家门首。祁玲立在阶前，沉吟了一下才道："你等着，我进去他就可以出来，你进来在门洞里立会儿吧，省得半夜在街上受风，也教过往的人猜疑。"芷华便与她相携进了大门，祁玲在暗中拍拍她的肩头，就要入内，却冷不防被芷华抱住，乱吻着她的脸儿，祁玲隐约听得芷华心中急速的跳动，知道她感激已极，便由着她吻了一会，才轻轻推开她的手。转身走进去到了院中，见小书室内灯火犹明，就匆匆向房门走去。

不料还未踏进门限，猛听身后叫道："祁女士么？"祁玲愕然回顾，才见有一个人影。直立在屋檐之下，立刻明白是仲膺，便叫道："边先生。您在院里呢。"仲膺应道："是，您回来了。"祁玲仍直向房中走入，仲膺当然紧跟着进来。祁玲坐在床上，喘了喘气才道："你预备了么？"仲膺道："我预备……她来了么？"祁玲道："她正在一个很近的地方等候你。不过我先要通

知你几句话，芷华因为已受着重大刺激，她恐怕不能再受感情的过度压迫，请你在见面时，不要提起白萍和淑敏的名字，并且好生安慰她。还有个最好的消息，便是她很明白淑敏有力量拯救白萍的命运，你的命运却非她拯救不可，故而她已决意要立刻随你回去，更希望永别京津一带的伤心旧地，能同你到故乡最好。”仲膺愕然道：“是……是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且镇住了神经，听我再向下说，她却不愿你在现时多向她絮叨，只愿倚在你怀里，随你带到哪里去都好，这个你都能作到么？”仲膺举手叫道：“我都能如她的意，只要她回来。天啊，祁女士，祁小姐，请快告诉我她在哪里？”祁玲道：“别忙，几分钟内就能见她。可是你预备几时离开北京呢？”仲膺道：“自然越快越好。”祁玲道：“我知道这夜里三点半，有一趟慢车到天津去。不过大部都是货车，只有两辆客车，还是三等，你愿意趁这趟车走么？”仲膺道：“好好，就趁这趟车。你可快教我见她呀。”祁玲不慌不忙的瞧瞧自己的手表道：“现在整两点一刻，还差一点多钟，我看你和她见了面，就奔车站吧。”仲膺道：“是是……”底下还有话没说出来，祁玲已含笑摆手道：“来，随我来。”说着就向外走，仲膺随在后面道：“到底她在哪里呢？”祁玲道：“不必问，随着我自能见她。可是我还要警告你，她是经不起刺激的，你见着只一抱一吻就很够了。若是必有话要说，须知道从今以后，都是谈心的岁月，时候太宽裕了。”

仲膺唯唯应着，走到大门后的门洞，因为大门在虚掩着，街上灯光不能射入，故而那里是漆黑，仲膺要抢到前面开门，祁玲也不拦他。仲膺却是心急如火，恨不得立刻便奔出去与芷华见面，拉开大门，直跳出去，但是到了门外，不知该向哪一面

走，只可立着等祁玲。那知祁玲竟在门内滞留起来，半晌未出，仲膺不胜焦急。就叫道："祁小姐，请你快些。"祁玲在里面应道："来了。"说着就见从门内盈盈走出。仲膺问道："向哪边去呢？"言未毕，就见她已走下阶石，仲膺借街灯的光一看，猛觉有异，她已扑到仲膺身上，抱住她的脖颈啜泣着叫道："仲膺……我又见着你了。"仲膺作梦是想不到芷华就藏在这门洞里，居然这样突兀的相见，心中初是一惊。继而一喜，惊喜稍定，又感到无限离合的悲凉，也抱住她流泪。叫道："华，你……你又救了我了。"说着就要吻她。芷华忽然有所警觉，急忙松手，又推开了他，回头看看，却不知大门在几时关闭了，忙又跳上台阶，推那大门，竟从里面关了。芷华轻敲门板叫道："祁姐，你出来，我和你说话。"门内寂然无声，芷华怔了怔，仲膺也跳到她身旁，低语道："怎么门关上了？我怎么没觉得，只这一点功夫……"芷华道："你还顾得……我想祁姐是暗示咱们就此快走，所以她关上门进去。"仲膺点头道："也许……是了，大概是这种意思。"芷华摇头道："我不能这么匆匆和她分别，她也未必已经进去。"说着仍敲门叫道："祁姐，你总得出来，我有话说，要不然我就等在这里，永远不动。"说完里面还是寂然不应。芷华仍自叫着，仲膺道："想是她已进去了，你叫她也听不见哪。"芷华坚决的道："不，不，她是救了我。要没有她，连我带你，或者还有别人，同都落在深渊里。再说咱们这一走，更不知今生能否相遇，我对于一个有恩的人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么？"才说到这里，猛听门儿吱呀一响，倏然开放，祁玲从里面走出，笑道："芷华小……边太太，你也太固执了，难道你还向我说番客气话

么？”芷华在泪面上溢出笑容，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道：“姐姐，我干么跟你客气，只求你在我们没离北京以前，再同我盘桓一会儿吧。我还有……”说着回顾仲膺道：“咱们几时走呢？”仲膺道：“方才祁小姐说，一点多钟以后便有到天津的慢车，我想早早的走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姐姐就送我们上车吧。”祁玲道：“送你自然应该，不过我觉着你们这时，不需要有人在旁吧。”原来祁玲本不愿意在他们未上火车以前离开，但又不便自动陪伴，故而有了那番做作。及至芷华诚意相邀，所以便转回语锋道：“我看时间已然很短，咱们就一同走到车站去，再等候一会，车也就开了。”芷华仲膺俱都同意，三人便徐行走向车站。在途中各有心事，却都被一种悲绪塞住，有话也不能说出来。

到了车站，幸而票房窗门已开，仲膺便去买了两张三等车票，和一张月台券，进站上了天桥。瞧见那一列客货车，正在桥下停着，凄凉的电灯光下，照着许多客货和脚夫路员等，张罗运货上车，单身旅客却是没有。因为这一趟车特别迟慢，沿站皆停，虽然在五点便开，但到北京的时间，却比那九点开的快车还要在后，所以除了压运商人，和在中途下车的乡人以外，几乎没人搭这一趟车。芷华仲膺是为早到车上消磨时间，当然另作别论的了。当下三人就在天桥上立着，遥望远天，都不知在想什么。祁玲原欲向芷华再作深谈，但碍着仲膺在侧，欲随便说些闲话，又觉这不是闲谈的时候。正在这时，芷华忽然抱住她的臂儿，徐徐向天桥下走去，仲膺正要随行，芷华回头向他使个眼色，仲膺便立着了。芷华挽祁玲到了桥下，向站台空寂的一边走去，祁玲知道他还有话说，便先跳引着道：“边太太，你这一走，想必远到南方，咱们恐怕很不容易见面了。”

芷华悄然道："祁姐，现在我的心乱了，你是旁观者清，请替我拿个主意。论理说，我既随仲膺远走，就应该对其余一切全都断念，这里的事可以无复挂怀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他们可以当我死了，我也当他们不在这同一世界上。不过……祁姐是知道我的心的，白萍病体缠绵。我抛下他一走……固然我走了淑敏足能善后，而且我的走也成了铁案，无可更改，可是我心里总不大好过……"说着顿了一顿。祁玲道："你这种难过，当然是人情所不免的。不过你打算怎么样呢？"芷华忽把声音提得稍高，叫道："祁姐，你不要疑惑我又在犹豫。我现在要你拿的主意是，咱们二人的事。老实说吧，我忍心抛开白萍，对于他以后的消息，本该不闻不问，可是我又不忍。至于我想得到他的消息，一定倚仗你的秘密报告了。我因为不能断定怎样为对，还是从此永远隔绝一切好呢？还是应该知道他的消息呢？"祁玲想了想道："这件事完全在乎你的意见，我这局外不便代为主张。"芷华道："我不要你代作什么主张，只请你给我参加些意见。听从与否，还在我个人，你不用负责任，这还不能随便说么？"祁玲沉吟道："这样……我以为还是免去牵缠的好。你和仲膺一对，白萍淑敏一对，既然都得了归宿，就各自天南地北的度生活去吧，谁也不必扰乱谁了。你想，譬如将来白萍仍记挂着你，在淑敏当然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失。你不忘白萍，照样也是仲膺精神上的损失啊。你要记着，一个女子不能同时照顾两个男子，你不该在仲膺身边怀念白萍，和白萍不该在淑敏身边忆念你一样。何况白萍自有他的正式夫人照顾，你若悬念他真是多事。至于大家日后如何，那全看各人的命运。淑敏为人你是知道，有她作白萍的终身伴侣，你更没有挂心的必

要。再进一层，譬如你定要常常知道白萍的消息，约我作传递音信的人，我也答应了。你随仲膺到了南方，我随时把白萍状况报告。假设白萍一切安适，你听了固然安慰，但是别忘了一面从白萍得到安慰，一面还要对仲膺生出惭愧……”芷华听了悚然一惊，低叫道：“哦……”祁玲也不理会，又接着说下去道：“不过这还是好的。倘然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给了你，你将怎样？我这是随便说，太不检点，倘或白萍又病重了，你能抛下仲膺再回北方来看他么？再胡说一句，假设白萍发生意外了，你能不顾仲膺而殉他么？所以从这几点看来，我认为你大可以抛弃原来念头，走个干净利落吧。这样与你们两方面四个人全有益的。”芷华听到这里，忽地转身走到站台边上的木栏前，好似向远处眺望初升的曙色，祁玲缓缓的随过去，又听她喃喃自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才完了。无论怎样，我的良心是破碎难补了。天啊，我也只得这么狠心……”祁玲一拍她的肩膀道：“边太太，我的话只于供献意见，你却不要太看重了。”芷华转过身来道：“你的话是对的，对的。我当然应该照你的话做。不错，这与两方面四个人全有益，祁姐你是澈底的救了我们了。”说着忽又向后一退，倚到木栏上，脸儿转向外。祁玲回头望望，见仲膺仍立在天桥来回走踱，暗想你这幸运的男子，应该怎样谢我，知道我在这里给你制造幸福么？想着忽觉臂部被人抵住，回头看原起芷华又转过身来，她用切望的眼光望着祁玲道：“祁姐我决心不再作那拖泥带水的事了。现在就干干脆脆的一走，除了仲膺外，谁也不再挂心。说我顾念全局也罢，说我太狠心也罢，反正我是这样作了。不过……”说着又沉吟了一下，才道：“祁姐，你是阅历极深的，以

后为我照顾着他们吧。”祁玲暗笑芷华言语前后矛盾，才说来那样斩截，毕竟还是放心不下，便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只要我的能力照顾得到，绝不会教他们遇着你所顾虑的事。”芷华紧握她的手道：“好祁姐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不多说了，可是我受了你这大好处，日后莫说报答，便是见面也未必有期，你只记着，世上有双夫妇，在未死以前，永远感念你。”祁玲还未说完，猛听得边仲膺在天桥上叫道：“华，快过来，车就要开了。”祁玲忙道：“咱们话都说完了，你放心去吧。”说完便挽着芷华，走上天桥，和仲膺转另一个站台。祁玲教他们赶快上去。仲膺芷华上了火车，寻得座位，再探出头来时，已是汽笛长鸣，火车缓缓移动了，想再说话已不可能，他夫妇都含泪由窗中向祁玲点首告别，祁玲也连连挥手，直望到车出了站台，忽自觉脸上冷冰冰的不知在何时流下泪来。再回头看看，原来这趟车客人极少，绝无送行之人，站上职员和脚夫，都倏然散了。空阔的一座站台，只剩下祁玲一人。

这时天上已变成灰色，曙光揭开了夜幕。阵阵晓风，吹得彻骨生寒，祁玲猛然动了苍茫之感，离别之情，觉得这里凛然其不可留，便匆匆走出车站，雇车一直回家。在路上瞑目打算好了对待淑敏的主意，及至到了家门，打发了车子，见街门仍然虚掩，便知道从自己出后，无人出入，消息定未泄露，忙走进去转身关好门，直入后院，进到自己房中。借着窗上透入的晨光一看，见淑敏仍在面朝里睡着。祁玲暗笑，你还睡呢。知道这半夜起了什么变化了。想着且自脱了自己的外衣，寻些温水饮着，润那久涩枯干的喉咙，又坐在椅上歇了一会。忽然打了两个呵欠，暗想仲膺芷华业已走了，这里淑敏白萍的结合，已成定局，用不着过于急

促，自己大可先行睡觉，等淑敏发现仲膺失踪，那时再告诉他，想着便轻轻移到床上。方要睡下，忽又转想不好，淑敏这一面早晚知道不成问题，可是白萍那里，辗转床褥，不能没人看护。芷华离开他已两三个钟头，若再等淑敏睡醒，发现仲膺失踪，还得经过自己一番陈说劝告，淑敏才能到公司看他去。这一耽误，起码须有半天，病人哪能等得了，不如现在就把淑敏唤醒，教她知道了吧。当时祁玲沉吟一下，便伸手推着淑敏道："淑敏妹，醒醒。"淑敏睡意正甜，只是不觉。祁玲又连连摇摆，淑敏才朦胧着道："别闹，我正困。别别……"祁玲把她抱起来，叫道："淑妹，快醒。我有要紧事要和你说。"淑敏稍为清醒道："姐姐，干什么？"祁玲道："我告诉你要紧的话。"淑敏道："说，说啊。"说着仍向祁玲怀中偎去，似乎仍要睡着。祁玲道："这样我不能说，你快起来，完全清醒了再告诉你。"淑敏含糊的道："我醒着呢。"祁玲道："告诉你，芷华走了。"淑敏听得芷华二字，立刻把眼睁开道："怎么，她怎么？"祁玲推开她，走下床，把瓶暖中的水倒入洗脸盆中，叫道："淑妹，你来擦擦脸儿。"淑敏道："我是醒了。"祁玲道："你不十分清醒，说什么也不成。"淑敏怔了半晌，怀着满腹疑虑，只可下床去擦了脸。祁玲又递给她一碗热水，淑敏喝了道："芷华有什么事，你快说吧。"祁玲道："你且稳住了心，不要震动。现在你们的事完全变化了。"淑敏道："什么变化？"祁玲道："芷华和仲膺一同走了。"淑敏大惊欲起，忽又镇定了道："我不信，你骗我呢。"祁玲道："你不信，可以先到前院书室看看，再到公司去看看，他两人还在不在。"淑敏渐渐变了颜色，但是还怕祁玲故意拿她取笑，仍自矜持着

道："我还是……你不必骗我，他俩没有一同走的可能。"祁玲道："怎么呢？"淑敏道："第一他俩都不会有这个心。便是都生了这样想头，他们谁能先见谁呢？仲膺知道芷华正看护白萍，怎能到白萍面前抢夺爱人？芷华更不能抛弃带病的白萍，来到我家里寻仲膺。"祁玲笑道："你的意思，定以为我是造谣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。"淑敏见祁玲笑了，倒更认为她是默认说谎，十分放心的点头。祁玲忽正色道："你以为万不会有的事，现在竟发生了。好在不远，你先到书室瞧去。"说着拉了淑敏，便向外走。到了前院直入书室，淑敏见仲膺果然已无踪影，不由一怔。祁玲暗想自己且不必向她多说，大可趁着她不信的机会，再领到公司去看芷华踪迹，在那里对她说明原委，就顺便把她安置在白萍身旁，省去许多周折。想着便又拉着淑敏道："走，咱们再到公司去看。"淑敏摇了摇头，面色转成惨白，似乎已有些醒悟了，却不随祁玲走，倒踱向书案之前。祁玲只可也立定望着她。淑敏见书案上，墨盒开着，毛笔也未插入笔架，正中一叠纸，上面写了许多字，原来是那新村章程，最后行最末的议字，只写了左偏旁的言，右偏旁的义字还没有写。想见是正写着便遇见意外的事故，突然丢笔而起，所以连一个字都不及写整齐了。淑敏手儿战战的，把那叠纸拿起，想要看看下面的一张，不料从纸叠里忽然落下一张较小的纸，飘飘坠到椅上。淑敏见这张小纸上也隐约有字，忙拾起看时，却只看到一半，便呀的声叫将出来，向后一退，似将跌倒。祁玲忙扶住她问道："怎么了？什么？"淑敏喘息着把那张纸儿递给她，祁玲接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"淑敏妹鉴：仲膺已不别而行矣。今夜方大悟接近淑妹之不当，因淑

妹之甘心嫁我。为代补芷华遗憾，自作牺牲。而实际淑敏之爱，乃注于白萍，仲膺岂忍使淑妹终身抱恨，兹仲膺决意行矣。或与一人偕行，或独身自走，此际尚不可知。淑妹将来或得兴所爱成欢，或另寻佳偶，亦不可知。惟仲膺已决心不忍阻碍淑妹前途，从此海角天涯，参商不遇，幸自珍重。”底下又署了仲膺两字的名。祁玲暗想这条儿留得很好，可以教淑敏死心踏地。但是仲膺几时写的这条儿，而且上面又作犹疑不定之语，并未诉明与芷华同行，是何缘故？想着忽然醒悟，暗道是了。一定是仲膺听自己对他说明各方面情形，下了决心，无论能和芷华同行与否，反正他总得走开，以免损害淑敏。故而趁自己到公司去约芷华，仲膺就写着条儿。芷华还愁着没法给淑敏写信呢，那知仲膺竟悄不声的留下字了。便道：“这条儿我还不知道……现在你信了么？”淑敏望着房顶低声道：“我信……可是这条儿上面含糊，你不是说他俩一同走了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是啊，当然一同走的。仲膺写这条儿时候，还没决定和芷华同走，所以说得含糊。”淑敏有气无力的坐到床上，回头问道：“你怎知道这样清楚？”祁玲道：“实告诉你说吧，穿针引线的都是我，送他俩上车的也是我，怎会不清楚呢？”淑敏忽地睁圆了眼儿，赶过抓住祁玲的手臂道：“怎么说……都是你？”祁玲淡淡的道：“你听我从头说。夜里你睡了，我就出来，把你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种种，都告诉仲膺，教他明白你的爱他是出于不得已……”淑敏叫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作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且听完我怎样，再一总儿问我为什么作。”淑敏迷迷惘惘的道：“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祁玲拉她坐在床上道：“我从头说吧。夜里你睡着以后，我觉天气闷热不能睡觉，就走到

院内散步，看见前院仍有灯光，就踱出去，无意中向书室窗内一看，看见仲膺正哭呢。一面哭一面喃喃自语，隐约听他说，我必得见她面再走。当时我还以为他指望的是你，暗想淑敏才从书室回去，何以还要见她，又何以见她再走呢？接着又见写着叫道：'淑敏女士，很对不住你，我希望你能从旁人得到幸福。'写完又对着纸儿呆看。我瞧着觉得他必有缘故，正想回来向你报告，但是仲膺把面前的纸摺叠了一下，想是将这封信压在底下了。他就戴上帽子，叹息一声，向外便走。我一见不好，就过去拦住他，倒把仲膺吓了一跳。我问他去作什么，他说出去散步，我说不能是散步吧，方才是叨念的言语已被我听见了，哭泣也被我看见了。仲膺怔了半晌，我便请他仍回到书室中，对他说：'你们的一切关系，我都知道，现在你发生了什么感触，要作什么事情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还可以给你帮助，也可以保守秘密。如若不然，我可要去报告淑敏，教她来问你为什么走。'仲膺窘了，央告我不要这样做。我说那么你就把心事告诉我，仲膺无奈，才诚实的向我说了。原来他全部爱情，仍然寄在芷华身上。虽然你那样竭力想移转他的心，竟毫无功效。表面因你理由甚正，又卑躬屈节的拢络，他不得不对你敷衍，实际仍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。他离了芷华已然有三四日，实在不能再忍耐了，又知道你的爱他，也非出于自然，所以决意昨夜自己逃走，到公司去见芷华一面，便自海角天涯去了。”祁玲说着想了想道：“仲膺对我只说他要自己走，但是这信里又有或与一人偕行的话，想必已有心要带走芷华，这是他瞒着我了。”淑敏听着，只想仲膺既没有爱我的心，为何表面有时很是热烈，而且还把这新村的章程拟出许多。便问

道："仲膺这样心如铁石，为什么又对我……"祁玲接口道："表示爱情么？你怎这样认真？我不是说过是敷衍你么？"淑敏沉吟着，似乎不信敷衍的话，但也没有再说。祁玲又道："当时我又问他：'既然你打算到公司去，芷华还在白萍身边，你有什么法子和他见面，倘或被白萍瞧见了，你岂不又惹是非？'仲膺说：'若是没有机会见她，我也就自己走了。'说着又流泪。我瞧他十分可怜，又就你们的大局想了想。就向他告奋勇，自愿到公司去请芷华来和他见面。淑敏叫道："你为什么这样……"祁玲道："你还是别问，这原因等最后再告诉你。简单说吧，我就直到公司去了，把芷华调出来，回到咱们家里。"淑敏又叫道："她竟到咱家来了么？"祁玲道："可不是，就在书房里。二人见面，哭到泪人相似。仲膺说明自己要走的意思，芷华问他：'白天你和淑敏到公司，不是已声明即将结婚了么，为何又行反覆？'仲膺说了许多被你逼迫，不得不然的话。芷华又请求他就与淑敏实行同居，不要生遗离之意，仲膺坚意非走不可。芷华既舍不得仲膺，又不忍抛弃白萍。那时的困难痛苦，算是难以言说。我瞧着实可怜了，就劝止他们不要悲苦，应该另打主意。他们问我有什么主意，我就说你们两个人同去吧。仲膺听了这话，当然正合他的希望，但是不好意思表示赞成。芷华仍带着为难的神气，不能作声，她自然不忍舍弃有病的白萍，又怕说明便伤了仲膺的心，故而更加困难。我便从头到尾的，先把你和白萍恋爱说了，又将白萍病后你所定的计划，要成全白萍芷华，牺牲自己以慰仲膺，种种事全说明白。费了无数的话，最后我又将轻重比较，白萍芷华成就，仲膺淑敏就成了一对怨偶。若是仲膺芷华一同走了，淑

敏和白萍还能成就一对得意姻缘。我这样痛快的说，反复的说，又教他们回想以前种种经过，是不是与我的理由符合，芷华听了，立刻明白前后情形，完全被我说服。仲膺本已另有希望，自然赞成。不过两人当着我面前都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情愿，我便再进一步给他们指出道路，他们不可迟疑，立时同行远走高飞。他们还自犹疑，我又竭力劝说，你们走到哪里也是一对幸福侣伴，当然不成问题。至于白萍一面，我担保不生意外。淑敏一面，本来与仲膺毫无感情，只由于强迫的接近，仲膺走了正合淑敏的意……”淑敏叫道："你这么说，直是赶他走了。”祁玲点头道："我自然是……诚如尊论。你又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么，过一会再回答你，现在听我说。芷华听了我这些话，忽然问着我，倘然她和仲膺走了，淑敏一定能与白萍结合么？不要把白萍丢得没人管呀。我回答请她放心，自己情愿担保各方全都平安如愿。又指明芷华所顾虑的错误，因为淑敏和白萍中间的障碍就是她，淑敏与白萍早成不可分离互相吸引的两种吸石和铁，忽来了她这一大块隔电的磁器，隔在中间，他俩自然无法相近。但是这磁器一躲开，吸石和铁立刻又吸引到一处了。”淑敏听着顿足叫道："好好，我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信口乱说，把我们都污蔑到这么不堪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！”祁玲笑道："我安的是爱你的心，你骂我等会儿一总再骂，现在且莫打搅。当时芷华似乎大为动心，就深深的感谢我给他正当的指导，她决意随仲膺出去，另外创造个世界，把这原来的旧世界让与你和白萍。仲膺自然毫无异议，他二人便刻不停留毅然决然，坐早五点开行的火车走了。我因为芷华说，此去地老天荒再不复返，连音信也不求知道，简直等于永别，所以

送他们到车站，一直看他们走了才回来。到家想起白萍那边没人看护，就唤你起来，现在别无可说，请你赶快到公司去吧。”淑敏面色一寒似水，沉声叫道：“祁姐，这都是你做的事，想来不是骗我。可是我向来对你如同姐妹一样，没什么对不起的地方，你为何这么处心积虑破坏我的事，请自己想想，这在情理上么？”祁玲微笑道：“我不但没破坏你的事，而且是成全你的事，自问一切都在情理上。”淑敏愤然道：“你是强词夺理。个人的情爱和结合，都有自由，局外人怎能随便操纵拨弄？”祁玲拍手道：“对呀。白萍仲膺芷华，都该有个人自由，你给他们拨弄得天翻地覆呀！”淑敏道：“那个……情形不同，而且我是为着他们的前途。”祁玲道：“是呀，我也是为着你的幸福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这话我不明白。”祁玲道：“这就到了方才你问我为什么的问题了。说真个的，你向来把我当作胞姊，我更把你当作胞妹。你得到幸福，我当然欢喜，你若落到苦恼境中，我怎能不拯救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得到仲膺的爱就是得到幸福，并没有苦恼。你现在倒是将我的幸福赶走，苦恼送来。”祁玲平心静气的道：“咱们这样深的友谊，说话可不要矫情。你是极聪明有学问的人，对于终身伴侣未必不十分注意。第一次钟情白萍，自是出于本心。但是忽然生了变故，倒要作法自毙的嫁起仲膺来，仲膺本身如何，另外是个问题。你起意嫁他，却是由于被迫。”淑敏插口道：“不然，我是情愿的，并非被迫。”祁玲道：“既不是被迫，那么最初说牺牲自己的话，不是你么？天下情愿的事，能拉扯上牺牲字样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呢。”淑敏被她说得脸上一红，仍自强嘴说：“我在没到天津以前，并不知仲膺的为人，所以很难断定前

途如何，自然认为牺牲。及至和仲膺相处两日，认识了他的一切，才知道不是牺牲而是幸福。你怎能凭空武断给我们破坏？”祁玲笑道：“你只是不肯输口，定要派我的不是罢了。这事咱们心里有分，就算是我的错，也不要紧，不过我的错处也不是无故发生的。”淑敏道：“咦，不是无故发生，还是谁请你作的不成？”祁玲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当然是有人教我作。”淑敏道：“谁？”祁玲道：“自然有人。”淑敏道：“你不用混赖，我倒要问问，到底是谁？”祁玲扬手一指道：“你。”淑敏认为她无理取闹，就冷笑道：“我啊？对了，昨夜我求你来看，作梦啊！”祁玲道：“一点也不作梦，清清楚楚。便管你嘴强，可别教我问住。你方才说自觉与仲膺结合，不是牺牲而是幸福，你心里当然很高兴的了？”淑敏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当然看他作现在的情人，将来的丈夫了？”淑敏道：“这个自然而又自然。”祁玲道：“对于他怎样接近，你都是高兴的？”淑敏道：“更是自然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的自然太多了，可莫惹出不自然来。请问夜里你从我房里出去，到书室看仲膺，却为什么站在院里哭呢？”淑敏愕然站起，叫道：“什么？我哭？谁见来？”祁玲道：“我见来。哪时我见你出去，以为小姐去会情人，自然欢欢跳跳的跑去。那知我走出房门立着凉爽，忽见荷花缸旁立着一个人，我认为你早到书室去了，缸旁自然不是你。哪知仔细一看竟然是你，接着又瞧见你哭，我又认为你正在高兴，自然不会哭，再仔细一看，果然在哭。过一会，你拭乾眼泪，懒懒的走去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你还在牺牲，并没有幸福，并且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诉不出。就觉在这时候，正是我作姐姐该尽义务的日子，绝

不能瞧着你终身沦入苦境。本来我也从女孩子时代经过，知道女孩儿因为种种特性，如同害羞护短负气胆怯等等，当使她言行不能相符。譬如你心中明明感觉痛苦，口里偏要咬定是幸福。其实对我的掩饰，是暂时的，你本身的前途却是久远的，孰重孰轻，你就顾不得斟酌了。我深知这个缘故，所以不把你的言语作准，只向隐微处留神。既然考察出来，自然不忍袖手旁观，故而设法拨转这个局面。现在你骂我也不妨，我只把你的骂声当作道谢声。”淑敏这时脸上已不能掩饰了，只得低下头，小声分辩道：“你都是神经过敏，太神经过敏了。”祁玲抱住她，恳恳切切的道：“妹妹，咱们的友谊非同泛常，你对我万不可这样矫情。要知道负气护短，是自误的根由。现在即使你的道理行为全对，我的道理行为全错，你战胜了我，教我叩头服罪，都不算什么。可是实际上当吃亏只是你自己，你只想我这样任劳任怨，为的是谁？咱们姐妹是无话不说的，你怎反动起心眼儿来？现在只当我完全把事作错，误了你终身幸福，你也该为我稍留余地，曲全一些，难道还教我愧悔自杀以谢你么？”淑敏听祁玲说到最后几句，感到她一片热诚，救护自己，不由把眼圈儿红了。暗想她以局外之人，任劳任怨的管这闲事，实为爱惜自己。而且她所据的理由很正，又把自己的私衷观察得甚为明晾，实不忍昧着良心，再说她的错了。但当时想改口也觉艰难，只可默然无语。祁玲又道：“妹妹，只当我把事作错了，你总得替我善后。仲膺是一去不复返的了，剩下白萍一个人，教我怎样办呢？你既曾为芷华的友谊，而牺牲自己的前途，我也是你的朋友，求你也为我牺牲成见，把白萍……”淑敏听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一事，突然芳容失色，流下泪

来。祁玲瞧见大惊，立时失了原来把握，暗想莫非自己真把事情看错，淑敏真个舍不得仲膺，果然如此，那可是铸成大错，没法挽回，要弄成烦恼皆因强出头了。不由吓得蹲下身子，将头儿伏入淑敏怀里，仰首失声叫道："妹妹，怎么？是我错了？你说怎么？怎么？"淑敏见祁玲吓成这宗样子，连声音都岔了，心中又不忍起来。忙道："姐姐,只怨你……"祁玲声音和身体一同颤抖起来，道："我作错了，妹妹你说，咱们再想法。"淑敏摇头道："不是你错，我只怨你怎不早说？既这样作，能早告知我也好。"说着将祁玲拉起坐在身边。祁玲发怔道："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"淑敏叹息道:"姐姐，我有心事也不能瞒你。老实说吧，你的观察是不错，我的心只注重白萍，对仲膺不能发生爱情。为我的前途打算，自然与白萍结合的好。现在你设法把仲膺芷华打发走了，剩下白萍给我，说实话，我是……是于我有利的。不过你应该早告诉我，省得教我做那过于自轻自贱的事，如今算永远在记忆留下个污点，真没脸再接近白萍了。"说着忽将手掩住脸儿。祁玲听着,自己领悟了她的意思，暗骂自己真太卤莽，竟没想到这一层。忙道："妹妹你原谅我，我已明白了你的话，别怨我问的无理。你和仲膺……莫非是真个作了大错事了？你直说，倘若有了什么……我能上天入地，再把仲膺给你寻回。"淑敏微微抬头道："姐姐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。"祁玲微微顿足道："我这可太无理了。你说，曾和仲膺发生过关系没有？"淑敏又烘的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祁玲忙道："妹妹，你对我无须乎害羞，这是紧要关节的时候，快说呀。"淑敏才若断若续的说道："并不是发生关系。我所以恼悔的，是因为当初决心牺牲自己去嫁仲

㞅，所以到天津以后，就要急见功效。对仲㞅太不尊重，我们女孩儿家的清白，已经被他污……”祁玲听着发急道：“你痛快说，怎么先说不是发生关系，又说清白被他污了，到底是什么情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曾同他在一个床上睡，他吻过搂过……”祁玲屏着息问华：“说明白些，除此以外呢？”淑敏华：“这还不够，还怎么？”祁玲方才喘了口大气，明白她所谓污了者，不过如此而已，尚未曾有过不可收拾的关系，真是万幸。忙道：“感情只是这样呀，你何须把无关紧要的事看得这么重大。现在男女社交，一个女人和甲男子发生过关系，又嫁了乙男子的，多得很呢。”淑敏摇头道：“这种女子也过于浪漫，我还学不来。我虽然表面时代化，思想却仍是很旧，觉得女孩儿的身体是贵重的，除了永远的丈夫以外，不能随便和人接近。”祁玲道：“这个你就太固执了，本来你和仲㞅并没进一步的关系，谈不到这些话。即使你和他发生过关系，也另有道理好讲的。就我本身来说，当初原不是正经女人，被我的先夫在风尘中遇见，娶到家里，待我非常的好。我有时十分惭愧，自觉已是残花败柳，不配承受他那样深的爱情。我先夫就给我讲了许多道理，他说：‘男女中间最要注重的是心，身体却在其次。当初环境逼迫你失身，并非你本身的罪。你带了纯洁的心嫁我，进门后又十分端正，我就认为娶了一个处女，你更毫无可以自惭之处。除非你现在再去胡闹，算是对不住我。所以在外国未嫁女子，随便与人发生关系，并不受社会攻击。嫁夫以后，若是行为再有奸邪，就要成为不贞。因为守贞二字有对待的意思，常听见一个女子为她的男人守贞，但是未嫁的女子还没有对象，教她为谁守贞呢？”祁玲说到这里，淑敏挡住

道："够了，你说的满是胡拉乱扯，不合我的事实，简直废话。"祁玲道："不然啊，我只教你明白，便是你已和仲膺发生关系，也无关紧要，何况你又没有，只于同床拥抱过呢。"淑敏道："你以为同床拥抱是小事么？却当是心上的一个污点，一个伤痕，要想医治，除非终身不嫁，比如说吧，我就嫁了白萍，倘若在他的抱怀中想起和仲膺的旧事，这痛苦是个什么滋味，我现在不能预料，但那定是可怕的。所以……现在我决定不再见白萍了。"祁玲想不到她竟说出这样一句话，忙道："妹妹，你不要有这种思想，我已解释了许多，你不要太重视那小问题。你不再见白萍，把他交给谁呢？现在事已至此，请你快上公司去吧，白萍已孤寂半夜了。"淑敏道："不是要看护么？你也可以担任，何必非得我呢。"祁玲道："这叫什么话，我去作什么？"淑敏道："看护。"祁玲道："好妹妹，别教我着急。你若不去，简直逼我……"淑敏接口道："我并非逼你，只为没脸见他。你想，我怎能由仲膺……又回到白萍身边。"祁玲着急道："你这真是娇情了。现在既不能由仲膺回白萍身边，当初怎能由白萍到了仲膺身边？"淑敏脸儿又红起来，吃吃的道："那时我是牺牲。既牺牲了可以完全不顾。"祁玲冷笑道："这么说，我现在算赶上你不再牺牲的时候了。"淑敏道："我并不是不肯为你牺牲，也并不是说你作错了事，本来我与仲膺毫无感情，与白萍却有相当的爱，你这样拨转局面，原是很合情理，不过你作晚了，不该在我由天津回来以后，才……"祁玲急得叫道："你这丫头简直胡搅了。你没上天津以前，我也并非没劝过你，你不听有什么法子？再说仲膺不到北京，我还没法使这计策，教他带芷华走呢。总

而言之，你现在是没的可说，只顾跟我无理取闹，我劝你细想想吧，为你自己，为白萍，为我。再说你倘然执迷不悟，害白萍出了意外，那时被芷华知道了，她良心上怎能安稳？定然也要发生可怕的结果。而仲膺的命运，也要随着她结束，更可断定，就这个方面而看来，你的关系多么重大。难道就为很小的事，害这许多人么？你再想，现在白萍正在病中，芷华又已离去，他的景况何等可怜！你是和他有过很深爱情，就忍心不管么？"祁玲说完，只注视着淑敏的脸儿察看颜色。淑敏这时已有些回心了，想着和仲膺相处的情形，虽然有忘不掉的惭愧，但是回忆白萍的旧爱，却更有放不下的牵挂。而且听祁玲所说的话，都是正经道理，不容骚议，心中已能分别轻重，渐渐有应允祁玲之意，再等一会功夫，她便要忍不住而开口答应了。但这时祁玲却从她的眼光和颜色上，瞧出已有转机，认为她已默允了。自想淑敏当然是恋着白萍，方才许多做作，都是女孩子的作态，或者她因自己作得过于操切，故而弄出这个难题。作为报复，如今山穷水尽，她到底不能坚持，还得依了自己的道儿。想着不由笑道："妹妹，凡事要适可而止，不必过为已甚。你折磨我也算够了，就趁这时默愿，随我走吧。若闹得我和你怄了气，袖手不管，你再想转圈，也不好……"淑敏正要等祁玲再劝几句，便可趁势半推半就的应允，想不到祁玲倒反过口把自己的心思揭破了，不由脸上有些发烧。猛然站起发怒道："我折磨你作什么？白萍在那里，谁不放心谁去看他。我说不去就准不去，用不着你转圈……"祁玲见她恼了，方悟自己的话说得有些过火，急得改口告罪。淑敏已向外走去道："你是看准我装着玩儿。好，本来我也是装着玩儿，你且袖手旁观吧。儿时

我忍不住想转圆，再去求你。”祁玲一把没拉住她，淑敏直跑回后院去了。祁玲见事情反弄僵了，气得拧自己的嘴吧道：“撕我这破嘴，怎这么胡说。她已经要答应了，只几句话闹了个七乱八糟。如今若随过去劝她，她既呕了气，更不易回头，空是枉费唇舌。若任她下去，虽然可以预料她不致狠心丢开白萍，日后必能自然而然的转圆，可是在这僵局之下，万一耽误三天五日，白萍无人看护慰藉，使病体出了差错，自己简直罪无可道。”祁玲想着，似热锅上蚂蚁，急得在房中乱转。

过了一会依然束手无策，忽听窗外漱口喷水的声音，祁玲向窗外一看，原来是式莲立在厢房台阶上，手执磁盂牙刷，很萧闲的漱口呢。她忽然得了生意，就叫道：“莲妹妹，你来。”式莲知道这书室中是仲膺住着，不料大清晨有了女人声音，立刻疑惑到淑敏身上。暗想淑敏也太胡闹，怎清晨就在仲膺房中，莫非她从昨夜便……想着不由脸泛红云，迟疑着问道：“谁呀？”祁玲忙应道：“是我，莲妹妹你来。”式莲才听出是祁玲，更加诧异，便把嗽具放在窗台，慢慢走到书室窗前。又问道：“祁姐么，你怎在这里？”祁玲道：“你进来再告诉你，过来，房里没有老虎。”式莲满腹猜疑，徐徐走入房中，见仲膺踪影全无，更没有淑敏，只祁玲抱着肥儿，在床前痴立。不禁愕然道：“那位边先生呢？”祁玲道：“别提了，简直闹成糟糕。”说着拉式莲坐下，然后把后夜中到现在的经过，仔细说了一遍道：“这事情弄僵了，我正为难，莲妹你帮帮我。”式莲听了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你也太好管闲事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才知道烦恼皆因强出头的道理。不过……”式莲抢着道：“你的行事实是对的，我就很赞成这宗办法。芷华当日

既肯在嫁白萍以后，又恋爱仲膺，当然她是对仲膺的需要很大，不然何致于丈夫以外，再弄上累赘的情人。如今教她和仲膺相合，双方定都快意。至于白萍和淑敏，从见面就互相爱好，结合更没有问题。你这拨转，于他四人都有利无害。”祁玲道：“道理自是如此，只是现在芷华仲膺算成一半，而淑敏这一面儿完全僵住，不肯去看护白萍，白萍又那样病着。而且芷华走以前，曾许她定有使淑敏就范白萍安全的把握。现在淑敏这一执拗，我可怎样好呢?”式莲笑道：“不然，你以为淑敏要一僵到底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也明白淑敏不久便会回头，她对白萍的爱，是人家知道的，定不肯永远狠心下去。不过白萍那边，时刻需人看护，精神上的安慰，尤其要紧。既又失去芷华，若淑敏不立时前去填补遗缺，恐怕白萍发生意外毛病，我不成了罪人么？”式莲想了想道：“这样当然要淑敏急速前去。”祁玲道：“她执拗着不肯去，我真没法，你替我出个主意行么？”式莲低头沉思半晌，忽然叫道：“有了，你看这办法如何？”说着就附在祁玲耳边，低声细语许久。祁玲渐听渐生笑容，最后一拍手道：“好极，这样定有大半把握，不过我要拜托你尽力帮忙。”式莲道：“当然的，你就不用客气。现在你快写信，我就去替你偷东西。”说完就走出书室。进了后院，向祁玲房内偷瞧，见房内竟无人影。暗想方才祁玲说淑敏在这房内睡，现在因何不见，必是她呕气又回到自己房中去了，这倒省了许多手脚。便悄悄进到祁玲房内，将祁玲的两个皮箱和一个小帆布箱，提到地下，然后将外面所放的随手应用物件，都塞入箱中锁好。然后提起一个，送入式莲所住的房中，藏入床底，一连运了三趟，算把祁玲个人的物件都收藏完毕，才又转入书

室。见祁玲已在一张小笺上写了许多字，正在复阅。式莲道："你已经写完了么？我已把你的东西全藏好了。"祁玲道："谢谢你。你再瞧瞧我写的这字条儿，有没有破绽？"式莲接过祁玲手里的字条儿，看了看道："我想不到祁姐现在学问长到这样，写得又明白又爽利，连个错字都没有。"祁玲笑道："这不能不念淑敏的好处。当初我原是斗大字不认识一升，自从和淑敏在一处，很得了些学问。她也真肯用心教导，才对付着可以写信了。"式莲笑道："因为你感激她，才弄这场麻烦来呢。这条儿行了，放在这里，你就走吧。这里的事都交给我了。"祁玲道："莲妹，只当帮我的忙，多偏劳吧。"式莲道："你几时免了客气，就该发财了。走吧，走吧。"祁玲道："我这样揉头撒脚的怎能出门？也得梳洗一下。"式莲道："好，到我房里去。"说着二人出了书室走入式莲房中。式莲道："这还不能惊师动众的喊老妈，我替你弄脸水去。"就拿起面盆向外走。祁玲道："劳驾你还得到我房里一转，把我挂在衣架上的那件外衣拿来。"式莲道："那外衣我已替你收在箱里，就在床下面。"祁玲笑道："你倒很细心。"式莲没回答，就出去了。须臾端着脸水回来。放在架上，低语道："我到淑敏房外探探头儿，见那柳如眉和龙珍还在床上睡，淑敏躺在大沙发上。也像睡着了。"祁玲道："睡着了更好。"说着洗了脸，草草梳妆一下，便从箱中取出外衣，披在身上，又向式莲叮嘱了几句，便悄悄走了。

这里式莲不慌不忙，先就着祁玲的剩水洗完脸，徐徐对镜理妆，妆毕又换了件旗袍，到院中浇了回花草，才唤醒仆妇，做好早点吃了，这时离祁玲走时已将过两点钟。式莲慢慢走入后院，且走且唤道："淑妹，起床

了么？”仆妇从旁答声道：“还睡着呢。”式莲道：“咦，她不是说早车上天津么？莫非是晚车走了。”说着直入淑敏房中，见淑敏正斜卧在迎面大沙发上，头儿枕在沙发手上，大约因为那靠子太硬，便纤掌垫在了颊下，眉儿深皱着，似乎含愁入梦。式莲走过去，推着她道：“淑妹，淑妹，你怎还睡，醒醒儿，瞧瞧多早晚了。”淑敏朦胧惊醒，望着式莲，翻身坐起，又闭上眼。式莲道：“现在快十点了，你不上天津了么？”淑敏睁眼发着怔道：“不……不去……”式莲道：“那么得晚车去了？”淑敏又摇头。式莲道：“你迟一天走更好，今天我给你饯行。”淑敏面色惨淡，并未言语，式莲很消闲的望着床上道：“她们二位还睡着呢。”淑敏漫应道：“她们从困境中才逃出来，身心都太疲乏了，当然需要长时间睡眠的休养，教她们睡够了吧，不可惊动。”式莲点点头，忽然笑道：“淑妹，你给我帮个忙，咱们赢你哥哥一顿酒饭。”淑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式莲道：“昨天我和式欧说闲话，瞧见一本旧书里夹着的松树叶子，就谈起旧诗来。他说到‘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如二月花’那两句，我说不对，是红于二月花。他咬定如字，我咬定于字，后来打了赌，约定查原本，谁错了谁请客。但是因为太晚，没得去查，现在你给作个公正人。”淑敏道：“这个尽人皆知，当然是红于二月花，哥哥输了。”式莲道：“但是必得寻出原本，才能教他服输，劳驾妹妹到书室把元氏集子取出来。”淑敏道：“你不会自己去么？”式莲道：“那位边先生在书房里，我怎好进去？”淑敏微微摇头道：“你去吧，那房里没人。”式莲道：“你这才是睁着眼说谎呢，明明边先生住在那里，你怎说没人？”淑敏似乎微叹道：“他走了。”式

莲道："没有的事，你别骗我，快随我去。"说着一拉淑敏，就向外走。淑敏暗想，本来仲膺夜里偷行，除自己和祁玲外，无人知道，难怪式莲不信。便随着她道："你别拉扯，我随你去好了。"二人一同奔了前院，直入书室。式莲进门还似畏怯，躲到淑敏后面，及至到了里面的门首，向里一看，才叫道："咦，真是没人，那边先生哪里去了？"淑敏虽不想把这事瞒着式莲，但因当时精神疲乏，恐怕说出真相时，式莲定要询问，要费极多的话。便漫应道："出去了。"式莲道："回来吃午饭么？"淑敏没有答应，式莲却不注意似的，转身向书架子上寻觅她所要查的书，一面自语道："我查出凭据，就赢式欧一顿东道。边先生午前回来，咱们就一同去吃。"说完就装着专心致志寻书，耳内却只静待着身后淑敏的动静。但到式莲将书寻着，还未闻淑敏的声息。式莲忙回头向淑敏看时，原来她正立在写字台之前，眼儿直望着窗外，目光深渺，象在看数十步外的东西，眼前的物件毫未瞧见。式莲心生一计，就随手拿下一部厚重的书，自语道："这本书我早就想看，今天才找着。"说完向手间写字台上一丢，忽然发出巨响，淑敏正在出神，忽受震动，大吃一惊，连忙低头看时，先瞧见那一本厚书，知是式莲丢下来的，方才抱怨她不该如此冒失，吓人一跳。但还未及说话，已由那本书上联带瞧见旁边放着一张字条儿，不由吃惊。方才在这台上得到仲膺所留的一个字柬，莫非自己忘了拾起，仍丢在这里。但再稍一注视，立刻瞧出不是那个，并且也瞧出是何人笔迹。因为淑敏和祁玲一处厮混久了，祁玲读书习字，都由淑敏教导，而对祁玲的笔迹一见便识。当时猛吓了一跳，又见字条开首便是淑敏二字，连忙拿起来看。

式莲偷眼见淑敏已拿起字条瞧着，渐渐颜色变成惨淡，身体也渐渐站立不住，扑地倒退坐在床上，最后泪珠儿直滚下来。忽然把字条儿向床上一拍，顿足道："哎呀，你也……祁姐……"叫着站起向外便跑。式莲望着她，暗笑了笑，就赶了出去，叫道："淑妹你怎么了？"淑敏出了书室，直向后院跑去，回头叫道："莲嫂，你快来，祁姐……"式莲没有听以下的话，但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就随后跟去。淑敏直入祁玲房中，见里面已改了样儿。除了床上被褥，几上陈设以外，凡是祁玲随身所有的箱箧物件，完全没有了。立刻证实了字条上的言语，不由跳脚叫道："这可……糟了……祁姐你好狠……好糊涂，你就认真我的话……怎这么不明白……姐姐你就这么甩手走，呕气走……呀，坑死我了……"及至式莲赶进室中，见淑敏已倒在床上，呜呜的哭。式莲早把她的言语听明白了，暗想她此际抱怨祁玲糊涂，不啻自认方才是故意作态，也等于明说自己绝不固执到底。祁玲的负气而走，是不明白她的心。式莲心中虽明镜似的，但当面不能不装糊涂，跳到淑敏身旁，抱住她张皇问道："淑妹，好好的是怎么了？"淑敏举起颤着的手，把那纸条递给式莲。式莲早已看过，此际仍装作看着一惊，叫道："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走……真走了……为什么？"淑敏拭泪坐起，叹道："这全怨我该死，祁姐也太小心眼儿。"式莲似乎纳着闷道："这也奇怪，这条儿怎留在书房里，那里不是边先生住着？"淑敏听式莲话中，颇有疑祁玲之意，忙道："不然，这里有个因由。"说着便把从始至终的经过情形，诉了一遍。式莲听了道："哦，原来她因为把事作莽撞了，没法收拾，才自惭愧躲避。你何必这样难过，本来她是完全错

误，这种事也不先问问本人竟拿起来便作，岂非自寻苦恼，难道这里面还有她的便宜怎的？”淑敏又听她抱怨祁玲，心中更自抱歉。忙道：“祁姐是一片好心，你不可屈枉她。论起内情，当初我自然和白萍要好，后来因瞧见白萍芷华的可怜，才决心给他们撮合重圆。又怕边仲膺那方面出什么意外，就进一步牺牲自己，才去到天津，及从天津把仲膺带回来，这局面已将完成了。祁姐因看出我暗中的痛苦，顾念我将来的幸福，才暗自施展手段，作出这有力的翻案。她是完全怜惜我，想不到竟落到这步结果，其实她也太性急了，怎不替我想想，在这大变动中间，谁能立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就喟然一叹，停住不说。式莲听她由愧对祁玲，隐隐诉出心事，就改口道：“这样说，祁玲真是热心。现在因为这事体太教热心人灰心，方才走了。我从你来到天津以前，也是不赞成你的行事。不过因人各有志向，各有自由，不便太深切劝你。可是我的看法完全和祁玲一样，你和白萍的适当的情侣，芷华和仲膺，若不是互相爱好，也不会到了结婚的程度。应该一切听其自然，才是正理。你偏要无端生事，弄得章法大乱。本来可以造成两对佳偶，你偏要拆成一对怨偶，祁姐向来把你当胞妹看待，见你落到苦境，岂不着急？就出头把成局重行翻复，实际上专为你一个人。哪知你反倒拒绝去看护白萍，给她绝大的打击，她除了走开还有何法？我这是平心而论，淑妹你对不住祁姐了。”淑敏的眼泪由旧痕上重滚下来道：“你责备我不错，不过我并不是真要拒绝她的。姐妹寻常斗口顽皮，你还不知道？最后因为她说的话太教我难堪，一时僵住，我才躲开她，谁知她竟沉不住气走了。现在也别问过去的了，只说该怎样办吧，你可有法弄她

回来？”式莲摇头道：“谁知道她上哪里去了？回天津也说不定。便是仍在北京，偌大地方哪里去寻她？”淑敏顿足道：“简直我非死不可。本来的麻烦已弄不清，如今又添上一件。祁姐热心为我，反害她伤心走了，若不能寻回她来，我良心上怎下得去？好莲嫂，你替我想个法儿。”式莲沉吟道：“祁姐的身世，咱们全知道。她已与夫家脱离关系，母家又没个亲人，只仗着自己的积蓄独自过活。这一出去，哪有准落脚的地方，不定在哪里飘着，绝难寻觅，便是用登报的方法，也未必有用。”淑敏忽一拍手道：“有了登报的法子很好。并且那份《光报》是她每天必看的，那报上有一篇什么碧海青天的小说，她着了迷似的，每早晨一睁眼，得在床上先把那段看完，方才起身梳洗。现在出去，只要不离京津，就必要看那《光报》。咱们拼着多花钱，把广告登在那《碧海青天》小说的旁边，她定能看见。”式莲摇头道：“你这法子不行，她既那样负气含羞的走了，难道只为看见广告，就回来么？”淑敏道：“照你一说，就不能寻她了？”式莲道：“不然你想她为什么走的，不是因她对自己作的事，没法补救么？比如你现在登了广告，无论说得多么恳切，她看了便是感动万分，但若想到回来，仍要投入这个窘境，你不回头，白萍仍没人管，祁玲当然认为是自己造的罪孽，她在没有办法以后，怎敢回来呢？”淑敏道：“那么咱就骗她一下，在广告上说一切如命，赚她回来。”式莲道：“她回来你再变卦么？”淑敏微点头儿道：“只要她回来，我变卦也不怕她再走了。”式莲道：“要是这样，根本就不必寻她。你也该替她想，何必弄回她来受痛苦呢？”淑敏凝思无语，式莲又道：“我想你趁此转圈了吧。白萍那里病着，你不管他，恐怕是太寡情

了，而且祁姐也没法回来。你若赶快到公司去，我可以立刻拟稿儿去登广告，由我担保着请祁姐回来，岂不是一切圆满了？”淑敏沉吟半晌摇头道：“我不能那样作。”式莲瞧了瞧她，忽听外面有人说话，原来是龙珍和柳如眉的声音。就趁势立起，向外跑着道：“她们都起来了，我去瞧瞧。”淑敏叫道：“莲嫂，你替我招待，我这会儿头疼。”

式莲应首，一直跑到院内，见龙珍柳如眉都已梳洗完毕，正立在廊下戏逗檐前所挂的八哥儿和玉鸟。式莲走过去道：“二位早起来了。”龙珍道：“我们都睡过去了，到这时才醒。淑妹上哪里去?昨天不是约定一早上天津么?怎也没有唤我们?”式莲使个眼色低声道：“走，咱们上屋里去说。”便拉了龙珍如眉，一同进入室中，共坐在一个沙发上。式莲悄声道：“淑敏在厢房呢，她的事情出了转折了。我和祁玲姐正替她收拾，不过要瞒着她行事，现在还得约你二位帮个忙。”龙珍忙问是怎么回事，式莲道：“细情等咱们出去再说，现在请你们二位赶快吃早点，吃完咱们一同去逛西山。”如眉道：“不是还要我们帮忙么?”式莲道：“离开这里，就算帮忙，并不要你们作什么事。”龙珍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式莲道：“就为把淑敏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你二位只随着我，现在不必多问，出去我自然细细报告。”说完便喊仆妇给她俩个上点心吃着。式莲又自跑出去，把式欧唤醒，也把这情形告诉了。式欧忙起身收拾一切，预备随众出发。式莲完全安排好了，又进了厢房，见淑敏正闭着眼躺在床上，就叫道：“淑妹，你快起来梳洗，咱们出去。”淑敏慢慢张开眼道：“干什么？”式莲道：“龙珍和那位柳姐，因为今天既不上天津，要去逛逛西山，你自然得陪着，我和式欧也去。”淑敏

道：“劳驾你替我陪她们去吧，我实在身体不爽，不愿出门。”武莲道：“你不去怎好意思，我也明白，你是心中有事，但藉着闲逛开开心也好。去吧，好妹妹，快起来。”淑敏执意不去，武莲又假意敦促多时，最后才道：“你既实不愿去，就看家吧。闲着没事，把我那件小马甲给剪好样儿，交裁缝去作，我们可走了。”淑敏点头道：“你走吧，我等你们回来吃晚饭。”武莲才翻身出去，催大家穿好衣服，龙珍如眉式欧武莲，一行四人，向外走着。到厢房窗外，还喊着道：“淑妹，你真不去，我们可走了。”淑敏在内叫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实是不舒服，你们几位请吧。”四人说笑着出门走了。淑敏自在房中。愁绪萦回，心神惚恍，说不清是忧是悲，是悔是恨。仰在床上发呆半晌，又下地踱了一回，由房中踱出院内，烦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一会儿后悔没随大众出去，一会儿又想祁玲，自怨自艾一回。再念到白萍此际的孤寂，更觉柔肠轮转，就这样痴了似的，在院中踱着。到了正午，女仆请她去吃午饭，淑敏摇头不吃。又过一会，她立得乏了，才回到房中倒在榻上，想要假寐片时，无奈只睡不着。拿起书来，也是空瞧着一行行的黑道儿，看不见一字。赌气又起来，去弹钢琴，想藉歌唱消闷解愁，无奈心神历乱，唱不成声。正在万分难过，忽听前院有男子声音，高声说话。淑敏暗自惊异，侧耳听时，又改了女仆的声音，接着那男子又说了两句。淑敏方听着十分耳熟，正要向外张望，那女仆已从外院走入，进到房中，向淑敏道：“外面有位高先生，来寻小姐，他说是公司的人。”淑敏便知是高景韩来了。暗想他此来莫非与白萍有关，倘然带来什么消息，自己可怎样应付，想着不胜惊怯，直有些不敢出去接见。但是她的

腿儿似乎有了催促的动作，不由自主的立起，默然向外走着。

到了前院，见高景韩正带着满面焦灼之色，在二门边立着。淑敏忙叫道："高先生，请房里坐。"说着就打起书房的门帘，让他进去。两人到房中坐定，景韩并不寒暄，似乎急不可待的说道："我来有件要紧事，就是白萍这半天病得更凶了，看情形很是危险。您前天代邀的那位看护女士，今天忽然不告而别，不知哪里去了，白萍没人管怎能行？我们男子又都不会服侍，所以我实在没法，只可来请密司张去一下。"淑敏听了，暗自为难，本来芷华既已走了，自己若再丢开白萍不管，这是多么残忍的事。况且自己和他恩情如许，真心相爱，又有婚嫁之约。固然中间生过波折，因芷华到了，自己已把他交卸，脱了责任，但是现在祁玲既把局面翻转，这责任又落到自己肩上了。再说自己本恨不得飞到他身旁，重圆旧好，只为早晨和祁玲弄僵了，怎好意思自行回头，如今景韩亲来相请，自己若不去，可真过于寡情。并且景韩并不知这事内幕，还把芷华当作自己请来的看护妇，他大约把昨天自己和仲膺到公司去的情形忘了，这也是万幸，可以免去许多羞耻。现在随景韩到公司去，固然毫无问题，不过将来见着祁玲，不要臊死么？但又一转想，祁玲不在面前，白萍势在危急，权衡轻重还是立刻去的好。否则若拒绝了景韩，自己更要受良心责备，不能安静了。淑敏主意既定，又暗自欣幸。幸而式莲等都早走了，否则她们必要讲起我的事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劝告，我必须固执着前意不肯答应，到这时景韩到来，我怎能再回脖儿，那真要错到头僵到底了。淑敏想了这么半天，高景韩好似知道她应该有此长时间思索似的，当时也不催促，只静默等待。最后淑敏立起道："高先生，您

请候一下，我进去换件衣服。”景韩道：“您请便。”淑敏才出去了。景韩望着她的后影，不住的微笑。过了约四五分钟，淑敏又走进来，只换了件白纱衣服，秀发上箍了道珠圈，手里还提了个小皮包儿，向景韩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景韩应着同出。淑敏道：“这大热的天，教您奔跑，我真过意不去。”景韩道：“为朋友有什么客气。我是坐汽车来的，还在门外等着呢。”淑敏本来心急如箭，听有汽车在外，心中暗喜。

两人出门，走到巷外，才上了车，景韩说了声回去，那汽车便直奔公司，不多大功夫便已到了。景韩先跳下去，扶淑敏出来，一同进门。淑敏到这时心中又跳起来，暗想白萍现在是什么样儿，不要真出了意外，那自己可怎么了呢？而且他在病中经过芷华的调护，如今突然换了自己，他不致有什么失望么？景韩却不理会似的直向里走，淑敏只能随着，连迟疑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当时进到院中，淑敏本以为景韩既那样紧急的去邀自己，当然白萍的病状有了重大变化，公司中人是多的，虽然不能看护，总该有些人在病室守视，想着便如见白萍床前围了许多人，都在沉寂无声的互相观望，不由又发怯自己进去要受无数眼光的盘视，于是脚下立刻缓了。但景韩仍一直向前，走到白萍卧室外间的办公室门外，立住回头张望，淑敏只得紧走两步赶上，两人同步入外间房。已见里间门上放着门帘，景韩悄声道：“咱们轻些走，不要震惊他。”说着慢慢走过去，把门帘掀起一缝，淑敏由缝中向里看时，只见室内只白萍一人，睡在床上，面向着里双手抱头，象在睡熟。淑敏瞧了，忽的心痛起来，暗想白萍可苦熬了。景韩说他病变得很厉害，怎竟不派一个人看守着他。而公司中人，也全这样寡情，更没

一个人探望。想着方要向景韩询问，哪知景韩已先说话道：“房小姐，请进去吧，我还有一些小事要办，少时再来陪你。”说完便不待她答言，匆匆走出去了。淑敏立着发了会子怔，才慢慢的蹑着脚儿，踱入房中。明明瞧着爱人已近在咫尺，但更加胆怯起来，直不敢上前呼唤，痴立着暗自踌躇。料想白萍必是因为不见芷华，才使病体生出变化，方才定经过一阵焦急，现在因过度疲乏而睡去。此际他看见自己，必又因诧异而受震惊，或者失望也说不定，那样不致更影响他的病体么？而且他若思念芷华，也许对自己说出可怕的话，自己承受得住么？即使他见了自己居然感到欣喜，但对芷华的无端失踪。必要询问，自己当然把经过诉说，又算给他许多感触，他在病中不至因此加重么？这几个问题往复在淑敏心中，立使芳心栗六无主。呆立了一会，最后仍是忍禁不住，决定暂时任他睡着，等醒来时再鼓起自己勇气应付。但是对他的病状却不放心，便轻轻蹑着步儿，走向床边，偷偷探身向前，想要观察白萍的颜色。哪知眼光才射到白萍的面上，立刻又吃一惊，几乎叫出声来，原来白萍睁着眼呢。淑敏心中乱跳，忙缩回头儿，方要竭力沉气镇心，打算向他说话，不料白萍的身体竟随着她转过来，由侧卧变成仰卧，眼光也凝注到淑敏面上，淑敏也痴望着他。两人对看了半天，淑敏在万分震动中，见白萍面色并没什么难看，方稍稍恢复了常态。正想用一句平常话开始，问他病可好些，但还没说出话，白萍已有气无力的说道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这句话又使淑敏大感惊异，暗想他的口气，似乎并不以我来为奇怪，又象早已等待着似的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难道他把我当作芷华了么？这绝不会，因为他现在神智清楚，并不

昏迷，当无认错之理。又转想莫非他从吐血昏迷以后，就糊涂起来，根本将芷华认作自己，所以芷华离开，他只当淑敏走了，自己这时露面，他又当仍是淑敏回来，才不感觉惊异。但这也不对，他绝没失去辨识力和记忆力啊。淑敏方在惊疑，而不知所答，白萍又开口道："瞧瞧表几点了？"淑敏看看手表道："两点半。"白萍自语道："还差不多，她说午后一两点钟必来，你来晚了些。"淑敏听着，暗惊他说的话离奇，莫非真个神智不清了。白萍又道："你坐下，让我握住你的手，咱们又到了一处了，从今天局面算定了。你又是……我的……"淑敏听到他这几句又是清楚的话，好象已知道了一切经过，不由愕然问道："你说的什么意思？"白萍又自语道："她的道理不错，你总得原谅我。"淑敏更惊异道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告诉你我午后要来？又谁说了什么道理？"白萍道："你怎倒问我，不是早知道了么？"淑敏道："我方才进门，又知道什么。"白萍道："你还假装不知道，祁玲早和我说了。"淑敏大惊立起道："你说什么，祁玲怎样？"白萍道："我不说你也明白。"淑敏见他虽然病体渐有起色，但说话气力尚微，不忍教他着急，就再说道："大约你知道昨夜的变化了，我固然也知道，但只不晓得祁玲到你这里来，以及她和你怎样说的。"白萍道："她在早十点多就来了，对我说的话很多。我现在不能多说话，只简单说吧。她说在夜里……仲膺正住在你家，派人送一封信给芷华，芷华就从这里偷着跑了出去。两人见面，商量许久，就寻了祁玲来，表示他俩要一同走了。因为这里面有个道理，仲膺和淑敏实在是痛苦的结合，都忍受不下去，故而仲膺要和芷华恢复原状，留下白萍和淑敏照样也能成为

佳偶，这是四方兼顾两全其美的事。他俩托付祁玲成全他们走后所留的遗憾，祁玲因为赞成这个办法，就答应负责。送他俩到车站，瞧着上车走了，方家来把这事告诉你，得着你的同意，并且允许在午后到公司来给我作伴，祁玲所以预先来通知我一声，说完她就走了。我因自从后半夜醒来，便不见芷华，寻人也寻不着，喊人也喊不出，直等遇到祁玲来的时候，听她说了原委，知道芷华居然又对我变心了，固然她舍不得仲膺的情义，但在我病苦中，这样不告而去，也未免太狠，我真伤透心了。从祁玲走后，就盼着你来，现在你可来了。”说着握住淑敏的手，垂泪道：“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。”淑敏忍不住弯下身儿，吻着他的颊儿道：“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多说话，我也存着许多话，现在也先不对你说，只能告诉你，从此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你为我应该安心养病，早日痊愈，世界上许多幸福正在等待我们呢。”白萍也似说得乏力了，只噙着泪点头。淑敏一面抚慰着白萍，一面暗想，祁玲竟而到这里来过了。她对白萍所述的事实，大半不符真相，明明是她一手拨弄，偏偏赖仲膺起意，而且说芷华被仲膺一呼即去，也未免太寡情了，这真把芷华冤枉太甚。但是祁玲本意，实是因为芷华既已同仲膺走了，对白萍的恩怨已无关系，眼前最要紧的是白萍和我的问题，所以故意把芷华说得不堪，以使白萍对她由怨恨而断念，可以增重对我的感情。祁玲的用心当然可感，不过这样诬蔑芷华，实在太过。我应该把真相对白萍说出，以明芷华的苦衷。但一转想，又怕因此添了白萍的思虑，减低了对自己的爱情还是小事，若加重他的病症，那就可怕了，不如等他稍好时再说。想着又追念祁玲的行踪，诧异她既负气而别，怎又给自己预为布置，

而且向白萍说自己午后必来，又好像她未到先知似的。淑敏忽而恍然大悟，暗道是了，她早晨既然来过，景韩应该知道，却并没和我说起，而且景韩说白萍病体变化，又绝无其事，这未必不是他和祁玲故意做成的圈套，要骗自己前来。便轻轻坐起，抚着白萍道："你等等儿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教送些东西来。"白萍道："你可快回来。"淑敏道："我不出公司大门，回来准快。"说完便理好枕儿，把白萍头儿扶正，又替他拭干泪渍，方自走出房去。

到了前面，向景韩卧室去看，里面寂静无人。又到了庶务室，见只钱畏先一人，正低头写字。淑敏走进去道："钱先生作什么呢?"钱畏先道："写状子呢。"淑敏道："你想告谁?"畏先道："告我女人。"淑敏道："我听说你的太太不是早散了么?"畏先道："是我倒霉，前几个月又把她收回来了。把我在公司所得的薪水，给她赁房度日，哪知她是欺侮我惯的，在初回来时候还算规矩，过了没一个月，就又做出丢人事来，我教管她不服，打翻了脸，她自己又跑了。过两天居然弄出个律师，提出离婚，向我勒索赡养费。口气并不大，只要每月五十元，无奈我在公司的月薪每月才四十元，还不够给她的呢。这真混账，所以我先告她一下。"淑敏道："你这位太太，不是白萍所认识的么?"畏先道："不错。可是你不要把这事告诉林先生。我上次收留她，还是瞒着林先生的。"淑敏道："我告诉他作什么，只要告诉你，你那位小姨龙珍现在也来到这里了。"畏先愕然道："是么，她几时来的?"淑敏道："昨天才到，正住在我家里。"畏先跳起道："我去瞧她。"淑敏道："现在不行，她上西山玩耍去了。你在晚饭时去，定能见着，你以为她能劝告你的太太么?"畏先摇

头道：“也不见得。不过我这一肚子冤枉，得向她诉一诉，也教她知道她那位姐姐的混账。”淑敏道：“好吧，我且问你，高景韩在那里？”畏先道：“我这半天没见他，也许出门去了。”淑敏道：“不对，我同他一块儿进门，才不大功夫。”畏先道：“那么你在院里喊一声，他反正就在这几个房里。”淑敏依言走出，立在院里想要喊叫，又不愿高声，只可挨着房子寻视。先到书记室里看看，里面也是无人。才想到怪不得今天公司冷清清的，原来是个休假日子。便又连寻几个房室，都不见景韩。及是转到对面小院中，所谓会议室，而实际是白萍一般高级职员的起居室，这房子是一连三间，座落在东边的小跨院中。院中种着葡萄，插架成阴，又点缀些花木，颇为幽僻清雅。淑敏才转进院中，忽听有男子声吃吃发笑，竟是景韩声音。暗想原来他躲在这里，但此间绝非他一人，发笑必有对象，或者有他的朋友在座，自己不可冒失，还是先叫他一声。便又向里走进几步，已将到了窗前，那窗子被纷垂的葡萄叶遮盖，几无缝隙，里面幽碧阴凉，故而公司中人都把这房中当作夏日午睡的胜境。淑敏正要开口呼唤，忽听里面又发一声娇媚的笑，这可绝不是景韩了，而且这声音甚熟，使淑敏心内突然一动，忙轻轻拨开叶儿，露出数分宽的缝隙，向窗中偷看。原来那房中竟不黑暗，在后墙还开着个小窗，藉以调济光线，房中陈设只是藤几藤椅藤榻，十分简单清爽。那藤榻上正坐着一男一女，互相偎抱，上面两吻相接，中间四臂交缠，下面两腿相叠，动也不动的，好似都正在沉迷中。淑敏瞧着大吃一惊，连忙举手掩住自己的嘴，以免因惊诧而作声。原来那房中的男子，自然便是景韩，那女子却作梦也想不到，竟是由自己家负气

而走的祁玲。此际，淑敏对于祁玲和景韩合谋拨弄自己，已无疑意。但对于他俩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，倒有些不可思议了。当时只可沉声屏息的瞧看着。须臾祁玲将头儿后仰，两唇相离，推着景韩的肩窝，使他离开些，又低低唤了一声。淑敏瞧着祁玲，见她脸上红扑扑地，目光下垂，露出无限诱惑性的羞态。想想她平常总以老姊自居，一本正经，哪知到了这个场中，竟也有如此动人的风致，迷人的做作，果然女人能有多方面变化的话，是不错的，看这情形，像是相交未久，祁姐还这样羞答答的呢。想着又静听下去，以为他们该说话了。不料景韩和祁玲互相望着，眼光中似乎要冒出火来，景韩冷不防又把祁玲抱住，再接着长吻。只见祁玲的手，在景韩肩上慢慢抚摸，足见她的芳心已经在颤着了。又这样过了一会，淑敏看着，心里忽然一阵欢喜。一则因为和祁玲是知心姊妹，见她得了情人，景韩又是个老成之士，自然代她高兴。二则淑敏本是怕祁玲奚落，此际若是祁玲独自坐在房中，淑敏将不知如何羞愧，如今见她也已到了男人的怀抱中了，就好似得着把握似的，再不觉本身的难堪，反而要取笑祁玲了。想着见他俩又松开了，景韩忽发声道："玲，我爱你。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心。自从咱们初见，我已不能忘却你的影子，今天才有机会接近了你，你能永远爱我么？"祁玲道："这个你且不必问我。我先问你，你知道我以前的出身不甚纯洁，并且嫁过人人么？"景韩道："我没听你或是旁人说过，当然不知道。不过就你的态度上看来，便瞧出是个有阅历重爱情的女子，我以为比那些太年轻的骄纵女子，更加可爱，这是我特别倾心的缘故。至于你以前的事，那是我所绝不介意的。我需要的

只是爱情，你能永远给我么？”祁玲悄然道：“能的。你既这样了解我，我也可以对你说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什么？你说。”祁玲忽又未语先羞，低声道：“我爱你也不从今日起。”祁玲说着就把头儿藏入景韩胸前，景韩既得意又感动，抱小孩似的搂紧她，连连摇动，一面频频低头去吻她的头发。须臾祁玲抬起头来坐好，理着乱发，似乎没有话可说，笑着道：“你只顾了我，那边淑敏怎样了？”淑敏暗笑，在这时候，居然还能想起我来，真是不易。又听景韩道：“谁知道呢？”祁玲道：“淑敏和白萍，更是相爱极深。莫看淑敏今早跟我那样装作，这时早已在白萍怀中了。”淑敏听着暗想，你居然又背地嚼说我了，我还没罗唣你呢。想着忽然生了一个主意，便用力咳嗽了一声，再瞧屋内，他俩全都大吃一惊，立刻手忙脚乱。祁玲仓卒离开景韩怀抱，立起直着眼儿，向窗子边瞪视。但是葡萄叶十分茂密，哪能瞧见淑敏隐藏的半只眼睛。景韩高声叫道：“谁呀？”淑敏不答。景韩又问道：“外面谁呀？”淑敏仍自不应。景韩和祁玲相望着哦了一声，便同时走将出来。淑敏在这时，便蹲在葡萄架下低着头用手拔着地下的乱草，只作没理会似的。景韩和祁玲出来，见院中无人，忙又走出几步，向葡萄架下看时，他们真是作梦也想不到淑敏来到这里。又加看着她那闲逸的神情，更似说明了她已瞧见窗内的一切秘密。祁玲和景韩面面相觑，各自都忸怩万状，连话也说不出。淑敏好似把拔草当了正务，拔起一根，仔细看看，丢在地下，再伸手去拔，始终绝不抬头。祁玲瞧着，便明白她是无心撞见，有意捣乱了。但不解她何以在这初见白萍的时候，竟能出来。继而又悟到她是来寻景韩，否则不会到了这院里。再看她犹

豫的神色，更可知并无要事，暗想在这光景中，有景韩在旁不便，不如遣开了他，自己开诚布公的都对她表示了吧。便推了景韩一下，又努努嘴儿，景韩会意，就缓缓走出去。

这里只剩下祁玲和淑敏，祁玲且不作声，只向她望着。淑敏更不抬头，仍玩着地下的草，这样双方对耗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淑敏忍不住了，因为想起白萍还在那里相待，自己若长久不回去，又要惹他焦急。想着便立起向祁玲一望，冷笑道："哟，姐姐，好姐姐，你在这里呢。"祁玲点了点头，并未答话，淑敏又道："姐姐，你好，办的都是好事。"祁玲抿嘴笑道："你不用挖苦我，我都是为你。"淑敏做了个丑脸儿道："这都是为我，方才在这房里……"说着向窗户指了指道："那些事也是为我呀？"祁玲烘的红了脸道："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"淑敏笑道："好，你不认账。我关着面子，没有立刻跑进去，给你留了许多好看。你这时把他支走了，以为没了证据就可以狡赖了。其实证据还多呢，瞧你脸上，还有他的吻印。唇上的红，怎么都有深有浅，教谁舔去了？再瞧你衣服上那些折皱，为什么方才教人家抱得那么紧哪？"祁玲被她说得万分窘迫，直觉自己身上各处都是痕迹。其实淑敏是故作诈语，欺负祁玲不能自己看见自己罢了。但祁玲已窘得低下头去，偷偷去整理衣服。淑敏大笑道："够了，你这一收拾衣服，不更显着可疑了。我只瞧见你们接吻，并没瞧见别的情形，你可不要多心。"祁玲听她取笑过于厉害，真有些受不住，忙走过拉住淑敏的手道："妹妹，你别这样胡闹，教人撞见算什么？"淑敏道："我非喊得全公司都知道不可。"祁玲央告道："好妹妹，你得给我留些情面。"淑敏叫道："情面么，我不懂得。要懂

得情面早晨不会留封信一走，害别人急死。”祁玲道：“那我也是为着你，和式莲商量好的。因为你对我僵住了，不好回头，所以我托词躲开，并且教式莲把全家都带着出去，只剩你一人在家……”淑敏抢着道：“底下我知道。于是你就派了你的情人，前去骗我，假说白萍病重，是不是？”祁玲道：“这不全为你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不承情，你快把和景韩怎样勾搭上的，告诉我，不然我可要大作宣传。”祁玲道：“瞧你说得难听，勾搭是什么话？”淑敏道：“你们放着光明大道不走，规规矩矩由友谊成功，岂不是好？为什么平日连话也不多说，只遮掩旁人耳目，抽冷子又跑到这秘密地方幽会来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下的这名词，都把我骂苦了。”淑敏笑道：“我还不趁这时候捞捞梢，你们俩到底是几时发生关系的呢？”祁玲由羞窘中生出微怒，顿足道：“又是发生关系，你怎不说好话？”淑敏道：“就是发生友谊。你们友谊几时起的？”祁玲很诚恳的道：“妹妹，我实和你说，我和景韩在前些日就建立友谊了。不过因为我比你们都大，是老姐身分，怕你们取笑我，所以和他不敢亲近。今天因为你的事躲到公司来，又恰值是个假日，才和他作了第一次的长谈，这都告诉你了。”淑敏笑道：“长谈，不止于长谈吧？我方才怎没听见你们说话，倒只见……”说着笑了笑，又道：“论起你作事，没有不该受罚的。不过你还算有一件教我过得去的事，就马马虎虎饶了你吧。”祁玲不解，问道：“哪一件事教你过得去……”淑敏抢着高声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，”祁玲被她向来叫惯了，不觉便很清脆的应了一声。淑敏忽跳脚笑道：“这件事，就是你给我们寻了个姐夫。”说着嘻的跑了出去。祁玲骂道：“好妹子你叫应了骂我，看我收

给你。”便跑着去追。转出小院，见淑敏已跑进白萍屋里，怕吵了白萍，便不再赶她。立定沉思一会，忽见景韩立在他的住室门首，向祁玲招手。祁玲走过去，景韩道：“到房里坐吧。”祁玲摇头道：“我不进去，回头淑敏看见又造谣言。”景韩笑道：“谣言都变成事实了，还怕什么？”祁玲一笑便进去。景韩让她坐下，才笑道：“你把淑敏追跑了，我看见她回到白萍房里。”祁玲道：“我的计划大成功了，这真是件痛快事。”景韩笑道：“方才她对你怎样取笑呢？”祁玲道：“左不过调皮孩子，哪有好话。只是我也很惭愧。”景韩道：“惭愧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她们年青人的事情，还在闹着，我这大岁数的老姐姐，也跟着裹乱，这不是可笑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这有什么可笑，咱们这是很正当的。你只为常和她们在一处，就自觉岁数大了，其实你也只二十多岁，正似好花盛开。”祁玲笑道：“呸，你少奉承我，要这样，我还得说残花弱柳之姿，不足奉侍君子呢。”景韩笑道：“这是从哪一本闲书上学来的？说正经，咱们的结合与白萍淑敏等都不一样。他们阅历太浅，所以常生波折。咱们年纪较大，经过的事多了，有些见识，才可以保持久远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认定你是理想中的伴侣，已经不止一天。自从由白萍口里得知你的身世孤苦，又想到我自己已飘泊半生还没个知心的人，咱们两人若结合起来，便是止于朋友，也定得到特殊的情趣，和寻常不同。这个想你也同意吧？”祁玲点头道：“在我现在这孤苦的境遇，又到了这个岁数，自然和淑敏思想不一样。我只求个永久的归宿……”景韩接口道：“你归宿到我这里吧。我虽然不敢预定给你大大的幸福，但是情愿把我的身心都献给你，永久为你努力。”祁

玲又红了那徐娘脸儿，低头半晌才笑道：“你太急了，也得容我些日子考虑一下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不知道我对你怎样爱慕，又如何希望。你现在延宕我，已经够我难过，倘若过儿日再拒绝了，岂不要我死么？你还是现在给我句痛快话。”祁玲忽然撇嘴儿笑道：“你糊涂，我又不是像她们那样新人物，随便跟男子怎样都不在乎。我却是把同男子接近看得极要紧的，若不是已决心跟你……方才会教淑敏那样取笑呀……”景韩听了，方自恍然大悟，心中一喜。不料室外忽发现一阵格格的笑声，一直笑进来叫道：“高先生，好糊涂，我姐姐早愿意了，决心跟你了。我来作证人。”祁玲见进来的又是淑敏，暗悔自己太大意，以为她进了白萍房中，定不会再出来，谁知道她故意作闹，又出来而窃听，想必把自己和景韩的心思话都听去了。到底祁玲年纪大些，心下有些主意，知道若再羞涩下去，便更得受她的嘲笑，当时一沉脸儿，装作生气的样子，把眼直瞪着淑敏，似乎既然嗔怪，又等着淑敏的举动。淑敏本来是故意取笑，要使祁玲发窘，以自开心的。哪知道祁玲竟完全出于意外，并不忸怩，于是淑敏倒有些进退失据了。因为再闹下去怕祁玲烦恼，不闹又苦无法下台，怔了怔才笑道：“我来的讨厌，又赶上你们说情话儿。”祁玲不高兴的道：“你别这样胡闹成不成？干什么鬼魂儿似的？人也不小了，也该有个正行。”淑敏笑道：“哟，你倒排揎起我来了，我还没说你呢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有什么可说，左不过你把人开心。我和高先生……这是你知道了，就乱闹起来。你反过想想，我若和你一样，过儿日你是什么滋味？”淑敏见她真个象羞恼成怒，忙道：“这不是闹着玩儿，你倒真火儿了。好，算我不对。”说着弯了弯腰道：

“我给你赔罪。”祁玲噗哧笑了道：“用不着这样，只要你老实些比什么全好。”淑敏见她笑了，才明白她是故意做作。想再进一步捣乱，但因景韩在旁，怕太过了不好，便指着祁玲道：“你买烟不抽，装着完儿。好，你等着吧，回头再算账。”祁玲道：“小姑姑，算我怕了你吧，别再罗唣我了。你不在那屋里伴着病人，又出来混闹什么？”淑敏笑道：“我出来一则为查看你，二则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拜托你一件事。”祁玲道：“什么事?快说。”淑敏道：“劳驾你回家把我随身的东西检齐了，教那侍候我的王妈送来，就势把王妈也留在这里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你就要久住在这里不回家了。这一来功德无量，白萍可有人管了。”淑敏听着，知道她是找自己早晨的过节儿，不由红了脸。祁玲笑道：“你不必烧牌儿，我是随便一说。别无他意。你再说，还有什么事?”淑敏道：“你回家告诉龙珍，教她晚饭后别出门，有她的姐夫要去见她。”祁玲道：“她姐夫是谁?”淑敏道：“就是钱艮先啊。”祁玲道：“哦，我才想起来。只是曾听你说，龙珍的姐姐十分烂污，早和老钱断绝关系，这时老钱寻龙珍有什么道理？”淑敏道：“龙珍的姐姐与老钱曾暗地离而复合，不过现在又离了。她姐姐请律师向老钱讹索赡养费，老钱也拿出律师手段反过头去告她。”祁玲道：“他又何必见龙珍呢？”淑敏道：“我也不明白，大约是要发发牢骚，诉诉苦情。你就这样通知龙珍一声好了。”祁玲点头答应，淑敏向外走着道：“我走了，别在这里害眼。”祁玲叫道：“呸，你别检好听的说。你只不放心他，快回去守着吧，别拿我们下梯儿。”淑敏听了又走回道：“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不走，咱们对耗着，可别嫌讨厌。”祁玲走过推着她道：“得了，我

认输，你快去吧，回头那里白萍也是恨我。"说着就把淑敏推出房去。淑敏口里还一百个不含糊，但脚下却趁坡儿走回去了。

这里祁玲和景韩对怔了半晌，祁玲才笑道："跟这调皮的小妹妹，真叫没法。现在咱们还呆个什么劲儿，不如出去玩玩，你有功夫么？"景韩答应着，就换了件外衣，两人同出公司到北海去品茗，择了个幽僻之处，密切切的谈起心来。她和他都是青春末叶的人，有着许多阅历，所以在这情爱的场合，也绝不似淑敏等年青人，只沉溺于目前的欢乐，而是向远处打算，研究怎样能使爱情永久不败，并且要为爱情造出个安适的环境。于是他俩在双方吐露衷心，申以盟誓之后，便很简截的谈到婚事。景韩主张尽力提早结婚，以求速踏入梦想的乐境。祁玲接受了他的意见。继而谈到婚后的生活和事业，景韩道："我以前因孤身一人毫无担负，乡中家庭尚有薄产，能以自养，用不着我负责，所以担负很轻。我也因此不作远虑，就在外面飘荡起来，生活自然浪漫，才入了这电影界。试想象我们这类所谓艺术界的人，有几个为身家作长远计划呢。总而言之，以前我只一身，故而很自然的，度了这无规律的浪漫生活，这生活是很不稳定的。以后咱们成立了家庭，情形就要不同。你又不是极新的浪漫女子，习惯于穷留学生式今天乞丐明天富豪没有准则的艺术生活，而且我也不忍教你受苦。不过以后的问题，因为我生命史上没遇到变化，醉生梦死的度过光阴，向来没有想过，现在是遇到变化了，可是以后的生活，是咱们两人公共的。我虽然表面冷静，实际是个情爱至上论者，关于以后的一切，完全能随你的意旨作去。"祁玲笑道："这是什么话？两人的事怎能由我一人主张？最好各提意见，大家商

量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不要认我是客气，实在我决定以后不再度这没规则的生活。生活与事业是有关系的，从此向哪个途径上改变，我还毫无主见，所以要听你的希望如何。你能表示了希望，就等于替我指出方向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我可要说了，不过我的话并非一定要你照办。只于……”景韩道：“这个我明白的，你直说吧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不嫌侮辱么？我要你作个没有出息的小商人。”景韩点头道：“这个我能赞成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呢，且莫胡乱赞成。我活到现在，什么苦也受过了，福也享过了，再教我去受苦，固然不愿意，便是再教我去享大富大贵，我也觉得毫无意味。譬如我能活五十岁，再有二十多岁也就死了。在这短时候里，我只希望有个知心的人相守着平安到老。永不受气恼，不受危险，生活越平淡越是福分。现在你是我所希望的人，以后只求你能永远作我的伴侣，再不离开。你想，我这些希望，当然都着落在你身上。你要如我的意，大约作什么事都不相宜，只可抱本守拙的当小商人了。”景韩道：“这虽是你的希望，但也是一半由于爱我，我当然愿意。而且作个小商人也是正当事业，自食其力，一切能自由，比依人作嫁强多，不过只有一层困难。”祁姐道：“什么困难呢？”景韩道：“难处就在没有资本。我这些年在外飘流，虽然长作着事，但收入到手即尽，毫无积蓄，而且我所能的，只是美术一类的技术，若不能自己开商店，还能到什么照相馆当伙计去么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比如你作了小商人，最宜于开照相馆了，是不是？”景韩道：“这件事我比较内行，不过没有资本也是白说。”祁玲道：“开这个营业，得多少资本呢？”景韩道：“也不用很多，有五六千够了。”

祁玲笑道："只这个数儿呀，你明天就着手办起来好了。五千块钱随时向我要。"景韩一怔道："你……"祁玲抢着道："你莫瞧不起我，这数我还拿得出来。"景韩想了想，摇头道："这钱是你的么？"祁玲道："不错，是我的。"景韩道："你的钱是自己的私蓄，我怎好意思拿来用。"祁玲道："你何必这样客气，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，我的还不等于你的。"景韩道："不然。本来就我本身的能力，不敢担保你能生活永久稳定，现在你既有些私蓄，应该加意保存，以备我将来力量不及时，免得你受到困苦，绝不能由我挪来作营业的试验。倘然营业失败，岂不把你害了？"祁玲道："瞧你说得这疏远劲儿，难道我就只把钱看重？"瞧你的意思，好像我嫁你不过临时集合。你好了我随着享受幸福，你坏了我就把你抛开，再用自己的私蓄度日。你替我打的如意算盘太好了，可惜我不能这样奸巧。比如反过来说，你有些积蓄，我要拿过来用，也是不行了。你别当我是糊涂小气的女人，我以为既成为夫妇，就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，两个命运凑成一个命运，何况身外的东西怎能分辨这样清楚？你再客气，我倒要疑惑你的心地了。"景韩道："这道理是你对的，不过我总不忍。"祁玲道："你用五千并不是把我的积蓄都淘空了。实告诉你，我手里共有万多块钱，你用一少半，我还剩一多半呢。"景韩低头不语，祁玲笑道："这样吧，咱们抛开夫妇关系，算我是资本家，拿本钱请你领东作买卖，这总成了？"景韩道："对于这个营业，没有完全胜利的把握，我也不敢领你的东。"祁玲道："你这就太固执了，要明白你作这个营业，完全是如我的愿望，谋我的幸福。如今只用几个资本，你倒客气起来，简直是忘却对于我

的责任。你既这样推却不用我的钱，当然连我的希望都不顾，幸福都不管了？”景韩见她似乎有了气，不禁叹道：“我也没法，只可就依你了。只盼上帝保佑，教我对得住你。”祁玲道：“什么话，假如将来营业不好，把这钱赔去，就算你对不住我么？可见你还是重钱不重人，我却把什么都看得极轻，只要你的心不变，就算永远对得住我。”景韩望着她十分感激的道：“你的意思我都明白，不特现在要承受你的扶助，就是对将来也替我开了路儿。”说着又叹道：“我真幸福，能遇到你这样细意熨贴的伴侣。只你现在对我这番心意，已然教我感激难言，什么也不必说了，你的好意我全接受。明天我就起手创立咱们的事业，以后我只有把爱情和努力报答你了。”祁玲道：“这样多么爽快，也教我心里喜欢。不过你所说什么报答的话，却又错了。咱们有言在先，你既注重报答，将来我若受你什么好处，可未必有能力报答。”景韩知道她是对自己有所讽刺，只可一笑。二人又谈了会儿关于将来的事，互相把全神凝注，喁喁小语，直说到日落黄昏。祁玲忽一抬头儿，眼前景色更变，天色成了深灰色，苍碧的树都变作片云头上黑，而且这树丛中，全亮了电灯，暮气中一个个的光点儿，渐近渐大，直亮到面前，立觉心内迷迷惑惑。暗想方才还太阳老高，怎几句话功夫就天黑了？猛地想起淑敏嘱咐的事，便向景韩道：“咱们分手呢，还是在这里吃饭？”景韩道：“你何必忙，咱们今天乐得多凑一会儿。”祁玲道：“我忘了淑敏的话，我得回家去一趟。”景韩道：“若是要紧，咱就赶快吃饭，吃完了再走。”祁玲应诺，便唤侍役开来两份西餐，在晚风中谈心小酌，两人都感觉十分快乐。祁玲贪与景韩谈笑，又把时间忘了，及至吃

完，已耗费了一点多钟。祁玲瞧着手表，忽然叫道："呀，到这时候了，一定误了人家的事，我得快去。"景韩不便相拦，只得算清账目，送她出了园门。又订明日之约，祁玲道："不必定规，明天自然到公司去看淑敏，你还会见不着我？"说着跳上辆洋车，向景韩挥挥手，便自走了。景韩自回公司不表。

且说祁玲回到家中，一进门便喊侍候淑敏的王妈。王妈恰在前院，迎将出来，祁玲叫道："王妈，你立刻把你小姐的被褥和替换衣服，都送到公司去。小姐回来了，还教你去作伴，可要快去。我耽误了，你别再耽误。"王妈原是到公司去过的，答应着便要去收拾，祁玲又问道："那位龙珍小姐回来了么？"王妈道："全回来了，正在小姐房里会着客呢。"祁玲道："客人是哪个？"王妈道："我不认得，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说是龙珍小姐的亲戚。"祁玲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钱畏先已经来了，忙向后院里跑。她因为听白萍对淑敏细谈过钱畏先的家庭，觉得大有奇趣，现在以过去姐丈的资格，拜访龙珍，定更有妙事可听。才直跑进来，果然还没到上房门口，已先听到奇妙的声息，抽抽答答，呜呜咽咽，细听才知是个男子的哭声。祁玲不由一惊，连忙掀帘走入，立见一件趣事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　连番逢薄幸泼辣妇报应临头　一味作风狂市井儿机锋得趣

话说祁玲走进房中，只见钱畏先正坐在沙发上，掩面而哭。龙珍立在旁边，皱着眉头，似在无可奈何。祁玲把手一扬，龙珍走将过来。祁玲附耳问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"龙珍低语道："你不知道我家的事么？他是我的姐夫。我那姐姐不成人，欺侮他太苦了，他这是来向我诉冤，还没诉几句就这样哭起来。在人家家里大哭小叫，算什么道理？我也劝不住。"祁玲笑着点头，向龙珍手一摆，龙珍走回原处。祁玲忽放开喉咙，大声喝道："你是哪里来的？大黑夜到我家来哭？"钱畏先吓得一个冷战，一跃而起，张皇四顾，瞧见祁玲，方自一怔。祁玲笑道："不要怕，是我，我的钱庶务先生，你怎的跑到这里来哭？"钱畏先红着脸道："祁小姐，你……也在这里……"祁玲道："我是在这里住，你只说为什么哭吧。你不嫌丧气，我们主家还有忌讳呢。"钱畏先一阵发窘，不知所答。龙珍道："我们姐夫够可怜的了，你别再呕他。"又向畏先道："你可接着说，到底怎么样了？"畏先用袖子抹干眼泪，望着祁玲。龙珍道："这祁姐不是外人，你说无妨，他绝不会笑话。"畏先怔了怔道："祁小姐在公司本是熟人……只求祁小姐不要在公司里说。那些年青

的知道了，说不定给登了报，我还怎么见人？”祁玲道，“放心，我不会乱说的。”龙珍也道：“祁姐看在我的面上，也不会混说的。”钱畏先才长叹一声，把自己家庭丑史述说出来。

原来龙珍令姊那位钱太太，自从结识了唱武生的伶人沈瑞楼，便似受了迷魂药儿。虽明知沈瑞楼的爱情绝不可靠，相好的目的只在金钱，而且在偷情时便已大遭虐待，后来更可想而知。然而她好似与沈瑞楼由前生结下孽缘，明知他是拆白，也甘心相从，明知是个火坑，也甘心跳下，这道理连她自己也不能解释，所以在当时曾对龙珍发过肺腑之谈。钱太太对于畏先原无爱情，随便的就将他驱逐出去，而且将多年相依为命的妹妹龙珍，也打发走了。但那时她还是一片好心，一则因为龙珍有白萍作伴侣，再资助些钱财，便能自立。二则自己行将姘识沈瑞楼，将来结果不知落到什么地步，不忍使龙珍在一处受着连累，故而令其远离自寻归宿。总结论来，那钱太太虽然淫贱无耻，但对于龙珍尚有良心。及至畏先龙珍先后走了，她本早与沈瑞楼商议停妥，只等畏先离开，便入门来继承家主的权利。在这个奇怪的家庭中，内容经了偌大更动，表面却并无显著的变化，不过钱太太的前后任丈夫悄然瓜代，以及门外的钱大律师事务所门牌，换作沈宅两字而已。沈瑞楼到任接篆以后，白天反串小生，对钱太太施展温柔手段，夜晚使出武生本领，对钱太太卖弄软硬工夫，连戏也不唱了，无昼无夜，侍候家主婆。钱太太更被他迷惑得天昏地暗。本来她是妓女出身，对待男子有天然的把握。一个妓女，有时可以同客人共生死，却不可以共钱财。要好是一事，要钱又是一事。客人被姑娘迷昏了，必须大破其财。姑娘和客人恋住了，反而大得其利。这

种本领，钱太太不特是有的，并且能够超过恒人。只看她往日的对付提先，便可知其梗概。此际对于沈瑞楼，当然情形不同，不特不望从沈瑞楼得到丝毫利益，更进一步要拼着承受损失。因为无论何种的女人，自宦家太太以至于妓女野鸡，若想姘识伶人，就等于客人迷恋妓女一样，绝非无代价能得到的，总要先决心牺牲一切，才能达到目的，钱太太很明白这道理。再加她与沈瑞楼似有孽缘，尤非普通姘伶的人可比。她在事前已不能自制，甘心从他而终，为他而死了。不过钱太太的先天聪明和后天阅历，时时警告她以沈某并非有情的人，迟早要到受骗之日。这些内心的游离思想，固然不能使她憬悟，减低对沈瑞楼的迷恋，但在无形中都给他一种戒心，她才暗地为自己留了一线生路。这生路便是决定主意，对沈瑞楼尽力供给，忍受剥削，要有相当限度。自己的私囊，却要留些后手，不教他完全知道。等将来水尽山穷，受了他的凌虐遗弃，那时自己还可把隐藏的残余积蓄拿出来，度着余生，以免流为乞丐。便是她在打发龙珍时，给以可观的钱财珍饰，也是这个原因，是预备日后龙珍或有救她的机会。无奈钱太太虑得虽深，怎当前生造定，冤孽相缠。那沈瑞楼应付女人的手段太高妙了。进门后，大改以前暴戾的脾气，一味温柔起来，每日在家厮守，不出大门一步。更不向钱太太索取钱财，竟像个循规蹈矩多情知礼的好家主，好丈夫。钱太太初觉诧异，以为他故意做作，渐渐才察看出他真是用心向上，克勤克俭的做人家了，自然欣喜非常。钱太太被他诱惑得把握尽失，渐渐起了一种念头，认为自己最初的顾虑是错误，沈瑞楼并非普通拆白的伶人，而实在是可共终身的伴侣。但对自己一派真诚，自己若对他有所隐瞒，未免

太觉薄情。再说钱太太已近中年，又没有高尚的知识，她所注重的男女爱情，完全基于肉欲，沈瑞楼偏在这方面有极超人的天赋。每日大做功夫，没一回不使钱太太欣然满意。于是他在欲仙欲死之际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好似她那收藏秘密的囊口儿，已被沈瑞楼弄开，秘密便不能再在心内安居，一件件的流露出来。今天说出某银号尚有存款若干，明天说出某租界尚有房产一处，后天又拿来值钱的珍饰给他看，不多日便将秘密完全泄露。沈瑞楼听着好像并不着意，更无查考把持之意，钱太太更自放心。再过些日，二人恩爱愈浓，沈瑞楼行为越发谨慎。钱太太有时怕他闷倦，给钱教他出门散心，他只不肯。仅于偶然和钱太太携手同出，到外面也是目不邪视，规矩非常。有时钱太太要为他置鲜衣，购美食，他也力行拦阻，发出一篇道理，讲说浮华奢侈，非过家之道，欲求常久平安，必须克勤克俭，这一来更给钱太太添了无限信任。无奈钱太太瞧他太刻苦了，鞠躬尽瘁服侍自己，而不肯享受，这真是只尽义务不享权利，未免心不能安，只想着怎样设法可以对得住他。最后得了办法，便自行提议正式嫁与沈瑞楼，将自己的全部私蓄财产，移交给他，教他作这一家之主，自己退居普通的妻子地位。沈瑞楼先还推却，经钱太太多方解释，才得他允许。钱太太还恐他再有客气，又自动的将银号的存摺契约，都改换沈瑞楼的名字，以安他的心，并且藉以自表爱情之固，信托之深。沈瑞楼好象固辞不获，但是关于手续一切，丝毫不加闻问，由钱太太自动的独力办理。因为她自动的办，便觉得若有些须不切之处，就更对不住沈瑞楼。结果除了钱太太本人只立了婚书，没有自写卖身文契，其余财产在法律上完全改为姓周，沈瑞楼最末还使了

个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教她把一切重要物品契约等项，即时移交，从此算大功告成。沈瑞楼尚不改常态的过了一个多月，便藉词风水先生的话，说现下的房子住着不利，托人弄主儿卖了出去，钱太太自然依从。卖了住房，钱太太要移入自己另外的房舍去住，沈瑞楼推说不好，只可另外赁房，哪知他却暗地里把其余的不动产全卖了，钱太太蒙在鼓里，毫无所知，沈瑞楼忽又静极思动，自称这样坐吃山空，不是久计，定要重行唱戏赚钱，在家中嚷嚷着已托人接洽上台。过了几日，便有汉口一个戏院的人前来邀请，沈瑞楼答应了，接受定银，立刻收拾行装，便要起程。据周瑞楼的意思，好似一刻也离不开钱太太，定要她跟去。钱太太更不愿任他独自远行，万一在外沾染闲花野草，所以必须随行，作个监察专员。二人既然同意，一切不成问题，只有钱太太不放心本地产业，问沈瑞楼时，沈瑞楼已托妥人保管，钱太太才放心跟他一同南下。哪知到了汉口，沈瑞楼态度大变，每日出去狂嫖滥赌，把钱太太一人丢在旅馆里。钱太太起初当他偶然失态，还自苦口相劝，沈瑞楼却把原形现露，将阴狡毒狠的本能一齐使出。先不过辱骂钱太太，继而动手便打，以前的虚情假义，完全取销。但因沈瑞楼在她心上筑的根基极深，钱太太仍希望他是一时改了常态，将来尚可恢复原状，所以低首忍受，不好得罪。沈瑞楼见钱太太越软，便越欺侮得凶。最后竟把个妓女带到旅馆里，和钱太太住在同室，赶钱太太到地板上睡，他自和那妓女在床上颠鸾倒凤，并且大半夜还唤起钱太太，侍候那妓女的茶水洗濯。钱太太实忍不住了，便和沈瑞楼讲理，沈瑞楼大骂，教她滚蛋，钱太太便说自己豢养着沈瑞楼，只有教沈瑞楼滚蛋。沈瑞楼竟反口说钱

太太吃着他的闲饭。两人渐渐提到产业一节，沈瑞楼咬定产业都是自己的，并未收受钱太太的一钱一物。钱太太才知道他丧了良心，自己上了大当，便和他拚命。沈瑞楼却趁有人劝解，在纷乱中溜走了，一直不回旅馆。钱太太寻到戏院，方知沈瑞楼的合同，在日前便已满期，只得向各处乱寻。无奈人地两生，言语阻隔，更探不着一些消息。眼见是无希望了，又恐再住下去，便要流为难妇，幸而她平时有个极鄙俗的习惯，手上常喜欢带三五个戒指，便都脱下来折变了钱，反而替沈瑞楼垫过了旅馆欠账。至于沈瑞楼所带的戏衣箱笼，根本便寄存他处，没存在旅馆，足见他处心积虑。钱太太空恨得咬牙，也没办法，只得把余下的钱，当作盘费，孤孤单单回到北京。本想收回自己的财产，那知回到原来住处，第一次便吃了闭门羹，想不到房子已归他人住着。细一打听，才知自己头天起身，次日便有沈瑞楼留下的人将什物完全搬走，房屋退租。钱太太再考查自己的房屋，竟已都由沈瑞楼出名售于他人。这一来算把她一点家资，消灭净尽，钱太太想打官司也寻不着对手。而且在当初原是自己将一切契据改户与沈瑞楼，便是沈瑞楼当着自己的面儿，处分这些财产，自己也无法干涉。细想起来，只怨自己淫贱。沈瑞楼并没有引诱逼迫，自己只为贪着床笫之欢，就自磨刀的将把柄送给他了。

钱太太自怨自艾，几乎成病，又加回到故乡，反成无家之客，只好住在小店中，手中贫窘，日不聊生。她又是离不得男子的贱货，怎肯安心忍饥守分？于是为救饿与泄欲的两方打算，便先勾引小店的掌柜，以肉体布施偿还了房债。另外再招蜂引蝶，抱定钱来不拒，人尽可夫的宗旨，不论是挑夫小贩，只有三角五角，便可一度春风。这样过了些

时，饮食男女，诸般人生大欲，倒是一样不缺。果然能长此下去，在她很可以满足了，那知老天竟又和她玩笑，居然生起花柳病来。本来她所交接的多是下级社会的流氓，几乎个个是梅毒病患者，又加她阅人太多，积毒太重，一旦发作起来，就有不可遏止之势。大凡卖淫妇的公例，一生了毒病，立刻朋断客稀，门可罗雀，一面没有入项，一面还得花钱治病。她这时所有的财产当然逃不开野鸡公式。几件人造丝货的衣服，几双廉价高跟鞋，和一些副号的化装品，通通折卖了治病，也不够九一四一针的费用，那艰难困苦直难言喻。最后死里逃生，不知怎的毒气忽然收敛潜伏于内，外面渐渐痊愈。虽然病根深伏，危险更深，但身体已渐次完整。不过面容消瘦如鬼，头发脱落如尼，更没有引起人们性欲的能力。卖淫是无希望了，那小店的掌柜。对她也情衰爱弛，不顾以前的恩情，反自加以驱逐。钱太太从此又失了栖身之所，只落得街头乞食。

还算她五行有救，在她为丐之日，正是钱畏先在公司得着职业之时。一日她在街上遇着畏先，那时虽也是落魄形容，但和她比较之下，竟似衣锦荣归。钱太太顾不得羞辱，上前唤住厮认。畏先初见几不相识，及至瞧出是她，不禁大惊，忙问何以至此，钱太太把受骗情形从实说了，并且哀泣着重收覆水。畏先对她既不是追念旧情，更不是居心怜恤，倒似当日那样积威之下似的，好像还在怕她，不敢违背命令。又瞧着她怀中那个有自己骨血嫌疑的孩子，居然没忍拒绝，慨然另外替她赁了间小房子，重新组织小家庭。但是畏先也自知可耻，所以对人不敢提起。偶然对吕萍谈到钱太太，虽然在言语中表示恨怨，但实际仍多回护，不肯把她的丑史全盘托出。最初畏先是当仆役，所入极微，钱

太太倒能食苦服劳，居家平静无事。以后畏先受白萍提携，成了职员，薪给稍丰。畏先并无嗜好，又天生吝啬，所得全拿回家交太太使用。钱太太居然苦尽甘来，度了几日颇为舒适的光阴。不料天生贱种，秉性难移，竟又饱暖思淫起来。照着镜子，见头发已渐长齐，容色也稍见好转，哪里还能在家安居，便仍旧出去胡作非为。不过她的容貌财力。已和当初绝不相同，既进不起上等戏院，更高攀不起如周瑞楼那样第二流人物，只得降格以求，且思其次。每日跑到最低价的平民化戏园，花几枚铜元票价，去坐在女散座儿。本想再寻个青年的武生，或者俏皮花旦，姘识起来，用最小限度的供给，得于苦中寻乐，这也就像那阔少爷玩惯了舞姬歌妓，及至破产受贫，仍是旧习难改，但因经济关系，宁肯到下等妓馆，与引车爨浆的人争尝肉味一样。那知钱太太命运不济，大愿难偿。因为这戏馆中伶人的身份，直等于江湖乞丐。有的由外面乡村而来，蠢头笨脑。有的是本地大班淘汰的老弱残兵，自始至终，连一个象样的都没有，花旦面似霜干的冬瓜，武生形如落难的土匪，简直还不如畏先顺眼，钱太太瞧着栏珊意尽，回想当日坐在大舞台包厢内，和周瑞楼吊膀时，直觉盛衰今昔，不堪回首。但是姘头寻不着，能解闷也是好的。于是她仍连日不断光临这小戏馆，也是她桃花运尚未告终，该着再遭苦难。好似连这中下阶级小家庭主妇的福分，都不配享受，凭空又生出是非来。她的希望原在台上伶人，既然无所适意，已可暂时休止，免却堕落，那知台上没出毛病，反在台下得了意外遇合。

原来这小戏园天生下等社会流氓光棍的聚处，又加卖着女座，更要勾引许多狂蜂浪蝶。其中多是失学的青年，无业的

闲汉，以及街头巷尾的市井无赖。聚众成群，便是倚仗一个警察，或是军阀官僚家的仆役车夫的势力，也要不出戏价，而长期盘居。园主虽暗中叫苦，但因怕他们聚众扰乱，不特不敢得罪，反须小心招待。钱太太每日去时，为经济关系，不能独居包厢，只可坐在特辟的女座之内。这女座本和男座只隔一道横栏，因此钱太太和那一群无赖，几乎近在咫尺。因为每日见面，那群无赖见她来得殷勤，便认为别有用意。还疑惑是与台上某一男角吊膀子，就互相约会，特别对她注意，只等她几时和男角有了勾搭，乘机集众讹诈些油水。钱太太起初把他们一群人也没放在眼里，及至日子久了，那群无赖常常高谈纵笑，说些市井俚语，下流淫词，有时还动手动脚，显露流氓行径，这情形若教良家有知识的妇女看了，当然感觉卑鄙粗俗，大污耳目，便不立刻躲开，也该不闻不见。但钱太太出身下贱，又加着淫荡心情，反瞧着他们的卑劣行为，是洒脱，是豪爽，是有情趣。于是常常注目去看，凝神去听，渐渐眉目间有了相当的熟识。那群无赖岂有不觉察之理，个个都认为是对自己有情。论起钱太太的容貌，虽然已变得丑陋不堪，但那群人都是穷光棍，除了品头论足，在嘴尖得些精神上的美感以外，经年累月也未必尝到一次女人滋味，自然把钱太太看作绝代佳人，同有"愿作鸳鸯不羡仙，一度春风死也甜"的希望。再说这群人又是天生穷种，所见太少，钱太太总是有钱时过来的人，对衣饰颇有研究，能穿着价廉物美，冒充好货的时髦衣服，在穷人眼里便看作是财主太太的势派，无赖们更个个希望结识上她。无事多求，就只能每天得两顿饭钱，也可以稍解生活无着之苦。于是这群人便追求起来，每人都忍饥挨饿的弄一件干净长衫，省下一餐之价，去理发刮脸。有

的还特别破费，买些三个铜板半斤的雪花膏，大片的涂在脸上。有的嫌头发不亮，就向肉肆里讨一块猪肉皮，擦亮头发，权且代替司丹康生发油之类。有的鞋子旧了变成灰色，就用浓墨涂染，使其焕然如新。有的在早晨幻想着晚间或能与钱太太成其好事，怕身体的臭汗薰着了她，就饿着不吃早点，省下钱到澡堂沐浴。总而言之，这群人患了魔症似的，忽然厉行清洁运动起来。每日钱太太到戏园去，必见他们门前等待。戏散回家时，又变成一班卫队，远远的护送到家。钱太太看出他们的心思，初尚无动于衷，只自得意，以为自己的容貌居然能诱惑这许多人，足见徐娘风韵，依然未老，以后还大有可为。过了几日，一天钱太太夜里和畏先怄了气，午后到戏园去，看见无赖们大半体格壮伟，不由想起畏先的萎靡无用，无端把芳心拨动了。在动念之后，暗中加以选择，觉得这群中颇有两三个可以收录。便在听戏时，不自禁的眉目传情起来。那一群无赖，看出形色，都自己疑惑是被钱太太瞧中，立刻全丑态百出。好在这小戏园中，向来只有这群人称王定霸，没人敢向他们起哄，但是双方空心乱了半天，还是毫无成绩。等到戏散，钱太太心已动了，再难遏制，便不坐洋车，步行回家。那群无赖在后面跟随，往日只散在丈许以外，此际竟紧跟在她身后数尺内了，走着路说着闲言浪语，意义双关的引逗。钱太太暗骂一群混蛋，天底下偷情的，只是一对男女，男子追女人，也该独自躬做，那有这样成群集伙勾人儿的？便是女人有意，也只能对一个人点头，谁敢惹这许多人呢？想着便消去一半高兴，见面前来了一辆洋车，便唤住了讲价儿，要回家去。不想无赖中的一个，忽的说便宜话道："喂，大嫂子，别闪我们呀，你走了

我们怎么受得了？”钱太太听了，猛然得了主意，二目圆睁，转身指着他们骂道：“哪儿赶来的，你们这群小子，讨你奶奶的便宜，我不理你们，你们别尽自欺负。奶奶听戏碍着谁来，你们天天跟着我，是安什么心？小子们错翻了眼皮，奶奶是扎一锥子冒鲜血，唧当咯当的好朋友，惹翻了我给你们个样儿看。”众无赖听她恼怒，骂了起来，方才面面相觑的发怔，继而听她的口吻，竟也是光棍派头，不由倒都笑了。这时便有一个出头，嘻皮笑脸的道：“大嫂子，您请吧，我们没人说便宜话，便是有旁人欺负大嫂子，我们还要不饶呢，谁又敢惹你生气？你上车吧。”钱太太见说话的这人身量高大，虎背熊腰，脸上肉皮剃得青中透亮，眉目露着狡猾，斜戴着草帽，有件旧灰布长衫，却不穿着，搭在肩头上，手中拿着大扇，说话时扇子款款开阖，花花的响，这人在此群中比较漂亮，是钱太太最中意的一个。她面上立时减去怒容，微添了一丝笑形，口里仍自骂道：“少动这一套，明明我听见你们说便宜话了，一群汽车轧不死的东西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得得，就算有人说，大嫂子你肚子里还装不下这几个小兄弟么？你气不出，过来每人给我们个嘴巴。”钱太太骂道：“少与奶奶烦嘴，反正我认得你们这群小子，天天跟着我。我们家夜里要丢了东西，就是你们偷的，有地方告你们去。”说完对那人瞟了一眼，便自转身上了洋车，一直回到家里。钱畏先在公司里是庶务，事情很繁杂，不能长久回家住宿。钱太太知道不是他回家的日子，便自己吃了晚饭，心情不定的熬到十点多钟，她便走出开了街门，向外张望。她所住的是死胡同儿，又非繁华区域，此际早已路静人稀，钱太太望着巷口，倚门而立，过了很大功夫，也總不见个人

影。钱太太意兴阑珊，慢慢的抽身入门，自语道：“不知事的东西，我白费了心了。本来那粗人懂得什么？”说着就要闭门而入。忽听左近有人一笑，钱太太吓了一跳，立住向外张望。接着又听有人压着嗓音，低叫道：“大嫂子别抱怨，我早来了。”钱太太眼睛随着声音寻去，才瞧见在死胡同的弄底，靠里自家大门旁的墙角，蹲着一个黑影，正摇摇的立将起来。她一听着声音，已知来者是谁，但还装模作样的叫道：“呀，大半夜谁藏在这里？”那人已凑到跟前，叫了声：“大嫂子，你还没安歇哪？”钱太太见果然是白天在路上说话的那个意中人，暗喜他居然知趣，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前来赴约。心中虽觉正如所愿，只是不能不作派一下，于是仿着戏台上淫妇勾人的前奏曲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好似吃了一惊，娇躯无所依倚，手扶着门框叫道：“哟，你是谁？黑夜里来干什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嫂子，别装着了，你认识我。咱们白天约会的，我是瞧嫂子来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呸，谁和你约会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你不是教我夜里来作贼么？我这贼不偷东西，只偷人儿。大嫂子怎样打发我？快快，别教你们邻舍家看见。”钱太太骂道：“呸，放屁。你是欺负我家里没人，院里没狗，来找便宜，我可喊巡警了。”那人一听她说家里无人院里无狗，知道这两句话等于教自已放心进去，不要在门外耽延。便笑道：“大哥没在家呀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不在家你敢怎样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那人已似一阵风似的，倏忽之间，一纵身便由她身旁跳入门内。钱太太叫道：“小子，你敢……”说着才一转身，已被那人拦腰抱住，一只有力的右臂缠住她的腰儿，却把左手推上了两扇街门，插了插管，才哈哈笑道：“有话进来说多好，干么在大门外头

闹。”钱太太瞧着他捷妙的行动，爽脆的言语，已然心折。再加被他那铁样的臂膊一抱，觉得这人满身都是熟的硬的，处处有力的表现，不由把身体都酥麻了，再想装作，无奈已挣扎不得，只得软软的倚在怀中，随他拥脊。口里却还不愿就范，又低声叫道："你这野人，素不相识，你来……是要抢我。”那人笑道："你真可以，这时还嘴强呢！难道非得上了床，才认老公。得了，嫂子，你不认识我是瞎话，可是还不知我姓甚名谁，我报名呢，咱姓赵，行八，没有大名子，小名儿够时候再告诉你。”钱太太哧的一笑道："我管你张三李四，谁问你咧。”那赵八道："我从早知道你姓钱，咱们在百家姓里，就注上这段姻缘了，还活该我在你上面，赵钱孙李么。”钱太太举手打了他个嘴巴，骂道："你还要胡说什么，快开门给我滚蛋，省得我喊巡警。”赵八倒拉着她的手，直向里走，笑嘻嘻的道："我的亲人，莫说巡警，你就是叫警察厅长来，我也拚出去了。咱们手拉手打个花案，也解闷儿。”钱太太又打他一下，赵八道："咱们屋里去，让你打个整宿，好不好？”说着拉着她大步前行，钱太太向后坠着，无奈力量不济，半推半就随着他向自己卧室里走着道："你敢进去，我房里有人。”赵八道："有几个？一个凑场纸牌，两个凑桌麻将。”钱太太被他说得又笑了。赵八忽将她拦腰抱起，亲了个嘴儿，轻声道："乖乖，别刁难了。我从天黑时便来了蹲在你门外，一连几个钟头，你也该可怜可怜，给我个痛快。”钱太太这时再不装好人了，咬着他的鼻头笑道："我的儿，委屈你了，快跟妈妈上房里来吧。”赵八并不放下她，抱着直走入屋内。钱太太的家庭，本来非常简陋，只有木板支的睡床，和一张桌子，一张小

凳，但在赵八眼中，已是玉楼金屋，好像刘阮入天台一样的得意。两人坐在板床上，说了些互相爱慕的情话。赵八见桌上放着剩菜和馒首，便道："我还没吃饭呢！"钱太太道："你怎到这时候还没吃饭？"赵八怎肯说自己向无准饭，只仗着各处寻找临时机会，今晚又没遇见管饭的人，故而忍饿至今，便假说从早就到这门外等候，不敢离开，所以并未用饭。钱太太闻听感激万状，想着他为自己忍饥受饿，这情义太深了，忙道："你等会儿，我到巷外小铺儿买些生肉菜蔬，现给你做一些吃。"赵八摇头，指着桌上道："不必，我就吃这剩的很好。"钱太太道："那如何成，你稍等一会儿，我就去买。"赵八不由分说，已将剩菜端到手里，抓起馒首一口咬去半个，也不用筷箸，把菜当作汤似的喝起来。钱太太看着他这粗野样子，不特不觉可鄙，反深喜他的举止豪爽，而且心中万分不过意，不住的抱歉道："这是怎么说，教你吃剩饭。"赵八心想这样剩饭，我一月就未必吃儿回，比老玉米面儿可口得多咧。但口里却笑道："我是不愿意你费事，现做多耽误功夫，将就着快些吃完，咱们还……"说着把嚼着馒首的嘴向床上一努，钱太太格格的笑起来，就去收拾床褥。忽见床角放着个包裹，拿过一看，知道是钱畏先白天来家遗落下的。记得他说过是替公司置办的服装，无意中打开看时，里面裹着四五件长衫，都是绸缎所制，便一件件翻弄着瞧。这时赵八已把所有的五六个馒首吃完，立起抹抹嘴道："饱了，饱了。"钱太太闻听忙去斟了杯热茶递给他。赵八凑到床前，提起绸长衫道："吓，真漂亮，谁的？"钱太太道："这是我家那个替电影公司买的衣服。"赵八将长衫披在身上比划着，他的身量高大，那长衫

较短二三寸，他竟喝采道："正合式，这衣服好似替我做的。"钱太太笑着从他手里接过，仍旧包好丢在凳上。便推赵八坐到床上，自己已偎入他怀里，二人调情说笑，渐渐各不自持，以下的事就不可再谈了。不过这时赵八如游仙境，如入宝山，自觉得了奇遇。以后有了女人泄欲，尚在第二，最重要的却是物质上的享受，从此可以得情人帮助，不致再在街头飘泊。三日两餐，或者把钱太太巴结好了，说不定她能整块的给钱，使自己摆摆向来希望着的阔谱儿。他的心理好似失业十年的人，困苦欲死，一旦得了极好的职业，岂有不自勉自励，竭力求其长久。赵八在钱太太身上，不特认为饭门，而且加一层情人关系，自然更努力报效，奉承得钱太太欲死欲仙，只觉他比周瑞楼还在上，说不尽的永夕绸缪，直好比两个野兽的行径。到次日钱太太倦乏大睡，赵八却起身要走，向钱太太招呼一声，她只含糊应着。赵八见有机可乘，就把那包衣服顺手牵羊的带走。钱太太睡到十点多钟，还未起床。钱畏先已回家来取东西，见大门未关，忙进房唤醒她询问。钱太太情知是赵八走后，自己未去关门，但只得硬着嘴咬定昨夜临睡前已关了门。畏先猛想起莫非进来窃贼，忙闹着看丢了东西没有，钱太太还骂着说："穷家破产，那配贼人来偷？"畏先各处一看，就问那几件衣服在哪里，钱太太说放在凳上。随着向凳上看时，那包裹竟已不见，立时明白定是赵八拿走，便将计就计，随着畏先闹起有贼进来。畏先因为这几件衣服虽然不贵，但若遗失须要赔偿，得花费自己两月薪水，而且不好交代，急得满头大汗，各处乱寻。无意中掀开钱太太身上的被子，一眼瞧见昨夜二人狂欢的痕迹，不由心内起疑，但

又不敢表示。就去翻寻别处，最后那包裹依然是无影无踪。畏先顿足着急了一阵，钱太太只装着纳闷。畏先口虽不言，冷眼瞧着她，觉得处处都是疑心了。畏先虽心有所疑，但因未能抓着切实证据，也不敢说，只可藉题于失物无法赔偿，着意大闹了一阵。钱太太反说自己根本不知包裹内是什么东西，又质问畏先，既是值钱物件，为何不早说明白，教她上心保存，却随便丢下一走？这一下问得畏先倒没话可说，气得自打嘴巴。结果仍是回到公司，求白萍代为设法。白萍宽洪大量，又深知他的贫窘，只抱怨几句，并未责令赔偿。从此畏先心里暗自留神，有时在三更半夜，才回家去，却并未遇到什么意外情形。只是钱太太每见他回去，必要闹着索钱，不是缺少了柴米油盐，便要添置穿戴，或者要去听戏看电影。但是钱畏先尽索敞赋的给了她，过两天又照样索要，衣服首饰也不见增添，只见短少。畏先有时向她诘问，钱太太便骂一阵穷小子，一天只给块儿八毛过日子，能剩下什么？我受穷还不得清静，还像有私弊似的，受你查考，又哭天喊地的闹起来，必须畏先赔罪央告为止。畏先因每一回家，钱太太就讨钱呕气，倒觉得怕回家了。其实赵八每天都在他家里，这是钱太太安排稳妥，将放柴禾的一间小室收拾干净，在地上安放被褥，教赵八常住在内。每日畏先不在家，关上大门，赵八在里面如同主人。畏先回家一叩门，赵八便溜入小室中去。白天畏先回家时少，赵八就在他卧房内厮混。到了夜晚，钱太太便把卧房收拾成自己睡觉的模样，衣服也都脱在床上，然后只穿着内衣，到小室去就赵八。及至畏先回来一敲门，钱太太便从小室出，开了门接畏先回到卧房。畏先见床上是她一人独睡的样子，毫无痕迹可寻，自

然日久便去了疑心。不过钱太太虽在丈夫这面大得全胜，在赵八那面便失败了。固然赵八给她以身体的快乐，但钱太太在精神上反得了痛苦。因为赵八本是穷人，只有一身遮体衣服，在外面寻觅饭路，如今吃上了钱太太，大有及时行乐来日无多之势，拚命的享受起来。论起他那出类拔萃的饭量，只吃大饼，每日也得五六斤。而且他还得额外的索要大酒大肉，好茶叶和纸烟。有时要出门散逛，还得向钱太太要几角钱带着。这些虽为数无多，但在畏先这仅有数十元收入的小家庭，简直供给不起。钱太太有时因为手头不便，不能如他的意，赵八便使出无赖行径，打骂交施，并且有挟而求，不肯近她的身。钱太太不悟自己开门揖盗，后患无穷，反觉着赵八空结识了自己，并未使他衣食充足，反而抱歉。于是为补这缺憾，只有向畏先逼索。畏先财力不济，她就辱骂着强取恶讨，渐渐闹得畏先视回家如畏途，常多日住在公司，不敢见面。钱太太眼前虽得清静，但生活立感恐慌。赵八一见酒少肉稀，便吵得鸡犬不宁，随手拿着衣服或是物件，就出去当卖。钱太太连外面一件长单旗袍，都被他当了，还是不肯相饶，逼钱太太穿着小汗衫就去到公司，向畏先要钱。畏先出来看见太太这个样子，直觉哭笑不得，忙支了些薪水，同她回到家中。见房里只剩一付光床板，还没待询问，钱太太已哭喊着骂他变心，许多日不回家，自己当卖皆空，连饭也没得吃了。畏先因为自己前次来家，曾留下足敷半月的用度，如今不过十天，竟然连被都卖了，当然诘问。钱太太咬着牙说他留下的钞票是假的，畏先要那钞票看，钱太太又说气恼之下用火烧了。畏先知道有了毛病，无理可讲，无法再查。只可忍晦气重拿出钱给她。并且叮嘱以后不要再到公司去

寻。钱太太却提出要求，教畏先每五日回家一次，送钱若干。畏先因她只需要钱而不需要人，迥非前些日内差繁重时的情形，便更有了瞧料，当时没说什么，便回了公司。他走后赵八从小室出来，见了畏先留下的钱，就抢着带入自己腰里。过了一会，就推说出门购买食物，给钱太太丢下一块钱，其余的他都带着走了，这一去四日不归，钱太太守着些许铜元，对付着度过几天，气得要死。及至赵八把钱都花完回来，虽然也拌了一阵嘴，但经过一夜的绸缪，钱太太怨恨全消，反而更添了恩爱。畏先给家中送钱，若不误期，自然无事，倘迟延一两日，赵八便逼着钱太太到公司去。畏先自从入了公司，颇知向上，很要面子，极怕太太前去丢人。于是宁可东摘西借，也要如期送到家中。自己只吃公司两顿伙食饭，零钱一文不花，倒合了他吝啬的天性，不过是完全替赵八作了孝子贤孙。而且他除了每五日回去送钱，此外绝不入家门一步，和钱太太好似断绝关系。钱太太正在迷于色欲，头脑昏蒙，也不想丈夫何以如此恬淡，竟只尽义务而不享权利，世界上是否有如此便宜的事。她只顾与赵八厮混，把残酷的虐待也当作深厚的恩情，但求赵八不出去游荡，在家相陪，那有余暇念到畏先。过了将近一月，畏先每五日必一回家，时期非常准确，绝无提前落后，赵八知钱太太体察之下，更加放心大胆，除了到五日期届临时戒严以外，其余的日子就漫不经心，长期在钱太太卧室起腻，不特将那小室作废，连门户都不严紧，每每任其开放。不想畏先用心已久，竟在一日的黄昏时候送钱回家，放下便走，出去溜了个弯儿，又溜回来。恰巧这日赵八因是畏先返家之期，便从早晨出门，名曰躲避，实是借题去嫖娼窑。钱太太知道他必

得夜中才能回归，便开着门等候。畏先却乘机在黑暗中溜过去，闪入那小室中藏躲，虽然暗中瞧不见什么，但已觉察这间小室大为改样，好似有人住过。仔细一想，便明白这里必是她的奸夫藏身之处，只恨自己粗心，从未向此处留意。他等到夜里十一钟点才听见外面有个男子唱着窑调走进门来，接着见钱太太从房中赶出，先拦阻道："你别唱，看被街坊听见。"那男子拍着胸脯说道："爷们不含糊就要唱。谁敢出来说话，碰折他的腿。"钱太太骂道："挨刀的，你又灌醉黄汤了，滚进去吧。"说着关上了门，二人打情骂俏的进了房中。畏先就凑到窗前，向内窥视。原来那赵八到外面去嫖，恰值那认识的姑娘霞飞鸟道"月满鸿沟"，没有使他如愿。他赌气喝了一顿大酒，醉饱之后，便到大席棚戏院里听了回梆子腔。瞧着那唱小上坟的女角儿，长得好看，屁股又扭得风流，立刻勾起酒字底下那个部位字儿，按捺不住，就牺牲了压场戏没听，一直跑回来。进门就拉着钱太太到了房里，便要将那不能得之于士娼和女角者，取偿于她。钱太太自然恭敬不如从命，两个也没举行什么仪式，宣布什么理由，就和两个醉人在街上行路互撞一样，不待争吵，就不宣而战起来。畏先瞧着她既怜且恨，才明白天生贱种，必得这样对待，她才适意。若似正经夫妇的相敬如宾，循规蹈矩，是只能教她讨厌的，不禁后悔重收覆水的错误。正在这时，忽听赵八昵声向她说了许多淫秽的话，接着便说起在外面见人们都穿了纺绸长衫，自己十分喜爱，想置买一件。钱太太才说了一句纺绸太贵，置一件得一二十元，那有这许多钱，赵八立时沉下脸儿倒头便睡。钱太太大为惶恐，低声下气的哄了半天，不但应允在十天内达到他目的，另外还施了个特别

新样的赔礼手段，才把赵八哄好，两人相拥抱睡着了。畏先暗吐舌头，自知若非业已看破，恐怕这十门中又要被她逼得走头无路。这奸夫真有能为，摆弄得法，算把她制服住了。想着便自倒在院中砖地上，闭目养神。他的意思恐怕入室捉奸，或致挨打，就坐在院中等候，早晨奸夫走时，女的定送出来，瞧见自己睡在院中，定然先把奸夫吓跑，然后自己再对女的交涉绝断关系，这叫做沉机观变的稳妥办法。谁知畏先竟料想错了。他哪里知道赵八以此为家，永远不走的。等到天明，屋中鼾声震耳，再等到红日临窗，屋中还是大梦沉酣，直至将近正午，畏先困得已不能支持了，连气带饿，虚火上炎，再忍耐不住，居然壮着胆子，跑进房中。临近看时，这一对狗男女蜷作一团，钱太太的头儿还枕在赵八的大腿根边。畏先想起夜中情景，不禁心头作恶。又瞧瞧赵八，忽地生了个念头，暗想照例是杀奸杀双。现在是多好机会，钢刀一举，便切下两颗人头，多么痛快，无奈自己手软，不能下手杀人。想着又向桌下看看，原来这一间屋子，素日就兼着厨房饭厅寝室客堂厕所的一切用处，许多做饭具，都藏在桌下。畏先一眼看见那切菜的刀，便弯腰拿起，在手里摇动着，又看那一对男女的头，心方一动，手早软了。暗想民国法律，对于双头案的凶手，毫不宽宥，照例科以重刑。无论自己不能下手，便能下手，我这作过律师的还能做这卤莽事么？想着方要将刀放回原处，却再看赵八的魁梧身材，又想到昨夜他对付女的那种凶狠情形，倒害了怕，只恐赵八醒来，反而用这刀杀害自己，思量一下，便提着刀出屋，藏到院中僻处。为难了半天，重回到房里，就坐到窗前的破椅子上，望着床上一对男女。心想我也不打，我也不闹，只要教

你们知道我看见了，女的必然惭愧，从此就不会再找我了，我什么也不求，只求个清静吧，以后她愿意嫁这奸夫，或是另跟别人，都与我无关，但盼我能脱离了这养家王八的罪孽就算心满意足了。于是在心中盘算，等他俩醒来时，定要惊慌，自己便大大方方的教他们不要害怕，再说几句光棍话，请他俩随便同居，自己甘心退让，说完甩手一走。这法子虽然照抄林白萍经理所作的《红杏出墙记》影剧本中的一幕，但总是最漂亮的办法，既不打架呕气，还不明锣响鼓，就可以把这块病推却了。想着主意已定，但床上那一对却再也不醒，偶然有一个转侧。畏先本想咳嗽一声惊他们醒来，无奈喉咙似被什么堵住不能出声，只眼瞧着二人变作更难看的样子。畏先越等心中越急，因一夜未眠，这时天将十点，日光照满窗户，气候渐变炎热，脑中渐渐发起昏来，眼皮有些掀不开，连打两个呵欠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闭了眼睛，想要假寐一下。守在近前，床上若有动静，自己也听得见。而且自觉有睡不着的把握，于是向那桌上一伏，心神向下一沉，神经略一模糊，便再也管束不住，竟自睡沉了。他醒着时不敢作声警动他们，哪知这一睡着，因为拗着脖子，呼吸不均，便打起鼾声来。声音越来越高，竟把床上的两人惊醒了。先是钱太太睁开眼，瞧见畏先，大吃一惊，忙推醒赵八。赵八见本夫大驾来临，起初也畏惧欲逃，继而想起这是在姣妇面前，不可失了素日争强斗胜的威风，便轻轻溜下床来，作势向着畏先，似要殴击。钱太太忙对他摆手，赵八凑到她面前问应该怎样办，钱太太低声道："你快走吧，我自己对付他不要紧的。"赵八道："他不会打你么？"钱太太冷笑道："凭他个松王八，敢动我一下，吃不了他。"说着就将赵八

的衣服都检到一处，赵八匆匆穿了内衣，夹了外衣，百忙中还顺手牵羊将床边放着昨天畏先送来的几元钱，摸到手里，才悄悄溜出去，上外面游荡去了。这里钱太太慢条斯理的穿好衣服下了床，将床上收拾干净。又轻轻提着壶出去倒来一壶水，沏了壶浓茶，草草将头脸整了整，便在床上很安闲的喝茶，笑着向畏先望着。那倒了霉的畏先，居然睡的沉酣非常，作起梦来。因为心内想眼前的事，所以作梦也梦见自己女人和赵八在房里睡，自己拿把菜刀便去捉奸，一刀剁进赵八的头上。那头好似木头一样，竟把刀夹住，拔不出来，也不流血，只把两只眼睛瞪得肉包子那样大，凶得怕人。自己手软心慌松了手跌在地下，就见赵八狂跳着，教自己的女人替他拔头上的刀。赵八立在床前地下，自己女人站在床沿，双手持着刀柄向外一拔，只听卡嚓一声，赵八的头颅从中裂开，分成两个峰头，好像小说中所画的盘古氏和三皇的模样。只还是不见流血和脑浆，赵八并未喊疼，从她手中抢过刀来，恶狠狠的奔过，从地下将自己揪起，举刀就向下剁。自己吓得魂飞天外，只觉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住的叩头讨饶。但叩头时眼不能向上看，不知刀在几时落到头上。正在危急，忽的醒了，但他还不知自己醒了，仍觉在地下叩头，一面缩着脖子等刀，过一会不见刀落下来，才敢抬头向前看。这一看恰是睁开眼来，看到对面床上坐的钱太太了。钱太太笑嘻嘻的对着他撇嘴儿，畏先略一清醒，立时忆起方才的事，倒大吃一惊，跳起来向四下乱看。察探搜寻床下，明明床上只钱太太一人，他还走过去向她身后望望，见房中一点形迹没有。又跳出房外，各处张望，最后见大门开着，他心里也清楚了。立时隐然自悔，抱怨不该睡觉，如今那奸夫

定已溜了，自己却见神见鬼的张皇，这女人见自己寻不出人来，一定不肯干休，反口相问自己没有凭据，定要失败，起码要挨一顿臭骂。想着见钱太太已然出来，双手叉着腰儿，立在房门边，瞪着大眼，怒气勃勃的向着自己，畏先便明白苦恼已临到头上了。那钱太太在他张望寻觅时，并不稍动声色，现在看他怔了神儿，就不再容忍。大叫道："来来，屋里来。"畏先只得走过去，才到跟前，钱太太左手揪住他的衣领，右手就打了两个嘴巴，接着拉到房中，大骂道："你大清早冒回来，搜寻妈的什么？老娘有私有弊，今天你得给我说出这缘故。要不然，我把这条命拚给你。"畏先想不到她竟如此的开门见山，开口就提到私弊二字。论理说奸夫既已走了，她大可假装好人，等自己问时再闹，那知居然先沉不住气，无形中象自投认。自己倒得改变方法，痛快的对她说明，请他离开吧。想着便冷笑道："你不必这样倒打一耙，当是我没有看见么？"钱太太叫道："你看见什么？说，请说。"畏先道："你别糊涂，我从昨天晚上就来了，躲到小屋里，直到你那相好的回来，你们俩进门上了床，我就从小屋出来，在这窗外看了一夜，什么全知道。"钱太太点头道："咦？你倒看得真，瞧见我有奸夫了。奸夫是谁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"畏先道："你又没有给我引见过，我知道是谁？只能告诉你他是高身量的大个儿，你叫他作老八，八哥，八爹，八祖宗的那个。"钱太太反而把态度放和蔼了，含笑道："哦，你都看见了，那我还瞒什么？这算我作了不才之事。"畏先见她软了，气就渐壮，哼了一声。钱太太道："我倒觉着对不住你了。"畏先又是一哼，钱太太道："我真后悔，这是你脾气好，能放得过去。要换个

人，一定不能轻饶，捆上打一顿，送官，赶出去，或着拿刀砍了我们俩的脑袋，来个双头案，都是应该的。谁教我背着丈夫作坏事呢？”畏先听她把自己的立场理由都代为说出来，不觉更自理直气壮，气愤愤的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钱太太仍安安静静的说道：“你算是一份厚道，给我留了脸，留了命，真在我身上作了德。这回你太好了，更显着我不够人味儿。”畏先听她这样说话，心想一定是气馁了，怕自己加以驱逐，故而自怨自艾的央告，自己趁这时候还不出出气，便长着胆量，大声道：“你太不要脸，给我丢人。夜里我是发了善心，还别拿实话当瞎话说。本来把你们捆打送官，一刀两个头，全不冤枉你们。现在不必说了，我是铁了心……”畏先本要说出离异的话，哪知钱太太故意打岔，一声狂笑，指着畏先道：“算你全对了，算我全不对了。可惜你全对之中，有了一点儿不对。我这不对的倒算对了。姓钱的，你说了个满情满理，我可也该问一句，我偷汉倒贴，不顾廉耻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杀也杀得，剐也剐得，可有一样，平白的打骂杀剐不行。我得问问，奸夫是谁？几时通奸？几时你撞破？几时抓住？给我个真凭实据，我死也心服。如其不然，咱们可得另说。”畏先听她忽由乞怜变为狡辩，已知不好，但方才被她长出来的威风尚在，不肯即时倒了架子，不由愤怒道：“你还问我，夜里搂着谁睡来，自己还不知道？”钱太太冷笑道：“和我睡觉的人，张三李四，耿七马八，多的多咧，连我也记不清是那个。姓钱的，实告诉你吧，是猫就偷嘴，能教人看不破就是好畜生。我偷人成千上万，你没看见，就算我是真贞烈妇人。”畏先跳脚道：“你还贞节哪？你还没看见哪，守着你们俩坐了都有两点

钟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咦，看见你为什么不乘时抓住，眼瞧着放奸夫走了？世上有这等松王八？我看你是血口喷人，诚心啰嗦。”说着大叫一声，猛地翻了脸，又一把揪住畏先衣襟，大骂道：“操你祖宗三代，咱们寻地方说理去。”便揪着畏先直向外跑。畏先一时尚不肯服气，忙用手推她，喝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钱太太一面打她，一面骂道：“王八蛋，别含糊，跟我走。”畏先不知她作何主意，就竭力挣扎，但禁不住钱太太拚命拉曳，两人滚成一团，从房中滚到院中，从院中又滚到门外。钱太太便不再滚了，坐在地上，撒起泼来。手中还揪着畏先大声喊嚷：“救人哪，打死我了。”这地方本多是中下等人家的住户，大半浅宅浅院，闻声都出来看，立刻围满了许多人。钱太太披头散发，一脸泥土，哭天叫地的向畏先撞头。因为她坐得极低，揪着畏先衣领，畏先既不能站立，又不能坐下，只可弓着腰儿，撅着屁股，鞠躬如也的领受她的打骂。钱太太等看热闹的人聚得够了数儿，才停止对畏先的攻击，向众人哭叫道：“众位爷们给我们评评理儿。我可是个女子，向来行得正，走得端。从打搬到这里来，街坊们都看得见，没说过一句走嘴的话，作过一件丢脸的事，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人哪。”说着向畏先一指道：“这个挨千刀子没良心的，是他荒唐了，外面另有了人儿，安心要挤罗死我。众位爷们，听听这个碴儿，他今天大清早就回家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悄不声的拔开门进去，溜到屋里，也不叫醒我了，他坐在椅上就睡，等我醒了，见他没叫门就进了屋，心里诧异，忙唤醒了他。他一睁眼就发疯，硬说我房里藏着奸夫，并且说他从昨夜就回来，看着我和奸夫怎样怎样，看完才进屋，守着我和奸夫也睡了。众位爷们想想，有这样理儿没

有？”说完又向畏先道：“姓钱的，咱们可是结发夫妻，你现在有了别人，不愿再要我也可以说明，何必使这断子绝孙的主意。别忘了赖我丢人，你也不好看。你不是要逼死我么？我今天如你的意，省得活在世上担这恶名声，我要不死，以后你还不定给造什么谣言。姓钱的，我到阴间准告你一状，你等着吧。”说着爬起向院内就跑，畏先不知她要作出什么事来，急忙跟了进去。那一群好看热闹的街坊，自然也都一拥而入。钱太太向院里跑着，直奔院隅的一口水缸。因为这等平民化的房舍，没有自来水管的设备，都是用个水缸，由水夫挑水来存着，缸上盖着块木板，以防尘土。钱太太过去，掀开木板，大叫一声我不活了，立刻把头向缸内一投，下面双足随着离地，身体被缸沿所碰，便变成头下脚上，直竖倒插在缸里。畏先一见吓得浑身打战，心跳腿软，自想她若真个死了，自己这场官司怎样打法？不由失声叫道：“呀，跳缸了，她……”畏先这样叫着，意思是告诉这些街坊，教他们去救。街坊男女们这时纷纷乱乱，虽没听见他的话，但是好事的人甚多，七手八脚赶上去将钱太太从水缸中拉出来。只听她哼唤不绝，及至放到地上，众人不由同声大笑。原来钱太太一闹到如此其凶，扎水缸寻死，哪知竟有名无实，除了头发略有些沾湿，脸上连个水珠儿都无。那水缸竟是空的，只有些水底儿，大约还不够一个人解渴的呢。钱太太躺在地上，闭目装死，这时便有几个邻居妇人，凑过去扶她坐起，伸舒四肢，抚摩胸口。钱太太装得也象，过了半天，方才哇的声哭将出来。众妇人一面劝慰，一面有多嘴的询问原因。钱太太又大扯着嗓子连哭带骂，把诌就的谎话重说了一遍。旁边自有一般男子围着畏先，也在劝解。吵嚷

了一会，街坊们商量教她夫妇消释嫌疑，言归于好。钱太太还咬定了畏先诬蔑，对众声言没有了结的路儿，只有请畏先把自己奸夫指出来，自己死也甘心。他若不能指出，便是诚心诬赖陷害，自己再不能跟这心狠意毒的男人度日，非另想法子不可。畏先到底是个男子，颇有羞耻之心，知道越是张扬女人的丑事，越是丢自己的脸面。况且奸夫已逃，便是说出一朵花来，也掩不住女人的口，枉落得自己吃亏，众人笑话，想到这里，气就馁了。欲待就此偃旗息鼓，自认失败，但在广众之前，怎好向女人服软？只可走过去向钱太太喝道："不要脸的，你还没完没结，我今天瞧着众位街邻的面子，不和你计较，还不进屋里去？"畏先这几句话，本是煞经斟酌而出，虽然说得似有丈夫气概，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，在精神上已向钱太太纳了降表。怎奈钱太太毫不领情，反更为悍厉起来，又揪住畏先和他拚命。畏先明白在这局面中自己有败无胜，实在有些含糊了，只希望早早收束，就顾不得难看，开口央求道："得了，算我错赖了你，你别闹了。有话迟会儿再说，何苦教人笑话。"钱太太见他软到这等，更为得理，大叫道："什么？你错？这事是错着玩儿的么？混蛋，你知道我们女子就活个正经，要坏了名头，还不死了去。从你这儿就糟踏我呀，我若马虎下去，便算承认有奸夫了。咱们今天非得弄个水落石出，你交不出奸夫来，咱们都别活了。"说着又滚成一团，幸亏旁人拉劝分开。畏先忽地一阵机灵，脚下明白，趁着众人围住钱太太，他便溜将出去，一直跑走了。钱太太再寻畏先已无踪影，还闹着要上公司去找，禁不住众人劝阻，而且眼前又失了对象，只得住了，向众人说了些面子话谢过。众人走了以后，钱太太回

到房中歇息。自己越想越笑，觉得这回算把畏先压服下去，以后他未必再来多事。便重行洗脸梳头，出去买些点心吃了。等到黄昏已过，赵八从外面溜回来，只在门外张望，不敢进门。还是钱太太因久待他不至，到门外去等候，方才瞧见，忙唤他进来关上了门。二人进到房中，钱太太就把战胜畏先的情形说了，赵八听了十分得意。钱太太又问起他带出去的钱，赵八言说已花去多半，把剩下的拿出来。钱太太知道他又在外面挥霍，心中甚为不悦，但又不敢责问，只说从此一闹，畏先未必肯供给家中用项了，以后的日月颇为可虑，应该把钱看重些，不可再这样随便花费了。赵八却满不在意，以为钱太太既未与畏先断绝夫妻关系，畏先总有养家的责任。若不肯给钱，照样可以到公司去闹。钱太太知道赵八只是重利，定要指着自己间接吃畏先，绝不能希望他把自己带走，加以供养，连他本身还没有饭落儿呢。虽然不甚愿意，但又恐怕呕气，当下并未说什么，二人就无忧无虑的吃喝，接着睡觉。钱太太自觉已将畏先压服下去，他不敢再来自讨没趣，便放心大胆的和赵八追欢取乐。不料畏先白天跑了以后，回公司生了半天闷气，在他的意中，已绝不以钱太太为妻，她的无耻行为，更可置之度外，只是顾虑着钱太太仍来讹钱。自己给吧，真不甘心供给奸夫。不给吧，她在公司门外吵闹又苦丢人。除了正式跟她离婚，永断葛藤。但是若开了这交涉，女人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自己也未必讨得胜利。他是苦心焦思想了许多时候，最后竟被他想出了个办法。耗到黄昏以后，他便出去到附近警所里寻一位孟巡长，因为畏先是在公司办着庶务，平日公司和地方办个小交涉，都是畏先出头，所以和这些下级警官多有认识。他到警所去时，恰值

孟巡长晚上没有勤务回家去了，好在他家就在附近，畏先便寻了去，才会着孟巡长。畏先定要约他出去吃饭，孟巡长知道他必有事相求，就竭力辞谢，畏先殷勤相请，当时却不过情面，只得答应，要换便衣出去，畏先不容他还转，拉着便向外走。到了一家小馆儿，寻间雅座，叫了酒菜，饮过三杯，畏先才开口道："孟大哥，我今天请你出来，是有一事相求。这可不是邀你吃饭，咱不过只为外边说话方便，你别疑惑这是抹你的嘴头儿。"孟巡长笑道："我一见你的神情，就知道有事，你说吧。但能办得到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"畏先也不怕他耻笑，就把自己家庭丑事合盘托出，一句也不隐瞒，连自己的猥锁情形，也都说出来。孟巡长听了，要笑也不好意思笑，更不敢接话岔儿。只得解嘲道："钱老弟，你没喝酒就醉了。这是谁家的事，拉到你自己身上，诚心呕我么？"畏先正色道："人家都向脸上贴金，我还抹臭狗屎，我实在是难过极了，才对知己朋友说这掏心的话。你难道没听见过我这女人在公司门外撒泼么？"巡孟长才想起有一次畏先的太太来公司哭闹，还是自己了的事。又见畏先神气并非虚假，便道："老弟便是真有这事，你寻我有什么用呢？你的家又不住在这一区里。"畏先道："我不是求你用官力收拾他们，只求你私人帮忙，跟我走一趟。"孟巡长忙摆手道："老爷，这可不行。我跟你去捉奸，好家伙，俗语说奸情出人命，若弄出事来，我这饭碗丢了不算，大小还得担个处分。老弟别忘了我还有一家老小呢。"畏先道："我并不是求帮着捉奸，只因我想同女人离婚，怕她不肯，若还挨延下去，她还得前来讹钱，终是后患，所以我想了个法子，不盼别的，只盼她从此不再罗唣。我打算好了，

女的和奸夫眼里简直没有我，这时一定还在一处。我邀你同去，就是吓他们一下。我当着奸夫面前，又有你这穿制服的在旁作证，提出现时不究奸情，以后断绝关系的话，女的怕你抓她去送局子定罪，定然应我的要求。我是想借着你的势力，教她不敢胡扯，服服贴贴的答应离散，并不是要去闹事。这是没关系的，孟大哥帮帮我吧。”孟巡长还是不肯，经不住畏先竭力央求，孟巡长实在没法，又想了想觉得尚无危险，便道：“我去一趟也成，可只能按你说的帮忙。若是你那太太和奸夫要行凶打架，我可不能给你充光棍，你得原谅。这越界生事的处分担不起呀。”畏先听他答应了，大喜道：“是是，你放心，准不会出事。便有了意外的麻烦，我自己去搪塞，绝不会拉你去浑水。”说着二人吃完了饭，畏先付账出了饭馆，又请孟巡长去听戏，孟巡长因制服在身，不敢前往，只可到一家茶楼上去听说书，消磨时候。到十一点以后，二人出了茶楼，直奔畏先的家中。畏先还要雇车，孟巡长拦住道：“咱们走吧，好在不远，用不着摆谱儿。”畏先只得罢了。二人走路商量了许多话，孟巡长只允露个面儿，必要时插一句嘴也可，此外再不负责，好在畏先所希望的也止于如此，自然毫无异议。二人走到门首，畏先推了推门，却是关着。孟巡长道：“关着门怎样进去呢？若一叫门，奸夫岂不跑了？”畏先摇了摇头道：“你瞧我家这个破大门，还挡得住人哪？”孟巡长仔细看时，原来两扇门中间露着四五分宽缝儿，想是年久失修所致。而且住在这僻街陋巷的人，都无财产，谁也不注意门户的坚守与否。当时畏先由门缝伸进手指轻轻拔了一会，门便开了，推开一扇，连响声都没有。畏先指着孟巡长，蹑足潜踪走入。见卧室中灯光犹

明，春声已动。走到窗前略一倾耳，便知又是昨天的夜戏，今天重新演过。畏先的心情可不比昨日了，因为有孟巡长在旁，不便久观丑态，而且抱定宗旨而来，无须疑豫。便附耳向孟巡长道："我先进去，你在窗外等候。几时我一声张，你就进去。"孟巡长答应，畏先吞气如虹的向房里走，房门已虚掩着，一推便开，进了外间，便是里间，只挂着旧布帘，刺耳的声音从里面透出。畏先大踏步走进去，伸手把帘子撕下来。跑入里面，向床上看时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。钱太太抬头瞧见畏先，忙爬起想穿上衣服，那知畏先一眼瞥见，忙赶过将衣服抢到手冷笑叫道："咱们先说说吧，现在我可看见了。"说着指着自己鼻头道："我是本夫。"又一指赵八道："他是奸夫。"钱太太这时倒真窘了，她并不是害羞，只因穿惯了衣服，此际赤条条的，觉得立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把两手遮掩着，躲在床角，才向赵八瞧看。见赵八茫然无措，她也一时想不出计较。畏先已哈哈笑道："你白天说我赖你，什么妇人以贞节为重，居然扎了水缸，你够多么贞洁？！现在房里竟跑出野汉子来了，这是什么理儿？你说说！"钱太太羞恼成怒，叫道："姓钱的，你管不着，这年头儿就许我交好朋友。"畏先冷笑道："好个交好朋友，交到床上来了。"说着又向赵八道："你别怕，坐下，我不是捉奸来的。"钱太太见畏先改了平日猥锁的态度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倒自害怕起来，觉得不能不跟他挺硬一下了，便赤身走到畏先跟前，喝道："今天教你遇见，这叫活该。老娘怕了不干，干了不怕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快把衣服给我。"畏先道："衣服先等等儿，咱们且商量怎办吧？"钱太太道："怎么办，随你，我都依着，快给我衣服。"说

着便伸手向畏先背后去抢，畏先那肯教她夺去，连忙支撑。钱太太叫道："我瞧你是自找倒霉，给你个厉害就老实了。"便向后一抽身，向赵八道："上手，揍这王八。使出你那举石锁抛砂袋能耐，先打他个缩脖儿。"赵八只待她的吩咐，闻言立时跳过，揪住畏先道："小子，你太挤罗人了，今天教你认识八爷。"说时冷不防便是两个嘴巴，打得畏先脸上冒火。钱太太在旁喝令道："打打，老八，着实打。"畏先也叫道："孟大哥快进来，进来呀。"喊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胸膛已又着了几拳。钱太太见他喊人，不由一怔，方要止住赵八，畏先已又喊起来道："孟大哥，你别……玩笑呀，快进来，我挨打了。"畏先叫着，钱太太早趁慌乱从他手中抢过衣服，手忙脚乱的穿着。一面喊说："老八你先放手，到房外看看有谁在外面。"但她的声音被畏先的哀号遮盖住了，赵八并没听着。正在这时，才听窗外有人答道："钱爷，不是我不肯进去，你们房里有赤身露体的女人，我进去怕冲了官运。你教她穿上衣服，我就进去。"畏先听他竟有这些拘忌，又急又气，顿足道："真罢了我，好孟大哥，这时你还婆婆妈妈的。"说着回头见钱太太已把裤子穿上，就叫道："孟大哥，你进来吧，她穿上了。"畏先这时的罪孽大了，说一句话，挨一下打，只为全神注着外面的救兵，连拒抗都顾不得了。钱太太立在旁观地位，已把畏先和孟巡长的对答，听得清楚，就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披着上衣，目光注定门口。忽闻有革履之声，起于窗外，似乎故践着地，使其发出大声似的，渐渐由窗外走进来，倏见门口发现了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。钱太太猛然明白了，畏先今日所以有恃无恐，原来有了保镖。这一加上官面的人，恐怕要

大为不妙，不由心里吃惊。同时灵机一动，想起方才窗外怕冲了官运的话，立刻得计。眼看那警察跨进门口，畏先好似见了救应，叫道："孟大哥，快来，捉住这奸夫。"赵八也瞧得孟巡长，吓得松了畏先向后倒退。钱太太却前进一步，身体正对着孟巡长，忽地将提裤子的手一松，立时又恢复了原来状况。孟巡长大约是个迷信甚深的人，猛然见了这惊人的表演，被肉光耀得眼花撩乱，吓得胆战心惊，比见了上司还要害怕，转头就向外跑。畏先急得大叫，但孟巡长虽未敢上前，他这一露面，也有功效，赵八竟把畏先松开，不敢打了。正在这时，孟巡长又在窗外叫道："钱先生，你可害苦了我，弄个赤身露体的女人，正教我看……妈的，这步运算不能转了。"畏先生听了，忙向钱太太道："你这娘们不要脸，还要到什么份儿，快把衣服穿上。你们别只当来了他一个，门外头还有四五个弟兄呢，我一喊他们进来，你们就是光着身子，也照样捆上送官。今天算教我捉住，还有证见，你们能赖到哪儿去？趁早穿上衣服，咱们商量。我本不想难为你们，要真挤急了我，那可也没法儿。"钱太太听了，和赵八面面相观，都明白外面既来了官人，不是动武能解决的了，又信了畏先的话，恐他们再喊许多巡警进来。钱太太便低头将裤子重行提起，向赵八道："你也快穿上衣服，听听他怎样施为。"说着把衣服穿好，畏先才叫道："孟大哥，你请进来。"孟巡长道："我不进去，在外面听信儿吧。你们商量，能了呢，我也不必多事。了不了呢，那时我再叫弟兄们进来，带他们走。"孟巡长这几句话，替畏先长了无限威风，钱太太和赵八都吓得没了主意。畏先占了上风，居然瞪起眼来，望着他俩，厉声喝道："你们一对狗男女，还有什么可说？"

赵八虽是个无赖，但在前两个月还不怕打官司，因为到监狱里有人管饭，省得自己艰难辛苦的奔走衣食。自结识钱太太以后，丰衣足食，无忧无虑的舒服惯了，虽不能将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例子来比他，不过环境的良好，已使他害怕牢狱的苦趣。此际他想到若捉将官里，打了奸案，一定要坐牢受罪，怎受得了？于是心里发怯起来。若不是在钱太太面前，他或者早已跪下讨饶了。畏先正在呼喝，钱太太忽然有了主意，忙凑到畏先身边，拉住他的手叫道："哟，瞧你这大火儿，老夫老妻，有什么放不过？我是错了，气坏你可值得么？坐下慢慢的说，随你怎么处置我还不成么？"畏先顿足骂道："呸，你别动这一套。现在实凭实据，落到我手里，你就说软的了。可记得白天，坐在门口撒泼，扎水缸寻死，不是口口声声说我屈赖你么？"钱太太拍了畏先肩头一下，又将身体在他身旁挨擦着道："那时我可是好意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作了这样事，自己知道不对，本来偷人已然够对不住你了，若再给你丢了脸面，就更没人味儿了。所以我处处留神，只怕被人知道。倒不是怕你，是给你留脸啊。哪知竟被你撞破，大闹起来，惊动了街坊邻居，那时我若和你说那理儿，已来不及，便是说了，你也未必沉得住气，我一时挤住，才出了那个主意。一面咬牙不忍，保住你的脸面，一面寻死，替自己遮住丑儿，也教你明白我不是没羞耻的人。作了坏事，把性命补报你了。"畏先缩着脖儿道："好，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呢，别厚着脸皮混说了。咱们且说眼前的事，本来你跟我已经散过一回，当初只为偷人儿，上了周瑞楼那样大当，落到在大街上要了饭。我那天遇见你，本不该发善心，不过念在夫妻的份上，把你收留。你但有一丝人味

儿，也该规矩着，随我度日。怎刚吃了几天饱饭，立刻犯了老毛病？这事你差些把我逼死，到处给我丢人，亏你还说给我留脸呢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打不闹，咱们往爽利上办。你既有了知心人，我只有碍眼讨厌，绝不必再凑合了。”说着向赵八一指道：“你就跟这八爷去吧，只当咱们没有遇见。以后我也不找你，你也别寻我，从此两断葛藤。我姓钱的甘心吃亏，把家让了。”钱太太听了，才明白畏先的来意。她自己深知年老貌丑，若想再将颜色身体赚钱，独立生活，是办不到了。而且退一步嫁个平常人，也难寻着主儿。赵八是可与共安乐，不可与共患难。他所以依恋自己，多半为着图得衣食，根本谈不到情意。自己能不能供养他，立刻就要散伙。就种种方面想来，只有仍和畏先同居，最为稳妥。此际无论如何绝不能应允离异，因为离开他，没人管饭是大问题呢。想着便拉着畏先道：“你别这样狠心，我作错了事，这时真后悔煞了。你既容让我一回，就成全我到底吧。要不然赶我出去，外人都知道我是钱某人的太太，也替你丢脸呀。”畏先推开她道：“滚开，我不是小孩，还上你的当。趁早死心吧，我只养着你就够冤枉，何况还替你养着奸夫，还接着当窝心王八呀。我也不是赶出你去，这里还是你的家，你跟这位八爷过日子吧。我再不来了，也再不管了，你也不许再提姓钱，更不许到公司寻找，这样待你已够厚道，你再纠缠就要讨没趣了。实告诉你，我这回已铁心了，你怎样对付也没用。”钱太太闻听，立时凉了半截，怔了怔，忽又硬起来道：“姓钱的，你要丢开我可不成，咱们算算账。这回我才吃了你几个月，你可记得以前吃了我几年么？想不管我也行，算算你花了我多少钱，我花了你多少钱，你找补给我几

干才成。”畏先见她果然用起讹索手段来，便也大怒道："你胡说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一面背着我姘人，一面还想吃我，这如意算盘你白打了。趁早放明白些，跟你这位八爷过日子去。若是再胡狡，我可不顾面子，要教巡警带你们去了。做了这样的丑事，我不追究，你还不认便宜，怎么着，还想讨大没味儿呀？”钱太太还是不依，和他哓哓相辩。畏先知道不用最后的手段，便没法结束了，忙立起道："我这是对你留情，你既不懂，非得逼我作出来，这可不怨我了。”说着便高叫道："孟大哥，你叫弟兄进来，带这没脸的东西走，我们打官司了。”孟巡长在外应了一声道："我看打官司顶好，你等着，我叫弟兄们去。”说着院中履声作响，似向外面走去。这时赵八心里可怕起来，他先还希望钱太太能压下畏先，把她收留，只要女的有吃有穿，自己绝不会受饥受寒。及至看畏先执意不肯，又唤巡警带女的和自己了，他就害了怕。只恐到官面上不能逃罪，坐牢还是便宜，若是罚了苦力，大热天在外面作工，可有些受不了。这样一想，立刻便含糊了，忙过去向钱太太道："你别不明白了，凭什么还缠钱先生？这就够人家厚道的了，你赶快答应了吧。钱先生你也先别叫巡警来，我可不打官司。”钱太太见赵八如此泄气，自己气便馁了。又知道打官司难讨公道，方才的硬话原为吓唬畏先，既又吓他不住，已恨不得随风转舵了。这时听赵八一说，只得趁坡儿下台，骂赵八道："松小子，你不打官司，可养得了我么？好事都被你搅坏了，我知道自从遇见你，我就倒霉。现在我只得认命，谁叫你不争气呢。”说着便向畏先道："完了，你算占了上风，我都依了。”这时窗外履声又响，孟巡长叫道："钱先生，弟兄都

在门口等着，只听你的信儿。”畏先道：“你等着，她又不敢打官司了。”又忙着向钱太太道：“现在有孟巡长，还有你们这位八爷，都在这里听着，咱们可是一言出口，板上钉钉，没有反悔。以后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谁也不许找寻谁。我发多么大财，没你的事。你随便嫁哪个人，我也不管。这些话你可都得点头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姓钱的，别觉着自己不错。既然一刀两断，凭我还找你去呀？你磕头求我，我也不见你了。”畏先拍手道：“好，但盼你能这样。”说着又叫道：“孟大哥，这女人的话你都听见了？”孟巡长在外面道：“都听见了。”畏先道：“那么就烦劳你作个证人，记住她的话。”说完又向赵八道：“你多偏劳吧。人是你的，家也是你的，从此可没我的事了。对不起，耽误你二位睡觉，现在话都说完，我要走了。”便再不停留，向外便走，到院中拉了孟巡长，一同出了街门。二人都不说话，一口气走过几条街巷，方才放慢了脚步。畏先喘口气道：“孟大哥，谢谢你，帮我除了这块大病。”孟巡长道：“你也不用谢我，这件事算是完了。不过我觉着你办得不干净，既逼她全答应了，为何不当时要她写个退婚字据，省得以后再出麻烦。”畏先道：“用不着，她绝不会再找寻我了。”孟巡长道：“这个怎保得定？你别放大意了。”畏先道：“方才我把细情都对你说过，本来我们就不是正路夫妻，哪谈得到退婚？两下好了就凑合着，不好一撒手就完。”孟巡长道：“不对啊，你这样想她可不这样想呢。现在勉强答应了，几时没有落儿，当然还架着钱太太的身分来讹你，那时你该怎样？”畏先道：“那时我就不怕了。当初我们没立过婚书，她有什么凭据，认是我的太太？便打了官司，她也不能占

理。”孟巡长道：“这样说你既占得住脚步，就趁现在跟她打官司办清楚了，岂不爽利？何必绕这个弯子，费许多事，还是不得清楚。”畏先道：“我要不为怕麻烦怕难看，自然是打官司好，这只为图省心，才走这条路。”孟巡长道：“你糊涂，现时省心，将来必不得省心。总而言之你是怕事，这时为怕事才对付过去，日后她再寻你，你照样也是怕事。她若看准这一点，就算欺负定你了。再说现在的法律改了，凡是姘靠的夫妻，也脱不了关系。比如将来有日她和你打了官司，你只要承认发生过肉体关系，经过多日的同居，便不成立正式夫妻的关系，也得算姘靠，你多少有麻烦的。那及方才逼她立张退婚书呢？”畏先听着方才大悟，不胜后悔道：“我真个失于计算，现在再回去也晚了，以后的事只可听天由命，那时她寻来再说。”孟巡长因为怕他再拉自己回去，自然不再多言。两个人走到公司，便分手各自回去。

按下这里不表，且说钱太太和赵八经过一番打击，在畏先走后，钱太太还望着后影儿骂了半晌。赵八却装着不在意，劝钱太太不要烦，这王八小子不管正好，他躲了咱们才得过清净日子。钱太太满心的事，还不便对赵八说，又因为事已至此，懊悔恐惧已无益了，只可恢复了常态，谈论畏先突如其来的缘故，乱猜测了一会，便关门睡觉，率由旧章继续那惊断了的好梦。这一对男女居然放得心宽，到次日仍是欢笑如常，倒似因没了顾忌，更加高兴。及至过了四五天，畏先所留得钱已然花得一干二净，眼前到了午饭时候，买饭的钱尚还无有丝毫着落。赵八倒在床上，冷着脸子，似乎对钱太太表示，现在该吃饭了，你把什么给我吃呢？钱太太明知就里，不敢惹他，只可东寻西找，寻出几件破烂衣服，拿

出去当了几角钱，将就着过了一天。第二日当了被子，第三日买了床板，两人就弄块破砖头在地下睡。赵八这时只要有饭吃，便老实不发话，并且还能给钱太太开心。但再过一天钱太太可真到了仰屋兴嗟的时候，环顾房中，连一件可以换钱的东西也没有了，直耗到午后四点钟，还没有吃饭的指望。赵八可就不再忍耐了，跳起来问钱太太想要怎样，到这时还不设法喂肚子，是要诚心饿死人呀！钱太太只得实说无办法，赵八也不知据着什么理由，大怒之下，把钱太太臭骂了一顿。钱太太居然似自觉对不住他似的，耐着气儿忍受。吵了一阵，肚子依然饥饿，赵八便逼着她赶快想法弄饭。钱太太只说了一句这房中已没有东西，我又没处去借，实在没法儿，教赵八到外面去想个主意。赵八立刻大翻其脸，硬说她有法儿不使，诚心要挤走自己。钱太太也在饥饿之际，焦急之间，心中压不住浮火，不免抵抗了几句，赵八便露出无情面目，揪住她暴打了一顿。钱太太的泼气也不知哪里去了，竟似小孩惹了祸，理应受责似的，毫不抵抗的承受，只叫你打死我吧，我正不愿意活了，更没有以前对谌先的厉害手段。赵八打完了，仍是逼着她想法，钱太太只是一味的哭。过一会赵八发恨道："好，你不管了，教我想主意，我就想去，你可别后悔。"说完顿顿足便出门走了。钱太太在家饿着肚子，哭到半夜，赵八才从外面回来，进门一语不发，倒在地上便睡。钱太太饥火烧心，又知来日大难，定不能平安下去，自己翻转了半夜，才得入梦。到了次日，赵八清早醒来又闹了个天翻地覆，定要逼钱太太立时想出办法，否则他绝不肯这样饿死，还要使出厉害手段，教钱太太认识。钱太太被逼急了，就说："随你便吧，只要我的肉能解饿，

你就吃了我也成。"赵八大怒，又打了一顿。吵到中午，钱太太实难忍受，只得表示自己实无生路，教赵八随便想法，自己怎样都依。赵八昨日本来已在外面有所接恰，打闹的原故，也为要逼她先行吐口。这时便转怒为笑，哄着钱太太道："饿是大事，谁也忍不得，何况饿七天就得死。我这时就想去赚钱，也来不及了，还是你们女人容易想法。咱们好了一场，往后还有许多福没享呢，怎能在这时饿死？不如你暂时出去，到娼窑里混事，使上几个押帐，你也脱了苦，我也可拿钱做个小买卖。等儿时我赚钱存够了，就把你赎出来，咱们再重过日子，不就闯过这趟难关么？"钱太太听了，才知道他的意思。暗自思量，赵八这时是用甜言蜜语，要把自己送入火坑，他好得钱去舒服。自己一落下去，他就绝不管了，一万年也别指望他赎出来，自己怎能上他的当？不过在这没法想的时候，若不依他，他也未必轻饶自己。饿着肚子挨打，这滋味真不好受，而且更不知受到何时为止。若依他到娼窑去，倒还能脱了苦楚，暂时落个有吃有喝，以后便是赵八不管，自己还可以弄个好人从良呢。钱太太这样一想，竟不待赵八费话劝诱，先已愿意了。她本来曾经沧海，度过多日的妓女式生活，当然绝无畏怯，便慨然允了赵八。赵八大喜，立刻说明他与石头胡同某茶室的掌班相好，找他商量定能成功，且去了还有照应，便要带着钱太太亲去接恰。钱太太不肯，只教赵八先去和那茶室掌班商议，有了眉目，再接自己进去。赵八本已向那茶室掌班接恰好了，约定今天当面看人，再定押账数目。这时见她不肯先去，只得变更宗旨，教钱太太打扮干净，在家等候，他去约那掌班到家来相看。定规妥当，赵八便出门走了。钱太太这里倒象生了

些希望，并不难过。就自洗了脸，寻了些残脂剩粉加意涂抹，只是衣服多已污旧，来不及洗换，只得听其自然。等候到午后，赵八才陪着那茶室掌班，大摇大摆的来了。那掌班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挺胸扬脸的带些流氓气味，进门见了钱太太，便知是赵八所称的人儿，注目看了两眼，便自转身向外走。赵八以为他必要对钱太太问几句话，再仔细品头论足商议手续，万想不到连站也不站，便自外出，心中莫明其妙。忙叫道："掌班儿的，怎样呀？"那茶室掌班走到门口。回头招呼着道："赵八爷请出来说句话。"赵八忙赶出来。到了巷口，那掌班拍着赵八肩头，发出一种嗤鄙的笑声道："赵爷，别攀高儿啦，你这位人儿，进不了茶室，顶好到下处里商量去吧。你也不瞧瞧，她岁数是挑水的回头，过了井了。那份儿脸子，怎能挂客？我们不接这赔钱货，你另投门路去，可别往上巴结。我这是好话，为什么找钉子撞呢？"赵八听了大失所望，忙道："你别瞧她不顺眼，这是日子不好，少衣无食，又加着焦心发愁，自然减了成色。您要接过去，用食水一保养，衣服一架弄，管保不出十天，就变成水葱似的咧。"那掌班哈哈笑道："哥们咱们别动生意口，我是干什么的，还能失掉了眼？要按你说，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返老还童咧。"说完一声再见，就扬长去了。赵八见他走了，满怀热望，化作冰凉。思量这事失败的原因，是由于钱太太的丑陋。他也不想曾吃了钱太太多少时候，反觉得自己陪着这不能卖钱的女人，实在太冤枉了。于是气愤愤的走回去，揪住钱太太大打。钱太太还以为他是出去和那掌班的议价去了，正在静听好消息，哪知好消息没来，倒先来了拳头，直被打得晕头转向。叫道："我怎么了？你打我！"

赵八打着骂道："没人要的东西，打死你也不屈。照照镜子，瞧瞧你这份人样，人家一看就吓跑了，妈的给我丢人！凭赵八爷靠你这份儿丑八怪，一拳把你打扁了也不出我的气。"钱太太听了，才知那掌班嫌自己丑陋，交易不成，便气的哭喊连天，向赵八撞头道："你打死我吧，我不是指着脸子吃饭，别人瞧不上我，你也嫌冤枉了。当初你可是面对面看见我的，这会我又丑了，你才认识了我么？"赵八更怒，一面打一面思索，暗想这一家茶室看不中，还有别家，自己快想法从她身上弄钱是正经，只打她解不了穷啊。想着便不打了，又匆匆起身出去。到外面先寻着一个久占花街柳巷的地痞，说了自己要使姘妇下水不成的情形，并且向他求计。那地痞告诉他，若是姘妇容貌生得不大出色，还是向下等娼窑接洽的好，因为一来容易成功，二来得钱也未必甚少。赵八便托那地痞转向下处介绍，那地痞因为有利可图，自然应允。便带他到了纱帽胡同一家下处，向开下处的说明来意。开下处的先说生意不好，没力量接新人儿，禁不住那地痞在旁怂恿，便吐口要看看人儿。赵八仍要请到家中去看，开下处的不肯，定要赵八将人儿领了来，赵八无奈，只得教地痞在下处候着，自己飞跑回家。见钱太太正在地下打着滚儿哭呢，赵八连忙扶她坐起，说明现在又和一家商议妥了，要她随着去给人相看。钱太太先还怄气宁可在家等死，也不愿出去了。但赵八连吓带哄，她依旧无法违拗，只得点头。却因两日未曾进食，又加屡受殴打，直有些移转不得。赵八倒也明白图大事勿惜小费的道理，便教她少待，自己出去给赊些东西来吃。其实赵八身上颇有几元积蓄，只为逼迫女人，分文不肯拿出，此际才跑出去买了几个大饼咸菜和一

壶白水，拿回来给钱太太吃。钱太太把食物和着眼泪咽了，才在赵八催促之下修饰了一回。赵八只恐再行落选，就逼着她把所有剩的胭脂粉都容纳在脸上，还用锅底煤烟涂成两道浓眉，打扮得象个妖怪似的，身上却褴褛有如乞丐。收拾已毕，二人一同出门，赵八还特发慈心，雇了两辆洋车坐上，直奔那下处而去。到了那下处，钱太太见里面吵杂非常，出入的都是短衣窄袖的下等社会人物，而且房舍简陋，便知不是高贵地方。院中的许多妓女，见有面生女人进来，都走出来看。这些人真似地狱开了门，跑出来成群的小鬼儿，老的快要庆六十大寿，小的也只十二三岁。肥的像个肉蛋，瘦的如一根麻秸。总而言之，各样都有，只是没有教人看着不害怕的。钱太太心里暗自盘算，这地方太难了，自己怎能挨得下去？想着已由赵八领入柜房。那开下处的和那地痞正在闲谈等候，见赵八领进个女人来，便知那活儿来了。两人同时向钱太太端详着，一面让坐。钱太太坐下，那开下处的看过货色，倒没嫌成色不高，就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。钱太太很能迎合赵八的意思说话，自言从小儿命运不济，父母早丧，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，自己又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，连嫁两个丈夫都死了，现在只随着赵八度日。那开下处的想了想道：“我这里本不接新人儿，既是赵爷经意投了来，中间又有好朋友说着，咱们就商量看，你们想在我这儿玩票呢？还是想使押账？”赵八问道：“玩票怎样？不赚钱么？”那地痞插口笑道：“老八你闹了这许多年，怎也这样外行？玩票就是不使用下处一个钱，下处给她预借间房子，上了客赚钱，两边对劈帐。她来来去去，可以自由，不受拘束。几时不高兴在这里混，立刻拔腿就走，这就叫玩票。使押帐呢，

就得先说好年限，押给下处几年，使钱多少，立下手续。只要接过钱去，人儿就算归下处管了，非得到了年限，你不能接出去。”赵八听了道：“听你这样说，玩票不能使整数儿的钱，得等她开张赚钱才成。我现在正有用项，还是使押账吧。”开下处道：“你想使多少？”赵八心中打个转儿，暗自咬牙道：“我使五百成不成？”那开下处望着那地痞哈哈大笑，那地痞一眼睁一眼闭的向赵八道：“盟弟呀，你是穷疯了怎样？这年头就是开遍北京的小班，也没个拿得出五百块接人儿的，别呕我了。”赵八撞了钉子，忙道：“算我外行，说错了，只当没说，你们瞧着办。”那开下处的道：“你想写三年，写五年呢？”赵八明白期限与洋钱成正比例，期限越久，得的洋钱越多。便道：“五年。”那开下处的寻思一会，才道：“写五年，我给六十块钱吧。”赵八听了倒吸口冷气道：“才这一点儿。五年六十块钱，一年合十二块，一个月一块钱，不太少么？”开下处的道：“你嫌少，我还嫌多呢。这年头生意萧索，你们这位堂客，又不是起眼的人儿，我这是隔山买老牛，知道她能挂客不能？会赚钱不会？要弄个开门黑，成了赔钱货，我也不能把她推出门去，还得好茶好饭养着，好穿好戴的扎裹着，知道得多少钱作践呀！你倒可以松心，弄几十块一走，作个小买卖儿，这五年你也够过儿了，她也回去了，多么便宜的事呀。”赵八听着，暗自犹豫，这钱数儿虽少，但自己从降生以来。还没看过六十块钱，便想再多争出几个，只好应允。但这时钱太太却犯了心思，她所以愿跳火坑，本抱着享乐主义。如今见这下处的一切情形。并不象自己想象中妓女的风流享受，早有些不愿。及至听开下处的要用几十元代价，买自己的自由，心中

更十分反对。无奈惧怕赵八，不敢开口明言。就趁着赵八向开下处的磋商增价的时候，自行打算主意。正在这时，忽见窗外来了两个类乎劳工的客人，坐在对面房里。伙计高喊见客，那一群地狱中的女鬼，都从小如鸽笼的房中出来，排成纵队，在那两个客人注视下，转了一遭。那两个客人似乎无所中意，立起又出门走了。这时那开下处的也正向窗外瞧着，忽的骂道："这一群臭口，可怎么好？来了这样好客人，没有一个挂得住，真可惜。"说完又和赵八说话，咬定了六十块钱。再不能添。钱太太方才一看那两个客人形容猥琐，衣服污旧，正寻思自己若落在此中，怎能和这等人同床共枕？及至听了开下处的话，才知这是最上等的客人，不由凉了半截，决意不在此中受罪。想着见赵八已有答应的意思，忽的急中生智，就插口道："老八，这钱可太少，咱们商量商量再说吧。"赵八方要阻止她不要多嘴，钱太太忙接着道："我情愿到窑子里混世，就为弄钱成全你。得个三百五百的，可以作个小买卖。如今几十块钱，象你那样好花，至多一个月就完了。白害了我，也救不了你。现在不问我这人值不值，只问你够不够，我想你作个小营业儿，少也得三百吧？"赵八本是粗人，没有一定主张，听她的话也觉得很对。就应着道："可不是。"钱太太道："现在咱们问问，这里若肯给三百，莫说五年，便是卖我一辈子也成。若是不肯，咱们就另投门路吧。"那开下处的心眼儿灵活，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她的意思，便顺着推开道："你们公母俩，还是回去商量一下，我的价儿实在不能添。三天以内你们若是另外寻着好地方，就不必说。若寻不着，可把人儿送回来，我照样出六十块。若过了三天，我可就不收了。"赵八听他口

气十分固执，就望着钱太太发怔。钱太太知道赵八因自己表示想多给他弄钱，所以生了好感，便趁坡儿下台道："难得掌班儿这番好意，容我们三天功夫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商量好了再来。"说着立起来便走。赵八只得向开下处的和那地痞客气了几句，随着出来。那开下处的并没有不愿意，只是那地痞本希望立刻成交，好从中捞摸几个。见赵八将答应，却被女的拦住了，他们一走，自己的收入也将落虚空，不由气恼起来，也跟着出门。见赵八和女的正向巷外走，便叫道："赵爷回来，我跟你说话。"赵八急忙走回，地痞附着他的耳边，说道："你别糊涂，凭这样的人儿，能落六十块钱，已多了，还商量什么？"赵八道："实在不够用啊！"地痞笑道："这还是女的那一套。人家是凭物索值，谁管你够用不够用，你可留神，别中了女人的缓军计。她说话眼珠乱转，或许稳住你要出别的主意呢。自然你们两面相好，才叫姘靠，可是现在你既指着她生财了，她或许变心哪。"赵八一听心里又活动了，觉着他的话有理，女的果然未必靠得住，忙问道："你瞧这该怎样办？"地痞笑道："你还是真和说的一样，将来还想赎她么？咱们光棍不能看着钱从手上流出去，什么都是谣言，只有钱到手是真。我劝你不如把她送到再下一等的地方，痛快卖了，倒可以多弄几十。"赵八一听，又动了心，便道："那种地方我不认识，你有熟人么？"那地痞道："有是有的，但有一样，你这女的未必肯去。便是去了，看见这种破烂的情形，更未必肯住下去混。倘或吵嚷起来，可就不好了，你能拿得住女的么？"赵八因为近日凌虐钱太太，她永是低头忍受，并不反抗，自觉有恃无恐，便答话道："什么话呢？咱们要人儿的，要拿不住娘

们，还算那一道汉子呢？”地痞道，“好吧，你先回去。把住址告诉我，我这就去给你接头，到晚上我寻你去。”赵八忙把住址说了，地痞听了摇头道：“你住得太远，我不愿去，咱们约会个地方见面吧。晚上九点到十一点，在王广福斜街的永庆茶馆里见，谁先去谁等着，不见不散。赶着今天定规好了，明天就可办事，你也早些弄钱到手。”赵八听了感激不尽，口内连连答应，那地痞便自扬长去了。赵八回到钱太太身旁，钱太太道：“这人是谁？你和他说什么？谈了这半天。”赵八道：“他姓丁，名叫马儿，是我的朋友。他和开窑子的都有个认识，这开下处的是他给引荐的。方才他说这里不成，他还可以再给荐个好地方。”钱太太默默无言，二人便向回里走。

这时赵八再不肯破费钱雇洋车，只得幸苦两腿走路。钱太太身体还在疲软，举步艰难，赵八视而不见，催她快走。钱太太只知赵八囊中有钱，但不敢要求坐车，只得暗里伤心。好容易奔到家中，钱太太进门，倒在破席之上，再不能动，赵八倒不甚虐待她了。等到日暮时，他又出去买了些许食物，和钱太太一同吃了。天还不到九点，赵八心里惦着和那地痞丁马儿见面，探听回信，便自出门去了，剩下钱太太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哭泣。过了一会，她才起来寻着煤油灯，见壶里面还有些残膏，便划火柴点上。立刻满室被这如豆的小灯照映，更显得阴阴惨惨。影影绰绰，都入钱太太这愁人眼中，更凄然有如鬼域。她对灯闷坐，暗自思忆自己的旧事。当日初嫁畏先，组织家庭，大权独掌，何等适意。自己却不能安心度日，姘了那唱戏的沈瑞楼，被他害得险些死在外乡。及至回到北京，受尽无穷困苦，才又和畏先相遇，总算他十分念旧，肯将自己收留。虽然没甚享受，

也算饱食暖衣。无忧无虑，自己竟仍不肯安分，又姘上这个赵八，闹得太不象样，才被畏先抛弃。如今只离开畏先几十天，就落到这步光景，眼看赵八毫无良心，只要将自己图利。早先本明白赵八不是可靠的人，却到底上了他的大当，这也是前生冤孽，命里应该。自己原是个风流人儿，当初又是妓女出身，如今再进窑子也没什么难过，但是最可叹的，自己年老色衰，稍上等的地方，已是巴结不进去，只可进下处去混事，和挑水卖菜的男人打交道，那罪过是不好受的。何况进去就难出来，一直得混到老死，这一世算从此交代，再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想着悲痛万分，向前想追悔不及，向后想绝无指望，眼泪不知不觉滚湿大片衣襟。左顾右盼，满屋阴阴惨惨，充满了死气，心头越窄，忽地动了死念。便寻思该作如何死法，买毒药苦于无钱，想再投水缸，缸里还没有水，可叹人到穷处，求死也难遂心可意，只可用个不花钱的老法子，悬梁自尽了。她便立起寻觅上吊的用具，绳子只有半根，不够长短。想用自己的腰带，无奈一条长的绸子汗巾，早已赠与情人时代的赵八了，自己系裤只用破布条儿，绝不能承当上吊的重责。正在没法，忽听院中有了声息，似是极轻的脚步声，又好似有人喘气。钱太太惊得毛发悚然，暗想我才想上吊，难道立刻引来鬼了。想着再看煤油灯，火头似乎也跳动着，发出了绿光，钱太太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咳嗽两声。接着又听院中当的一响，听不清是什么声音，钱太太忍不住颤声叫道："谁呀？"外面没人答应，只还听得有轻微呼吸之声。钱太太心中略一打转，暗想我还要寻死，转瞬就变成鬼了，便是真有鬼来，正好和他一路同行，有什么可怕？但虽这样想着，心里仍还害怕，想躲又没法躲，接着

外面的窸窣声已近在窗前，钱太太惊得满身冷汗。就向外叨念着鬼话道："我知道你是鬼，接我来了。我说死必死，没有一毫活路，想恋着阳世也不成。可是，你是在外面等着，别进来吓唬我，我的魂儿就跟你走。"说完只听窗外又似叹似笑的一声喘息，钱太太更觉着脊骨生凉。暗想这鬼是等定自己了，不如赶快死吧。无奈环顾房中竟自寻不出自杀的器具，不由叹道："赵八你害得我好苦，不单活路儿都给我堵塞了，便是寻死的物儿也不给我留一件，你太损了。"想着便又向窗外说道："你既是接我来了，我现在上吊没绳，投缸没水，吃大烟又没钱买，你给出个法子，我该怎样死呢？"说完外面不见答应，只又听见了那似叹似笑之声。钱太太暗想，难道鬼也看我的笑话么？人要倒运，真就遇不见一个帮忙的了。便又叫道："请你替我想想，要不然怎能跟你走呀？"话方说完，猛听窗外咳嗽一声，叫道："嫂嫂别胡思乱想，我不是鬼。"说着已走入房中，钱太太惊愕万分，瞧着有个大汉子大踏步进房。忙定眼看时，想不到来者，竟是白天在下处所见的那个地痞丁马儿。不由叫道："哟，你不是那位丁……爷？怎……"丁马儿随着走到她面前道："嫂嫂，我这是救你来了。"钱太太一怔道："你……救救……我来……"丁马儿道："你不知道赵八这小子跟你把心黑了。今天在下处没卖成你，他就背地里跟我说，要与人贩子商量把你卖到关外，可以多多得钱。我劝他他不答应，方才他正在王广福斜街茶馆里跟人贩子面议，我在旁边听了个满耳。因为瞧你怪可怜的，又知道卖到关外便算下了地狱，永不要想回来，非死在那里不可，所以我为行好事，特意给你报个信儿，你赶快躲躲。等赵八和人贩子回

来，你就长上翅膀也难飞了。”丁马儿这一篇话完全是虚构，他自从下处看见钱太太，就碛转坏念头，想把她从赵八手中夺取过来，自生一注外财。于是在赵八出下处时，便追出询问住址，又约赵八晚上到茶馆中见面。及至夜间九点，丁马儿便偷着溜到那约会的茶馆外，由窗口向里窥视，见赵八已经到了，正坐着喝茶。丁马儿暗喜，知道赵八正在等候自己，这又是不见不散的约会，在两点钟以内，他绝不会回家，算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自己可以放心办事了。当下便依着赵八告诉的住址，直奔他家中而来。到地方寻着门儿，推了推却是虚掩，原来赵八出去时，钱太太并未随着关门，可方便了丁马儿。他溜进去，见室中有灯光，走过去由窗户破孔一瞧，正看见钱太太对灯哭泣，就先去悄悄关上门，再走回来。钱太太听见声音，惊神疑鬼，说出寻死的话，丁马儿于是更明白她与赵八的实在情形，心中加倍有了把握。便又故作怪声，想要听钱太太还说什么，以后钱太太一面恨怨赵八，一面向窗说话，丁马儿才走进去，说这一篇谣言。钱太太正被赵八所苦，听了居然十分相信。哭骂道："赵八你将来怎么死呀！吃我喝我，把我害到这般光景，还要卖我到那样地方去，我可真瞎眼了，交上你这样黑心贼。你别回来，我见了你把这条命拚了吧。”丁马儿道："嫂子，你哭没有用，拚命也不是法儿。一个赵八你已缠不了，再加上几个人贩子，你能逃出他们手心去么？赶快打正经主意要紧。”钱太太在先原是个泼辣的女人，颇有胆量，但近日处于赵八凌虐之下，不知怎的，竟变成怯懦的性格，把当日的能力都折磨得没有了。此际听了丁马儿的言语恐吓，她竟不想怎样对赵八反抗，只自张皇无主起来，这道理就和老鼠

怕猫一样，据常人眼光看，老鼠也并非没有战斗力，大可以跟猫抵抗一下，否则见了猫也该急速逃跑，怎能那样服贴供它嚼食？但实际上竟有不可解的道理，老鼠好似先天便被猫震慑住了，任它具有比猫大十倍的勇力，快十倍的腿脚，到遇见猫时，仍是僵伏不动，瞑目受死。钱太太对赵八就是这等情形，好似自觉命中该受赵八压制，除了害怕以外，真不敢有对付他的念头。不过听丁马儿说卖到关外便入死路，为自己前途着想，有些不甘，哭着为难半晌，只可向丁马儿求计。丁马儿正等着她这句话，便问道：“嫂子，你为什么来，跟了赵八，受的这份穷？多么可怜。他还丧良心卖你，连我这不相干的人，瞧着都可气。据我想，你别糊涂了，赶快自己逃命吧，还恋着赵八怎的？”钱太太听他这样说，更信他是好心报信，心内感激。便悲声道：“到这时候，我还恋他什么？只苦我无亲无故，往哪里投奔呀？”丁马儿装作沉吟道：“我看你真怪可惨的，现在还得快打主意，稍迟赵八回来就没有法儿使了。那么你先离开这里，躲过这一关，以后我给你想法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躲到哪里去呢？”丁马儿道：“我替你去寻间房子住吧，要走快走，别耽误了。”钱太太想了想，此处已无可留恋，何况还有赵八和人贩的危险，这丁马儿虽不知底细，但跟了他未必比赵八更坏，为今之计，只可以逃出去再说。便答应道：“您这是在我身上积德，上哪里寻房子去呢？”丁马儿道：“你先别问，要走趁早，别叫赵八一步撞上，那可后悔来不及。反正你跟我去，吃穿住一件不缺，我作德要作到底儿。”钱太太听他说得慷慨，忙道：“走走，我这就走。”说时举目回顾，似乎寻觅什么东西。丁马儿催促道：“快走吧，这里只剩半

领破席了，你还想带着么？”钱太太心中凄怆，回想在前两月还是个很齐整的小家庭，多少有些随手用具，自从认识了赵八，都被他挥霍光了，到如今只剩了空身人儿，带着条穷命走吧。想着便叹息一声，连煤油灯也不吹灭，向外便走。

丁马儿想不到这样得心应手，马到成功，喜得心花怒放。带着她出了门儿，便奔着僻静路径走去，以免和赵八撞见，路上花言巧语，哄着钱太太。走了很远的路儿，到了一片污秽杂乱的街道上，转过一条胡同，钱太太见巷中的两旁人家，都亮着电灯，有许多下等人嘻笑叫唱的出出入入，那情形和白天所见的下处相似，不由心中起疑，暗想这里也是娼窑的聚处，丁马儿怎竟领我来，莫非他照样没安好心么？便拉着丁马儿，悄悄的问："这是什么地方？"丁马儿似已深知其意，就很坦白地道："这也是下处，过去这条胡同不远，便是我的家了。"钱太太道："你怎么住在这里呢？"丁马儿道："这里房钱便宜，我又是个光棍汉，不怕什么。"钱太太便不再说话，又向前走。渐见路上冷落，街灯也隔老远才有一个，转入一条小胡同里，到一家小门之前，丁马儿才止住步，向钱太太道："你进来。"钱太太道："这是你的家么？可叫门哪？"丁马儿也不答言，只用手一推，门便开了。门里黑得什么也瞧不见，还是丁马儿先走进去，用手拉着她一步步走进院里。这院中虽瞧不见是何景象，但有一种潮湿臭恶的气味，令人难闻，可想知是极污秽的地方。而且虽听不见人说话，却有许多的鼾声互相呼应，好似成阵的蚊雷一样，更可知此中住了极多的人，是个大杂院儿。向里走着，时有东西阻路，幸而都被丁马儿在前踢开，不致绊脚跌倒。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一间房门口，丁马

儿在腰里摸了半天，才摸出钥匙来，开了门上的破锁，推开门让钱太太进去。钱太太进到房中，立着不敢移动，丁马儿拉她坐下。钱太太摸摸坐的地方，是一铺土炕，炕上放着薄毯。便道："你怎不点灯呢？"丁马儿道："没有油了。这时外面铺子也都上了门，没处去买。咱们且对付一夜，明天再说吧。"钱太太不便说什么，幸而丁马儿又去寻了壶热水。和两块蒸饼，给钱太太吃了，便摸着黑儿说话。丁马儿问起她和赵八认识的来由，钱太太正愤恨赵八，便把当初自己是钱畏先之妻，因被赵八勾诱上手，被本夫识破，便闹成离异，再不管自己的生活，赵八在先本依赖着自己供给，也连着没了饭吃，才变心作这丧天良的事，一一都说了。丁马儿装模作样的骂了赵八一顿，又问她本夫钱畏先作何生意，以及离断时是什么情形，钱太太也都毫不隐讳的说了。丁马儿便竭力劝慰，教她不要忧心，自承能担当她的生活，钱太太感激不尽。丁马儿随即教她睡下歇息，钱太太也顾不得许多，就倒在炕上。丁马儿更不客气，也倒在对面，接着说话。但是丁马儿的话越说越觉亲热，身体越来越相切近，渐渐变成脸对脸儿，再过一会，又变成手拉手儿。钱太太明知他也没安好心，但是即落到他的手内，也算定数难逃。而且钱太太乍经过赵八的暴厉，忽得丁马儿的温存，于是一片芳心，便觉不由自主，但表面上还得装作羞涩。这害羞本是女人的拿手好戏，便是年登耄耋，贱至娼妓，遇有男子来勾搭，也照样能作出羞涩态度。明面推却，实际反是引诱和允许的表示罢了。当时丁马儿有了调戏情形，钱太太因为在黑暗中无法作面上表情，只可在声音上作功夫。连说着别闹……干什么，但把声音放的十分娇媚。丁马儿哪里还客气

得住，已经把她拦腰抱住，口中吃吃的说了些爱慕的话。但钱太太似乎受了感动，失去支持的能力，任其所为。及至到了丁马儿得其所哉的时候，钱太太感觉他有些地方比赵八在上，立时也不再害羞了。说出自己在初见丁马儿的时候便已倾心，现在居然到了一处，真是天从人愿。丁马儿更不知如何哄她才好，把甜言蜜语说了无数，而且似伶人在台上唱戏，要博巨大的采声，不惜拚命卖力。钱太太更把当初从沈瑞楼那里学得的身手，对他施展出来。过了很久的功夫，二人全都得到满足和疲乏。但是这一对土棍和丑妇，还象少年情侣，又调情斗趣定了海誓山盟，方才一同睡了。及至次日早晨，院中一阵吵乱，把钱太太闹醒。又听窗外有许多男女、儿童，吵吵嚷嚷，细听时原来院中住着一群贫民，大清早便闹个不休。钱太太也睡不着了，向房内看时，除了一铺土炕，炕上一席一被两枕之外，别无所有。四面的墙，一色焦暗，屋顶上还露着房梁，原来还是新盖的土房，比起自己家中，更加倍穷得可怜。莫说桌椅，便连饮食之具也没有，真不知他怎样度日？钱太太又哪知丁马儿还是较高的流氓，还能独自赁房居住。他每日在外游荡，有时富成小康，有时贫如乞丐，不过总得在外面混饱肚子，才回家睡觉，那用得着度日的家俱？论到实际，丁马儿比赵八还强胜十倍。象赵八在未识钱太太之先，连个住处都没有，每夜溜进下等戏园或是电影园，在大凳上一睡便是临时家庭了。丁马儿比他还多着赁一间土房的力量呢！当时钱太太再睡不着，又加自从这些日饿成一种毛病，每逢肚内空虚，便觉头晕心慌，非常难过。昨夜只吃了些许食物，经过和丁马儿一番战斗运动，早已消化净尽。她忍不住便唤醒丁马儿，丁马儿随即起身。因

为没有梳洗之具，只得出去向同院的女人借用。院邻见丁马儿无端的借起女人用的东西来，都疑惑询问。丁马儿便假说来了亲戚，院邻们知道他这个亲戚已在这里住了一夜，大家便注了意。当丁马儿借得回房，钱太太梳洗之际，许多邻院女人。都来探头探脑。钱太太有些不好意思，便示意教丁马儿驱逐。丁马儿虽是地痞，但对于院中这些泼辣的女性，向来惧着三分，不敢得罪。只向钱太太笑着摇头，表示任她们看去，不必理睬。钱太太也自无法，仍照原来宗旨，教丁马儿去买食物，解决饥饿问题，丁马儿应声出去了。这时一院十三四家住户，都已喧嚷动了，互相告语，丁马儿房中多了个妇人，大半来路不正，许是拐带来的。也有人反驳此说，认为定是丁马儿把在娼窑姘的妓女带回家来。大家议论纷纷，惊动院中男子，也都去窥探。及至丁马儿从外面买了大饼油条回来，一进院门，便被一个人拉住叫道："丁爷，有功夫到我房里坐坐，我有话对你说。"丁马儿一瞧拉住自己的，是一位褚二先生。这褚二先生骨瘦如柴，脸上留着几根胡子，全见红色。人虽极瘦，却秃了头顶，带着一顶六折小帽，上面沾了几十年的油泥，比原来的缎子还亮。身上一件深蓝色长袍，还是宁绸所制，但旧得也已认不出是什么质料。他是院中唯一长衫阶级，在前清中过秀才，从有了功名，便以调词架讼为业，俗称是土枪杆。他人又十分精干，就由打官司上成了小康，称得起白手起家。但是悖入悖出，古之当理。以后律师应时当令，讼师落伍，他的事业日渐衰败，渐渐由小康变成穷人。更加有一年因闹瘟疫，全家死尽，只剩下他一人，劫后残年，万分困苦，只可移到这贫民的房中居住。当讼棍的本没好人，他又属被造化拨弄，

由富变穷，由美满家庭，变成一个孤鬼。他郁闷无可发泄，于是就变成一付残忍奸狡的性格，专作恶事，恨不得把天下人全都害死方才痛快。但世故也深得无以复加，从是掬着一副笑脸向人。每日还出去奔走衣食，不过是旧业不能操了，他只在认识的几家破落大户走动。给那般才放下书本，丝毫不知北平社会情形和历史的外乡人作律师的，当个参赞，从中沾润些油水。但也没几个看得起他，所入几乎不能自给。于是他还得另操副业，每逢旧历年终，总要写出许多副对联，拿在这贫民窟中挨家派卖。因为左近多是大杂院儿，他很明白这般穷人的脾气，只对自己不吝啬，若遇公共的事，一个大钱也不肯花，就只卖极窄极小的房门对子，价格看来很廉，但在他已经一本十利。譬如这一院住着八家，他卖了八副小房门对，就另外奉送一副大门对，不另取资，他很聪明的这样做着。左近住户因为他是这一方惟一的识字者，又都在脑中印着他秀才的功名，都特加尊敬，把每年购赁他的对联，列入正项，这笔进益着实不少。丁马儿在这院住居两年，也曾对他尽过购买的义务，所以互相熟识。当时丁马儿听他邀自己说话，还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便点点头道：“您在房中候着，我放下东西立刻就来。”说罢匆匆回到房中，将买来食物放在炕上，见钱太太已梳洗完了，便教她先自吃着，才又出来走进那落魄的讼师房中。丁马儿真想不到这穷老头儿在一院中还是首户，虽然一样住着小屋，他这里竟陈列得应有尽有。有桌还有椅，有床还有帐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，还有几件古玩，丁马儿简直没有见过。暗想人们都说这老头当初是财主出身，果然不错，如今穷到此地还是比无业人有样儿。这时那老先生已招呼他坐下，说了几

句闲话，便问道：“丁爷，你那房里来了位女客，人们都哄动了。你可留神，若是来历不正，教地面上知道了，可不是玩的。你和那堂客是什么关系，孤男寡女在一房住吗？”丁马儿想不到他问起这事，只可含糊答道：“老先生，你还不知道我们耍人儿的行径，弄个堂客有什么稀奇？再说我和她是老交情了，这是到我这里来住两天。”那老先生脸上立现出一副奸滑的笑容道：“不对吧，丁爷，你别瞒我。你们耍人儿的我也看多了，这准是你新勾上手的，一时没处安置，才领回家来。”说着又笑道：“你还寻着地方出脱吧？反正这堂客早晚得走，她一走你就恭喜发财了。”丁马儿被他把心头揭破，方自一惊，不知怎样回的好。他那胡子嘴翘了两翘，又笑道：“丁爷，你可留神，这时要出来人给你使坏，你可受不了。只要报告地面儿，捉你们去一问，管保两下驴唇不对马嘴，破绽全露出来。你不单财喜飞了，还得落个诱拐的罪名。”丁马儿口里虽然支吾，心中却知这褚老头子不大好惹，他向来调词架讼，惟利是图，今日既看破这件事由，岂肯放过？自己若不把他对付好了，恐怕他就是破坏捣乱的人。想着便不敢隐瞒，把钱太太和自己的关系说了，并且叫他多多关照。褚二先生捋着胡子想了想道：“这女人原来是你隔着手弄过来的，她现在还有本夫呢，这事将来麻烦可不小啊！”丁马儿道：“她的本夫很怕她，由那面央告着跟她散的。麻烦倒是没有，再说不瞒你老先生说，我立刻就要出手了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当然这样，你是要钱不要人，不过这人能值多少呢？”丁马儿道：“这是老口了，比不得年青的雏儿。能弄百儿八十的，是一大关。等我办完了，一定送你几个买鞋穿。”褚二先生摇头道：“这谈不到，不过你说来

太没劲了，作回拐卖人口的事，只落一壶醋钱啊！你这是想卖在下处吧？”丁马儿点了点头，褚二先生道：“你要带出关外去，总可以多落些。”丁马儿道：“这不是小姑娘，货高价硬，值得跑那么远？不过是个过了景的女人罢咧，干么往关外跑，又来耽惊，又得受怕，又费盘川！到了儿也未必能多落几个。”褚二先生听了，一阵冷笑道：“你在本地未必能卖得痛快吧？”丁马儿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便问怎么。褚二先生一沉脸道：“你在本地出手，恐怕有人不饶。”丁马儿听了这话，心内已有些瞧料了。便问道：“谁呢？谁不饶？”褚二先生只笑着不说话，那无异于表示不饶的就是他自己了。丁马儿知道这老东西心怀叵测，并不是给一些甜头所能满意，几乎是恃强讹赖，不由气得火星暴流。暗想我丁马儿从出世以来，就在外面吃人，想不到今天竟遇见这老东西，不知好歹。丁马儿眼看老褚风烛残年，屋内又无人影，有心将他弄死，吃场人命官司，若打不死，他更不能轻饶，吵嚷起来，自己也得打拐带官司。丁马儿知道自己落在失败的地位了，觉得只有忍着气商量，询明他到底是何意思，再作道理。便改作笑容问道：“老先生你说我该上关外出手么？”褚二先生察颜观色，已知丁马儿气馁了，便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丁马儿道：“我在关外没有熟人，怎能去呢？”褚二先生道：“我有啊，我的一位朋友姓张的，久走关外，教他跟你们去，准能顺利。”丁马儿暗想这老东西，定安着歹心，故意提出这无理要求。自己若不答应，他必报告地面，若答应了，他这同党姓张的不知是什么样人，同着一道去，或许把自己毁了，将女的独吞了呢！这事绝不可答应，便道：“一个三四十岁的破货，还值得兴师动众？老先

生这片好心，我是领受了。咱们人心换人心，我一定带她上关外去，您只坐在家里等着，我回来不论卖得多少，咱们都是二一添作五。”褚二先生笑道：“丁爷，你别跟我动这套，咱们挑亮了说吧。都是平地抓饼的人，谁遇见便宜能放过儿？你跟我还要这套鬼吹灯，哄小孩子么？你把事看开点，别等弄出没意思来。”丁马儿虽然愤恨，却是奈何他不得，便道：“老先生你明白这理儿就好，谁煮熟的饭肯教别人拿去呀，我费了多少力量弄来的人儿……”褚二先生接口道：“我知道是你弄来的，也没想整个儿架过来。总而言之，咱们好生商量，全有便宜。若有一面想着独吞，闹一场空还不要紧，恐怕这官司够你打的。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朋友，以后相帮办理的事多呢。我瞧你这小伙子也够精明，咱们从今天合了伙吧，不论办什么事，都要两下商量，得了钱财也要两下平分，你看好不？”丁马儿明知这是欺哄自己，他的脾气又天生怕这拐弯转角的事，听这老褚言语迷离，就忍不住说道：“你老爷绕弯说话吧，什么叫合伙，不过要跟我插腿罢咧，我可不是怕你，只为这半老的娘们，并不值钱，犯不上为这个闹事。你算赶上了这巧宗儿，咱们谁也别动心眼，痛痛快快，见一面分一半。也不必把女的卖到关东，只在本地出手，落多少钱你我一家一半好了。”褚二先生听丁马儿露出这样口气，就说道：“这是丁爷惜老怜贫。携带我啊，我也不谦让了。”丁马儿心里不耐烦，赌气子立起道：“好吧，就这样，我还教你放心，等寻着买主儿，就给你报信，回头见吧。”说着就向外走。褚二先生随出来道：“丁爷慢走，我去瞧瞧她。”丁马儿想不到他有此一举，望着他一怔，褚二先生道：“现在这娘们是咱两人的，我怎

能不过去看看呢？”丁马儿无奈，只得领他进了自己房门。钱太太正吃完点心闷坐，见丁马儿领进一个干瘦的老人，不知何事，丁马儿就含糊着引见了。褚二先生对钱太太端详半晌，方才说了几句闲话，并没多谈，便匆匆告辞出走了。丁马儿因为到手财喜，凭空被旁人分去一半，不由烦恼，就倒在炕上装睡，思索主意。钱太太问他，他只说身体劳乏，钱太太想到他在夜中的狂荡，不由地勾起自己的劳乏来，就陪着他躺下。丁马儿既不能把老褚强行入伙的事，对钱太太说，又苦于自己孤身一人，没有帮手，费了许多心思，才想出一条妙计。便是自己出去一趟，回来就报告老褚，假说已寻着买主，随便报个价目，约定明天同他一道去交人接钱，他必信以为真。这样稳住这老东西。等到夜间人静时，自己便悄悄的把这女的带出去，只寻个地方住下，教老褚猫咬尿泡，落一场空欢喜。自己却可以安安静静，和这女的欢喜几日，等玩够了再出手。想着心中有了主见，便安稳许多。此际忽听褚二先生在窗外和院邻说着闲话，悄悄从炕上起来，耳听窗外已不闻褚二先生说话，便出去购买午餐。走到老褚的房门，却见门儿锁着，知道这老东西不在家中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想趁此时机，正好带着女的一走，岂不早些得了心静？想着方要走回，忽见有个院邻卖鲜货的白麻子，正坐在院中向自己望着。丁马儿知道这白麻子是老褚的走狗，或者他是被老褚留在家中监视的，自己若带着女的一走，他定要拦阻。不然也要跟踪，终不能逃开老褚的手，还落个打草惊蛇，以后更不好办了，于是未敢造次。仍出了街门口到外面又买了些熟菜大饼，拿回来唤醒钱太太，两人同进午餐。又略待一会，忽听窗外又有了老褚和白麻子说话声音，距离极近。

丁马儿心里打了个转儿，就附耳向钱太太道：“我出去办点事儿，顺便买些随手东西，少时便回。你在家中等着，可留神方才进来的那老头子，他若来跟你说话，你顶好不要理他。”钱太太只望着他点点头，叫早些回来。丁马儿走出去，大大方方的向老褚道：“你给照应着，我出去一趟。”褚二先生答应着，又说了几句闲话，丁马儿才走了。钱太太在屋中，听着窗外，须臾便没人作声，似乎老褚已回房去了。不料迟了没五分钟，只听门口咳嗽一声，有人叫道：“大嫂，睡着了么？”钱太太听是那老褚的声音，便答道：“没有。”褚二先生随即推门走入，似乎神情不安的坐在炕上，向钱太太道：“大嫂，我这是给你送信来了，大嫂你可留神。”钱太太听了方才一愣，褚二先生接着道：“我径直的跟你说吧，这个丁马儿大约跟你是新认识，你还不知他的底细。实告诉你，他是专门贩卖人口的呀。从打他住到这院中，我曾见他带来过十几个女人，全都转手卖了。他因为我在院中同住，又深知他的毛病，所以凡事不敢瞒我。今日他到我屋中，告诉又拐了个人来，现在正跟走关东的一个大人贩子接头，讲妥价钱，三两天便能出手。我知道他是没法劝的，就随着到这房里瞧瞧，看见你是个很规矩的人儿，实是上了丁马儿的当。若被他卖到关外，那比落到地狱还苦，这一世再没翻身之日了。所以我瞧着不忍，前来指点你一声，大嫂可得快打主意。”钱太太听了大吃一惊，本来她与丁马儿并无深交，不过是从凶恶的赵八手里骗过来的。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随。如今听老褚一说，立时便有七分相信。因为想到自己和赵八那样交情，到头来还受了负心的害。何况丁马儿只是在下处里相识，从他的举止言语上看，都不象本

分的人。或者他昨日见自己和下处的交易未成，就暗出歹心，寻人贩子商量妥了，才去把自己骗了出来，领到这里隐藏。现在他出门必是又去寻人贩子，说不定真要将自己出手。本来看他这穷样儿，四壁空空，较没家没业的有什么分别，怎能养得起女人？自己定要被他卖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由便信了老褚的话，忙道："真的么？您知道他准要卖我？"褚二先生道："我这大年纪怎能说慌话？反正我的信送到了，总算进了心。信不信在你。"钱太太暗想了方才丁马儿临出门教自己不要理这老头，想必就是怕给泄露机关，看来这话是不错了。自己真是苦命，头里遇着赵八。还算稍有良心，只想把自己押入本地娼窑。再遇这丁马儿可更狠了，竟要把自己卖到关外。听说关外地方苦大咧，那里的娼窑比地狱还惨，历年卖到关外的女子，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。钱太太正在疑惧，褚二先生又道："我瞧你是个很正经的人，怎会落到丁马儿手里？你还有丈夫没有？我可以替你送个信去。"钱太太说有，更把老褚当了好人，便道："我虽然有男人，可是早已不要我了，送信去也没用呀。"褚二先生道："你既有丈夫，不妨去找找看。"钱太太道："因为与丈夫闹气分离，中途上了赵八的当，以后赵八起了不良之心，自想将我卖掉。幸得丁马儿乘赵八不在家，给自己送信，也言说赵八要将自己卖到关外。自己一害怕，就跟丁马儿逃出来，又失身与他。那知倒是他真要把自己卖到关外。"说完便求老褚设法相救。褚二先生听着，几乎忍不住要笑，原来丁马儿也是用这套手法，从旁人手里骗过来的。便安慰着道："你不必害怕，我一定救你。你当初嫁那姓钱的丈夫，可是明媒正娶么？"钱太太道："是。"褚二先生

道：“你丈夫只为看破你和那个赵八有奸，才断绝的。打过官司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没有。只凭当面一说，他就离开我了。”褚二先生眼珠一转道：“你这姓钱的丈夫作什么事业？”钱太太因为自己落魄，听他问起，便趁此夸张旧丈夫，藉以表示自己不是穷人。便答道：“我丈夫在电影公司作营业主任，一月有好儿百进项呢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那么你丈夫既是正经的人，怎能不顾你呢？我还是给你写个信儿去。”钱太太凄然道：“送信也没用，他已不要我了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怎么呢？你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何致这样心狠，一些不念旧情。”钱太太怎能说出自己屡作无耻之事，丈夫已收一次覆水，不能再望二次。只可假说丈夫脾气太大，又性情执拗，绝对难望回心，自己也没颜再见他。褚二先生沉吟道：“这倒难了，现在救你还不难办。只是你日后的着落，却是难题。比如我从丁马儿手里把你救出来了，向哪里交代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只求不出关外受罪，怎样都行。老爷子多积德吧。”褚二先生道：“这得仔细。总要寻个好安身之处，不能把你放在空地上啊。”说着沉吟半响，忽然哦了一声，似乎想起什么主意，向钱太太道：“你是决定不归你的丈夫了？”钱太太点头。褚二先生道：“你一个女人，既然无家可归，也总得想个着落呢。这样吧，我替你作个媒，好不好？”钱太太听了，觉得不好意思回答，那徐娘脸儿也自一红。褚二先生道：“我总得先替你寻得安身之处，再想法对付丁马儿。你不必害羞，痛快说，愿意不？”钱太太羞羞惭惭的道：“您说的倒是谁呀？我连人都不知道，可怎么答应？”褚二先生笑了笑道：“这可巧了，这个人还正在这里。他姓张，年纪只三十多岁，自己在天桥开个小估

衣铺，很够过的。去年才把家小死了，到如今还没续上弦。人品相貌，足配的上你，方才来寻我办事，还在我房里坐着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脸上讪讪的对着老褚看。褚二先生明白她的意思，就立起道：“我出去唤他到院中说话，你从窗孔往外看着。”说着就走出房外，立在院中叫声：“张二弟，张二弟。”钱太太跪在坑上，由窗孔往外注视。只见由一间挂着布帘的房间，走出一个衣冠齐楚的人，白净面皮，年纪最多三十上下，生得细腰窄背，好象练过武工，举止和装扮上，都在雄壮中透出俏皮。钱太太一见便中了意。只见这人出来，便笑嘻嘻的向老褚叫声二哥，褚二先生道：“二弟我这会正忙着，没空说话。你回柜上等我去吧，等一会我便去看你。今天晚上咱们吃一条龙，我的请儿。”那人道：“二哥，那么我就先走，您可准去。”说完便出门走了。钱太太瞧着，心内真觉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自己落魄到这种地步，已经不成人样了，想不到还能海底捞月，有人代为作媒。倘然能嫁得这样丈夫，岂不是才从人世落到地狱，竟又从地狱走上天堂呢。自己若不是前生作下好事，今生怎能遇此机会？但再想到这不过仅于老褚有此一说，虽然自己瞧中人家，却难保人家也瞧中自己啊。想着见褚二先生已回到房里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你瞧见了，怎样？不是我说，这位张爷人性既好，又有能为，嫁了他准能快活一世。你若有说，我就先和他商量好了，跟他再办丁马儿这边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老爷子你可积德，救救我一条苦命，我一定是不忘老爷子的恩。”褚二先生说这位张先生，他没个不依，何况他已先托过我留意呢。钱太太道：“您别这样把稳，还是跟人家提提，得个准信儿的好。我这里不怕你笑话，就算愿意了。”

褚二先生道："好，那么我就先跟他去说，反正这事总有九成把握，你听信儿吧。"说罢方要向外走，忽又立住问道："丁马儿上那里去了？"钱太太道："他出门时只说去找朋友，稍迟就回来，并没提上那里去。"褚二先生道："他出去工夫不小了，大约也就要回来。我还是趁早躲开，省得教他疑心。钱太太见老褚要走，只觉心里存着许多要紧的问题还未得解决，怎肯教他走了。忙叫道："老爷子，先别走，我还问您。假如您出去向那位张爷提起这件事儿，还未回来，丁马儿到家了，同着他的面儿，您怎样给我回信呢？"老褚知道她盼望急切，便想了想道："这样吧，倘若丁马儿在房里，我就在院里和人们说闲话。你仔细听来，我若说着话哈哈大笑，就算这件事成了。若是不成，我就不笑。"钱太太又道："倘然那头若答应了，你怎样把我从丁马儿手里弄出去呢？"褚二先生道："这个就不必操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不过到我和丁马儿说话的时候，若是顺情顺理的办妥，自然没有你什么事。倘然我和他说岔了，两下翻脸闹出事来，你可咬定了是被他诱拐。他见你变了心，定能老老实实的认输吃亏。还有最紧要的一句，他再向你说什么，也不要信。要带你上那里，也不要去。记住了，更不要对他说我曾来过。"钱太太道："这些我都明白，您放心。"褚二先生道："那么我别呆着，快去跟那头儿定规，也省得被丁马儿撞见。"说着向外便走，钱太太还想喊老爷子多受累。褚二先生出去以后，钱太太倒在坑上，思索着那姓张的一切美点，越想越觉高兴。过了一会，丁马儿便回来了，手提着几样食物和零用东西，还有贱价的化妆品，放到钱太太面前。钱太太此际已把心移到他人身上，对丁马儿的殷勤，

只认为不怀好意，当时也只可假作喜欢，把买来的东西一一都看了。只见样数虽多，总共也不值一元钱，心中更暗自菲薄。两人说着闲话，各有心思。丁马儿是盼着速到夜深，好领着钱太太躲出去。钱太太却只等待老褚的回信，时时侧耳听着窗外。直到吃过晚饭，天色黄昏，丁马儿因离深夜已近，暗自欢喜。钱太太却因老褚还没回来，暗自焦急。直到晚上十点多钟，才听见褚二先生回来，坐在院里大说大笑，和院邻说话，故意提些有趣的事，不住的嘻嘻哈哈。钱太太听得这种声音，好似老褚在外面报喜，知道事已成功，心中说不出的高兴。丁马儿却以为老褚所以这样高兴，只是因为将从自己身上分取利益，不由暗笑道：你且慢高兴，等明天再看，包得你就笑不出了。他出去把老褚拉到僻静处，报告今日出去到各处接头，已有几家肯接。等明天下午，把钱太太领去，瞧看成色，才能商议价目。褚二先生倒没说什么，只教丁马儿随便办理。说了几句，丁马儿便回到自己房中。这院中所住的多是劳动界人物，睡眠很早，须臾就鼾声四起。院中已没了人，丁马儿便催着钱太太一同睡下。钱太太一心只盼老褚来和丁马儿交涉，以是他要等人定后才来。但等了许久，还没消息，又禁不住丁马儿催促，只得吹息了新买的油灯，陪丁马儿睡了。丁马儿所谓睡觉，当然与普通睡觉不同，他还要藉此消磨时间。钱太太虽然心中盼望着那姓张的，但对丁马儿的临时要求，也不拒绝。她本是享乐主义者，对于眼前所能得到的快乐，绝不放过。但是这一来几乎坏了事，钱太太天生是个水性杨花，性情不定的人。天下有两种女子，一种在男子蹂躏之下，感觉受了侮辱。一种是把蹂躏当作恩惠，钱太太便是属于这后一种的。丁马儿利用她

作了泄欲机器，她反感觉了丁马儿的可爱，心旌摇摇，几乎把老褚对自己所说的话，都告诉他。但一阵想到那姓张的，便犹疑不敢开口。也是天意该当，丁马儿此际若如昨日的尽职，钱太太一定不能支持许久，便要破坏老褚的计划。无奈丁马儿心中有事，只盼着快些躲了出去，便不能似昨天那样长久，闹成为德不卒，半途而废。钱太太在不满的心情中，当然把要说的话都咽回去，立刻对丁马儿由鄙薄而勾起恐怕，把心又全归到那姓张的身上了。只默念明日老褚定有办法，自己便可脱离丁马儿，而成为张太太。那姓张的不特外表比丁马儿胜强百倍，便是其他也不会使自己失望的。她想着便将安然入梦，不料这时丁马儿竟抱住她，将耳朵凑近说道："你起来，你起来，穿好衣服。"钱太太一怔道："这时候……干什么？"丁马儿道："我已往旁处看妥房子了。这里人乱，咱们搬到旁处去住。"钱太太吃了一惊道："这里住得好好的，搬家作什么？再说大黑夜……"丁马儿听她的意思，好象对这里生了感情，不愿离开。只得说道："这里住着太不方便，同院的人太多，他们都看咱们觉得疑心，背地里胡乱嚼说。倘然传播出去，被赵八知道寻了来，你和我都有点不便。再说咱们俩爱好作亲，可是没根没底。这院里常有巡警来查户口，万一被盘问短了，更是麻烦。还有同院的那个老褚，最不是好人。在你来时他便留上神了，恐怕难免在背地使奸弄坏，咱们还是躲开的好。"钱太太因为心中有那姓张的，正希望那老褚代为撮合，从那姓张的可爱，连带也觉得老褚是个好人。如今听了丁马儿这一片话，便暗自寻思，丁马儿本身就是坏人，还说人家不好，现在三更半夜，要带自己出去，分明应了老褚的话。他是带自己去

交人贩子，自己宁死也不能随他去。便是他真个不是坏心，同自己到旁处度日，自己也不能随他走，总得留在这里，等待嫁那姓张的。她想着便道："你们都是多想，没有可怕的。只要我认定你是丈夫，谁说什么也没用。便是赵八寻了来，我翻脸不认，他能怎样？警察要来查出房里多了女人，你不许说新从乡下把家眷接出来么？同院的咕唧，随他们好了，你一个男子，那有这些怕头？搬开怪麻烦的，还住下去吧。你放心，什么事都有我。"丁马儿听她说得条条是道，但与自己心中所想完全不同，无奈不能把实在情形说出，只好说道："你靠得住，我自然知道，不过我实不愿在这院住了。再说另外赁妥房子，交完了钱，怎能不搬？我又是特为你寻得干净房子，独门独院四间小瓦房，别提多么整齐，你去了准得喜欢。咱们别麻烦了，快收拾走吧。"钱太太道："我现在身上实在难过，又困又头疼，真不愿意动。咱们明天再去，成不成？"丁马儿有些不耐烦了，着急道："不成，就得现在走。"钱太太打个呵欠道："为什么呢？"丁马儿见她这样怠慢，急得满肚皮气恼，只得按捺着说道："这边我还欠几月房租，趁夜里悄悄一走，不可以省下几块，留着咱们花多好？"钱太太从鼻中哼了一声道："我实在懒得动？你让我歇一日，明天夜里再偷着走，不也是一样么？"丁马儿道："你方才还好好儿的，怎这时又不能动？"钱太太道："谁知是怎么回事，忽然就这样不好过。"丁马儿道："你对付着起来，我扶你走到巷外，就雇洋车。"钱太太道："我头痛得象要裂似的，你别挤罗我了。"丁马儿虽不知她是何居心，自己看出诚心挨延，不由失了忍耐性，发出粗人光棍脾气，怒喝道："你别诚心怄气，动得也得走，动

不了也得走，既跟我就得由我。快起来，别找没味儿。”说着就拉住钱太太的肩头，向上一提。钱太太立刻感觉他手脚甚重，不由想起前几日受赵八殴打的苦楚，恐怕惹恼了丁马儿，也来个现打不赊。忙改口叫道：“别拉，别拉，我起，我起。”便一面装作呻吟，慢慢坐起，一面暗打主意。丁马儿听钱太太答应了，就不再说话，自去摸着黑儿，把几件零用东西用惟一的棉被包裹起来，将带子由外间缠上。因为特别简单，很爽利的便算收拾完毕。丁马儿将被包掮在肩上，向钱太太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走呀。”丁马儿走到房门口，觉得钱太太还未移动，忙催促道：“你可走啊。”钱太太无奈才慢慢腾腾随在他身后。走到院中，只见各房都是黑洞洞的，一些亮而没有。渐渐快到门首，钱太太心想，只要一出大门，就算入了丁马儿的手，不能脱逃了。想着忽然生出急智，猛装作平地跌跤，嗳呀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接着便高声呻吟起来。丁马儿本来就怕被老褚知道，和闯关偷渡一样，恨不得飞出门去。却怕什么有什么，竟听见钱太太跌倒声唤，急得他暗地顿足，忙退回在黑暗中摸着了钱太太。低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别叫喊，快起来走。”那知钱太太呻吟的声音，比他说话还高，好似痛得不能言语。丁马儿急得遍身汗出，摇着她道：“你忍住点儿，到门外再叫喊，这不是诚心教我着急。”钱太太和没听见一样，仍是呻唤。丁马儿知道若把老褚惊醒，今天便算大糟其糕，无奈又拦不住钱太太，焦急之下。就伸手下去，想把她抱起，再走出去。但是手一探到钱太太的胁下，竟似触着受伤之处，叫得更声儿高了。丁马儿不觉在急中生出怒来，咬牙喝道：“你要再叫，我可要踢死你。只要带得气儿，就得走。”说

着将被包丢在地下，一手握住钱太太的嘴儿，一手用力去拧她的肩膀。钱太太痛得筋骨如折，却被他捂着口，不能喊叫出来，只得随着他的手坐起。丁马儿问道："你走不走？再赖着不走教你死在这里。"钱太太痛不可支，惟有点头，口中含混着吐出走走的声音。丁马儿松开了手，钱太太竟不再呻吟了，慢慢立起来。丁马儿这时才瞧出她似出于故意，但也不暇多想，就拾起被包，扶着她道："走，咱们慢慢走，出去就坐车。"钱太太也不作声，只颤颤的向前走了两步，猛又一声喊叫，立刻又从丁马儿身旁跌倒。丁马儿气得几乎把肺炸了，觉得这妇人是有意跟自己捣乱，猛然把心一横，暗想你不走，就在这里死吧，我只当没遇见你。少进一笔外财，少找几回乐子，也自活该。想着便扬起右脚，使足气力，黑暗中也瞧不出钱太太的那个部位，就是一脚踢去。谁知这一脚还好，只踢到她的臀部上面。钱太太痛得嗷声鬼号起来，随着翻了个滚儿，丁马儿还要寻着她再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觉眼前一阵光亮，眩眼生花，先从对面射过一道光线。丁马儿本想把钱太太踢打个半死，自己抖手一走。这时见眼前发现了手电筒，虽看不清光线后面的人，但他知道这一院中只有老褚备有此物，一定是他听见吵闹声音出房来看。欲待躲闪，无奈身体已在光线中间，早被他看见，走也来不及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褚二先生走到他面前，用电筒照着，瞧见他掮着被包，咦了一声道："大黑夜里，兄弟你这是干什么？"这时钱太太倒在墙角，已听见老褚说话，知道来了救星，就高声呻吟道："救命，打死我了。"褚二先生随着声音，瞧见钱太太，忙过去低头看了看。又回头问丁马儿道："兄弟，这是怎的？她躺在院里叫唤。"丁马儿还

未答言，钱太太嘤嘤的哭述道："这半夜三更，他一定教我随他走，一会儿也不容缓。我走得慢些，他就打我踢我。天呀，我真不能活了。"丁马儿听她都对老褚说出来，恨得顿足说道："我还得叫你死呢。"褚二先生拦着道："别吵了，在院中闹什么？有话到屋里说去"说着还过去扶着钱太太，向他自己房中去，又回顾丁马儿："兄弟，来来，房里坐。"丁马儿走在他后面，心知图谋已一败涂地，算落到他掌握中，自己的一件美事，恐怕从此破坏了。想着恨不得伸手把老褚掐死但又踌躇不敢动手。三人前后到了房中，老褚将钱太太放在那旧床子躺着，低声说道："别怕，都有我呢，你安心歇着。"说完便摸索着点上煤油灯，房中立见光明。瞧见丁马儿正当门而立，褚二先生冷笑一声，走过去一拍他的肩头道："兄弟，咱们说句话。"丁马儿满不在乎的道："那里说？"褚二先生道："还上院里吧。"于是二人重行出去，走开几步，到了近街门的地方，老褚才立住道："丁爷，不是老哥哥问着你，你这事可作得有些不够味儿。白天怎样商议的，你倒伶俐，趁着半夜开小差呀。兄弟今天你栽了，老哥哥我不敢自比诸葛亮料事如神，可是象你这样点小鬼儿，还看的透。我早知道你有这一招儿。"说着哈哈笑了一阵，又道："方才你见我出来，一定心里发恨，那可是错了。我要装听不见，任着你带这女的走出大门，恐怕这时候兄弟你的命已经没有了。兄弟你不信我是好心么？来来，你跟我看看。"说到这里，就拉了丁马儿，走到大门首，低声道："你在这儿站着，别出声。老褚说完，便轻轻拉开大门，走了出去。丁马儿从门缝向外瞧着，只见门外蠕蠕地似有黑影移动。老褚出去发了个暗号，立刻有一个人

凑到他面前。老褚问道："怎样？你们都预备好了么？"随即有人答道："全把住了，我们一共十三个人，我自己在这门口外把着，他们十二个都在胡同口藏着。等你说的那一对儿出来，我们跟出去就动手。有四个专侍候女的，塞住嘴就可以走了。剩下九个，侍候男的，冷不防扑上去，就脸一蒙，捆好了再赘上块石头，往东边大坑一推，就完事了。"老褚道："好好，他们都在胡同外边么？"那人道："我叫他们来。"便低低吹了声口哨，立刻由胡同外也有几声回送过来，接着便听杂沓的脚步向这边儿跑。老褚道："不必教他们来了，你替我道辛苦吧，明天办成了再请客。回头你们看清了是一对儿再动手，要是单人儿就放过去。"那人答应，老褚就抽身回来。丁马儿听得清楚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暗想这块地方有许多亡命徒住着，时常出人命案子，原来老褚竟是这般人的同党，或者竟是首领也说不定。自己虽也是耍人儿的，但不过只混饭吃，并不能作太凶狠的事，委实斗他们不过。倘然落到他们手里也是难讨公道，若被弄死沉到水坑里，过些日发现出来，也只落个无名男尸一具罢了，想着不由毛发悚然。这时老褚正走回门内，把门关了，向丁马儿道："丁爷，我不骗你吧。白天你要不答应我，这时我出来横拦，就是我的不对。白天既答应有我在数了，这时你却要悄悄偷走，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"丁马儿半晌没答出话来，老褚道："事到如今，你打算怎样办呢？"丁马儿知道已落到他势力范围之中，自己若动蛮横，除了拚着性命不要，当时把你弄死，也为这一个半老的女人，有些不值。若只跟他用硬，恐怕他一声喊叫，自己枉然吃亏。想着便道："你不必问我，还是你出个道儿。"老褚道："论理你

可不够朋友，应该受罚。不过我这样年纪，还能跟你一般见识？兄弟，你也看开些，别尽想独吞。现在咱们这样说吧，还照白天商议的那样办，人儿归咱俩个。”丁马儿道：“那么还得卖了再分呀。”老褚道：“现在来不及了，要等慢慢出手，兄弟你这样鬼计多端，我真不放心，咱们趁早了结的好。”丁马儿道：“怎样了结呢？”老褚道：“这女人能值多少钱？你说。”丁马儿不知老褚是甚么意思，便道：“我怎能知道？卖出方才能作准。”老褚道：“你在人口上不外行，说个大概也没关系。”丁马儿随口说道：“不值一百块钱么？”老褚道：“好，就算一百。那么你给我五十，把人儿领走，作为两无纠葛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我那有这些钱呢?”老褚道：“你没钱，那么把人儿归我。”丁马儿听出便宜，立刻答应道：“好吧，你给我五十。”老褚哈哈笑道：“你想得倒好，人儿归你，你定价儿。人儿归我，就不能依你的价儿了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给定价儿，是多少？”老褚道：“据我看，最多值十块大洋。”丁马儿道：“你这话太离骨儿了，一个大活人，上秤称有多少斤，卖也不止值十块钱。”老褚道：“把人儿归你，你又没钱。归我你又嫌价儿小，怎样才成呢？得了，我别跟你搅和，你还把她带走，独吞去吧。”丁马儿听着，想了想，没奈何叹息一声道：“褚爷，咱们不过动这一套，你把门外下了埋伏，逼着我认头吃亏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我劳心费力担惊受怕的弄了这个人儿来，你教我也得落几个儿，都是吃这碗饭的，谁也别教谁太过不去。”老褚道：“我不是欺负你，平白的抢你的饭，是你许我平分的呀。我说这人儿值十块，分你一半，也就是了。”丁马儿这时反象跟老褚求帮似的好言央告，老褚

也并不固执，渐把数目增加。最后老褚从腰里取出八块大洋，塞到丁马儿手里道："兄弟，拿着，你是识时务的，别再争兢。"丁马儿自知再说无益，只得把钱收起道："褚老，完了。我这叫打下牙往肚子里咽，咱们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"老褚哈哈笑道："兄弟，就是吧，老哥哥不离地方，现在这儿候着，你几时找我都成。"丁马儿又道："人儿就从此归你了。"老褚道："自然，你还舍不了么？"丁马儿顿足向外便走。老褚叫道："丁爷走呀，改日再见。慢慢的走，外面的人决不拦你。"丁马儿一语不发，掮着被包，直奔街外而去。老褚冷笑一声，慢慢的掩上门走回自己房中。

不表老褚向屋里走。再说钱太太在老褚房内，虽然身上被丁马儿踢伤了三处，仍然疼痛难忍。但看着丁马儿被老褚迎出去说话，知道是去商量自己的归着，心中只盼老褚把丁马儿制伏，将自己留住，便算走了好运，从此可以跟那姓张的度日。想不到自己荒唐胡闹，居然还落了好结果，得着那样漂亮的丈夫，真是歪打正着。这都是老褚的成全，将来得大大的谢他一场。而且自己得了这可心的丈夫，从此可改邪归正，不要妄为了。想着一阵心满意足，好似是坐在那姓张的家里，作了商家内掌柜一样。但转想又怕丁马儿倘反把老褚说服了，或者出了什么岔头，老褚不肯管这件事了，仍叫自己跟丁马儿去，再落到这恶人手里，可就不妙了。钱太太正反复的思索，喜惧交杂。忽听外面脚步声响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见老褚踱将进来，后面竟没有丁马儿，钱太太心方一松，又瞧着老褚的面上隐含笑容，便猜到这事已成功了。老褚向钱太太叫道："大嫂，你放心吧。丁马儿已走，再不来打搅你了。"钱太太听着，立时通身舒爽，忘了疼痛，从

床上溜下来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可受累了。他怎么走的？难道就这样认头吃亏么？”老褚道：“平白的他就走了？我点破了他的私心，问他想把你卖多少钱，我就照价儿给他，算我买了。”钱太太怔了一怔道：“他要多少呢？”老褚道：“他是老虎大开口，跟我要三百块。我磨了半天，到底减下一少半来，末后他实收了我一百八十块走了。”钱太太正信服老褚，当然不疑他的谎话。暗想自己居然还值这大价钱，可见年岁虽大，容貌总是好的，不由有些自负起来。就哦了一声道：“真便宜了丁马儿这小子，你怎给他这些钱呢？”老褚笑道：“钱倒不算多，不过真掏便宜他了。”钱太太瞧老褚不在乎的样子，忽然自思道：这笔钱无论花多少，绝不会老褚自掏腰包的，定然归我那未来的丈夫担任。自己已算是姓张的人，多破费他就等于破费自己，这笔钱可花得太多了。她这样一盘算，竟而有些心疼。老褚又道：“钱已花了，不必再提。现在你跟我走吧。”钱太太问上那里去，老褚笑道：“你真得谢谢我。我为你真是八面张罗。从白天起，我一面跑着说媒。一面想法对付丁马儿，还偷工夫替你寻妥了新房。”钱太太听了新房二字，便知是自己和那姓张的同居之处。就问道：“嫁他不是要上他家去么？怎还用另寻房子？”老褚道：“我们张二弟从断弦以后，就把住宅取消，自己睡在铺子里。如今娶你，自然不能同在那里住，总得另赁房子啊！现在你随我到新房去吧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他在那里么？”老褚点头，钱太太喜欢得心花怒放。暗想白天所见的可意人儿，稍迟便可到了一处。料想这种婚姻，绝不会有许多讲究，随老褚过去和他见面，见了面就拜天地，拜完天地就入洞房，最多再有两点钟。但自己半天未曾修饰，

这样乱头粗服，他见着岂不减兴？想着便四顾问道："等等儿，您这里可有脂粉？我要先洗洗脸呢。"老褚道："我一个男子住的房里，怎会有女子用的东西？你将就些，不必梳洗了。"钱太太听了无法，但还用湿手巾把脸擦了擦，老褚瞧着暗笑，就催着一同出了房门，将门倒锁了。再出街门，老褚咳嗽一声，有几人在黑影中走了过来，问道："二先生，怎样？"老褚道："方才丁马儿出去，你们瞧见了么？"那几人道："瞧见了，他唧唧哝哝的骂着街向东走了。我们因为您先有吩咐，也没拦他。"老褚道："好，众位多辛苦，现在已没事了。都回去歇着吧，明天茶楼上见。"那几人便纷然各散。钱太太随老褚走出巷口，顺着长街往西，她走着问道："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"老褚道："这是预备毁丁马儿。我早算就了，今天丁马儿必要带你偷跑，便在门外下了埋伏。方才你若不是撒赖不走，随他出了门儿，丁马儿的命就完了。你在院里装跌倒的时候，我正从窗户向外看着呢，那时丁马儿恨不得吃了你，却不知道那正是救他呢。"钱太太听了，才知道老褚也是个不法之徒，居然能结党杀人，不由心里又怕起来。两人且谈且走，过了一会，已走入一条极狭窄污秽的街道，又穿入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，连路灯也没有。脚下七高八低，倾倾跌跌，只得扶着墙走。忽然手摸了个空，她把全身重量都支在手上，这一摸不着墙，身体一侧，便自向旁跌倒。原来旁边是人家的大门，正然开着，她竟跌入门内，摔得噗咯一声，不由叫将起来。老褚忙走过相扶道："怎么跌倒了？这胡同太黑。"说着钱太太已被扶起。幸而那大门没有门限，又是土地，跌得尚不甚重。她立起忍着疼痛气恼，又要前行。老褚笑道："别走了，这也真

巧，竟跌到自己家里来了。我替你赁得房子，就在这个院里。”说着就叫钱太太走入院里，拿着电筒照了一照。钱太太借着光亮，看见这个院子十分狭小，只有四间小土房，南北各二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北房里有女人声音喊着问道：“谁呀？”老褚道：“是我。周大嫂子，多谢你照应了。”那女人道：“二先生来了。我白天听你派人送来信儿就都收拾干净，又怕你夜里来，就留着街门没关。你要喝水，院里小炉子上滚着一壶，我可不起来了。”老褚道：“周大嫂睡你的吧，咱们明天再说话吧。”随即用电筒照着南房的门，拿出钥匙，将门开了。进到房内，寻着火柴点着煤油灯，钱太太乃看见这是一明一暗的屋子，居然收拾着很象样儿。这外间放着一桌四椅，墙角还有两张茶几儿，壁上挂着字画和美人儿月份牌。老褚举着灯道：“咱们上里间坐吧。”钱太太正瞧着这房中陈设，得意非常。自想这必是自己和那姓张的家，居然能在仓卒中办得这样齐整，足见他是个有钱的人，自己就要舒服了。想着更急于看里间是什么样儿，跟着老褚走入。见里面竟然放着张铁床，床上还挂着雪白的帐子。其余家具也颇有几件，最可喜的是床对面有一架旧镜台，上面放着梳具和化妆品。钱太太心花怒放，面上溢出笑容。老褚将灯放在桌上，出去拿进一把铁壶来，将热水放在洗面盆中，向钱太太道：“你可以洗脸了。”钱太太本是怕被那姓张的看见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儿，如今见他不在，方才松了些心。又怕他稍迟便来，就毫不迟延，将脸洗完，着意修饰一番。这时老褚已倒了两碗热水，教她喝着。钱太太等了一会，还不见那姓张的来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他呢？怎还不见面儿？”老褚微笑摇头。钱太太暗想自己和他虽然是草草的结

合，但是这大喜的头一天，无论怎样忙，也该偷工夫早早的陪我入洞房。如今他还不露面儿，只教老褚一个老头儿在这里，算怎么一回事呢？钱太太想着心中不快，老褚却把长衣脱了，躺在床上。钱太太越瞧越不是样儿，越想越不是滋昧，就又问道："这时候都过半夜了，他到底来不来呢？"老褚淡淡的道："我给你们定的吉日是在明天，谁想今夜丁马儿就出了毛病，我只可把你领到这儿来，张二弟还不知道信呢，怎能来呢？"钱太太大为失望，说道："老爷子，您去找他来行不行？"老褚道："大黑夜里，又离得老远，我不能去。再说便去了也见不着他，这时铺子上门，他一定同朋友出去玩耍去了。"钱太太听了，暗恨老褚奸滑，又没法定派他去，只得默默无言的坐着。自知今夜已没有见意中人的希望，但这里总是自己的家，总没有男人陪伴，就退一步想享受这新家的幸福。只盼老褚快些告辞，自己好睡上铁床，解一解多日来睡土坑木板的苦楚。但过了半晌，老褚仍自不走，只扯东拉西的说话。躺下又坐起，坐起又倒下，毫不客气，毫无规矩的，竟把这里当他的家似的。以后更放肆起来，竟脱了鞋，剥了袜子，钱太太实不耐烦了。就道："老爷子，今天可不易，为我辛辛苦苦，熬了半夜，这时候您也疲乏么？请回去安歇吧。"老褚听了，忽地撅着黄胡子一笑，招手道："你过来，我和你说话。"钱太太只得走到床边，他一把将她拉住，按在身旁坐下道："天这么晚，你还教我回去么？"钱太太一听，这话中带着邪气，不由心中乱跳。只可装作不理会的道："我是看您太累了，该回去歇着。"老褚拉住她的手笑嘻嘻的道："我为你尽的力可不小，你不要没人心，黑夜里赶我走，我才不走呢。今天你先

谢谢我吧。”钱太太明白这老东西有了坏心，便把脸一沉道：“老爷子，教我怎样谢你？”老褚笑道：“你还不明白么？若真不明白，你先关上房门，上床来我告诉你。”钱太太脸上一阵发烧，发怒道：“老爷子您这是什么话，才替我作媒嫁了你张二弟，我正感激不尽，您怎到说出这没味儿的话来。抛开我不算，你对得住朋友么？”老褚见钱太太翻了脸，也瞪起老鼠眼，向钱太太喝道：“你跟我装正经，谁不知道你的臭底儿。是你亲口说的一个月里就换了三个男人，还在乎多我一个。你也该想想没有挖井人你就吃着水了？怎不能陪我睡一夜？就是陪我睡睡，明天也误不了跟男人入洞房。现在你若得罪了我，哼哼，看你在这里能住几天。”说完仰首冷笑，把奸险毒狠的样儿都露出来。钱太太立时害了怕，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就在他把握中。若将他惹恼，以后的希望，就全空了，而且不知遇到什么祸害。没奈何只得依从他。自己本想从今天就改邪归正，既遇到这事，只得再邪一天，等明日方可归正了。想着心中已然接受老褚的要求，在表面不好意思脱口允许，便向老褚道：“瞧你这厉害，不依你就这么大罪过么？你方才说的很对，我已经换了几个男子，还装什么贞节烈女，可是现在既经你作媒，成为姓张的人，便是我自己再不作好事，你还应该管我，这样才对得住你那位张二弟呢。如今怎你反倒引头作这亏心事？”老褚道：“什么亏心？我不管。只瞧着你怪好看的，又赶上今天这个机会，只咱俩在这间房里，乐得凑凑热闹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不算什么，说真个的，就依了你也不要紧。只要你自己忖量着，别怕对不住人。”老褚哈哈笑道：“我不怕，你就来吧。”说着就跳下床去，将房门关好，就强迫着钱太

太同眠。钱太太只可半推半就，陪他睡了。起初还暗自厌恶，嫌他年老。及至过了一会，钱太太才感觉他不老，反欣然以为不虚此夜，绸缪许久，才双双睡去。钱太太次日醒来，见已满窗晴日，几上小钟，正指着十点。回想昨夜情事，也自觉好笑。自己近日来竟是随处而安，人尽可夫了。想不到这次嫁人以前，居然又和这老头儿结了一回缘分。看老褚时，还自赤身露体的大睡，就自坐起，看看房中，把夜里所未注意的也看见了。觉得这小家庭很够样儿，又望望老褚，暗想明日此时，床上便换了那漂亮小伙儿，那才更象样呢。想着又坐了半晌，老褚还自不起。钱太太猛然想到老褚说和那张二弟约定今天，他必到这里来，倘然这时一步走到，撞破自己和老褚的丑事，一定反脸不要自己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不由心中一惊，忙将老褚摇醒。老褚似乎倦劳过度，唤醒了又复蒙眬，费了一点钟工夫，才算真醒了。但他还躺着不动，更不坐起着衣，钱太太暗自焦急，催他快起。老褚教替他点纸烟，吸了一支，钱太太以为这可该起了，那知老褚连吸两支，还自不动。钱太太急得没法，只得说道："天不早了，你快起吧。"老褚笑道："我乐得多舒服一会儿。"钱太太道："你穿好衣服，咱们把门开了，收拾收拾，再消消停停的等着，多么好。"老褚听了，倒把她拉到怀里道："忙什么，咱们多躺会儿吧。"钱太太道："你别这些没出息。天过午了，回头有人来，撞见那算什么呢？"老褚道："这院里清清静静，那有人来？"钱太太忍不住说道："你不是说跟他约定是今天日子么？稍迟他还能不来？"老褚似乎不懂她的话，问道："谁跟谁定的日子？"钱太太道："你怎这样好记性？昨天不是说你那张二弟……"老褚听到这里，突

然哈哈笑道："哦，你说张二弟呀。好好跟你睡了一夜，还是惦念他。"说着坐起，正色向钱太太道："现在教你明白了吧，这里面没有姓张的事，只有你我二人。你别乱想了，归总儿说，我给你作媒，男家就是我自己。那时因为你在丁马儿手里，恐怕嫌我老，才用那小白脸儿引你一下。昨夜给丁马儿的钱，也是我自己掏腰包。这里的房屋家具，也都是我的产业。现在你算被我娶到家了。昨夜你看我作不够朋友的事，那正是我跟自己的女人入洞房呢。你都听明白了，从此别胡思乱想，一心一意的跟我度日，永远也不会缺你的吃穿，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"钱太太听了，才明白上了老褚的圈套，只急得几乎哭出来。她从昨日便惦记那年青貌美的张二，希望在他身上谋自身的归宿，求前途的幸福。不料这时老褚一言说破，她从此要成为老褚的女人，和那张二永无发生关系之日，怎能不大失所望？欲待和老褚辨别理由，不认他是丈夫，仍要他把张二寻来和自己成亲，但老褚怎能如此？他费尽许多心力，好容易将自己图谋到手，绝不会甘心割舍，何况自己又失身于他。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儿，自己便是对老褚拚命不依，恐怕未必闹得出他的手去。若是依从，又不甘嫁这干枯老丑的厌物。钱太太想着心中为难，老褚也深知她的意思，只望着她笑嘻嘻的道："我的心肝，你嫁我便宜多呢。头一样是我有钱，可以教你享福。吃喝穿戴，都由你自便。二样儿你夜里尝试过了，我虽然上了年纪，足比小伙儿不弱。你一个女人，除了这两件事还想什么？从此跟我收心度日，比什么都好。若是不听我的话，莫说你是女人，就是男子汉，也莫想逃出我的手去。你自己忖量着。"钱太太原知道老褚的手段毒辣，这时听他一加威吓，便害怕

了。暗自盘算，自己已落到他的圈套以内，不从也枉受苦吃亏。若弄到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反倒先伤了情面，以后便要受他的虐待。不如趁此用好言语哄着他，落个好面儿，且借着他这里的好吃好喝，好穿裝，好住处，将养自己这些日的劳苦，日后再相机行事。想着便揪着老褚的黄胡子笑道："好你这老东西，竟跟我使这花招儿。为什么到如今才说实话，怎不在昨天直截说你自己要娶我呢？"老褚道："我怕你嫌老。"钱太太道："呸，你当我是十七八的小姑娘，只爱好脸子呢。难得你还费那些心思，弄个年青的勾我来。"老褚道："不是年青的，怎就勾得你？"钱太太道："放屁，你真把我看左了。"老褚道："一些也不左，只瞧你从昨夜到了这里，把张二问道多少回了，那还不是一心惦记他么？"钱太太道："什么话？我只为作错了事，弄得孤苦伶仃，到处跟着光棍受罪，如今好容易有人作媒，说妥了丈夫，我怎会不眼巴巴的盼望呢？这又关年青什么事。那时我知道张二是我丈夫，我自然惦着他。现在既说明了不是他是你，我从此心里就只有你了。"老褚听着似乎得意起来，忙抱住她道："你这是真心话么？"钱太太寒起脸儿，却不说话，象是嗔他不该疑惑。老褚又道："你真不嫌我老么？"钱太太一手揪住他的胡子，一手拧着他干皱的嘴巴道："我只嫌这儿根狗须胡子，趁早给我剃了去。"说着又正色道："我现在落到这般光景，还图什么？只求有个人管我的后半世就得了。你自觉骗了我，怕我心里不快活，其实我既不在乎年青年老，反倒觉得你肯费许多心思，那些银钱，都是因为爱我。嫁你更牢靠呢！"老褚大喜笑道："你这才是明白话，我已够了年纪，绝不会再心浮气燥，才能一心疼你。咱们清

清静静的同度日子，多么舒服呀！”钱太太忽然笑着扳住老褚的头儿，吃吃的附耳说道：“你这老东西，别太高兴了。你以后若不好好的供养我，伺候我，可留神我要了你的老命。”两人又调笑了一会，钱太太就算承认实地嫁了老褚，重行了一回周公大礼，作为正式仪式，方才下床。钱太太收拾了头面，便该执行主妇职务。先由老褚把同院的老婆子引见了，托她照应，那老婆满口承当。老褚便拿出钱来教她做饭，那老婆出去买米蔬作料。钱太太背地询问老褚，才知道那老婆姓马，在二十年前也和老褚搭过姘头，以后年老了，老褚才和她取消了肉体的关系，改为朋友的交情。帮助她在此处赁所小房，干了个引诱男女野合的台基。至于这两间南房，却是老褚所有，家具也都是他自己置买。预备有时高兴，便来住几天，教马老婆给勾个女人来陪伴。若是老褚不来，这两间房就算马老婆台基的特等房间，必须遇有钱的男女前来借地方，才肯延入此中，作为特别优待，藉以索取高贵的价钱。至于左近的穷浪荡们，铜板阶级上下的人物，永远也没有进这房间的机会。马老婆自开了这个台基，赚了不少的钱，足够棺材本儿了。钱太太听着她说得十分有趣，暗想每天在这里有些膘乱事儿，倒也解闷，而且日子长了，可以顺便和马老婆拉拉近乎。倘然见有入眼的男子，还可以烦她给作个红娘，背着老褚偷个人儿，也是近水楼台啊。她心里还这样想着，但口里却说相反的话道：“这样杂乱的院子，可教我怎样住？我这次嫁你，只为规规矩矩过清静日子，怎倒跑进转子房来了？”老褚道：“我也明白，不过暂时没有合适地方。再说这里又有马老婆儿照应，每天由她作茶打饭，你可以舒服些。心正不怕影儿斜，你只在房里坐

着，不出去张望，有谁敢进来罗唣？何况有我托付马老婆，她一定用心照顾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便不再说话。须臾马老婆已买了东西回来，就在院中柴灶上作熟了饭，三人一同吃着。正吃到半截，忽听外面门响，马老婆便匆匆走出。钱太太从窗孔向外看时，院中立着一个少年男子，穿着一身工匠衣服，颇为污旧。只是头上分发梳得光亮，脚下青缎鞋白线袜，也非常洁净。这是一种下等男子，无力修饰全身，只能上下两头光的特别格式。旁边还有个少年妇人，面貌并不俊美，却象坐家的人儿，揉头散脚的怀中还抱着个未满岁的婴孩。这两人似乎是马老婆的老主顾了，都无忸怩之色。向马老婆叫大娘，马老婆向她自己住的房门一指道：“房里没人，你们进去睡吧。可有一样，你们想想，几回没给我钱了？我这买卖还赊账么？不过看看街坊的面子，让你们两回。今儿若不把老账给我清了，”说着又冷笑对那少妇道：“回头我可向你男人要去。”那少妇听了，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叠小角票，数出两张，递给马老婆道：“大娘别急，前两天不是我们孩子他爹有病没出去赚钱么？昨天我逼着他出去了，才拿回两块钱交给我。我有钱能不还账么？这是四毛，你先收下。”马老婆见钱眼开，接过来仍伸手再讨。那知在这时候，少妇手中所余的钱已被那工匠式的男子抢过去了。马老婆那里肯饶，又从那男子手里抢回两角，才放他们二人进到房中。马老婆也回到这边房里，接着吃饭。钱太太便问那一双男女是什么人？马老婆道：“这全是叫化子斗牌，穷乐心儿。女的是左近卖零碎布的柴大头的老婆，男的是电灯匠冯七，两人新近才凑合上的。差不多天天来，顶讨厌了，一来就把房子占着不走。我也是因为近来生意清淡，要不然

早不作他们这号穷买卖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他们来一次给你多少钱呢？”马老婆道：“这本没准价儿，可是旁人没有象他们这样给得少的，来一次只给两角钱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见那女的给你钱，男的不特不掏腰包，怎还从女人手里抢呢？”马老婆道：“这冯七和这女的相好，本来只为讨便宜，向来也不肯破费一大钱。可怜那柴大头，每日辛辛苦苦，在街上叫卖，赚来了钱，交给家里。女的就借着斗牌赔输的名儿，都倒贴给冯七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一个小买卖人，能赚多少供他的女人贴人？”马老婆道：“她本没多少油水，有时冯七见她身上有几个铜板，也要抢过去……”说着听那边小孩儿号哭起来，哭了半天，突然声音更高，又加上拍拍之声，想是有人在打那孩子。马老婆道：“孩子活造了孽。偏这女的每回都是抱着孩子来，他们只顾快活，把孩子丢在一边，怎会不哭？哭了就打，打完了……你们听着，一会儿孩子就住声不哭了。他们真不怕缺德……”说着果然哭声立止。钱太太方在诧异他们用什么手法，马老婆笑道：“孩子的嘴用东西塞上了，还哭甚么？”正然说着，外面又在拍门。马老婆出去，又迎进来一男一女。这一对与以前那两个却大不相同了，男的穿着一身西服，却不甚合体，俱是从旧衣铺买来的，但还刷得干净，身躯短小，颇有风流自好之态。女的好似个什么食堂的女招待，穿着蓝布长旗袍，长发披肩，生得口大眼小，又是哈巴狗形的脸儿，但妖荡之气却是十足。两人年纪都在二十多岁，行踪飘忽的走进来，那神情颇为局促。女的向马老婆道：“你是马老太太么？”马老婆道：“是呀，你二位是谁给指引来的，提一声儿吧。”那女子低声道：“是我的二姐教来的，她说你这里有间屋子。”马老

婆道："你二姐是谁呀？"那男子接口道："是大光大戏院六号。"马老婆立刻作出欢迎的态度道："是了，您二位里面坐……"说着似乎想起那边房中已先有人在，便同他俩进到老褚这边房里，在外间坐下，然后又出去拍那边的门，唤那先来的一双男女起身让位。那两人还自不肯，马老婆连骂带挖苦，才算将门骂开。又费了许多口舌，那两人方委委曲曲的带着孩子走了，马老婆将后来的这一对请过那边去。钱太太看着，才要问老褚，就见马老婆儿已走进来了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　骨肉情亲救流离新居暂寓
莺花春老寻住着鸳侣乱飞

话说马老婆进来，老褚问她："这新来的一对儿，能有多少钱给你？"马老婆道："谁知道么，这个女的是戏园女招待，她们姊妹很有些我的老主顾，给的钱全不很少，大概一块钱总拿得稳吧。"三人吃完了饭，把食具收拾出去，马老婆便不再进来，只在院中坐着。老褚才和钱太太谈起心来，细问她旧日家庭中的情况。钱太太本无须隐瞒，就从头至尾仔细把实话说了。老褚道："你那丈夫钱畏先，还在影片公司作事么？"钱太太点头。老褚道："影片公司可是大本钱的买卖，那钱畏先既在里面作庶务主任，进项必不小吧？"钱太太为要老褚看重自己，便吹了一个小牛道："进项敢情不小，只工钱就有百八十，外快更没数儿。"老褚想了想道："我有个意思，要和你商量。现在你算嫁了我，咱俩就是一个人，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。说实话，我很愿意供养你象个阔太太似的，无奈入项儿太少，又怕委曲了你，所以想出个弄外财的法子……"钱太太听到这里，觉得这语气又有些不妙，莫非也要变方儿从我身上生财？忙问道："你有什么意思，说吧。"老褚道："我听你说，当日和钱畏先离散的时候，只凭空口一说并没立下字据是不是？"钱太太

道："不错。他那时迫我离散，我一答应，他就走了。"老褚道："没用，没用。他既没经官动府，又没立下手续，空口儿说，简直和没说一样。现在你仍算是他的太太，他还是没法儿不承认。所以我想起这个题目，你出头讹他一下，硬说他另有情人，遗弃发妻，准能占十成理的。"钱太太摇头道："不行，他不要我，是为我作了坏事，我有什么脸儿再讹他？"老褚笑道："你作坏事，左不过偷人儿。可是他既没当场抓住赵八和丁马儿，你就能说他诬赖，那怕什么？"钱太太道："那么我用什么法子讹他呢？是跑到公司哭闹去么？"老褚道："这倒不必，我假装是你的舅父，作为你被钱畏先遗弃，投奔我来。我便给你请个律师，先给钱畏先写封信，要求他给多少赡养费。他若应了，就算咱们的运气，乐得每月受他些贡献。他若不肯，咱们就弄假成真，告起他来。"钱太太笑道："你这主意倒不错。可有一样，钱畏先也是律师出身呀。"老褚听了，倒觉一怔道："真是么？"钱太太道："他在北京干过好几年呢。"老褚默然不语，自去寻思。钱太太暗想：老褚虽也没安好心，幸还不是毁害我。钱畏先把我既抛了，何必护着他，教老褚想法讹他几个钱花花也好。便笑道："你不必怕他，他那份能耐，都在我肚里。除了用律师这两个字唬人以外，半点拿手也没有，又怯官，又怕事。有什么法子，咱们就办吧。"老褚才欣然道："原来他这样没出息，怪不得他和你离散，连手续都不知道立一个呢。这就好办了，我有当律师的朋友，烦他写一封信给钱畏先，要求每月给你赡养费。你既说钱畏先一月有百十元进项，就向他要一半，每月五十元，去了信看他怎样回答，再定第二步的办法。"钱太太点头道："好，就这样办法。"

老褚道："大约律师给钱畏先写信，得把你现在的情形和住处写在上面，恐怕钱畏先那里要有人来，你可要咬定了我是你舅父，有话我都可以替你说。或者不必闹成官司，咱们就有钱到手了。"两人计议停当，又研究了一会，便见马老婆那房里一双男女，出门走了。马老婆关上街门，走进这边房中，笑着告诉老褚，得了一块多钱。老褚见天已不早，就教钱太太和马老婆作伴，他出门办事去了。那马老婆待钱太太倒十分亲热，说说笑笑，毫不寂寞。以后又不断的来些无耻男女，借地野合。马老婆接待余暇，对钱太太所谈，当然不外这些风月事儿，而且在语气中颇带有撩惑之意。钱太太本有心在这近水楼台寻些佳趣，正恐马老婆代老褚监察自己，如今想不到竟也是拉人下水的手儿，自然一拍即合，谈得入港。马老婆又把她平日所闻所见，绘声绘色的形容出来，使钱太太听得面红耳赤，于是二人都暗自会意。钱太太知道马老婆定能与自己合手，马老婆也明白钱太太必能入套，只不过双方不便明言，而且未寻着入选人材，事先没有说明的必要。到晚上老褚回来，对钱太太说，已经托律师写信去了，只待钱畏先的回音。钱太太应着，便执行主妇职务，帮马老婆做好晚饭，一同吃了。夜间马老婆房里又来了一对整夜借宿的，马老婆便睡在老褚这边的外间房内，一夜无话。到次日早晨，老褚起身出去，言说昨天揽了一件乡下的官司，要亲自下乡去一趟，得两天才能回来。钱太太本不恋着他，但表面上还装出依依不舍之态，缠绵了一会。老褚留下度日的钱，便起身走了。钱太太长日无事，在房里闷不住，除了在院里和马老婆乱说，便站在门口卖单儿。午后又来了一双男女借房，男的也是无赖模样，横眉竖眼，女的却象个作女仆

的人。两人和马老婆甚熟，玩玩笑笑的便进到房内。马老婆告诉钱太太道：“这女的是租界上洋人公馆的老妈，和这穿号褂子的姘上了，隔两天便来一回。”钱太太见那男的魁伟非凡，暗暗佩服那女仆的选择眼力。过了一会，那房中起了声息，铁马金戈，声震于外，表示出一场好厮杀。钱太太听着不由神魂飘荡，也斜着眼儿，只想赵八和丁马儿。马老婆瞧见她的神情，便笑了笑。钱太太不好意思，便进到房中去了。稍迟又来了一个女子，年纪在二十多岁，却生得身量极高，态度非常风骚，衣服也颇华丽，只看不出是何等样人，又象个妓女，又象个普通小家妇人。一进门便问马老婆道：“大娘，小王来了么？”马老婆道：“没见哪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他约好一点钟来等我，现在却一点了，怎还不来？”马老婆道：“若不然，你进来坐坐，他也许就来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还有事呢，明天见吧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她走后没十分钟，又有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推门走入，叫马老婆道：“老四在这里么？”马老婆呦了一声道：“你来迟了一步，她才从这里走。”这男子顿足道：“糟糕，她走时说上那里去？”马老婆道：“她没说。”那男子道：“劳驾大娘，你跑一趟，到她家里叫她来。”马老婆摇头道：“我这时大忙的，怎能出门？你明天再来，我今晚去告诉她。”那男子只是央求，马老婆只是不允。最后那男子拿出钱来，塞入马老婆手里道：“大娘，你坐车去，谢谢你。”马老婆才道：“谁让你急得这样，我就走一趟可是去了她未必在家。”说着又道：“你进房里等着，外带给我看家。”便将那男子让到老褚房中的外间，她自出门走了。钱太太听着清清楚楚，暗笑这男子为会情人竟然如此着急，便偷掀帘缝向外间窃视。见这男

子颇有些浪荡公子的派头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黑色长袍，剪裁十分可体。脸儿用雪花膏擦得极白，颇有风流自喜之态，正在外间来回踱着。钱太太瞧着那男子长得并不讨厌，又加此时此地心里很容易联想到不正当的事上去，自想看人家一对对的都是年当貌合，互相爱好的多么快乐，只自己守着个干柴棒似的老头子，相形之下未免可怜。尤其是这个男子和方才来过的女子，更教人瞧着眼熟，少时马老婆把那女子叫了来，这两人凑到一处，还不知多么有意思呢。想着忽听对面马老婆房中起了怪声，女的好似被搔着痒处嘻嘻笑将起来，却在笑中带着气喘。笑后继之以骂，骂完又笑。钱太太本是过来人，深知就里，明白这是快活最高度的表现。听着只觉热辣辣的刺耳，阵阵心头小鹿撞，脚下也软了，偏偏外间又现放着一个男子，这真教她意惹情牵，不知所可，简直有些难以自持。忽然似有意似无意身体向前一倾，手虽拉着布帘，但上身已然露出。那男子正在外间等得焦急，猛见里间帘内露出个妇人脸儿，方自一怔，钱太太却装作羞涩似的，微微一笑，就又将身缩回。那男子本是偷香窃玉的老手，久在这暗昧区域行走，阅历极多。如今见有妇人向外探头又瞧着自己笑，便明白是有意勾搭了，何况又是在马老婆的台基里，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人，想必也是个不正经的臊货，上这里来偷嘴吃。如今既送上口来，乐得和她勾搭一下。便笑叫道："小嫂子，外边坐吧。"钱太太听她在外面答了话，倒觉心跳起来。欲待出去，一定被他调戏，若被那女的和马老婆撞见，岂不丢脸？欲待不去，心里实在存忍不住，便犹疑着答道："你请坐吧。恐怕还有是非。"那男子又道："嫂子你贵姓？"钱太太方将说姓钱，忽又改口道：

"我姓褚，您呢？"那男子道："我姓王。嫂子你和马大娘怎样论？"钱太太道："我们是亲戚。"那小王道："您来了不少日子吧？"钱太太道："两三天了。"小王道："事由儿不错吧？"钱太太道："什么事由儿？"小王笑道："嫂子，别跟我装糊涂了。既住在这里，还不赚个风流钱么？"钱太太道："呦，你别胡说。我们可是好人，赁着马大娘这两间住房，你坐的还是我的房子呢。"小王道："这样说，我倒失口了。嫂子你出来坐坐，咱们谈谈。你一个人在房里不闷么？"钱太太道："我不闷。"小王道："我可闷呢。"钱太太道："你闷怕什么？少时马大娘把你那相好的请了来，不就热闹了？"小王笑道："我们热闹什么，嫂子你不想热闹热闹么？"钱太太笑道："呸，你少放屁。人生面不熟的，留神我撕你去。"小王笑道："我等着呢，你出来撕吧。你若不出来，我就进去给你撕了。"钱太太这时已然心动了许多次，真想要藉着这个题目，出去和他纠缠。无奈又恐外面人来，踌躇不敢。小王那里又不住用话勾挑，正在行将不可开交之际，忽听大门一响，两人立起全都住口，注意观瞧外面。只见马老婆一人回来，她走得喘喘的进到房中，向小王道："怎样，白溜了我一趟不是？老四早不在家，听说上河北什么旅馆去了，今天还回不来呢。完了，你死心吧，明天再来。"小王眼珠一转，拉住马老婆低声道："大娘，这里间房住的是谁？"马老婆一怔道："你少打听，那是我的亲戚。"小王涎脸道："大娘，你给我办办。"马老婆摇手道："胡说，人家是好人。"这时钱太太已听见外面两人言语，知道这小王对自己有心，只怕马老婆受过老褚之托，不肯给自己拉皮条。那知她所想的整反了个过儿，老褚所以

送他这里来住，就为着教马老婆引诱她下水赚钱，钱太太还蒙在鼓里，以为老褚要她恪守妇道呢。当时她向外面侧耳听着，那小王还在和马老婆缠扰，央请代为撮合。马老婆道："好没脸，黄鼠狼偷不着鸡，就想用鸣子解馋，你趁早死了心吧。莫说人家是个好人，便是吃这个的，谁也不给你接这短儿。"那小王道："你怎知道是接短儿？只要办上，还不定是多么长呢！再说我更不能白了你。"马老婆听了忽大声道："你是想挨嘴巴呀，趁早躲开这儿，别找不痛快。"说着就暗递了一个眼色，接着又推他出去，直到街门以外，马老婆才拉小王，走向墙根问道："你真有心么？"小王道："自然有心，没心就肯这样央告你了？"马老婆又道："她可有三十多岁了，比你大得多，你可看明白。"小王道："不用你说，我都看清楚了。年岁大更好，比小的分外有意思。"马老婆道："她是我的亲戚，两口儿赁这南房住，她男人出门去了，只剩她一个。我也许能想法给你勾搭上，可是你给我多大酬谢呢？"小王道："只要成了，我绝不少给。你还不放心我么？"马老婆道："好吧，你明天来听信儿。"小王道："那可不成，连老四明天我都等不了，你一定立刻给我办成。"马老婆道："那有这么容易的？也罢，我替你撞撞。你且先到那巷外的小茶馆坐坐，我办好了就去唤你。"小王才欣然走了。这里马老婆转身进门，听自己房中那一对闹得太欢，就叫道："票友老爷们，别太高兴了，留神把巡警闹来吧。"说完又听那对男女发出笑声，就骂了声不要脸的，进到钱太太房中。见钱太太正在床上躺着，就笑道："今天这院里够乱的，你听惯就不显闹了。"钱太太笑道："这院里也只你住罢了，若有个年青的真受不了，都是什么

声音啊！”马老婆笑道：“别人听着不受用，我却听着顺耳，简直是洋钱响呢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方才外间坐的那个男子，在你走后急得好似热锅蚂蚁一样，坐立不安。倒底你也没给他寻个女的来，他还不知多难过呢！”马老婆道：“这可是笑话，他起先等着那个老四，以后不知怎么瞧见了你，竟走心起来，死乞白赖的央我给他拉纤，教我给骂出去了。”钱太太脸上一红道：“你别拿我开心，人家年青青的，又有那年当貌对的相好，怎会瞧上我这大老婆子。”马老婆见她不以为忤，便又笑道：“这可巧了，小王就是喜欢岁数大的。别看那老四年青，还不可他的心呢！你没见他怎么着迷，还许我许多钱。说着见钱太太只红着脸笑，毫无不悦之色，知道这事很容易成功。就径直说道：“我可以怂恿你学坏，不过你闲着没事，乐得解解闷儿，外带赚点零钱，我也得对付几个。不是我说，凭你这个年纪，老褚也未必能对你的心思，何必放着乐子不找呢。”钱太太呸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什么，教老褚知道了能依你呀！”马老婆道：“你放心，别说他不会知道，就是知道，有我在头里，也不敢教你受气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老褚心狠手辣，你不怕他的利害？”马老婆道：“他利害跟我使不出去。”钱太太心中本已大为愿意，但不好自己开口，如今听着马老婆这样怂恿，更微笑不语。马老婆指着床上道：“把小王叫进来，关上房门清清静静的一睡，是多大的乐子？乐完了他还得给咱们留下钱，世上有这便宜事么？你不必耽心老褚，他今儿准不回来。我可叫小王去了。”钱太太似喜似羞的道：“你上那儿叫去？”马老婆道：“小王就没舍得走，还在门外等着呢！”钱太太骂道：“原来你这老东西，是和他商量好图谋我呀！”

马老婆笑道："我这是一片善心，你等着吧。"须臾将那小王引入。相见之下，钱太太自然不免羞涩，小王却完全按嫖妓的手法，和他调逗。马老婆躲出去，二人关上房门，成其好事。钱太太还是真爱小王，枕席间勉力奉承，直忘了自己年纪，还要和小王的旧好老四争宠，处处用言语离间，想教小王完全倾心自己。小王原是安着逢场作戏的心，只要尝试徐娘风味，便也竭力表示恩爱。二人直腐至黄昏以后，钱太太仍怙惙老褚回来，便狠着心催他起去。小王临行竟没留钱，只订下明日之约。他走后马老婆进房，问钱太太得钱多少，钱太太因爱上小王，不肯说他并未提到钱，怕马老婆不悦而阻止好事，说今日小王手头不便，约定明日再给。马老婆没说什么，钱太太却暗中思忖，自己和小王原是互相爱好，才偷上手的，当作一件俏事，自然不肯像嫖妓似的花钱，马老婆却非钱不可。凭自己这个年纪和小王要好，原该倒贴几个，怎能反向他要钱？若一开口，他定不再来了。若是不要钱给马老婆，这一局恐怕也是不能久。想着为难半晌，才得了主意，只待老褚回来，向他索要几文，明天交给马老婆，就说是小王给的，这样就可以圆满。又那知等到夜间老褚仍然未至，马老婆房里又有人借宿，她便和钱太太作伴睡了一夜。次日早晨老褚方才回来，在家吃过早饭，马老婆自然暗地将钱太太的事都告诉了。老褚又和她计较了一会，对钱太太不露声色，装作毫无觉察。及至将近小王约会的时间，老褚很知趣的又要出门，告诉钱太太须深夜方归。钱太太向他要钱买化妆物品，老褚正值囊内无钱，便向马老婆借了一块钱给她便自走了。时到日暮，小王便又来了，轻车熟路的和钱太太关门而睡，走时仍自一文不名。马老婆这

次却看管得紧，在小王将出房门，她便跟着走入，用眼向桌子床上乱看，见没有什么，就问道："钱呢？他不是说今天给么？"钱太太仓卒中从袋中掏出那一块钱递给了她。马老婆认得这是方才自己借给老褚的钱，又问道："这是给谁的？"钱太太道："给你的。"马老婆心内生疑道："全给我么？"钱太太道："自然全给你。"马老婆却想不到钱太太奉行倒贴主义，只疑小王给了她大数目的钱必是十元五元的整钞票，她不肯拿出来分，只用这原有的零钱敷衍自己。想着便道："给你多少呢？"钱太太听这一问，方才明白马老婆起了疑心，觉得不好答复。怔了怔才道："他没给我，只留这些送你。"马老婆还认定她是暗自藏起钱来，就装作取笑道："你成心怄我啊，谁信你的话，再不拿出来我可要搜你了。"钱太太忙道："真的他只留下这块钱给你，再没有了。"马老婆如何肯依，仍笑着上前搜她。钱太太竟不许她搜，也嘻皮笑脸的支格起来。马老婆见她这样，更以为自己所料不差，忙探手入钱太太衣袋中，似乎抓着一个物件，却是硬绷的纸片，外面还有纸夹，以为这必是钞票。暗想小王还给得不少，这女的真毒，竟都吞起来，自己可不能吃这亏，必得掏出细视，再给他个利害样儿，警戒下次，要不然遇钱便吞，以后再不易管束她了。想着便捏住那纸夹拚命向外夺，钱太太却一死儿按住不肯松手，两人心里各有气恼，但表面上都在微笑。挣扎了半晌，到底钱太太因为才经过小王一阵淘沥，气力不敌，便被马老婆将皮夹抢了出来。钱太太还要夺回，马老婆藏在背后道："我也不要你的，教我明白明白就还给你。"钱太太急得叫道："那不是钱，那是我的东西，你看见也没用。"马老婆不由分说，已背过身将纸夹内

的东西向外一倒，谁知里面竟不是钞票，只是一张四寸照片，上面是个少年的像，细看时原来就是方才来过的小王。马老婆大为惊异，想了想立刻明白了全局，料着钱太太对那小王已由交易制改变成情人制了。她竟不肯要她的钱，又把老褚给她的钱拿来打发自己。这妇人年纪还小么，怎还和小姑娘一样爱小白脸，倒贴起来，那还了得，自己得快与老褚商量。马老婆想着发怔。钱太太见照片已被她看见了，不由红了脸，也不敢再抢了。马老婆却把话岔拉回笑道："一个破照片也值得这样。"说着又掷将过去道："明天小王来了你可跟他说，我不管他给你多少，反正给我这点儿不行，只要他来一次就得给我两块，要不然别来。"钱太太只得答应着，心内暗自为难，马老婆也就把这件事抛开不提了。到了深夜，老褚回来，暗地得到马老婆的报告，没动声色就自睡下。次日清晨趁钱太太未醒，老褚先下床和马老婆计谋了半晌。决定主意，且不对钱太太说破，只设法断绝她和小王的来往。教马老婆利用小王的旧相好老四给她送信，她自能把小王捉回去。以后再给钱太太寻觅个花钱的客人，当然一切由马老婆办理。老褚早饭后又出去了，马老婆和钱太太说着闲话，又提起小王，便说道："昨儿我教你跟小王说的话你也许说不出口来，好在小王早跟我熟识，还是得我跟他说吧，你不要介意，还照样陪他乐去，我能把每月的房钱从小王手里弄出来就知足了。"钱太太问这里房钱每月多少，马老婆道："一月三块半钱。"钱太太因她昨夜定每日便要二元，今日又改口减价三元半一月，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。马老婆又说小王来得太晚，匆匆忙忙，还得提心吊胆，不如教他早来，便是他来了赶上老褚在家，也可以让到我房里等

着，老褚绝不会疑心。两人说着外面又来了借宿的人，马老婆出去照料，那知在这时小王也来了，他进到钱太太房里，别无可叙，当然还是如事云云。马老婆却觑空儿出去了一趟，不大工夫就回来了。再过一会，钱太太正和小王在房中窝得开心，外面大门一响，急听有女人大声叫道："马大娘，小王在这里么？"小王吓了一跳，连忙屏住气息，向钱太太摆手。二人同坐起来，由窗缝向外张望。只见那个曾来寻过小王的那个老四正立在院中，向马老婆问着，马老婆回答道："小王怎会在这里？四五天没来了，就从那日我去寻你，订下第二天的约会。那知我白留房间，你没来他也没来。"那老四道："大娘你别骗人，他稳在这里呢。我从前些日就知道那小子背地又偷上人儿，早派人赘上了。听说这几天都在你院里，方才有人见他进来，给我去送信儿，我才赶了来。你快说实话，咱们老情老面，别教我说出不好听的来。"马老婆道："我说什么实话，本来没见他来，这院里又没姑娘，他来跟我睡呀。"老四道："你可一口咬八字儿，硬说没有，我可要翻了。"马老婆道："我不怕翻，咱们明明心也好，可是房里有睡觉的，人家饶么？"老四道："好在我是女的，还没有老大包涵，有不饶的我再陪罪。"说着已转身奔入这边房里。马老婆一把没抓住，她就进了外间。里面的小王和钱太太都吓得手忙脚乱，不知向那里藏是好。寻常时钱太太因怕老褚回来，就叫小王莫关房门，衣服也都不脱净，而且又教马老婆严紧门户，预备听外面一有老褚叫门的声音就各自收拾。钱太太倒着装病，小王跑到外屋装作马老婆的顾客。所以此际不特房门未关，而且他二人的衣服还与身体保存着关系。正在忙着穿好，老四已闯进房

中。恰瞧见他二人还在床上，立时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冷笑了几声，赶上前就抓住小王给了他一个嘴巴，道：“没良心的，你这几天不见面，敢请跑到这儿嫖臭婊子来了，今天我跟你算账。”说着把小王揪开，就奔向床里，将钱太太拉了出来。钱太太虽不出声，但也不能老实受她殴打，就举手支架，两人从床上滚到地下，到底钱太太气微，被老四压到下面，把她才穿上的衣服都撕烂了，又咬又打，钱太太吃得亏可不轻，在底下也按住老四的大腿乱咬，闹得沸乱盈天。小王立在旁边只管拉老四，老四以为他偏向对方，就更向钱太太下狠手。钱太太疼得嗞嗞乱叫。正在这个当儿，马老婆才跑进来，大惊小怪的的拉劝。老四死也不肯松手，一阵翻滚连马老婆和小王也跌倒地下，跟着他们咬成一团。闹得马老婆房中那一对野鸳鸯也都出来，跟着劝解。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叩门，里外正打得热闹，马老婆那听得见。外面的人因不见答应，就自走进来，到了房中看见四个人在地下滚，两个人在旁边高叫别打别打，都不敢上前，这个来的人也怔住了。立着瞧了一会，才看清几个打架人的面目，立刻叫了一声，奔过去一把拉住了钱太太，一手推着那老四，想把钱太太拉出来。老四疑惑这人是来替钱太太助阵，就要向她动手，来人叫道：“您几位停停，我问问是怎么回事。”马老婆见来者面目甚生，忙拉住老四。老四原是马老婆送信请来的，所以心里早有默契。方才马老婆虽然喊着劝解，暗地却鼓励着老四收拾钱太太，代她施行惩罚，所以老四不肯休止。如今见打得够了，又来了生人，就止住老四。钱太太已是满面灰尘，一身碎布，昏头转向的喘着。才听有人叫了声姐姐，她连忙转脸看时，几乎疑惑自己在做梦。原

来面前的竟是自己的妹妹龙珍，不由一阵凄惶惭愧，低头哭了。龙珍此际不暇细问姐姐，只可先把身子护住她，向老四问道："这位姐姐，你们为什么打？"老四瞪着眼道："你是干什么的？来管闲事。"龙珍道："我是她的妹妹，前来瞧她，正遇见这事怎能不管。"老四道："原来你们是一家，你出来帮她，我也不含糊。"龙珍道："我不是帮她，你别错疑了。我这姐姐素来就有神经病，短不了胡说乱道得罪人，你瞧我的情面恕过她吧。"老四道："没有那么容易，非毁了她不可。"龙珍道："你们到底为什么积下这样深仇呢？"老四虽然理直气壮，但她和小王也是暧昧关系，怎能说出口来，就指着钱太太道："你问她。"龙珍道："我也不必问了，她向来作事糊涂，有错也就在她身上。您高抬贵手，让她一步。"说着连连向老四拜着，老四本已占够便宜，又怕闹久了被巡警知道，正恨不得顺风收篷，见有人来劝，就趁坡儿下梯，把钱太太臭骂一顿，又对龙珍说了许多光棍语，才指着小王道："没皮没脸的，你就跟着这臭婊子吧，从此不必理我，我算知道你，咱们是一刀两断。"小王见事已将要成为尾声，知道老四气已消了，就央告着她，老四还自不依，但二人竟吵嚷着出门去了。这里龙珍听老四说的话和小王的情形，便已明白姐姐落在这里，定又作了不正经的事，和人家起了纠葛，好容易见对方走了，才扶起钱太太坐到床上。这时那看热闹的人又已退回那对面房中，只有马老婆还自不去。龙珍本因知道钱太太向畏先诳索的事，又由畏先那里知道了她的住址，便跟踪寻来。遇到姐姐忙要询问别后的情形，但见有个老婆儿紧跟在旁不能开口。钱太太虽被妹妹解围，但觉羞愧难当低头不语。马老婆却因

听龙珍说是钱太太的妹妹，知道来了亲人，那肯离开。正在这时，钱太太忽然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她看见龙珍不由想起当年和畏先同居之时，清清整整的家庭，自己贵为家主，惟我独尊，手里又有积蓄，过着极舒服的日子，那是何等享受。况且自己本是妓女出身，只为厌倦风尘，又瞧着畏先疲软易制，才出水嫁他，预备作个久远归宿。畏先也绝没对不住自己的地方，本想过下这一世去。怎奈自己有福不会享，无事生非，偏要和周瑞楼勾搭，抛弃大好家庭随他奔跑。结果上了大当，几乎死在他乡。好容易逃回北平，受尽困苦，才又遇见畏先，蒙他收留，总算畏先情义够深。自己运气不错，实该收心学好。怎又胡作非为，落得受许多光棍凌辱，到头还嫁了个老头儿，不妻不妾不明不暗的，已不象回事。想不到今天和小王偷情争风的丑事，又落到龙珍的眼里，自己可有什么脸儿见她呢。她悔恨羞恼之下，这一痛哭，龙珍倒觉手足无措起来，忙用言语安慰。钱太太好半晌止哭，龙珍悄悄道："你把这老婆先支出去，咱们好说话。"钱太太就向马老婆道："大娘，你去给我们弄些水渴。"马老婆知道她的意思，才应声儿出去。龙珍道："姐姐，你住的这是什么地方？咱们分手你都作了些什么事，怎落到这般光景？"钱太太叹道："妹妹你别问我，我简直不是人了。你倒好吧？"龙珍道："你先别问我，我倒没有什么。只是我听畏先说，你从第二次跟他离散，又教律师写信向他索要赡养费，有这事么？"钱太太愕然道："你怎知道？"龙珍道："我见着畏先来，就是你这儿的地方，还是他告诉的呢。姐姐你可不应该，当初你那样狠心的把畏先赶出家门以后，你被周瑞楼害了，落到讨饭，他居然能念旧情又收留了你，你还

不好好跟他度日，又反脸讹他，这未免太说不下去。畏先在公司每月只有四十元薪水，你倒要向他每月讨五十元。畏先急得红眼，要先打官司告你，是我知道，忙拦住他，跑来问你是怎回事。”钱太太低着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意思。”龙珍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咳，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受了报应，落到一个老头子手里，就在这里住着，是这老头子架着我讹畏先的。”龙珍道：“你现在是什么情形，又嫁了人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也不算嫁，以前阴错阳差的遇过许多事，如今就算落到这儿。”龙珍瞧着她，又气又恨道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七乱八糟的都不成话了。快把实情告诉我，咱们做个打算，我不能瞧着你这样流落。”钱太太摇摇头，流泪道：“你是我的好妹妹，我知道你一心疼姐姐。可惜我自作了孽，现世现报，你不能救我了。你可记得，当日我在家中打发你走的时候，你也曾劝过我。我那时不是对你说，明知道自己是走错路，无奈天意该当，自己管不住自己，拚着被害去，应走这步运气。我所经的事，都是这个情形。好象一个人从高处跌下来，如今算跌到地了，你还想拉我上去么？”龙珍听姐姐所说的话，又似有些觉悟，又似甘心堕落，忙道：“你不必说这些没用的话，快告诉我眼下有什么打算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也没有打算。既落到这步田地，你们谁也不必管我，让我自己混下去。本来象我这倒霉的人，死死活活都不算回事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也不要这样灰心，我更不能瞧着你在这里受罪。依我的主意，你还是回去跟畏先度日。”钱太太摇头道：“我不能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何必不好意思，畏先跟你终是老夫老妻，总有旧情，你回去他也未必说什么。便是他不肯，我也要央告他点头。姐

姐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在外面飘荡着，日后上那里归宿？只有回老家是正路，你依我吧。”钱太太半晌才道：“你的主意全对，我也知道回去是正路，可是办不到了。现在我要离开这里，就有人不饶。”龙珍道：“怎么呢？你在这里是什么情形？”钱太太只得把从姘赵八起，直到现在归了褚老头儿的事，都源源本本说出来。龙珍想不到姐姐竟一串珠的作了许多无耻事迹，瞧着她又是气又是恨。暗想自己若不是从小跟她长起来的，真该不管她，太无耻了。但是她终是自己姐姐，实不忍看着她流落。只得说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怕这姓褚的不放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自然。他为我花过钱，我现在就算嫁了他。”龙珍道：“你也太容易嫁了。这样随便凑合，不能算数。我劝你还是回去，姓褚的不肯，咱们可以把他所花的钱偿还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咱们哪里有钱呢？”龙珍道：“多了不成，三二百块还有。当日你打发我离家的时候，不是给了我些首饰银钱么？我把现钱都用了，首饰还原封没动呢。”钱太太听了，想起自己那些积蓄，都已挥霍净尽，龙珍得到一点儿，居然还存到如今拿来救我，不由大为感动。流泪说道：“妹妹，我明白了，你们都是好的，连畏先都很对得起我。只有我一个人不够人味儿，一直的向下路里溜，把丢人现眼的事都作尽了，可是只落个受苦受难。象我才是贱骨肉儿呢。如今可回过味儿来了，一定跟你回去，咱们姐妹还象当日那样厮守下去，你也不必用钱，我偷着跟你跑吧。”龙珍大喜道：“姐姐，你这才是明白，咱们快走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在那里住着？”龙珍道：“你先不必问，出去再说。”钱太太匆匆下床，附着龙珍耳朵道：“你瞧见那老婆子，咱们得瞒过她。你先出去，在胡同外等

咱，我随后再溜出去。若是一同出门，恐怕她疑心。”龙珍听了忙向外走，到院里还回头叫道：“姐姐，我走了，后天再来瞧你。”钱太太在房中也说不送不送。二人以为这样便能瞒过马老婆。那知马老婆从头儿就没离开窗外，把她们的话都听去了。见龙珍出来，闪开了让她出去，便掇了张小杌儿，当着大门一坐。钱太太在房中把破碎衣服换了，向外溜走时见马老婆在门口拦路，不由吃惊，忙道：“大娘，我房里没茶叶了，要出去买一包，你给看着门儿。”她说这话满以为马老婆若不放她出去，便得替她去买，她怎样都有出门的机会。那知钱太太话方说完，马老婆竟摇头道：“你在家里呆着吧，茶叶我房里有，稍迟给你送过去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还有别的东西买呢？！”马老婆道：“买什么都得等一等儿，褚爷回来教他去。”钱太太着急道：“我出门买东西，碍你什么事？”马老婆道：“这几天你都没出去过，偏今儿非往外跑不可。你们褚爷烦我照应你，你又才同人打完架，出去我放心么？”钱太太和她争执半晌，马老婆只是不允。这时龙珍在巷外久待姐姐不见，又走回来，看见她被阻不得脱身，知道马老婆必是监视她的人，如今看出破绽，定然不放她走。看情形用强是不成的。想着又见马老婆正面向内，对姐姐说话，钱太太却面向外已瞧见龙珍，龙珍忙对她摆手，暗示教她不要争竞，快回房里等候。钱太太瞧得明白，龙珍已开步走了。钱太太知道她是去设法搬请救兵，便不在门口。笑一声道：“大娘，你真死心眼儿，我出去又算什么，值得这样横拦竖遮，我不出去成不成。”说着又赌气回到房里。她心中以为龙珍定然很快的寻了助手，或者就近报告警察，须臾可到。那知等了许久，龙珍竟没有来，褚老

头儿倒先回来了。马老婆顾不得钱太太看着，就将老褚唤到一旁，把钱太太一天的事都报告了。并且言说小王那面被她勾出老四来打散了，已是不成问题。这凭空闯来的女子好象是钱太太的妹子，咕咕唧唧的只劝钱太太走，钱太太已活了心，这可要留神防备。老褚听了倒为难起来。他所以要钱太太的原因，不过想借她向本夫那边讹钱，并且放在马老婆手下作些暗娼生意。如今作生意这一层，经小王这一番试验，已知她人老心少，不是赚钱的货物。向钱艮先讹赡养费一层，也不特没有希望，反而把她的家里人勾出来，若非马老婆监守，几乎落个人财两空。但还怕她家里人不死心，再来勾引。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只可急速想个简捷办法，便和马老婆商量，要把钱太太转手卖出，弄些现钱，也图个心静。马老婆十分赞成道：“这是个又赔钱又扎手的货，你留着她终要上当。这院里只我一个人，出来进去，偶一失神，就许被她跑了，我可担不了这沉重。你趁早想法子。”老褚犹疑一下，便又出门去了。钱太太见他俩鬼鬼祟祟，知道是为着自己。老褚又没进屋就匆匆出去，心里更忐忑起来。只盼着龙珍急速快到，但是一直没有音信。天到十点多钟，老褚回来，竟带了两个雄纠纠的中年男子，向钱太太说：“这里住不得了，警察查出马老婆开着暗娼，眼看便来抄查，现在只可赶快躲避。”钱太太知道老褚说谎，他定是听见马老婆说龙珍来了，自己想要逃走，故而换个地方，以便监视。自己若随他走，不知落到那里，龙珍便再领人寻来，也不能见面了。便对老褚道：“马大娘房中不留人住，咱们清门静户的，就有巡警来查，也得不着证据，何必躲呢？再说马大娘和我这样儿……”老褚不等她说完，便抢着道：“你懂得什

么？要没有危险，我能无故的搬家。你趁早快走，迟一会警察来了，就后悔也来不及。”说着便拉她向外走。这时钱太太还想挨延一下，便道：“我走是走的，可是也得先把房内东西移开呀。”老褚道：“你不必管，只要人躲开，东西慢慢的搬出没关系。”钱太太想了想，正拿不定主意，老褚又连声催促。钱太太忽然赖在床上，叫道：“我不走，大黑夜的上那里去？情愿守在这里，教巡警捉去受罪。”老褚见钱太太有意反抗，知道她已不受笼络，只可用强硬手段对待了。当时就吩咐带来的那两个壮汉，将她殴打。那两人便应声过来，马老婆忙拦住劝道：“你快跟他去吧，为什么自讨没趣。俗语说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嫁了他，想不跟他行么？”钱太太见情势不好，老褚一边共有四人，自已却只单身，恐怕吃亏。就也缓和了口气道：“我也没说不跟他，只是这三更半夜定要带着我走，我知道他安着什么心儿？他若真是搬家，明天连人带东西一齐走。现时出去，我还怕受了害呢？黑灯瞎火又带着人来，谁不怙惙呀？”马老婆道：“他是你丈夫，怎能害你？若不为有来抄查的信儿，也不会黑夜教你走。再说他带人也为保着你的。”钱太太任她怎样劝说，只咬定今夜绝不出这大门，明天说走就走。老褚听她这样说，疑惑是她已约下救兵，更不肯容她推延，吩咐那两人动手。那两人过去将钱太太按住，她只喊叫出一声，便被住了口，接着两手也被用布条捆上。老褚知道在她顽强的时候是没法子离开这里，虽可将她捆上，派人抬了出去。但恐走不多远便被警察盘诘，只有立时给个下马威，把她打怕了，便可以指挥如意。于是喝令那两人将钱太太翻身向下，用藤条打将起来。才打了几下，忽听外面有脚步声跑进来。

马老婆先听见了，想起街门未关，忙跑出去看。还未走到外间，只见黑影中有三四个人闯将进来。忙问是谁，来的人不答，仍向里跑。第一个便是龙珍，第二个柳如眉，第三是祁玲，最后便是钱畏先。原来龙珍回去到了张宅，立刻把遇见姐姐的事对大家说了，祁玲如眉等本知道龙珍的情形，最初是畏先接到老褚所寄的讹诈信，告诉了祁玲，因而畏先和龙珍见面，说明一切。龙珍看那封信上的住址，便于次日前去寻觅，居然和钱太太见面。虽然把姐姐劝得悔悟，却没把她立刻拯救出来。龙珍回去一说，大家计议以后，祁玲主张钱太太既已悔悟，阻碍只在她现在同居的人，旁人去了徒费口舌，惟有教畏先前往，以本夫资格领回妻子，才是名正言顺。便是打了官司，也可大有把握。龙珍听了赞成，就派人到公司去请畏先。凑巧畏先正出了门，龙珍只得在公司留下话，请畏先回来立刻到张宅去。直到晚饭大后，畏先才到张宅。龙珍忙把见到姐姐的一切都对他说了，并且陈说她悔过之意，求畏先一同去领她回来。畏先只是不肯，言说对太太已伤透了心，任她落到那里绝不重收复水。龙珍苦苦哀求，又加祁玲在旁相劝，畏先方才回头，却要求她二人保钱太太永不作出轨的事。祁玲龙珍满口答应，才算对付好了畏先。龙珍便要立刻前去，为着人多势众，约请祁玲柳如眉同行。一行四人坐车到了地方，龙珍引导走入，到院中便闻屋内有打人的声音。龙珍不知又出了什么事，急忙领头向里跑，马老婆迎面相拦，被龙珍一把推开，进到里间，就见钱太太被捆着手，爬在床上一个壮汉按着两腿，一个壮汉用藤条抽打。旁边还立着个干老头儿，指挥呼喝。那老褚一见闯入了三位娘子军，后面还有男人督队，不由一怔。那两个男

子便也住手站开。龙珍直奔到老褚面前，戟指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这样打人？”老褚也盛气问道：“你是那儿来的，敢管我的家事？”龙珍指着钱太太道：“她是我的胞姐，我是她的妹妹，怎么管不着。”老褚一听来者是她胞妹，而且钱太太业已变心，自己不能再依原定计划假充长辈了，只得硬着道：“我娶了她这些日，就不知道有你这个妹妹，别在这儿装浑蛋，快给我滚。”龙珍骂道：“你这万恶的东西，你娶她了？她是你的老婆呀？别你妈的作梦吧！瞧瞧，她的真正丈夫来了。”说着向畏先一指。老褚知道不好，但他总是老奸巨滑的讼棍，心里具有磨练的肝肠，临事不受震动，便仍狡赖着道：“谁的丈夫？从外面拉来个男人，就敢蒙混，想要讹诈我呀！”畏先这时也只得上前说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老褚道：“你问不着！”畏先道：“问不着就不问。可是你说她是你的太太，是真的么？”老褚道：“怎会不真，我花大洋钱娶的。”畏先道：“好。我的女人，是你花洋钱娶的，简直放狗屁！”老褚道：“你跑到这里赖老婆来了。你的老婆为什么不住在你家里？”畏先道：“你给拐出来的。”这时祁玲和如眉已把钱太太松开，扶她坐在床上。如眉听畏先的话说得没劲，就走过将他推开，向老褚道：“你不要狡赖，这样空口分争，丝毫没用。现在放着有本人在这里，教她自己说，你们俩谁真谁假？谁是拐带？谁是讹赖？”龙珍接口道：“对呀，姐姐你自己说，不必害怕，有我们在这里，他们不敢把你怎样。”钱太太见妹妹带来了一个美貌的半老徐娘，一个没鼻子的怪样少妇，还跟着钱畏先，连羞带愧，再加上方才所受的凌辱气恼，早已神智昏愦。听龙珍一问，才稍清醒。便颤抖着手指老褚道：“他……

他……不是好人，”龙珍道：“你别说没用的话，只说谁是你的本夫。”钱太太一瞧畏先，不觉羞愧欲死，泪汪汪的道：“畏先……钱畏先是我的丈夫。”老褚听着已跳起大叫道：“你这娘们受了他们勾串，跟我变了心，引进奸夫来浑充本夫。咱们弄场官司，你认别人当丈夫，就这么一说也得成。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能教这群东西在我家胡闹。”说着又向畏先道：“你既说她是你的女人，被我拐来，那你怎不告我去？想这样抢走，要绑票呀，你们趁早滚出去，我等着打官司。”畏先方要答话，老褚已唤那两个壮汉道：“把他们赶出去。”两个壮汉就要过来，如眉忽挺身走出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且等等儿，这不是打架的事。你一动手，我们就唤巡警。反正你心里明白，这位钱太太是谁的太太，你的嘴就比钢刀还硬，大概也知道这是件什么事。提到打官司，不待上堂，你的罪名就定了。钱太太和这位钱先生，是真凭实据的夫妻，有婚书龙凤帖，见证人也多了。本来钱太太是为呕气跑出来，上了人家的当，才被你娶过来。你并没有什么罪过。可是一打了官司，钱太太定然一口咬定是你拐带，那时恐怕你有口也难分，后悔可就晚了。我说的是为你的话，你自己想想，打官司我们很愿意，只听你的信儿，立刻唤巡警先一同上警区也好。”老褚听了叫道：“你不用吓我，她是我花钱娶的，我什么也不怕。”如眉道：“那么就打官司吧。你可要想好了，娶人家有夫之妇，媒人是谁？保人是谁？从那儿娶来的？”说完就叫道：“珍妹妹你出去唤巡警来吧。”龙珍应着方要出去，老褚这时忽然向前走了一步，似乎要向如眉说话，却又没说出什么。如眉忙道：“珍妹，你等会儿，听他怎样说。”老褚实在害怕惊官

动府，如眉的言语又句句刺着他的心。他虽然手下有些流氓，但这并非吵打可了的事。虽然久于词讼，但是这件事里主脑是钱太太，她已愿归本夫，老褚一经官便得有罪。他自知甚明，便自十分气馁。暗自筹维，今天非败给她们不可，只可退一步想，把女人归还，弄回些钱来便是便宜。就仍叫道："你们叫巡警去，我不怕。反正女人是我花钱娶来，又供养她这些日子。如今平白地地教你们弄回，我落个人财两空，那可不成，杀了我也不成。"如眉听他口口提着钱，已不再争执定是他妻子，就知道这事好办了。在来时本已计议停妥，便代作主张，向老褚道："你只说花钱，到底花了什么钱？"老褚道："钱花多了。"如眉道："多了是多少？"老褚顺口说道："我娶她就花了两百多，以后在我家这些日，吃喝穿戴哪不是钱，总算起来还不是四五百呀。"如眉冷笑道："你穷疯了，说四千五千不更多么？"龙珍这时在后面推钱太太道："你可和他对证呀，这可要瞧你的了。"钱太太被龙珍逼着，才开口道："姓褚的你别讹人，总共我也没花过你五块钱。在丁马儿手里，你也只花过几十块，别说你还打我，就是没打，也不能多给你。"龙珍着急道："别乱说了，你只说他花过多少。"钱太太道："总共花过三十块钱完了。"老褚叫道："你那是放屁，说一块那可得依呀。"如眉道："得得，不必吵了。珍妹你拿出五十块钱给褚先生。"老褚摆手叫道："不成不成，你们拿我开心呀！五十，几个五十我都花了。"龙珍已取钱抛在桌上道："就是这些，还算我特别厚道，你不肯，咱们就打官司。我看你还是落几个钱好，还是坐几年牢狱好？"老褚见她们已肯出钱，认为硬些便可多磨几文，就装模作样的不依。如眉这才

施展出本身的能力，将昔日在风尘中的口才手段与老褚对敌。作好作歹，忽硬忽软，费了许多口舌。老褚还咬定非二百元不可，这他已算大减价了。如眉因畏先龙珍都不愿真个归官，只得在可能范围中和老褚对付，但瞧着老褚狡诈可恨，就咬紧牙关，只不与他添钱。老褚空费许多做作，交涉也不得胜利。最后如眉向龙珍道："珍妹，你到门外去等。"说着又使了个眼色，龙珍便跑出去到了院中，如眉大声叫道："你在外边等着，过十分钟你姐姐若不出去，你就叫巡警好了。"龙珍嗷应一声便到了小门外。这里如眉吩咐道："钱先生，你和祁玲姐把钱太太架出去吧。"畏先和祁玲应着，老褚叫道："没给够我的钱，谁敢出去！"如眉笑道："你别糊涂着了，真想打官司么？再过一会，巡警来了，再反悔就不成了。你别打算讹人，我就算中间的说合人，给你再添二十块，若再不行，那就没法。"随说就掏出钱来也丢到桌上，叫道："钱先生，扶着你太太走，有人拦咱就爽性别动。"这时畏先和祁玲也架了钱太太向外走，如眉向老褚说声再见，也随后出去。老褚眼瞧着她们，又看看桌上的钱，心想自己本只给丁马几十元，如今得回七倍，已不为少。若再争持，恐怕她们真打官司，可就反为不美了。当时就任她们自去，未曾拦阻。畏先等拥着钱太太出了门，龙珍接着，听后面没有声息，就知道老褚已然屈伏。大家放心大胆的走出胡同，寻着几辆车子坐上去，直奔淑敏家中。淑敏在医院看护白萍，家中只有式欧接待，但祁玲因式欧是局外的人，早示意教他不必上前。只由祁玲代作主人，将钱太太扶入自己的房内，安慰了一番。祁玲和如眉便都退出，只留他们夫妻姐妹三人，龙珍才与钱太太各诉别况。钱太太早

先由畏先口中得知，白萍自在北京经营电影公司，龙珍并未相随。她本对龙珍不甚关心，也没打听下落。今日听龙珍说了别后所经的波折，才知道她仍在萍飘絮泊，又想到妹妹如此关切自己，自己竟对她漫不挂心，不由更惭愧万分。再听龙珍说到白萍现在情形，便流泪道："这都怨我，害了妹妹的终身，当日我若规规矩矩在家安心度日，不单自己少受许多罪，并且可以把你和白萍的婚事办妥。你俩成了夫妻，随着我住下去，又何致到如今反教你落了空。"龙珍道："姐姐，你千万别题这话，我本不愿嫁白萍，现在连嫁人的心都没有了。我在尼姑庵住了很多时候，已经是出家人。姐姐莫提旧事吧。"钱太太叹息一声。回头看畏先时，见他正坐在椅上发怔。便叫道："畏先，我实在没脸见你，三番五次的太不够人味儿。你多担待我吧，咱们住的房子还没退么？"畏先冷笑道："房子早没有了，我还留着等谁。今天咱们又见了面儿，真是想不到的。我把话痛快说了吧，当初咱们是从班子里认识的，你不嫌我贫寒，居然肯嫁我，我很知你的情。可是中间的事也够教我伤心。第一次你赶了我，第二次你又偷人，跟我离散，到今天这是你又翻回头来。在你固然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可是我已这大岁数，正在干着正事想要上进的时候，实架不住你再搅和了。不怕你骂我没情没义，从我这回跟你分散以后，觉得比有你时舒服得多，很愿意孤单的过下去。想起你就头疼，只盼永远不见才好，那知你又寄信来讹我。龙珍从信上知道住址，寻了你去，回来就磨着我去把你领回。不瞒你说，我实是一万分不愿意，经不住龙珍苦苦央求，我为着龙珍的情面，只可再用这丈夫的名义救你回来，总算尽到了心。现在你既起来，我的责任算尽

了，以后你和龙珍作伴度日吧，不要再罗嗦我了。我只求清静着还过我的光棍日月，就感恩不尽。你若还要跟我凑合，那我就跑了。”钱太太和龙珍听了，一齐大惊。钱太太更想不到他那样的一个肉头，竟能说出这绝情的话来。但转而一想，自己一次次的也太对不住他，分明是逼他走上这条路。本来他肯出头把自己救回，已然情义不薄。象自己这样屡次反复的烂污妇人，他若肯再收留，倒太没男子气了。不过事到如今自己可怎样好呢？她想着愧悔交逼，觉得畏先仁至义尽，自己已非人类，直没脸儿再向畏先哀告，只自低头啜泣。龙珍忙向畏先解劝，求他再多看一步。畏先正色道：“龙珍妹妹，我们的事都在你肚里，论当初我本是穷光蛋，从她嫁了我，才吃了一两年饱饭，这是我受的恩德。可是受的气也多了，以后她赶我出来在外面流落，几乎没讨了饭。好容易混得象点样儿，在公司作了职员，偏巧她教周瑞楼害了。从南方跑回北京，带着一身疮疥，在街上叫化，我遇上怎能不管。给她把病治好，又为她赁了房子，一同度日。她从第二次跟了我，比以前更不正经。一天的出去胡作非为还不必说，居然又姘上流氓，把我挣来的钱倒贴给别人。一时供给不到，就上公司拚命打闹，丢我的脸，直逼得我遍身是债，走头无路。幸亏被我撞见奸夫，当面说讲的离散了，我才算逃了活命。如今她在外面现眼完了，又回来搅我，我可实在对不起，无论如何也不敢跟她凑合。当初我虽然挨骂受气，总算受过她的好处，所以第二次我收留她。到现在我恩也报尽了，她的孽也造够了，我们最好各奔前程。珍妹妹，你是明白人，要说公道话。我这样办是不是应该？你若说我还应该收留她，这一世教她害到头儿，不许躲

避，那我就依着你的话，拼着这一辈子倒霉到头。”龙珍听畏先这一番软中硬的言语，真觉难以回答。暗想自己姐姐实是不争气，无怪畏先说着理长。而且照姐姐以前的行为，畏先收留她实等于收个败家精，自己怎能强迫着畏先。但是若任他们分离，姐姐虽在中年，却已作践得老丑不堪，想另寻归宿，恐怕很难。姐姐又不象别人，可以独身下去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看姐姐能否力改前非。无奈她那没准的脾气，又谁能担保，想着不由为难。钱太太那里忽然大哭起来，奔到畏先面前。扑地跪下道：“畏先，你说得全对，我实在没羞没臊，该杀该剐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虽是窑子出身，也懂得女人的规则，应该老实着跟一个丈夫。以前这样胡闹，简直被鬼催的，太给你丢脸，教你伤心了。事到如今，我若死了也罢，偏又不死，留个这没着落的身子，可向那里交代呢。我现在说后悔说学好，你也未必信。再说我也没别的指望，你不必念什么夫妻情分，把我接回去当太太。就是你肯，我也没脸那样享受，只求你把我当个老妈子，容我尽心伺候你过个十年八载。你若瞪着我好了，再把我升作太太，那是你的恩典。若是我还不学好，你随便那时候把我赶出家，我也不敢赖住你，你多看一步吧。”龙珍听着，很觉奇怪。方才畏先能说那样一番有条有理的硬话，已然新鲜。当初他原是连屁都不敢响的，在北京挂了二年律师牌，出名的怯官，始终没到法院去过一次。如今竟把口齿历练到这种程度，若早能如此，岂不可以自食其力，不致受姐姐气了。现在姐姐居然也能说出这一套明情达理的人话，并且混气也退净了，竟肯对畏先下气，想必大有觉悟。她若也早能如此，岂不从早便归了正果，何致受这许多磨折。或者他夫妻败运已过，都变

了样儿，要向上走了。想着便眼瞧畏先看他怎样。畏先这次好似已有了决心，任钱太太哭求，仍沉着脸儿不语，半晌才道：“你不用求我，我方才不是说了，就请你回去也没有关系，可是你知道害我背了多大的债。你只顾倒贴流氓，用钱就到公司去讹。我为顾脸面，借钱给你，现在外欠已有好几百。公司里只能吃饭睡觉，不能再支薪水。现在我便愿意留你，又那有钱养你呢？”钱太太哭道：“我不怕受苦，你给我弄一间狗窝，吃残羹冷饭，我也不怨。”畏先道：“狗窝也得花钱赁，冷饭也得用钱买呀。我一个小钱拿不出来，却没法子。据我算着，有一年工夫。可以把旧债还清，那时我有了钱，一定接你。现在你且另投生路吧。”龙珍听畏先又说出这么一套，更明白这位姐夫经过几年磨练，真是阅历大长，居然会敷衍手段了。但他提到经济问题，明是借此难题推却，那知这样倒是给姐姐开了路儿，想着便叫道：“姐夫，你真是欠了那些债，直养不起家口了么？”畏先道：“不信你到公司去问，况且还有白萍作见证。他知道我实亏多少钱。”龙珍道：“比如你没有这些债务身上轻松了，可以把我姐姐接去一同住么？”畏先道：“将来我只要有这一日，定然接她。”龙珍道：“我说是现在，不是将来。”畏先道：“现在……现在可办不到。”龙珍道：“姐夫你瞧我姐姐还给你跪着呢，你无论如何也该念些旧日情分，把她收留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所说那些困难，若有人给你消解了，教你还按日从公司领全份薪水，你能立时接她同居么？”畏先对太太实已深恶痛绝。虽然他困窘也是实情，实际是用这办法，可以使龙珍姐妹知难而退，自己脱个清静。却不料龙珍会问出这等话来。他想了想，深恐龙珍把她姐姐再推到自己

身上，忙改口道：“我方才说再过一年半载，不只为还清债务，还在这长时候里，看看她能学好不能。若教我立时收留，那可不成。她跟流氓混了许多日子，才请回来，好象野兽回笼一样，知道她野性退了没有？谁敢招惹她呀！”钱太太听了哭道：“畏先，你别这样说，我实在后悔了。你往后瞧，我若再象从前，你打死我。”畏先冷笑道：“我是往后瞧呢，咱们瞧一年再说。”龙珍这时已看透畏先的心意，知道他实在不愿重收复水了。本来自己姐姐容貌变得如此丑陋，而且积蓄全空，畏先收留她只有供她吃穿，绝不会从她身上得到好处。畏先现时虽然练达多了，但是他昔日贪财爱小的脾气，未必能改。以前受姐姐收拾，是出于无可奈何。如今好容易脱了套儿，再教他上套，当然不干。料想规矩着央求他，未必有效，只可想个出奇制胜的法子，教他自己情愿才成。便先把钱太太扶起道：“姐姐，你先起来，咱们慢慢商量。姐夫你也仔细想想，你们等着我，我去弄些东西吃，到现在还没用晚饭呢。”说完便跑出房去，到上房见祁玲如眉正在安排就寝，龙珍叫道：“二位姐姐，先别睡，替我出个主意。畏先不肯要我姐姐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祁玲笑道：“我正和柳姐在这里说呢，畏先若还要你姐姐，倒太没丈夫气了。”龙珍道：“您可别这么说，他若不要我姐姐，可怎么得了。”如眉道：“有什么不得了，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丈夫，照样一天天活着。”龙珍道：“她可不能比咱们，守着丈夫还胡乱偷摸呢。如今就算她完全悔改了，教她过孤单日子也是不成。你们替我想个法子，还教她俩圆全了吧。”祁玲便问畏先是什么情形，龙珍仔细的说了一遍。如眉听着道：“畏先这人是什么性情，吃软吃硬，你说说，咱

们好想法制他。”龙珍道：“我已想到了，畏先是个贪财胆小好占便宜的人，倘若现在我姐姐手里还有体己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可惜她只剩了一条穷命。我手里还有三四百元的东西，已打算给她。不过这点点儿打不动畏先的心。”祁玲想了想道：“可惜白萍病着，若是他出来跟畏先说，畏先定能老实答应。”如眉道：“可是这事不能动压力，人家钱畏先本就够忍气吞声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据我想，这样吧，畏先既然说养不起，咱们就想法给她帮忙。我可以拿出几百块钱来，再加上珍妹妹的东西，凑够千八百块，送给畏先。他若不肯，咱们就许着他等白萍病好，替他倍加薪水。这样他大约不能再推托了吧。”龙珍道：“祁姐帮忙尚还可以，至于公司里长薪水一节，咱们外人那能乱作主张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作主当然不成，不过你若出头对白萍一说，他没个不答应。”龙珍一红脸儿，摇头道：“我根本就不能和白萍见面，你这主意简直办不到。”如眉道：“我还可以帮些钱，咱们先想想跟钱畏先怎样交涉？”祁玲忽然笑道：“你们知道畏先在公司有个外号儿么，大家都叫他作贱骨肉儿。他有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脾气，咱们可以对他软硬一齐来。先凑上钱给他，他若点头，便算没事。若还拿搪，咱们就帮着钱太太跟她动强硬手段。龙珍笑道：“你这法子，对待畏先倒是满合成。本来方才在那屋里，看着我姐姐跪着央告，他还扬脸儿打官话，那时我心里就想，倘或我姐姐不是心里抱愧，只要一瞪眼睛，揪住连打带骂，外加撒泼，畏先立刻就百依百随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咱就这样办。虽然好象欺负畏先，可是为成全他们夫妇，也就不管许多了。不过咱们怎样入手呢？”龙珍道：“现在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祁玲道：

"你说怎么来不及？我这儿钱倒现成，箱子里有两千存项。"龙珍道："我想先租两间房子，把我姐姐接进去，再和畏先交涉，那就方便多了。"祁玲道："依你说，今天还放畏先走么？"龙珍道："自然得放他走。淑敏又没在家，咱们私自留下个女客，还没什么，再留下个男子，未免太没道理。"祁玲道："但是，那么你把畏先打发了吧。他走了，咱们再仔细商量。"龙珍便出去仍回到厢房，见姐姐在床上躺着，畏先却倒背手来回死踱。便叫道："姐夫，我出去半天，你们还没讲合么？"畏先摇头道："有什么可讲？你也不必再多说。只有过后慢慢想法，现在何必白费唾沫。"龙珍道："我也不忍太逼迫你，实在办不到，有什么法子？可是我姐姐没着没落，你虽没力量收留，也该替想个法子。现在太晚了，又在人家家里不便，你先回去，明天午后请你再来一趟，仔细商量。"钱畏先一听龙珍肯放他，不由暗喜，心里只要你放我走了，我若自投罗网来打麻烦，那才怪哩。便含糊应道："好吧，天真不早了，咱们明天见。"龙珍明知他的心意，也不挽留，就送他到大门外，才向他附耳说道："你可别想躲开不管，明天过三点不来，姐姐就到公司去，你自己估量着。"畏先倒抽一口冷气道："她还有脸去寻我？"龙珍道："你若太没情没义，气极了她，什么事作不出来。难道她还怕你宣布她的丑事么？那时她没红脸，你先难看死了。"畏先无奈，只得应道："我来，一定来，可是来了也没办法。"龙珍笑着应了一声，等他走远，才关上门。回到后院上房，和祁玲如眉又凑到钱太太那里。大家劝钱太太对畏先拿出威风来。钱太太自觉惭愧，无颜再强迫畏先。祁玲见她悔过似出至诚，就道："你只要将来对得住他，

现在凶上一回，不算什么。要不动利害手段，他还是不肯要你，反倒没好结果。你若觉着亏心，等以后住到一处，多教他享些幸福就补过来了。世上男子都是这样贱脾气，牵着不肯走，一打八百里，你就依我们的主意吧。”说着大家又计议一下，祁玲和如眉共凑出七百块钱，交给龙珍。龙珍手里也有些值钱首饰，放在一处存着。当时便分作两屋睡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龙珍便出去置卖家具和应用物件，祁姐却在张家左近一个空院里，代赁了两间房子，交了一月房钱。龙珍回来，便把购来家具等安置在新房中，祁玲送了一套衾枕被褥和许多旧衣。忙到午时，业已把这小家庭整理就绪。吃过午饭，祁玲如眉便陪着钱太太到新房去，只留下龙珍等候畏先。到了约定时刻，还不见畏先到来。龙珍便打电话到公司去问，畏先还在公司，却说事忙不能立刻前来。龙珍道：“你再不来，我姐姐就走了，限你二十分钟。”说完便把电话断了。过了约一刻钟，畏先果然来到。龙珍便领他了新房子里。畏先进去，见钱太太大马金刀的在床上坐着，不似昨夜委顿的神气，还有祁玲和如眉在旁。他方诧异这是谁的家，祁玲已叫道：“钱先生请坐。”畏先知道祁玲和淑敏同住，以为这里是如眉的住处。就坐下搭讪道：“柳小姐这房子很干净，在这里住了多少时候了？”如眉笑道：“你看这房子好么？”畏先道：“好。”祁玲接口道：“你今天就住在这儿呢，不必走了。”畏先愕然，以为祁玲和如眉玩笑，就不敢答话。龙珍却道：“姐夫，你别糊涂了，这是你的家。昨夜你不是说债务太重，立不起家么？”祁玲和柳姐听说，就出钱租房买家具，给你们立了这份家。这是好心成全你们夫妇，你该谢谢人家。”畏先听着一怔，忙立起道：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……论起人家一片好意，可是我昨天说的，不能错了主意，有了住处。我还没有进项，养不起她呀。”龙珍道：“你昨天说，要等过一年后把债还清了，才能养我姐姐。不知你有多少债？”畏先道：“多了，六七百，一年也还不完。”龙珍笑着，把桌上放的小包裹解开道：“现在祁姐柳姐还帮你许多钱，这现款足够还债，这首饰留着当存项，你还说什么？”畏先望着那包裹中的财物，痴立半晌不语。祁玲道：“钱先生，我们不愿看你夫妻分散，才尽了这点心儿，虽然微薄，可是把你的困难都算解了。你从此可以跟太太团圆，应该喜欢，还发什么怔呢！”畏先看着众人，又搔着头想了一想，忽然向祁玲如眉龙珍三人各作了个大揖，说道：“你们三位的心太好了，我谢谢，只是……我对不起，不敢领这份情。说实话，我实在不愿意和这婆娘再凑合了。昨天那是推托，如今你几位虽给办好了，我还是不能要她，你们免费心。”祁玲等听畏先直说出这等话来，方在互相望着。畏先又道：“莫说她在这一次又作了许多丢脸的事，便是……”才说到这里，忽然钱太太嗷的叫了一声，忽地从床上扑到畏先面前，劈胸把他抓住，吧吧吧先来了三个反正嘴巴，才大骂道：“姓钱的，你今天算得着理了，我是因为在众位好朋友面前，自觉有对不住人的地方，才对你低声下气。你得理不饶人，我越退你越向前欺呀，这可实在教我喘不出气。咱们谁也别怕丢人，摆摆这个理儿。现在我是倒了运，存项全空，人也老了，你自然恨不得推出我去。口口声声说我被别人睡过，不能再要了。姓钱的，从几时懂得要这种脸呀。现在不错我跟别人睡了，你不收留我，很说得下去。世上男子汉大丈夫，那有愿意养汉老

婆的呢。可是我得问你，当初你头次要我的时候，我是坐家的黄花闺女么？那时候我是真正道地的窑姐呀！不瞒你说，这次我出去才换了两三个男人，有限的很。那时候可是一天换一个，连你也在数。每天客人才松开走了，你就赶热被窝去。那时没听见你嫌我，并且接娘娘似的，央告着要把我娶回家去。现在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你怎么会揭我的短儿了。我比当初差了什么？哦，我没钱了，不象当初手里有个几万，你还是不懂得要脸。姓钱的，今天咱们拼命吧。”说着又向众人道：“你们别笑我不要脸，我们始终就没有脸。当初我卖口的钱，不知被他花了多少。如今我老了，卖不出钱，他就不管我了。你们评评理儿，这小子是人不是？”如眉接腔道：“原来钱先生当初吃过太太，那可太没良心。”祁玲也道：“钱太太说得对，老钱你吃鱼别嫌腥，嫌腥别吃鱼。要把鱼吃得只剩骨头，又嫌腥了，这是混帐行子。”畏先这时干瞪白眼，知道进了她们的阵式，恐怕难讨公道。又加被打得头昏眼花，心中早畏怯了。但听钱太太提说旧事，祁玲如眉从旁讥诮，不由羞恼成怒，向钱太太道：“你提起旧事，我更想起你的好处。才娶你的一二年里，我虽然受你养着，可是成天受气，打过来骂过去，你还当是待我有恩哪。”钱太太骂道：“好忘恩负义的小子，你娶花钱娶我，还许你打我骂我呢。既吃着我，就得教我顺气儿。你只想若没我管你的白饭大饼，你小子早喂北京狗了，如今敢说不知情。”畏先道：“就是知情，我也报答过你了，现在你还罗嗦……”钱太太叫道：“你不能这样说，我嫁过你就得吃你一世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并没含糊，谁教你不好生吃。”龙珍看姐姐说话着三不着两，眼看要被畏先问倒，就叫道：“姐

姐少说这些闲文，快说真个的吧。”钱太太闻言，立刻拉住畏先向外走喊道：“咱们算到了头儿，我死你也别活，一块跳河去。”畏先知道若被她拉出去。不知要如何出丑，那里肯动，只和她支撑着乱骂。钱太太趁势揪住他，手口交施，撒起泼来。莫看钱太太对外人常忍受欺侮，对畏先却犹有旧日余威。畏先也保存着旧日受压迫的奴性，仍是不敢和太太对敌。畏先也知道她是急了，在这拼命的局面之下，除了自己让步，绝无办法。但一时还不好反口央告，只用一面支持，一面和她讲理，求祁玲主持公道。无奈钱太太只能用武力取胜，一讲理便要失败。祁玲本是帮着钱太太的，明知畏先处于受欺的地位，竟也不加援手。等钱太太把畏先蹂躏够了，祁玲才出头说话，却仍十分偏袒。畏先冤苦难言，钱太太还要和他跳河觅井。如眉便过来劝解，先拉住钱太太，然后对畏先道：“钱先生你不能这样没情义，现在她落到这般光景，你不管她，她除了寻死有什么法子？当初你若没沾过她的好处，她死也不能罗唣你，谁教你依赖过她几年呢？这可就不能教你脱清静了。你请想开些，她已说后悔改过，大家又凑出钱来帮忙，你是漂亮的，早就该知道意味。如今惹得了她拼命，你可怎样？”祁玲接口道：“柳姐不必说这些，只问钱先生还肯和太太团圆不肯？”畏先委屈着道：“你们众位瞧瞧，我还没和她到一处，就挨了这顿打，以后日子长了，我还活得了么？”龙珍道：“姐夫，你别拿这事托词儿。昨天姐姐和我背地里说话，还只觉对不住你，当面也跪着央告过。今天这一场，是你逼出来的。现在你要明白，我姐姐已有了这份家，还有千数块钱，便没有你，她暂时还饿不死。所以这样和你打闹，只为念着夫妻情义，不

忍离开。事情变成她要收留你，并不是请你收留她了。你只要点头，这小家庭又算成立起来，夫妻和和美美过日子。若还固执着呢，可没你的便宜。她就是不跟你拼命，大约你在公司里的职业也不能长久了。”畏先听着心里已然软化，迟疑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再和她凑合，以后谁能保她好生度日，不偷野汉子，不欺负我。”祁玲听着他口气中已经应允，就答道：“我们全能担保。她以后若再作坏事，我们也不饶她。”畏先坐在椅上，冤声冤气的道：“我还有什么法子？”你们瞧着办吧。反正我这一辈子的运气，算交代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答应就少说闲话，太太方才打了你，教她给你陪个礼儿。”说着拉过钱太太向畏先拜了两拜，就势推到畏先身上。大家格格乱笑着跑出去，将门从外面锁了。畏先叫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开门，别捣乱，我们又不是年轻的两口子，教外人瞧着多难看。”祁玲在外面道：“两位久别重逢，请多耐烦儿，就年轻半天吧。等晚上我们送饭来，开了门你们再老。”说完大家嘻笑而去。畏先低头闷坐不语，钱太太居然真年轻了，过去温温存存的哄着他。过了半天，畏先怒恼全消，瞧着那一笔白得的钱，心里高兴，又加受着向所未有的殷勤，竟在片刻之间，夫妇又言归于好。畏先也感觉太太的一切，都和以前不同，颇有邱壑易盈，是不可厌也的畏惧。两人团圆之后，畏先便直说她已改了样儿，自己恐怕无力使她快乐，将来未必不再生波折。钱太太对本身的隐秘，自知甚明，就向畏先道：“你别多想，我知道现在不是从前了。当初还懂得男女的感情，现在竟和畜类一样，只想着那件事儿，并且身上也变了，恐怕是什么病，你若有法子替我治治。”畏先笑道：“你这是到如狼似虎的年

纪，又在外面结了好些人，自然要变成这样，那会是病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自己觉得出来，是那玩艺又作怪。若不想法治治好，只怕有时真管不住自己，并且我也活不长了。”畏先摇头不信，钱太太也不说了。到天夕时，祁玲等又过来。见他们已然和好，就取笑了一阵，由张宅送过饭来，大家在这新房内吃了。饭后祁玲又提倡打牌，和钱太太如眉龙珍四家同玩。畏先却当了仆人，在地下伺候茶水。闹到深夜方散，算替他们暖了新房，畏先自然住下。到次日畏先清晨便到公司去了，龙珍由张宅过来陪姐姐说话。钱太太言说这里房院浅小，钱物存着恐有失闪，就把那一包现钱首饰，仍行交与龙珍，教他暂在张宅存放。龙珍听她说得有理，就接过来带回。到午后再到新房里去，只见房门虚掩，进去钱太太竟不在房中。龙珍知道这小院中并无厕所，不由纳闷她到那里去了。再去到门外张望，也没影儿，等了半天，还不见钱太太回来。龙珍便疑心姐姐野心未收，定是趁这时又跑到外面胡为。若不是和野汉子幽会，最好是听戏看电影，不由心中有气。暗恨姐姐真不给自己作脸，只一天工夫，就关不住了。于是回到张宅，和祁玲等一说，祁玲也觉钱太太过于不知好歹。如眉道：“她便是出去，也可以借着词儿，告诉咱们一声，怎偷着跑呢？莫非她外面还有情人，私逃了吧？”龙珍道：“那倒不会，她把钱都交我存着，若要私逃，还不带着走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她交给你是整包儿，你打开看了么？”龙珍道：“没有。”如眉道：“你快看看。”龙珍忙取出包裹，打开看时，裹里面的钱和首饰都在，便道：“我说怎样，她还不致于……”祁玲道：“你数数钱数儿，我看象短了似的。”龙珍数了数才知道短了一百五十元钱。如眉

道：“她若是只出去逛逛，何必带这么多？”龙珍道：“若说逃了，又为何不全带着？”如眉道：“也许因为钱是我们凑的，不好意思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们先别胡猜，也许是畏先带走的。咱们等畏先来了，问问再说。”当时大家纷纷议论，龙珍只怕姐姐再作出丢人的事，自己对不住畏先，又急又气，不的住流泪。到了日落时候，大家又全到新房等候畏先。须臾畏先由公司出来，祁玲等都在房中，单不见自己女人，便询问她那里去了。还是柳如眉有心眼，便回答钱太太出门买东西去，畏先也未介意。祁玲便问他早晨带钱走了没有，畏先摇头道：“我起床就上公司去了，并没用钱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没从那个包裹里拿钱么？”畏先道：“昨天你们走后，她就把那包裹放在小橱裹里，我连看也没看。”祁玲闻言，和如眉龙珍面面相观，畏先才生了疑心。问道：“怎回事？莫非丢了什么？”祁玲含糊应道：“方才我好象听钱太太说短几块钱似的。”畏先见他们面色有异，仍自怀疑问道：“你们别有什么事情，却这样啾啾咕咕。她是从几时出去，怎还不回来？”祁玲还用言语敷衍，龙珍这时已见天色黄昏，料道姐姐不再回来，必是又出了岔头，就再沉不住气。对畏先把姐姐带着钱出去，一日未归的话，都实说了道：“姐夫，我实在对你不住，想不到她还那样荒唐。”畏先听了，好似反得了意，望着她们冷笑道：“怎样？我说她不会学好，你们一死儿不信，非逼着我收留她，还横打鼻梁儿作保，现在可瞧见了，不是我错看了吧！你们二位保人还说什么？”祁玲自觉没趣，就拉起如眉，向畏先道：“现在你先别觉着得了理，她虽然走了，可是为什么走的，走向那里，是不是去作坏事，现在还都不能断定。你沉住气，过一会她

也许回来。若连夜不回，那时你再说话，我们这保人随你怎样罚都可以。”畏先道：“祁姐，别过意，我方才是气极了的话。就是她一去不回，我也不能说什么，您是一片热心为成全我们啊。只恐她是死狗扶不上墙，白惹您生气。”祁玲想了想，又问道：“她夜里可对你说过什么可疑的话，露出要走的意思么？”畏先暗想，她狂荡了一夜，把我累得力尽筋疲，还顾得说话呢！你们把她硬给我推回来，简直是要我这条小命，她一走，我还得念佛。想着便答道：“她没说什么话，我也未瞧出可疑来。”祁玲没话可说，只得安慰畏先，教他不要走开。几时钱太太回来，就赶快给她和如眉龙珍送信，大家来质问钱太太。给畏先出气。倘问出她实在出去胡为，就另想办法，畏先应着。祁玲等三人同回张宅，吃过晚饭，直到夜深，不闻钱太太回归的信息，大家气闷非常的睡了。次日清晨，龙珍绝早起身，溜出张宅后门，进到新房院里。向房中窥视，只见仍是畏先一人在床上睡着，知道姐姐还未归来，心里大为绝望，便又悄悄回去。唤醒祁玲如眉报告了，三人唉声叹气。龙珍更觉伤心，连畏先的面都不敢见了。最后计议许久，都认为钱太太从此逝矣，大家无颜，还得对畏先应该表示歉意。就推祁玲作代表，带着昨日大家凑的钱款，去见畏先。言说因钱太太教畏先吃亏受气，实在太对不起，如今她既又跑了，只可把大家凑集的财物，转赠畏先，以表歉意。畏先这次却十分漂亮，力拒不收，倒说了许多领情的话，就回了公司，从此再不到新房来了。祁玲等倒都觉愧对畏先。依龙珍的主意，便要把那新房退租，家具也都卖给打鼓儿的，告一结束，从此只当姐姐死了，再不想她。祁玲却拦住了，只把新房的门儿锁上，任其空闲。

在她们办理钱太太的事时，第一不教式欧干涉，第二也不教式莲帮忙。因为式莲是个闺秀，又将与式欧结婚，不宜于办这烂污事儿。所以式莲倒有几天离开他们去和式欧出门游散。等钱太太失踪之后，祁玲才把这段笑话告诉了式莲。式莲头一次听到这种怪事，觉得钱太太人格太卑鄙了，余为替龙珍难过。又过了两日，钱太太仍没信儿，大家都想象她定与无业流氓结伴去了，也断了希望。淑敏这天从公司回来，报告白萍病体见愈，已能起坐，却没有谈起别的情形。龙珍听着心里自然发生异样的感触。祁玲料着白萍对于走了的芷华必有特别表示，而且和淑敏也必有许多曲折的经过，但当着众人不好问他，就只把钱太太的事说了一遍。因为大家都有些对不住畏先，所以托淑敏向白萍关说，设法提高畏先的位置和月薪。淑敏答应着，在家中没坐多大工夫，便又拿了些衣服，仍回公司伴着白萍去了。一恍儿又是十来天，这一日祁玲到公司去看白萍，顺便到畏先的办公室去。见他的公事桌已改了地方，气象也大为改观。他正满面春风得意洋洋的翻阅账簿。祁玲走过去叫了一声，畏先瞧见，便立起笑嘻嘻的招呼，祁玲道："钱先生，我看你今天好象改了样儿似的，怎这等高兴？"畏先见左右无人，就笑道："祁姐，我可真信运气了。你瞧，那倒霉的女人一离开我，我跟着就交了好运。"祁玲知道他所说倒霉女人，是指钱太太，便问道："你交了什么好运？买彩票中头彩了？"畏先道："不是，前天公司升我作营业副主任，薪水也加了一倍。"祁玲听了，明白自己托淑敏的事已然生效，不由笑道："钱先生，你真是交了好运，我给你贺喜。"畏先道："不敢当，我请客，今天晚上吃西餐。"祁玲道："谢谢，今天我没工

夫，改日再扰。"畏先道："我可不是虚邀，你再替我转请柳小姐和龙珍，咱们聚一聚。"祁玲随口应道："好吧，我回去跟他们商量，你听电话。"说完便出了公司，回到家里，想要把畏先升职的事告诉如眉龙珍。那知她二人却不在家里。询问仆妇时，仆妇回答龙珍的姐姐又回来了，现在她姐妹连如眉都在新房那边。祁玲突吃一惊，也匆匆赶了去。到新房见钱太太果已回来，身下仍穿着旧衣服，面容反丰满了些。她坐在床上，吸着纸烟，龙珍却怒容满面，如眉也寒着脸儿，三人都不说话。祁玲进门叫道："呦，我的钱太太，您又回来了。"龙珍见祁玲来到，气愤愤的道："祁姐，这可真气死我，咱们回去吧，不必管她。"祁玲道："怎么了。"龙珍叹道："她去了这些日，又冒猛子回来，我问她上那里去了，她只不说，必是……必是……说不出来。如今畏先那面已经算完了。她回来可怎么好？我是没法管了。"祁玲道："你别着急，我问问。"钱太太这时倒并不惭愧，向祁玲点点头说声请坐，就又对龙珍道："你不必问我，我的事不能对你说，你把畏先请来吧。"龙珍想是已恨透了姐姐，竟大声道："你别妄想了，从你偷跑以后，人家畏先看着大家面子，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，可是祁姐柳姐和我都差一点羞死。如今你没皮没脸，一高兴又回来，我们没法再去见畏先。"钱太太道："你疑惑我又出去作坏事，我也不分辩，只叫畏先来就可以明白。"龙珍道："叫他来再央告呀，任你说得怎样。我是不管定了。"祁玲拦着龙珍道："你沉住气，也许她是有不能对咱们说的事，何不去把畏先请来，跟她见面。"龙珍道："畏先怎么肯来？咱们也没脸请他呀！"祁玲道："这倒巧了，我和畏先有个约会，大概

可以把他骗来。你们在这里坐，我去打电话。"又叮嘱道："珍妹，不要再和姐姐拌嘴，等畏先来了再说。"龙珍气吁吁的应了一声，便睡在床上。祁玲走出，到张宅给公司打电话，向畏先说已约好如眉龙珍，请她立刻到张宅来再一同出去。畏先请客的话，本是随口一谈，不料祁玲等却当真叨扰，只得答应就来。祁玲放下耳机，看看钟已将六点，外面天色已将昏暮，料着畏先十分钟可到。过了一会，便走到街门外等候，停立许久，方见畏先坐着洋车来了，便接到阶下。畏先看见她叫道："我被事耽搁半天，来晚了，你怎立在这里？她二位呢？"祁玲道："她们都在你住过的新房里。"畏先一怔道："在那里作什么？"祁玲道："从你那位太太跑了以后，如眉和龙珍因为住在张宅不便，见那里空着，就搬过去住了。走！咱们从这小胡同穿过去。"畏先信以为真，便随她走。到了新房的院里，祁玲叫道："龙珍，钱先生来了。"龙珍没有答应，如眉迎了出来，两人随着畏先走入房中。畏先瞧见龙珍方从床上坐起，象是睡觉初醒，还未及招呼，已又瞧见椅上坐着钱太太，不由呀的叫了一声，翻身便向外跑。祁玲如眉把住房门，不令他出去。畏先见这无耻女人回来，便疑惑他们又要说合，急得顿足道："你们打算怎样？我明白了，这是她在外面浪荡够了，你们几位还想……上回的岔儿都忘了么？"祁玲道："钱先生，别错会意，这回事我们不管。实和你说，方才我从公司回来，才知道钱太太又回到这里，龙珍还很气恼的要赶她走。钱太太只说要和你见面儿，她有不能告诉外人的事。所以我用电话将你请来，你们有话对说对讲，成了也好，散也好，反正我们绝不多管闲事了。"说着又向钱太太道："畏先来了，

你有话说吧，我们走了。”说完拉了如眉便走，龙珍也跟着跑出。畏先才说了句没有什么可讲，也要向外走，却不防钱太太跳起。一把拉住他叫道：“你不能走，等着！”畏先被她拉倒在床上，钱太太随即将门关上。祁玲等三人才走出去只听砰的一声，回头见门关了，不由诧异起来。如眉道：“这位太太是什么法子，难道又武力解决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不能吧。她三番两次的丢人，若再对畏先蛮横，可太没心了。咱们别走，听听到底什么情形。倘或她太欺负畏先，也好进去说公道话。”龙珍道：“我走了，你们看着吧，决没好结果。我姐姐还不知安着什么心呢？”说着便走出去。祁玲也没拦她，她自和如眉悄悄的回到窗前。只听畏先骂道：“你这女人太没羞没臊，还缠我作什么？趁早放手，要想再教我上当，那是做梦！”钱太太似乎仍在平心静气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本来你不知道细情啊！”畏先骂道：“狗屁！你怎样花言巧语，也莫打算再骗我！姓钱的是个男子汉，多少有点儿志气。”钱太太好象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有志气，好吧，我先问你。你在上次已经答应要我，为什么现在又反悔了呢？”畏先道：“呸！你还有脸儿问我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是因为我偷跑了，疑惑出去不作好事，更瞧出我是个浮荡的女人，这一世终不会规矩了，所以才抵死不肯要我，对不对？”畏先道：“这还用说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痛快一些说，你现在比窑姐还无耻，简直是禽兽了，那还能和你作夫妻？我奉劝你自奔前程，快寻个妓馆投进去，既合你的需要，还可以养自己，何必缠我这没用的人。再说我已然三四十载，那有能力侍候你这样如狼似虎的家伙。性命要紧，宁可现时死了，也不能跟你凑合。你死了心吧！”钱太

太嘻嘻的冷笑道："你只为我成了贪淫无耻的妇人，才这样狠心，我也不能勉强，本来你的性命要紧么！完了你别讨没趣，咱们散吧！不缠你了。"畏先长出气道："阿弥陀佛，你肯饶我真是大恩大德，谢谢你，开门放我走。"钱太太道："放你自然放你，可有一样，咱们夫妻一场，就这样散么？"钱畏先道："不这样散。还搭棚唱戏大请客呀！"钱太太道："咱们得留个临别纪念。"说着似乎和畏先拉扯起来，畏先却挣扎闪避着叫道："不成，你真不要脸，滚开！"钱太太叫道："你想走就得依我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没完。"二人纠扭支格，房内桌椅床榻都撞得乱响。祁玲和如眉在外面听着，全都莫名其妙，还以为钱太太必有神经病态的色情狂，否则世上那有这种道理？！祁玲向如眉努努嘴，便上前把窗纸湿破一个孔，如眉也照样作了。两人同向房内偷看，只见钱太太已赤条条的变成一头白羊，正在按着畏先，撕脱她的衣服。二人瞥见这幕奇景，同时缩回身子，不敢再看。如眉附在祁玲耳上道："咱们走吧，这是什么样儿，那烂污女人是发狂了。"祁玲道："等等儿，看到底什么结果。说不定那女人倒许得了胜利，畏先也是没准主意的。"果然过了一会，房中声响渐寂，忽然畏先叫道："呀！这是怎么……"钱太太不作声，畏先又作纳闷声道："你这，怎么变了？"钱太太格的笑道："你小子蹲下去瞧瞧，就知道我这些日出去作什么了。"畏先道："你说，是怎么回事？"钱太太道："你先看明白了再说。"畏先半晌无语。祁玲在外面闷得受不了，又由窗孔向内看时，只见钱太太仰在床上，畏先却作胯下受辱的韩信，蹲在床下，只露出半个头儿，在那里似乎有所观察。正在这时，钱太太突然坐起，叫道："你瞧

明白了么？”畏先也立起身。祁玲见他露出不雅之状，吓得连忙闭眼。只听畏先咦咦的似诧异得说不出话来，接着又听钱太太道：“畏先，你今天应该知道我了。我以前作了许多坏事，太教你寒心，可是这一场足对得住你。上次我说有病，你不肯信，我却自己知道。因为早先我在窑子里的时候，和嫁了你的时候，都不象这几月的奇怪。从被赵八勾上，我的身体就好似改了样儿，时刻离不得男人，常象发狂一样的胡闹，有时也自己诧异，不知是得了什么病。这次受龙珍她们一劝，我已然醒悟，决意学好。可是我身体上的毛病，还是逼着常动邪心，我就偷着带了一百多块钱，跑到医院去，请医生察看。医生也不是用什么光线照，他说是我被人害了。原来是被人用极短的碎头发，在和我睡觉时送到里面，以后就永远难过，直到全改了样儿，若不快治，恐怕连我的命都难保了。我听了就知道一定是那赵八的促狭，真害我不浅。这些许碎头发，支使得我都不成人了。我又想，咱们夫妇都到了这等年纪，以后也未必再生养，乐得斩草除根。就和医生商量，请他用手术割治，把我造成废人。医生不肯，我又把自己的心事说了，教他知道我要用这个法子改邪归正，又把带去的钱全给了他，才得他答应。一直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这才出来。现在你看明白了，我已变成不男不女的废人，就是和什么样的男人住在一处，也不会动心，更莫说作坏事。畏先你可能信我了么？以下却听不见畏先说话。钱太太又道：“我这一次下狠心，只为你说我天生淫荡，万不会学好，所以连淫荡的根都去了，教你瞧瞧我到底能好不能。现在真凭实据，你若还有犹疑，就可以领你去问医生。”畏先似乎沉吟着道：“这倒奇怪，你居然舍得……

我还疑惑你是又和人跑了呢，敢情干这个去了。果然这样，我到佩服你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难道你还不信？”畏先道：“现在你实在变成废人了么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岂止废人，现在我心里已完全想不到男女的事了。”畏先道：“你在那一家医院治的，我去问问。若果然不错，我和你虽然再作不到夫妻，也要作一世的侣伴，并且恭敬你到老死为止，过去的事全算没有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好，你问去吧，我去的是一家东洋医院，医生名片叫九野。”畏先忙穿着衣服道：“你等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开门走出。祁玲如眉在窗外已听明白钱太太的话，又是诧异又觉好笑，忽见畏先走出，闪避不迭，畏先看见她们，知道秘密已全被听去了，就赶过去笑道：“二位一直没走吧，你们听见世上少有的事么？”祁玲正色道：“我真佩服钱太太，她能勇于改过了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得去问问医生，才能作准。”祁玲道：“这夜里医生未必见得着，我劝你不必去，钱太太没有什么可疑……”畏先摇头道：“问是一定要问，我怕再上她的当。”祁玲暗笑，你方才实地察验过了，还能上当。但这话不能出口。忽如眉在旁附耳说道：“祁姐，式欧不是医生么？”祁玲知道如眉急于晓得这趣剧的内幕，所以想教畏先请式欧代为考证，初觉这样办不大妥当，继而想到医生分内的事并无关系，便道：“钱先生，我就近给你介绍一位医生，淑敏的令兄式欧，医道很高明，你去和他谈谈，一定能解了疑惑。”说着就将畏先拉入张宅，延入祁玲房中坐下，然后到前院请来式欧。给两个人介绍了，祁玲笑向式欧道：“这位钱先生，有件事向你请教，二位细谈吧。”说完便与如眉又一同走出，寻着龙珍，把这件奇怪事情说了。龙珍也觉惊异，却

只莫明其妙。三人又回到新房，钱太太欢然迎入，向她们道："你们大约都知道我的事了，从上回我偷着一走，害你们受畏先许多埋怨，好对不起，今天才算表白我的心迹。在前些日不止畏先疑心我，便是你们二位也未必信得过，不过看在龙珍面上，不能不帮助我罢了。我虽然没有出息，可是在姐妹堆里，向来顾面子。因为你们替我出力，我就得教你们放心到底，所以带些钱偷着出去，把我自己作成废人。现在我也不怕难看，只要你二位不嫌晦气，就瞧瞧我是不是真的。"说着先叫龙珍躲出房外，就招祁玲如眉在近前，她脱了衣服，呈现秘密，请她们观察，又低声解释道："我不怕你们笑话，以前实在太无耻了，只要看见个男子，就起坏心，倘若有男子来勾搭我，我简直没有拒绝的能力。从这次在医院出来，完全把心变了。回想当初的行为，真和禽兽一样，说不出的羞愧。并且身体也变了，绝不愿和男子接近，有时竟忘了自己是女子。我想以后便是畏先仍象当初那样相待，我也只能作他的伴侣，不能作他的妻子了。"说到这里，那好奇的祁玲如眉，已把秘密观察清楚。原来她那足以引起生理变化的根苗，已经割得仅留痕迹，不待医生检验，就是平常人瞧着，也能知道她再没有生理上的要求了。这事虽是奇想天开，并且近于猥亵，但是钱太太的坚毅觉悟，真也教人佩服。祁玲忙替她穿上衣服道："罢了，我的老姐姐，我真服了你。世上人谁能这样干脆？要都和你这样，戒赌的斩断了手，戒酒的塞住了口，就没有反复的了。你这一着算争够了气，畏先若再有什么狡赖，我这儿先不依他。"钱太太笑了笑，还没说话。畏先忽从外面走入。看看众人道："你们全来听新闻的结果了。"祁玲道："你问明白了

么？”畏先道：“问明白了。”祁玲笑道，“你怎样问的？”畏先道：“我现在还顾什么，爽快的问罢咧！式欧还给我画了好些图样。仔细讲说，我说了实在情形，式欧又讲许多话，最后断定，她再不需要男子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总可以信她改邪归正了？”畏先道：“自然。我想不到她会作出这一着，真是难得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你信了我么？”畏先道：“我还有什么说的，前勾后抹，一概不提。旧事只当没有，咱们还是好夫妻。”钱太太摇头笑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不是女人了。你虽然过了中年，总不算老，又没有后代，当初有个孩子，也被我折磨死了。以后你便是收留下我，也和鳏居一样，何况我又是绝不能生育，怎能害你绝后。所以我在医院里就打好主意……”畏先愕然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我劝你不必多想，管什么后代不后代。咱们一对穷夫妇，但求平平安安。和和气气混口饱饭就足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不！你的心是好的，我明白，不过我不愿再作你的太老婆。你想当初我胡闹了好几年，不是害你，就是气你。如今回过头来，变成废人一个，还有脸儿在你家作太太么？我可不是要离开你。从此以后，咱们还是一同度日。我可以替你管家，照顾你的衣食，外面上还和当初一样，只是不算你的老婆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现在已变成不男不女的人。咱们当然断绝夫妻的那种关系，我乐得把妻的位子让出来，给你另娶一个。你不要推托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”畏先听了，笑向祁玲道：“你听明白了么？世上那有这条理，她明是我的妻，怎能……”钱太太不等他说完，又道：“你还没有清楚，我是要和你正式的离婚，给你另娶。我也不离开，仍旧跟着你。你把我当作老太太也好，姑太太也好，一直的当老

妈子也好。”畏先道：“我听清楚了，你说的全是梦话。办不到。趁早少出这没用的主意，老实过日子吧！”钱太太道：“你别当取笑，我的主意定了。若不依我，我就当尼姑去。”如眉笑道：“这倒不错，我们才从尼姑庵出来，你又要去了。”祁玲道：“钱太太，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也怪了，我在医院经过医生手术以后，心里好似整个变了，觉得自已再不配作人家的妻子。但是我和畏先那样关系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他，才想出这个法子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别胡思乱想，莫说畏先现在很受你的感动，定然不肯抛下你另娶。便是她肯了，世上男的不娶活人妻，女的更没人肯嫁活人夫呀！”钱太太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，先和畏先正式离婚，离了婚他就是独身人了，一定有人肯嫁。”畏先道：“你说的有理，自然和你离了婚，我可以另娶，也有人肯嫁。再说便是咱们不离婚，我要娶妾，也娶得来。只是我不愿离婚，也不愿娶妾，非跟你作夫妻不可。你别忘了我是穷人啊！”钱太太：“你穷也得养着我吧！以后就把供养我的费用，去供养新娶的太太，我可以自赚自吃。”畏先向众人道：“她是想左了，你们劝劝，教她抛开这个念头。龙珍暗想姐姐良心发现，才想出这种办法，虽然有些不近情理，却并非绝对办不得，只看畏先意思如何。祁玲如眉都主张委屈就全，不可另生枝节。就劝钱太太打消原意。钱太太表面并不坚持，只笑道：“这没有可争竞的，现在也难决定，不如教畏先回公司去。仔细想一夜，明天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怎能撵他走呢？”畏先也道：“这里是咱们的家，我干什么回公司去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你要一定在家里睡，我就跟祁玲去借宿。从今以后，你若没有正式的太太，我决不同你住在一

处。”畏先又劝了半晌，钱太太仍是抱定主意，不肯回头。祁玲等也觉这事不大容易解决，本来钱太太已失去为人妻的资格，她劝畏先另娶不为无理。但若果然依她的主意，畏先和她离婚而仍同居，却不另娶别的女人填补妻的位置，这未免不大近乎人情。都想不出解决的方法，便不插言，只任他夫妻辩论。畏先对钱太太的意思，认为完全笑谈，一定要求她同居。钱太太却说同居不成问题，必须他另娶妻子。最后钱太太见谈不出结果，便道："畏先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现在太晚了，你若在这里睡，我就到祁姐处借宿。”畏先无奈道："那何必呢！我回公司好了。”钱太太道："那么你就走吧，医生叮嘱我每天要早睡呢。”畏先只得怏怏而去。这里祁玲在畏先走后，便向钱太太道："畏先倒是个有良心的，以前那样挺硬，到你说出实在情形，他居然受了感动，一死儿赖上你了。”钱太太道："就为他有良心，我才更不能作他的妻子。从此以后，我只能象老姊那样照顾他，女仆那样伺候他了。”祁玲道："你也不可想左了，世上没有这样作的。”钱太太微笑不语，如眉叫道："祁姐，咱们该回去，让钱太太早些安歇，要不就留珍妹在这里作伴。”钱太太道："我不要龙珍，只求祁姐住在这里，我还有件事商量。”祁玲本不愿和钱太太同榻，但禁不住她苦苦挽留，只可委屈住下。如眉和龙珍全回张宅去了。钱太太和祁玲一同睡下，才吐露出自己心事。言说自己若再做畏先的妻，定要教他失去终身幸福，所以决计退让，教他另娶。至于后继的人选，已经想妥，便是龙珍。因为龙珍早先本可以与白萍结合，中间经过许多波折。白萍和芷华淑敏发生三角关系，龙珍已变成局外的人。如今芷华已走，白萍和淑敏的婚约已无

形中定局。龙珍更自没有希望，孤身飘荡，不知向那里归宿。论起龙珍为人，本是极好，只为被容貌带累了。恐怕世上男子，未必一个能爱她。畏先却颇知龙珍的好处。自己所以在方才提起那样办法，就为首先教畏先承认另娶，然后再替龙珍作媒。教畏先权当自己死了，娶小姨为妻，这一来龙珍算有了归宿，畏先能得到好太太。自己更可以安心同居，尽力帮他们持家。钱太太说出这个主意，请祁玲参加意见，代为定夺。祁玲想了想道："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现在是一个特别样儿的人，不必再作人家的太太。便是再和畏先恢复原状，也不过枉担个虚名，倒害畏先失去幸福。因此要把虚名牺牲了。教龙珍嫁给畏先，给她寻个着落，你照样随着畏先度日，并且和龙珍永不离开了。这办法乍听着未免可笑，细想却是有道理的。我倒很赞成。"钱太太欣喜道："你既赞成，我明天就向畏先说。"祁玲摇头道："你先问问龙珍吧，我看这事怕办不到。你以为龙珍肯随你拨弄么？我和她相处虽然不久，可是已瞧出龙珍的心很高。何况她又和白萍有过那样的关系。白萍是何等人，畏先又是何等人，你想能成功么？更莫说她也许念白萍，任何人都不肯嫁呢！"钱太太道："你的话我不明白，难道龙珍还想着白萍么？"祁玲道："想不想我不敢说，不过教她嫁人是未必有肯的，嫁畏先更是难事。莫说她看不上畏先的为人，便是畏先能教她爱慕，她为你也不肯作这没理的事。世上那有现放着姐姐在旁，妹妹居然嫁姐夫呢!?"钱太太怔了怔道："烦你明天跟龙珍说说我的意思，她若不肯，再作道理。"祁玲摇头道："我可不能说。"钱太太道："那么我自己说好了。"祁玲道："我还是劝你仔细想想，也许这几句话倒把龙珍气坏

了，闹出什么事来，可就后悔不及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我只和她说说，不愿意就算完，何致闹出什么事。”祁玲道：“我只怕羞了她，她要躲开你啊！”钱太太道：“不致于吧！”祁玲半晌不语，忽然叫道：“你若真有这样心，龙珍是不妥的。我看另外倒有一个人，可以给你帮忙。如眉倒是伶丁孤苦，并没一个亲人。倘或和她说明白了，或者她可以肯嫁畏先，和你们作伴。不过她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未必瞧得上畏先，而且又伤了五官，容貌太丑，畏先也未必愿意要她。”说着忽笑起来道：“畏先也是命中造定，咱们背地替他安排的，都是这样的人。你主意的龙珍，是那样又黑又麻。我主意的如眉，掩上鼻子，倒是个俊人。露出鼻子，就要吓煞人了。”钱太太仔细想想，也拿不定准主意。祁玲却认定龙珍绝对不肯，劝钱太太不可莽撞。钱太太也怕羞了龙珍，或者惹她躲走他方，反为不美，便听了祁玲的话，转念到如眉身上，托祁玲明日得机会向如眉探探口气。祁玲道：“这真是难题，我以后看着办好了。你不要性急，早晚成与不成我要给你回复。不过你和畏先，在这几天内怎样办法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当然不许畏先再近我身边，而且在三两日里我得正式跟他离婚。若不这样，人家怎会嫁他呀？”祁玲道：“畏先不赞成你的主意，将来也是麻烦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一层你放心，日后我定能逼他应从。”祁玲又说了几句，困倦上来，二人便都睡了。次日晨起，祁玲从钱太太处回到张宅自己房里，见龙珍如眉都已起床，想起夜来的话，她二人都曾经提出作畏先后补太太，不由望着她们一笑。如眉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笑这位钱太太。居然变了心眼儿，敢情她真是要给畏先另娶太太。夜里和我说了许多话，

后悔过去的行为。她预备在一半天和畏先正式离婚，然后再替畏先张罗亲事。”龙珍道：“我姐姐真是奇怪，当初坏成这样，如今好起来又是这样，真教人难管她的事。她便是觉悟前非，以后只要与畏先安心度日，也足可赎罪，何必弄这些新鲜花样，不是诚心捣乱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她的心倒是很好，而且咬定牙根。非要这样干不可，我看是没法劝了。不过她便是一切如意，和畏先真个离婚，又那里去给畏先另寻新夫人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，我姐姐还是和畏先似离不离，日后仍然同居，谁肯嫁畏先作这不干不净的太太？”如眉插口道：“你们不要胡乱议论，现在我倒很佩服这位钱太太，她真看得开，放得下。要不这样办，现时和畏先重成夫妇，日后也没有好结果。你想，畏先已算是正经作事的人，从此或者日渐发达。再过几年，稍为有些成就，想起自己太太当日烂污，而今残废，未必能永远看重她。一有争执，畏先处处理长，钱太太可就苦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倒是赞成她的，不过她能办得到么？”如眉道：“这本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和畏先离婚以后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达到目的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以为她能给畏先另娶太太么？”如眉道：“怎么不能？！世上离婚后再娶再嫁的多了。”祁玲：“可是钱太太还要和畏先一同居住，这个奇怪的局面，很容易起人的猜疑。谁肯嫁与前妻尚未脱离的丈夫呢？”如眉道：“这样只可钱太太和畏先离婚以后，暂且分开。等畏先娶过新夫人，钱太太再用亲戚或是同族的名义，回来同居。”祁玲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是要畏先娶一个不相识的生人了。你不知道，钱太太还想给畏先娶一个熟人呢！”如眉道：“熟人是谁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只听她这么说，没问是谁。”龙珍道：

“我姐姐那有什么熟人，她只和野男子打交道，向来没有女朋友啊！”祁玲暗笑，也装着纳闷，当时并没多说。过了一会，祁玲因恐钱太太寂寞，便教龙珍过去作伴。到午饭后，淑敏从公司来，向祁玲说，白萍因今天气候和暖，已经出房散坐。他又发了高兴，想明天出门游散一下，所以来约祁玲，明日到公司一同陪白萍上公园走走，大家凑着热闹些。祁玲听白萍已能出门，一面代淑敏欣喜，一面又想起一件担心的事来，便答应明天准去。淑敏照样又匆匆收拾些衣服，带着走了。临行时又告诉祁玲说，白萍病好，用不着再长住看护。她预备在三五日内便移回家中，托祁玲指挥仆妇把她的卧室收拾一下，并且另外替如眉龙珍整理出一间卧室。祁玲等她走后，暗自踌躇。想到白萍病好，淑敏又回家来住，恐怕以后白萍要常到这里来，定要和龙珍相遇，岂不又将生出纠纷？虽然龙珍已自甘退让，但白萍因为良心上的关系，未必能毫无表示。只要他对龙珍有念旧之情，恐怕淑敏就不能安心。倘惹出互相避让的事来，又要颠倒翻复，破坏成局。为今之计，自己既成全淑敏，就该成全到底。还是想个方法，把龙珍遣开，不教她与白萍会面才好。但转想龙珍伶仃孤苦，无所依归，待把她遣发到那里去？忽又忆起昨夜钱太太的言语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和如眉道：“这些人关系，真是头绪太乱了。白萍和芷华淑敏龙珍，弄成四角恋爱，你是听我说过的。前些日芷华跟边仲膺走了，剩下淑敏和白萍到了一处，才打算可以安定，不料龙珍又意外的来了。因为白萍一直在病中，淑敏又一心看护他，所以还能暂时没事。如今白萍病好，定要常常到这里来访淑敏，很容易和龙珍撞上，那时可怎样解决呢？”如眉道：“我记得龙珍说过，她

已和白萍表示绝交，假说业已嫁人了，现在再见了面，不可以教龙珍仍照样说法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不知道龙珍假托的男人，是女扮男装的式莲么？这绝对瞒不住，后患很大，我想还以不教他们见面为是。”如眉道：“那么非教龙珍搬出去，不进张宅的门？”祁玲道：“也无须这样。我告诉你吧，钱太太昨日和我说的本意，是要把龙珍嫁给畏先，我当时很不赞成这办法。今天再细想她们的关系，又觉着龙珍应该嫁给畏先了。因为倘然她变成畏先的太太，不就把白萍这面牵连解决了么？！以后便是时常相见，也不会发生问题了。”如眉细想了想道：“这道儿倒是行得，但只怕龙珍未必肯点头，而且怎样对她提呢。”祁玲便在如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如眉仍然摇头，似乎还以为不妥。祁玲又叽咕半晌，才商量出眉目。如眉赞成了祁玲的意思，又随相视着发起笑来。过了一会，二人对她都不露声色，态度如常。龙珍却报说畏先来了，正在向她姐姐劝告。祁玲听了。便道：“我去看看，他们要捣乱到什么份儿！”说着便自出去，直奔新房。畏先果然正在那里，和钱太太辩论。祁玲坐在旁边，听着他们二人反来复去。所说的还都是昨天说过的话。畏先是抱本守拙的主意，只求重整旧日的小家庭，敷衍着生活。钱太太却咬定了非那样不可，看情形便是说上十年八年，也得不到结果。最后逼得畏先没法，喊起来道：“我也不知你犯的什么病，无故的出这个外国花样。你过去作的错事，既然悔悟，我都原谅了。你现在成了残废，我并不嫌恶，从此咱们老实着过下去，不就完了，你何必闹这些是非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这一残废，才教我更安心。要象从前那样，我还真害怕呢！再说你以为作了坏事，不配再作我的太太，那

更没道理。咱们的结合，并不和平常一样。象人家白玉无瑕的闺女，嫁了丈夫，又去偷人，还可以说身体受了沾污。你不能这样比，因为初次嫁我，就是妓女从良。那时你不待自认很配作我的妻子，并且象公主配凡人似的，很骄傲呢！现在你不过又相与了几个男人，论起数目，还不及当日在窑子接的客人百分之一，干么忽然上了脸儿？咱们夫妻是马马虎虎凑上的，几次的离合悲欢，也都是马马虎虎，以后还是马虎着混去，比什么都强！若讲真理儿，你不配作人的妻子，我又是什么好东西，配作人的丈夫么？”钱太太笑道：“随你怎样说，我只是那一条道儿，走到天黑，万不更改。你若念着旧情，肯养活我呢，就赶快答应，另娶一个，我好放心同你们同居，后半世算有了着落。你若还恨着我，诚心撵我走呢，你就不必答应。自然我得另打主意，你便脱干净了。”畏先顿足道：“你真会挤罗我，凭我一个穷光蛋，只咱们两人生活就够挣扎的，还禁得再添一份罪孽？再说你太把我看高了，一个没出息的穷人，又是这样年纪，谁肯嫁我？你那乱思胡想，完全办不到。”钱太太道：“这一层是你不必忧虑，只要答应，我管保有人嫁你。”畏先骇然叫道：“呀！这样说你早有安排了，这更胡闹。你说是谁……谁也不行！”祁玲听到这里，便开口道：“钱太太，你痛快把昨夜想到的人，对畏先说了吧。”钱太太一怔道：“说……怎么……他还没答应，这就说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你说吧，说出来再仔细商量，畏先不愿意，我可以对他细讲。”钱太太似乎不大明了祁玲的意思。但她既已揭破，也不能拦阻。待说出人来，又因昨夜谈到的是两个，不知她所指是谁，就沉吟着道：“我说谁……如眉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

是先提的那个。”钱太太愕然道：“龙珍么？”说着见祁玲点头，就高声向畏先道：“告诉你吧，不是外人，我妹妹龙珍嫁你。”畏先听着钱太太对祁玲的隐秘言语，如眉龙珍二个名字，触到耳中，已使他惊疑万状。及至钱太太正式提出龙珍，不由跳起来，搔着头叫道：“什么？你说的……说的梦话呀！”祁玲道：“一点也不是梦话，钱先生你坐下。钱太太要把龙珍嫁你，里面有许多道理，并不是胡乱安排。你沉住气，听我细说。”畏先迷迷惘惘的坐下，望着钱太太，又直瞪着祁玲。那情形似在疑惑自己女人发狂胡说，还不在意中，怎祁玲也跟着说起梦话来。祁玲知道他惊异，倒不慌不忙，慢慢的说道：“钱先生，你别当钱太太随口胡说，她是有道理的。第一样她已不能作你妻子，所以替你另娶一位，这原由昨天说过，不必再讲。第二样她只有龙珍一个妹妹，如今还飘荡着没有着落，所以趁这机会给她寻一个安顿终身之处。第三钱太太要想和你永久同居，若是你娶了别人，她恐怕不能长久相安，这样一来，她不特可以如愿，并且姐妹也能长久相守。这是钱太太一片苦心，你不要辜负了她。”畏先摇头道：“这万万不成。龙珍是我看着长起的，也象我的妹妹一样，而且我根本就不愿另娶。说句到头的话，便是她非要离婚，我一个人作光棍儿也情愿，反正不再娶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是说什么也不肯了么？别这样决绝，我还有个要你娶龙珍的道理。白萍和龙珍的关系，你自然知道。现在虽然已分离很久，可是两人还有很微妙的牵连。白萍和原来发妻芷华，再加淑敏小姐，三个人曾闹起许多波折。结果白萍病倒，芷华远走高飞，如今好容易算是淑敏作了白萍的侣伴，看护好他的重病，这时他二人或者已

暗地定了婚，也未可知。其实便是没定婚，这局面也算定了。白萍以后定要常到淑敏家来，龙珍又在张宅住着，倘然遇见，定是一场风波。不是淑敏退让，便是龙珍走开，白萍在病后如何再禁得打击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先教龙珍成为有主的人，再见着面，便无妨碍。除了这个法儿，那只可先把龙珍打发走了，教白萍遇不见她。可是龙珍一个孤身女子，谁忍心赶她出去呢？！钱先生，你只要娶了龙珍，不单对她算作了好事，并且成全白萍淑敏，你何必固执呢！”畏先听了，蹙额摇头道：“这也是奇想天开，何必非教龙珍嫁我，你不会替她另介绍一位男人。”祁玲还未说话，忽然外面有人冷笑一声，很快的跑进来大声道：“好！好！我赞成这主意，你别推辞了。”祁玲一看进来的人，正是龙珍。她那紫黑色的麻脸，已变成惨白，但是满面露出笑容，身体有些发战，强自支持着手扶桌子，向众人连点头儿。祁玲闹了个大红脸，连钱太太也不免忸怩，畏先却正色不语，似在表示他无所愧怍。龙珍笑道：“说来说去。说到我身上来了，这倒不错了，是为什么背着我呢？你们接着说呀。”祁玲知道自己的话定已被她都听了去，只可搭讪开口道：“珍妹，你都听见了。我们本不用瞒你，不过要商量出眉目来，再征求你的同意。现在你既知道了，爽性当面说吧。你……”龙珍接着道：“我愿意。我赞成。你只问姐夫……畏先，他一点头就算成功。”祁玲听她说这样痛快话，又看看她面上的神气，明知她是伤透心了，这话定与她本心相反。忙道：“珍妹你不要负气，我是一片好心。顾全……”祁玲说到这二字，想到自己本来偏心，只顾全淑敏一面，却把龙珍胡乱安排到畏先身上，真太对不住她。想着底下的话便说不出来。龙珍又笑

道：“你这样办本是对的，一片苦心我很感激。白萍和淑敏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应该成全。我若不嫁人，就要扰乱他们。可是嫁人又没人可嫁，好容易有这机会，我怎不愿意呢？”祁玲听龙珍这种情愿口吻，直是出于负气，暗想她一定认为受了欺辱，所以进来说这违心的话，还不定安着什么心思，恐怕自己所顾虑的事，反而要生出来了。便叫道：“珍妹，我们不过偶然想起这办法，商量一下，还未必当真呢！你不要生气。”龙珍和声说道：“祁姐你不要误会了，我为什么生气？！你们商议的本是很好的办法，你想，在这时候，除了依你这条路，就得我走。我要走呢，一来没处可去，二来更教大家不妥。不走白萍淑敏那面，又要发生问题。现在姐姐既然不要姐丈，就把姐夫给我岂不是正好？”说着格格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我这话说错了，你们又该疑惑我是负气，其实我敢赌誓是真心。”又向畏先道：“姐夫，我现在还得叫你姐夫。……总受过白萍的好处，遇见这个机会，正可以报答他。白萍飘泊几年，如今才有了事业，有了爱人，正到了美满时候。倘若和我见着，一定给他很大的打击。白萍不是没良心的，只要一周旋我，恐怕淑敏就要离开他。但是我已决不会再跟白萍恢复旧时关系。因为我自知貌丑心蠢，不配作他的伴侣的。勉强作事，就要害他终身苦恼。那时来回推让，结果就不堪设想。便是我再躲开，白萍和淑敏中间也要发生裂痕，不特妨碍他们的爱情，连带也许毁了白萍的事业。姐夫你为白萍打算，也应该依祁姐的主意。我的这份子儿脸，自知万不受人喜爱，没有求你要我的道理，可是你不要把娶我当作享权利，只当尽义务就好了。你为着白萍的幸福，就看开些吧。我却只求现在用畏先太太的名义，去和白萍见面，

就会不惹起风波。以后呢，我也和姐姐一样作你名义上的太太，或者还能另寻个职业，自食其力，不完全带累你。不过藉此机会，我得个长远安身之处，和姐姐不再离开罢了。”祁玲听龙珍这些话，才知道她果然出于真心，而着重在藉此应付白萍，却不是钱太太要她嫁畏先本意。这时畏先开口道：“珍妹妹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要藉着我的名义，断绝白萍对你的想头。不过你太差了，我从小时就看着你长起来，到如今还把你当小妹妹看待。说实在的，你不可这样自己暴弃。白萍和你曾有爱情，你怎么不赶着嫁他？一生幸福，并非小事，不能随便让人。”龙珍拦着他道：“姐夫，这问题太远了，你不必再说。我若是容貌生得好些，也许依你的话。”畏先又道：“就是退步，你不愿和淑敏争白萍，也可以另寻一个可心的男子去嫁。何必……我也知道你方才愿意嫁我，那就和要出来修行一样，但是你怎么能这样毁自己呀！”龙珍笑道：“痛快说吧，我因为安了不嫁人的心，才嫁你呢！可是并不是象你说的出身修行。当初我也作过尼姑，那时把自己看得很高，如今却不是那样子。我明白人生在世，就是那么回事，马马虎虎就好。只要你肯娶，表面上把我作太太也成，实际上把我当太太也成，当小老婆也成，当丫头也成，总而言之，我把自己看得比屁还轻，随便怎样，只凭你和姐姐定夺。”畏先望着祁玲道：“祁姐，这可怎么好？我简直发昏。方才龙珍说只要借着我的名义，断白萍的想头，这可以办的。如今她却说出这样话来……”龙珍道：“你就不必问祁姐了，我不过随口一说。”钱太太这时又道：“龙珍既然愿意，就算定了。我从现在便跟畏先散伙，成了大姨子，给妹妹张罗出嫁的事吧！”畏先道：“你

先别这样性急，我还有句话说。若论你那教龙珍嫁我心思，我万不能依从。现在为着白萍的关系，龙珍借着我隐避一下，倒是可以。不过也只能临时装做着瞒蔽白萍。等几时白萍和淑敏结了婚，我就立刻脱开这假丈夫的名义，龙珍还得另寻归宿。是这样我答应，若一定教我真娶龙珍，我宁死也不作这没理的事。”钱太太望望祁玲，祁玲道：“就依畏先吧，且顾现在，以后再说。”龙珍笑道：“祁姐，你为淑敏太尽心了，淑敏真不白交你这朋友。”祁玲脸上一红，龙珍又向畏先道：“姐夫你何必这心眼，还说不相干的后话，我是绝不会带累你的。”说着又大声笑道：“妥了，妥了，祁姐你赶快办吧，越早越好。白萍既已病好，说不定三两天就会来，我这将作新嫁娘的人，可不能跟着张罗，只听你们的信儿了。”说完便走了出去。这房中祁玲却面面相睹的怔了半晌。钱太太道：“她愿意了，咱们就着手办吧。”畏先道：“我瞧这事要出麻烦。你别当龙珍愿意，她从小儿也没正眼看过我。便是世上男子都死光了，也嫁不到我这儿来，更没说我是她姐夫，中间还有姐姐。只怕她是这样说，心中另作别的想头，或者真会跑了也未可定。”祁玲摇头叹气道：“她不会跑的，我很明白。这回事她是对我负气，我也是太偏心眼儿，只想成全淑敏，就昧着良心把龙珍胡乱安排。因为即舍不得逼她走，又没法立刻寻一个男子给她撮合，恰好钱太太又说过要她嫁畏先的话，所以我才想将计就计。和你们商量，不料被她听见，反倒闹成这个情形。我寻思起来，真觉不够味儿。本来龙珍和白萍有过爱情，他们的事应该自己解决，我这局外人多管闲事，已然不该。何况还偏向一边呢！可是龙珍自然要伤心，觉着连旁观的人都认定

她不配和淑敏争了，一样儿的人为什么就该硬派她退让呢？她一伤心当然负气，绝不会走，反要真嫁畏先咧！”畏先道：“你现在可有挽救的法子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挽救是不易了，现在便是能使淑敏退让，白萍翻回头来要她，龙珍反要真个跑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不管她那些，咱就来个大颟顸，先收拾房屋，把她接过来和畏先同住。”畏先叫道：“那可不成。”祁玲也说道：“钱太太你别先说这话，我看最好教畏先发请帖，正式和龙珍结婚。先有了夫妻名义，然后龙珍搬来和姐姐同住，畏先也把这里当作家庭，用心照管。至于以后怎样，就看龙珍的意思了。”畏先这时反明白祁玲的心全在淑敏，料到若依了她，自已便算受了利用，龙珍更是做了牺牲。想要拒绝，事情又已到了这个分际，不好反口，只可沉吟不语。钱太太却甚理会祁玲的私心，只要达到自已的希望，便竭力帮助祁玲。怂恿畏先。畏先只得含糊应允，心里却是老不乐。祁玲从钱太太家出来，自觉暗中给淑敏消弭了一桩隐患，驱除了一个情族，颇为得意。但想到龙珍的可怜，甘受拨弄，和姐姐同事一夫，还不如孤楼一世。自已这件事作得未免残忍了些，又觉惘然若失。回到房中，见龙珍神色非常，正和如眉说闲话儿，祁玲也不再提起。到晚间，景韩在公司派人下了张字柬来，约祁玲到玉华台吃饭，祁玲到时便自去了。她和景韩的恋爱本已达到成熟的火候，不过两人都自觉年长，不愿惹人注意，所以表面上踪迹很疏，暗下却已约定作永久伴侣了。但还守着秘密，只等景韩对白萍的帮助告一段落，就要把公司的职务脱卸，然后公开的结合起来，夫妻协力的去经管商业。这时在玉华台见面以后，亲亲密密的同吃晚饭，谈说那百辈不厌的将来美梦。祁玲将钱

畏先夫妇的事，和自己对龙珍的安排，一一告诉景韩。景韩本是白萍的近友，又素见淑敏品貌出众，自然很希望他俩成功。所以听了祁玲的办法，深为赞成。祁玲却要求他保守秘密，不可让白萍淑敏知道此事，景韩唯唯答应。饭后二人又去看了电影。散场后景韩送祁玲到张宝门外，方自回去。祁玲叫开了门，回到自己房中，见如眉独自对灯默坐。祁玲脱了外衣，如眉笑道："你今天在外面玩够了，这时候你才回来。"祁玲道："我是被朋友强拉着看电影，时候并不晚啊！龙珍呢？睡觉了么？"如眉道："我不知道，你走后她也出去了。"祁玲愕然道："还没回来么？"如眉道："自然没有。"祁玲道："临走没说什么？"如眉道："我没瞧见她出去，就在你走后她也不见了。我到上房我们的卧室去寻，也没她的影儿，才知道定是出去了。"祁玲怔了怔，顿足道："糟了，莫非我把事情料错，到底逼她走了。"如眉道："你大惊小怪是为什么？"祁玲忙将方才在新房那边和畏先夫妻商量，被龙珍闯进去所起的一幕交涉，都详细说了道："我本来怕她走，才出了这主意。满打算这样一办她虽负气，也要嫁畏先的……那么龙珍今儿没和你说什么话么？"如眉道："她始终很自如，看不出心里有事，对我更没谈起一句。"祁玲道："这倒奇怪，我还料着她不会走，只是现在上那儿去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"如眉道："也许她心中烦闷。在家里呆不住，到外面听戏去了。"祁玲沉吟道："但愿她是听戏去，可是听戏也该邀你一同去呀！"如眉摇头道："不！不！我们俩虽然形影不离，只是上热闹场去，永远不同道走。因为我们的面貌都够好看，单人儿还好，若配上对儿，就要招笑儿了。现在还不到十二点，你且不必着

急，稍迟她就许回来。”祁玲还不放心，又去搜查龙珍所睡的床，见衣服零物一概不缺，方才稍为安定。就和如眉说着闲话等待。如眉听祁玲述说龙珍白天的情形，忽叹气道：“龙珍也太可怜，只为脸子生的不如人，竟处处不如人了。她时时刻刻自觉不配白萍，以前让了芷华，还有可说，芷华是白萍正式太太啊！如今再让淑敏，就教人可怜了。凡事该论先来后到，她和白萍的关系在先，淑敏认识白萍才几天呢。我敢说龙珍若能生一个好脸子，她定然不这样气馁。而且象咱们旁观的人，也是只看外面，瞧着淑敏白萍一对漂亮人儿，就觉是老天爷配的，拆散了有罪，非很成全不可。再一看龙珍的麻丑样儿，就觉她应该嫁个西山挖煤的，若硬配上白萍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”祁玲听如眉的话，知道她为龙珍不平，便说：“我的意思，并不因为丑俊的问题。只看白萍好容易病好，淑敏和他也才成了情爱的局面，不致再变化了，他俩谁也禁不住受激刺，只可委曲成全。成局不可破啊！”如眉笑道：“你趁早别说这个，人家芷华和白萍是结发夫妻，怎么你把那成局也破了呢？”祁玲立起又道：“咱们别说闲话，现在都十二点半了，龙珍怎么还不来呢？”说着就作出张皇的样儿，如眉知道她是被自己问短了，才语遁词支的分开。但对于龙珍的踪迹，也觉担心，便道：“龙珍向来晚间很少出去，更没说到这时不回来，别是真走了吧？”祁玲这时也失了把握，暗想自己料定她不会走的，看这样儿，许真个不辞而别。这固然于淑敏有益，但是龙珍孤苦零丁，身无长物，果然因此而流离在外，自己良心上怎下得去啊！想着不由懊悔非常。怔了半晌，忽然想起龙珍出门时，或者先到她姐姐那里去过，自己何不过去问问。倘若龙珍真

走，想必跟她姐姐露出点儿意思来，快去打听一下。就悄悄的出房，开后门直奔钱太太的新房而去。如眉见祁玲默然出去，还以为她心中不安，躲到别的房里去，并没着意。祁玲走到钱太太住的院门外，就举手叩门，就听里面钱太太的声音喊："谁？"祁玲应了一声，钱太太腾腾的跑出来，开了门叫道："祁姐啊，我正要请你去，你倒先来了，快里面坐。"祁玲进了院门见房灯火甚明，就问道："你还没睡？请我作什么？"钱太太关上门，向里走着道："请你自然有要紧的事，你快进房里去。"祁玲心中纳着闷儿，走到室内看时，立刻大吃一惊。只看房中比往日多添了两盏煤油灯，两支红烛，照耀得喜气融融。龙珍正在床上，已脱却寻常穿的黑衣，换上一件似红不红似紫不紫的旗袍，畏先居然也穿上长袍马褂儿，正坐在桌前写字。看见祁玲忽红了脸，似乎十分忸怩。龙珍却笑着叫了声："祁姐您才来"。祁玲想不到龙珍竟在这里，心方一松，但看这眼前的奇怪情形，又大惑不解起来。再瞧床上竟铺了一块红布，门上也换了红布门帘，忍不住问道："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弄成满堂红啊？"钱太太笑道："你还不知道，怎倒问我？今儿就是畏先和龙珍的好日子呀！"祁玲大惊道："怎……怎……这样快？今天就……"钱太太道："我们今天是旧式结婚，先拜天地，成了夫妻，以后随便那一天再照新式请客。现在婚书都写了，只等你来作个证婚人，就拜天地了。"祁玲暗说怎这样快法，畏先怎也同意了，龙珍居然也老老实实作起新娘子来，可真是怪事。欲待询问，又想到这本是自己所希望的，管他那些。只要龙珍变成钱太太，淑敏和林白萍爱情就更稳当。自己只糊涂着帮他们拜了天地，等生米作成熟饭，再问

这饭怎样熟的不迟。这时先问，反恐怕问出枝节来，反倒误事。这时畏先已写完了。抬头望着祁玲，颇有无可奈何之意。祁玲走过去看时，只见桌上放着两张从市上买来的现成婚书，已填好了。畏先龙珍两新夫妇的名字，介绍和证书两项下都写着祁玲二字。暗想婚书也写好了，这可真是因陋就简，急就成章。钱太太过来道："现在你们都在婚书上留个记号吧。"畏先一声不响，从衣袋中拿出图章，一一的盖上。龙珍道："我又没有图章，怎么办呢？"钱太太道："你印个手模就成。"于是龙珍过来将手染黑，印在上面。祁玲见轮到自己了，就道："我得回去拿那银行取款的图章来。"钱太太道："不必，你也按摸好了。"祁玲眼望着那婚书，心想这不是龙珍畏先的婚书，真是淑敏和白萍的保险证。自己这该赶快教这东西发生效力，便不犹疑，也仿照龙珍的办法，按上两个指摸。一面想一面笑道："那样按手摸，倒象在公堂上记口供似的，我犯了什么罪了。"话未说完，只听龙珍一笑，祁玲随着心里一跳。自想今天作的事情，偏一面，向一面。毁坏一人，保护一人。而且这事做得本无道理，自己可不是犯了罪么？祁玲这时不敢回头去看龙珍，勉强拭净手指，就朝着龙珍道："到了时候，该办了吗？"钱太太应声道："好，好，祁姐你帮我来，教他们行礼吧！"祁玲道："怎么行礼，我一点也不懂。"钱太太道："这拜天地是依老法儿，教他们站好了，朝上磕三个头，再对磕三个头。"说着把桌子移正，腊台摆好，在地下铺了一幅棉被，才自行扶着畏先，教祁玲扶了龙珍，立在桌前被上。钱太太居然还喃喃的念着白头到老荣华富贵双生贵子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套，念完了就推他们跪下。龙珍和畏先竟也

听受摆弄，规规矩矩叩了三个头，钱太太又喊了声号令，她们便对叩了三个才站起来。祁玲瞧着好似儿戏一样，不由要笑。龙珍一拉畏先道："咱们还得谢谢祁姐。"祁玲一听了，暗笑了她们要给自己叩头，吓得朝外就跑。到了门口，回头见她们正在鞠躬，才走回来道："我可不敢当。"龙珍老着脸道："都是您成全，还不该谢吗？"钱太太道："你们都完了，还有我呢。龙珍你教他见见我这姐姐呀。"龙珍向畏先道："从此我姐姐也是你姐姐了。"畏先便也鞠躬，却始终口不发语，面无笑容，好象个木偶似的，只听龙珍姐妹拨弄。这时婚礼已然告成，祁玲还向他们贺喜。龙珍笑着坐到床上道："都完了。祁姐你瞧，爽利不爽利。"祁玲道："我还真想不到这样快法，你们怎不早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可以想法给你们热闹热闹呢。"龙珍道："要热闹往后日子多了，今天不过行个旧礼儿，确定我是嫁畏先了。以后随时都可以重行表面的仪式，你送礼也很来得及呢。"祁玲道："你何必多此一举，急速筹备婚礼多么好呢！"龙珍道："我们本没问题，早些晚些全成，只为怕旁人不放心，才赶着今夜办了。省得人家担心我变卦。"祁玲听了明白她这话是针对着自己，只可装作不介意，含糊下去。但心里仍在疑惑。钱太太本来要把龙珍嫁给畏先，龙珍愿意提早，她自然赞成。龙珍所以如此，大半由于对自己负气，无可猜疑，只是畏先何以这样服贴呢？祁玲纳着闷儿。忽又想起一事，问龙珍道："你的东西要送过来么？"龙珍道："送过来也好。"祁玲便向外走着道："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就送来。"龙珍道："祁姐多受累，你教个老妈子送来好了。"祁玲应着走出。回到张宅进了上房中，见如眉正在床上和衣

而卧，祁玲叫道：“你起来，帮我收拾龙珍的东西。”如眉问道：“龙珍在那里，你见着她了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岂止见着，还看了许多新鲜事呢。”就把龙珍和畏先已很简单的行过婚礼的事情说了。如眉起初不信，继而听祁玲说得十分真切，才知果有其事，不由啧啧道怪起来。祁玲道：“这也没什么可怪，龙珍既已愿意嫁给畏先，迟早都要有这一举，不过今天太出人意外罢了。”如眉道：“我却觉得可怪，因为我根本不信龙珍肯嫁畏先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不信没用，她眼睁的就嫁了么！婚书也写了，天地也拜了。一会儿我这红娘，把衾枕儿也送去了。今夜就是洞房花烛，明天龙珍便是钱太太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?”如眉愕然道：“她们今夜就入洞房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可不是。”如眉道：“他住着里外间的房子，还有个原来的钱太太，怎么睡法？”祁玲道：“我想钱太太一定在外间睡，畏先龙珍在里间成亲。”如眉道：“我想不能，便是龙珍真肯嫁畏先，也未必这样草草一来。据我一看，畏先还得回公司去，否则便是龙珍姐妹在一房，畏先在一房，反正他们不会成亲的。”祁玲想了想道：“我送东西去，顺便问一问好么?”如眉道：“这怎么好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要不咱们作一回贼，偷着听听，看到底是什么情形。”如眉道：“人家临睡必要把街门关上，咱们怎能偷听。”祁玲道：“我有法，他们等我送东西去，还开着门呢。少时我去，你也跟着进他们的院子，藏在北面两间没人住的空房里。我坐一会就出来，他们一定跟着把街门关上，你不是正被关在里面么？我回来迟一会再去，你悄悄开门放我进院，这样咱两人就都可随意出入了。”如眉笑道：“你倒象个作惯了贼的，这法儿虽然不错，但到明天他们见大门开

着，岂不疑心？”祁玲道：“明天咱们就承认作贼，也不过一笑罢了。”如眉道：“那么你快去吧，我实在疑惑不定，恨不得早看个明白。”祁玲便把龙珍的东西都收拾到一处，好在非常轻简，只装了个大包里，提在手中，和如眉悄悄的出张宅后门。到了钱太太的新房，果然街门开着。两人蹑足走入，祁玲看如眉已掩入房中，才放重脚步，进到房内。见畏先穿了马褂，正在外间房里来回踱着。龙珍已接上来叫道："祁姐怎劳你亲自送来，真不敢当，谢谢你。”祁玲把包裹递过去，搭讪着说了几句，便又告辞而出，龙珍送出来把门关了。

祁玲暗笑着回到张宅。吸了吸烟，饮了杯茶，耗过半点钟，才又重回返去。到那里一推街门，竟是虚掩着，知道是如眉已先给除去门闩。便推开轻轻挨身进去，又重复掩好，也钻进那空房里。只听黑影中如眉低头道：“祁姐，你来了。”祁玲凑到她身边道：“你听见什么了么？”如眉道：“我还没去听呢，他们房里灯还亮着，也没人出来。祁玲拉着如眉，轻轻向外走着。到了正房窗前，只听里面毫无声息，恰好窗纸有个破孔，祁玲向里一望，见龙珍倒在床上，因为背着脸儿，瞧不出是否睡着，但衣服仍象方才一样整齐。钱太太却依墙默然不动。房中空气沉寂已极，只是不见畏先，料必在外间呢。便又走过几步，想看畏先是何情形，但是外边黑暗暗的并无灯火，只得仍向里间注目。过了好一会，祁玲站得腿都酸了，尤其是屏息甚久，心里烦闷难过。龙珍仍是那样躺着，钱太太也除了咳嗽吐痰，别无动作。祁玲实有些不耐烦，就一拉如眉的衣袖，想暂回空房去，活动活动体肢，舒服的喘儿口气，然后再来。如眉似乎与她颇有

同感，就悄不声的随着扭身回来，却不料祁玲脚下踏着一块好象破铁似的东西。呛的一声响，房内钱太太闻声叫道："这是什么响？"畏先也在外间叫道："关上大门了么？这是……"祁玲如眉吓得心中乱跳，直向空房奔去。忽听龙珍高声道："没有什么，这一定是猫，今日白天我还见一个野猫在院里跑呢。"起先畏先喊叫着，似要出来察看，龙珍这一句话竟把他拦住，立时房中寂静下去。祁玲如眉方得安心。进了空房，两人对喘了几下，如眉道："你摸摸，我胸口还跳呢，这一下闹了我满身冷汗。"祁玲道："怕什么，只是被他们看见，就告诉是听新房来了。"如眉道："我也明白看见只是一笑，不过当时不自觉的吃惊，这就叫贼人胆虚。"祁玲道："还算不错，把咱们当了猫，要不然畏先出来，咱们便算白来一趟。你瞧他们是怎样回事？钱太太和龙珍在里间，也不睡觉。畏先一个人在外间不知道作什么。"如眉道："大概要中了我的预料，畏先和龙珍绝不会入洞房的。"祁玲笑道："也许他们等好时辰呢，现在不必争辩，反正他们有个睡觉，咱们等着吧。说着又过了半晌，才又同出空房再去窥探，见里间竟没人影儿，龙珍姐妹想都在外间。祁玲暗诧外间并没点灯，他三人何故在黑暗中坐着呢？这时耳中唧唧哝哝，似闻私语，却因声太低了，还不能断定果是他们说话，或是别的杂声。正在这时就见龙珍走入，口内衔着纸烟，到床上去铺被褥。同时外间灯也点上，见畏先将两条木板横架在椅上，也放了被褥。祁玲如眉知道这已到了安寝时候，可以看出作何睡法来了。接着见外间把床榻架好，又熄了灯。龙珍在里间也铺好了床，就坐下吸着烟，似有所思。接着又听外间钱太太声音道："你还不去。"

随着就见钱太太把畏先推进。祁玲一见便知自己得了胜利，暗把如眉拉了一下，接着又见畏先忸怩着坐在床头，龙珍却倚着桌子低首含羞。钱太太向床上看了一看，便笑道："天不早了，别坐着了，睡吧。"说着将身向下一退，顺手拉着里间的房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龙珍忽的将煤油灯吹灭，眼前立刻黑暗，耳中便听砰的一声，知是钱太太出去将房门倒带上了。祁玲心中大为安定，又把如眉的手捏了一下，意思是问她这时你该信了吧。龙珍畏先已共寄同床，实际发生夫妇关系，你亲眼见着，还有什么可说。如眉此际却象吃了苍蝇似的，心中直欲作呕。她平日与龙珍交谊甚深，很敬重龙珍的清高洒脱，不作儿女态度。想不到她今日居然敢当着姐姐的面儿和姐夫入了洞房，这种龌龊行为，瞧着实教人难过。暗想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龙珍今日的情形，才明白她以前的孤高恬淡，全是假装。她自知貌丑，无人见爱，乐得充一充好人。如今可遇到接近男子的机会，她就急不可待的现出原形，什么都顾不得。更不管这男子是谁，是否可以嫁得，竟胡乱的凑合了。固然这件事原因复杂，并且受人逼迫，并非她自己主动，但是也该缓缓进行。怎能白天提议，晚间便入洞房，还在姐姐眼下，占据了姐夫，简直太不顾廉耻了。如眉想着，非常气忿，不愿再留，便转身要向外走。祁玲拉住不放，如眉怕被房内听见声音，不敢和她挣扎，只可陪着再听下去。以后房内窸窸窣窣，似是脱衣之声。过去又沉寂半晌，才起了唧唧哝哝的低语声。因为声音太低，不特听不出说什么，而且连男女都分不出来，只象苍蝇飞时的微乐一样，时起时止。至于祁玲心中率为必有的其它声音，却绝无所闻。二人站得时间过久，腿都酸了。如眉支持不住，决意要

走，祁玲只得随着出了院子。走出胡同，祁玲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如眉却不作响。祁玲笑着道："这件事可真爽快，马马虎虎，就成功了。我只笑畏先还穿上件马褂，龙珍也不知从那儿弄来件紫旗袍，还象那么回事似的。"如眉道："你别笑了，我瞧着倒怪惨的。"祁玲道："喜事怎会惨呢？"如眉道："这个局面。还不惨么？"祁玲笑声骤止，低声道："你是说今天的局面，被我逼出来的么？"如眉道："方才我还有这种意思，现在却不然了。你教龙珍嫁畏先，是逼她承受钱夫人的名儿，并没逼她当天入洞房呀。所以我认为她心里从早就……咳！不说了吧。"祁玲听出如眉的意思，不觉也生了疑惑。想到龙珍这样急于成亲，已出了和自己负气的范围，莫非她真个需要男子太甚，竟藉题如其所愿么？这时不单如眉将龙珍看成低鄙无耻，便是造成这事的祁玲，也因龙珍成亲太快，几乎确认龙珍是个没品格的女子，并是十分欲心甚炽，只为貌陋不能引诱男子，才勉强抑制，深藏不露。今日突然得了接近男子的机会，她恐怕好事多磨，稍纵即逝，就不顾廉耻的来个捷手先得，把畏先捉到手里。二人说着回到室中，如眉很后悔去看了这一幕丑剧。因为她同龙珍相随甚久，情如姊妹。如今龙珍作出了这种没道理的事，居然被她亲眼瞧见，心中自觉非常难过。祁玲也明白这幕丑剧，虽然不全是自己的拨弄，但若非自己首先提议，龙珍便真是无耻的人，也不致立时和畏先同床共枕，作出这教人作呕的事。想着良心微觉惭愧，就默然不言。如眉也不说话，夜已深了，二人才各自就寝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祁玲起床，已近正午。梳洗之后，本想到钱太太

处，去看是什么情形，连带给龙珍贺喜。但又勾起昨夜的思想，便暂且不去，先唤起如眉一同吃饭。饭后过了一会，就坐车出门到公司去，赴淑敏之约。一进公司的门，便遇见畏先和另一个同事，匆匆正向外走，祁玲忙唤道："你出门么？"畏先看见祁玲，竟笑答道："祁姐你看林先生来么？他今天更好，早晨居然上外面溜了个弯儿回来，这时正在里面呢。我出去办点儿事，回头再见。"说完便走了出去。祁玲以为畏先瞧见自己，必要自己忸怩，不料他竟而谈笑自若，心中颇为诧异。当时便进了内院，直入白萍房中。白萍正和淑敏对坐下棋，淑敏起立迎着道："祁姐，我们正等你呢。"祁玲眼望淑敏，心想我已经替你解决了一件大事，你知道么？几乎对她说将出来，但联想此际不能发表，便自咽住。转向白萍问候了几句，坐下饮了杯茶。淑敏道："趁着时候尚早，咱们快出去，太阳一落，白萍便得回来。"说着替白萍戴上帽子，三人出了公司，步到左近一家车行，雇了一辆车，直奔公园。本想进门先绕圈儿，但是白萍病后脚软，走到来今雨轩的前面，便自乏了。只可在茶座中占了一张桌子，饮茶休息。祁玲瞧白萍病容渐复，淑敏却似比先前略瘦了些。但二人在阳光下都是喜气洋洋，十分高兴，心中知道他俩定已心心相印，或是在最近便是吉期，比翼双飞，已不在远。瞧着淑敏得意情形，因而想到自己功劳浩大。他俩到了这紧要时候，倘若龙珍突然出现，变化一生，好事便将消灭，那时淑敏岂不懊恼而死。幸而自己预先把龙珍安排停妥，淑敏可安稳和白萍得其所哉了。回思前者芷华也是被自己劝诱和仲膺同去。淑敏的情敌，竟由我一人扫尽，她真该怎样谢我呢。三人谈笑许久，白萍歇得够了，仍要散步。淑

敏挽着他的臂儿，徐徐前行。祁玲随在后面。走出不远，便到了假山之侧。依淑敏只要在平地上走，白萍却想走上假山去登高一望，以豁心胸。淑敏便烦祁玲夹持着白萍，慢慢走上假山。到了山顶凉亭，白萍又已喘了，就坐在栏杆上休息，淑敏也坐在他身旁，只祁玲立着。纵目向四下流览，瞭望着远处栉比的房舍和近处的绿树清溪，耳中听着白萍和淑敏的喁喁情话，心中不禁怅然有感。以为若约了景韩同来，自己也可以和他俩一样快乐。无奈自己年龄较大，觉得把情爱的事在人前显露，似乎不好意思。人到中年，竟连勇气都失，只可看他们少年人得意了。想着忽见假山下一曲清流之旁，有个女子正坐长椅上，低着头儿，手里拿着个纸本，象在那里作画。祁玲只看个侧面，暗想这女子独自一人，在那僻野地方作什么？莫非是女学生来念功课，或者写情书，便注目瞧着。那女子手中拿着铅笔，按在纸本上，却不移动，须臾忽抬起头来，似在仰天发叹。这一下祁玲竟看见他的面目了，原来竟是龙珍。祁玲诧异她夜里才和畏先洞房花烛，今天正该坐在家中装新娘子，怎独自一个，凄凄凉凉的跑到这里来。想着就忘了有白萍在旁，失声叫道："噢，这是……"白萍淑敏听祁玲作声，都立起凑到她身旁询问。祁玲瞧瞧白萍，立刻更吃一惊，后悔自己不该大惊小怪。这时龙珍近在咫尺，倘被白萍看见，恐怕立时便有风波，自己为淑敏一切图谋，全要前功尽弃。祁玲当时发出急智，为拘束白萍的眼光，不使向下面看，就装出痛苦的样儿，手抚胸口微呻道："这是老病根儿犯了，哎哟好痛。"淑敏忙扶住她道："姐姐怎么了？"祁玲道："不要紧，我胸口一阵发痛。"淑敏扶她坐下，不住用手抚摩，频问所苦。祁玲心想这里不

可再留，就又颦蹙着道："淑敏你扶我下去，这里风大。"淑敏便和白萍挟扶她缓缓下了假山。祁玲心想要离开这公园，便越发装作支持不住，白萍以为她痛苦难当，倒主张要到茶座里坐下休息一会，喝些热水，或者好些。淑敏也同意于白萍的主张，竟将祁玲扶入较近的茶座。祁玲反对，只要回家，淑敏道："你先喝一口热茶，歇一歇，我叫白萍打电话再叫辆汽车来，那时扶你出了园门，上车就到家了。"祁玲听她说得有理，只得答应。白萍向茶役要了一壶红茶，教淑敏伺候祁玲，他便出去打电话。祁玲等了约有半点多钟，还不见白萍回来，正在焦急。这时淑敏一心关切着祁玲，面向里坐着，祁玲脸儿却是向外，对着行人来往的道儿，她心里盼望白萍快回。又想着龙珍此际可还在那里枯坐？眼儿便左右转望，忽见从假山那一边走过一个女子，竟是龙珍，好象要出园回去。祁玲大惊，知道她出园必要从茶座旁边经过，倘若看见自己，必要过来，那便有和白萍撞见的危险。想着忙又装作着叫道："哎呀！疼死了，淑敏你快给我把胸口揉下。"淑敏连忙立起弯着腰儿，替她抚摩，祁玲又俯首至胸，全身都被淑敏遮住。连淑敏也背着脸儿，不会被龙珍看见，因之也看不见龙珍了。迟了约一分钟，祁玲偷着探头儿向外望，只见龙珍已走过去，趋向出园之路。祁玲猛又生了惊恐，想龙珍从这里走到园外，还有很远的道儿。白萍出去唤车，已去了老久，回来若和龙珍相遇，也是一样危险。不由长呻了一声，向淑敏道："我好些了，你坐下歇着，白萍怎还不来呢？"淑敏道："也许左近寻不着汽车行，打电话到远处去唤，他在园门外等着车来呢。"祁玲想想倘然如此，那可更是糟糕。白萍守在园口，绝没看不见龙珍之理，

今天的事，恐怕大糟特糟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淑敏叫道："白萍来了。"祁玲见白萍是从园门那一面跑来，心里算着时候。此际龙珍还未出园门，白萍便已回来，两人一定是遇到一处了。就直望着他，偷看面上的喜怒。料白萍竟和平日一样，毫无可疑之色，跑到近前，向祁玲道："怎么样，好些么？"祁玲只点点头儿，白萍道："我出去在左近一两家汽车行，都没有车，半天才在东城寻着一辆，我在外面等了半点钟才到，如今该走了，我还驾着你。"祁玲看着白萍，暗想方才龙珍明明从这道儿出去，怎白萍竟未遇上，倒是怪事。便立起身来道："我现在好得多，自己能走，不必扶了。"说着三个人便缓缓出园，坐上汽车。淑敏告诉了自己家中住址，汽车行走了几分钟便到。祁玲道："你们送我回来就成，我的病也犯过去了，你们不用照应赶快回公司吧。"淑敏笑道："谁回公司？今天我要在家里住了，并且邀白萍来玩一会呢。"祁玲便不拦阻，三人下车，步入宅门，仍进了后院淑敏房中。淑敏忙叫女仆把式欧式莲叫来，祁玲道："你教老妈伺候茶水吧，我去前院唤他俩来。"白萍道："祁姐，你不要动，你身上有病呢。"祁玲道："我的毛病来时吓人一跳，可是一会儿就好，这真是古怪病儿。"说着出房到了前院儿，寻着式欧式莲，传达了淑敏意思。又叮嘱在白萍面前，不要对白萍谈起龙珍的事。式莲问龙珍现在何处，祁玲把昨夜的事说了一遍，道："龙珍现在已变成钱太太，虽然和白萍见面也没关系，不过我想白萍和淑敏正在吃紧时候，最好不要发表这支节的事，过一会再告诉他不迟。"式欧式莲答应，便同去见白萍了。祁玲又到自己房中，唤如眉，也把这话叮嘱了一遍，二人才同至淑敏房中。淑敏提议

今日大家热闹一下，给白萍起病，并且教他娱乐一天。当时便派人到饭庄唤了一桌酒席，淑敏兄弟作主人，祁玲式莲如眉陪着，六人饮酒为欢。席间白萍向祁玲道：“前些日我在病中，恍惚听说畏先和他的太太又团圆了，就住在这里左近。又听淑敏说畏先公司薪水不敷家用，教我把他升一步，现在钱太太住在那儿？”祁玲忙道：“钱太太前些日还在左近居住，从上星期就移走了。我还忘了她现在的住址，大约明天一问畏先便可晓得。”白萍也没再问，当下大家欢笑饮啖。正到半酣，忽见一个女仆走入，到祁玲背后低语道：“那位龙珍小姐回来了，还跟着一位男人。她在院里听见屋里热闹，问我都有谁在这里，我告诉了，那龙珍小姐就带着那男子跑进您的卧房，也不是干什么？”祁玲听着龙珍这时来到，不禁大惊，连忙离席而起，想要出去看看。不料还未举步，已听外面脚步声音走入，龙珍和畏先赫然现在门口。席中的白萍正与式欧相对说话，并未看见，只如眉和祁玲一样失惊。式莲在有祁玲先告诉的话，也觉一怔，只淑敏看见，立起来招呼。白萍听得声音抬头看时，忽见龙珍和畏先并肩而立，对着众人微笑，不由把旧事都涌上来。一直到她面前，痴立半晌，才低声叫道：“龙珍，你呀！你这是……我已经知道你了。上次在旅店你说嫁人，嫁的就是这位女扮男装的式莲小姐。你骗我的意思，我也明白，不过你的好心也白用了。从那次别后，你落在什么地方？怎不教我知道一点信儿呢。”说着就要拉龙珍的手，龙珍正色道：“林先生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现在是有夫之妇，你没有随便对我说话的道理。不错，当初我曾骗你一次，那却有原故的，现在的情形可完全变了。我来到北京已有不少日子，听说你在病中，大

概什么事也不知道，并且我对人竭力隐瞒和你是朋友，所以也未必有人把我的事告诉你。今天我听见你在这里，才赶来见个面儿，并且对大家诉说我现时的事。”说着又叫道：“张小姐，张先生，余小姐，柳姐，祁姐，还有林先生，你们都是我直接或者间接的朋友，我也不管有谁关心，就在这里报告一下。”说着向畏先一指道：“我在昨天已经跟钱畏先结婚了，这事众位听着想必都很惊异，因为畏先原是我的姐夫，我姐姐才是他的太太，他怎能跟我结婚？不过这内中有一层原因，因为我姐姐差不多是个有神经病的人，又作过许多对不住畏先的事，如今忽然悔悟，她就自动和畏先离婚，解除畏先的痛苦，又恐怕畏先没有内助，才央求我替代她的位置，弥补缺憾。我不能违背姐姐的意思，只可和畏先结婚，昨天已经实行。本打算在这几天举行一次仪式，只为我们的朋友既然不多，畏先负债很重，不敢铺张。所以趁此机会对众位宣布一下，想不到意外的遇见林白萍先生也在这里。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，最关心我的前途，如今见我得了归宿，想必也欣喜的。”龙珍说完，白萍迷迷茫茫，如入梦中，只望着她发怔。对于这万想不到而又毫无理由的事，真觉来得突兀异常，脑筋被扰得昏昏乱乱，没法判断这事的虚实真假，更想不出龙珍意思的所在。龙珍又拉着畏先的手儿道：“我们冒昧的前来打搅，只为把这件事宣布出来，教关心的朋友知道，现在说完，我们也可走了。”淑敏此际虽觉龙珍来得颇为蹊跷，但因处在主人地位，不能不打招呼，就挽留道：“珍……钱太太别走，我们还没给你道喜。趁着这里有酒有菜，坐下来喝三杯，不成敬意，改日再正式奉贺。来，钱太太钱先生快入座。”淑敏说的本是寻常的应酬话，

龙珍却听着十分刺耳。第一钱太太三字招呼，好似确定了自已是钱太太，她到可以妥稳作林太太了。便推辞道："这时不敢打搅，我们家中还有事，改日再见。"说完就攉着畏先，转身走出。房中的人都在目瞪口呆，并没一人追着挽留。正在这时，还是式欧发言道："咱们快吃吧，菜要凉了。"白萍才默然返座，半晌才道："这是怎么回事？龙珍会嫁了畏先。"祁玲忙接道："这件事我深知道，只还没向你们谈起。"说着就把钱太太怎样淫邪，随人私逃，受了颠连痛苦，以后被龙珍弄回来，她忽然悔悟，自觉不足作畏先的妻，就强迫着龙珍替代她的位置，替她补过。龙珍允许，已于昨夜成礼。并且把自己和如眉偷听窗根，看见龙珍和畏先同入洞房的话都说了。白萍叹道："龙珍这人真是不可测度……"只说了这一句，底下还有很多的话，都咽住了。淑敏道："我对于龙珍，本存着一番意思。因为你在这里遇到芷华，吐了血回公司去，芷华跟去看护，不想她又随着边仲膺走了。你的病正在危急期间，我不能辞看护的责任。就在这个当儿，龙珍和如眉姐来了，我因为听你说过和龙珍的关系，很想教她和你见个面儿，但是恐怕你在病中受不住刺激，只可等你病好后再说。便是今天，我还没预备教你见她，打算再过三五天，你完全复原以后。你见她的一天，或者也就是我卸去看护责任的时候。谁想她居然在昨日竟嫁了畏先。畏先已有太太，怎又重婚小姨，这里面未免可疑。我只怕她这又是当初假嫁式莲的故智，不过那时她是藉口成全芷华，这次莫非因为我么？"祁玲听淑敏很爽直的把自己的心事揭破了，不由一惊，忙道："不是的，龙珍住在这里跟我很相投，偶然也谈到白萍的事。她说白萍当日和她相识的

时候，并没提先已有妻，及至她到了白萍家里，忽然发现了芷华，她很伤心。所以出来以后，在旅舍遇见白萍，就随便指着男装的式莲作丈夫，表示和白萍永久断绝。从那时她已根本把白萍忘记了。这次嫁畏先，实在为着她姐姐，我还是个证人，亲眼看见她姐姐和她商量，费了许多唇舌，她才答应。”淑敏听着微微摇头道：“你说龙珍完全为她姐姐，我总疑惑她这事作得太没道理，必是另有意思。明天儿若有机会，我想同她谈谈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管人家有意思没意思，有道理没道理，反正事实上她已嫁了畏先。如眉姐和我亲眼看见他们入洞房，还有什么可疑？世上姐妹俩嫁一个丈夫的多咧！”淑敏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我听白萍说龙珍是很明理的人，她怎肯夺她姐姐的丈夫。并且这是件难为情的事，她怎也不嫌害羞呢？”正说着忽又有女仆走入，向祁玲道：“那位龙珍小姐在您房里候着，请您去说句话。”祁玲暗想龙珍这样行事，未免太不漂亮。你既来宣布了婚事，就该急速离开这里，怎还赖着不动，又请我出去说话。莫非是故意教白萍和淑敏知道你没走，另外存着别的希望么？便立起想赶快出去，把她打发走了。但这时淑敏也已听见仆妇的话，向祁玲道：“我可以去见见她么？”祁玲摆手道：“不必，我自己去好了。说着便走出到了自己的卧室，只见龙珍一人坐在床上，畏先已不见了。龙珍含笑立起，叫了声祁姐，两人握着手一同坐下。祁玲搭讪道：“方才留你在那屋喝几杯。你干么客气？”龙珍微笑道：“祁姐别提这话吧，我若真不客气，只怕倒害你心里不安。我要跟你说几句正经话。现在你希望我作的事我都作完了，提早我嫁了畏先，还怕你不放心，昨天夜里故意开着门，放你和如眉进去听窗根

儿，证明了我与畏先实在发生夫妻关系。这还不算，今天在公园，我瞧见你和白萍淑敏在假山上。你也瞧见我，就急忙拉着他们走开。以后我出去，就在茶坐儿那边，你故意教淑敏背着身儿，遮住你的脸，不和我打招呼。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，只可也装作没瞧见你，直走出去。还没到园门，就见白萍从外面进来，心里好笑，自想倘若叫住了白萍，他一定拉我回到茶坐去谈，你看见不要吓个倒仰么？但是我绝不愿那样作，很快的避在树后。白萍好似有什么要紧事，匆匆走过，我才出来，雇洋车回家。半路上瞧见你们三个坐汽车向南来，揣摩着必是到张宅来吃晚饭。我便回去带畏先一同上这里，对白萍淑敏宣布我们的婚事。如今我总算把你所担心的事，都消灭了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把我自己收拾完毕，所以来向你回复一下。”祁玲听着她的话句句有刺，忙道："珍妹，你怎说这样话，好象什么事都是为我作的。”龙珍道："我也不过顺口一说，其实与你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罢了。我从此以后，要另换一种生活，努力作畏先的贤妻，并且教我那可怜的姐姐快乐。至于本身的名誉幸福廉耻，我全不管了。”祁玲听着，觉得既不能慰藉，又不能劝勉，只可默然不语。龙珍又道："我从此再不会和白萍见面，并且对你们也不想来往。今天以后，希望你只当没了我这个人，永不必寻我。不过这里还有一封信，是我写给白萍的，求你转交。”说着就取出一封已经封固的信来，交给祁玲。祁玲立刻吃了一惊，感觉这是个难题。料着龙珍给白萍的信，便不说出此事的原委，也定是哀怨的词儿，白萍看了，定受感动。自己怎能作这寄书使者，以破坏自己的计划。但若拒绝她，既无可托，更怕她另托别人，或是从邮政

寄去。当时祁玲为难之下，竟不知如何答复是好。龙珍看着她的神情，笑道："我很明白你的难处，现在你还许恨我无耻，以为我既嫁了畏先，又与白萍通信，难道还有什么舍不下，或者安着反复的心么？这自然难怪你疑惑，恐怕这封信到了白萍眼里，影响他对淑敏的爱情。我实告诉你吧，白萍和我有一时的爱好，并且他很看重我。我如今为着淑敏的关系，嫁了畏先，在白萍心中，自然要留个很坏的影子。我现在不能对他辩白，可是也不能教他永远留着坏印象。因为我生来孤苦，在世界上只有白萍一个人知已，他若把我当作无耻的人，我至死也不能瞑目。所以写了这封信，托你转交，教他知道我的心迹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我并不是立时教你转交，也不定期限。只把信存在你手里，请你斟酌办理，无论迟到什么时候都可。比如说在最近白萍和淑敏结了婚，你当然不能发表这封信。再如白萍和淑敏决裂，而另爱上别的女子，这封信也足以妨碍别人的爱情，还是不能露出来。总而言之，除非等白萍又有爱人的时候，或再等这封信不妨碍他人的时候，才可拿过给白萍看，这样你总可以答应了吧。"祁玲才明白龙珍是出于痴情，忙道："这更难了，倘然白萍娶了淑敏，两人白头到老，我还发表这封信不呢？"龙珍道："如果淑敏死在白萍以先，你当然可以很从容的发表这封信。倘然白萍死在淑敏以先，你也要趁着他未死以前，把信教他看了，你总得答应我，这信无论迟早，定能教白萍见着。"祁玲道："就照方才情形说，倘然我死在白萍淑敏以前，又该如何。"龙珍道："果然这样，就算该着我不被白萍原谅，不能怨你失信。"祁玲想了想，才接过信道："好，我答应你了，不过这信存在我手里，迟三十年二十年也说不

定，只要我遇不到意外的灾祸，总要设法教白萍见着。”龙珍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知道你是忠心于朋友的，只看你替淑敏那样尽力，料想绝不会对我失信。可是你还得允许不私看这信，必须保存着给白萍亲手开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致那样没品行，现在我已经很觉对你不住，这件小事若再负了你的委托，还成什么人呢！”当下祁玲立誓，绝不私拆她的信，龙珍才微笑着对她握手道谢，又道：“耽误了这些工夫，大概你的饭也没吃好。我走了，咱们改日见吧。”说完转身便走出门，祁玲知道留她也没的可说，只可任其自去。但是心中惘惘不已，觉得龙珍认定自己是毁坏她以成全淑敏，把怨羞都归到自己身上。怔了半响，才把那封信藏入箱中，夹在一件大衣的袋里，重复将箱锁好，便仍到淑敏房中。见大家都快吃完，祁玲入座，草草吃了些汤泡饭。淑敏却没问她，龙珍何事相唤。饭后大家散坐闲谈，祁玲本听淑敏说预备在饭后作一个狂欢的游戏，但这时众人都提不起兴致，淑敏也不开言，想是已作罢了。白萍又坐了一会，就告辞回了公司。式欧等也都散去，剩下淑敏和祁玲如眉三人，祁玲才问道：“怎么方才席上都象不高兴似的，我被龙珍唤出去以后，你们又谈什么了”淑敏道：“龙珍这一来，白萍自然难免感触，我也不能提头儿高兴了。你出去以后，我就对白萍说龙珍嫁畏先这事，可疑的地方很多。白萍就要求我万万别再提起龙珍的事，于是我们都不谈了。可是龙珍叫你出去说些什么呢？”祁玲一想，龙珍的话绝对不能告诉淑敏，便扯谎道：“她只说这次嫁畏先，在她心里自觉是很正当的行为。不过朋友们未必能体谅她，她为免讨别人厌恶，所以决定从此不再见人。今日算是和我们末次见面，

托我传达你一声，谢谢在你家打扰的情分。”淑敏道：“还有别的话么？”再有便是她对我说的心思话儿，她说为她姐姐的原故，决心爱畏先到底。淑敏听了不语，过了一会便各自安寝。如眉移到祁玲房中作伴，淑敏仍在她自己卧室。到次日淑敏照旧上公司去看白萍，白萍态度如常，好似忘了昨夜的事。谈起公司事务，因自己一病而全都停顿。虽然东家富厚，赔垫得起，但自己接手已半年有余，还未制出一部片子，未免太不象话。惟有立时恢复工作，尽一月内把《红杏出墙》的片子完全拍成，卖出几付拷贝，得到资金，以便周转。省得每月教东家坐耗开支。淑敏因白萍身林尚弱，不当过劳，教他再休养十天半月。白萍却执定病痊体健，若再坐误时日，徒耗资本，实觉良心惭愧。淑敏仍自反对，最后提出一个办法，就是限定白萍再休养两星期。在这两星期中公司所受的损失由淑敏完全担负。白萍虽感她的情意，一面却笑她奇想天开，认为这是笑话，不是办法，就坚决召集公司重要人员，商议着手工作。幸而关于布景等事的筹备，还须要经过五六日才轮到白萍亲手工作，淑敏稍为放心，便劝白萍在这五六天内，完全休养，离开公司，度几日野外生活。白萍自想，本来一切都已停妥，只为害病才突然停顿了，现在自己本没什么事做，与其空等着实不如出去散散心，养得精神饱满，于工作更能有益。至于公司中琐细的事，景韩足可以代劳，便答应了淑敏。一面托景韩代理事务，一面和淑敏商议到那里去。淑敏却拉白萍回到家里，与祁玲一同定夺。因为她离不开祁玲，无论到那里都要一同去的。祁玲听淑敏将要出门，真想不随她去，自己反可以趁着她不在家，去和景韩作几日缠绵。但苦于无辞可托，又怕淑敏看出她的私

心，只得答应，就商议到那里去。淑敏关怀白萍身林，仍主张去度野外生活。祁玲却以为在这冬天，不是野居的时候。若是期限稍长，还可上南方旅行一趟。如今只五六日的工夫怎能远行，就近在北平一带，也不比热天好玩。而且教白萍初痊的身林，受冷服劳，也非办法。不如上天津一走，尚能舒适。淑敏想了想，觉得她的道理很是，便依从这个主张。白萍却是无可无不可的只听淑敏命令，当时决定次日早车赴天津，白萍便告辞归去。祁玲本已预备随他们去了，但夜间独自沉思，想到白萍淑敏两人，已然到了这种程度，就象两块铁板在一个熔锅里，行将熔化为一。应该趁这时候教他们自行成就。自己若还插在中间，多少有些阻碍。再说少年男女一同旅行，最是制造婚姻的机会。若只他俩相伴，说不定就在这几天完成了终身大事。若是自己随着，淑敏无形中就与白萍疏远，岂非太不知趣么？想着便自睡了。次日清晨，到时候并不起床，又睡了回翻身觉儿。淑敏来呼唤他，祁玲假装乍醒，坐起又倒下，呻吟着说头晕得难过。淑敏以为她真病了，忙问所苦，又闹着请大夫。祁玲怕她因自己而取消行期，只得说这不是病，以前常常犯的，无须吃药，将养一天就好。须臾白萍也来了，祁玲教淑敏与白萍先去，自己明天后赶，淑敏不肯，祁玲道："你们要因为我耽误了出门，我也养不安静，倒许急出真病来，你们快走吧。"淑敏到底拗她不过，只得先和白萍商妥到天津住国民饭店，告诉祁玲明天到天津哪里去找，两人才先走了。祁玲等他们走后，便起床梳洗。午饭后自己到了公司，直入景韩房中。景韩一见祁玲，惊喜交加的道："你不是随他们上天津了么？"祁玲道："谁告诉你的？"景韩道："昨天我听说白萍和淑敏上

天津，要带你一同去，我心里真不痛快。他们要玩就自己去罢了，干什么非得把我的人也带着呢？”祁玲笑道：“呸！没羞，谁是你的人？我这回把他们骗了，装病没去。”景韩笑道：“你是为留下伴我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不，我是为教他俩在这趟里发生出些关系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可真坏透了，这不是诚心制造罪恶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怎能说是罪恶，这是制造好事。”景韩道：“好事和罪恶也差不多啊！但不知我我们的罪恶得几时制造？”祁玲红了脸儿，打了景韩一下，道：“说正经的，你知道钱畏先新近来了回停妻再娶，把原来的太太放在旁边，却和小姨结合了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是这两天看畏先精神大变，好似有什么大心事似的，可一点看不出欢喜的样子。这是什么原故？”祁玲就把龙珍的根里原由和畏先家庭以及白萍淑敏的关系都说了。景韩道：“这宗七乱八糟的事，连我听着都觉头疼。不过你在中间也未免过于好事，只为淑敏一个，伤许多人，落许多怨，又何必呢？”祁玲道：“钱畏先在公司里么？我想问问龙珍到底是什么情形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也太好为别人忙了，放着咱们自己的事不谈，管这闲事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要全始全终，好人坏人都得作到底。非得看淑敏正式和白萍结婚，才算卸了责任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可真是好事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糊涂，我这样也是为着咱们啊。你想，咱俩的婚事既不能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办，而且我和淑敏这样深交，又是她的老姐，在情理上应该把她的事料理妥儿，再顾自己，才能名正言顺，要不然多么没意思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这话我不大懂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懂就闷着吧，反正我的主意是对的。”正在说着，忽听畏先大声说话，象在那里吩咐工匠。祁玲便

走出去，叫住畏先道："钱先生，我跟你说句话。"畏先看了看她道："到我办公室去好么？"祁玲点头，就进了畏先的房中。落坐以后，祁玲笑道："我还没正式给您道喜呢！"畏先皱着眉头，作叹声道："我这些日简直成了随人拨弄的傀儡了，你要道喜，还不如道烦恼吧！"祁玲道："你正在新婚大喜，怎么倒烦恼呢？"畏先道："你何必明知故问，我的事你全知道啊。"祁玲道："我只知道表面，至于龙珍对你是什么情形，家庭中又是什么景况，我是一点不清楚。"畏先摇摇头，苦着脸道："我真是前世造了孽，你看看我的家里原来钱太太是那样的一位，现在又换了这样一位。我并不厌恶龙珍，不过教她作我的妹妹，却是可爱的，若是作我的太太，那就真有些承受不了，偏偏你们硬把她推给我。龙珍跟我又十分亲密，好象她这些年的孤寂，要在我身上捞本儿似的，常常拉着我一同出门，携手挽臂的在街上闲溜，我真受不了路上人讥笑的眼光。她姐姐更会凑热闹，这两天把房间收拾成新房似的，在里面放着龙珍那样一位丑小姐，我这样一位老古董，瞧着真自己肉麻。而且每是晚间，她姐姐也不知从那儿学来的贫嘴，总要替铺好被褥，然后唱一套连生贵子的喜歌儿，还有好些鸳鸯对对，彩蝶双双，风流才子，美貌佳人的玩艺。我听着连隔夜饭都要呕出来，真觉不如死了，还不如听和尚念倒头经舒服呢，就央求她免了这个仪式呢，她还是非唱不可，我实在怕了。一半天还得搬回公司来住。"祁玲笑道："你别口是心非，我很知道你爱龙珍。"畏先摇头道："还是那句话，她若是我的妹妹，我定然爱她，如今作了我的太太，就只剩下怕了。"祁玲笑道："怕么？你们头一天入洞房的时候，我已经偷着瞧见了。"畏先

道："头一夜……打头里告诉你吧。在最初你们劝我娶龙珍的时候，我不是很反对么？不想那天午后，龙珍忽然把我叫到旁边当面说她已经决心嫁我，倘若我不娶她，她就不活了。我被她缠得糊涂，才一点头，她姐姐好象预先和她约会好了似的立刻就教我写婚书，预备当夜结婚。以后你去作了证人，把我整个送进迷魂阵里。到你走后，过了不大的工夫，龙珍和她姐姐咬耳朵说了几句，就息了外间的灯。只她姐姐进里收拾床褥。随后把我和龙珍推进去，她在外间带上了门，龙珍也把里间的灯吹灭，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倒下睡了。现在才知道那时你在窗外偷看，想必是她俩故意那样做作教你看的。不过我和龙珍既然成了夫妇，早晚要一房睡的，又何必弄这个玄虚呢？"祁玲沉思着道："你说她故意做作，这个连我也不明白，她……和你……"说到这儿，底下的话似乎不好出口，虚嗽了一声才道："难道那一夜她和你没成……没发生夫妇的……"畏先这时对祁玲的意思业已了然，不等她再说下去就答道："岂止那一夜，就是直到如今这几天里，也并没……"祁玲愕然道："真的么？"畏先道："这是可以赌誓的，我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，倒是很好。"祁玲暗想畏先的话定然非虚，龙珍那样容貌，绝不会勾起畏先的欲念。致于龙珍的嫁畏先，几乎完全出于负气，毫无爱情可言。她更不会向畏先生作什么吴女之态。由此看来，那一夜新房情景，定是龙珍故意布置出来，教我知道她和畏先确已成为夫妇。不过她为何这样作呢？莫非另外还存着别的心么？想着便又问龙珍在家中的情形。畏先道："她白天倒很象个主妇，一切操作都井井有条。对我的饮食起居特别注意，待她姐姐也十分亲热，并且有了闲工夫就拉着我出门，

作出摩登派小两口儿的样子。只到了夜间，一关上房门，她就蒙头大睡，一句话也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这话不对，方才你说她还缠得你承受不住，又说她多年来的孤寂都要向你身上补偿，这时怎又说得这样冷淡呢？”畏先道：“我方才说的话是指着除去夜里以外的时候，除去卧室以外的地方，而且越在外人面前，她对我亲密得越是肉麻。大凡世上的夫妇，都是人前假装疏远，私室才相恩爱。我们恰是相反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希望她在卧室里待你和在人前一样亲热，就满意了吧？”畏先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只希望她在人前待我和在卧室一样冷淡，就念佛了。你是没看见，昨天晚上她跟我看戏去，当着众人，竟把橘子剥成一片片的亲手送到我嘴里。”祁玲笑道：“那你是多大的福分，记得淑敏给我讲过一段什么词儿，有一句纤手擘新橙，这剥橘子不是一样么？”畏先咧嘴苦笑道：“我是多大的罪过啊，以前还不懂肉麻两个字是什么滋味，昨天可当着了。当那许多人看着我们的时候，我简直要寻地缝儿钻进去。”说着立起向祁玲作揖道：“谢谢你这媒人功德无量。”祁玲直有些哭笑不得，搭讪着道：“你的事由儿也太多，龙珍只是丑些，又何致教你这样难堪？当初白萍和龙珍要好的时候，听说两人也常一同出去，白萍比你年轻得多，漂亮得多，相形之下，更教人刺眼了。那时白萍怎也坦然不以为意呢？”畏先道：“我可比不了白萍，人家有学问有涵养，我却是鼠肚鸡肠。”正说着，忽听外面有人贼道：“畏先畏先。”祁玲立起从玻窗向外看，只见龙珍正立在院中，便向畏先笑道：“你的太太寻你来了，真是恩爱夫妻，一会儿都离不开。”畏先愁眉苦脸的道：“真要命，她干什么来？”祁玲忙向外推开房门，叫

道："钱太太，进来坐，钱先生在这里。"说完就见龙珍走入，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　奇又奇燕尔新婚偏成怨偶　惨中惨如花淑女竟叹离魂

话说畏先惊诧之间，龙珍已然走入。龙珍看见祁玲，似乎一怔，随即含笑走进房中道：“祁姐也来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淑敏和白萍上了天津，我一人闷得没法，到公司来走走。正遇见钱先生，说闲话儿呢！”龙珍道：“我也是在家闷得慌，出来卖些东西，顺便到这里等畏先一同回去。”祁玲又敷衍了几句，见畏先已低头整理帐簿，便道：“景韩还在等着我呢，咱们回头再见。”说完便走出去。又到了景韩房中，自然把从畏先口里听得的言语，都告诉了景韩。景韩也觉得龙珍的行为奇怪，却猜不出是什么道理。说了一会，祁玲要约景韩一同出门游散。景韩因素性不喜欢听戏看电影一类的娱乐，在这冷天既不能游公园，更不愿到街上散步。并且他和祁玲都是有节制的，向来未曾上旅馆开房间谈心，所以觉得与其到外面众目之下去受拘束还不如两个人躲在房里，可随便谈笑，随便偎倚，便拦住祁玲不放。祁玲也深知他的心意，就在暖日晴窗之下，沏了一壶香茗，相对娓娓清谈起来。但是二人的爱情已到了成熟的火候，怎能长久矜持？于是渐渐变清谈为情话，相对也改成相偎，娓娓也改成喁喁。景韩所住的里外间房子原本外间敞着门，里间钩着帘的，但

过了一会儿，外间的门竟掩上了，里间的帘也垂下了，便是纸窗上的破孔，也都用书遮上。这情景固然形迹可疑，一对孤男寡女藏在房中，又遮掩得如此严密，倘有人看见，谁能不想入非非。其实倒没有什么，因为二人始终说着话呢。不过祁玲换了位置，坐在景韩怀中。至于怎样坐法，外人未曾看见，怎能乱说。只是祁玲虽不断说话，可惜声音太低，在远处听着，几乎变成呻吟了。这样密谈了约有两点多钟，因为景韩把公司事务已在上午理完，而且公司同人也因听说不日恢复工作，却趁这时候出去办理私事或者游玩，所以一直没人来寻景韩，容他安静的消受这甜密时光。冬夜本来很短，到夕照西沉天将入暮，那知竟来了不速的客直向景韩房间闯入，拉开外间的门，便向里走。景韩在里听见，忙问道："谁呀？"这来的人应道："我是畏先。"说着就要掀里间的帘子。景韩急叫道："等等，别进来。"外面的畏先倒站住了，停足不进须臾景韩走出，神情窘得不堪，向畏先搭讪道："原来是你啊！我当是别人呢。既是你，进来又怕什么？！来来，里面坐。"畏先走进里间，见祁玲正坐在景韩榻上，脸色红白不定，头发也有些蓬松。身上旗袍底襟最下的一个钮子虽已扣上，但靠腰际的两钮仍在开着，而且前襟的中部有许多横的折绉。好象这旗袍会提起在腰际拥着，经过很大的工夫才压成这样儿。祁玲见畏先对自己注视，更觉不好意思。想要说两句掩盖的话，又怕越描越黑。但是若不开口，岂不更象默认有了私弊。正在为难，畏先那里早已了然，便装作毫无觉察的样子，坦然笑道："祁姐，我还当你走了呢！"祁玲才道："我正跟景韩闲聊天儿呢，你的太太走了么？"畏先道："也是刚走。"说着坐在椅上。忽又看

祁玲唇上的胭脂都已褪尽，景韩的颊边却隐隐沾了红痕，不由暗笑。他二人缠绵这大半天，旁的不说，大约只接吻就有千百次了。又想着祁玲方才的娇羞情态，直比少女还觉动人。她虽已徐娘年纪，容貌却足当一个美字，一颦一笑，更是别有风韵。景韩真艳福不浅。回想自己两位有名无实的太太，那丑鬼的模样，不由灰心短气起来。这时房中已渐渐变黑，景韩要开电灯，祁玲怕灯亮了自已脸上身边的破绽，更要被畏先看得清楚，便示意不教他开灯。畏先却搭讪起闲话。景韩看他匆促进来的情形，还以为有什么要事商量，不料他进门反倒不说一句正经，便疑惑他看见祁玲和自己躲在房中，故意前来搗乱，心中老大不悦。祁玲也有同样心思，觉得畏先这样行为颇为侮辱自己，就不高兴酬答，竟把畏先木在那里。确实二人都错怪了畏先，他本是有事来的，不过见祁玲仍在房中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及至看出两人都神情冷淡，才悟到自己讨了人家的厌。想要辞出，更恐这样匆匆来去，惹他们加倍不快，只可径直向景韩道："我有点事来求你帮忙，这事实不是我愿意，实在没有法子。"说着又吞吞吐吐的望着景韩，半晌没说出话。忽又转脸向祁玲道："龙珍因为在家里闲着无聊，想在咱们公司寻些事做，非要我办到不可。"祁玲听了一惊，暗想龙珍本说嫁畏先以后要安居家庭，永与白萍避面。怎又想到公司作事，难道她又变了主意么？接着畏先又道："我劝她不必来，她只是不肯。我又说现在白萍出门，公司没人主事，只可等他回来再说。龙珍说只要到公司来有件事作，可以消遣时光。她既不在乎名义，也不在乎薪水，教我先来求景韩设法给个位置。她要在晚上我回家听信儿，你看她不是奇想天开么？我被她缠得没法，只得……"

祁玲正在思索龙珍是什么意思，景韩已笑道："我明白这是你新的太太和你爱情深厚，不愿有一刻分离。所以才想出这同出同归，成天厮守的法子。我认为是一件好事，应该成全的。那么明天就叫她来，在总务股帮你办事吧，我可以替白萍答应。至于薪水可要等白萍回来再定。"祁玲听景韩已然允许，想拦已来不及。畏先却皱眉道："请你别教她跟我同房办事。"景韩道："为什么？你是避嫌疑么？"畏先摇头道："不！不！我是不愿意……这原因祁姐知道的。"景韩笑道："夫妇同房办事，还有什么不愿。你不必装假，我就这样定规了。"畏先苦着脸儿向祁玲道："我这才叫真正的无可奈何，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这还得谢谢景韩。"说完便慢慢走出去。景韩大笑道："你见害神经病的么？畏先就是。他又替太太谋事，又好些不愿意，这是什么原故？"祁玲道："我方才不是告诉你了，畏先对于龙珍，实在是太勉强，而且又受不了龙珍的那种肉麻劲儿。他每天陪龙珍去玩已经头疼了，如今再教他们同来同去，寸步不离，不是……"景韩笑道："我就因为方才听了你的话，才和畏先开这玩笑，算罚他惊动咱们的罪。"祁玲道："你只愿和他玩笑，可忘了白萍那一面。龙珍当初和白萍有过密切关系的，如今用她来作事，定要常和白萍见面，恐怕有很多不便。"景韩道："这样我倒莽撞了。好在龙珍已是钱太太，又在畏先身旁作事，也没有什么。"祁玲也没再向下说，但心中只觉龙珍到公司来是十分可怕的事。至于如何可怕，却想不出所以然来。这时景韩才开了电灯，窗外已完全黑了，祁玲便要回家。景韩对她向来都很洒脱，不似小儿女那样缠绵依恋。但今日有了进一步的灵肉结合，竟而舍不得她走，苦苦留住。说

着话儿，动手动脚起来。祁玲发恼道："你还闹呢？！方才教畏先吓得我心跳口喘的，差点儿没窘死。你趁早躲开，要不我又走了。"景韩想了想道："那么咱们就出去吃晚饭，好不好？"祁玲答应了，二人便出了公司直奔一家饭馆。用罢晚餐，祁玲又要回去，景韩还不放她走，要再寻个地方谈谈。祁玲问他上那里去，景韩道："你不必问，随我走吧。"祁玲跟着他在街上步行，走到一家旅馆门前，景韩低语道："咱们进去寻一个朋友坐坐。"祁玲才料到景韩有此一举。她虽然很能克制自己，但是中年妇人对于性欲，任凭如何淡薄，终经不住挑逗的。祁玲本已久旷，平日因善自排遣还不觉有什么需要。今日在景韩房中突然谈出了毛病，已把多年的情思都翻腾起来。无端教畏先搅得半途而废，她便感到被身体变化压迫得难过，急欲回去安静地睡一觉儿。但是景韩挽留不放，吃饭时又喝了几杯酒，更惹得心里热辣辣的不能自持。偏在这时候景韩将她领到旅馆，祁玲虽明知他不是寻朋友，也不说破，竟点点头儿随他上了楼。景韩向茶房要上等房间，开门进去。祁玲仍不开口，也不看他，只默坐在椅上。等茶房送进茶来又行出去，景韩关好了门，脱了外衣，笑道："你干么发怔？躺下歇歇吧。"祁玲道："我坐着好，你的朋友呢？"景韩道："我的朋友就是你。"祁玲道："你把我领到这个地方来作什么？"景韩走过抱住她道："你还问我，这里可不怕谁来搅了，咱们安安静静的住一夜吧。"祁玲道："那可不成，我跑到旅馆来住夜，成了什么人了？快放我走。"景韩知道她是故意做作，拥抱着只管缠磨。祁玲也觉情不自禁，又因自己若在外面住夜，定惹张家人疑惑，最晚也得十二点前后回去，时光宝贵不可虚

度。便也半推半就的，装作娇怯无力，不大的功夫，就被景韩抱到床上去了。以下的事不必细表，到二人从帐中出来，已是十二点多钟，一个体倦神疲，一个粉褪发松。祁玲立到妆台镜前，从手皮包中拿出化妆物品，徐徐收拾头面。却望着镜中自己的影儿，只抿嘴作得意的微笑。她不特得到满足，并且感到将来的幸福了。景韩望着她理妆，忽然想起，向来出门皮夹里不带化妆用具，因为肌肤细白，天然清洁，用不着常常修饰，今天竟破天荒带这些梳镜粉膏之类，居然备而有用了，怎这样巧呢？又一转想才明白她今日来访自己以前便已有心，虽然未必要作主动，但已预备不拒绝我的要求了。景韩想着正在销魂，祁玲已收拾完了，便要回家。景韩又拉住温存一会，才付账同出旅馆。祁玲自己坐车回去，景韩返了公司。到寝室坐下，忽见畏先又过来了，景韩纳闷他这时还在公司作什么，畏先已嗫嚅着说道："景韩先生，我等您半天了。"景韩方要问等我作什么，畏先已低声道："贱内因为您给她事作，她感激极了，正等着谢您呢。"景韩暗想何必定要今晚来谢，难道不能等到明天么？但这时畏先已向外招手，就见龙珍已走进来。景韩还是初次看到龙珍，不禁吓了一跳，觉得这女人真够丑了，谁想到她能和白萍那样漂亮的少年会有过关系呢。这时龙珍已向景韩鞠了一躬道："多谢先生帮忙。"景韩自然客气了几句，又让坐谈了一会，龙珍忽然笑道："我有一件事求先生，我因为急于作事，想明天到公司便有正式的职分，您现在可以先分派么？"景韩因为已经答应了，不便反悔，便道："请钱太太到钱先生房里作收发员吧。"龙珍道："谢谢您，不过我希望作些比较劳苦的事，可以锻炼能力。并且我还有件不合理

的请求，就是希望离开畏先，独立作事。倘若在畏先手下，也恐怕同事背地里说闲话。”景韩想了想，觉得她的道理也对，便道：“若是钱太太想独立作事，我们公司有几个女演员，另住在后面宿舍。那宿舍还缺个女管理员，钱太太不嫌麻烦，就请担任这职务吧。”龙珍听着面有喜色道：“这职务正合我的兴趣。那么作管理员应该到公司来住吧？”景韩知道她和畏先燕尔新婚，恐怕教她到公司来住，过于不合人情，便道：“也不一定，要不在这儿住，早晨来晚上去也可以的。”龙珍道：“不，我很愿意住到公司，管理宿舍，若不整天工作，还有什么效力。”畏先听了这话，也觉深出意外。暗想她方才并没提起这层，怎现在突然对景韩说出这种话呢？景韩也惊诧她在蜜月中居然和丈夫分居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但照规矩，女管理员是应该住在公司的，也不能反驳，只可说道：“这本是可以随便，请您二位商量，在这里住不住都行。”龙珍道：“明天我就带行李来，实行作事好了。”景韩只得点点头应允。畏先始终并未插言，须臾龙珍辞出，畏先便跟着走了。景韩仔细一想，才能诧异龙珍竭力要求移来，其中必有原因。或者她厌恶畏先，不能在家中同住，所以藉此避开。不过当初又何必嫁他呢？又想到白天自己允龙珍到公司作事，祁玲已认为不妥，现在又允她到公司来住，怕祁玲更要反对。这只怪自己面皮太薄，对女人的要求无法拒绝。好在是派她作女宿舍的事，和前面的人交涉很少，更不会常和白萍见面，还未必有什么意外事发生。想着也没甚深思，便丢开这事不理。

到了次日，龙珍午前便来，带着随身箱箧。景韩便领她到女宿舍里，指定了住室，又给女演员们介绍了。龙珍就就

兢业业的作起事来，半天工夫，居然把女宿舍整理得大改旧观。景韩倒颇为佩服龙珍作事的精神能力，以为既有这许多长处，足可把面貌的丑陋抵消，畏先得这样内助，到是福分。等白萍回来，总可以给她定几十元薪金，在夫妇互相的生活下，很容易造成安乐家庭呢。这一日祁玲没有到公司来，还不知这个消息。又过一日，祁玲在家中接到淑敏寄来一封短信，报告和白萍正在天津住着，每日度着游戏生活，除了听大戏看电影上舞场吃馆子逛马路以外，简直再没有好玩的事，觉得很少意趣。又责问祁玲为什么失信不去，等她回来严厉对待等语。祁玲暗笑，你俩这几日直是预支蜜月的享受，还不知怎样陶醉在情海里呢，这都是我失信造出的功德啊！想着便要把他俩的消息通知景韩，于是午后又奔了公司，见着景韩，将淑敏来信给他看了。二人说笑了一会，景韩才提起龙珍的事，祁玲大愕道："你怎这样胡乱安排，教龙珍进来作事，已然欠妥，为何又许她住到这里？"景韩道："因为她说的话很有理由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她进来任职这两天，有很好的工作，和女演员也全融洽。我想她或者是真立志作事，未必有什么可顾忌的。你所怕的只是那些事，并不成问题，因为她已是钱太太，白萍也就快是淑敏的丈夫了。"祁玲道："我还疑惑，她便真要作事，可寻的职业也多了，何必单向这公司里挤，来给白萍手下作事呢？"景韩道："提起这个，我还想起一件事，昨天夜里十二点多钟，我忽然精神兴奋，知道短时间里未必便能入睡，想要把一张演员表重新更订一下。因为演员表的草底儿在白萍房子里，就带了他房门的钥匙过去把门开了。在写字桌的抽屉里，寻着那草底儿，联带又看见一张新置道具的价目清单，便坐椅上

核算出总数。一共耽搁没十分钟工夫，就走出来，想要把门重行锁上，那知原插在锁孔上的钥匙竟不见了。我以为掉在地下，忙开了院里电灯仔细寻觅，却是踪影不见。我又怕自己记错或者随手带进房去，随又进到里面寻觅。每个地方都翻到了仍然没有，急得我别提。因为白萍房中有很多重要东西，钥匙万丢不得，只可坐定仔细回想开门时的情形。又记得确把钥匙放在锁孔中，而且那钥匙是门上所用，形体很大，约有三四寸长，又是铜质，便落到地下也听得见响声，丢在什么地方也很容易寻着，怎会这样不翼而飞，毫无踪影。因此我才想到或是我进房中的时候，有人从门外经过，顺手从锁孔上将钥匙取去。本要唤起公司人询问，又想平常人谁也不会无故的把钥匙偷去。若真有人偷了，那必是早已处心积虑将有所图，好容易今日得手，怎能一询问便退还出来。于是我决意不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，先悄悄的在这几道院里巡查一遍。见前后院的已都睡了，及至走到东跨院的女宿舍，只看见龙珍的房里还亮着灯。我想要进前从窗孔看她睡了没睡，那知才进前几步，就见房里把灯灭了，我只可退回。又巡查了半天，也没一点迹兆。直到今天早晨，还在白萍房里寻觅一回，仍然没用，你说这事怪不怪？”祁玲听了，也觉惊异道：“我听说公司款项向来都存银行，只会计那里有些零星小款。白萍的住房更不会有钱。再说白萍本身没有金银财宝，便是存着你所谓的要件，也不过一些纸头，何能引人生心？若没人生心偷盗，就不致先偷钥匙。据我想，你或者记错了，把钥匙随手丢在那里，过后想不起来，才闹这玄虚。”景韩道：“我已经仔细追想，敢说绝对没有记错。那钥匙十有八九是被人偷去。”祁玲道：“你既然说得这样确

实，那么只可研究谁有偷的嫌疑。你以为龙珍嫌疑很大，是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我也不敢说一定，不过她来了两天就出这个事，而且和白萍以前又有过关系……”祁玲道：“可是她偷这钥匙作什么呢？”景韩道：“倘真是她偷了，自然有她的用处。”祁玲道：“不过这样偷法也太笨了。你发现丢了钥匙自然要特别注意访查，她若去用钥匙开白萍的门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何况这洋式的锁，没有钥匙根本就没法再锁，势必把旧锁门作废，另换新的，才能锁上。那时她偷去的钥匙更没用了。我且问你，昨夜从发现这事，白萍的房门一直开着么？”景韩道：“因为没法锁，我就在那房睡着看守，到早晨我才出来。这白天里耳目众多，谁也不敢偷着进去。今夜我还得住那里，等明天换了新锁再说。”祁玲道：“着呀，这是很容易料到的。失去钥匙以后，就得有人看守。等没人守时，又换了新锁，旧钥匙永远是废物。我不信有人偷，必是你粗心，没有仔细寻觅。而且两只大近视眼，就是东西明摆在面前，还许瞧不见呢！走，走，我跟你寻寻去，省得这样失惊道怪的，自己惊吓自己。”说着就拉景韩走，到了白萍住房门外。景韩先把虚掩的门推开：“你瞧！这门是向里推的，昨夜我开了门，就推开一道缝儿进去，出来时把门拉上，扯摸钥匙，就没有了。”祁玲先把门内外的地面细看了一遍，又进房去把里外间各处都翻了，仍是毫无发现，才走出来，立在院中发怔。景韩道：“你现在可信了，我费了好几点钟工夫，没一处不看到……”祁玲忽然心血来潮，抬头问道：“在你没开这门以前，钥匙放在那里？”景韩道：“从白萍临走那天把钥匙交给我，我就随手放在身上西装裤后面口袋里。两天工夫，我虽然觉得一坐下就不

舒服，可是一直没换地方。直到昨夜开门，才取出来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记得你向来喜欢把钥匙等小物件塞在裤袋里。你再想想，别是开门以后，不自觉的把钥匙又从锁孔拔出，放回原处了吧？这是习惯的动作，或者你没注意，试摸摸裤袋看。”景韩道：“不用摸，我昨天已经摸过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再寻一下，这是没准儿的事，也许裤袋破了，把东西溜在裤腿的夹层里去。”说着又指指景韩的裤子道：“这也不费事，一伸手就成。”景韩笑道：“我昨夜穿的不是身上这件，这件是今早新换的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昨夜穿的那件呢？”景韩回身举手一指道：“那不是！昨夜我在白萍房里合衣睡了一觉，把裤子都弄得褶绉了，所以今天脱下放在院里晒着，等烫一烫再穿。”祁玲看见墙角落里一根铁绳，裤子晒在上面。便走过去伸手向右边裤袋中一掏，忽然啊的叫了一声，再缩出手来，景韩竟瞧见她手上拿着一件黑色物件。忙赶过去一看，不禁大为吃惊，原来竟是那把遗失的钥匙。祁玲本来也没想到钥匙仍在裤袋，不过为恐景韩性情疏忽，未能仔细搜寻，所以把他寻过的地方自己再细寻一遍，但也没存着老大希望，只是闲着没事藉此解闷而已。因为那钥匙根本不是重要物品，丢了也不成什么问题。如今想不到随手在裤袋中掏出来，倒惊得发了怔，向景韩道：“我说你粗心，你还不承认，方才牙清口白的咬定说寻过了，这又是什么？”景韩直着眼儿道：“这可是闹鬼儿，我敢说不但在这袋里摸过两遍，早晨脱下时还抖了一回。你想这钥匙有三寸长，裤袋也不过四寸见方，我这一只大手伸进去会触不着么？再说我也不致这样糊涂啊！”祁玲笑道：“不论你怎样说，东西现在这里，一定是你疏忽了。”景韩纳闷万分，毕

竟寻不出是什么道理，惟有怀疑自己的记忆力而已。二人便到白萍门外，先把门锁上，然就回到自己房中。祁玲仍奚落景韩的脑力不济，弄成庸人自扰。若不是我来了，你还不知糊涂到什么时候。景韩因证据现在，无法分辩。但回想分明记得裤袋全无所有，好在祁玲昨夜未来，否则自己真要疑惑她偷去藏起，故意在这时拿出来寻自己开心的。祁玲笑了一会，才抛开这件事不提。景韩因与她已经发生关系，这时候不能再相敬如宾，少不得还是要重温昨梦。祁玲故意怄他，装作不高兴的样子，一面推却，一面责备。其实她仍想出去上旅馆作安静的幽会。但景韩是乍得甜头，兴不能遏，便自苦苦央求，并且把希望减低，只要求最低限度的享受。祁玲禁不住她的缠磨，又鉴于前日畏先撞见时的窘况，可想了个特别办法，立在窗前，由窗帘缝隙望着外面，教景韩在后面任所欲为。这样便可以两全其美，既然不使景韩失望，而且能看到外面，见有人来，便可急速收敛。在祁玲虽然太觉劳苦，但以为这是极短的局面顷刻即了，那知景韩闹的是外交手段，起初只作小的要求，使对方认为可以敷衍，及至教他得手，便又得寸进尺起来。祁玲正在一半婉央，一半发恨的，教他维持信义，景韩仍自一意孤行，不肯善罢。正在这时，祁玲忽见院中由大门那边走入一个女子，却是龙珍。祁玲忙低语道："快躲开，有人来了。"景韩不信这样恰巧，以为祁玲骗他，便仍赖着不肯离开。祁玲急得没法，外面的龙珍走得很快，已然走近窗前。祁玲因一则料她未必进来，便是进来，也要先叫一声，不致象畏先那样乱闯。二则窗帘很为严密，从外面万看不见窗内，就忍耐着不再作声，静待龙珍过去。不料龙珍走到院内的中心，竟把脚步放慢，左右张望

了一下，似乎瞧着院内无人，就移步走到墙角，向那搭在绳上的西装裤看了一看，那神情还要举手去摸，但又稍一犹疑，便转身匆匆走入内院。祁玲看着大疑，暗想方才自己从那西服裤袋里寻出钥匙，把景韩诧异得什么似的，好象从那裤上变出戏法。但这事也只有我二人知道，龙珍怎也对那裤子注意呢？想着觉得这事颇有疑窦大可研究，便挣扎着推开景韩道："我瞧见新奇的事了，你老实着坐下，听我告诉你。"景韩尚未尽兴，仍自不依不饶。祁玲低语道："你真是我的魔难星，我算怕你这缠法儿。现在让我一步，少时咱们上外面住半夜去，还不成么？"景韩得了希望，方才退却了道："你可不要用缓军计骗我。"祁玲笑道："呸！我骗过你几回？你这么大人，别只想这没出息的事。说正经的，我方才从窗帘缝看见龙珍由外面回来。"景韩道："想是她回家去了，这算什么新奇。"祁玲道："你听着啊，她走这来并不直入后院，倒踱向对面的墙角望着你那件裤子，站了一回好象举手要摸，可没有摸就自走了。"景韩道："真的么？你别是看错了吧。她看我的裤子作什么？"祁玲笑道："也许她爱上你了，害着片面的相思，所以来一个观物思人。"景韩哇了一声，装作要呕的样儿道："你别骂我吧，我可没有白萍畏先那样的审美眼光。"祁玲道："说她爱你，倒是谣言，不过我想着你丢钥的事，恐怕和她有关呢。"景韩一怔道，"这是什么意思？"祁萍道："你自己先想想。"景韩沉思半晌，忽地跃然而起道："我明白了，昨夜我丢钥匙的时候，瞧见只龙珍房中没有息灯，已然有些可疑。今天她又来看我这件发现钥匙的裤子，这里面更大有问题了。本来我记得清清白白，那裤袋已搜过几遍，的确没有东西。方才你忽

然从里面摸出钥匙来，我因为证据现在，没法去跟你抬扛，其实心里真不服气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何致这样头脑昏乱，这眼前身边的事物都记不清楚。”祁玲道：“那么你有什么想头呢？”景韩道：“我也不敢确定，因为这里面可疑的地方很多。咱们假设这钥匙是龙珍偷去，她是安着什么心思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这问题我可以猜测一下，或者龙珍和白萍相好的时候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如关于爱情上的字据，定约的纪念品等类，落在白萍手里。她现在已嫁了畏先，所以把那种东西收回，就设法偷了钥匙，然后再看机会进去窃取。这个猜测，不是和她住到公司里来的用意，很相符合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这个我不敢信。白萍是诚笃的人，倘若他手中有龙珍的东西，定会自动的退还，绝不致作无理强占的事。再说龙珍也该知道白萍的为人，便有东西在他手里，直接讨还多么爽利，何必担作贼的恶名呢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也只说假设，并不是断定如此。龙珍若不想进白萍房内，何必偷这钥匙？我们既然疑是她偷去就姑且当作白萍房里有她希望得到的东西。”景韩道：“这样说，我也来个猜测。必是我昨夜在白萍房中时候，龙珍就在外面偷着把钥匙取去，以后看我查得很急，知道有钥匙在手里也不能偷进白萍的房门，反得收藏赃物，担着嫌疑，所以想把钥匙送还。今天早晨她见我的裤子晒在院里，趁人不见将钥匙放在裤袋中，就出门了。及至方才回来，看见裤子仍在原处，心想摸摸钥匙是否被我发现，但又怕落到人眼里露出痕迹，便走开了。这就是你看见的情景。现在钥匙既已回来，龙珍定不敢再存偷进白萍房间的想头。她又是个女人，且关着畏先面子，我也不深究了。”祁玲沉吟不语，半响才道：“不对，这事并没有完，

我看龙珍不定安着什么心。你以为这钥匙既然送回，便算没有后患了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自然是的。我以后要紧锁白萍的房间，并且把钥匙藏得稳安，还怕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说你傻可真不伶俐。这钥匙就算她夜里十二点偷去，早晨八点送回，那么在她手里已有很长的工夫，她不会照样做一柄么！”景韩道：“她又不是铁匠，怎会做这东西？”祁玲道：“她不会拿出去叫铁匠做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方才你看见她进门，在咱们发现这钥匙的时候，她还在外面呢！足见没把这东西带出去。”祁玲道：“好糊涂，她不会把这钥匙的式样用纸描下来，交给铁匠去做么？”景韩恍然道：“可是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她用这些心机，是为什么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咱们胡乱猜度不能作准，还怕冤枉了人家，不如实地考察一下再说。”景韩道：“怎样考察呢？”祁玲就用白纸铺在几上，向景韩要过钥匙放在纸上，用铅笔仔细描出样儿，又把底面圆孔醮墨印在纸上，孔内的深浅也注明了，就教景韩随着一同出门。往左近的街上走去，见有铜铁器铺子便进去询问，说方才有位女太太拿着纸图的样儿来配钥匙，因为那样儿画得不甚合式，才另画一个，烦我送来。不过忘记铺子的名儿，只记得在这一溜儿，所以我进来问问，是这里不是。这一套谎话倒编得很圆，无奈连走两条街，进了四五家铺子，都回说没有人来配钥匙。祁玲犹疑了一下道：“她不能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总该就在这城南一带，咱们且到打磨厂，那些汪麻子王麻子的铺面看看，若再没有，也就罢了。”穿过前门大街到打磨厂，问到第二家剪刀铺，那铺中人竟回答早晨果有位太太来。祁玲把那套文说了一遍，铺中人便拿出一张纸给她。祁玲见纸上所画果是那柄

钥匙的样儿，但比自己所画的还加精细。便向景韩以目示意，笑道："她也太小心眼儿了，这样画的多么合式，不是白罚咱们跑一趟么？"便向铺中人道："还照这原样儿做吧，无须改了。"又问几时做好，铺中人答说本约定明日下午来取。祁玲道了骚扰，便和景韩走出："龙珍这次大约安心不善，白萍正在出门，你负着代理责任，可得留神。"景韩道："现在既然查出这条线索，可以料知龙珍要偷入白萍房中无疑。至于她要进去作什么，还不可知。不过这钥匙得明天做好，最早也得明夜动手。从明天起我夜夜埋伏在院里，见她开门进去时，捉住了一问，便明白了。"祁玲也觉得今日无须防备，便与景韩同赴旅馆，俾昼作夜，尽了半日欢娱。直到晚饭以后，方才起作归计。祁玲恐怕景韩一人照顾不来，便要在次日到公司去帮助。景韩道："你去了也没用，因为白天她不会动手，夜晚你又不能住在公司。"祁玲道："怎么不能？只要你给我寻一间房子住。"景韩道："几个大办公室，晚上便由负责人上锁。其余小房间都有人住着，空间的只有白萍那两间，当然不能住。"那么我就在你房里伴夜不成么？"景韩道："那可不便。倘被公司人瞧见你在我房里过夜，恐怕起哄呢！"说着想了一想，才道："我看最好你托个词儿，向女宿舍住几天。最好和龙珍同一个房间，教她不能动手。过两日白萍回来，我的责任就卸了。"祁玲道："不好，龙珍是你引进来的，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卸责。除非在白萍未归以先，你捉住她的把柄，才算是漂亮办法。依我说你还是要我帮助吧，咱们两人可以作伴儿，省得你独自守夜的寂寞。再说我夜间十点钟以后再去，早晨六点之前就走，也未必被人看见。便是看见了，咱们扪

心无愧，也不怕什么。”景韩笑道：“咱们还扪心无愧哪？”祁玲道：“为办正经事，自然扪心无愧。”景韩道：“好，那么你明天就去。”两人商妥便出离旅馆，各自回去。景韩归至公司，办了几件难事，便自就寝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景韩便坐在房中向窗外看着，见龙珍午前出去一次，隔两三小时方回。午后日暮时，她又和一个女演员匆匆出门，只过了一刻钟，那女演员便提了一包食物回来，显见是卖东西去了。再迟一会，龙珍也跟着回来，手上却空无所携。景韩揣摩她必是中途把那女演员支开，独自取了那定制的钥匙，大约今夜便要动手了。及至晚上十点钟后，祁玲悄然而来。到了景韩房里，景韩见她穿着皮大衣，便问这时何致如此其冷，祁玲道：“我因为要在院里坐一夜，才把过冬的衣服都穿了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何必在院里呢？”祁玲道：“在这房里看不清外面，只可藏在院中墙角，她几时来了，都逃不出咱们的眼。”景韩只得依她，也穿上很厚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熄灭电灯，和祁玲走出。倒带上房门，才在白萍房间对面的墙角站着。那时前后院中，都已入睡。公司的规矩本定十点熄灯，天上又正阴晦，黑黑暗暗，静静悄悄。二人专心一志的等候，每闻有一些声音，便以为龙珍来了，但直过了许多时候，还不见她的踪影。二人站得腿都酸了，景韩渐觉不能忍耐。还是祁玲在左近寻得一方木板，放在地下，拉景韩一同坐在上面。低声道：“你别着急啊！咱们只因一心等着龙珍，越等越不来，自然不耐烦儿。最好把她丢开，只当咱们在这儿约会，谈谈心思话儿吧！”景韩就和她喁喁的谈说起来，一面又偎倚着互相温存。这法果然是好，不特忘了寂寞，并且觉得这露天地中，好象锦帐温帏，别有

一种风味。再不嫌，夜漫漫。二人说着，竟已东方渐明。二人起身来筋骨酸麻这才觉得这一夜的光阴真是冤哉枉也。又见天色已明，龙珍不会再来，祁玲便趁畏先不起，先自出门回家，景韩也自去睡觉。到了晚上，祁玲再到公司，又和景韩在原处看守了一夜，仍是毫无消息。二人非常纳闷，不知龙珍费了许多心机，何以不来动手？景韩便疑是被龙珍看破形迹，不欲过来。祁玲却又生了他想，以为龙珍制造钥匙，或者并不为偷什么，而只是想在白萍回来，在夜里开门进去，和他有所交涉。二人猜测许久，仍是不敢确断。祁玲只得约定夜中再见，便自回家。睡到午后方才起床，忽然听上房里笑语喧哗，象是淑敏的声音，忙叫进女仆询问，原来白萍和淑敏在午后便已回来，这时正和式欧式莲等在上房吃过饭闲谈呢。祁玲听了，急忙梳洗一下，穿好衣服便奔进了房。进门便见大家正谈得热闹，淑敏瞧见祁玲，忙走过来拉住她不依，定要罚她请客。祁玲笑道："我这次失信，是没有罪，应该是不能受罚。"淑敏道："放屁！非罚不可。我们在旅馆多赁下一个房间等你，时时盼望，你偏不去。"祁玲道："这可真对不住，教你们多赁一个房间。"就附在淑敏耳上，笑道："妹妹，你这话说漏了，你们用不着替我多赁一间哪！"淑敏还不明白，道："怎么不用？"祁玲笑道："你糊涂了，你和白萍若同住一间，就算多替我赁了一间。你若自己住一间，就用不着再替我赁，因为我去了就和你住一间啊。莫非你们一共赁三间，才算给我预备的呢？"淑敏红了脸，便还嘴道："可不是赁三间？！"祁玲笑道："这样说，我倒错猜了，咱们心里明吧。"说着又端详着淑敏道："妹妹，你的脸儿瘦了，眼圈也发青，反正你自己知道。趁

早说实话，要不然我可同着大家跟你玩笑。”淑敏低声道：“姐姐千万别闹，你叫我说什么呢？”祁玲拉她屋隅沙发上坐下道：“你和白萍定婚了么？”淑敏点头。祁玲道：“你们到天津，一定在旅馆开了两个房间，可是有一间始终空着，对不对？”淑敏红着脸，把头儿伏在祁玲胸前道：“姐姐你别问了，谢谢你，成不成？”祁玲知道她默认了，也不再追询，一笑而罢。但心中诧异，淑敏和白萍既已定情，应该精神美快，面目丰腴，却怎的她倒面色不甚好看，目眶深陷了呢？莫非初尝滋味，欢娱过度么？但是白萍大病初愈，未必敢过于狂荡。淑敏也是明白人，更不会教爱人过劳精神。而且倘如自己所疑，应该白萍面色难看，如今白萍颜色反较前数日为好，怎淑敏反憔悴了呢？想着便问淑敏可有什么不舒服，淑敏回答没有，只时时心内发跳，不知何故？祁玲也没甚介意。又问她和白萍回来，可曾到过公司？淑敏回答下车就一直到家中休息，并没到公司。祁玲道：“妹妹，你随我来，有件事告诉你。”淑敏便随她到了祁玲的卧房。祁玲才一五一十的把龙珍进了公司，以后种种经过，都说出来。淑敏听了不语，祁玲道：“这件事只怨景韩莽撞，不该许她。不过畏先也受了龙珍怂恿，竭力向景韩央说，景韩没法不答应。我也因为龙珍既已嫁了畏先，便在公司作事也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并没十分拦阻。那知龙珍进了公司，竟弄出这鬼祟的事来。她偷去那钥匙，造了个假的，我以为是要进白萍的房去偷东西，所以和景韩看守了两夜不料她竟没有动作。我又疑惑她是在白萍回来后，再偷进他的房去有什么话说，可是也不大对。因为白萍在公司时候房门不会加锁，她随时可以进去，又何须钥匙呢？这件事我是莫明其

妙，所以通知你一下，要特别留神。”淑敏想了想道：“我也知道，龙珍和白萍当日有过短时间的关系，不过我并没和她就争的心。他嫁钱畏先，虽不知实际是什么情形，但是既已嫁了，又何必再对白萍弄这些玄虚。还有一样，我一向虽和白萍很为要好，却没提过婚姻问题。直到前几天，她和畏先在白萍面前正式发表了业已结婚的经过，我才和白萍到天津去玩，允许了他的求婚。这总很对得住她了，她若再安着什么坏心，那就岂有此理了！”祁玲道：“我想起个解决的办法了。教白萍先别到公司去，我先去通知景韩，把龙珍辞退，岂不免去多少后患？”淑敏道：“不好，那样无故辞退，道理上说不下去。而且景韩从中为难，面上也不好看。不如我去……”祁玲道：“你去干什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去到公司，住在白萍房里，看她有什么举动？”祁玲道：“你去了，龙珍绝不肯露头儿，那有什么用呢？”淑敏怔了一下，拍手道：“有了，我少时和白萍到公司去转一转，教龙珍知道白萍已归，然后再出来，回到这里。晚饭后就教白萍睡在我房里，我穿上白萍的衣服，再去公司，在他房里睡。龙珍必认为白萍睡在房中，偷着进去，那时我抓住他，就可以问出是什么用意。”祁玲点头道：“这主意很好，不过你把细情告诉白萍不呢？”淑敏道：“现在且不告诉，只强迫他服从我们的命令。等考查明白，再和他说。”祁玲道：“也好，不过少时到公司去，我得跟着，好向景韩说一声，教他在夜里给你方便。”淑敏点头，便和祁玲回到上房，迟一会就拉白萍回公司去，在经理室坐了坐，景韩过来相见。祁玲叫他到旁边，说了许多话。淑敏便教白萍写一张公示，令全体职员振发精神，预备工作。白萍虽曾对淑敏说过要这

样做，但以为不必急急，等明日再办不迟，淑敏定逼着他写，白萍只得写了。悬挂出去，这样呆了有十多分钟，淑敏又拉白萍走，和祁玲逛了回东安市场，就在场中的餐馆用了晚饭，才坐车回到家里。淑敏又向白萍交涉，教他睡在自己房里。白萍初听尚觉诧异，不知她是什么意思，便问道："你呢？"淑敏道："我另有个地方去。"白萍道："这又何必，我回公司吧。"淑敏道："这是我的命令，不许违背。你记住了，从现在起，无论我有什么命令，你都得依着办，不许问原故。"白萍无奈，只得点头。淑敏先把他安置睡下，然后悄悄将他的小行李箱打开，取出一套西装，全到祁玲房中换了，下面仍穿自己的平底皮鞋。祁玲又告诉她道："我已经对景韩说了，他一定能答应你。"淑敏对镜照了照，自己一改男装，居然是个美男子。而照身材后影，也与白萍宛似。若在黑暗中，便与龙珍走个对面，也不致被她看破。当时又和祁玲说了两句，方要起身向外走，忽又迟迟不行，重复坐到椅上。祁玲道："时候不早了，你还延迟怎的？"淑敏道："我也不知为什么，只觉心里跳，好象眼前要发生什么事似的。可是仔细一想，又没有可怕，不过心里只是不愿意动。"祁玲道："也许是你这几天太劳苦了，身体不爽，连带着心里也不舒适，那更就不必到公司去了。还是我去通知景韩，教他代为留神，你且在家中歇着吧。淑敏听着只猜是祁玲故意讥讽她。不特所谓劳苦两字听着刺耳，而且教她在家呆着，也疑是暗示陪伴白萍。淑敏觉得脸上挂不住，便立起道："我在家里呆着干什么？说去必去。"说完走出去，回到上房中，拿了白萍的帽子，匆匆向外走。祁玲因见淑敏面色不佳，精神恍惚，颇不放心，在院中拦着她

道：“淑妹，这是白萍房门的钥匙，白天景韩交给我，我还忘了给你呢。你拿着，到公司就一直开门奔白萍房里去，不过我还想跟着你。”淑敏道：“不用，你去算什么？教人看见，还当是白萍跟你有不道德行为呢！”祁玲道：“放屁！胡说！我是要跟去保护你，并不要随你同住一房，我自到景韩房中躲着，还不成么？”淑敏道：“我有什么可保护，难道还怕龙珍打我一顿？用不着你，免劳驾吧。”祁玲道：“好！我不管你，我自己去寻景韩成不成？淑敏笑道：“哦！你是想景韩了，要藉这题目去和他凑合，那我怎能拒你？走！一同走好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这老脸厚皮，不怕奚落，随你说什么都好。”说着便回室取了件外衣披上，才和淑敏一同出门，雇着街车，到了公司，叩门进去。淑敏道：“咱们各办各事，你一直上景韩房里，我却要装作白萍，一直进他房去。”祁玲点头，便自入景韩房中。景韩正在闲坐着看书，一见祁玲，愕然道：“你不说不来么，怎又来了，淑敏呢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们一同进门，她到白萍房里去了。我因有些不放心，所以跟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你来了很好，我正寂寞着呢！”说着又低语道：“这几日咱们天天亲热，今天一到晚上，我就浑身不得劲儿。”祁玲道：“呸！不要脸的，你敢再说！”景韩笑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过你对淑敏有什么不放心？我已经派了两个心腹仆人，在白萍住室旁边的小房内伺候着。其实这也是多虑，无论龙珍未必前来，便是来了，也不致和淑敏反脸。便反脸了，最多拌两句嘴，也不致打起来。”祁玲道：“本来是啊，只是我总有些嘀咕，也不知什么原故？方才淑敏还奚落我，说是藉题目寻你来呢！”景韩笑了笑道：“反正你已经来了，活该我今夜不受凄凉。”祁

玲道："放屁！打了半世光棍儿，又在乎今天一夜了。"景韩道："你可看过西厢记，乍孤眠三字的滋味，可不好受呀！"祁玲道："可别妄想，打算我还在这里呆一夜呢？迟一会我就走。"景韩道："你好意思的么？咱们且坐下谈谈。淑敏这主意倒是很好，不过只怕龙珍还象前两夜一样，徒劳无功。"祁玲道："若是龙珍不露头儿却是很好，但盼这两天没事。过些日你可藉题把龙珍辞退，就一天云雾散了。现在淑敏自己在那房里，你该给送过茶水食物去。"景韩便取自己所存的点心和一壶热茶，拿着要出去。祁玲道："你这个壶不成。淑敏有择席的毛病，又加是为等待龙珍而来，她就许一夜睡不着，你还是用暖瓶送热水去好。"景韩道："我的暖瓶前天摔了，还没有卖得，怎么办呢？"祁玲道："白萍房里不是有个大暖瓶？"景韩道："我还忘了。"说着就要喊人去取，祁玲道："你自己辛苦一趟吧，不要教别人看见她。"景韩应道："是！是！"就自到白萍房里，见里面只开一盏小灯。淑敏身着男装，帽子也未脱，就倒在床上，面向里看书。景韩知道她这姿式只是为引诱龙珍前来，便笑说道："白萍兄，还没睡么？"淑敏回头见是景韩，就笑了一笑。景韩自向小几去取暖瓶，淑敏道："你作什么？"景韩道："我用一用。"说完就拿暖瓶走去，向厨房中注满热水，才连点心又送进去。淑敏才知他是为自己预备的，连忙称谢。景韩说了声不客气，便走出来。回到自己房中，见祁玲倒在床上，香躯斜侧，两眼合着，似已熟睡。景韩笑道："咦？好快！你就睡了，别装着玩儿，赶快起来。"祁玲只是不应，景韩心中一转，便不再叫她。只自搬了张软椅，放在床前坐了。和祁玲相对着，拿起一本书，装

作看着，但眼光只是注在祁玲脸上。心想我也不叫你，看你能忍到几时？过了一会，忽见祁玲脸上微有笑容，知道她有些忍不住了，立时便要一笑而起。便道："怎么样？是装着不是，这就笑了。"不料话才说完，祁玲不但没有动作，面上笑容反而敛了。景韩暗想这倒不错，你既能忍着，我就照样坐着，看咱们谁耗得过谁。便只望着她，饱餐秀色，不再作声。那知祁玲起初本想和景韩作耍，以后因景韩并未作意调逗，大有袖手旁观之意，而且又说破他要笑，她不肯使这场小游戏失利，竟把心一沉，不理眼前的景韩，心中另去思索别事。须臾便觉脑子发昏，心内渐定，又加情郎在旁看守着，再感到舒适意味，不知不觉倒真睡着。景韩渐渐看出她真个香梦沉酣，以为她倦乏过度，不忍唤醒。再说此际还不过十二点多钟，她醒来或者要走，不如任她睡上两三点钟，醒来业以夜静更深，自然得天明再走，那样自己便可又享受半夜温柔了。想着便乃低头看书，过了一会，独坐无聊，又出房巡视一过。见淑敏房中尚有灯光，但已经锁上了门。再溜到女宿舍龙珍住室窗外，由帘缝向里一望，龙珍正歪在长椅子上，眼望房顶，口中微讴，看那情形似乎快乐得很。床上的衾褥也已铺好，好象即将入寝，一些不见可疑之处。景韩暗想今天淑敏九成又是白等一夜了，龙珍如此闲适，毫无所为，我们这几人岂不成了庸人自扰么？便又慢慢溜回自己房中，祁玲还是睡得香。景韩便预备一壶热茶，想要唤醒她清谈消夜。想着低头瞧着祁玲，觉得她的风韵比少女还加妩媚，虽然年岁大了一些，却存一种少女所无的仪态。古语说徐娘风味胜雏年，真是不错。看着渐觉情不自禁，就弯下腰儿去吻她的粉颊。祁玲颊上肌肉动了几动，又哼了一声，似要

醒来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外面有人惨叫一声，景韩惊得一抖，但正在神智迷离，并没听清声音发于何处。祁玲也惊了，睁眼见景韩正在身旁，便把他的脖子抱住，道："我作梦么？好似有人在我耳边喊叫。"景韩道："我也听见有人叫来，还象个女子的声音。"祁玲翻身坐起道："真的么？要这样，声音就在近处。莫非龙珍已寻了淑敏去，两人闹起来了？"景韩道："未必，我只听见一声，以后就没有声息。要闹起来，应该接着吵嚷啊！"祁玲道："你不要大意，咱们还是出去看看。"景韩便拿了手电筒，和她一同出去。到白萍屋子窗外看时，见里面已灭了灯。祁玲隔窗叫了声："淑妹！"里面静悄悄的不见答应。景韩又叫了一声。"你别叫了，她本有择席毛病，若闹醒了，便不易再睡。咱们先看看房门关着没有？"说着又走到房门边，推了推竟关得严紧，并且从里面下锁了。景韩道："这样声音定不在这房里，也许我耳音不准，听错了。"祁玲道："我还不放心，咱们爽性再到龙珍那里看看。"景韩便和她进了后院女宿舍，见龙珍房内也是黑暗无灯，在窗外听了听，照样静悄悄地。祁玲低声道："这时有什么法子看见屋里呢？"景韩去推房门，也自关着。走回来问道："你为什么要看她的房里？"祁玲道："我是奇想天开。因为龙珍手里钥匙，她就许偷进白萍房里，在里面锁上门，再和淑敏……"景韩道："你是胡想。她若进到那边房中，淑敏岂有不说话的道理？莫非她进去就把淑敏治死，试想能有这事么？"祁玲道："我也知道绝不会的。不过这时若能看清龙珍仍在她自己房中睡觉，我更放心了。可惜里面没灯，窗户又有帘子挡着。"景韩道："你要试验龙珍在不在，那很容易。你退后些，我用个投石问路

之计。”说着拉祁玲退到院门口，从地下摸了一块砖头，向龙珍窗间掷去。正落在木窗沿上，卒噔一声，立刻听龙珍的声音，似由梦中惊醒，迷糊着喊道：“谁呀…什么…这是……”祁玲忙拉着景韩，蹑着足尖，向外快跑。一面跑，一面笑，却又强忍着不敢出声。直跑回景韩房中，祁玲倒在床上，违喘带笑好半响。景韩道：“你这才叫庸人自扰。人家本来在屋里睡着，偏给吵醒了。其实何必费你个事，早叫醒淑敏问问，不就完了？你舍不得，却忍心去吓龙珍。真是亲者厚，厚者偏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要排揎我，我走。”说着一看桌上的钟，叫道：“呀！快三点了，怎睡了这大工夫？你也不叫我。”景韩道：“我看你困得怪可怜，怎舍得叫你，何况我还贪看美人春睡图呢！”祁玲道：“呸！你快去喊辆车子，送我回家。”景韩道：“车夫都回府安歇了，我没地方喊去。”祁玲笑道：“你这是诚心不教我走，我偏要走，用两只脚也走回去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走啊？！”祁玲也不拿手皮包，也不披外衣，就向外走。景韩猛然抱住她，向床上一丢，随即砰然关了房门，随着电灯也熄灭了。在两人的喁喁细语低低喘笑的声中，就轻轻度过了这旖旎的秋夜。待到天色微明，祁玲在床上听钟鸣六点，忙推开倦睡的景韩，坐起来道：“都六点了，我得快走。迟一会人都起来，就不好出去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忙什么？公司这群懒人，在有工作时候，还得九十点才起，何况现在闲居无事，你就再睡两点钟，包你出去遇不着人。”祁玲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听你的话。你知道一个女人，大清早起头蓬发乱的，从男子房里出来，被人瞧见要说什么？我还是保重为是。”景韩道：“咱们是未婚夫妇，又怕什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未婚夫妇，落个先

奸后娶，才更是一个话柄。再说还有淑敏，她睡过时候，被人瞧见也不大好。我去唤醒她，一同回家。”景韩道：“你这时去叫她，不是明告诉你在我房里，一夜没走，难道不怕冷笑？”祁玲道：“没关系。她和白萍在天津已然发生关系，都向你实报了。我们作为互相抵消，谁也别笑话谁。”说着便著衣下床，对镜整了整容，然后披上外衣。向景韩道：“你先醒一会儿，等我和淑敏走了，再去关上街门。”景韩招她近前，又接了一吻。笑道：“今天夜里可来？”祁玲道：“呸！你别吃完早餐，便想晚饭。我今儿可得安静睡一夜，养养精神。这两天被你缠得天昏地暗，又加连日熬夜，脸上都变得青面虎了。”景韩还要软语相约，祁玲打了他一下，便翩然走出。出了里间，还未到堂屋门口，忽听院外有很轻俏的步履声。祁玲作贼胆虚，忙止步由窗缝向外看。只见龙珍正从后院出来，手里提着个小箱，正向外走。祁玲暗诧这样清早，她出去作什么？未免可疑。想要唤住问她，只苦于自己正在见不得人的时候。心中略一迟疑，龙珍已走出去，隐隐听得街门开启之声。祁玲忙又翻身进了里间，向景韩报告了龙珍出去的情形。又道：“你赶出去问问她，干什么这样早便出去？”景韩这时正在回味方才经过的情趣，脑中尚被情欲充满，便笑道：“问人家作什么？我猜她定也和咱们一样，夜冷衾寒，寂寞得受不住，所以趁清晨回家，寻畏先去了。你不必管这闲事，和我坐一会儿。”祁玲呸了一声，重走出去。这时院中清寂无人，祁玲悄悄溜到白萍房门之外，推了推门还在锁着。她过去轻敲窗棂，低叫淑敏，那知叫了半天，不见答应。祁玲暗自着急，无奈又不敢高声，只可稍用力敲着，里面还是不应。祁玲暗想淑敏素

来睡觉很轻，闻声即醒，今天为何如此沉酣？又敲唤了约一刻钟，仍无功效。祁玲实在没法，便去唤来景韩。景韩帮着唤了两声，听里面毫无反响，也诧异起来，便有音无字的高叫几声，又用力撞得窗户乱响，房中还不见答应。祁玲失声道："怎么了？淑敏可不是这样死睡的人，象你这叫法，便是卖气力的粗汉，也该惊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快看看。"说着将一只脚蹬在窗沿上道："你扶我一下。"景韩道："我上去吧。"随说就攀着窗棂，上了窗台。这房屋本是旧式，窗房下都是玻璃，里面有窗帘挡着，上截却只糊一层纸。景韩上去，将纸撕破一孔，用目向里一张，忽的哎呀一声，竟从上面掉将下来在地上。祁玲忙过来扶着他，也不顾问他跌着没有，只问道："里面怎样？淑敏怎样了？"景韩跌着腰腿奇疼，强忍着说道："我也没瞧清楚，淑敏没在床上，在地下横躺着，脸上黑忽忽不知是什么？"祁玲大惊道："她在地下，怎么在地下？"景韩道："我那里知道，她的头正倒在窗底下黑暗的地方，又瞧不真。"祁玲听了，匆忙就奔房门，却忘了锁着，撞着门忽咙一声。叫道："景韩，快想法进去，这门锁着呢！"景韩爬起赶过来道："这没别的法子，我去寻重东西撞开。"祁玲拉住道："不好，别把公司人都闹起来，还是轻悄些，从窗户进去。"景韩便又跑到窗前。这窗子下半截棂柱甚稀，只嵌着三块大玻璃，景韩望着里面淑敏卧处，敲开了一块玻璃，就探进头去。向里一看，又通身抖战着叫道："呀！可坏了，她脸上是血。人也象是……完了。"祁玲惊骇欲绝，叫道："是怎样？你快进去看看。"景韩忙将全身爬起窗沿，钻进了那大窗孔，直跌到房里。祁玲忙由窗孔向里看，见淑敏果然直挺挺躺在床下，下半截脸和衣服

前襟，都染了黑紫色的血。心知凶多吉少，惊得将要晕倒，但仍强支着叫道："景韩，你快看她是得了什么病？快快。"景韩进窗时，是先跌到一张小几上，将小几带倒才滚到地下。几上许多东西都滚在他身边，他挣了半天，才得立起，到淑敏身旁蹲下。看着只叫哎呀，随又用手将她的四肢和胸部都摸了一遍，忽儿跳起顿足道："她通身都冷了，也挺了，胸口一点热气没有，脸上的血早凝住了，大概死了很大工夫。"说着两腿直弹琵琶，想要走到窗口，已苦寸步难移。祁玲在外面没听他说完，便跌了个倒仰，挣扎着再立起来，向里面道："真的？她死了？不能吧？你快出来，请个医生看看。"说着见景韩不动，又连声相催。景韩好容易奔到窗口探出头儿，又叫苦道："我身上哆嗦得没一点力气，钻不出去。"祁玲张皇着道："你快开房门出来，别耽误了。"景韩才缩进身，奔到外间，见钥匙不在锁孔里，再翻身进来，向床上枕边寻得钥匙，才开了房门走出。向祁玲道："她是什么死的？这真可疑。方才龙珍出去……可是房门并未开……。"祁玲道："你先别研究这个，你敢决定她真死了么？"景韩道："口鼻出血，都已凝了。身上又冷又挺，还不是死？不信你看看去。"祁玲道："我不敢看，可不信她死。她怎么能死？你快去请大夫来。"景韩道："请谁？我向来没害过病，不认识一个大夫。"祁玲用手抚着脑门儿，苦思半晌，才忽然叫道："请式欧去。他是医生，又是淑敏的哥哥，你快跑一趟。见着式欧，不要说得太凶，只拉他快来。我现在浑身软瘫，一步也动不了。你快去！"景韩闻言，忙从院中取过一辆夫役用的自行车，推着就向外跑。祁玲见他走了，自己独立院中，六神无主，好似痴了一样。方

才经他二人那样贼叫，和砸碎玻璃，许多声音，竟没惊醒一个人。这时天已全亮，东方的阳光已在屋脊映着微光，祁玲暗想着淑敏的样儿，恐怕实在已经死了，但是她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便死了呢？看她口鼻出血，好象中毒，可是谁毒她的？难道是自杀么？她一个阔家小姐一切不受痛苦，而且最近才和白萍订婚，前途正是无量，怎会有厌世的心呢？想着忽然忆起夜中自己小睡之际，曾被一声喊叫惊醒。景韩也同时听见，也曾出来查看，淑敏房中无有声息，还当是别处的声音。现在想起来，大约淑敏在那时已然绝气，那一声贼叫，正是她肝肠崩裂痛苦至极的最后一声惨叫。倘然式欧来时，断定她是中毒，我也不承认是自杀，必是被害。害她的人，除了龙珍再无别个，所以龙珍便趁清早逃了，显见是贼人胆虚。等景韩回来，定教他再去报告巡警到畏先家把龙珍抓住。又想到自己和淑敏的交情，经年相处，就如姐妹。这样长久寄居在她家中，真可说相待如一日，而且知心解意处，更教人不胜感激。倘然她真个死了，自己可怎么忍受这凄凉呢？祁玲悲不自胜，不由心中急燥，等不及式欧前来，便要进去实地查看。但走到房门，又觉房里阴气森森，害怕起来。自恨道："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跟她象亲姐妹似的，怎么还怕？"就长起胆子走进去。进到里间见淑敏横陈在地，面上血凝，身躯直挺。不必近前只瞧着那阴惨之气，便可知道没有希望。祁玲在方才胆怯，这时近在眼前，便忘了惧怕，直扑过去跪在她身边，也不顾忌讳将头额去挨淑敏的额，感到冰冷。又摸摸周身，挺得象直棍儿，才断定果然死了。一声没哭出来，便闭过气去，失了知觉，仰身而倒。过了不知多大工夫，方自悠悠醒转，睁眼见自己坐在地下，景韩在

后相扶，连声呼唤。祁玲喘了一下，回头看看，向景韩哭道："淑敏死了……她真死了。"景韩见她醒了，心才稍定，努努嘴儿道："你瞧！那不是式欧先生来了。"祁玲再转回头，才见式欧正跪在淑敏面前，一面诊查，一面哭泣。忙叫道："式欧，怎样？"式欧用手捶头道："早没救了，这是中了烈性的毒，死去足有四点钟。"说着大哭道："妹妹，你死得真惨。可怜……。"祁玲忙爬起道："你且忍着点儿，这不是哭的事，我想她一定被人害了，咱们赶快研究凶手。趁众人尚不知觉，还容易办。若闹成打草惊蛇，，反而坏了。"式欧听了，忙忍住哭道："祁姐，淑敏向来没受过刺激，万不会自杀，我敢决定这是被害。不过妹妹的年岁大了，有她自己的自由，我这作哥哥的，不便参预，所以对她的事很多不知道。你和她最亲近，定然很明白她的最近状况，若对这件惨事有什么觉查，请快告诉我。"祁玲道："我真后悔，昨天不该教她到公司来。若睡在家里，那有这事啊！"说着就把白萍龙珍淑敏三角关系，以及龙珍和柳如眉投到淑敏处，尚互不相知，龙珍为白萍居然嫁了她的姐丈钱艮先，随又夤缘到公司作事。白萍和淑敏到天津旅行之后，景韩发现白萍房间的钥匙遗失，复又寻着，因而生了疑心，到外面访查。发现龙珍仿制钥匙，以为她要进白萍房中偷窃，自己和景韩防了几日徒劳无功。淑敏回来闻知此事，就把白萍留在家里，自来冒充白萍睡了一夜，想不到竟中毒而死。又提到夜间曾听见一声惨叫的情形，都仔细说了。式欧思索着道："祁姐这样说，是疑惑龙珍害了妹妹，不过龙珍现在那里？"祁玲道："在清早没发现淑敏死了以前，她就出门走了。"式欧点头道："这样说，八成是她。

只要证据确实，不怕她跑到天边。只凭她那特别的丑样，容易访拿。现在我先看淑敏怎样中毒？她既没自杀的理由，绝不会自带毒品进来，而且看她的样儿，一定是把毒物吃下去。昨夜景韩先生和祁姐都在这里，可曾知道淑敏吃过什么东西？”景韩道：“她来时已很晚了，只我给送进一盘饼干和蛋糕，不知吃了没有？”说着向床头长几上一望道：“点心还摆在那里，她并没吃啊！”武欧看几上果然有一盘点心摆得整整齐齐，不象动用过的样子。随又看见那点心旁边放着个暖瓶，和一个茶盅，盅中仍有冷水存留。武欧拿过水盅一看，叫道：“这水怎么是混的？”说着又举向窗前光亮处观察半晌，再用唇舔了一下道：“毒就在水里，你们看这盅边干燥处隐隐的有了结晶，并且这味儿是很甜，但是尝后又觉很苦。这水一定是由暖瓶里倒出来，毒就放在暖瓶里。”景韩道：“不能。暖瓶的水是我亲手灌的，给她送到房里，怎会有毒？”武欧不语，就另寻了个极大的碗放在桌上，然后将暖瓶摇荡半晌，才把里面的水倒入大碗内。祁玲在旁看见碗内的水颇为混浊，不禁愕然道：“奇怪，这水怎一点不清？昨夜景韩分明是到厨房新灌的。”又问道：“昨夜你取水的时候，曾涮过这暖瓶没有?”景韩道：“我因为暖瓶盖得严紧，原来又没存剩水，以为很干净无须涮洗，就马虎着灌水进去了。”祁玲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暖瓶多日不用，里面有了尘土？”武欧摇头道：“这混浊绝不是泥土，我看多半是白糖。”说时无意中向地下一看，见书架脚旁还有一个较小的暖瓶，便低头拿起道：“这房里怎有两个？”景韩道：“这个是白萍旧时用的。因为白萍病的时候，淑敏前来看护，嫌这个太小，就另买了一个，把这个丢起来不用。前两

天我还想拿去使呢！”式欧听着想了想，忽地把小暖瓶摇了两下，只听里面微有沙沙之声，便拔开塞子，反转来将瓶口向案上着力一顿，只见从里面倒出一些白色粉末。他用手拨着观察许久，一拍案角道：“全明白了，这是质料极纯毒性最大的海龙因和质地极细的西洋砂糖。下毒的人心思很巧，她知道暖瓶是常用的，所以放在里面。又恐怕淑敏因味道太苦，所以加上白糖，蒙混人的味觉。又因为房中放着两个暖瓶，不知道那个是常用的，所以都放入了。一定是这样！”景韩听着，急得自打嘴巴道：“我真该死！昨夜用暖瓶灌水的时候，怎不看看？这简直是我害了她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且不必埋怨自己，谁能料得到有这意外的事出来。若说害她，简直更是我。昨天她来公司，我一个人知道，我怎就不拦阻。再说到了这里，我又教景韩给她送点心和水，早知这样，还不如教她饥渴一夜。”式欧滴泪道：“到这时都别说了，你二位不是神仙，怎能未卜先知，也是妹妹命该如此。只有一样事不明白，咱们假定下毒的是龙珍，可是淑敏昨天才回来，事前又没泄露过到公司过夜的话，龙珍怎会预先知道？而且什么时候进来下的毒呢？”祁玲听着道：“我敢保淑敏到公司来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的行动，龙珍万万不会晓得……”说着忽跳脚儿叫道：“呦！对了对了，我才明白，淑敏死的冤枉，下毒本不为害她，她却赶来作替死鬼了。”景韩恍然大悟道：“我也明白了，龙珍前些日的鬼祟作为，就为是偷进白萍房中来下毒药。大概她早已安就害白萍的心了，可是她何致下这狠手呢？”祁玲道：“你且不必研究这个。我又不明白，自从咱们发现龙珍假造钥匙以后，天天夜里都在防守，她什么时候能进来？”景韩道：“啊！咱

们一直经心，除了那一夜没……”祁玲听着便知他说的是住旅馆的一夜，怕露出秘密来不好意思，忙接道：“就是头一夜，咱们在铜器铺访知龙珍所定造的钥匙，须次日才能制得，认为她当夜绝不能有动作，就没防备。这也不成问题，她没钥匙当然不能进来。到她有了钥匙，咱们又没一夜不防了。难道她白天能……”景韩道：“你也别研究这个了。现在既然发现淑敏确是被害，龙珍又最有嫌疑，应该怎样办法，赶快定夺。你看第一要报官捉拿龙珍，别教她跑了。”式欧道：“报官反得耽误时候，祁姐你随我先到龙珍家去一趟，捉住她再一同归官。”祁玲点头道：“我随你去。不过淑敏的尸身，就放在这里么？”式欧道：“这尸身不能移动的。因为捉着龙珍，一定要打官司。便是捉不着，也得请官府访拿她。现在为了报仇，顾不得暴露淑敏尸身了。”祁玲心知报官之后，大家都脱不了麻烦，但事已至此，无法避免。便道：“那么咱就快去吧！”式欧便托景韩看守尸身，不要放人进来，不要移动房中物件。就同祁玲出了公司，雇着洋车，直奔畏先家而去。到了地方，祁玲下车叩门，半晌才听畏先太太在里面问：“谁？”祁玲道：“姓祁，寻你有点事儿，快开门！”里面已听出祁玲口音，便开了门。祁玲见畏先太太衣衫不整，象是方才睡醒的样子，忙问道：“龙珍在家么？”畏先太太道：“没有，她两三天没回家了。”祁玲装作笑道：“不能。她明明告诉我说是回家，怎会没有？一定跟我玩笑，故意藏起来，我得进去搜搜。”说着就向里走。畏先太太道：“她真不在家，你这大清早寻她干什么？”祁玲顺口道：“她昨天跟我和这位张先生约定，今日起早儿去西山游玩，说好她在家里等着。我们都来了，她躲着可不

成。”说着进到房中，四处一看，果然没龙珍的踪迹。连床下门后都搜了，仍是没有，再出房把对面的空屋也仔细查看一遍。祁玲暗想这定是龙珍畏罪潜逃了，她作了那样大祸，当然不敢回家，要捉她恐怕费事。但又想起畏先何以不见，便问畏先太太。畏先太太道："他也两日不在家了，不是在公司睡么？你怎不知道？"祁玲一想，畏先原久在公司寄宿，自这次立了家庭，才回来住了几日。现在或又回公司上宿，也未可知，不过自己没注意他的行止罢了。这时在此处耽误无益，便辞了畏先太太，和式欧出门。走着说道："这样看龙珍是跑了，我们只可先办淑敏的善后。"式欧道："我们第一要报官，她是被害身死，隐瞒要犯法的。再说我们还希望官府捉拿凶手。"祁玲道："这是自然，不过白萍现在还睡在你家，应该先告诉他不呢？"式欧道："当然告诉。"祁玲叹道："这要教他伤心死了，无奈也没法瞒他，咱们先到你家吧！"式欧应着，转个湾儿，便到张宅门首。叩门进去，祁玲道："你不要惊动式莲，若被她知道，定要跟去看，就得随着打麻烦。"式欧道："你告诉白萍，他定要哭号，还不被式莲她们听见？"祁玲道："我不在这里说，你见着他也别动声色，等到公司再细讲不迟。"当时二人进了内院，到淑敏房中，见白萍在床上睡意正酣，祁玲不禁涌下痛泪，忙先拭净了，推醒了他。白萍朦胧开眼，一见祁玲翻身坐起，祁玲道："你快起来，公司里有事等着你去。"白萍怔怔的问道："什么事？"祁玲道："你去了自会明白，现在不告诉你。"白萍原只和衣而卧，起身下床，穿上外衣道："淑敏呢？"祁玲听他问出这两字，就好似心中刺了两刀，强忍着说道："在公司等你呢！"萍白便向外

走着，祁玲式欧随后。三人出了大门，白萍回顾道：“祁姐你告诉我是……”说着见祁玲低头至胸，泪湿胸前。大惊道：“祁姐为什么哭?”祁玲见他突然回顾，掩饰泪痕已来不及，又知道这已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济事，便直说道：“你别问了，到公司就知道。”白萍惊愕之下，又见式欧面容惨厉，以手抚目。更惊道：“莫非她……出了什么……”祁玲见路边有洋车，就叫过来，不容白萍说话，便推他上车，随后祁玲和式欧也坐上去，飞奔到公司。下车推门，听里面仍是静悄悄的，知道尚未被众人发觉，再看看手表，还只八点多钟。祁玲便拉住白萍说道：“我告诉你吧，淑敏死了。”白萍惊极欲倒，空张口说不出话。祁玲拉住他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不必悲痛，进去看看，快想法替他报仇要紧。”说着就扶他进到院中，见白萍住室已开了门，景韩正在院中踱着。祁玲也不顾说话，和白萍推门走入。白萍一见淑敏尸身，立刻伏身抱住痛哭起来。式欧等本已忍悲许久，这时也随着放声大恸。这一举哀，立时把全公司人俱皆惊醒，全跑来瞧看。祁玲忙先劝住式欧道：“你快去到本区报告一下，就领区里人来验看。”式欧闻言，便跑出去。这里祁玲又劝住白萍，对他述说淑敏身死的经过。公司中人在旁听着，全都嗟叹不已。这时畏先出现了，听得龙珍是淑敏的嫌疑犯，吓得战栗失措。景韩问他住在何处，畏先道：“我就在公司里住，三四天没回家。不见龙珍也有两天了，谁想到她会作出这等事来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和她怎会两天不见面？”畏先道：“我不便到女宿舍去，她又不上我的房里来，怎会遇得着？”说着式欧已然回来，身后随着一位署员，二位巡长，四个警士。进门先问明和本案死者有关系的人，全令站在一边看，

住，把没关系人赶出房外。但是这时无论是谁，也不能出大门。因为门外已另有警士守着，不准出入。然后由两个警士验了淑敏尸身，才由署员挨个儿讯问。式欧祁玲白萍景韩都把实在情形说完，署员听得龙珍是嫌疑凶手，因为畏先是龙珍丈夫，就唤过问了半晌，并且记明龙珍年纪相貌，随也把畏先看守起来。署员因为案情复杂，所以关系人一个不放，留两个警士在公司看守。随即带一干人回转本区，再经过正式讯问手续，然后备了公文，转送警察厅。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北京，便有报馆访员到了公司采访，从公司人口里探得半确不实的案情，在当天晚报上便登出来。有些手眼灵通的记者，设法看到区里的供词，组织成详细记载，次日报上才算宣布了真相。局外人看报揣测，虽然都认为龙珍嫌疑最大。但淑敏中毒的暖瓶，是景韩亲手送去，并且祁玲一直伴守未离，这两人也似大有嫌疑了。不特外间如何议论，便是警察厅司法课内的首次审讯，也颇在他二人身上着眼。幸而祁玲毫不掩饰她和景韩的秘密关系，直诉出彻首彻尾的实在情形，并且把白萍的多角恋爱都说出来。法官因几人口供相符，哭主式欧又竭力替祁玲等开脱，认定淑敏是龙珍所害，厅里才下令缉拿龙珍。一面开释了式欧，令他候传，并领尸掩埋。一面把祁玲白萍景韩畏先四人转法院拘押起来。这情形似乎告一段落，但他四人却无辜陷于缧绁，必待拿到龙珍，方能发落了。这时淑敏被害的消息，已由各地报纸转载而传遍全国。因为淑敏虽然是尚没有作品发表的电影演员，但以前曾不断有照片在报纸上刊登，题为红杏出墙新片的女主角。虽然片子尚未出世，但以淑敏的绮年玉貌，已令社会上人很多注意。死后又一转登她的照片，见着的人都因爱怜她

的容貌，深加悼惜，就更传说起来。再说法院方面，为待缉拿龙珍和侦查研究案情，就把案中人又看管数日。只式欧一人在外，虽然竭力托人保释他们，无奈尚未得批准。就在这几日的沉滞期间，外间的宣传更盛，批评也多。不特把嫌疑多加在祁玲景韩身上，并且许多人怀疑到白萍。认为这案子十分隐秘，虽然祁玲景韩咬定毒品是龙珍所下，但总是一面之词，在龙珍未到案以前，不能确定。实际毒物藏在白萍房内，或者便是他的预谋也未可知。再说白萍的多角恋爱，也被社会上攻击甚厉。

现在且不提外面的事，只说龙珍。她在淑敏去世的早晨，由公司悄悄走了出去，并没回家，就一直奔了车站。赶最早一班火车，奔到天津。在东站下车，走过万国桥，在法租界一家小旅馆住下。她虽然在白萍房内下了毒药，但还不知发生什么情形，就注意北平的报纸。次日午后，便买到一份北平小报，把淑敏被害的事记载得十分清楚，并且指出杀人犯便是她。龙珍看了悲悼欲死，原来龙珍下这毒手，动机全起于祁玲身上。因为她自与白萍分离，自知不配作白萍的配偶，虽然心里还有些惓恋难忘，但能强制着不作妄想。已拚着甘守寂寞，不与人争，任白萍与芷华复合也好，与淑敏结婚也好。若任其自然，本可相安无事。只怨祁玲过于关心淑敏，只怕龙珍对白萍死灰复燃，竟使出种种手段，用不合理的办法怂恿龙珍嫁畏先，替淑敏扫除后患。其中许多过于操切的行为，都使龙珍十分难堪，龙珍久已不忿。自想我和白萍也会有一度关系，并且曾经订婚，若论起道理和法律，应该作白萍正妻，绝无疑义。以前对于芷华的逊让，完全出于自动，若较真儿，芷华是被出的弃妇，也没法和我争位的。如

今芷华去了，淑敏和白萍要好，我也并未嫉妒，倒愿她俩恋爱成功。只是祁玲在中间左遮右拦，竭力毁坏堵塞自己和白萍中间的道路，竟然异想天开的逼我下嫁畏先。并且言语中常常露出白萍是淑敏禁脔，绝不许他人染指。自己本来是让了的，但经祁玲这一拨弄，反而有些不能甘心了。龙珍气恼之下，便觉妒恨之心不能自遏，于是想出个狠毒主意要害死白萍，落个大家一样粉碎虚空。她这念头绝不是由于嫉妒淑敏，而实为报复祁玲。以为这样便可使祁玲一切苦心努力，完全作废。自己便偿了命，也算出一口恶气。她怀着满腔怨毒等待时机，趁白萍和淑敏出门，便磨着畏先，转求景韩，在公司里得了位置，移居进去。夜里去偷了白萍门上的钥匙，画了两张图样，然后将钥匙仍还到在院中晒着的景韩裤袋内，她就出门到街上铜铺仿造钥匙。却怕万一造不合式，便把两张图样分交两家铜铺制造，一家应许当日便成，一家却许在次日。祁玲和景韩出去查访，只访着次日制成的一家，他二人以为龙珍当晚不会动作，才放心大胆的去住旅馆。其实龙珍当日便取得定制的钥匙，带在身上。又向街上的洋车夫讯问，何处有售卖海龙因的店铺。当地毒品盛行，售毒者到处都有，恰巧龙珍所问的车夫，那也是毒界一分子。把龙珍当作同道，又贪图几文犒赏，就把她拉到东城一家韩人开的白面铺。龙珍买了十多块钱的海龙因，另外赏了车夫一元。她在回途上，想到海龙因味苦，容易使人觉察，便又购了些细白砂糖，另外又买了只极小的手电筒，才回了公司，不动声色。等到晚上，她屡次向前院窥探，表现景韩未曾回来，暗喜天赐其便。论起女子的嫉妒和负气，真是极玄妙的事。任是如何懦弱的女人，遇到这两种关头，就能立刻

变成悍戾。由嫉妒可以把极爱变成极恨，由负气可以杀人或者自杀。龙珍对白萍本来极爱，但因为由对祁玲的负气，引来对淑敏的嫉妒，于是大变初心，动用阴谋，把白萍置之死地。虽然明知白萍无辜，这一举过于残忍，但她自受祁玲刺激，心头便如中了疠气，不惜倒行逆施了。当时她候到深夜，听前后院中人们都入睡乡，便用钥匙开了白萍的房门，偷偷进去。用电筒微光照着，寻着三个盛饮料的器具，一个茶壶两个暖瓶。那壶中尚有残茶，暖瓶中也各有余沥，她把茶壶洗净，暖瓶倒干，她所最注意的是茶壶，知道白萍很喜饮茶，回来便要用的，先替他洗净，以后用的时节，仆人见里面洁净便不会再洗了。收拾了以后，才取海龙因和白糖一样，用一成毒药五成白糖的分量，搀和好了。将少半倒入茶壶的嘴儿内，因为这觉外观不见痕迹，到斟茶的时候，水从壶嘴流入碗里，便可将毒药带出，否则也可被壶中热水融化了。至于那两个暖瓶，因为口儿很小，又原来堵塞着，既不容易看到底面，用的时候也不用涮洗。她便把剩下的毒品分纳入两瓶之中，又轻轻摇了几摇，借里面的潮湿，把药末黏住。他预料白萍回来，用这暖瓶注水之先，必将瓶子翻转向下，看还有余存没有。及至发现是干燥的，自然径行注水进去，万不会露出破绽。龙珍心细手快，须臾便全行弄妥。然后将壶瓶安放原处，回到自己的房中安歇。次日她出门之时，顺手将钥匙丢入街旁地沟之内，以灭形迹。从此之后，她便成了没事人儿，出来进去，神色自若。绝不向白萍住室挨近一步，瞧望一眼，只等着白萍回来收功。可怜祁玲景韩两人，只为多贪一夜欢娱，竟给龙珍造了机会。次日再起始防备，已然把祸事关在房内了。及至白萍回来，白萍先到公司走了

一转，龙珍已然知晓。幸而白萍匆匆又回到淑敏家，未曾动用这茶壶暖瓶。但是龙珍知道白萍总要回公司来住，无论如何是逃不过今夜的了。她想起白萍昔日恩情，也觉不忍，几次要设法挽回这悲惨的局面，但转念到淑敏日后的得意，祁玲目前的偏袒，便又咬紧牙关，决意听其自然。她便想早些躲开，免得惨剧发现，遭受嫌疑。及至到了夜间，她又偷出前院窥探见白萍房中灯火光亮，知道他已回来，便也回房安寝。但是一夜中辗转反侧，又加深夜被景韩惊了一下，她心想白萍这时或已死了，莫非冤魂前来索命，就吓了一身冷汗，战栗不已。好容易熬到天色将明，她简直觉心慌意乱，不能自持。自思白萍在房，没有不饮水的道理，饮水就必死无疑。等早晨被人发现，一定惊动官府，要把全公司人审问一遍。自己虽作得手段妙，在表面上没有破绽，但苦于心内惊慌，不能自持。倘或在被讯问的时候，镇定不住自己的心，必要露出可疑的形色，那就糟了。于是嘀咕了半晌，越想越怕，不敢再呆下去，就把随身衣物，裹了个小包，带着悄悄溜出。满打算没人看见，却不料祁玲藏在景韩房里，正瞧看着。她出了公司，本想回家，继而想到回家和在公司是一样的危险，才改计要先住到旅馆，听听风声如何，再作道理。但是一样潜逃，与其仍在北平，还不如上天津去较为稳妥。她到天津住了旅馆以后，每日注意北平的报纸，才知道那夜白萍未在公司居住，反倒害了淑敏，不禁大为失望。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变态，本来白萍是她的旧情人，而淑敏仅是朋友，而且有夺夫之恨，如今听她死了，本该顺意，但龙珍不知怎的，反倒懊悔起来。自觉淑敏之和白萍交好，原是出于自然，并非故意夺自己所爱。自己本来并不恨她，只为祁

玲过于偏袒，才使自己负气出此一举。而实际的目的，还是要祁玲失败。如今意外的害死淑敏，自己对她并无仇恨，而且有东道之谊，弄到这样结果，良心上怎下得去？接着又瞧见报载，官府已指明自己是重要嫌疑犯，又把白萍景韩祁玲提先押入狱中，知道这一举连累了许多人，更不自安。又过了一日，北平报纸有位记者作了篇狱中访问记，把白萍的自述，全刊布出来。上面的言词很长，白萍居然赤裸裸地，把以前种种经过都宣布了。除了最初只说和发妻因意见不合离异，暗地保护了芷华的名誉。以后怎样遇见龙珍，怎样结识淑敏，直到现在的种种，都直说了。并且说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话，深恨自己被命运播弄，他对于一切人都没有怨恨，只感惭愧。所以很愿意法院教他替代龙珍的罪，判个死刑，也很甘心。因为他现在受的刺激太重，淑敏死后，更觉没有生趣。将来便是嫌疑解释，宣告无罪，也非自杀不可，这世界上已没有可留恋的了。龙珍看了，更是难过，后悔自己的事作得太卤莽了。只为一时愤恨，下了毒手，那知结果如此悲惨。如今淑敏死了，白萍要相从地下，这不啻在我良心上深刺一下。因为人家两个，表示生死不渝，精神仍是胜利，我的毒计倒使他们表现了真情。倘若那日真把白萍毒死，淑敏也许会跟了他去，那对我更是大打击了。龙珍从此咄咄书空，精神昏乱，成天睡在床上发痴。夜间一闭眼，便见淑敏立在面前，却仍是满面的笑容。龙珍一夜数惊，患起了失眠症。又过了一日，报上登出北平官府已然正式开具自己年貌，通令缉拿。龙珍大惊之下，感到自己处境危险。因为自己的相貌，最易辩认。而且北平天津相距咫尺，消息灵通，一定有人注意这事。自己便不被官人所得，也容易被不相干

的人表现，看来这地方不能住了，只可远走高飞，到他乡去避祸图生。当下检点行囊，还有二百余元。因为她从生心害白萍之时，便从她姐姐手里讨出一半积蓄，带在身边，预备逃避之用，此际恰能用着。又思索逃到那里去好，自然南方较有出路，却恐言语不通，诸事扞格。她脑中知道关外沈阳很是繁华，心想到那里总可以寻个职业谋生，至不济投个人家作老妈子，也可维持一时，就决意奔关外去。先打听了开车钟点，当日的早车已开，只夜间十一点还有一趟。龙珍不敢耽搁，早走早得安心，便在白天算清店帐，出了旅馆，在外面闲走。挨到黄昏，寻小馆子吃过饭，又到市场里溜了两点钟。天到十点半，她奔到车站。再一打听，真想不到火车恰于昨日改了钟点，东行的晚车，已在十点开了。龙珍很为懊悔，只得出了车站另寻一家旅馆住下。挨过一夜，次晨她七点多便起，出旅馆到车站等车。不想去得又晚了，最早的一班东行车，在七点已开，只得等九点的一班，她便买了张三等票，立在月台上等候。因为她没有经验，想不到车站上是官人侦察的要地，所以没有惊恐，很坦然的又溜上天桥闲踱。待到八点四十分，从北平来的东行车还没影儿，但由关外开来的西行车，却将打点进站。龙珍讯问路警，才知西行车得开到总站，和由北平来的车错车，东行车才能开过来，还得等二十分钟，龙珍只得耐心等着，须臾东边来的车已蜿蜒进站，停在第三月台。许多旅客潮水般拥上天桥，龙珍倚身桥栏，正向他们闲望着。忽见一人远远走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几乎转身要跑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　美人心肯死察旧事故侣生情　疑狱镜终明抉新罅冤禽易地

话说龙珍在车站天桥上，见稀疏的人队中有个长身玉立的少妇，身穿着件很朴素灰色呢子大衣，手提皮包，正低头弯腰的向桥上走。到桥上平坦处，猛一直腰，扬起脸儿，龙珍无意中看到她的面目，不由失声叫道："姨……"这一字才叫出口，立刻悟到自己处在现在的境地，不应当被她看见，而想转身迴避。不料那少妇闻声瞥见龙珍，也呀的叫出来，赶过她面前，龙珍知道躲不开，只得再转回脸儿，却心跳得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才颤声道："芷华姐，你……你这从那儿来？"芷华看着龙珍叹道："一言难尽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"龙珍张口结舌的道："我没事……"芷华道："那么你随我走，咱们上旅馆谈谈。"龙珍因车票已买，急于脱祸，怎肯随她去。忙拿出车票道："我是到车站送人，票子已替买了，还等那朋友来，现在不能陪你。你下车住在那儿？少时我找你去。"芷华望着她把眼珠转了转，笑道："妹妹你不必骗我，你绝不是送人，简直送你自己。"龙珍还强辩实是送人，并且赌咒发誓的说少时定去访她。芷华道："你若真是送人，我可以在这里等着你，好在东行车十分钟便到，你送完了朋友咱们再一同去。"龙珍知道芷华不肯

放开自己，只得说道：“姐姐你真……咱们走吧，我也不送人了。”芷华见她服从，便不再说话，挽着她的臂儿一同走下天桥。出到站外，龙珍道：“咱们上那里去呢？”芷华道：“你同我走吧。”说着就喊来一部野鸡汽车坐了上去，吩咐开到明星饭店。车中两人都默默无言，到地方下车，付了车资，便进饭店开了个房间，芷华把照例手续办了，等茶房出去，便闭上房门，向龙珍道：“妹妹，咱们经年不见，想不到你竟会变成这样老辣，作出惊人的事来。”龙珍如闻晴天霹雳，愕然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说我作了什么？”芷华冷笑道：“你还反问我么？这件事恐怕通国皆知了，难道我还没有点儿耳风。”说着就从行箧里取出一卷报纸，递给龙珍。龙珍接过一看，只见都是沈阳的报纸，上面把北平报上所登淑敏被害的种种消息，都转载过去，一段不剩，连白萍狱中对记者的自述，都首尾完全，看着不由万分惊恐，强定住心问道：“姐姐，给我这个看是什么意思？”芷华道：“我现在还没决定有什么意思，因为我在……现在把我的事先告诉你吧。你既曾住在淑敏家里，总该知道我的事。我本来已经到公司去看护白萍的病了，但是那位祁玲女士对我说了许多道理，劝我离开白萍，随仲膺走，她的话都不足打动我的心，只有一句，说白萍和淑敏已然到了热恋的程度，我便想自己是失了贞操的妇人，不该和人家纯洁的少女争爱，而且白萍事业正在发展，也应该有个淑敏那样的贤妻作内助，于是我就甘心退让，随仲膺走了。我又因为仲膺年来受我的影响，把有用之身将要变成颓废，所以鼓励他作一番事业。仲膺应许我的请求，想起他有位旧同学在沈阳作督署的军医处长，就带我投奔了去。到沈阳居然很劳那旧同学关照，在军医界得

了个很好的位置，安心伴着他直到现在。前天看报，见淑敏被害死了，已然吃惊，接着又见报纸上几日连续登载，才晓得是你办的事，而且是你要害白萍，误杀淑敏，我真作梦也想不到你作出这样的事来，又寻思不出是什么原因，又急又闷。直到前天，我瞧白萍的自述，知道他的性命是极危险，久困狱中，已足致命，何况出了狱他还许自杀。我感觉自己也是局中人，对这件事应该有所补救，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恰巧前天仲膺要用一件应用东西，我想起天津宅里有，便藉词回关里来。好在仲膺每日工作极忙，平常就不大看报，我在这几日又把报纸隐藏着不教他看见，所以他对北平发生的事毫无所知，还只当我是特为他取东西来呢。我所以在天津下车，就为把那件东西先给他寄去，然后奔北平探望白萍，并且想个善后的法子。现在我的事说完了，你可以把你的近况告诉我了。”龙珍道：“姐姐你既然看见报纸，想必把我的近况知道得很清楚，不过报上所登只是我的行为，却不能表出我的苦衷。姐姐，你该明白，咱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。你呢，前事不提，只说最近，本已和白萍团聚了，却为祁玲几句话，又害得你们生生离散。我呢，当初和白萍也有过一度关系，但是以后我自知不配作他的伴侣，久已甘心退让。那知这次到了淑敏家里，淑敏到是很好的人，并没有丝毫令人难堪之处，只有祁玲在中间竭力作弄，她好似把白萍当作淑敏的禁脔，代为防卫得十分严密，这还不算，她还怕我万一对淑敏有碍，居然异想天开的用尽千方百计逼我嫁给我的姐丈，外面是继承我姐姐的位置，但是我姐姐仍然存在，实际是姐妹同事一个丈夫，这简直把我挖苦透了，我当时气得几乎发昏。及至明白了祁玲的意思，便横了心肠要和她争

斗，就先允许嫁给畏先，随后才决计走那两败俱伤的道儿，拚着害死白萍，我再一死相从地下。教淑敏落空，还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想要祁玲将来明白我的挺而走险完全出于她的逼迫，淑敏的终身痛苦也完全是她的赐与，直到死也要受良心责备。”芷华听到这里，便插口道：“你只为和祁玲负气，就要谋害白萍，这也未免太过了吧？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，我自已也明白这事作得太残忍，太无情，太不象人类，可是当时在气头上儿，简直没法抑制。可是我事先也曾和命运赌博了一下，在我和畏先结婚的第三日，白萍在淑敏家吃饭，我和畏先闯进去，对白萍报告了我嫁畏先的事实，这样本已近于玩笑，倘然祁玲看出可疑，就应该防备我了，然而她正在志得意满，以为我这一举更足使淑敏地位稳固，并没介意。我当夜又将祁玲请出，给她一封信，假说不能忘情白萍，这次嫁畏先是别有难言之隐，求祁玲保存着我这封信，等到淑敏死后或是白萍将死之时，再行发表。祁玲接过那信，允许照我的话办。其实我信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信封上虽是写着要白萍亲启，但信内却是直接写给祁玲，说明我负气的原因，和预备害白萍的计划，这就是对天卜卦。倘然祁玲不守信用，偷开信封瞧看，我的阴谋就算一败涂地，倘或她守信用不看，那就算白萍命该如此了。但是祁玲在这事上倒对得起我，只看我投入公司作事，她并没阻拦，就知道她没偷瞧信里的内容。及至我把一切手续都弄好了，她也毫无知觉。不过这里有两件阴错阳差的事情，一件是我原意要害白萍，却想不到害了淑敏。第二件我下毒原注重茶壶，不料倒是暖瓶收了功，而且看报上的记载，好象他们还不曾知道茶壶中也有毒物。倘有人用那壶喝水，可就糟了。现在我的情

形都已说完，姐姐方才在车站那样严厉的拦阻我，又把我带到这里来盘问，定有你的意思，是想把我怎样呢。”芷华道：“现在我是局外人，莫说你害死了淑敏，便是杀了白萍，我也没有处治你的理由。”龙珍道：“是啊，姐姐本来和我处在同病相怜的境地……”芷华接口道：“话不是这样说，你莫当我赞成你的行为。妹妹，论起你的心可真太狠了。白萍虽然因为种种念头，没有和你同居长久，但是自始至终他却很少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又何必为和他人负气的原故毁害他的生命？倘真是把他害死，你便是得以安然无事，良心上能自安么？如今阴错阳差，算是淑敏替白萍死了，然而淑敏并不是你的情敌，因为她并没从你手里把白萍夺过，倒是她先和白萍有了相当友谊，你才投到她家里去的。淑敏的为人我很知道，待朋友极热肠，你竟忍心把个忠厚的东道主人害死了。”龙珍听着愧恨非常，半晌才道：“这事我也知道作得太狠了，但是姐姐你是没瞧见祁玲拨弄我的情形多么可恨。”芷华道：“那你就该直接对付祁玲啊！”龙珍强辩道：“我想淑敏或者与祁玲同谋，教祁玲出面拨弄我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你是昧心的话，淑敏那人和我是一样的性情，宁可牺牲自己幸福，也不会用阴谋争夺爱人。妹妹，这件事据我的揣测，大约你口里说不爱白萍，但心中总不能忘情于他，又加祁玲作事过于操切，教你受的刺激太深，所以作出这倒行逆施的事来的。再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，你总以为别的女子象貌美丽，很容易得到爱情和幸福，你却只有白萍这一条希望，眼见他被淑敏得去，在自己绝望中，不觉竟生出毁害他人的念头，这是心理上的变态，我很能原谅你，但在法律上就难说了。”龙珍被她这几句话刺入心坎，不由

呜呜的哭起来。芷华又道："你想想吧，这件事办得多么拖泥带水，淑敏是枉死了，白萍、景韩、祁玲、畏先都禁在狱里，嫌疑很难洗刷，这到什么日子是个了结？"龙珍怔了半晌道："不瞒你说，我方才在车站，实在要趁车东去，到关外躲避。若不遇见你，我现在已走出百十里路了。当初我本因为绝望才作出此事，已把死生付诸度外，但到作出来之后我又胆怯了，才起意逃跑。如今听了姐姐的话我又觉悟了，象我这样的人，无论走到那里，活到多久，也要在痛苦中挣扎，再莫想到人生乐趣，还不如及早自首，替淑敏抵命，既安了自己的良心，也免得多少人受累。"芷华听了，暗惬心意，她原想劝说珍龙令其自首，好救出白萍，徐图善后，便道："妹妹，你真要这样作么？"珍龙道："回头咱们吃过午饭，就趁午后四点的火车回北平去，姐姐你在后面跟着，看我进了公安局再走。"芷华听她说出这话，便不再向下逼迫，只淡淡的道："这件事本不是我该参预的，但只有一句话，是行吾心之所安，你以为该作的便作，不该作的便不必作，我何必跟你上北平，瞧着进公安局呢？"龙珍点头不语，芷华痴思半晌，才道："妹妹，你这儿等我，我出去一趟，取东西给仲膺寄去，省得他等得着急。待明日咱们再上北平。"龙珍应着。芷华立起穿了衣服，本想要叮嘱她不要自己偷走，但话到口边便又咽住，转身出去。龙珍这时倒拚出去了，想到活着也没生趣，还不如自首抵命了此残局，当下心里倒安静了。芷华走后便倒在床上歇息，过一会竟自睡着。午后四点芷华才回来，手里带回个纸包儿放在桌上，脱了外衣，回头见龙珍在床上酣睡，不由望着她暗自叹息，便按铃唤茶房泡茶，又买了筒纸烟，便坐在沙发上吸烟饮水，

悄然静思。暗想龙珍也真可怜，生下一副丑貌，又自小便在不良环境中度日。不想遇见白萍，只几日的相处竟变成个通达明理的人，但是一面也造成冤孽，如今事势已经变幻，她受尽颠连磨折，结果逼成奇祸，推原溯委，也着实不能怪她，无奈到了这般境地，白萍等困在狱中，若非由她作解铃人，怎能了结。想着忽然脑中一动，影影绰绰的忆起一事，好似自己到公司中看护白萍的时候，白萍对自己说过，曾在北京旅店遇见龙珍，龙珍假说她业已嫁人，又说她曾见自己凄恋白萍的情形，所以白萍感动，即日回京去看自己，结果虽因遇见仲膺发生波折，但是龙珍对自己的心总算仁至义尽。看那时，龙珍一点争夺嫉妒的意思也没有，现在却因何把人变了，作出这凶事呢？大约祁玲给她的刺激太深的话是不错的，只是她当日对我既有那样好心，如今她作了祸事，本想潜逃，自己却拦住教她投入死路，这未免太负心了。再说这种孽事完全是自己造成，当日若非自己意志不坚，弄成三角恋爱的局面，白萍何致离家，又何致遇见龙珍，遇见淑敏，落到这般惨恶结果。事到如今，自己既算与仲膺同组家庭，却又不能忘情于白萍的患难，千里迢迢的前来，现在算是事情恰巧，遇见龙珍，把她留住，有了救白萍的把握，但是白萍出狱以后，一定心碎神伤，未必不自投绝路，那时若不管他，就是救他等于枉费，若是救他，除了我还能给以精神安慰挽救他的残生，但是我已经正式作了边仲膺夫人，难道还能寡廉鲜耻的再反复一次么？想着发怔许久，又望着龙珍半天，立起来回踱着，忽然切齿道："我自己造的罪孽，还是自己承受了吧，以后无论怎样办法，我的良心也不易安了，不如趁这个好机会寻归宿吧。"想着又连连点头，说了好几次"就是这

个主意。”当时就唤茶房去买浆糊和包皮纸，将那带来的纸包封裹严紧，才叫醒龙珍。龙珍下床道：“姐姐回来了，怎这么晚？”芷华道：“别提了，我取了这件东西，本待立刻寄到沈阳，那知到了邮局竟说不能寄了，交涉半天还是不成。仲膺那边要得又紧，真是教人着急，我在这里还有许多事要办，那能回去？”龙珍看了看桌上的包裹道：“这包裹也许太重了。”芷华含糊应道：“是的，这可把我急煞了，说句实话，我千里迢迢只为来见白萍一面，还要给他善后，绝不能匆匆东返，这临时又没人可托……”龙珍接口道：“可惜在这时候，我急于回北平自首投案，否则倒可以替你送一趟。”芷华想了想道：“妹妹，我有个无理的请求，和你商量，因为我太急于见白萍，真不愿回去，而且回去了便没有理由再出来，只可求你替我走一趟，到沈阳把这东西交给仲膺。好在来往只须三四天，我先到北平把情形告诉白萍，教他安心等候。妹妹你肯替我辛苦一回么？”龙珍道：“我去一趟倒没什么，不过要害白萍他们多受苦几日。再说还怕姐姐不放我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你倒是多想，我为什么不放心，你要走，在我方出门时早就走了，何况你便是一去不来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。”龙珍一笑道：“好吧，那么就请你写封信，我带着去。”芷华道：“信倒不必写，因为我没有不回去的理由，最好你到沈阳，见了仲膺就说咱们在天津相遇，恰值你要到沈阳，所以托你把东西带去。他若问别的，你就全推不知道。”说着把仲膺的详细住址告诉了。龙珍道：“那么我今天晚车便走，还可以用这一次买的车票，早去早回。”芷华道：“这样更好。”又谈了一会，吃过晚饭，龙珍便自己上车站去了。

芷华在她走后，自己凝想了半晌，便从行箱内取出信封信纸，写了两封快信，一封是给仲膺，一封教仲膺转交龙珍。写完以后，瞧了一会，到夜间四点，起身便唤茶房算清账目，托付代为寄信，便离旅馆奔车站，坐五点开的慢车。这列车没有头二等，芷华只可坐在三等里，和许多穷人乡农挤在一处。车遇站即停，快车两点多钟的行程她倒走了个加倍，直到十点以后方才到了北平。芷华下车出站，便雇洋车直奔法院。到了法院门前，下了车对车夫道："我也不给你车钱了，这小皮箱里有些不值钱的东西全送给你吧。因为我来打人命官司，带着也没用。"车夫听了倒吓了一跳，忙道："太太这个可不敢要，您要没有零钱就不用给了。"芷华想了想，这箱中有些衣服，也许进去有用，便给了车夫一块钱，仍带着小箱走入法院，向守门的法警问道："借问先生，我是来自首的，不知道应该见院长还是见谁？劳驾您给说一声。"那法警听了一惊，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道："自首……你自首什么案子？"芷华道："就是电影公司房淑敏被害一案，，我是真正凶手。"那法警大惊，忙喊头儿，立刻从里面走出几个法警，围住芷华，拥她进了传达室。一个头目问明她的姓名，又问自首的原因，作案的经过，芷华道："我不能对你们说，只可请你们赶快报告院长，我见了正式问案的才有口供。"法警们原来只怕她有神经病，前来无理取闹，所以进去要先行盘问一下再去禀报。如今见她不肯说话，而且神智清明，不像有病模样，头目便回禀，院长闻听也大为惊异，因为白萍原来口供曾说过业已离异的发妻名叫芷华，知道她是案中有关的人物。当时便教临时开庭，由院长和办理此案的推事一同讯问。芷华到了庭上，先被问了姓名

年岁籍贯，然后又问何事自首。芷华侃侃的道：“房淑敏是我杀的，我害了她以后，本想躲藏起来，但因良心很为痛苦，所以前来自首，可是只希望给房淑敏抵命，并不希望由自首减罪。”堂上问道：“据案中一般人口供，都没有提到房淑敏死的以前，有你到公司去过，你怎样会杀她？”芷华道：“我从头上说吧，最初我原是林白萍的发妻，以后因为意志不坚，另外有了情人，白萍才把我遗弃了，我跟情夫也没落到好结果。以后就独自来到北平，正值白萍经营电影，和房淑敏过从很密。房淑敏原是我的同学，她和白萍相识，最初还是由我介绍，我因为自己落入悲惨境地，看他们要恋爱成功，心中十分不忿，屡次设法破坏，都白费了心计。最后赶上白萍害病，我假托探望，去到公司看护了几日，因为白萍病得昏沉，对于离间的言语也不能听受，但更看见淑敏对他的亲爱情形，教我加倍嫉妒，不知怎的竟生了两败俱伤的心。在前一个多星期，我听见说白萍和淑敏到天津旅行去了，我才在一天早晨，带了海龙因毒品掩入公司，公司门上本是随人出入，我又因早有图谋，配制了白萍住房的钥匙，所以很容易的进到他房中，下了毒品，又偷偷跑出去。不过我的原意是想害杀白萍，教淑敏和我一样落空，万料不到淑敏会替代了他。”堂上听了问道：“你的话很有疑问，公司人很多，怎么林白萍等的供词都没有提到你去过？”芷华道：“堂上不信可以再提他们问问，在一月以前，白萍害病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曾在公司住过几天，在那时我已把办法都想妥了。第二次去下毒，踪迹十分秘密，堂上请想，若被人看见，当时不早已破露了么？淑敏还不致于死呢。”堂上又问芷华道：“你既自认下毒害人，海龙因毒物是在那里买

的？”芷华原听龙珍说过，便照样说道："我有一天晚间是在一条胡同，看见个洋车夫蹲着抽海龙因，就雇他的车，打听这种东西那里有得买，洋车就拉着我走了老远，到一处不认识的地方，向一个高丽人买得，十元一包。”堂上又问他能不能指出地名卖主，或者寻得那引路的车夫，芷华回说地名根本说不上，卖主只说是高丽人，黑暗中也没看清面目，至于那洋车夫，偶然相逢，不知姓名，更是无处寻找。堂上又问道："你说那日配制白萍住室房间的钥匙，是在那一家铺子配制的？”芷华一想，觉得这一节可不能按龙珍的话说了，因为铜铁铺是有数儿的，自己若实指出龙珍配制钥匙那一家，法院一定要传那铺子的人前来对质，倘或认出不是自己，岂不是一条破绽，想着便道："我不是在铺子配的，当看护白萍的病时，曾偷把他房门的钥匙描下图样，以后才教街上过的小炉匠照样子作了一个。”堂上最初已觉芷华的自首可疑，这时听她把几件有实证的事都说成无可查考，更觉必有隐情，就又反复推问。芷华道："堂上不必问了，人谁不贪生怕死，我若非感觉鬼病缠身，精神痛苦，也万不肯看轻性命，前来投案。堂上若认为尚有可疑，我还可以提出个证据，自从淑敏死后，报纸上把案情载得非常详细，可是只说两个暖瓶里都有毒药，并没提到另一件东西。我下毒的时候，最注重的白萍房里那个端柄的磁茶壶，曾把多量的毒物灌到那壶嘴里，不知是检查时没发现，还是报纸上漏载了，倘然还没发现，请堂上派人取那壶来一看，就可以证明我的话不假了。”堂上听了芷华言语，俱都一怔，当时又问了几句，便命将芷华收押，随即派人到公司勘验，果然在茶壶中发现了海龙因，又审问看守人，证实从发生命案以后，出事

房间一直封闭，并没一人进去，这茶壶中毒物定是早已投下。法院得了这个报告，便在次日提讯白萍、祁玲、景韩等人，他们不知芷华已来自首，听堂上问到芷华是否到公司去过，便从实回答，芷华曾在一月前看护过白萍的病，堂上又问当时芷华的来踪去迹，白萍只得把情形直说道："芷华是我的发妻，也是淑敏的同学，在二年前我和芷华反目离异，芷华由天津到北平，就住到淑敏家里，以后不知为什么又走了。及至去年我到北平来作电影事业，淑敏去作演员，因和我认识，渐渐交了朋友。前月有一日，我到淑敏家去，忽然遇见芷华，大受感触，当时吐血病倒。淑敏将我送回公司调养，芷华就跟去看护，过了两日，她又不知为什么竟自不辞而别。"堂上又问昔日因何夫妇离异，白萍道："因为感情不洽，性情不投，并没别的原因。"堂上道："听说芷华曾有外遇，被你休弃，可是真的。"白萍仍自不认，但堂上察言观色，业已明瞭，便教将白萍押下去。再问祁玲、景韩，他俩的口供词也和白萍大同小异，因为祁玲不敢把从中拨弄的话实说，所以无意中和白萍的供词吻合了。堂上才向祁玲道："据你的话，芷华二年前已与白萍离异，到前月在淑敏家相遇，白萍因受刺激，突然生病，芷华曾随去公司看护，在那时候，白萍和淑敏的交情，已到什么程度？你既然常同淑敏厮守，旁观自然清楚。"祁玲道："在那时候，白萍和淑敏虽未订婚，爱情却已很浓厚了。"堂上又道："淑敏对待白萍是否有过于亲密的情形，教芷华难堪么？"祁玲道："这万……没有的。因为芷华第一次看见白萍淑敏在一处时白萍便立时吐血昏倒了。"堂上道："这样一说，淑敏既与白萍非常相爱，怎在他病后并不随去看护，反而托付已经离异的芷

华呢？”祁玲道：“这是淑敏一片好心，她起初并不认识白萍，因为芷华从出嫁直到离异，未曾让白萍和淑敏见过面。到白萍在北平作电影，又改了个名字，所以淑敏绝不知道他是白萍，更不知道是芷华的丈夫，直至芷华和白萍在淑敏家中相会，白萍病倒之后，淑敏才明白了他俩的关系，就想设法教他们破镜重圆。但是芷华当时还不肯和白萍接近，先是淑敏拉她一同把白萍送到公司，然后淑敏假装跌伤，才强使芷华看护白萍，原为着教他们恢复旧时关系，不料芷华看护两夜，竟自悄悄走了。所以以后淑敏又担起看护的责任，直到白萍病好。”堂上听了点点头道：“这就有些形迹可寻了，芷华若是仍对白萍念着旧情，怎能在他病重时不告而别，这里面大可研究。你们都认为龙珍嫌疑重大，本院正在缉拿未得，现在却有芷华前来投案，承认毒物是她所下，淑敏是她所杀。”祁玲听了不由失声叫道：“呀！是么？这可奇怪，芷华早已走了，怎能下毒害人？”堂上道：“据芷华说，她在白萍上天津的时候，曾偷去公司，进白萍住室下了毒药。你们常在公司的人，可曾看见她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并没看见她到过公司。”堂上又问景韩，景韩道：“在白萍上天津的六七天内，我只有一夜住在外面，其余日子全在公司，绝没见过芷华的影儿。”堂上道：“据你们以前所供，都说龙珍嫌疑最大，但是龙珍的下毒，也并没有真凭实据，不过因为她恰在淑敏死后失踪，嫌疑就特别加重了。但淑敏死的以前，你们也并没瞧见她进白萍房里去啊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们虽然没有亲见龙珍进白萍房去，但那一日发现房门钥匙失而复得，就猜想到有人偷去仿造，所以出去到各家铜铺去询问，果然访着一家，承认有女人去订制钥匙，我们细问

那女子的容貌，正是龙珍，因此才用心防备的。这些话前日已供过了。”堂上点了点头，也没再向下问，只叫祁玲说出那铜铺的名字，便教将众人押还，随即退庭。就在这一日间，芷华自首的消息已传遍了，又忙煞各报馆访事人等，到法院多方刺探，只得着大概情形，就在报纸上有枝添叶的登载起来。式欧式莲在家，正办理淑敏丧事，因未经法院传讯，也是从报纸上得知芷华自首，承认毒杀淑敏的消息，大为惊惶。二人猜测多时，也想不出芷华因何原故自首。当下式欧回思当日情形，决定芷华绝没有暗害淑敏的理由和可能，式莲也说看报上所载，芷华供认曾在茶壶和暖瓶里下毒，经法院察验属实，这好像是案情中的新发现，因为以前并没人知道茶壶中也有毒物，所以报纸上的论调，除了对龙珍失踪，因为尚有些须疑问以外，简直真当芷华是凶犯了。但是他们也不想想，芷华的性情是多么柔婉，怎能作出这种事来。式欧道：“报纸上不过就事论事，他们并不认识芷华，如何知道她的为人好坏。据我推想，龙珍是凶手，绝无可疑。芷华这次自首，定然有什么特别原因。”式莲道：“莫非她知道这案子不利于白萍，所以甘心牺牲自己来救他吧。”式欧道：“但是她又怎能说出茶壶内也有毒药呢？肯定芷华万不会作这种事，固然实际是淑敏死了，但无论凶手是谁，原意总是要害白萍，芷华在起初和仲膺发生关系，白萍并没妨碍她的自由，以后又屡次退让，芷华对白萍只有惭愧，那有怨恨。若说为嫉妒淑敏，那就更不对了。用我的好心来忖度芷华，白萍淑敏的结合在她是一种安慰，倘若说她有所感慨，倒许难免，嫉妒决不会有的，何况这毒手呢。”式欧道：“你的议论我完全同意，不过咱们无论怎样寻思也难

明真相。依我说，不如到法院女监里去探视一下，和芷华见着面以后或者可以问出些眉目来，倘或她真是甘心牺牲自己以救白萍，咱们就劝她不要代人受过，枉把自己冤死，更使淑敏地下不平，还是从实说明，教法院严辑正凶。”式莲听了大为赞成，看钟正在上午十点，恰是时候，二人就起身出门，坐车直奔法院暂押监。他们曾到过女监探视过祁玲，所以是轻车熟路，当时到了地方，居然无巧不巧，还正赶上例许探视的日期，便依照手续，请求探视芷华。狱中执事居然毫无阻难，传将进去，式欧等在外面耐心等候，以为少时便可和芷华见面，那知过了须臾，那执事人出来，言说芷华拒绝探问，并且声明本地并无亲友，以后无论何人探视，她宁死也不出见。式欧式莲相顾愕然，想不出芷华何以如此。当当时只可向那执事恳商，求他再进去向芷华仔细报告姓名，务求相见。那执事受央不过，又进内一趟，少时出来，回言芷华说与你二位素不相识，切实拒绝。式欧和式莲怔了半晌，只得颓然而返。回到家中，相对错愕，忽然外面有法警送来传票，式欧接过一看，原是法院明日正式开庭，审理此案，便打发法警走了。

到了次日，式欧按时候到了法院，式莲也随去旁听。原审推事升庭，先讯问式欧道：“你妹妹淑敏被害，据案中一切关系人，都供说龙珍嫌疑很大，但是现在来了白萍最初的发妻芷华到本院自首，承认她是害淑敏的凶手，并且说出茶壶也有毒药，经本院调查属实。不过她对毒药和假造房门钥匙的来源，说得很是含糊，这一点是可疑的。据芷华说，她昔年曾与淑敏同学，并且在你家中住过一个时期，你对她想必很为熟识，可以把芷华为人和一切情形细说一下。”式欧

道："据我所知道的，芷华是极温柔有情的女子，至于她的过去情形，我可以把所的报告堂上。当初她和淑敏同学的时候，我并未见过面，直到前年，她忽然独自到我家来，过了不多日就病倒了，从她病中的呓语，才知道她在嫁了白萍以后，又交了个姓边的情人，至于这情人是怎样结交的却不得而知。不过据我们的猜想，里面定有很大的周折和不得已的原故，因为芷华的性情举止绝没有邪僻浪漫的习气。"说到这里，推事发话道："你不要议论，只说事实好了。"式欧连称是是，又接着道："那时白萍正在铁路作事，常住北京。有一次回到天津，在家中发现芷华和情人的秘密，原来那姓边的也是白萍的好友，于是白萍伤心之下，很客气的将妻子和家庭都让给那姓边的，自己却离家远走。芷华受丈夫的感动，由觉悟而惭愧，立刻与那姓边的决断，跑出来寻觅白萍。及至到了北京，才知道白萍已向铁路辞职，不知去向。芷华悲苦万状，才投到我家和淑敏同住。有一天她和我兄妹到公园去玩，恰遇白萍与龙珍也在那里，因为那时白萍投钱畏先家作书记，龙珍是畏先小姨，所以交了朋友，时常一同出门。想不到那日在公园竟相遇见，芷华只看见白萍的后影儿，因为身旁有女子，就受了重大刺激，立时晕倒。我兄妹救醒她，连忙回家，她又吐血不止，病中呓语，才把秘密全吐出来。我兄妹因为她是心病，还替她登报寻觅白萍，但是也没有结果，她直由春末病到秋深才好，就告辞去了。我和她同处许多日子，瞧她思慕丈夫，自怨自悔的情形，实在受极大感动，所以虽明知她有过错误行为，心里也照样敬重她。"推事听了道："原来当初他夫妇这样离开的，芷华既有奸夫，这谋杀的事就有可能了。"式欧听了心中一惊，

暗想自己所以实说旧事，只是因见报上登着芷华曾招供结交过情夫，方与白萍分手，自己才诉说实情，反证她虽有情夫，却非荡妇，不想堂上反从这一点着眼，认为她结过情夫，是谋害白萍的根据，这岂不是自己害了她么？”忙道：“芷华早已和那姓边的断绝了，她绝不会作出这样的事。”推事道：“你可是一直和芷华没离开么？”式欧道：“从她由我家走了以后，我经年没见她，只去年在天津见过一次。那时她正在一个人家作家庭教师，并没和姓边的在一起。”推事道：“她和那姓边的本是非法结合，形踪自然秘密，你是外人，如何知道内幕？”式欧道，“芷华便是与那姓边的暗地结合，白萍也并没有妨碍她的行动，她有什么理由害白萍呢？”推事道：“白萍并没和芷华正式离婚，芷华终不能正式嫁那边某人，再说白萍随时可以行使夫权，反对她的非法行为，她为防备后患，竟行这斩草除根之计，也在意中。”式欧听推事言中极与芷华不和，心中直自焦怒，欲待再替她分辩，推事已不教他说话，却审问传来的铜铁铺掌柜。先记了姓名一切，然后问那掌柜，在某月某日是否有女子去定制钥匙，这掌柜供道：“不错，那天有个女子去定做钥匙，带着张图样，要当天做好。我们因为赶不出来，就应许她隔日再取，她先付下钱走了。到午后又有一男一女，去打听早晨有人定制钥匙没有，我们告诉了。那一男一女要那原交的图样看了看，也没说什么走了。我们当夜把钥匙作好，到次日并不见那原定的女子去取，直到现在还没见影儿。”说着就取出一柄钥匙，一张图样，交到堂上。推事仔细看了，又问那掌柜道：“起初定钥匙的女子是什么模样？”掌柜回答记不清了。推事令他具了结回去听传，才又令提出白萍，把芷华

投案一切情形先告诉了他。然后问道："芷华供认因嫉妒谋杀你，误害淑敏，并且她自承曾与人通奸，才和你作非正式的离异。你最初却说与发妻情性不投，所以离异，大约你是顾颜面，不愿宣扬家庭的旧丑。但是现在经本席调查各方情形，审问案内关系人，认为芷华是有谋害你的可能的。案情如此重大，你要放明白了，从实诉说，不得再那样隐瞒。芷华在和姓边的通奸的时候，是否有不利于你的图谋或行为？你的离异家庭，是否因为避祸？"白萍怔了半晌，才道："芷华和姓边的有关系原是实情，我因为姓边的是第一个良友，芷华又是爱妻，两人作出这对不住我的事，十分伤心，又没有反目争斗的道理，就正式将家庭一切和芷华都请姓边的代为永久照料，我只身离家，预备作个天涯海角的人。但是芷华在我走后，便立行悔悟，和那姓边的断绝，单身奔出来寻找我，并且懊恨生病，几乎丧命。所以现在她投案自首是什么道理，以及她是不是真有害我的行为，我全不敢断定，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芷华，是宁可自杀，不会杀人的。"推事道："你也这样说法，真是信任太深了。一个女人只要能与人通奸，就什么都会作出来。你又离开她为日已久，又怎知她不仍然和那边某同居？再说你又未曾和她正式离婚，兼又送给她家产，她知道这是靠不住的，那时你一反悔，他们就有危险，因而生出歹心也是有的。"白萍道："我和芷华虽然业经分手，和边某虽然立在情敌地位，但是，敢说相知甚深。芷华准知道我不会反悔，便连那姓边的也不会顾忌我，因为在我们中间虽然曾发生过不幸的事，但是大家只有让没有争。"推事听了道："你这是什么心理？妻子被朋友得去，还维持着好感情，你若不是神经错乱了，便是另有用心。固

然你是有知识的人，未必象下级社会的穷人，为了生活，肯将妻子和别人公有。可是世上的男子，若没有特别原故，谁能象这样客气呢？”白萍听了，不由脸上涨红，暗想自己的高超思想，竟被这见识低下的推事误解，他竟用穷人为经济问题，分租妻子的眼光来观察这事，以下更不易说通了。想着尚未发话，推事又问道：“你在脱离家庭以后，怎能确知芷华和那姓边的未在一处？”白萍道：“我在离家几个月后，曾在天津遇见姓边的一回，他那时很有落魄情形，并且象害了神经病，他若仍和芷华同居，绝不会这样。”推事道：“你只看了他的外貌，就敢断定么？”白萍欲待把二次和仲膺相逢情形实说出来，以证明他和芷华已分离，但又想到那种行为，更不是寻常人所能体会，只怕推事再想左了，加倍于芷华不利，便道：“我只看姓边的外貌，就敢确定。因为芷华是不许她的丈夫和情人，不快乐不漂亮的。”推事笑道：“你的头脑真是特别，大约芷华私结情夫，也是为着你的快乐吧？”说完便令他站在一旁。白萍和式欧默然相望，都满心含着悲痛，知道这案子的焦点要到芷华头上了。推事又教带祁玲景韩上来，问他二人道：“方才已经把铜铺主人传来，据他说曾有个女子去定制钥匙，但是到如今未取走，这就是所交的图样和钥匙。”说着就从案上拿取给他俩看了一看，祁玲景韩相顾发怔，都暗想龙珍怎定制钥匙，却不去取呢？推事又道：“据铜铺人说，因为购客每日甚多，又加隔了许多日子，已经忘记那定制女子的模样，所以没提出芷华教他辨认。你们确实记得问过铜铺的人，他们曾说出是龙珍去的么？”祁玲道：“我们去铜铺探问，只提出龙珍的年貌，问可有这样的女子来定东西。铜铺就把这图样拿出

来，我们一看正是白萍门上的钥样，也没往下细问。”推事道：“这就有疑问了，你们并没从铜铺问出定制的确是何人，只因脑中原来疑惑，所以就认定是她。”祁玲方要再行开口，推事又问景韩道：“你说在白萍旅行的期间，曾有一夜没住在公司，那是什么日子。”景韩细想了想，才回答是上月二十六日。推事点头，也教他俩站在一旁。随又令提芷华，此言一出，白萍式欧等心中都是一跳。少时见芷华低着头儿，被法警押上。她一进门便瞧见白萍，忽的面色惨淡，秋波中莹莹欲泪，脚下停了一停，便又变作漠然的模样，再不瞧看他们，直走到公案以前。推事又照例问了几句姓名里居的话，才正式问道：“你最初交结的情人姓边的，现在那里？”芷华怔了怔道：“他早把我抛了，我前日早就供过，若不是被姓边的抛弃，还不致嫉妒白萍淑敏的好事，起意杀人呢。”推事又问道：“你前来自首，承认谋害白萍，误杀淑敏，现在全案关系人都在这里，你可以把造意杀人的原因和下手的情形，再诉说一遍。”芷华便面对堂上把第一次所供，再复述一遍。因为她的记忆力甚好，所以说得前后一样，并无参差。推事又道：“据你所供，完全由于嫉妒才起意害人，但是嫉妒多是起于爱情，在那时候，你还有爱白萍的心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我的嫉妒并不起于爱情，只有愤恨。因为白萍明知那姓边的不是正经人，故意把我赠送给他，这一来是污蔑我的人格，二来是想教我日后受姓边的害，好给他解恨，而且表面上还落得大仁大义，及至以后实在不出他的所料，我被那姓边的抛弃了，落魄到了北平，他正得意非常的要与淑敏结婚，我怎么不气。当时他遇见我，带着鄙薄的样儿，我恨极了，就到淑敏家中，当着众人的面儿，把他痛骂

一顿，他连羞带恼，方才病了。”推事道：“你既然对他感情如此之坏，怎还肯看护他的病呢？”芷华怔了一怔，才道：“这也是由于嫉妒，我虽然恨白萍，但还想设法和他恢复旧有关系，以使淑敏失败。那知我到公司看护他的时候，他在昏沉中只叫着淑敏的名字，并且不断的骂我，我才明白他和淑敏爱情太深，我的希望万难达到，就决意害死他了。”推事道：“你这话是真么？方才据房式欧供说，你在白萍离家以后，曾经各处寻他，并且因为思想他过深，在淑敏家害过多日的病。又说你在白萍走后，立时和那姓边的绝断，并不是被他抛弃。”芷华摇头道：“房式欧怎会知道我的详情，我固然曾在淑敏家病过多日，不过那时我已被姓边的抛弃了，无处可归。到北京来寻白萍，未曾寻着，只可投到淑敏家暂住。有一日到公园，遇见白萍和一个女人同坐，我向白萍招呼，他不理我，反倒骂了很难听的话。我当着许多人面前羞愧难当，就昏倒在地，等淑敏把我救回家去，跟着害了重症，从那时我已积下对白萍的深恨了。”推事道：“房式欧还保证你不会害人，他是被害人的胞兄，自然不会袒护仇人，你这里面可有什么隐情？”芷华听着，转脸瞧瞧式欧，眼光露着感激之意，忽又变成冷笑，向堂上道：“我倒没什么隐情，房式欧对我可有隐情，死者是他胞妹，他倒袒护仇人，这里儿除我自己恐怕还没人想得到。当日我病在淑敏家里，原想长久住下去的，只为房式欧不安好心，时常对我调戏，我十分讨厌他，才不辞而别了。现在他不顾杀妹的冤仇，倒竭力给我遮掩，一定别有用心，大约以为把我开脱了，我便可以念着救命之恩，以身相报，其实他错想了，我若没必死的心，还不来自首，即使把我开脱，我也不感激

他，这不是妄想么？”推事听了，暗想这案情如此循环纠结，真是复杂，不由皱着眉头，望望旁立的式欧。那知式欧此际虽听出芷华言语支离，态度变异，料到她必有特别原因，但听到她说自己曾对她调戏，虽然明白这未必是她由衷之言，却不由想起自己追求她的旧事，那暗月昏灯榻前求爱的情景，恍又重现目前，立觉面上一红，心中一跳，态度非常窘涩起来。那推事瞧见他的样儿，竟以为他果是居心不良，被芷华直言揭破，故而如此惭愧。随又问芷华道："你到公司去向白萍房里下毒，是什么日子，可记得么？”芷华道："不记得了。”推事道："这不过十多天里的事，你脑中总该有些影子，怎能不记得？仔细想想。”芷华暗自寻思，自己曾听龙珍告诉她下毒的日子，是在星期六夜里。因为她预料星期六晚上，景韩或者要出去，所以预备在那天下手，那知到了星期六，景韩不但早早出门，而且经夜未归，她才很从容的办妥了。如今堂上诘问日期，自己那能说出正确月日，只可供星期六。想着便道："我实在记不得日子，不过还记得那日是个星期六，我掩进公司下毒的时候，已然天明许久，那已算是星期日的早晨了。”祁玲和景韩听了俱是一怔，心想芷华所说，竟自完全不错，自己到旅馆开房间的日子，恰是星期六晚上，星期日中午才回公司，自始至终就只有十多点钟未在公司看守，难道恰在那时候出事，听芷华这样说法，莫非真是她下的毒么？我们以前疑惑龙珍，而龙珍除却在淑敏死后偷走外，并没寻出别的破绽，如今芷华竟把日期都说得真切，凶手到底是谁，真教人迷离惝恍，无法断定。不表那时祁玲景韩也犹疑起来，那推事听了芷华所供，就令法警取来个月份牌，向前翻了翻，才证实景韩所说离开

公司的日期，恰是星期六星期日之间，不由点点头，又问道："日期你既然记得，那么买毒品和配钥匙的地方，一定也能想得出来，你再用用脑筋。"芷华道："这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想了，因为买毒品是洋车夫黑夜里头领我去的，配钥匙又是串街的小铜匠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，怎能想呢？"推事又道："那姓边的现在那里你可知道。"芷华道："他在一年前早就失踪了。"推事又道："你被那姓边的抛弃以后，可曾另外又交过情人？"芷华道："堂上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若还有情人，现在怎能把性命看轻，前来自首。"推事听了怔了一怔，他原来疑惑芷华因与白萍并未正式断绝，虑有后患，才起意谋杀的理想，已被芷华一念推翻。因为芷华若因此意谋杀白萍，即便作出比误杀淑敏更为重大的事，也不会自首，岂有为情人能作出这样的事，反而舍得牺牲性命抛闪情人呢？推事想了想，又问道："你对于谋害的事，算是完全承认了。再问你一句，你在公司下毒以后，直到自首那天以前，中间曾在什么地方居住？"芷华道："我在天津北平两处跑着，并没准地方安身。"推事道："你是住旅馆还是住朋友家呢？"芷华道："这一节堂上更不必问了，我也知道把所住地方说出来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罪刑我已一人承当了，何必又给旁人添麻烦？堂上无论怎样询问，我也不能说出来。"推事没法再问，看时间业已不早，方要吩咐众人还押退庭，这时白萍忽然走上一步，向上面鞠躬道："请问堂上，我可以和芷华说几句话么？"推事因为想从他们的言语间深研案情，便允许道："你倘要说关于本案的话，自然可以说的，若是没要紧的闲话，就可以不必。"白萍又鞠躬道："在这时候，当然不能

叙闲话的。”说完便转脸向芷华道：“芷华妹，你和我虽然在近年经过很多风波，但是咱们精神上的友谊仍然不断，我的知道你比知道我自己还加深切，你万不会谋害人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。而且方才你对堂上供述的话，虽然不明真相的人，听着也很在情理，但是我这局中的人，可知道你有很多地方故意说谎，要把自己的罪证实，我固然猜不出你为什么这样，却敢断定你是为别人才牺牲自己的。至于为谁？我也不敢说，可是便为我也说不定。芷华妹，我劝你不要如此执迷，趁早说出实话，好教官府另缉正凶，给淑敏报仇，你又何苦作这傻事，担这恶名呢？”芷华听着先是咬牙低头，沉默无声，及至白萍说完，她并不作答，倒向推事道：“我的罪是否真实自有法律判断，况且该供的话已供完了，现在何必再多费无益的口舌，请堂上快教我还押吧，我不愿和他说话。”推事道：“法庭上原是可以对质的，这案子虽然情形特别，你和他不能成为对立的原被两造，但对于案情分辩一下，也是该的。”芷华一听推事的意思是要她回答白萍，不由怔了一下，忽然面上现出笑容，向白萍道：“林先生，到这时候还假仁假义，装给谁看？有得现在这样慈悲，当日你别把我送给姓边的坏人好不好？你既趁着我一时失足，用借刀杀人的妙计，害了我的终身，现在再说多少好话，难道我还感激你么？”白萍道：“芷华你太固执了，怎还说这种违心话。边仲膺是多好的人，怎能说坏，只为你的念旧太深，悔过太甚，所以在我走后，竟跟他决断了，否则你和他真同居下去，他爱你比我深，性情又比我厚，你怎能……”芷华不等他说完，已冷笑道：“你这才是违心的话呢。”说着又向堂上和旁听席一溜秋波，道：“世上竟有男

子这样赞美他妻子的奸夫，请问是人情么？”这时旁听席上的人哄然一笑，白萍不由红了脸，顿足道：“我明白，你这是安了必死之心了。”芷华又高声道：“我很懂得，你是因为这案子发生以后，外面社会上都攻击你爱情太滥，心意不坚，才惹出这祸事，又恐怕日后不好作人，所以在堂上弄这做作，好教别人知道你是多情多义，藉以恢复名誉。其实你想错了，这样不见得有用啊？”说着喘了喘，又继续道：“你不要再说没用的话，夸赞妻子的情夫，已够不近人情了。我有谋害你的实迹，你还替我辩护，难道因为你一句话，旁人都认我未曾谋杀，堂上也判我没罪么？你也明知这个道理，才乐得送我这个空人情，教旁观的留些好印像，其实你多此一举的。姓林的，你别猫哭老鼠，装假慈悲。反正我既自首，案子也快结了，你预备着出去，再寻个爱人享乐去吧。”白萍听着更明白，她死志万分坚决，所以竭力毁骂自己，教堂上看出她的狡毒，证实她的罪状。虽然被她骂得面上万分难堪，但心中却是凄惶非常，也想不出一条挽回的方法，急得又顿足道：“芷华，你太岂有此理了，无论你怎说，我总是知道的。”芷华高声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什么？”白萍道：“我知道你绝没有杀人的事，这回自首，一定另有原故。”芷华呸了声道：“少说吧，现在你又知道了。想当初咱们结婚以后，你也常说知道我专心爱你，但是以后我又结识了边仲膺，你在没发现以前能知道么？能想得到么？”白萍听她这样驳诘，本来自己当初没发现她和仲膺的秘事以前，绝不知道也想不到她会有那样行为，由此说来，自己当日在同居时，尚不能预知她的偷人，何况如今离别已久，又怎能确定她不会杀人呢？想着只有张口结舌，无语回答，芷华又笑

道："得了，林先生，你是根本不了解我的。现在我杀人偿命，算得着最后的归宿，再不受命运拨弄了，也算逃出了你所定报我的计划以外，你无论如何是没有罪的，并且关于我的事实传布出去，人们都可以知道你的前妻并非无故受你抛弃，而是我的自取，你那坏名誉也可以洗刷下去，再不致受人讥笑，依旧能在社会上作事，毫无阻碍，又何必还装这假惺惺呢？"白萍这时对她又是怜惜，又是气恼，又是伤感，满心是话，却一句说不出来。芷华又道："我很抱憾，下毒错把淑敏害死，倘若能杀了你，自然也要随着自杀，大家死个干净，既莫留你在世上享乐，也别剩我在世上受罪，冤销恨解，一了百了，多痛快呢！可恨天不随人愿，错害了淑敏，教我也将性命补报了她。林先生，这世界上尽你一个人乐了，我现在已没有害你的心，莫说你还这样昧着良心替我开脱，便是你以淑敏未婚夫的资格对我怎样攻击，我也不会把你拉扯到里面的。"芷华说到这里，推事已令停止这不能成为辩论的论辩，吩咐退庭，改期再讯。芷华白萍祁玲一干人俱都分别还押，式欧也和式莲出了法院。二人在未来法院之先，原预料在过堂后便可明白真相，却不料结果更糊涂了。式欧因芷华当庭揭破他昔日痴心追求的隐私，虽然他明白芷华是故意污蔑，但对她追求过总是真的，而且当着式莲的面儿，更觉惭愧。式莲在路上不住咨嗟叹息着，向式欧道："我和芷华有师生之谊，姐妹之爱，相处几月真比骨肉还亲。但是今天的芷华好像不是当日的芷华了，神情态度完全改变，那还有一些当初的柔婉和蔼。而且她所说的话也很离奇，对白萍是那样狡毒，对你又那样诬蔑，居然不顾廉耻。但是原因只在你们不信她害人，这是什么道理？"式欧

怔了半晌道："我想芷华许是害了神经病，要不然何致如此，你看她的言语动作，还有当初丝毫样儿么？"式莲道："方才在堂上，她说你曾追求过她，只几句就封住你的口，你为什么不分辩呢？"式欧悄然道："我不能瞒你，当初她住在我家的时候，我的确曾向她求过爱的，但是她当时就拒绝了。我因为感觉以后相见两下难堪，才离家到天津去，及至在天津和她重遇，又蒙她救我出难，我就只剩下感激敬慕，再没一毫私念了。"式莲道："这是我意料中的事，像芷华那样貌美心柔的女子那个男子见了她能不生爱情，你的话我也很信，现在你的心里只有我一个，再没有余地容别人了。不过你方才在堂上的态度实在不大好，只那样忸怩闭口无言，教推事真信了芷华的话，把你替她辩护的言语都当做别有用意，岂不完全失效了。"式欧道："芷华今天也真奇怪，她那样强辞夺理的，竟把白萍和我的许多的话全驳倒了。看推事的情形似乎很信她是凶手。"式莲道："堂上的口头分辩还不关重要，最厉害的是真凭实据。白萍房里的暖瓶里的毒物，局中人全都知道，至于那茶壶中也有毒物，何以没人晓得，而经芷华说出之后方才发现。在推事心里，一定认为这是最大的线索，而且在淑敏被害以后，大家全决定凶手下毒目的是在白萍，淑敏是枉死的。如今芷华所供，又恰恰合于这种拟料，所以莫怪推事疑她确是凶手，恐怕社会上也是一样看法，便在我们推断，也真没法反证她不是凶手。试想她若未曾偷进公司，怎能知道茶壶中有毒药，这还是开脱的说法。再深一层，那茶壶中的毒药既未曾被淑敏饮用，也未被旁人发现，那就只有下毒人能知道了，人家不疑她还疑谁呢？再说芷华还有个最吃亏的地方，便是她当日另有情

人，咱们若是局外人，知道她在和白萍同居时另外还有个边仲膺，也未必不把她当作淫妇，这两字印在人的脑里，便要连带想到杀子报的王徐氏，大劈棺的田氏，以为逢淫必狠，什么事都作得出的了。”式欧道：“这样说，芷华可不太危险了。”式莲道：“在咱们看是危险，在她自己或者正愿意危险，不见她正在费尽心机费尽口舌，坚决的求死么？”式欧叹息道：“倘然她要是凶手，就算和我有杀妹的冤仇，我也没法救她。但是倘这里面别有隐情，咱们看着她冤枉抵罪，良心上可真下不去，别忘了咱们都受过她的好处，姻缘也是由她成全的啊。”式莲道：“据我看，这救她的一线希望，也是案中的唯一疑点，就是龙珍的失踪，我们虽然不能断定真相如何，龙珍是否有关，但总应该竭力寻觅她，只要把她寻着，也许对这案情能有极大的帮助。倘能查明龙珍失踪是另有原因，对淑敏的被害毫无关系，那也许可以证明芷华害人是实。我们为淑敏的原故，也只有听法律的裁判，不必为她着急了。”式欧听了也深以她的意思为然，当时到了家中，便设法探访龙珍的踪迹。到次日再看报纸，上面把昨日法庭审讯经过记载得一字不遗，论调上几乎一致把芷华当作害淑敏的凶手，却承认她似乎带些神经病。至于对白萍却一致讥讽，说他替杀人有据的芷华辩护，和当日把爱妻奉赠情敌，是一样不近人情的事。凡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逆，因而窥知他定然别有用心。何况他和芷华恩义早绝，淑敏是他的未婚妻，芷华害了淑敏，便是他的仇人，怎能毫无心肝，袒护杀妻之仇呢！式欧看了，便知芷华已经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，虽然舆论不能影响法律，但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法庭上的意见未必不和大众相同，于是心中更觉代为危

急。再过一日，白萍祁玲景韩畏先，都已得法院允许，觅妥铺保释放出来。式欧更明白不好，料着法院必已认定芷华是正凶，才把无干的人释放，而且必把龙珍的失踪看作无甚关系，否则必不能连畏先一同释放，这种道理，虽然尚未定案，已可看得出来了。白萍祁玲等从法院出来，回公司看了看，便跑到房宅和式欧见面，众人相对叹息，一面悲悼淑敏，一面怜惜芷华。祁玲这时被良心驱使，再忍不住，就把当日自己怎样为爱护淑敏，诱惑芷华出来，使她与仲膺一同远去。继而又用尽心计，教龙珍和畏先成为夫妇，满打算替淑敏扫除一切障碍，便可以实现美满姻缘，不想结果竟发生这样悲剧，反送了淑敏的命，自己实觉亏心。那日在法庭本想把这些事都说出来，但因我不信芷华是杀人的人，推事又注意她和仲膺的事，倘若我说出近两月以前芷华尚与边仲膺在一处，恐怕对她更是不好了。白萍叹道："过去的事我都不敢想了，现在谁都没罪，便是杀人的也没罪，罪全在我一人身上，我真像外面所责骂的，爱情太滥了。虽然我和龙珍相交是在与芷华决绝以后，爱淑敏也在龙珍假说业已嫁人之后，并没同时爱过两个人，也没对一人负心，可是我在受芷华的激刺以后，便该按原来主张，永世作孤独的人，再不与女子接近，又何致有这些纠纷。就近处说，我若不与淑敏相爱，她哪里会被害呢？如今我是觉悟了，芷华绝不是凶手，龙珍也不能一定说是。即使确实是那二个人，我对她也不发生愤恨，因为我承认淑敏是自己杀的，倘若芷华真个抵罪，我也承认是我害的，我只有一死才对得住人，对得住自己。众人听白萍言语惨厉，而且见他神智失常，连忙竭力劝慰。式莲道："林先生你错了，自杀又对得住谁？难道你一死就

心安了么？”祁玲也道：“林先生，你不要向短处想，式莲的话一点不错，即使一切祸事全起于你身上，你也该设法弄个水落石出，才算对得住死的活的。”式莲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我想关系还在龙珍，咱们应该寻觅着她才能明白。”祁玲道：“不错，我仍是疑心她，第一次我和景韩到铜器铺打听的时候，铺中人虽然没说出订制钥匙的人的相貌，但经我把龙珍的面容服色一说，铺子的人立刻就将那匙钥的图样拿出来，可见是龙珍去定制的无疑。但是这个铺子的人到了法庭，又说完全不记得去定制的女子是什么样儿，而且连制成的钥匙也并未取去，真是可疑。再说在淑敏死的早晨，我亲眼看见龙珍提着小包走出去的，若说没有她的关系，为什么从那日就失踪不见了呢？现在最好设法寻着她，才可以判断真相。不过她连一点儿形迹也没有，北京地方又这样大，已经没法去寻，何况她又未必在本地呢。”式莲道：“官面上已经下令捉她，她若躲的不密，恐怕早已被拿得了，所以我们寻她必得另想个方法。”大家正然说着，忽听院中有人贼道：“有谁在家里？”接着又喊式莲，大家都听着声音耳熟，方觉一怔，式莲已纵步飞跑出去，才到了院中，已大叫道：“龙珍姐回来了。”众人闻言一哄而出，式莲已指着二门旁道：“龙珍姐，还有……”众人向前一看，果然是龙珍，仍穿了原身衣服，站在那里，身后却站着边仲膺，内中除了白萍看见他们，反倒怔在那里，其余都走将过去。式欧叫道：“钱太太请屋里坐。”龙珍摇首苦笑道：“不必，房先生你要知道我是杀你妹妹的仇人。”祁玲道：“有什么话也上屋里说去，怎能在院里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无须乎，我现在才从关外来，本打算立刻到警察厅或者法院去，但因为不

知道芷华投案的真相，所以先来问一声，你们只告诉我一句就够，报上所载的都是真的么？”祁玲拉住她手道：“咱们还是上屋里细谈，走吧走吧。”说着就连龙珍带边仲膺全拥到房内，白萍才在后面随进去。祁玲知道这时惟有自己是最适宜询问的人，便让龙珍坐下道：“妹妹，你先沉住气，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由，我真不信你会作出那种事。”龙珍一笑说道：“祁姐你别昧着心说话吧，论理我应该到法庭上去说，不过现在因为有要紧的话对白萍商议，只可在这里先讲一下。”说着高声道：“祁姐，你是罪魁祸首，什么事都由你身上而起。在芷华看护白萍的当儿，你若不用手段把她勾引得又和仲膺走去，白萍早已和芷华重圆了。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若不弄手段勉强我嫁给畏先，我又何致负气谋害白萍以致误杀淑敏。我也并不怨你，实在你爱淑敏太深了，结果反送了她的性命。不过这一节你可以放心，我绝不会在法庭上说出，使你受到牵连。”说到这里才对众人把在公司下毒的经过，怎样买海龙因，怎样偷取白萍门上钥匙，画了图样，又送回去，怎样去到两家铜铺去制钥匙，只取回一柄，又怎样在某日某时趁景韩外出，终夜未归，进白萍房里下了毒药，一一说完，又喘喘道：“我害人的经过都说明了，以下该说芷华的事。”说着喘了喘，式莲忙递过一杯茶，龙珍饮完又道：“我在那夜下了毒，过了四五天白萍才从天津回来，我以为可以收功了，但是心里十分忐忑，所以次日早晨就悄悄溜走，没敢回家，直奔天津，住在旅馆看报，知道错害了淑敏，并且知道法院把我当了嫌疑犯，下令缉拿，我就又害了怕。住了几日想到远处逃避，又怕到南方言语不通，只可向关外去，因为误了火车钟点，耽搁在车站上，恰遇见

芷华从关外来，在东站下车。原来她随仲膺到沈阳，已寻得了职业，得了安居，只为看见报上淑敏被害白萍入狱的事，所以张忙赶来，却是背着仲膺。当时她遇见我，就强迫着同到旅馆，问明我谋害的事，就用许多言语劝我投案自首，免累无辜，我一时良心发现，已然答应了她，她不知为什么又改了主意，假说她从沈阳家里出来，是代仲膺来取一件要紧东西，现在既急于到北京安慰白萍，又不肯误仲膺的事。还骗我说邮局不能代寄，必须有人送去，于是就求我先替她走一趟，然后回来投案，我当时只觉情不可却，竟没想到她的话不合情理，便带了她托送的物件坐火车奔了沈阳，寻着仲膺住址，见面一问，那知边仲膺那里已闹得天翻地覆。原来芷华走时，竟是不告而别，所谓取东西的话竟是假的。当时仲膺见了我，问知情由，大为惊异，又打开那带去的东西一看，里面竟没有什么，只几层白纸包裹她和仲膺结婚的戒指，还有几件仲膺买给她的饰物等等。仲膺大为疑虑，连我也莫明其妙，但是有些明白她是表示和仲膺恩义已断。仲膺焦急万分，正要陪我一同回天津来寻芷华，不料在这时候，芷华的那封快信到了。一封给我的，只草草几句，说她并不想教我投案，所以藉题遣我到沈阳去避祸，至于拯救白萍等人的事她已另有方法，不教挂念，又说关于我到沈阳以后，她已托仲膺代为设法，定能代谋一个职业，不愁流落。至于写给仲膺的信，却是非常沉痛，说她自己当年造了恶因，遗害到许多人身上，当时还自糊涂，左支右绌的想要挽救，那知结果越来越坏。如今可觉悟了，知道罪孽深重，连自己尚不能安静，何能再顾别人，故而决意另寻归宿，再不混迹人间，劝仲膺努力前途，再不要思念她，以下又说托仲膺照顾

我的话，仲膺当时几乎发狂，又知道芷华既有决心，便自到天津寻觅，也难见着，便和我商量，我也不明白芷华的用意，只把芷华要救拯白萍的话说了，仲膺以为倘然芷华将要复归白萍，他便没有追寻的必要，而且较为安心，但只怕芷华实行信上所说的话，万一弄成厌世行为。我便安慰他说，看芷华的神情或者不致那样，便是真有此意，也要在白萍的讼事结果以后，好在白萍的官司，报上天天有得登载，不如暂且听听消息再定办法。仲膺只好听我的话，静待消息，就请我在他宅内住着。不料过了两日，报纸上发现了芷华自首的记载，我才明白她是另有存心。在天津先问明了我下毒害人的情形，然后遗开了我，竟自去投案，想把一切罪状都担当起来，把白萍等遭累的人都开脱出去。我当时良心十分难过，急忙把一切细情连我害人的事都对仲膺说了，仲膺的惊异自不待言，他就问我该怎样办法，我因为不忍教芷华替我担这恶名，受这种罪，就决意回北京来法院自首，仲膺对我的意见当然赞同。于是我预备次日早晨便趁车回来，但是到了半夜，仲膺又派仆妇把我从卧房请出去，他要求我延缓一两日，便可一路同行到北京来。我起初疑心他是怕我半路潜逃，故而随行监视，又以为他是记挂芷华故而亲身前来拯救，那知这两种猜想都不对仲膺，仲膺却是另有意思。至于他是什么意思，等他自己说吧。我在沈阳又等了两天，仲膺才把本身的职务辞去，脱开身一同起程。一点钟以前，才下火车，为要先打听细情，所以到了这里。想不到大家都在，有话更可就现在说了，我个人并没什么可谈，平常既没有好行为，末了还作出这样狠毒的事，好在不久就有法律把我的身体和罪恶一齐消灭，料想大家没人能原谅我，我也不

希望有人原谅。”说着又向白萍道：“我的话都说完了，还有几句和你交代。芷华是好好的人，也是最爱你的人，前事不提，只说最近两次，她在公司看护你的时候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说，你和淑敏已到不能分离的地步，她一面不愿阻碍你们的新欢，一面又惭愧自己不配和淑敏那样纯洁处女争爱，所以悄然离开了你。至于她和仲膺这一次结合，也完全是祁玲女士所播弄的，这情理你总能悟会。第二次芷华和仲膺到了关外，已然得到很好的生活，但是她看到淑敏身死的消息，竟立时奔到北平，本来为恐怕你真像报上所登的话，弄到厌世自杀，故而急来图个挽救之策，及至遇见了我，她才知道不得真凶，你便不易出狱，又不忍教我去抵罪，所以绕弯儿把我支到远处，她自己便去冒充凶犯，先把你们都救出来，却把对你的善后责任推在我身上。方才我没有细说，她给我的信上还有极重要的几句，教我在淑敏命案完结以后，赶紧回北平来，设法瞒却前事，和白萍复合，安慰他的余年。林先生，你想芷华这番居心不是太损已利人了么？我敢说她几年来没有一刻忘记你。这次投案，表面为我，我今天便去法院，过三两天芷华定可以出狱，那时你该怎样，要预先有个定夺。一误再误，你都已经有十误百误，以后可不要再误下去。向来妨碍你们爱情的共有三人，现在淑敏死了，我也快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余的只有边先生。”说着向边仲膺道：“这时你该开口了。”仲膺从进门后，便倚墙呆着，似醉如痴的听龙珍讲话，这时被龙珍一唤，突然如梦初觉，奔到白萍面前，哭叫道：“白萍哥，我今儿掬着羞脸儿向你告罪，你要听我这最末的一句话，我可知道自己的罪了。芷华自始就是受我的诱惑，我只利用她性柔心善这一点，教她知

道我没有她不能生活，就受了我这要赖手段的挟制，但是她本心实在只爱你一个，你要信我，并且原谅她。从此你们夫妇复合，减一减我的罪吧。”白萍听着瞪目如痴，正在不知所答，祁玲已叫道：“林先生，龙珍和边先生说的都是正路，你应该这么办，要不然我的罪更大了。还有前日芷华在法庭上的情形，越是对你泼辣越是给你开脱，这种深情你不能辜负，等芷华出来你赶快接她同居，便是死去的淑敏也是定然赞成。”白萍这时才说出话来道：“仲膺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始终没有芥蒂，你这样一说，倒像我对你们还有怨恨似的，其实咱们的交谊始终未失，在旁观看或者又以为不近人情，可是你总能明白我的心。至于一切罪孽完全是我一人造的，与你无干。”仲膺道：“事情到了现在不必谈这个了。白萍哥，你只答应我的请求吧。”白萍摇头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芷华已经同你结婚了。”仲膺道：“芷华同我结婚完全受我的诱惑挟制，不能算数，你常说一切事要受心的支配。以前你误会芷华的心向着我，所以弃她而去，如今芷华的种种行为都证明她是恋着你。只看现在，她为什么不同我在关外过安乐生活，反倒上北京牺牲性命，而且不顾我将来如何，只把你的善后托给龙珍，她的心迹还不够明白，难道你还忍心鄙薄她曾经失节，不肯重收覆水么？”白萍道：“你无论怎样说，反正我明白你是离开芷华不能生活的，何况我已经有过两次牺牲的表示，当然要维持信用牺牲到底。你不要多说，等芷华出来，你仍接她回关外同居去吧。”仲膺大哭道：“你莫提旧事，以前我太卑鄙无耻了，如今才大澈大悟，宁死也不能再与芷华见面，我已经害她了，现在若不是怕给你们留不好的印象，在知道芷华投案消息时我便可

以……”说着把底下的话咽下去，又悲声叫道：“白萍你若再这样说，便是认为我永远要阻碍你们的爱情，那我就只可随着淑敏龙珍一道躲开了。”这时房中众人也全受了仲膺的感动，同声劝白萍依从他的请求。白萍沉吟半晌才道：“我并不是固执，更不是对芷华怨恨，这一次她的行为我感激她到十万分了，只是我不愿再拆散仲膺和她的已成姻缘。而且我现在已是没希望的人，为芷华打算，还是归仲膺的好。”说到这里见仲膺又要开口，忙道“你不必再说了，现在无须决定，看芷华的意思好了，倘然她需要我，我一定不拒绝就是。”仲膺道：“白萍，你可要一言为定，不能反悔。”白萍点点头。龙珍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是我良心上最快乐的一件事，就是法院判我死罪，临刑时想起芷华已然跟你重圆，也要带笑断气的。”说着又回顾祁玲道：“女子没有不嫉妒的，我自觉妒心比任何人都厉害，不过我貌丑心拙，每逢妒心发生就被自惭形秽四个字压制下去，但到被激得不能遏止时，就能作出世上最嫉妒的女子都作不出的事，你瞧我能下毒药害白萍，就知道了。可是我对于芷华却始终没发生过些嫉妒的意思，总以为白萍应该是她的，并且只有她配作白萍的妻。这也不知何故，大约是芷华能教我心服，现在总算我用悲惨的结局成就了芷华白萍的重圆。无论旁人怎样骂我，我却觉着良心上有了一点安慰。”说着向式欧道：“你也不必恨我，我也不必分辩，反正淑敏的仇已经报了，我眼看就是她一条路上的人。”式欧切齿道：“你不要同我谈话，我的恨你直到死也不会消灭，我更不能原谅你的误杀，什么样的魔鬼附了你的体，居然谋害白萍，你以为真把白萍害死，便与淑敏无关么？你太狠毒了，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

若不是你已经决心自首，我现在亲手杀死你方才解恨。你万万不要理我，我从方才已忍不住了。”式莲忙把式欧拉到身后，劝他不要愤怒。龙珍笑道：“房先生，你恨我是应该的，我不再说了。只是在这儿住的还有我的姐妹柳如眉，你们请她出来，我要跟她谈几句。”式莲道：“柳如眉在前几天就走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式莲道：“就在淑敏死的第二天。式欧从法院回家，言说你是杀淑敏的人，柳如眉听见了就不辞而别。”龙珍道：“她走了，也罢，要不然，我要把身上这点钱打发她走，现在没什么可说了。畏先同我本是挂名夫妻，我姐姐更是糊涂人，我也不必跟她们见面，趁早到法院去办我的正事吧。”说完向众人一点头，便翻身出外。众人也没话对她说，只能瞧着她出去。正在这时，边仲膺突然握握白萍的手，便如飞向外跑出，白萍一惊叫道：“仲膺你不能走，我还有事。”仲膺好似没有听见，一溜烟影儿不见了。白萍叹道：“仲膺这一走可要远了，恐怕今世再难得见。”祁玲道：“你还叫什么？他走得越快越远才好呢！”白萍长叹无语。式欧忽跳起来道：“我还忘了，别上龙珍的当，她万一半途逃跑，不上法院去，淑敏的仇不落空了，我得赶着监视她去。”白萍道：“无须乎，她不会逃的。”式欧不应，匆匆跑出大门，雇洋车飞奔向法院路上追去。走了半天，还未见着龙珍的影儿，心中估摸她定是躲了，不由又急又悔，但希望还未尽绝，就催促车夫快赶，到了法院左近街上，猛瞧见龙珍在前面也坐着洋车，向法院走呢，式欧方才放心。正要教车夫稍停，远观动静，不料龙珍一回头正瞧见式欧，立刻教车停住，走将下来，含笑向式欧招手，式欧只得也下车走过去，龙珍

低声笑道："我早知道先生要跟着的，你若不来倒出我意外了，我等你还有事奉托。白萍这人性情很怪，现在虽然一切障碍全已消除，他很容易和芷华重归于好，只是两人各抱惭愧，互有隔膜，恐怕心理上一生变化立刻又要起些波折。我一进法院的门便再不能知道外面的事，只望你和式莲祁玲费些心力，调和他俩恢复原状。还有近日白萍要有人监视，他受的刺激太重了。芷华在狱里毫无危险，只怕判决无罪，出离法庭以后，要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们务必留心，要全始全终的维持到底。"式欧唯唯应着，龙珍说完，点头一声再见，便昂然向法院走去。式欧遥遥随着，见龙珍对法院门警说了数语，立时便有五七个警吏出来将她簇拥着进去。式欧看得明白，才回家去，向众人报告，大家只有静候法院传讯。式欧不忘龙珍嘱咐，强把白萍留在家中居住，白萍因住在他家更要伤心，坚辞不肯，式欧却联合祁玲式莲，三人把他软禁起来，白天祁玲式莲轮流陪他闲话，夜里式欧和他同居一室。次日景韩因公司又已停顿无事可为，便也前来给白萍作伴。公司的东家闻得白萍出狱，也来慰问，见白萍神志衰颓，精神恍惚，又加女主角已死，知道这电影公司已不易发展，就和白萍商议停业。白萍也明白自己生气全失，万难振作，只得向东家致了极深歉意。好在东家财力富厚，先出资作这营业本为游戏，损失些钱并不在乎，反安慰白萍不要介意。白萍便把清理的责任交给景韩，和东家旧派的会计办理，因为向来公司中财政都归会计经理。那会计对公司一切都极明白，这本是白萍从起初取信于东家的办法，不想这结束时，竟大收效果，什么事都由会计和东家直接交代，无须白萍自当繁剧。但这也要感谢东家的忠厚，使白萍免去许多麻

烦，暂且不提公司方面的事。

龙珍投到法院以后，第一次经过如何审讯，外间不得知道。到了第三日，才又接到法院传票，传式欧白萍等一干案中关系人，下星期一前去听讯。这次大家都知道案子眼看水落石出，所以十分安心，白萍仍是踧踖不宁，精神上似乎更加痛苦。到了星期一，白萍等同到法院，推事升庭时，先提出龙珍审问，龙珍把一切详情都说了，但避过被祁玲刺激的事，只说嫉妒白萍和淑敏定婚，故而谋杀白萍以苦淑敏，结果弄得阴错阳差，对芷华也讳过仲膺一节，只说自己下毒以后畏罪逃到天津，遇见芷华，自己因为她是白萍的前妻，必也喜欢听到情敌淑敏的死亡，于是把自己所作的事，原原本本都告诉她，芷华好似很为快心，劝自己远远躲避，自己就远走关外，以后看报见芷华投案自认凶手，我良心上万分不安，踌躇了好几天才决意回到北京投案。推事听了道："你来投案是出于良心驱使，不忍教无辜的人代受罪名，这原是很好的，不过你所说下毒的日子和情形都和芷华的相同，若没有特别证据，很教人难以断定。"龙珍道："芷华是从我口里听去，自然说得一样。"推事道："反过来想你也可以从报上看得芷华的供词，和 她 说 一 样的话啊。"龙珍道："我这是甘心抵罪而来，若不是情真事确，难道无故的把性命作儿戏来和人争死么？"推事道："不能这样说，要知道来求死的还有一个呢！这案中凶手若果是你，你应该再提出一点有力证据。"龙珍沉吟道："第一买海龙因的地方，我是黑夜随车夫去的，业已不能记忆。第二定制那钥匙的铺子也不成……"忽叫道："有了，我知芷华绝没到公司下毒，她便在以前住过几天，也未必能记忆那下毒的暖瓶茶壶是什

么样子，和里面所下的分量，请堂上多多寻些式样差不多的茶壶暖瓶，和那二件下过毒的放在一起。教我和芷华指认，谁能全认对了便是真正凶手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我定制钥匙的地方，第一家我没有取去，景韩和祁玲已曾查访过了，但是那家的主人不能记忆定钥匙人的面貌，没法证明，不过我在另一家定制的却取了去，虽然那钥匙也已经丢了，我还能说出那家铜器铺的名儿，记得那掌柜是个麻子，堂上可以派人到杨梅竹斜街一间门面的小铜铺，把那麻子掌柜传来，问他在某月某日有个女子拿着图样去定匙钥，早晨定下，晚晌取去，多给加倍价钱的，是什么样儿，我想那掌柜一定记得我。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掌柜的小儿子向我叫麻姑娘，那掌柜的把儿子打哭了，我还给了几个铜子哄他呢，倘然那掌柜一时记忆不出，还可以把我和芷华立在一处，教他辩认那日去取钥匙的是谁，只要他能想起一点影儿，就不难水落石出了。”推事沉吟半晌，才向法警低语，吩咐几句，法警自出去了。这时才教提芷华上堂，芷华到了庭上，一见龙珍，立刻颜色大变，知道自己的图谋行将一败涂地，暗暗抱怨龙珍，不该辜负自己的心，竟来自投罗网。推事向芷华道："你来投案，供认淑敏是你所害，现在这龙珍和你一样举动，承认同一的案子，据她说杀淑敏的事与你毫无关系，只因她对你诉说了作案经过，你就背着她前来投案，这事可是真么？”芷华道："请堂上不要信她，龙珍是有神经病，平日跟我感情很好，我下毒的事曾经告诉过她，现在定然是她不忍我受罪，所以前来舍身救我。她和白萍淑敏都没有关系，不比白萍是我的旧夫，淑敏是我的情敌，她怎无辜害人呢？”龙珍接口道："姐姐不必再说假话，一切事情我都对

堂上说了，咱们也不必分争，我且问你，你说到公司下毒的日子恰是景韩出门的一天，原本很对，可惜是从我口里听去的，不过你去的时候是几点钟，进门时看门的问你什么话没有？并且看门的人是什么样儿？”芷华道：“我去的时候是早晨六点半钟，公司大门开着，并没看见看门的人。”龙珍笑道：“你倒很会说话，还有白萍房中是什么样儿？下毒以前那茶壶暖瓶都放在什么地方？下毒以后你又给放在那里？”芷华这时真有些不知所答，只得含糊说道：“茶壶在桌上。”龙珍道：“自然在桌上，谁也不会放在床上。暖瓶呢？”芷华道：“在屋隅茶儿上。”龙珍道：“两个都在茶儿上么？”芷华无语点头，龙珍又道：“下毒以后你又放在那里？”芷华道：“都放在原处。”龙珍向景韩衿玲道：“这位置大约和你们所见的不一样吧。”又向芷华道：“你可记得当时怎样把海龙因放下去，原来暖瓶里有水没有？”芷华道：“我那有那种细心，只拔开塞儿匆匆把白面儿倒下去就完了。”龙珍道：“你没留心我且留心了。两个暖瓶里原有的水都倒出去，控净了才把药倒进去，还摇了半晌，教那细末都粘在里面壁上，不信现在打碎了那暖瓶看，准和我话一样。说着法警进来向推事禀告一声，推事高声道：“不必再多说，现在用实物证明一下，你二人既都承认亲手下毒，必然能认识那茶壶暖瓶，你们俩先试着认一认看。”说着便有法警抬进一个大木箱放在地下，从里面取出许多壶瓶，式样各有不同，约有二十多件，随便摆在地面上。推事道：“你们二人谁先辨认？”龙珍道：“请芷华先认好了。”说着就转向外立着。芷华望着地下的瓶壶心中茫然无主，迟疑半晌才道：“我是匆匆的下了毒药，那有工夫细看

家俱是什么样儿，现在实没法辨认。”推事道：“那么你是不能认了。”芷华点头无语。推事又向龙珍道：“她说不能认出，你呢？”龙珍道：“我在下毒时候摩挲半天，自然能够认得。”说完就走过去，将手一伸，拿起个茶壶道：“这把壶里我下药最多，都藏着壶嘴儿里。”随说将壶放在一旁，又寻出两个暖瓶道：“这两瓶中的一个已经装水毒死淑敏了，另一个定然有药沾在里面周遭。若有人不信，可以打破了看。”说罢将两瓶和茶壶放在一处，然后退回几步立在原处。法警立时把她寻出的瓶壶放在推事面前，推事吩咐将芷华龙珍带回原押，宣告辩论终结，七日后宣判，便自退庭。式欧白萍等仍同行归家，大家都明白这案子行将水落石出，芷华定可无罪出狱。式欧便暗地和祁玲商议白萍芷华的善后事宜，式莲也参加代为设计，经过几日，计划已妥，只待实行。到了七日后，众人重赴法院，推事正式判决，龙珍阴谋杀人，虽然原意不在淑敏，但是立意谋杀白萍，也照样能使杀人罪成立，应按刑法某条处以无期徒刑。芷华的行为，近乎玩法，姑念本人曾受刺激，似有神经病，从宽处徒刑两月，缓刑三年。余人俱各无罪。式欧听判以后，忙替取了妥实铺保，将芷华接出来。芷华好似发痴一样，由式欧扶出法院，垂头一言不发，上了预备好的汽车，式欧式莲左右夹持，频频慰藉。芷华在半路如梦初醒的道：“你们带我上那儿去？”式欧道：“请您先到我家休息。”芷华道：“你家里有谁在着？”式欧道：“只我两个，并没别人。”芷华道：“请你教我下车走吧，我不愿上你家去。”式莲道：“您不上我们家，现时有那里可去？况且我也不能放你走。”芷华道：“暂时到你家去也行，可是我万万不能见人。”式莲道：

“那是自然，我明白你近日精神太困顿了，到家就收拾净室，请你休息，怎能教别人搅扰呢？”芷华默然半晌，又道：“最要紧的你们不要教白萍见我的面。”武莲道：“是是，现在我只求你静养，等精神恢复以后，你想见谁和不愿见谁就随你的便，如今万不会任人来打扰你的。”芷华方才无语。坐车回到武欧家中，武莲便将她扶入自己寝室，先伺候她沐浴更衣，又吃了些饭，就整理枕衾，教她安睡。此际武欧早去陪着白萍了，祁玲景韩都另在一室，静听消息。白萍在法院听判以后，便被祁玲景韩扶归，所以他虽知道芷华等于无罪，却不晓得下落如何，及至武欧回来，白萍隐忍半晌，才问道：“武莲呢？”武欧道：“她和我一同回来，到自己房里歇着去了。”白萍抱着头道：“我看见龙珍在庭上听到判决无期徒刑，神情竟很得意，这女子虽然凶狠，可是意志坚决，倘然当初不遇见我，她何致落这悲惨结果。咳！淑敏是死了，龙珍也等于离开这世界，剩下我一个负罪的人活着，又有什么意味，你何必还上紧的监守保护我呢。”武欧漫应道：“可不是，我瞧也是那样。反正龙珍自作自受，到了今日，她倒可以心安理得，你就不必再这样胡思乱想了。”白萍道：“我不大懂得法律，像芷华判了徒刑，又是缓刑三年，现在能出狱不能？”武欧道：“谁知道么？我们听完宣判，经过原保的手续，就各自回家了，谁也没注意芷华怎样？”白萍听了扶头不语。过了一会，忽的站起说道：“老弟，你今天可以放我出去一趟，我敢立誓，决没有意外的行为，少时便可以回来。”武欧摇头道：“我万不能放你出去，你的精神还未恢复，老实在家里静养吧，有事也要等些日再说。”白萍搓着手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是你也

不能太限制我的自由。实告诉你，现在若不放我出去，我不定要急出什么病来。”武欧道：“你几天来都很安静，怎么忽然这样急燥？倘真有要紧事，可以交给我替你去办。”白萍搔着头发，焦急万状的道：“你何必这样逼我，我可要忍受不住了。”武欧道：“你这是神经昏乱，所以性情不定，我是医生，有管束病人的权利，不许你出门，你就应该服从。”白萍微怒道：“我没病。”武欧道：“我却知道你病已很深。”白萍道：“就是我病的快死，也并没请你这医生疗治，你不能管束我。”武欧见白萍将要动怒，忙改容笑道：“我本不能管你，不过用朋友情谊劝你总可以的。你今天很劳乏，不能再受辛苦，趁早安心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我陪你去办。”白萍想了半晌道：“你不肯放松我也是没法。那么现在求你陪我出去一趟成不成？”武欧道：“上那里去？”白萍道：“法院。”武欧道：“哦，是了，你是要打听芷华的情形，那又何必亲身前去，打个电话问问就明白了。”白萍道：“打电话去问谁呢？再说法院里人也未必肯告诉吧。”武欧道：“有个法警杨治，给我送过几次传票，很为相熟，我还常送些丰富的车资，现在打电话去问他就成。”说着就拨了电话号码，请那杨治说话。须臾对方有了回声，武欧道：“你是杨治么？我是房式欧，这些日多蒙你关照，感激极了，改日有工夫到舍下吃顿便饭。现在有位朋友打听你件事，请你直接说吧。”说着就将耳机递给白萍，白萍接过问道：“杨先生，请问你，毒杀案判二月徒刑的芷华，现在怎样了？”只听对方答道：“已然保释出去，不在法院了。”白萍道：“谁保的？”对方道：“我还不太清楚。”白萍又道：“她到那里去了？”对方道：“不晓

得。”白萍搭然若失，放下耳机，向式欧道：“她离开法院了，但不知是谁保释出去的？请你代为打听一下。”式欧心里暗笑，面上故作庄容道：“芷华在北京有熟人么？”白萍道：“没有。”式欧道：“她既没有熟人，你又未曾保她，那么请你想想，现在还有谁在北京？还有谁有保释的义务和权利？”白萍愕然一惊，旋又恍然大悟道：“莫非是边仲膺？”式欧道：“我想，虽不中不远矣！”白萍颓然倒在榻上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倒是极好。”式欧拿过被子，替他盖上道：“既然极好，你还不该睡一会儿么？”白萍闭目不语，式欧带上门悄然出去，暗想这几句话足可以教白萍安卧一日，便走到祁玲房中，见式莲也在那里，问芷华如何，式莲答说已经安睡，式欧向祁玲道：“现在百事俱了，只差最末的一点，你和景韩可以先到西山去，定妥房子住下，我们明日就到。可是你们要布置妥贴，万勿露出破绽，否则这出戏唱不好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我自然会办，你放心吧。不过明天路上也该留神，不要互相撞见。”式欧又取出一张名片道：“这片子是孟氏别墅的主人孟佩忱给我的，你带了去，给那别墅的看守人一看，就可以随便进去居住。其余的事都按咱们昨天商议的办法做好了。”祁玲接了名片便和景韩走了，式莲仍去陪伴芷华，式欧也去看守白萍。白萍直卧睡了一天，晚晌才起，式欧陪他吃着饭，白萍又要求式欧许他出去，式欧道：“现在你没有什么可挂念的，正好安心静养，我敢说除了我家以外，再不易寻着适宜居住的地方。”白萍道：“我并非只想换地方住，实在感觉这京津两地伤心的痕脚太多，不愿再留，想要费几天工夫，把公司正式结束一下，向东家作个总交代，就自己高飞远走，寻清静区处去度

残生。”武欧道：“这个我也不便拦你，本来你已禁不住受刺激，应该换换环境，改改生活，不过现在你体气太弱，不能作事，也禁不住旅行的劳苦，可是成天闷在房里也不象话。依我说，你不如就近换换空气，等身体好些，再实行你的计划。”白萍道：“就近上那里，天津么？那可恨的地方我再也不去了。这次若不为上天津去玩，淑敏何致于死。”武欧道：“天津如何能够养病，我劝你上西山，并且我要去，有位朋友孟佩忱的别墅可以借住，一切都很方便，咱们去住十天，回来就各办各事，我也不管你了。”白萍想了想，便欣然答应。他的意思最注重十天后脱离武欧监视，可以自适所适，至于别事，根本不在考虑之中。武欧见他允诺，就约定明晨启行，先行预备好应携物件，方才就寝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武欧绝早唤起白萍，一同收拾完毕，坐汽车直奔西山，到了孟氏别墅，从前门进去，见里面地方阔大，花木幽深，中间有一道小河是由外面引来，曲曲折折的经过墅中，河上还架了一拱虹桥，其余树石台榭也都位置宛转深远，美不胜收。墅内的住房却分两处，一座较大的楼建在西北角，楼顶挺出于苍翠的杨柳丛中，一座小楼在东南面，临水而筑，通身全白，影儿映入河心，好像白塔一样。看守人已得了先来的祁玲的嘱咐，领武欧等过了小桥，直到小楼之下。白萍仰望楼头横额，题着“夕阳红半”四字，不禁大为佩服。因为这四字本来很是平常，以前用作楼名极多，只因为这座楼都是白色，所以显得夕阳红半分外有意趣。便问道：“这主人是作什么的？看园中情形，就知道这人不俗气。”武欧道：“孟佩忱是位少爷，他父亲作过知府，很有名的。”说着看门人开了楼门，二人进去，见里面陈设井

井。到了楼上，四面开窗，窗外都被碧树包围，光线虽足，但绿阴阴的稍为幽暗，房中家俱也全是竹椅藤榻之类，洁无纤尘。白萍开了一面窗户，不想窗外柳树柔枝，竟随着探了进来，倒吓了一跳。当时看守人将他们的行李送入，展在榻上，式欧向看守人道："我已经同你们主人说好了，要在这里住十天半月，只好劳动你代为备办食火茶水。听说你是有家眷在这里的，大约不致十分麻烦。"说着就拿出一叠钞票道："你拿去随便办理，几时用完了再向我要。"白萍看式欧给的钱很多，约近百元，暗想两人十天伙食又何致用这些，式欧未免太大方了。看守人接钱出去，送进茶水，迟了须臾，又送上早饭，四样菜儿很是丰盛。白萍暗诧这饭做得也太快，怎才给了钱就有饭吃呢？式欧见他疑惑，忙解释道："这一定是看守人自己的饭，先送来给我们吃。"白萍也未入心，及至把饭吃完，看守人来收家俱，式欧便和他说闲话，问主人可常到此来住，看守人回答主人今年还没有来过，只是数日前有主人的亲眷王小姐带着小婢前来，住在大楼中，据说主人或者要来静养几日，所以这几日很忙，正扫除大楼那边的房屋呢。式欧道："我只当园中没有别人，原来大楼里还住着女眷，以后出入倒要检点了。"看守人道："没关系，大楼那边另外有门通着外面，出入不会遇见。他们女人胆小，这边草高树密太清冷了，一向都不敢过来。"看守人说罢出去。式欧也陪着白萍到山中游散，直跑了半天，到夕照西斜方才回来。进门便用晚饭，饭后各据一榻，一面闲谈，一面看带来的书，很早的睡了。次日仍是如此，清净中度着时光。到第三日午后，看守人忽然送进一封书来交给式欧。式欧拆看以后，忙向白萍道："这信是式莲来

的，说家中发生了一点小事，得我回去亲手办理。现在只好赶着去一趟，若能搭着适合时候的汽车，今天或者能当日回来。如其不能，明天一早也要到的。对不起，你自己寂寞一半天吧！”白萍虽不愿他走，但也无法挽留。便道：“你有事请便吧，只希望早来，我一个人太冷清。”武欧点头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不过我若今天不回，你最好到山上跑跑，教身体劳乏，回来吃过饭就睡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惹出花妖木怪来寻你，弄成象聊斋里所说的，某生者读书山寺，忽涉遐思，夜半有美女入户相就……那可就麻烦了。”白萍笑道：“果然如此倒也不错，不过你念聊斋只念了一半，最末后的结尾还有患瘵而卒一句呢？我只盼这句话实现。”武欧又笑说几句便自走了。白萍独居无聊，又不愿出去，闷得睡了回午觉，醒后见满屋金光闪烁照眼，原来是西沉的夕阳，穿过柳树枝叶将光线筛入房中。白萍闭了闭眼才下床趿着鞋，拿了两本书，到了楼下，将一把藤子睡椅拉到楼外临水之处，高卧看书。这时树上蝉噪，草内虫鸣，鼻中闻着水气土香和草木发出的清味，又加阵阵凉风从水面吹过，真觉胸怀俱爽。心中自念，人生苦味业已尝尽，以后只有两途可走，一是重入社会，作个冷酷无情的人，专心尽力的做一番事业。一是避开人境，逃入山林，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就现在的情景看来，明白入世就有人事缠扰，若没摆脱能力，仍要作茧自缚，又那如独善其身萧然世外呢。倘然这别墅是我的产业，我就立志老死于此，永不出门了。白萍方在沉思，看守人送了饭来，白萍就令他掇张小几放在面前，草草吃过。看守人收拾饭具，又送进一壶茶。这时夕阳已将沉落，白萍望着眼前水滨生的芦草，高可隐人，却从那芦草尖端上望见对

面大楼的红色尖顶，被几株大叶杨树衬映着，颜色分明可爱，从大树的缝隙中隐约可见一两面楼窗，那窗子是开着的，里面白衣飘拂，似乎有人在临窗外望。白萍猛想起前天看守人的话，暗想主人的亲戚女眷，携着一个小婢住在园中，居然能忍受这寂静的环境，真也算胸襟不俗了。都市的女子那一个不追逐繁华，怎肯这样淡泊自甘呢？就以我这样饱经忧患的男子而论，住在此中，本是最适合的境遇，但今天式欧走了，乍失伴侣，便有些清寂难堪，女子恐怕更不行了，但是那女眷还有个小婢作伴，也许能朝夕谈心，毫无所苦。接着又想起环境随心境变化，自己一人在此不胜冷寂，倘然在当初芷华未离之时，或是淑敏未死之日，能两人同栖在这里，恐怕就变成洞天福地了。白萍正在思想着，远近树上的鸣蝉噪晚，初听聒耳，久听就觉若有节奏，象火车轮声似的，有了催眠的力量，白萍不自觉的竟然睡着。醒时张目，空见奇景，当头一弯凉月挂在柳梢，好似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白萍懵懵懂懂，自疑还在梦中。这时面前有个虾蟆由岸草中跳入水内，扑通一响，才把白萍神智唤醒。想起自己现在何处，低头看树影满身，好象一个个的银点儿随风闪动，坐起摸摸茶壶已然冰冷，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很长，料想不能再睡了，便饮了口凉茶，立起疏散一会，仍坐到那里看月。过了一会，自觉清寂无聊，重复立起，踱到小桥之上，立了片刻。见桥那边儿不远露着凉亭的尖儿，想过去看看，便过桥去穿花拂柳，向小亭而行。将走近了，忽见眼前横着一道密行的小洋松，顶端剪得甚齐，约有四尺多高，好似隔了一道短垣，无隙可入。白萍只得沿着这道松垣向北走，这时已能瞧见那座大楼的全部轮廓了。白萍猛想起这楼中住着

女眷，不好走近，欲待退回，又转想此际楼中人定早睡了，自己又不向距楼太近的地方去，料无妨碍，便向前走，到了松垣尽处，转将过去，仍靠着松垣的里面走，快到那凉亭近前，眼前又是一排龙爪槐树，浓阴相接，好象一柄柄张开的伞，成行排列。白萍从树隙中挨身而过，立觉目中豁然开朗，原来这边另是一种景况，那座大楼周围竟是城市中的式样，旁边是一方平坦之地，收拾成小花园，许多花畦种着各式各样的花儿，那凉亭却和大楼一南一北，遥遥相对，白萍从凉亭边树中钻出来，先看见大楼的巍然巨影，其次瞧见月色铺满的花畦，心中一半惊诧，这园中构造曲折，自己本不要走近大楼，但竟被曲折的树排引到这别一洞天中来了，一半羡慕园主的匠心不凡，当日必然大费经营，这些思想在白萍脑中不过几秒钟的颤动，他由树中挨身出来，只一扬头的当儿，猛听背后有人噭的叫起来，惊极而号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云破月来好楼台梦痕重觅　水流花落新墓碣生面别开

话说白萍听得背后有人号叫，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看时，只见凉亭的栏杆上，坐着一个穿灰色素衣的女子，长发披肩，却用手掩着脸儿。白萍才明白自己出现得太突兀了，这女子定是那看守人所说的主人戚眷，在此望月独坐，见我从树中钻出，怎会不大惊欲死？于是万分后悔，不该过来乱闯。便向前走了几步，鞠躬说道："女士不要怕，我也是来借住的客人，就住在这边小楼上，无意中走了过来，想不到教女士受惊，真是该死！请您不要怕，多原谅。"那女子原本坐在矮栏上，月光照着全身，白萍看得很清楚。她听着白萍说话，缓缓立起，但是手儿还没离开脸儿，月光也被凉亭的茅檐遮住，只瞧到她颈际以下，脸儿隐到阴影中了。及至白萍把话说完，满以为定能止住她的惊恐，不料那女子听完白萍的话，才把掩脸儿的手离开，忽又噢的一叫，手儿重掩到面上，身体摇动了几下，扑地又坐到栏上，但是身体重心已失，竟向后倒去，跌入凉亭中，脚儿还翘在栏上。白萍也大惊起来，心想自己虽然使她受惊，但已用言语安慰了，怎她一看自己，倒更惊得跌倒，难道我今天面上有了什么怪状，或者真是花妖木怪附了体么？这时也顾不得仔细思索，就跳进

栏内，蹲身将那女子扶起，坐在地上。那女子的手仍掩着脸儿，但身体却颤抖得十分利害。白萍忙和声道：“女士，我已经对您说明白了，您为什么还这样害怕？请您细看看，我实在是个人。若知道女士在这里，万不敢深夜过来。”那女子只不作声，半晌才用极细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请走吧！”白萍听着这声音甚是耳熟，也没甚介意，就道：“我吓着了女士，怎能自去？我送你上楼去吧！”那女子又摇了摇头，又低下去。她似乎要挥手教白萍走，又不肯把手离开脸儿，只见臂肘摇动，低声道：“请”！白萍以为她讨厌自己，就不敢再坚持送她回楼，只得缓缓立起道：“既然女士教我走，我只可从命，一切请您多原谅。”说着就跨出栏外，由原来的树隙中钻出去，心中暗自纳闷，这女子好生奇怪，竟被自己吓成那样，而且紧紧掩着脸儿，不敢相看。自己说了许多抱歉的话，她并不答言，却只管挥之使去，未免太奇怪了，莫非有神经病吧？白萍心内寻思，脚下便停住了，立在树下正怔着，忽听隔树那女子嘤然一呻，哀叫道：“白萍！白萍！你真走了？走了也好，我本怕见你啊！天呀！我为什么在这里遇见他……”白萍听得清清楚楚，大吃一惊，立刻悟到是芷华的声音。只觉精神震动欲狂，猛一回身，仍由树隙钻回凉亭之侧。向里一看，那女子仍座在原处，却高张两手，向空就抱。借着月光反映，瞧出果是芷华。白萍叫了一声，直向前奔，却忘了前有栏杆，把脚绊住，立时全身倾侧，向前倒去，正跌到芷华身边，也顾不得疼痛，更不暇起立，伏在地上就叫道：“芷华！你呀！我可又遇见你了。你方才怎不教我看见你的……”芷华这时张目如痴，但是手儿却不自主的抚到白萍头上，微喘着道：“你……你怎又……回来……跌

着了么？”白萍已挣扎着坐起道：“不不不要紧！你怎也在这里？”芷华满面泪痕，低声道：“我是式莲带来住的。”白萍大悟道：“我也是式欧陪伴来的。哦！我明白了，那是弄的圈套，故意教我们遇见。”说着仰首吁气道：“我该谢谢他们。”芷华却低语道：“我可怨恨他们。”白萍一怔道：“你你难道不愿意见我么？”芷华摇头一叹，也没答言，就自立起，由栏杆的缺口走出亭外。白萍怔了一下，也立起随在她身后，低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愿见我？”芷华向前慢慢踱着，悄然答道：“相见只有难堪，岂不是多此一见？实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三五日里就永远离开这里了，又何必在这时多一次无谓的见面。”白萍这时脑筋略觉麻木，冲口说道：“你是要回沈阳去么？”芷华忽纵声笑道：“或者如此，你问的很好。”白萍猛然醒悟，知道芷华再不会与仲膺结合，而且仲膺业已远走高飞，不知所往了。便痴痴的在她身后跟着，却半晌无语。芷华忽缓缓立住回身说道：“你还是请走吧！我若是可以跟你见面，方才又何必那样遮掩？与其相对着大家难堪，不如快些离开。”白萍突然握住她的手道：“我不能走，并且更不能离开。”芷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白萍道：“因为我是你的丈夫。”芷华道：“怎你现在还说这话？我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。”白萍也反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芷华道：“因为我作了许许多多对不住你的事，并且曾跟过仲膺结了婚。”白萍摇首道：“我不承认你已和仲膺结婚是出于你的本意，并且我也未曾和你离婚。”芷华一怔道：“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，难道要翻老帐，举发我重婚的罪？”白萍道：“不不！我只要主张我应得的权利。”芷华大愕，半晌说不出话。白萍悲声道：“芷华，一切我全明白了。最初

只由于我所见太偏，才弄出这许多波折。倘然第一次我能原谅你，定能立时悔过，仍作我的贤妻。然而我总疑惑你偏爱仲膺，屡次不由衷的推让，以致害你颠沛流离，受尽精神痛苦。如今经过这次重大变故，我完全觉悟，知道你对我的爱情始终不改。并且仲膺也已远行不归，咱们的旧事就教他永远过去，你应该恕过我以前的错处，重度咱们的新生活吧！”芷华听了，泪珠莹莹的道：“你能这样原谅我，我是感激极了。无奈我的身体灵魂完全污损，绝不配再作你的伴侣。白萍你听明白，我可不是不爱你，更不是惦着别人，只为我绝没脸儿跟你复合了。而且你是个男子，也不能这样不顾名誉的重收覆水。便是勉强重合，我这羞耻惭愧的心，一世也无法忘却。你越是待我好，我越是难过，这是为我打算。至于为你打算，收了我这不贞洁的妻子，以后怎能抬头见人？所以我劝你收起这个念头，再不要理会我吧！”白萍叹息道：“你不能这样说，我只为当初执着偏见，抛弃了你，离家出门，遇了很多意外的事。第一得到龙珍，第二遇到淑敏。种种行为，简直倒行逆施，所以落到这不幸的结果，把我的心已然灰到万分，再没有丝毫生趣。你若不能允许我，我真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。还是方才的话，以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你我全有不是，谁也不要记忆了。至于外人议论，根本无须理会，何况一般朋友，以前尚能对你原谅，对你同情，经遇这次讼事以后，大家更敬佩了。只看这回咱们遇见，你是式莲陪来，我是式欧陪来，分明为他们预定的计划，教咱们在这冷静地方见面。式欧是淑敏的哥哥，他妹妹由我而死，他居然能作这样好事，可见他是十二分敬服。至于式莲祁玲等人，就更不必提了。再说我经

过一番风波，业已灰心上进，只求精神上有所安慰。咱们大可以换个地方居住，谋个足以养身的职业，去度劫后的生活，受享老年伴侣的快乐，岂不很好？！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？”芷华听了，沉思半晌道：“我作了不好的事，放荡够了。因为仲膺已去，无所依赖，又回到你身旁，这真是无耻妇人的行为。”白萍瞪目望着她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心。”芷华苦笑道：“我不这样说，旁人也这样说啊！”白萍道：“旁人知道你的，绝不会这样说。你要知道这是咱们两人的事，何必管旁人。”芷华道：“就为咱俩着想，我也是不再跟你的好。何必把这不贞洁的身体再作你的累赘呢？”白萍听她言语中已不堪坚持，就道：“你自己的意思不能作准，我和你并没离婚，丈夫有向妻子要求同居的权利。现在我十分需要你，你得允许我。”芷华道：“可是我已经又和仲膺结过婚了。”白萍道：“那个我不知道真假。便是真的，在法律上也不能生效。”芷华道：“再说我也没脸再跟你……”白萍道：“那是你自己疑心。作妻的回到丈夫怀里，什么叫没脸儿？我要强制你同居了。”芷华道：“你何苦这样逼我。固然你用正道来责备，我没法违抗。比如你立刻要我同居，我也只有服从，因为咱们法律上的关系，并没绝断。你又不承认我和仲膺的婚姻，我若执定说曾嫁仲膺，此身已玷，那就不啻自己检举所犯的重婚罪。所以现在你是主动，我是被动，一切不能自主。不过你要明白，我已然是失贞的妇人了。比方你有件衣服，曾经落到粪坑里，沾满污秽，你重又拾起，把表面刷洗一回，仍旧不嫌弃的穿到身上。这时你对那污秽衣服的恩惠，可算到了一万分。但是你自己时时想起这衣服是曾经污秽的，能不心

里作呕么？倘然这衣服再穿到十年八年，恐怕你要害神经病吧？”白萍摇头道：“你这比喻说得完全不对，我也作一个比喻。有一对燕子，同住一巢，十分相爱。但是公燕子长日出去打食，不能常常在巢，因而使母燕受到寂寞的痛苦。于是母燕偶然受了别的燕子引诱，发动海阔天空的性儿，出去高翔了些时。如今回到旧巢，听着公燕哀鸣，难道还不投到他的怀抱么？”芷华听着涔然下泪，忽把袖子掩了脸儿，沉默半晌道：“你能不能容我寻思一会儿，再作切行答复。”白萍道：“你又何必寻思，试想还能忍心拒绝我！”芷华道：“我自然不会拒绝，因为你能行使法律上的权利呀！不过总得容我凝心想一想。”白萍道：“我想是可以的，不过应该想我们当初结婚后爱情的浓厚，家庭的快乐，和以后老年伴侣的趣味。”芷华道：“就是吧，只是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儿。有你在旁，我只觉心乱，你且坐在凉亭等我。”白萍依言，就退到凉亭边坐下。芷华仍自循着树排向大楼那边走，转瞬间全身已没入大楼阴影之中。白萍暗诧她为何走到黑暗地方去，便把目光尽力凝视。幸而芷华全身穿浅灰衣服，在暗中隐约可见，却不料又走了十几步，忽地蓦然而隐，好似钻入树排之中。白萍大惊，感觉她未必是寻静地思索，或者另有存心，连忙立起，赶将过去。跑到大楼之下，看了看果然没有芷华的影儿，忙也钻到树排之外，仍自不见。就呼唤两声，但不闻答应。只好沿着石径向前追寻，猛听前面有革履声音，又高叫：“芷华！”直向前赶。出了丛树深草之外，前面已近小河，就见河边有人影一晃，倏而不见，立刻听得噗咚一声，似有重物落水。白萍惊得一身冷汗，脚都软了，心里已然明白芷华寻了短见，急忙向前连滚带爬的跑到

了河边，藉月光一看，果见芷华已在河中，因为河水太浅，故未下沉。也不知道旁的原故，她的头发和衣服还浮在水面，恰好河的这边岸上，并没长着芦草，所以芷华容易跳入。白萍看了看更不犹疑，就举步跳下水去。幸而并不甚深，挣扎着奔了五六尺远近，水已没到胸际，但手却拉着了芷华的衣角。连忙立定脚跟，用力拉曳，将芷华拉到身边，将头部拉出水面，挟住她的腰部，托着她的肩膊，这时白萍也不知那里来的气力，竟能把芷华抱回岸上。放在草地之上，先控去她腹中的水，然后试净面部的泥沫，施行人工呼吸。此际芷华已然昏迷，面色惨白如死，白萍救治了半天，见芷华还不苏醒，暗自焦急。忽想起芷华说和式莲同来，就大声呼喊，要教她听见赶来帮助。不料才喊了一声，芷华已身体渐动，白萍忙住口凝视着她。芷华手足一阵的摇动，面上似现着无限痛苦，口中微有呻吟，白萍知道有了希望，忙又低声呼唤。芷华似乎应了一声，随即哇的呕吐起来。白萍忙扶她坐起，芷华呕出许多清水和食物，才大声呻吟一会，神智已清。睁开眼瞧瞧白萍，又低头一叹，有气无力道：“你这何比……”白萍道：“妹妹，你太想不开了。难道在这时候还不能委屈求全，为可怜我可不该这样啊！”芷华摇摇头，推着白萍扶着她的手道：“你让我躺下。”白萍道：“不成，这泥上如何能躺着？再说你身上衣服全湿了，我抱你上楼去吧！”芷华道：“不！我不能动，你放手。”白萍没法，只得放她倒在地上，自己也坐在旁边。芷华仰着脸儿，月色射满全身，照着惨白的面容，头发濡成一缕拖在地下，衣服又紧贴身上，僵卧有如石象，只两目凝视着天空，任白萍百般慰藉，只不作答。半晌才道：“白萍，你已经原谅我

当日的罪，又照样怜惜我了。”白萍道：“岂止怜惜！我要把我的生命灵魂，重新交给你保护。”芷华道：“这样说，你仍旧象以前那样爱我么？”白萍道："不止和从前一样，要知道经过折磨的爱情，更要浓厚。”芷华自语道：“这种折磨太特别了。”白萍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我问你，既照样爱我，当然不愿教我受痛苦了。”白萍道："这是自然。我们要尽力谋幸求福，万不教你痛苦。”芷华道：“你要知道，逼我同居就是给我最大的痛苦。因为我的罪恶太深，你却是我良心上最对不起的人，有你在旁边，我将无时能忘过去的罪恶，又何如咱们距离远些呢？我方才所以行这短见，就因为想到……说句文话儿吧，就是已污之身，万不足再侍君子。你却把情义逼我，教我在良心上实不忍拒绝，进退两难，只可走这不该走的路。你如果明白我的苦衷，就放松我吧！”白萍流泪道：“芷华，你怎如此固执？我宁死也不能放你。过去的事，已然全不在我脑中。将来的事，我的生趣全在你身上。你若愿意救我呢，就把心怀放宽，预备度咱们的共同生活。若是仍然妒恨我无情无义，当日抛弃你而结识淑敏龙珍，如今又反回来爱你，你当然有所负气，不肯允我，我也没法，那也就对世界上无可留恋了。”芷华忽挣扎坐起道：“你怎说这话？我怎会妒恨你？我心里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只是惭愧啊！”白萍道：“若说惭愧，咱们两人一样。你有仲膺，我也有过淑敏龙珍。你自称是已污之身，难道我还纯洁？妹妹你若另有别意……”说着长叹一声，将手掩面。芷华沉思半晌，忽地叫道：“白萍，你真的不嫌我么？”白萍默然只望着她用精诚的目光作答。芷华低头一会，又抬起道：“哥哥，我不再拒绝你了。”

白萍一闻此言，大喜而起，抱住她道："妹妹……妹妹……你……你……"以下再说不出别的话，芷华也投在他怀里，呜咽半晌，才低语道："我依着你的话，把旧日的罪都要竭力忘却。不过你以后万不可再待我那样好，能虐待我才是替我减罪。"白萍道："不要这样说，我的罪又教谁给减呢？你身上太冷，我送你回楼换衣服去吧！"芷华道："你先扶我起来。"白萍依言扶她起立，偎在怀里。芷华道："你不能上我所住的楼，被式莲看见，不好意思。"白萍道："这有什么关系，早晚得被她知道。"芷华摇头道："她已经睡了，我回去悄悄换了衣服再来，你在这里等我。"说完回头要走，但举步仍自摇摇欲倒。白萍道："我可不能由你自己回去了。"说着赶上将芷华抱起，向大楼便走。芷华道："我真不好意思，你送我到楼下好了。"白萍不听，一直走到楼门之前。芷华又令他放下，白萍只当作没听见，抱她一直上楼。到了上面，芷华又道："你放手吧，我和式莲住在一间房里，你不能进去。"白萍道："那么我在那里等你？"芷华指着对面一室道："你进这里等我，门旁桌上便有洋灯和火柴，你点了灯关上门等我，我换好衣服就来。"白萍才轻轻将她放下道："咱们把话都说明了，你可不能再有对不住我的行为。"芷华无语，只重重将他的手握了握，表示已无他念，就慢慢的推开寝室走将进去。白萍也走到对面的房里，摸着灯和火柴，点着以后，瞧见房中陈设甚是幽雅，便坐在椅上暂息。满以为芷华换衣服必得很大工夫，不料过了没五分钟，忽听履声走近，芷华的声音连喊式莲，却不闻答应。须臾芷华面带惊慌的进来，低声道："怪事，式莲不见了，没在这房里么？"白萍道："她怎么不见？"芷华道："方

才她很早的睡了，我因为睡不着，才出去看月亮。明明看她睡得很酣，现在回来，床上竟没有人。我们来的时节，因为人少胆小，只教看守人开了这对面两间房子的门，旁的房间还都锁着。我想她不在那边，定在这边。”白萍闻听方才立起回顾，见房中并没有卧榻，也没有帐幕之类，可以藏人。就说道：“不能在这里。”芷华道：“她到那里去呢？你随我过去看看。”白萍就随她到了对面卧室，见临窗设着两榻，都挂着蚊帐。桌上的洋灯，火儿捻得极小，光线十分幽暗。芷华指着一个垂着蚊帐的床道：“这就是式莲睡的，里面已经空了。”白萍走到窗前，捻亮了灯，忽见桌上放着一张白纸条儿，上面写着铅笔字，就指着道：“这是什么”芷华一怔道：“我没见……”说着拿起一看道：“奇怪，这半夜三更，她会回城里去。”白萍道：“谁回城里？”芷华道：“这是式莲留的条儿，说式欧方才派人接她回去，因为家中有事，她见我正在草坪看月，不愿相扰，所以留了这个条儿，这不是瞎说。”白萍大悟笑道：“我明白她并没回城，并且起首就没睡着，正悄悄的偷看你的行动。瞧见咱们已然见面，就留下条儿躲了。反正决不会离开这别墅，不定藏在那里，这和式欧是一条计策。式欧今早才假说有事回去，留吾一人在这里，他料着我无聊，必在园中乱走时才躲开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怪不得式莲今天从一早就装病，只教我一人到楼下散步呢！”芷华道：“他们的意思真是可感，但是何必这样鬼鬼祟祟？”白萍道：“你这样薄脸皮，动不动就有好些顾忌，怎怪人家鬼祟呀？我已经当面见着你，还费了若干口舌。倘然式莲预先实告诉你，你万不肯来。便是他们强迫，你也会偷跑了吧？”芷华道：“你不必议论我，还是

先寻寻她，我想式欧也许根本就没走。”白萍道：“何必呢？你便去寻，也未必寻得着。”芷华想了想也就罢了，白萍这时才瞧出芷华仍穿着沾湿的衣服，尚未更换。就道：“你怎么还穿着湿衣，多难受啊！”芷华道：“我进门发现式莲失踪，只顾寻她，就把换衣服的事忘了。”说着就坐在她的床上，向白萍道：“你坐下吧，要喝水，桌上瓶里有。”说完就上得床去，轻轻将纱帐放下，窸窸窣窣的换着衣服。白萍望着帐子，心中忽然生了感触。自想当日和芷华家中同处之时，那种恩爱情形，真好似一块泥捏成两个，甚于书眉的事，不知有多少，少年夫妇，再懂得什么避忌？如今经过这场风波，难得劫后重圆，芷华也未必再有他意，但是看她神情，竟好似变成羞涩生疏。只瞧现在她更换衣服，竟先下了帐子，若在当初，她岂止不相隐避，还得要我代为执役呢！想着又联带忆起双方年来所受痛苦，不由满怀酸恸，泪珠不自知滚下，欷歔有声。芷华这时正换着衣服，忽听白萍啜泣，急忙从帐蓬中探出头儿，望着他道：“白萍，你又为什么？”白萍摇摇头不语，芷华又问，白萍才叹道：“我看着你放下帐子换衣服，不由想起当初咱们恩爱情形，心中好生难忍。”芷华听了突然将头儿缩回去，半晌忽叫道：“白萍，你作什么呢？”白萍道：“我没作什么。”芷华道：“你把房门关上，怕式莲一步闯进来。”白萍应着将门关好，芷华又道：“灯太亮了，把蚊子照进来咬人。”白萍方要再去捻灯，忽然芷华从帐中伸出手来，手中拿着扇子，向洋灯一扇，立刻熄灭。房中黑了，外面的月光只由窗中射进很小光线，白萍一怔，不知芷华是什么意思。过了一会，还不见芷华动静，就问道：“你还没换完衣服么？”

芷华悄然答道："我正想事呢！"白萍道："你想什么？"芷华道："我想方才你看见换衣服放帐子，很是难过，就仿佛我把这帐子隔开你似的。可是你呢，别也不像当初了吧，这帐子隔得住人么！"白萍闻听一怔，正在寻味她的语意。芷华又道："我明白，你是说我不像当初……可是你也和我一样，我放下这帐子，你就被帐子隔住了。这很像咱们过去的事，中间总有什么隔着。直到如今……"白萍不待她说完，已自大悟，就走到帐前道："是的，我知道，从当初直到现在，只怨我不肯揭开这使咱们隔膜的帐子，现在我揭开了。"说着一掀蚊帐，直入床心，将芷华在黑影中抱住，叫道："妹妹，现在你前面是我，我前面是你，中间什么也没有了。"芷华微叹一声，抚着白萍头儿道："我想不到还有今日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"白萍道："不过什么？"芷华道："我心里惭愧，自觉不配再受你的拥抱，更不配再睡在你怀中。"白萍道："你怎又说这样话？我劝你不要再提。"芷华道："口里不说，心里也照样不安啊！"白萍道："什么不安，难道你还不信我？"芷华低声说："信是信，只我自知这身体已污……"白萍忽叫道："你别说！"随即掩住她的口，将她推倒床上，伸手一摸，原来芷华脱去湿衣之后，只穿了一件旗袍，尚未系上钮扣，白萍再不说话，就睡到她身边。以下就只剩了私语喁喁，娇喘细细，其中情事，就不可究诘了。过了约一点钟，二人才下床出帐，觅水润喉。白萍又吸着纸烟，芷华座在床边，见月光已转过西窗，射到几帐之上，凝眸注视一会，忽从白萍手中接过纸烟，吸了两口，交还给他。白萍握住她的手低笑道："你还是当初的习惯，一点没改啊！"芷华凝思着道："什么习惯？"白萍道："你

向来不吸纸烟，只到了这种时候，便吸两口，苏解疲乏。”芷华轻轻呸了一声，忽然问道：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像饿虎扑食似的和人胡闹，不容还转。”白萍笑道：“我就因为你只说自怨自艾自嫌自弃的话，我若任你说下去，顶到何时为止？而且我也和淑敏有过对不住你的事，倘若她像你那样刺刺不休，十天也没个结束。所以我才使了这似乎不正当而实在正当的法子，堵你的嘴，就是你再嫌弃我也没法了。”芷华听了，瞧着白萍似乎欲笑，却流下泪来道：“白萍你待我太厚了，什么是不教我嫌你，简直你是替我遮羞脸啊！罢了，从此我要为你自爱，再不想过去的事，也不再自惭了。”白萍抱住她重重吻道：“这才是真明白真爱我的妹妹。”芷华仰着脸儿道：“我还有一句最末的话要和你说。”白萍道：“最末……怎么讲？”芷华道：“最末就是我最末次提说过去的事，这次说完，你便再逼着我说，我也不开口了。我所作最愧对你的事，就是和仲膺结婚。可是这中间有淑敏的关系，因为我知道她已经跟你有了爱情，才和仲膺结婚，藉以断你的思念，免去淑敏的顾虑。这话倘不是淑敏已死，我万不会教你知道。我和仲膺结婚的时候，淑敏是亲自在旁瞧着的呀！”白萍叹道：“咱们都犯了一种毛病，就是不肯老实，所以常作违心的事。比如说我发现你和仲膺秘密的时候，心里对你仍是爱的，仍是不忍舍的，更明白失去了你就是失去了幸福，也晓得你并不是没品行，一时作出错事，很容易悔改，因此便生原谅你的心。但是我不肯这样老实的作，竟背着本心，将你推给仲膺，才造出这恶劣的结局。至于你呢，除去最初的一节不算，从我离家以后，你就拒绝了仲膺，出来寻我。以后连经打击，你爱我的心，仍然照旧。

只我从龙珍口中听到你思念我的情形，就可明白。要不是你的真情感动了龙珍，她怎肯牺牲自己终身，设法教我回去和你重圆呢？及至我回到天津抱着满肚的热情去见你，不想半途遇见仲膺。因他为你憔悴得可怜，我就奇想天开的和他赌胜，将你作了赌品，这更是一件最对不住你的事。但是结果他竟胜利，我又依着原约，帮他得到了你。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错误，本来可以勇往直前，对你破除隔膜，说明一切，只为有客气梗在胸中，屡次走了错步。顶到以后识上淑敏，弄得头绪更乱，解决更难了。你也是跟我一样，既然心里忆念着我，听到淑敏说我在北京，你就应该径直跑来寻我同居，只为你疑惑我已爱上了淑敏，又不忍夺淑敏的爱人，竟倒行逆施，反先和仲膺结婚，用消极手段来成全淑敏和我的爱情，你就忘了淑敏的爱人，是你的丈夫，怎可以舍己为人呢？”芷华插口道：“我拦你一句，你别只向好处说，怎知道我不是偏爱仲膺，方急于和他结婚呢？”白萍道：“我不会那样糊涂，你若偏爱仲膺，在我头次离家以后，你就该大偿心愿，正式与仲膺同居，又何必抛了他出门寻找我？不过仲膺的心意，我也明白，他实在被你害了。他爱你固然不该，但是象你这样的人，男子和你盘桓稍久，便难免要由敬生爱，这就叫情之所重，不能自已。何况仲膺又和你也是旧友呢！我只悔当初把事看错，以为一切放任，才是高尚办法。其实如今回想起来，倘然我是个头脑腐旧的人，在你们结婚以后，不必使仲膺断绝来往，更能对他下一次警告，也许能点醒他沉迷的心，自加戒惧。那样不特保全了他，保全了你，我就连这几年的痛苦也可以免去了。”芷华摇头叹道：“这也不能只怨仲膺，万般罪恶都发在我身上。世上除了强奸，

凡是男女间坏事，都要女子担负责任，男子无论如何缠磨，若没有女子的回头一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白萍又叹道：“现在回想我们以前所作的事，都是小说意味太深。精神受刺激，便是受痛苦，以后我们都勉力作平常人吧！”芷华低首白萍道：“我们以后当然越平常越好，你看那些向来被咱们笑为守旧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放肆，然而家庭中都享了幸福。像我这放纵的，不是几乎落了可怜的结果么？固然我现在得了你的原谅，可以恢复原来的生命，只是你能原谅我，旁人未必能原谅我，所以我觉着实不能再在此久居了，你应该替我想个遮羞的办法。”白萍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愿意远远走开么？”芷华点头道：“越远越好。我希望对一切认识的人，以后都不见面。”白萍道：“我一定依你，不过要离开这里，必须预先筹划一点财政。如今赤手空拳，寸步难移，我不能领你到别处去讨饭啊！”芷华道：“我很能挨苦，就凭咱们两人，互相扶助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致于饿死。”白萍道：“话是这样说，不过咱们也要有所筹备。”芷华道：“咱们天津还有那所房子，和里面家俱等等，若变卖了，也足可以得一笔钱，很够咱们的用度了。”白萍道：“那房子还有么？我以为这二年在外漂流，你又没有进益，早已耗用完了。”芷华道：“凡是咱们的东西，我丝毫没动。在先是预备你回去时看见当年的原样儿，到和仲膺结婚以后，我也想有一日把原物交还给你，所以很留心的保存。至于我的用度，因为银行取出的存款，已很富裕，又加我在式莲家教书所赚的钱，也颇有补助。前者我离开天津，还给了看房的老妈一百块钱，大约到现在也未用完，”白萍道，“这好极了，我们就回天津去变卖财产吧！

只是不能匆匆就走，式欧式莲对咱们的一片好意，可感至极，咱们必须见着他们表示谢忱，说明原委再走。”芷华想了想道：“不错，这两人是必须见的。你料着他们必然未回城里，可是在那儿呢？”白萍笑道：“我的意思，现在正是深夜，不如咱们老实关门睡觉，等明天他们自会出现。”芷华道：“那太不好意思，倘然咱们早晨还未起床，他们就来捶门，那时见面多么羞人哪。”白萍道：“我们夫妇同房，有什么可羞？”芷华摇头道：“我没你那样厚脸皮，现在你陪我向楼中各处寻他们一下。若寻着了，不怕当面说明，也比明天被人发现的好。”白萍只得依她，就寻了蜡烛燃着，举着出了房门，遍楼上下寻觅。芷华还不住叫着式莲，白萍见有房门就推一下，那知各房俱都紧闭，也不闻式莲答声。白萍见都寻遍了，就道：“这可没法了，我或者料错，他们已离开这别墅也未可定，咱们且回房去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！”芷华无奈，只得同他回房，又偎依深谈一会，才待共寝。白萍要求同床和梦，芷华稍一推拒，白萍忽然作怒声道：“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不能不依。”芷华道：“你怎又犯了脾气？”白萍笑道：“我这是平常人的举动，对妻子使用压力。”芷华道：“我该怎样呢？”白萍道：“你想想，平常的妻所作的平常举动，应该怎样，你就怎样。”芷华笑笑道：“我从今天就勉力作个平常的人也好，不过你也要陪着我一样的平常。”白萍道：“世界上能强迫他妻子作什么事的，还不算平常么？倘然我还等待你自动，那就不平常了。”芷华道：“那么我……”说着一笑，就去掀着帐子道：“请你这平常的丈夫，来和平常的妻睡到这平常的床上。”白萍也笑着进到帐中，二人又喁喁密语了许多时候，但是只说将

来，不谈过去，无论那一个走了嘴说起以前，总被对方拦住。真是久别胜新婚，直缠绵到天光大亮，二人还觉着只过了一霎时光。少时红日渐升，照得楼窗微红，白萍精神兴奋，再睡不着，就要求芷华一同出去散步。芷华便下床穿了衣服，将几上小镜一照脸儿叫道："你瞧，我的眼圈儿都发黑了，还有两边嘴巴都斑斑点点的，这都是你象寻着吃人一样……"白萍笑了一声道："倘然我真能吃你，你早在我肚皮里了。"芷华呸了一声道："我还得弄水来洗洗脸，才能出去。"白萍道："你到那儿弄水？"芷华道："楼下东面看园子人房子旁边的小屋里。"白萍道："这么远，你能到那里弄水，也可以先同我在近处散步了。这园子清晨不会有人，咱们转一转就回来，并不耽误时候。"说着已穿好衣服，跳下床拉着芷华就向外走。芷华拗他不过，只得跟随。开了门到了楼下，在树丛边走了一回，芷华问起白萍所住的小楼，白萍道："我那里很宜于夏天居住，比大楼清爽得多。"芷华道："我远远瞧着，也觉那小楼很好。只因看守人说小楼上有男客住着，所以我始终没有走近去看"。白萍道："这定是式欧跟看守人串通了，两边说谎。那看守人对我说大楼上住有园主亲眷呢！现在趁着没人，随我到小楼上看看。"说着二人就循了曲径，穿花拂柳的走过小桥，到了小楼之下，白萍指着躺椅，述说昨夜在此独坐，看见大楼上有白衣女子的影儿，还以为真是园主亲眷，却不料竟是自己同心共命，朝暮思念的人。若不是无心相遇，恐怕到此时还是遥遥相望，咫尺天涯。"芷华道："我也是从昨天心神不定，好似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似的，想不到居然圆了咱们的旧梦。可见凡事都要有些心灵上的预兆。"白萍点点头，便携她进了楼门，又循梯上

楼，二人且行且说。芷华走在前面，到得楼上一瞧，忽然大吃一惊，张口欲呼，又自将手掩住口儿，转身欲下。白萍这时已走上来，拦住楼梯口，使她不能下去，芷华忙向他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"快走。"白萍方自一怔，却已瞧见这楼中情形改变，两只床都移到一处，互相接连，床上睡着一男一女，却是式欧式莲，正互拥而卧。白萍方才大悟，明白式欧并没离园中，不定在那里躲藏，直到夜里，式莲瞧见自己和芷华相遇，她就去与式欧会合，料着自己不会回来，就同式欧到此睡清静觉。不由心里好笑，又觉立在这里不便，就急忙和芷华蹑步下楼。不料他们上楼时毫无顾忌的脚步，并没有惊醒式莲，如今竭力放轻脚步的下楼，反把式莲惊醒。她睁开眼来，正瞧见芷华白萍的后背，朦胧中不禁失声叫道："呀"，芷华闻听，不自主的也回头一看，两人眼光对个正着，互相瞪视约有三四秒钟。式莲这才想起自己正在式欧怀抱之中，羞得闭了眼儿，将头乱躲，恨不得床上生出个缝儿，教她钻进去。芷华这时也悟到自己脸上满面是白萍吻痕，赤裸裸的显露，这可羞的样儿，如何能教人瞧见？不由也呀了一声，双手掩住脸儿，向下便跑，脚下一滑，竟由楼梯向下跌倒。幸而白萍在前，闻声回手将她抱住，问道："怎么了？你跑什么？"芷华只叫快走快走，白萍道："你别喊，看惊醒他们。"芷华道："式莲已经醒了，还不快回去。我不洗脸，怎能见人？"白萍方才明白，忙扶着她下了楼。芷华只怨白萍不该拉她匆匆出来，说着话手还掩着脸儿。白萍笑道："你何必介意，式莲恐怕比你还着急呢，还不把手放下来，这里再没人了。"芷华闻言，方才放下手儿，直向大楼跑去，二人且走且说，过了树丛，离大楼门只有二

三十步，二人只顾向前，忽听身旁不远有女人声叫道："林先生，林太太，早起来吸空气了么？"芷华转身一看，只见左边树排之下，草地之旁，一块卧石上，坐着祁玲和景韩，正含笑起立相迎。芷华心里诧异，这二人怎也来了？猛又想到自己的脸，立刻扭转身形，如飞跑进楼去。白萍却已明白他二人定是式欧一伙，早已埋伏在此，便上前寒暄不提。

且说小楼之上，式莲见芷华踉踉跄跄的跑了，她并未瞧出芷华脸上有什么异状，还以为芷华因自己和式欧同床，外观不雅，故而急忙避去。羞急之下，还面红心跳了半晌，才照准式欧后背打了几下，式欧梦中惊醒，问道："为什么你打我？"式莲发恨道："我还不打你，你真害死了我了。夜里咱们溜到这楼上来，我说随便歇一会儿，你定要并着床睡，还大意不关门，现在教人家看见，我可没脸出这门儿。"式欧忙问谁来，式莲道："芷华和白萍才闯了进来，看见咱们的样儿，就又跑下去，这有多样糟糕，咱们本占着上风，准备看他们俩红脸的。如今原告倒变了被告，要对着人家红脸了。"式欧想了想笑道："这也没有关系，咱们两人订婚后便已同居，谁都知道，还怕人笑么"？式莲道："你们男子真是不要脸，把无耻当有理。我当初寄居住在你家里，不过是作客。直到咱们订了婚，旁人也只以为我仍在未婚夫家里居住罢了，谁又晓得我和你在一床上睡。这一来我可不能见芷华了，你快去雇车，送我回城。"式欧道："你难道一世也不见他们夫妇了么？我奉劝不必把小事挂心，芷华现在正感激我们，万不会轻嘴薄舌。你起来穿好衣服，爽性同我迎头去给他俩贺喜吧"，式莲虽然听了式欧的劝，但仍觉得面上难堪，不肯前去见面，忸忸怩怩只不动身。式欧却以为

芷华绝不能调谑式莲，而且她一见式莲，便须表白自己的事，先要窘上一下。式莲说不必别人取笑，自己心里难堪，比什么都厉害。式欧费了许多话，方把式莲说得依从。但她仍恨式欧昨夜多事，又将他打了几下，式欧只含笑而受。式莲才用冷水草草拭净了面，心中自思也觉芷华不会向自己取笑，而自己却要收敛些，不可使芷华难堪，以免惹她反口相讥，想着便和式欧下了小楼，直奔大楼。在大楼下看见白萍，正立着与祁玲景韩说话，式莲又羞起来，躲在式欧背后。式欧却直走过去，白萍看见，已满面露出感激之色，伸着手迎过来。式欧笑道："白萍兄，很早就出来了？"白萍握紧他的手道："老弟，我真感激你和式莲，你们太费心了。"式欧道："不客气，我是应该这样作的。"式莲这时才从式欧肩上探着头儿道："我的先生呢？"白萍知道她问芷华，便答道："她在楼上，你以后不再叫先生吧。"式莲苦笑道："我在以前本有个机会……"说了半句，忽然止住。她本来想说倘淑敏不死，白萍和她结婚，两家便成了亲眷，可以改了称呼，但这只可对白萍，芷华却绝不生关系，所以连忙咽住。见白萍仍望着自己，就笑道："我今天有些七颠八倒，说话满不按牌儿。"白萍却似乎听出她言中之意，就向式欧道："你真是太忠厚了，令妹淑敏的死，完全死在我的身上，你居然不怨恨我，还替我帮这样的忙，我太感觉惭愧了，"式欧未答，式莲已接道："这件事你不提起，我也不能说的。在前几日，我和式欧已谈过几次，淑敏的死，自然由于她的命运，你自己引咎自管引咎，咱们却只恨龙珍，对你并没一丝埋怨，并且还可怜你的遭遇。你想，我们若不可怜你，肯做现在这种事么？不过我有几句话对你

说，这是式欧的意思，我代表他说出。因为你当日和淑敏的爱情，已然到了极点，除了没经过正式结婚的手续，夫妇的关系总可说已经定了。如今淑敏已死，请你断定一下，她应该算你林家的夫人，还是仍旧算我们房家的女儿呢？”白萍听了这话，立时变色。自思和淑敏本已发生夫妇关系，以前为保全死者的脸面，自己当然不能实说，如今式欧二人径行揭破，以为此问，自己在良心上自是应该承认淑敏已居在妻的地位。不过这话若对式欧说出，不知他以下尚有什么提议和要求，自己和芷华初得重圆，不要弄出意外枝节，惹她有所不快。想着沉吟半晌，结果仍本着良心答道：“我承认淑敏已经是我的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我可以直说。实在除了未曾正式结婚，夫妇的条件已全备了。你们想想我该怎样，我全可以依从。”式欧这才开口道：“我并没有别的意思，只为淑敏死后，我恐怕伤父母的心，所以还挨忍着没敢给南方去信。如若白萍兄不承认和淑敏的关系，我写信只说淑敏去世，别无他话。若是白萍肯承认以前关系，我写信就说淑敏死在定婚以后，那样咱们还可以作亲戚来往。”白萍忙道：“我当然承认的。”式欧又道：“还有淑敏的灵柩，还在浮厝，应该怎样料理，还要请你作主。”白萍听了沉吟道：“淑敏已是我的正妻，死后当然要葬到林家茔地。无奈我在北平并没有祖茔，而且我故乡太远，运回又不是一时的事。”式欧道：“倘然你有此心，我可以代为解决。我家在北平居住，已有数世，早算本地籍贯。就像家父到南方作官，以后仍要回到北平养老，所以我家的坟茔家产，完全在此。而且我家坟茔地方很大，还有不少祭田，可以分二亩给你，作为林氏茔地，先把淑敏安葬在内，你看如何？”白萍

大喜谢道："你关顾我到这步田地，真教我没话可说。"式莲道："不必客气，式欧也是为着安慰他妹妹的幽魂。不过这事你对我芷华先生直说不呢？"白萍略一犹疑，才道："我自然得和她说明。"式莲道："你也不可莽撞，以后得便慢慢再谈，现在无须着急，看伤了芷华的心。"白萍道："芷华是明白人，绝不会为这个不快。"说到这里，忽见式莲仰头挥手叫道："你下来啊，我们正来看你……"白萍回头一看，见芷华在楼上由窗中探出头儿，向式莲叫道："妹妹你来。"式莲应声便向楼门走去，白萍式欧也待跟随。芷华又叫道："我只叫式莲上来，别位候请。"说完便转身不见，式莲自己走到楼上。进到房中，见芷华正坐在椅上，绷着脸儿，并不起立招呼。式莲也未介意，就笑道："我给你道喜了。"芷华正色道："式莲你过来。"式莲就走到她面前，芷华指着椅子道："请坐。"式莲这才看出她似乎端着架子，方自一怔。芷华又道："式莲，咱们是什么关系，有何等感情，我自问待你没有错处，你怎么忍心耍我呢？"式莲见芷华神色正经，不知她所言何指，就惶恐道："我怎么耍您了？"芷华道："你和式欧合谋跟我弄这圈套，以致把事情弄到现在这步田地，教我多么不好意思？"式莲听着，立刻明白芷华这是倒拖一刀的办法，因为她不好意思，怕自己取笑，故而先发制人，把埋怨的话来相抵制。就笑道："您别怨我，我们所作的正是最正当的事。换句话说，这也是我爱您的表现。"芷华知道再说下去，定要被她占了上风，就插口道："你别说了，就是你一片好心，也该预先说明，怎该这样插圈弄套。请问这主意是谁出的？是你还是式欧？"式莲道："是我们俩商议出来。"芷华立刻又现出先

生面孔道："式莲你现在大变了，哪有当初女孩子的样儿，作事过于任意，连我都玩耍还不算，行为也太放肆了。就像方才那是什么样子，你和式欧结婚了么？"式莲听了，作梦也想不到芷华会当面直说，立觉羞窘欲死，低着头儿不敢仰视。心里虽想着芷华也有不正行为，怎能责备他人，但绝不能反口相讥，一则因为有师生的关系，二则受过芷华的恩惠，三则芷华所责的甚是当理，就只得守着少女身分，低头无语的听受责备。芷华瞧着她忽然笑了一声，握住她的手道："式莲妹，别害臊，我呕你呢。"式莲这时才开口道："我早明白您这是当头一棒，不许我开嘴。"芷华笑道："谁教你给我道喜来，你老实坐着，说真的，我还想劝你句话。论起来我本是你的先生，固然我这先生真没一点好行为，值得你佩服尊敬，不过我在经过波浪以后的今天，可以把觉悟的话告诉你。我以前就吃亏在放纵两个字，所以要劝你们行为拘谨些。譬如你和式欧婚约已定，自以为无须太拘形迹，其实不然，请想古人为什么把婚礼定得那样郑重？就为叫人感觉是人生一重大变化。男女一经结合，便须互相尊重个人的道德，不能胡作非为。如今随意同居，很容易把男女关系看轻，以后便有种种危险。例如一个女子，是经过正式婚礼后才和男子同居，她感觉夫妻关系的郑重，因之一世永是规行矩步。一个女子婚前先和丈夫同居，她以为夫妻是草草成就，以后就能草草分离，或者再与他人草草结合。我这话只是泛论，并非对你发挥。因为你是极明白的人，不会有什么失闪，不过越是聪敏人，越要自己戒慎，驽马溜缰，跑也不远。骏马若失了羁束，可就了不得，你应该把我作个前车之鉴。我告诉你，白萍同我就是未结婚先同居的啊！现

在你要急速和式欧结婚，不可再误，这是我的忠告，你万莫当作取笑。还有祁玲和高景韩两个，恐怕也和你们一样，以前不论，只说现在，他俩在这园里，大约也住得和我一样长久，总有三两天，到今早才出现的，还会不在一房住么？你应该把我劝你的话，转去劝劝他们，大家趁早结婚。我和白萍决定离开此地，不过还可延迟几天，等吃了你们喜酒再走。”式莲听了愕然道：“你真要走么？”芷华道：“你且不必管我，我走还是后话。”式莲道：“我在您面前，不能说谎。您总知道我不是放纵的人，但是也不能只尊男子一面意思，赶快结婚。”芷华道：“那敢情好，你这该同式欧商量，快快的办。祁玲那一对儿，能一起成礼最好。”式莲暗想，芷华劝告虽是一片好意，但是她又何必这样催促呢？又转想或者急于离开北京，便答道：“我今日得暇便与式欧商议，您是我的先生，一定想看着我归入正路，方才放心。”芷华笑着，看看自己的手表，才道：“现在咱们说完了，你请他们上楼坐吧。”式莲闻听，就向外走去。芷华道：“你何必下楼，就在窗口招呼一声不得了。”式莲回头笑道：“我得下去嘱咐他们一下。”芷华会意，倒红了脸儿，任她下楼。须臾众人都上楼来，大家见面，全不提芷华白萍的事，只说闲话。不过闲话没什可说，不禁不由的便说到龙珍害淑敏的惨史。祁玲才提起一点头儿，式欧就拦阻道：“先不必说吧，我们现在无须在这里耽搁了，大家回城里我家去吧。”式莲在旁，也赞成式欧的意见，邀大家立时便走。白萍因芷华夜中曾说过远走高飞，隔离故旧的话；怕她不肯回式欧家去，就没敢答应式欧的邀请，只把眼望着芷华，等她开口。芷华见白萍这种情形，就点头道：“我们去的，到房

先生府上再盘桓几天，也未为不可。但是现在我有几句话，要先在这里说了，得到你们同意再走。”武莲忙道：“你有话说吧。”芷华向式欧道：“现在我放厚了脸皮，对你们说，现在这一出由白萍作主体的悲剧，已经快演完了，其中最便宜的是我，一个行为最坏的人，反得了很好的结果。最可怜是淑敏，那样好心肠的姑娘，倒冤枉死了。但是她生前和白萍的关系，是不能隐讳的，至少白萍与她已成了夫妻名分，这名分是不当随淑敏的死一同消灭。说着向白萍等一望道：“你们以为该怎样呢？”式欧和武莲听了，想不到方才自己对白萍提出的问题，此际竟又由芷华向自己提出。但这话又不好答复，大家怔了一怔，都没开口。芷华又道：“那么，说我的意思吧。淑敏生前虽然没和白萍结婚，我们认为他们已经结婚，可以不可以？”众人还是不语，芷华又道：“我以前虽然和白萍曾经有过夫妻关系，但是被我把那关系弄得消灭了。所以我认为在今天以前，白萍和我是没有关系的，这当然也可以。”众人听了，不知她是什么意思，都望着她发怔。芷华道：“我这话并没什么深意，只说实事。淑敏在先和白萍有了夫妻关系，我只能算白萍丧妻后所娶的正室。我是这种意思，白萍当然也不会有异议。现在只问房先生，肯不肯承认这门亲事。”式欧正盼望这样，便答道：“我当然十分愿意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也不能随口一说，应该在仪式上有个样儿。淑敏的埋葬，白萍正在狱中，不能有丝毫表示。如今固然不能教白萍和淑敏补行婚礼了，但是丧妻的仪式，却不能不举行。若不然淑敏委屈着死去了，含糊着埋葬了，活着的人，既然对不住她，而且这样谁又知道她是白萍的妻室？所以我主张回城以后，由白萍急速赶到天津变

卖了房业，弄些钱来，替淑敏重新开吊，教死者稍得风光，还是小事，确定她和白萍的夫妻关系，却是要紧。”式欧道：“你这种怜恤淑敏的心，我当然赞成。倘若实行，也用不着白萍变卖房业，一切费用全可以由我垫办。”芷华道：“那更好了，日后由白萍还你，也是一样。”白萍却始终没有说话，他在这情形之下，只可全听芷华意思。祁玲景韩是局外人，不便插言，只由芷华式欧计议妥当。天已到了十点多钟，式莲便下去向看守人谢了搅扰，又送了酬劳费，烦他代赁了车子，大家才一齐动身，由别墅回城。一路无话，顷刻间便到了式欧家中。式莲特地收拾出三间淑敏昔日的住房，给白萍夫妇居住。芷华不肯，仍教白萍住在南院书室，她自己却凑到祁玲所住的厢房。过了一日，式欧提出一笔钱来，交给白萍，白萍就筹备给淑敏补行出殡。一切仪式完全按着已嫁的妇人办理，名称当然是林门房氏。芷华知道式欧已决定割出祖茔祭田的一部，给白萍作墓地，安葬淑敏，就自作主张，烦式欧寻个刻碑石工来，背地里问白萍道：“你近来经的风波也很多了，现在可还有什么迷信忌讳的思想。”白萍不解，问她是什么意思，芷华道：“你只道怕不怕丧气吧？”白萍道：“我自已是不怕的，可是为你就有些怕。”芷华道：“我们现在还能留在世上生活，已是多余的了，还有什么可怕。你来看，我预备在淑敏墓碣上这样写法。”说着拿起笔来，向纸上写了几行字。白萍一看，见正中大字是林白萍及其五字，以下分为两行小字，左边是原配房淑敏，右边是继配江芷华，再下又是之墓两个大字。白萍看完大惊道：“你这是……想怎样？”芷华笑道：“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邀你一同自杀，立时和淑敏同穴埋葬。这只是一种预约和

规定，第一确定了淑敏原配的身分，第二表示我们两人百年之后，也埋到这个穴里。现在早些写上，省得咱们死后再教旁人费事。而且式欧死了妹妹，一直饮恨吞声，对咱们不出怨言，并且还费这样好心，成全咱们重圆破镜，我们良心怎对得住人家？再说式欧又知道我们将要远走高飞，或者要疑惑你把淑敏埋葬之后，就永远丢下不管。这样一来，式欧明白我们把淑敏墓地，作为老年归骨之所，觉得他妹妹九泉下不致永久孤独，也可以由放心而得了些安慰。我也知道以前没有这样办的，过于惊世骇俗。但是我们自问良心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得住生者死者。”说着又指着纸上的字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还想再进一步，把继配两字改作旁妻。不过怕你一定不肯，式欧等人也要反对，所以就写了继配。”白萍听了叹道：“你也太过了，其实何必呢？”芷华道：“并不太过。我并非沽名钓誉，买式欧的好儿。只为良心上觉得淑敏生前可怜，死后不便再受委屈。式欧一切忠厚，我们更应该在可能范围里教他舒心。至于你当然以为对淑敏崇奉太过，便是给我难堪，所以不愿这样办法。其实不然，淑敏无论如何，也只能享受空名，口眼一闭，还知道什么？我却是来日方长，你何必对我客气。”白萍知道她已决意如此，不能拦阻，只得拿了那张纸儿，出去背着式欧等人的面儿，教石工照做去了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　如此人间世鬼作揶揄仙成贪滥　可怜劫后身水思静止风弄波澜

这时式莲过来，向芷华说："我已和式欧商议着，在淑敏正式出殡之后便要举行婚礼。"又说："祁玲也预备和她同日结婚，并且祁玲要在婚后拿出自己积蓄，给景韩开一家照相馆，长期在北平居留谋生。"芷华深为喜悦，就说大家赶办结婚一切事情，若忙不过来，自己还能帮忙。式莲道谢说："没什么可预备的。"芷华又代为筹划了一番。白萍式欧只忙着淑敏出殡的事，直过了一星期，方才大致停妥，只等日期到来，众人都稍为清闲。这一日芷华夜中偶然作了一个梦，梦见龙珍，好似在天津同居的时候，身上却穿着罪衣罪裙，有如戏台上玉堂春的苏三一样，醒来恻然动念，就买了许多食物，要到监狱去看她。祁玲闻知，也要同去，芷华却教白萍随着。白萍犹疑道："我去怕不大好吧。"芷华道："你还不应去瞧瞧她，她和你也好了一场。"白萍道："你不必提这话，我现在很怕见她，再说咱们安然在外自由，她已经终身监禁，相形之下，不教她心里更难过么？"芷华道："不然，龙珍的存心我很明白，她见了你我又恢复了旧日关系，一定十分快乐，而且她以后自行投案，完全是为救我。但是如今她囚在狱里，还不知我们结果如何，现在

给她送个信儿，教她知道并没枉费了心，我已经受到她的好处，岂不足以教她安慰么？”白萍听了无话，便先去打听了可以接见的日期，居然当日下午二时便能准许接见。于是芷华祁玲白萍三人，带着买好的食物用物，坐了车子，直奔到监狱中，向女监管理人挂号。等了一刻多钟，才见龙珍那一副臃肿的脸儿，在铁栏后出现。她比以前反倒胖了许多，只脸上气色十分难看，眼光直直的望着外面，看见他们三人，好像大吃一惊，接着惨然一笑。芷华首先走到近前，叫道："龙珍妹，你太苦了。”龙珍摇摇头道："没什么苦。姐姐，想不到你还来瞧我一趟。”芷华道："我早就想来瞧你的，以后更要常来瞧”。龙珍流泪道："姐姐你真好。”说着瞧瞧她身后的白萍祁玲，几乎叹气道："你们也来了，我真担不起。”祁玲上前道："龙妹妹，你太可怜了。以前的事，总算起来，只有我最对不住你，你简直被我害了，你一定很恨我，我良心上万分不安，只恨没法替你受罪。”龙珍摇头苦笑道："姐姐别说这个，你不错的，因为你太爱惜淑敏，就把旁人看轻了，我绝不怨你，只怨自己没有福气。倘然我先和你要好，你也许像爱淑敏一样的爱我啊。”祁玲把脸一红，没话回答。龙珍又向白萍看看，却对芷华道："姐姐，现在你们怎样？”芷华道："什么怎样？”龙珍道："你和林白萍先生现在怎样了。”芷华叹道："这当然是妹妹欢喜听的，妹妹不是总希望我和白萍恢复原状么？现在已经如了你的愿望了，不过这也是妹妹成全的。我们但有一日生活，就永远感念着妹妹。”龙珍点头道："好好，这是最痛快的事。我以后就是在狱中临死时候，想到姐姐已然不再孤栖，精神上也万分安慰了，不过林先生定然还恨着

我，因为他差一点被我害死呀。”白萍正色道：“龙珍，你不要误会，我绝不恨你的。你的行为，完全是环境逼迫出来，我就是逼你走错路的罪魁祸首。你现在受这刑罚，真是冤枉，以后我但能有一分力量，也要救你。”龙珍凄然道：“不必吧，我明白你的话是出于真心，不过我还是在狱里的好，就是立刻出去，我又将如何。”芷华听了不觉凄然，想安慰她也没有话说。龙珍又道：“你们以后也不必常来，只要隔些日子派人给我送几本书来，就好极了，并且也教我知道你们的音讯。”芷华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这回忘了，只给你带来吃用东西，已交给狱中管理人去检查，大约少时便可给你送来。”龙珍连声道谢，这时管理人来说时间已到，龙珍悚然变色，自知转眼便将重回凄凉苦闷的囚室中，和世界隔离了。便挥手教白萍祁玲退后，招芷华进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到底你是有福分的。白萍所接近的共有三人，如今鬼使神差的教我和淑敏两败俱伤，成就了你的幸福，虽然是我早已跳出圈子外的，但淑敏若是存在的，恐怕你仍旧要孤栖下去，所以这事弄得阴错阳差，直是上天怜念你的苦心，暗中拨转，姐姐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从此可要安分守己，好好保守自己的福分，别再走错步。我在这里，无论如何受苦，只要知道你随着白萍在正路上，就到死也安慰的。”芷华听了感激难言，只有执着她的手流泪，但是时间到了，再难流连，说了声下次再见，就眼瞧着龙珍出铁栏退去，泪眼一瞥，就不见了。芷华凄然半晌，就向管理人重重托付，求他照应龙珍。并且于带来物件以外，又留下五十块钱，给龙珍花用，还留下式欧家住址，预备龙珍若有什么事或是需要东西，可以送个信儿。一切办理完毕，当

时三人才惘惘回家，跟着就操持淑敏出殡的事。到了日期，很风光的举行殡仪。但因淑敏的灵柩，已然浮厝在义园里，不能重行移回家中，就用变通办法，一面将灵柩仍放在义园设奠，一面在家中开吊。到出殡时，殡仪经过义园，才把灵柩带着，送到新墓地，白萍式欧式莲祁玲都再送到墓地，自不必说。芷华也穿了亲姐妹应穿的孝服，随送前去，那刻好的石碣，已早送到墓地，式欧看见上面文字，指给式莲，二人都大为惊异，忙问原因，白萍就将芷华的意思说了，式欧十分感佩，但竭力反对这样办法，劝白萍铲去重刻，芷华只是不肯，认为这样能使生者死者都得安心，式欧仍然劝阻，这时灵柩已经入穴，芷华再不理他，就临穴痛哭起来。式欧也顾不得再说，陪着大哭，一时哀声四起，最后还是祁玲劝大家停止。白萍虽然万分悲惘，但在芷华面前，也不敢过于显露，芷华却哭得声气倒咽，众人力劝方止。看着覆土入穴又竖起石碣，一切完毕，才上奠行礼。猎猎野风，荒荒白日中，对着黄土新坟，情况分外凄凉，大家还留恋不忍归去。式欧代白萍打发杠房人等，天色已然向晚，大家才出了墓地，去上原来的马车。式莲无意中向墓地矮墙边一看，见墙边伏着一个人，向这面望着，相距虽远，但式莲眼光极强，一瞥之间，立觉这人面上似有特别标志，心中一转，忙推祁玲道："你看那是谁？"祁玲随式莲手儿瞧时，见那人是个穿青色旗袍的女子，坐在地下，头伏在短墙上，像在向里面看，只是瞧不见面目，就道："我瞧不出是谁。"式莲道："方才一晃儿，我瞧见了，她是没鼻子的。"祁玲听了一惊道："柳如眉么？"式莲点头道："八成是她。"祁玲道："她到这里作什么来？"式莲道："我喊一声试试看。"

说着就高叫了一声，那女子回过头来，立见果是柳如眉。祁玲惊异着叫道："柳姐，你怎地来了？快过来。"柳如眉闻听，先扬手招呼一下，方才走过来。式欧等全是一怔，见柳如眉仍是那身衣服，只面容极为憔悴，满是风尘之状。柳如眉和祁玲等三个女人握了手，又向男子打了招呼，才道："我是跟你们来的，淑敏平日待我极好，我怎不来一趟？"式莲纳闷道："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呢？难道我们待慢你了。"柳如眉道："绝不是，我因为本来是随着龙珍叨扰房宅，以后龙珍作出那种事情，已经成了房宅的仇人，我怎能再在房宅住下，所以走了。"式莲道："你那就太多心了，莫说别人，就是式欧，也没有一点儿芥蒂。你出去住到那里了？"柳如眉道："我一个人的住处，还不好解决，随便有个地方就安身了。"式莲道："现在你还回我家去吧。"柳如眉道："谢谢，我不想回去。"式莲道："要不你就住几天再走。"说着就拉着她向前走，到了墓旁的小道，那儿停着三辆马车，来的时候是白萍芷华一辆，式欧式莲一辆，祁玲景韩一辆，只为景韩有病未来，所以祁玲独坐一车。这时多了柳如眉，正好与祁玲作伴，但是在大家上车时，白萍芷华先上了最前的车，不料柳如眉竟也随着上去，坐在他们对面的小倒坐儿上，祁玲还以为柳如眉客气，先抢一个不舒服的座位，便叫道："柳姐你下来，我的车还空着，何必挤着。"柳如眉道："成了，这儿很好。"祁玲道："我车上没人，乐得大家松快呢，咱们一块儿谈谈多好。"柳如眉道："我也是想跟芷华姐说说话儿，祁姐你别管我吧。"祁玲听了不便再说，只好自去上车，式欧式莲早已在车上等待起行了。当时车子走起来，因为土道不平，马车里面积又小，柳如眉坐

处十分狭窄，显得非常局促，而且不断的撞着头儿。芷华见她太不舒适，就客气了一句道："你那里太难过了，咱们换换吧。"芷华说这句话，本是虚让，料着柳如眉万不能过来和白萍并肩而坐，那知竟出意料之外，柳如眉居然欠欠身道："也好。"芷华无奈，正要和她掉换，白萍却不忍芷华受罪，忙拦住她道："你别动，我过去吧。"说着就欠身而起，预备要让柳如眉到这边来，然后自己再过那边去。这时芷华深怪柳如眉太不知礼，白萍却觉着柳如眉未必好意思和自己掉换，或者虚让一下，也就罢了。那知柳如眉还是不客气，居然也立起向白萍弯腰挪过，马车地方极小，三人老实坐着，尚不挤，两人这一移动，竟要把身子互相紧挨，还得挤拥着过去。因为柳如眉的小倒座偏在中央，白萍原座却偏在一旁，于是白萍向芷华一边退让，教柳如眉挨着车壁过来。就在这一霎工夫，二人身子相挨之际，柳如眉陡然双眉一竖，从衣襟底取出一柄霜锋锐亮的小刀，直向白萍肋下刺去。芷华瞥见刀光，吓得一声狂叫，无奈被白萍挤住，手足乱动，立闻当的一响，白萍也叫起来，反手抓住了柳如眉的手腕。这也是白萍命不该绝，五行有救，他的衣袋里装着个镀银的白铜纸烟扁匣，正护在肋下，虽然面积不过三寸见方，柳如眉的刀子刺下去，尖儿正扎在烟匣上，当的一响，但是匣面光滑，留不住刀，向下一滑，刀尖仍刺入股际，不过力量已小多了。白萍觉得一疼，立刻一只手握住柳如眉的手腕，身体向后稍退，另一只手便去夺刀。芷华看得明白，就将脚踢着车壁狂喊，一面推着柳如眉，帮白萍和她争持。这时前面的车夫，已然听见声音，回头见车中三位客人打将起来，急忙将车停住。因为这一辆车在最前，猛一停住，后

面两车也随着住了。车夫跳下便喊后面的人来看，此际柳如眉手中的刀，已被白萍夺过，白萍一手执刀，一手将她紧紧抵住在原位上。芷华忙问白萍可受了伤，白萍摇摇头道："不重，最多刺破个口儿。"芷华就向柳如眉道："我们跟你何仇何恨，你来下这毒手？"白萍也喝道："你给我说出原故，我向来跟你没有交涉，你这是为什么？幸而我身上带着烟盒，把刀挡住了，要不然我就许丧了命，你快说！"柳如眉起初还将眼瞪着刀子，似乎要冷不防夺过去，但这时后面车上的式欧式莲祁玲，还有三个马夫都已围了过来。式欧拉开车门，见白萍手中执刀，刀尖沾有微血，忙问什么事？白萍答道："柳如眉要杀我。"式欧等大惊，式莲看看四面旷野无人，就道："车上不好再坐，你把她拉下来问。"白萍就拉着柳如眉下车，芷华后随。柳如眉却面不更色，冷笑道："你可以放手，我既没有第二把刀子，也不会跑。就是跑了，你们男子也不会放我跑的。"白萍就放了手，向四外看看，见左边有片大坟地，里面满栽松柏，就道："咱们上这坟地里去说。"又向车夫道："你们在这儿等着，耽搁了工夫，我另外给钱。"车夫答应。白萍等就簇拥着柳如眉，进了那片坟地，立在树下。式欧见白萍裤上有血渍沁出，忙问道："伤得不轻吧。"白萍伸手向袋中掏出烟匣道："多亏这件东西，没有重伤。"芷华看着白萍裤上的血，心内惊猜不定，恨不得立时教他解开看看，但又不便说，就切齿向柳如眉道："你说为什么？无故害人，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名。"柳如眉耸肩笑道："知道的。我因为知道有罪，才作这事。"白萍道："你不用装这没要紧的样儿，请问你对我有什么仇恨？"柳如眉叉着腰道："没仇恨我就想刺你么？

说痛快话，我是因为龙珍。据我所知道的，她当初和你也有过一个时候的深交，以后她为着别人，自己退让，这是她的一片好心。可是你这作男子的，也该有点儿良心拿出来，作些对得住她的事，那知你竟把她抛在九霄云外，好像根本没当初那回事似的，只去和淑敏亲密，大家合起来给龙珍刺激，惹得她神经错乱，作出害人的事。倘然真把你害死，倒也痛快，无奈又阴错阳差的害死淑敏。龙珍本已经跑了，又为救芷华回来投案，受了无期徒刑的罪。就我这旁观人耳里所听，眼中所见，你们没一个肯怜恤她，救护她，瞧着她永久不见天日，好像才痛快了。我当初本是妓女，很风光了一阵，以后废了官面，从天上跌到地下，一个人凄凉凉，再遇不到亲近的人，好容易遇着龙珍，同病相怜，结成顶知心的朋友，预备一同度这后半世。想不到她竟抛了我，我那里再寻她这样的人，自己活下去还有什么趣儿？”柳如眉说着，喘喘儿又道：“龙珍一入了狱，闪得我自己凄凉，直恨不得跟着她去。原要到狱里探望，又怕只一时见面，更引起她的痛苦，就没有去。挨到最近，我才知道白萍和芷华又成夫妻，更替龙珍伤心。心想原来白萍有淑敏时和淑敏好，没淑敏时又有芷华安慰，而且白萍又替淑敏出这很风光的殡，看起来无论死的活的，都算有人顾念，只有龙珍自始至终，只有看旁人享幸福，替旁人造机会。大家如今各自得所，任龙珍永禁在狱，倒好像除去一个祸害，这真太教人不平了。我这回来刺白萍，一半为龙珍负气，一半也为自己。”祁玲插口道：“你有什么为自己的？一个毫不相干的人。……”

……柳如眉望着祁玲道：“咱们都是毫不相干的人，你那样从中拨弄，虽然结果毁了淑敏，但是原意还不为着替淑敏抵

抗龙珍么？以后激出那样大祸，你是为什么？不是为爱淑敏么？我也是一样爱龙珍，可惜龙珍那人心里各别，不肯把本身的事和我商量，若是她用我帮助，就凭我当初作妓女时学的手段，施展出来，你们几个也不是敌手，龙珍便是再丑些，我也可以把白萍给她夺回去。现在事情已然错到底儿，什么也不必说了。我本来从丢了鼻子以后，就不把性命当回事，死活随便，如今没有了知心的朋友，活着更没趣儿，所以今天跟到坟地，故意教你们看见，想寻机会杀死白萍，教他不要在淑敏已死，龙珍入狱的时候，还安然置身事外享这世界上的自由幸福。至于我自己，却希望因为杀人罪名，也得个无期徒刑，进狱去和龙珍永远作伴。现在没杀成你，我的希望算落空了，请你把我送官治罪，这杀人未成，罪也不轻，或者也能与龙珍作几年伴呢。我在这儿等着，你们派人去唤警察，或者仍旧用车把我载到公安局去，请随便办吧。”柳如眉说完，就坐到地下，倚树休息。大家听她侃侃而谈的说完，不由面面相觑。内中白萍祁玲二人心里，尤为难过，芷华却又惊又恨，想到车上的事，身上直出冷汗。她本来初与白萍复合，心才宁贴，柳如眉却要假手死神，把白萍夺去，虽然万幸未遭其害，但若白萍真个伤了性命，此际如何？那真不敢想了。芷华这样寻思，不由对柳如眉痛恨，直欲先将柳如眉重殴一顿，然后送官治罪，就叫道：“柳如眉，你这狠人，真没有道理。白萍一切行为，全是由于命运，他本身并没一点坏心。淑敏的死，她的家属还能原谅白萍呢，你这局外人，敢是发了狂病。再说你方才说已经知道现在我和白萍如何了，还要把他害死，这不是等于害我么？我跟你有什么仇啊，现在就是龙珍没有入狱，她无论有什么

深仇大恨，为着我的关系，也未必忍心作这样事，不信你到狱中问问龙珍，看她可赞成你这行为？”柳如眉摇头笑道：“我不管她，反正我觉得该这样作，就这样作了。现在无须多说，你们快计议怎样处置我吧。”话方说完，白萍忽张手挥众人道：“走走，咱们先上车去。”芷华道：“带柳如眉上来么？”白萍道：“你别问，快走。”芷华就和式欧等退出那坟地之外，芷华走得较慢，双目只瞪着柳如眉，白萍拉着她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芷华道：“柳如眉呢？”白萍道：“让她走好了。”芷华道：“这么放她走么？”白萍低声道：“你别问，快和他们上车去，少时我再告诉你们原故的。”芷华无语前行，唤众人上车，白萍在最后也出了那坟地边墙，忽听后面柳如眉叫道：“你是预备带我进城上公安局么？”白萍回头，原来柳如眉紧跟在后面，就摆手道：“我既不带你上公安局，也不交警察，柳小姐，你请自便吧。”柳如眉倒一怔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白萍道：“什么意思也没有，你只把我伤了个小口儿，连疼都不疼，这值得经官动府么？”柳如眉道：“别看伤得不重，我可是存心杀你呀。”白萍道：“随便你存什么心都好，反正我不和你计较，现在你去和龙珍作伴的愿望，恐怕办不到了，除非再把我杀死，无奈你已没了刀，我却有了防备，你算失败了。”柳如眉瞪着眼儿，望他道：“你真以为伤痕太小，不足作我杀人的证据，而且怕我到官时，反口不承认谋杀，所以甘心不追究，这你错了。我只希望去和龙珍作伴，到官时宁可把罪孽说得重些，才可以多伴她几年，万不会反口的。你快把我送警察吧，那样我也如了愿，你也出了气，多么好？”白萍鞠躬答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如你的愿，而且本身也没有

气，无须乎出的，你请便吧，我很抱歉，不能用车载你到城里了，你自己幸苦些，走回去吧。”柳如眉听了，怔在那里，作声不得。白萍说了声再见，转身便走。这时式莲在白萍身后，听得明白，见白萍已释放了她，就走回向柳如眉道：“柳姐，你太不该了，怎么动不动就杀人，难道你有这种嗜好。当初在娼窑中仗着好容貌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式欧就是从你手里逃出命的，他早已全告诉我了。现在落到这个样儿，容貌不能诱惑人了，居然又改作用刀杀人，你也不瞧瞧自己，落魄到什么情形，还做这等恶事？如今白萍是例外的厚道，不追究你，我劝你还是把心术改改，走上正路吧，要不然以后恐怕结果更惨了。方才我还是满心不念旧恶，可怜你孤身飘泊，没个投奔，而且你当初和式欧还有过一时关系，多少有些情分，我更想替式欧怜恤你，仍把你收留到家中同住，现在瞧见你如此凶狠，可万万不敢惹了，但是我看在咱们同是女人的分上，还不忍不替你帮忙。”说着从手包中取出三十元钞票，道：“你拿去作几十天生活吧，这是我替式欧周济你的。你要知道，凡事应该存心宽厚仁慈，世上常有以德报怨的，像你那样无故的刺杀毫无仇恨的人，恐怕是近于禽兽的行为了。你快接过这钱去，我要走了。”说着见柳如眉仍直着眼儿，好似没听见自己说话，更不伸手接钱，就把钞票放在她的手上。柳如眉手儿动也不动，式莲转身离了她，才和等待的众人一同向车子走去。式欧低声道：“你不是多此一举，干么还给她钱？”式莲笑道：“这叫作各尽各心，我也是看她以后要落到更可怜的境遇，以前又盘桓过几天，人有见面之情，我就作作好事也罢。”祁玲在旁笑道：“我瞧你这是痛骂她呢。”大家走着，还不住回头去

望，见柳如眉还在原处立着，纹丝不动。大家走到车旁，才要陆续上去，忽听一阵脚声响，回头见柳如眉飞跑过来，将式莲所给的钞票，向着白萍掷去，跳脚大骂道："你们一群混账人，没一个好东西，装什么假仁假义。姑奶奶怕脏了手，能饿死也不受你们的钱。"她起先还是连说带骂，以后就只骂不说，把眼前所有的人，除去车夫，没有一个不骂到了，并且所骂的话，全是市井中最污秽最下流的话头，不特把芷华式莲祁玲都骂得羞愤交加，掩耳不迭，就是白萍式欧，也觉不堪入耳。芷华式莲和祁玲急忙避入一辆车内，柳如眉还是骂个不休。白萍任凭如何能忍，也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不禁大怒叫道："柳如眉，你真是天生贱种，不通人事，方才刺伤我不计较，式莲小姐还帮助你钱，你仍然不知羞愧，这样无理取闹，想要挤我们不顾情面，是怎样？"柳如眉瞪目叫道："林白萍，你个混账王八蛋，活该你不顾情面，姑奶奶就用不着你顾情面，你有能力施展，别含糊，看你有什么样儿。"白萍气得跳脚，实在无法，就叫道："好，我也不能厚道了，你伤了我，我跟你去打官司。"柳如眉拍着胸脯道："打啊，这姑奶奶不含糊，随你的便。"白萍仍要说话，式欧却在旁拦住，附耳说道："你别上她的当，她这是激你打官司呢，要不然她不疯不傻的，为什么这样胡闹。"白萍方才大悟，闭口不言。式欧就不慌不忙，从地下将柳如眉所掷钞票，完全拾起，收入自己身上，拉住白萍，然后推窗说道："柳小姐，你既不领我们的情，这钱我就收回来了。至于你无论如何辱骂，我们都有个人的身分，不能和你计较。现在请你在这儿尽力骂吧，我们可对不起，要失陪了。"柳如眉一听，竟又指着式欧痛骂起来，式欧一

掩耳朵，就指挥车夫快走。车夫立刻摇鞭叱马前行，三辆车顺着小道，转入大道，走下去了。如眉的骂声还阵阵的随风送来，但渐渐的听不见了，回头见她痴立在暮色苍茫中，人影被夕阳映到地上很长，车子越走，她的影儿越小，最后被一带树林遮住，再瞧不着。白萍才道："今天好不晦气，我受了一刀，还惹了一肚气。"武欧笑道："今天我把以前对柳如眉的仇恨，都报复了。她本是因为无处可归，又想着龙珍，所以来刺你，犯个杀人罪名，去和龙珍作伴。但是你竟宽恕了她，她失望之余，没有办法，才这样无理取闹的辱骂，想要惹恼你，仍旧把她送官，控诉谋杀的罪。你方才已被她激恼了，我看要上她的套，这才出头拦阻，拉你上车，教她落个白费心机，连式莲给她的钱，都趁坡儿收回来。"白萍笑道："幸亏了你，方才我已经不能忍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虽然受了这点伤，不治也能好的，倘然真和柳如眉闹起来，归了官，恐怕又惹许多麻烦。"武欧道："所以啊，我对她是领教过了，那女人阴险狠毒，无所不为，她还不知安着什么心呢，还以不理她为是。"二人说着，又提起那墓碣的事，武欧仍以为不该。白萍把芷华的意思仔细说了，武欧才深感芷华的一片苦心。过一会，回到家中，大家休息了两日。到第三天，白萍偶然看报，见本地新闻里有一段题目是"丐妇自缢。"初还不以为意，又瞧后面两行小题。写着："死者面上无鼻，想系曾染毒疾。"白萍才注意细看下文，上面说昨日清晨，在西直门内某处旷地树上，发现了缢尸一具，死者年约二十余儿，衣服敝旧，面目污秽，形如乞丐，惟面上无鼻，似乎生前曾染毒症失去，衣内并有遗书一纸，现由当地该管呈报请验云云。白萍看完大叫起来，芷华忙问

什么事，白萍把报给她看。芷华看完道："这定是柳如眉了，偌大的北平，虽然人多，但是要找二十多岁没鼻子的女子，恐怕没有第二个，这定是她走头无路，才自尽寻死。"说着就唤式欧等进来，告诉了这事，大家嗟叹不已，只有式莲瞧着报低首凝思，忽然叫道："不好，你们别只顾叹息，报上登着柳如眉还有遗书呢，虽然没提上面写着什么，只怕恨上我们，借词诬赖，不必说旁的，只要赖咱们逼迫致死，这事就麻烦了。"众人一听，立刻都担了心事，白萍竟出去坐车上尸场去看了看，正赶上检察官验尸，因此看明白。确是柳如眉，这时面目狰狞舌吐唇外，惨不忍睹，又听得验明确是自缢身死，却没听见遗书的话，想是早已交上去，不在死尸身上了。白萍匆匆奔回，将情形告诉了众人，大家更是提心吊胆。直到次日再看报上，方才松了心，原来把柳如眉遗书的原文，都登出来，上面并没有关系他人的事，只述说她自己以前在风尘中种种作恶的经过，如今才落到这般结果，劝众烟花姐妹都要以她为鉴，在苦海也要作些好事，出苦海更要作个好人。字儿虽然不多，写的白话也半通不通，别字更多到一半以上，但是大意总可看得明白。白萍看着又与众人叹息，大家都议论她生前的情形，祁玲道："柳如眉虽然不好，但是死得这样可怜，我们既然和她认识，也该尽一点心。现在她验过以后，恐怕要用席卷了一埋，连薄棺也落不着，终久喂了野狗。我们大家凑些钱，买口棺木给她吧。"式莲道："这也该的，不过我们不能出头。"祁玲道："我自己出头，只说因为看了报上如眉的遗书，很受感动，所以赠送棺木。"式莲笑道："这样一说，被人看着，倒像你是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了。"祁玲笑道："我不在

乎。”就由大家凑足了钱，因为他们这一般人都手头洒脱，居然凑了将近二百元钱，买了很不错的棺木，祁玲带着赶到尸场，向看守的官人说明来意，那官人果然疑她也是妓女出身，现在成为贵妇，所以怜恤同类的人，但刁难说不敢作主，必须禀明上面听候定夺。祁玲只可婉商道：“这个根本不必往上报，这样没有哭主的死尸，自然由官面上掩埋，大约有官发的薄棺。现在只求你等上面叫掩埋的时候，不要用公家的薄棺，悄悄地用我这口好些的棺木，装起来埋了。这样莫说上面未必知道，即使知道了，你也不担什么干系。”那看守的人还自推托不应，祁玲只得又送些钱给他，才得答应。但那看守人教她把棺木暂且寄存在附近小庙内，等掩埋时再行取用，免得放在尸首旁边，惹人注目。祁玲依言，将棺木抬到不远的小庙，但庙内老尼又不允许，祁玲花了钱方得停放，随又重托了那看守人，就自回家。那知柳如眉天生苦命，不但承受不起这较好的棺木，反因这棺木使尸身多遭了恶劫。本来祁玲托了那看守的人，对庙内老尼言明，那棺木可以由看守人随时取出，回家之后，便算责任已尽，再也不去考察。那看守人本预备照旧用薄棺装殓死尸，留新棺自己再售卖到板厂里，可以发一笔百十元的小财，他主意本是这样打就了的，但到祁玲走后，上面便来了话儿，言说柳如眉确系自缢身死，也无哭主，应发薄棺一口，即行掩埋。那看守人因天已晚了，薄棺又须次日一早发下，便派了个伙计代为看守，他自回家休息，预备明晨埋完死尸，便寻板厂接洽，雪白的洋钱便可以整个的落到腰里，心中盘算着，欣喜不胜，到家便躺倒大睡。不料事有凑巧，他在奉命看守如眉尸身之时，因为死尸没有鼻子，秉

着好奇心理，多看了两眼，端详之下，觉着死者若非缺了五官，容貌竟还很好。他本是个四十多岁老光棍儿，有生以来，对女性接近只有过数次，于是对着死人频涉遐想，看得仔细，如眉的面目在他脑中印象很清楚，又加心中存着变卖棺木的念头，睡着之后，竟作了个怪梦。梦中似乎仍在尸场看守，如眉的尸身忽然活了，虽然鼻子还是没有，但脸上却洁白了，衣服也不那样污秽。他一害怕就要逃跑，如眉拉住他恍恍惚惚跑到一个清静的房间里，自说业已还阳，甘心要嫁给他。他在梦中居然并不嫌恶，就与如眉结了欢好，正当畅美之际，忽见如眉脸色骤变作狰狞，两手比划着要掐他的脖子，口里喊着说你要图谋我的棺木，我就要你的命，他吓得跳下床就跑。跑出几步回头再看，那里还有房子，仍是在尸场里。如眉的尸身盖着破席，露着头儿，不住摇动，他惊得通身冷汗直淋，便自醒了。醒后看房中阴气森森，残灯半灭，还疑惑如眉的鬼魂真来找他，越想越怕，后半夜里未再睡，到清早天还未明就离家奔尸场。在路上被小风吹着，已自凛然生畏，偏又疑心生暗鬼，看着墙上都似有鬼影闪动，走到将近尸场那寄存棺木的尼庵墙外，说也奇怪，那庙内的老树之上竟落着一个老枭，突然叫了两声，那看守人因为疑心关系，听着那声音好似人在说话道："你敢你敢"。吓得他汗毛都立起来，放步要跑，又撞在路边一颗树上。他因绝早出门，身上穿着棉衣，撞到树上，自然既不觉疼，反而棉软软的，但他竟忘记身上衣服，反疑是撞在软的东西上，立刻将腿都吓得走不动，连忙自己祷念道："你放心，不用跟着我，我万不会吞没你那口好棺材，明天还给你上供，好姑娘别跟着了。"这样叨念着，才觉好些，便走到尸场，

见那伙计倒在地下，盖着破棉被正睡，身旁放着砂酒壶，已然倒了，看守人看他未醒，便又蹲在如眉尸旁默祷了一会，才把伙计唤起。天已微明，上面发放的薄棺已然抬下，看守人在上差监视之下，将如眉尸身装起，那上差见完了公事，吩咐送到城西义地掩埋，便自走了。看守人忙和伙计又烦了两个闲汉把祁玲所施的好棺抬来，重新将如眉尸身由薄棺放入好棺，钉得结结实实。那伙计深觉诧异，问他因何放着现成的外财不得，看守人只是摇头，说这死人有灵有圣，昨天我只动了一念，她就不饶，闹了半夜的鬼。若真把她的棺木吞没，那还不被她要了命去。那伙计听着不信，还哓哓不已，看守人也不理他，还将尸棺抬到义地，深深的刨坑埋了，回去又将那所剩的薄棺，卖了五六角钱，买些纸钱，在坟前焚化，以求如眉不再作祟，这时才算办完。不料如眉好似命中不该厚葬，虽然这样阴错阳差的，得了入土为安，却反因此又生枝节。那看守的伙计，起初虽抱怨不能得到外财，但还没有别意，不料在埋葬如眉三四天后，忽然他赌钱大负，把衣服都当净卖完，还欠下许多亏空，被债主逼得走头无路，急迫之下猛想起如眉的棺材，便背着那看守人，另外约了几个无赖之徒，乘夜奔到义地，将如眉的坟刨开，搭出棺木，将尸身掷出。因为整个的棺木不易搭走，而且怕刺人眼目，就用斧子拆开，成为零件。他们本打算完事将尸身仍旧埋好，不想静夜斧声震得四方都有回音，他们贼人胆虚，恐怕被下夜官人发现，先有一个人挟了块零板要跑，其余的自然也慌了，于是大家奋力抬着木板，向有隐蔽处跑了。他们怎样卖法，以及每人分了若干钱，因为这案子始终没有破露，无从查考。但是如眉尸身，就这样在露天地抛着，那义地丛冢

中的野狗，三五成群，无须训练，个个都有吃尸身的天赋能力，便是尸身的棺材薄些，再埋得稍浅，那些野狗便先把棺材周围的土刨开，然后由一个有力的大狗，将头向棺材前面撞去，不用几下，便可撞开。然后群狗把尸身拉出，吃个干净。所以丛冢时见白骨现天，便是野狗所造的成绩，而且附近的野狗，都是火眼金睛，也就是常吃人的原故。普通人常把薄棺唤作狗碰头，是说太不坚固，禁不住野狗撞的，又常常骂人喂狗，也是说死后得不到斩黄袍郑恩的金井玉葬，而得到国舅韩龙的待遇，要给狗作大餐。闲话休提，只说柳如眉的尸身因为暴露在地，竟没劳动野狗碰头，顺顺当当请了客，也不知是柳如眉臊气太大，还是另有原故，野狗来得特别多，不到天明，就只剩下了碎乱的骷髅，被风一吹，颜色露白，落到每个人必经的阶段，再看不出生前的美丑肥瘦，失了肉的骷髅，和澡堂中脱了衣服的裸人，分不出富贵贫贱是一样的。如眉尸身这样暴露两日，只博得过往的人叹息，幸而有当地慈善性质的卷骨会，把她重行埋了，从此才算结束了柳如眉的一生。她死后遭劫，只起于祁玲一念之仁，若到任其自然，还未必如此其惨，不过祁玲却毫无闻知，还以为对如眉实在作了好事呢。

转来再说白萍等办完淑敏丧事以后，又休息两日，式莲式欧祁玲景韩两对儿，都已定好婚期，便着手忙起来，大家叫了裁缝赶制嫁衣。芷华也自买了好些衣料，亲自动手缝制，式莲等以为她要在喜期作贺时穿用，也不介意。乃至式莲的嫁衣首先作成，芷华便比着样儿，自行作了一套，祁玲等也疑为她做着解闷，不定要送与何人，式莲却觉芷华作的尺寸和自己相仿，必是给自己的了。芷华在这时候，又悄

悄教白萍回天津去，把房子卖了，白萍去了将近十日，才算把房子卖出手，得了几千块钱，因为急卖，其中吃亏之处，自不待说。在白萍归后第二日，畏先忽然寻来了，言说自从公司歇业，手中毫无积蓄，前者龙珍所凑的钱，又被她自行取走，所以弄得度日艰难。家中的太太，近日虽然没起什么风波，但是需要吃好穿好，又得花零钱看小戏儿，若是供应不到，便要寻事打闹，又知道她妹妹定无期徒刑的罪名，常常哭号不止，只可买几两烧酒把她灌醉，才得少时安静。但是不知怎的，好像被酒迷了本性，醒后更要哭闹，再不似先前善良，每日只向畏先争吵，若有钱给她就出门逛个整天，在天桥和车夫穷人在露天的餐摊上饮酒吃羊肉，醉醺醺地回到家里，便寻邻居们斗纸牌，若是畏先略一拦住，便得吵闹一场，既使畏先不拦，若是给钱嫌少，也是一场龃龉，还不及先前那样有时尚相恩爱。因为钱太太自从身体生了变化，已成为中性的人，并不需要男人，她又天性特异，只有欲念，而无感情和真爱，所以更把畏先看作可有可无之物。又加她的生殖机能一失，情欲无可发泄，便将心都放纵在吃酒赌钱上面，把以先爱好的脾气也改了，成天际首如飞蓬，穿着油污衣服，昏天黑地的作闹。畏先觉得她完全变了个人，比旧日更难对付，她当日只是没有廉耻，喜欢昵近男子，自轻自贱，反视为一种享受。但在她驰心以外务的时候，有所专注，自然安静不扰，即是畏先偶而鞠躬尽粹，讨得她的欢心，也可以得个短时间的相安无事。这时她体质一变，脾气全改，畏先本人既无可取悦，就是希望她再去向外面自寻兴趣，也是办不到了，只有忍受吵闹。一天之中，惟有她出门逛天桥，和人斗牌，或醉酒大睡的工夫，才是畏先清静的时

候，除此外，总是桌翻凳倒，土滚尘飞，这样还可挨忍，惟有她变得不懂情面，不明情理，却最是难于打点。例如她和畏先吵了一阵，逼着当件衣服，得钱去和邻人斗牌，因为心中糊涂，自然要输，她就说旁人合谋骗她，也许打起交手仗，伤了人或损坏东西，人家当然要畏先赔偿，闹过之后，人家就拒绝她入伙同赌，她又忍不住，便去央告，赌咒发誓的言说真不惹事，及至人家应允了，她入坐赌不多时，竟又寻事打闹一场，还得畏先出头挨个儿赔礼。如此几次，邻近好赌的人家，都相约不再让她入局。她也拉得下脸儿，带着钱去央求张家不成，再去央告李家，把大门都跑遍，好话都说尽了，还是不得如愿。她又变方儿硬干，见那家赌牌，就去要求加入，一被拒绝，立时反脸，不是打翻桌子，便是喊叫巡警，结果把人家的赌局搅散，邻人们一气，大家竟相戒赌，这一来她可没有法儿，只可每日跑到天桥逛个整天。但是晚上总得回来，倘若大醉睡着也就罢了，无奈有时竟不得睡，于是闲得难过，坐在房里，先把邻居痛骂一顿，再把畏先磨折一回，忽又奇想天开，因畏先和邻人尚未破脸，就逼着他向邻家请求开赌，并且约她加入。畏先初以为她信口胡说，并不理会。那知她认准扣儿，定要达到目的，吵了一夜，次日竟破例连门也不出，只和畏先喊嚷，畏先实在受不住，本想离家躲避，但因公司行将结束，无处可归，一时又想不出办法，只可暂且忍受，任她怎样，只不作声。钱太太装疯作傻，拉过他捶几下，又闹着要一同跳河，畏先都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。但她最后的手段却太利害，拿着洋火儿要烧窗纸，畏先实没有法儿，只可答应了她，硬着头皮去央求邻人，许她加入赌牌，无论输赢，畏先都担负旁人的损失，

而且说另外请客作谢。邻人碍着面皮，又贪小便宜，就允着约钱太太凑上一局。钱太太这回居然很好，并没闹出意外的事，邻人以为改了脾气，就都重新开赌，邀她加入。那知没过三天，她在一个作裁缝的南方人家里打牌，打了八圈，天已深夜，她因输了钱，不肯散局，要求再继八圈，大家都没奈何，就依了她。及至完场，她输得更多，竟胡搅起来，要求再继十六圈。同赌的因天已将明，不肯答应，争持许久，钱太太使出惯技，又翻桌大骂。偏巧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妇人，性情十分凶横，她丈夫先是土棍，后当地面官人，平常夫妇都自以为有势力，常常借事欺人，那妇人本不能容让钱太太，只为曾受过畏先的作揖打恭，就不好意思同她计较，倒拿出女光棍的派头儿，从中调解压服。钱太太那里肯听，竟把那妇人也骂了，那妇人大怒，随手抄起一条木棍，将钱太太打倒在地，着力的暴打一顿，打得她面目青肿，身体僵木，方才饶了。钱太太吃了大亏，当时没法报复，被别人送回家中。畏先见有人替自己教训她，反而心感，只是不便明言。钱太太坐在坑上，气愤难伸，只有臭骂，又因自知惹不起那姓王的妇人，就奇想天开，把下等妇人的见识都搬出来。一会儿喊要带根绳子到王家门外上吊，一会闹着要赶夜里放火烧死她全家，一会儿又磨畏先教替写一张阴状，揣在怀里，然后上吊寻死，到阴间去告她一状。畏先不理她，又把怒火迁到畏先身上，连打带骂，闹了一天，所说的一件未办，到晚晌居然睡着了，畏先稍得安静，也就睡了。到了半夜，钱太太忽然鬼叫起来，满床翻滚，口中乱叫别打我，别打我，畏先忙点灯一看，见她面色铁青，两眼瞪得滚圆，头上的汗珠真有黄豆大，眼光十分怪异，瞪视着似有所见，两

手向空支拒，又不住合掌念诵，或是跪下央求，只喊二太爷别打，饶我吧，我实在干不了。畏先大惊，以为她突然得了疯病，唤她拉她，都不理会，好似眼中瞧不见畏先，只是狂闹。畏先一时没有办法，只得去请邻人来看，不料人还未来，钱太太已又睡着，唤之不醒，畏先便向邻人道歉请回。到了明天，钱太太醒后，饮食如常，问她夜里的事，丝毫不知。畏先以为是梦中作怪，就也不以为意。但钱太太却想得起昨日被打寻碴儿，便又寻死觅活的闹，到了日夕，她仍然骂着，忽然打了个哈战，又变成和夜里一样，睁着眼狼号鬼叫，又叩头打滚的央告起来。畏先无法，只可再去惊动邻居，想要教有经验的人看看，这是什么病症，然后想法调治。偏巧请来的是几位老婆儿，因为畏先所居近于陋巷，所以邻居也多是没智识的中下等人，这种人好象自成一种社会，都保存着顽固迷信的脑筋，对一切事物，都是别有见解。那几位老婆儿一见钱太太情形，又听她只央告二太爷，就象胸有成见似的，互相点了点头。这时候钱太太忽然又自打嘴巴，拍拍乱响，立见双颊都红肿起来，自己打着，口中不住喊二太爷求饶。一个老婆儿拉住了她的手，也似见神见鬼的仰空叫道：“二太爷，你别折磨她了，有话跟我们说吧，您不是要教她出马给您行道么？等我们问问她，您要她替你行道，也得她自家愿意。”话未说完，钱太太又猛力捶着自己的胸口，膨膨作声，老婆儿忙道：“二太爷，我明白了，您是非教她行道不可，别这么急，您先放松一步，我们问问她，她要不干，我们再劝劝，实在不行，您再折磨她，现在你先请回吧。”钱太太听着，眼赛铜铃似的，瞪着众人，大喝一声，便自仰倒。再看她又在通体流汗，但已双目紧闭，僵卧不动了。畏

先被钱太太闹得已然头昏眼黑，又见那老婆儿向空问答，直如室中真有鬼神。而且她们说一声二太爷请回，钱太太便立刻不闹，不由吓得毛发悚然，忙问这是什么病症，老婆儿们道："钱先生，别怕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你的太太前世有仙缘，所以大仙来附她的体，要教她行道救人。这种事我们看的多了，不算是病，只要她答应了，就立刻安静。"畏先道："什么叫大仙呢？"老婆儿低声道："这准是狐仙。"畏先似乎以前隐约听迷信的人说道狐狸成精的话，不由冲口说道："是狐狸精么？简直没有的事。"老婆儿们听了这话，都惊颜变色道："不许乱说，大仙还没走呢。"言未了，钱太太在坑上忽蹶然而起狠狠的打起嘴巴，老婆儿们连忙同声央告，许久方才宁贴，钱太太重又睡倒。她们都埋怨畏先道："是不是？你只顾顺口乱说，又惹恼大仙了。"畏先这时半信半疑，但真个不敢再行失口，就道："她答应了大仙作什么？"老婆儿们道："答应了就得出去行道，治病救人。"畏先道："她又不懂医道，怎能治病？"老婆儿道："有大仙附在她身上，只一烧香，香灰就是药，百病全治。"畏先方才明白是顶神看香的事，暗想现在破除迷信，法律对巫婆严厉禁止，自已早以为凡是巫婆，都是生计所迫，故而装神弄鬼，骗财谋活，怎竟有所谓大仙附在人体上，定要逼着作巫婆？光明朗日之下，在道理上又那有这种怪事？但女人的情形，是自已亲眼所见，又教人不能不信。何况老婆儿们还说得真真切切，好象以前多有此种大仙缠人的事，想着心中犹疑不定。老婆们又七口八舌的说，当日某家妇人，也是有大仙附体，被逼行道，后来不特混得家成业就，而且死后受大仙携带成了正果。又有富家少妇，也有仙缘，只为顾着颜

面，不肯应从，后来被大仙磨折得中了疯魔而死。畏先听着觉得满屋阴气森森，好像世界中无处不有妖魔鬼怪。正在这时，钱太太呻吟了一声，忽然睁开了眼，神情变为委顿非常，哑声说口渴极了。畏先忙给她一杯水喝，老婆儿们便问她遇见了什么？钱太太摇摇头，似对凶闹的事都已茫然，凝神想了半晌，才说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，穿着好像唱戏的衣服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向我说要住在我这房里，还教我顶着他出去看香治病。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就赶他出去，他忽然压在我身上，我就糊涂了，只觉混身都被打的疼。畏先听得神乱智昏，没法解决。那老婆们又问钱太太可知道那白胡子老头是谁，钱太太摇头说不明白，老婆儿又经解释一番，钱太太叫苦道："我也见过顶神儿的，那样装鬼弄神，我如何干的了。"老婆儿道："你不要胡说，那是大仙爷附体，怎是装神弄鬼？"钱太太道："我分明看见有白胡子老头儿，不敢不信，可是我实干不了那种事，你们几位老太太有法给解解么？"老婆儿们道："这是仙缘，怎能解得？我劝你趁早答应，要不然大仙把你就磨折死了。"钱太太只看着畏先，畏先也不得主意。这时钱太太倒像改了脾气，并不自行专主，只和畏先商量，问他讨取主意。畏先那有什么主张，那老婆儿们却一味怂恿，只说大仙爷法力无边，俗人不能违抗，若强拗了，必有灾祸。钱太太最后说道："大仙爷也得讲理，世上没有强逼人作不愿意的事，我拼出去就是不依，看大仙爷怎样？"老婆还在劝说，忽然钱太太两眼一直，大叫道："又来了。"叫着从床上滚到地下，一手揪着头发，一手打着嘴巴，又狼号鬼叫起来，畏先拉她也拉不动。老婆儿再向空央告，也失了效用。钱太太好似万分痛苦的叫

着你别弄死我，饶了我，她一面叫一面用手护着脖子，一会儿用手掩着胸口，看神形真似有人把刀刺她，把绳勒她，闹了好久，那老婆儿们全都跪下，向那没影儿的大仙爷祷告，说担保钱太太一定答应行道，求暂时先饶了她，若有反悔，大仙就降灾到我们几个人身上。这样哀求很大工夫，钱太太才渐渐好了，清醒过来，自言这次眼见那白胡子老头儿，拿着刀子麻绳鞭子，和燃着了的麻绳，倒替的向她打、勒、烧、刺，疼痛得实在忍不住了，若再有几次，一定难活。说着就哭道：“我可知道了利害，不敢不应了。”畏先还未答言，那老婆儿们已然大喜，好似她们已替所谓大仙做成了一件大事，将要受福似的，便闹着去借香炉蜡台来，又代买了供品放在桌上，又叫畏先用红纸写了胡二太爷之仙位的牌位，贴在墙上，然后燃蜡焚香，拉钱太太跪在地上，虔心祷告，自己情愿替仙行道之意。钱太太跪伏半晌，方才起来，突然一个冷战，说了声二太爷来了，便把双肩一耸，迈着四方步儿，在房里扭摆起来。几位老婆儿唧唧喳喳都低声说大仙下来了。钱太太在房中绕了三个圈儿，才坐在床上，改变了喉音，似唱似说的道：“吾乃胡二太爷是也，只因钱门郭氏，前身带着仙根，是王母娘娘厨房里单管蒸馒头的小仙女，因和烧火抱柴童子眉来眼去，动了凡心，故而打下凡间，今世还带着仙根，王母娘娘教我收她回去，我念她还有三十年阳寿，才教她行道救人，免得立时归位，从今天就立坛治病，不许耽误，若其不然，大仙用天火把你们全家烧死。”那老婆忙拉畏先一同跪下，钱太太又向畏先大声说道：“你是钱门郭氏的男人，要记清了，你老婆有了仙缘，从此你要敬奉她，好好伺候，将来也带你成个正果。你们现在虽是夫妻，

可不能再像俗家俩口儿那样，必须各自乾净，不许同床。”畏先半信半疑的答道：“她早已净了身了。”钱太太又作男子声哈哈笑道：“她若不是净身，仙家还不用她呢。你可要把我的话记住了，一违背必有灾殃。”众老婆忙按着畏先，教他叩头答应。钱太太又指着老婆儿道：“你们出去传我的话，教他们有缘的前来求我治病，我二太爷随请随来。”说完钱太太又一个冷战，不再昏迷，就恢复本来声音。老婆儿们告诉她已经答应狐仙行道了，钱太太似乎无可奈何的道：“我也不敢说话，只可随着二太爷吧，好在用不着我自己费力，糊里糊涂就办了。”说着大家又乱了一阵，众老婆儿方才走下，藉着她们口头上的宣传，不过两天，左近一带就全知道有个钱太太被仙家上身，要行道治病。据一般迷信妇女的传说，凡是顶神的巫婆，全是新出马的最为灵验，因为多年的巫婆，受人家财物太多，大仙不满意这种藉术生财，有时就开个玩笑，使其失败，新出马的因劣迹未彰，所以常受大仙的爱护，因此就有人到钱太太跟前尝试。第一个是贩卖鸦片暴发的小财主，有个四岁的独生子，得了不要紧的小病，请医生调治，已将好了，但外面还看不出，就又把钱太太请了去看。钱太太烧上了香，连唱带做，很是火炽。那小孩子本因吃了药心中宽畅，只精神还觉委顿，这时见钱太太唱唱跳跳，喊出许多新腔，作出许多丑态，以为这妇人故意哄逗自己，不由张着小嘴儿笑起来。瞧的人立时闹着大仙灵验，立刻有了效验。钱太太又从焚的香上撮下一点灰，放在预先供着的小碗里，叫小孩儿喝下去言说准好，也算趁得凑巧，果然那小孩儿次日完全好了，这一来远近便轰动了，小财主给钱太太制了两套衣服，给了十多块钱，另外献了一张

佛桌和全套五供锡器。从此每日有人延请，但是钱太太并非妙手回春，而且所给的药，只有香灰一味，遇着不治也会好的病，倒着实治好了几个，大仙自然夸耀灵显，但若遇到较重的病，大仙便很聪明的表示病人并无仙缘，未必能治得好。而且大仙的脾气很大，有一天到一家去，病人自从房上跌下，摔折胫骨，希望仙人替他接上，免受医院割治之苦，大仙附在钱太太身上看香以后，忽见旁边有个十八九岁的学生吃吃窃笑，大仙爷立刻走了，钱太太倏然清醒，便说房里有不信大仙的人，所以大仙不给治了，病家急忙央求，压迫那学生长跪赔罪，钱太太也代为恳求，无奈大仙一去不复返，只得作罢。钱太太着实把病家埋怨一顿，说这一来把大仙得罪，病人不特难好，恐怕大仙气恼成仇，倒要了他的小命儿，反不如起初不请他来了。病家更为惊慌，另许了银钱酬谢，钱太太表示大仙性情暴燥执拗，再求他回来治病，绝无希望。自己只能回家焚香祷告，求大仙不再降病人灾殃，也就是了。病家千求万恳，又先给了钱，教她买供品代向大仙谢罪，这样钱太太并未治病，照样得到酬报，真是绝好无本生意。她若这样安稳的干下去，足能在愚民社会保持几年命运，最低限度，也可衣食丰足。但是大仙也照样和常人一样，似乎工作之余，必得娱乐以自休养身心，渐渐不安分起来。这一天钱太太被邻近一家开土娼的王奶奶请去，瞧看未出嫁女儿的花柳病，大仙上身以后，照例的唱了一二段野调无腔的神曲，又配制了香尘圣水，诸事完毕，大仙还不退位，向旁观的妇女和王奶奶，唱着指点，说张大嫂前世是南海观音手下的龙女，王奶奶是梨山老母的女童儿，李二姑娘是替二郎杨戬喂天狗的老妈妈，曾和本大仙在金顶妙峰山群

仙大会见过面，大家都有仙缘，今日相逢，自然要叙叙旧。那般无知妇女，脑筋既然简单，思想又全被仙佛神鬼笼罩，因为本身既贫且贱，事事不如人，也自知道一世没有好希望，在失意之余，只可把心思移到前生来生，聊以自慰，一面拜仙祷佛，吃斋叩首，指望来世得到富贵荣华，自名为修好行善，但对于窃盗奸淫，打架骂街，一切恶事，却无所不为。又常异想天开，言说自己前生带来仙根，并且造出许多证据，例如睡中好说呓语，便是和仙人谈话，面貌奇丑，便说仙人不许露相，若托生带着原来仙容，便要把世上人迷死，更造大孽。再如少年守寡，便说她丈夫命小福薄，担不住仙家妻子。诸如此类，不再细讲，她们都自有仙家的印象。如今听大仙一套交情，更自觉飘飘欲仙，居然都直认不讳，这个要大仙给说说前生的事，那个要大仙给讲讲下凡的缘故。大仙居然又拉扯了一套把每个人的详情都告诉了，惟有那王奶奶的事最妙，她在梨山老母手下清修寂寞得不耐烦，恰遇樊梨花带薛丁山来见师傅，随来百十个大兵，因为天热，都脱了衣服在河里洗澡。女童一时动了凡心，使个隐身法来到河边，把那些裸体男子都看了个够。后来被梨山老母知道，一怒把女童打下凡世，因为她看过许多男人，就使其托生作王奶奶，一世永在风尘。王奶奶听了，大叫仙家的话真真不错，我从十五岁吃这行饭，现在南苑马场徐州几个地方，永远赚当兵的钱，如今老了，得着个靠家儿，也是在毅军吃过粮的老营混子，这可怪不得，原来我跟当兵的前世有缘啊，说着便要给大仙烧香上供。大仙说不能受老姐妹的香火，今朝相遇，最好大家像凡人似的凑场热闹。王奶奶忙问大仙高兴怎样？大仙说在洞府里也时常和仙友赌博，前日

还为下棋输给何仙姑三根灵芝草，现在跟凡人玩耍，只好斗个小牌儿。王奶奶一听大仙犯了赌瘾，连忙答应，就又凑了两人，合钱太太一共四家，赌起纸牌来。王奶奶怕大仙没有本儿，就给她面前放了两块钱，大仙也不客气，而且赌牌的手法很为烂熟，居然和凡人一样，大仙自言仙家聪明，未到先知，若跟她们赌钱，当然百战百胜，如今只可收起仙气才好有输有赢。大家都说大家本为消遣，不想赢钱，更为敬奉，赌了一会，那大仙果然没使神通，而且手气极坏，不多时便把钱输尽。王奶奶又替她添上，再赌仍然是输，直赌了好几点钟，大仙才兴尽而罢，但已破费了王奶奶许多，场儿一散，大仙就退了。钱太太一个冷战，清醒过来，只喊身体倦乏，好像受了很大的辛苦，王奶奶告诉她说大仙赌钱的话，钱太太好似还不信大仙有这嗜好，就说身上酸痛难支，要借地方睡一觉儿。王奶奶连忙弄饭请她吃了，又请她到净室安寝，钱太太却不肯去，定要在病人床上打个盹儿。王奶奶以为这样与病人有益，就任她自便。钱太太睡不多时，大家猛听得病人喊叫，都跑进去看时，见钱太太仍在酣睡，病人说在梦中就觉被人在胸腔上打了一下，醒来还自疼着，大家以为病人呓语，又怕惊动钱太太，安慰几句便又出来。那知过了一会，病人又喊，大家进去再问，仍是梦中被打。王奶奶才怕起来，幸而钱太太留着未走，忙将她唤醒，求她还看香请仙，问问病人不安是什么原故？钱太太答应，洗了洗手，就又焚香叩头，不料这次大仙迟迟不来，钱太太连叩头催请数次，仍不上身，钱太太纳闷道："这是什么原故，怎大仙不下来？"说着又作法许久，才猛然改了动作声音，拍桌叫道："大仙来也，你们这些人又麻烦我，我真是讨厌。"王奶奶

一见大仙声息不佳，气色不正，不知方才一同赌钱的前世仙友，怎转眼就变了态度，连忙跪下大说好话，大仙还气愤愤的问请我何事，王奶奶就把病人情形说了，大仙说又犯了邪祟，甚为厉害，王奶奶求大仙解救，大仙不答，钱太太倏而清醒，王奶奶惊慌无措，把大仙改变态度的话说了，钱太太回说必是得罪大仙，所以恼了，王奶奶遍想没有得罪之处，又说大仙方才还叙说前缘，又同桌赌钱，感情极好。钱太太道："你们细想想，别是赌钱时候得罪了大仙吧？"王奶奶说万万没有，钱太太细问赌时情形，听她说大仙输了，就顿足道："一定坏在这个上头，大仙为输钱不痛快了。"王奶奶道："大仙并没拿出钱，是我给的。"钱太太道："你好糊涂，凡是仙家，全都爱小，没听说唐僧取经，如来佛还讨人事呢。再说大仙就不在乎输赢，也在乎彩头。他跟凡人玩耍，不使神通，你们怎一点心眼儿没有，就不让着他些儿。"众人一听原来为这个把大仙得罪了，只可央求钱太太再把大仙请下来，设法赎罪。钱太太还自推托，禁不住大家哀求，只可重行焚香默祷。这次大仙来得却快，很严厉的问为何又来冒渎，王奶奶急忙说怕大仙白天赌得不高兴，所以要再凑一局，大仙一听这话，居然转怒为喜，欣然答应，仍旧是原来四人，重赌起来。这一次俗人都存心哄着大仙，像军队时代的巧宦，陪大帅同赌，百方巴结，输钱赢官一样，该输的自然是输，该赢的也变法儿使之转而为输，于是赌了半夜，大仙大获全胜，面前堆了许多银钱，于是大仙觉得倦乏了，自言要回洞府安歇。钱太太打过冷战，看见面前的钱，忙问何故？王奶奶告诉了她，钱太太说了声既得了大仙欢喜，你家的病就快好了。说完就把钱用手帕包起来，告辞而

去，王家只有瞪着白眼儿，无可奈何。到次日钱太太再来看病，大仙还是要赌，如此数日，病人已由自然的调养告了痊愈，但是对于大仙的这笔特别支出，仍得供给，王奶奶没法，只得来了个临时迁居，躲避大仙需索。钱太太断了这条门路，就向别的人家也照样用这套手段，好在有的是愚夫愚妇，不愁没人上当。钱太太又宣传凡是输钱给大仙的，便算和大仙交了朋友，必得照应。于是有一家少妇，本人毫无疾病，只为要巴结大仙，就常到病家和大仙同赌，贡献金钱。她丈夫原在军界作事，收入并不甚丰，少妇手内并没多钱，输了数次，竟把家中什物盗卖出去。有一天她丈夫回家，看情形有异，疑惑妻子有了外遇，就犯了凶暴的脾气，将少妇拷打逼问，少妇一一吐实，她丈夫气极了，就在晚间约了几位朋友，先埋伏在家中，然后自己装作有病，派人请钱太太来看。钱太太到了她家，进门只见一个男子睡在床上，看光景不像有钱人家，就想草草了事，及至请下仙来，她照例唱出一套病源，说这病是冲犯了什么阴人，那少妇的丈夫忽的一跃而起，将她抱住，言说早已爱她的容貌，就要强迫求欢。钱太太大惊之下，仍用大仙口吻，向他恫吓，不想从外面又跑进几个男子，将钱太太按在床上。钱太太叫道："你想干什么？赶快放手，若惹恼大仙，施出法力，你们全都难活。"那群男子理也不理，只说要和大仙结个仙缘，七手八脚把钱太太剥得赤条条。钱太太急了，就大声叫喊，但这院中只一家居住，又紧闭街门房门，外面不能听见，而且她每喊一声，便被人打一个嘴巴，疼彻心腑，再不敢喊了。心想他们必是没安好心，今天自己算是遭了暗算，只可拼着受一回蹂躏，好在自己还应付得这几个男子。但是那少妇的丈夫

倒不动手，只盘问她藉术骗钱的实情，钱太太那里肯说，只嚷你们逆忤大仙，必有恶报。那少妇的丈夫道："你还和我装神弄鬼，好，我就跟大仙开个小玩笑，你若承受得住，从我这儿封你是真仙。"说完就教剥了钱太太的鞋袜两个人扳住她的腿，自和一个伙伴各用一柄棕刷，对准钱太太的脚心刷将起来。这种软性刑法，真比夹棍皮鞭还加厉害，钱太太好似看见万分有趣的妙事，又好似乍遇意外的喜事，竟纵声大笑起来，而且笑得发于内心，毫不矫揉造作，倘门外有人听见，疑是一个叫化子得了奖券头彩，否则绝不会如此狂欢。那知乐不可极，乐极便要生悲。钱太太被人按住，不能转移躲避，每经刷挠一下，得一挺身儿，渐渐笑的声音格格改成嗷嗷，又由嗷嗷改成呀呀，一阵阵的痒彻心腑，简直不知是什么滋味，心里忙乱，慌得要死，想讨饶却苦于定不住神，说不出话，末后竟难过得身体一挺，闭过气去。那几个男子连忙住手，再看她业已颜色死白，身下又流下一大滩很稠的液体，那少妇的丈夫恐怕她虚脱而死，忙教众人扳她坐起，亲自用特别手术救治，半晌钱太太才悠悠醒转，但仍昏昏的发着似笑似呻的声息，那少妇的丈夫连忙离开，顺手打了她一下，钱太太才睁开眼儿，呻吟不已。那少妇丈夫喝道："你不必装着玩儿，快说实话。"钱太太有气无力的道："你们欺侮大仙，眼前就有报应，夜里我一定……"话未说完，一个男子叫道："好，她还跟我们捣鬼，真不怕呀。"钱太太回味方才的经过，虽然令人难忍，但并不十分痛苦，而且在这一个时候，还颇有欲死欲仙的情味，就摇头道："大仙我还怕你们，方才只是送我上仙山游玩一会罢了。"那少妇的丈夫笑道："你倒把这刑法看成有趣儿，实告诉

你，这样刷法，若一直不住手，你就死了。”钱太太道：“死了也不碍我大仙爷的事，你们打人命官司。”这时别的男子道：“别跟她费话了，快把利害的拿出来吧。”那少妇的丈夫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好，我给她说个笑话儿。”就坐在钱太太身上道：“当初有一个财主，他的爱妾不守规矩，和一个阔少爷通奸，那财主知道了风声，因虽明知是有奸情，也不好处置，故而一直隐忍下去。后来万万忍不住了，才想起一个法子，有一日等那阔少偷到他家和爱妾私会，财主就暗伏了几个人，闯入房去，把那阔少捉住，捆缚起来，并不打骂，一只黍苗扫帚，剪成圆棍，就向那阔少的穀道塞将进去，然后松绑放他走去。那阔少只可投到医院去治，但因为用那扫帚的苗儿向内顺着的，向外却成了倒刺，很不容易取出，费了许多手术，花了无数银钱，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方才治好，但受伤太重，没活多少时候就自死了。你听这笑话妙不妙？”钱太太听着，正不知他说这闲文是什么意思，不料那少妇的丈夫说完，就向床下一伸手，取出一只扫帚，约有尺二长短，业已修剪成形，举起向钱太太面前晃，就喝道：“按住她”钱太太才知他说了半天，原来是要将自己照方处治。不待寻思，已知这刑法的利害，吓得大叫讨饶，这时那几个男子已将她推翻作个寒鸭浮水的式子，正待动手，钱太太情知这刑法一施，自己不死也要脱层皮，而且日后既不易治这种伤，更没法报这个仇，想着便觉身后一阵比刀刺还甚的疼楚，不禁杀猪般大叫起来道：“你们别动手，饶我饶我。”那少妇的丈夫道：“相好的，别理他，只管接着来，大仙还有讨饶的？”钱太太哀叫道：“你们积德，我不是大仙，不是大仙。”那少妇的丈夫道：“你明明

是大仙，怎么不是？我这是试试大仙的法力。”钱太太这时只能使出女人长技，哭起来道：“我不是，实在不是，饶命吧。”一个男子道：“我不信，你成天治病，治一个好一个，怎说不是？”钱太太道：“众位松开我，我给众位磕头，别啰嗦我了。说实话，我是骗人混饭吃的，你们让我一步，以后也别向外面声张，给我留条路儿，我准有点儿小意思，每天给你们几位弄几角零花钱儿。”那少妇的丈夫听了，向别人一递眼色，才道：“我们就因为看你的生意太好了，想沾点儿光，你既然答应，那就好了。你肯每天给我们多少钱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……我给你们每人一角钱。”众人道：“这还不够打发叫化子的，你简直是骂人。”钱太太没法，只可再添，说来说去。才定规他们一共五人，每人每日由钱太太供给半元，以一年为期，一共要给他们九百块钱。那少妇的丈夫。定要立个字据，写上这九百元的总数，作为钱太太向他们五人借得这笔钱，以免日后反悔。钱太太起初不肯，但终久被那扫帚吓住，众人还不放她，定要询问她行骗图财的底细。钱太太被逼不过，才实说道：“我的老娘，当初就是吃这行饭的，我从小时就看惯学会了。可是年青时候，仗着容貌很可以挣钱，用不着这个。现在混得落魄了，我丈夫没钱供我花用，又因为人穷气短，常受外人欺侮，所以想起这法儿来，一则能够赚钱，二则也教寻常那些欺侮的人，来给我叩头礼拜。说到这里，一人问道：“你起头儿不是被大仙缠住，非逼你行道不可么？凡是看见的人，都说你是被大仙折磨得要死，而且身上真有青紫的伤痕，那是怎么回事？”钱太太不语，又经逼问，才道：“我若不装那么一回，怎能教人信服是真仙附体。至于伤痕都是我自己预先用

乾醋和上两样药料，蘸在手上，轻轻向身上拍打，就能出现青紫的手印，等闹完了，脱衣服给人一看，谁不当是大仙打的？”那少妇的丈夫道：“原来是有传授的，怪不得把人都哄住了。不过你既装仙弄鬼，怎么又和凡人赌钱呢？”钱太太道：“我现在就是好这一样儿，便是顶着大输，也不能不赌。赌时又怕输钱，所以借着大仙的名儿，教人们给纳些贡献，又过了赌瘾。”那少妇的丈夫道：“你可说了实话，我就是那常同你赌的朱家媳妇的丈夫，我女人在你身上输了不少，她还当是巴结大仙，修福修寿的，那知全被你这混账东西骗去了。好吧，趁早拿出钱来还我完事，不然咱们还打一场官司。”钱太太才知遇见了仇家，只可苦苦央求，那少妇的丈夫言说他女人曾被骗二百元以上，要她立刻退还，任凭钱太太怎样哀求，不肯放松。钱太太万分无法，才说自己弄了这许多骗局，才积蓄了百数块钱，情愿全数拿出了事。那少妇的丈夫却一文不让，要她在退还现钱之外，另外写一张伏辩，说明仗术行骗的经过，并且应允把欠数陆续归还。钱太太被逼不过，只得依了。仍由一位男子代写一张伏辩，钱太太因不识字，只得任其所为，当时又按了手模。那少妇的丈夫收起，才教钱太太穿上衣服，随她回家取钱。钱太太还说了许多好话，求他们不要在外面张扬这事，并且一切代守秘密，因为她还得去骗别人的钱，来补还他们的债，说完才带着那少妇的丈夫一同回家，将那瞒心昧己装神弄鬼所得的私财，全都还与那少妇的丈夫，方才告一段落。钱太太还以为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自己这次虽受人讹索，总可以借一般迷信人家代为补偿，无论如何，自己的生意是不会坏的。那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在被诈的次日，

钱太太又到一个贫人家去治病，病人已然虚弱不救，钱太太去了，作法未终，病人已死在床上。病家因大仙若在房中，病人岂有被阴差捉去之理，就说钱太太并未顶着真仙，只是装假骗钱，不肯给她谢金。钱太太也是利令智昏，还想磨着讨几个香钱。病家恼了，竟喊来巡警，告她治死了人。巡警一见巫婆，知道这是犯法的勾当，就把两造带走。那少妇的丈夫，又联合了街邻，同上公禀，将钱太太伏辩为凭，说她不特邪术图财，并且藉赌骗人。这案子到了警察厅，果然追究起来，把畏先也传了去，因为他是钱太太的丈夫，几乎打成同谋，幸而原告并未攀他，畏先又力自辩白，才得取保释出。畏先遭了这番变故，才来寻白萍商量，白萍和芷华等听了又大为诧异，全说想不到钱太太竟如此妄为，这也是出身下等社会的原故，只是事已至此，没法挽救，就劝畏先听其自然，不必焦急。畏先本把太太看成赘疣，还感谢法律替他解决了家庭的苦恼。当时向白萍借了些钱，把住房也退了。白萍因景韩将在婚后创设照相馆营生，就请他用畏先作司账，景韩答应了，畏先就替景韩奔走起来。钱太太这场官司，也不知怎样打的，罪名本不甚重，但因她在堂上还是满口大仙，惹恼了问官，就在法律之中，给她斟酌了个最重的处罚，数种罪相加凑成了五年半的徒刑。这一来倒也不错，柳如眉所不能作到的，钱太太竟然作到，进监狱和龙珍作伴去了。但是钱太太进到监狱的时候，恰是龙珍抱病的当儿。龙珍因半生都在苦境中度日，结局还落在监狱之中，与世界隔绝，不由意冷心灰，生气尽蚀，由愁郁生了无名的病，缠绵难痊，自以为行将辞世，才想起在世亲人，还有一个姐姐。正要托人叫钱太太来诀别一下，不想钱太太竟先来了。

龙珍还诧异她何以知道自己病的信息，前来探望，又何以不经过探望手续，即径自进入狱中。及至瞧钱太太也是罪犯待遇，又经钱太太说明被罪原委，龙珍方才明白，姐妹竟要长期团聚了，心中虽替姐姐可怜，但知道她心地糊涂，行为荒谬，在外面绝混不到好处，到监狱中受现成供养，倒也不错。从此龙珍的病竟日见痊愈，姐妹在狱中相守，同度时光不提。

再说式欧式莲和祁玲景韩两对儿的婚期，日渐迫近，白萍自然跟着张罗，芷华却在制作婚衣以外，并且预备下许多应用物件，却始终没发表赠送何人。转瞬婚期已届，式欧定妥了一家大饭庄作为喜堂，其中式莲是受叔父陷害，逃避出来，早已和家中断绝关系。景韩原久住南方，在北平亲友很少，祁玲更是风尘出身，下堂的姨太太，当然又无亲故可言。所以这两家嫁礼之中，只有式欧一方，可以邀集亲友，但也并不甚多。到了吉日，观礼的只有三四十人，一切仪注概从简单。白萍夫妇担任两次的伴郎伴娘，而且没有主婚人，证婚也由伴郎代理。当赴喜堂的时节，芷华另外带了个小皮箱，大家也不知她所藏何物。式欧式莲都是少年，当这喜事临头，同心人结为百年之好，欣悦之情，见于颜面。景韩和祁玲都已将近中年，经过许多坎坷，此日虽极喜悦，但不免暗自有所感慨。在喜堂上，由白萍和芷华张罗，两对儿都行礼如仪，完毕了终身大事。才待入席饮宴，不想芷华起立挥手，教大家稍待，她自转入别室，须臾重复走出，大家看她竟换了一件白纱礼服。式莲祁玲一见，就认得是她自作的嫁衣，不由一怔，芷华却正色走到正中，举手向那两对新郎新娘说道：“你们不要装新人样儿，替我们作回喜傧，再行一

次婚礼。”众人都愕然不解所谓。芷华将眼一望白萍，白萍忽地高声道：“芷华和我，要借这礼堂重行结婚，请你们帮忙。”大家听了更是一怔，白萍又道：“你们不必诧异，这是芷华昨天才和我发表的，我起初也以为多此一举，芷华因为以前我们二人的事，都有错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芷华忽拉拉他的衣服道：“不许乱说，依着我的话说，以前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误。”白萍低声道：“这不是斟酌词句的时候，说错了也不能更正，何况我并没说错。”说着又高声接着道：“因为我们两个的错误，以致原来夫妇关系，都受了损害，如今我们都觉悟了，仍旧恢复了旧日爱情。可是回想当日的行为，全觉得太作践了神圣的夫妇关系，所以决定重行一次婚礼。一则重新建立爱情的基础，二则把这婚礼作一个界限，以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，使当日的错误行为，都成为婚前的过去。在座的众位，知道我们的，自然不必再说，不知道我们的，也无须补述，反正我们认为这次婚礼，是隔开两段生命的一道高墙。从今以后，旧生命已抛在高墙那方，不再见了，新生命却从这高墙下起始。我们也知道这种结婚的仪式是多余的，只个人良心上能够保持不变就很够了，不过我们以为应该留这么一次纪念，这纪念永远的警戒。现在话说得多了，求在座诸位都算作我们的证人，证明我们这一对有大罪的夫妇，由上天的保佑，将我们从罪恶的途程中拉回来，重遇到一处，又都有了觉悟，才重行这次婚礼。从今努力归于正道，作一对平常的夫妻，相守到老。”说完鞠躬。式欧景韩等听完他的话，立刻走过，依照意旨代为料理。式莲祁玲也不能再保持新娘子的娇羞态度了，过去立在芷华两旁，作为女傧，于是景韩就立在

证婚人地位，主持这次婚礼。芷华和白萍行礼已毕，重新交换了戒指，芷华看着那戒指，想起以前许多变故，又自暗生愧赧。须臾大家入席欢宴，在座的来客，除了式欧的亲友，偶然对式欧夫妇作闹以外，对白萍景韩两对，都保持客气态度，所以筵上十分清净。不多时席散，景韩和祁玲已另外赁妥房子，是在大街上三层的楼房，预备最上层作住房，下面两层作开设照相馆之用，当时他夫妇便回了新居。只白萍一对仍随式欧同回房宅。到了家中，式欧夫妇自然喜气洋洋，白萍这边房中却照样清清静静。夜阑之后，芷华向白萍道："现在万事俱了，我们该怎样呢？"白萍道："我本没有准主意，只听你的。前者咱们不是在西山曾商量要远行么？现在只可实行那计划了。"芷华想了想道："即便远行，目的地又在那里呢？"白萍道："你愿意上那里，我都随着。"芷华道："天津北平固然住不得，可是咱们虽是南方的人，都在北方长大，一旦回去，恐怕反而人地生疏，有许多不方便。依我看，不如就在北平省境里寻一个风土较好的小县去住，最好在有山的地方，盖一所房子，好在咱们手里有一笔钱，很可以买几亩地，灌园种菜，再招附近居住人家的小孩，立个小学校，也可以消遣岁月了。那时咱们早晚余闲，出去走走，学个庄农人模样，也很有兴趣。再过几年，若能生两个孩子，膝下承欢，同度老境，晚景岂不更快乐么？"白萍听了哈哈笑道："你想得果然是好，可惜晚了几年，若在当初，这样自是再好没有，不特那山居风味，田舍风光是人世最美丽的。就为长久计算，把官宦门第改成耕种家风，也是好事。不过现在却不成了，不信你看。"说着就由几下取出一大叠报纸，翻出几张指点着道："你看，这一县闹旱

灾，这几县闹水，这两县没水没旱却又闹匪，这几县因为驻着兵，所以没匪，可是百姓也都逃难，不知为什么？你看哪块是干净土，可以安身？”芷华听了爽然若失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白萍道：“若依我说，只要心地清静，在城市也可以当作山林，再说人生也不可太孤寂了。依我说不如和式欧商量一下，合起来作一件营业，咱们还有一笔钱作资本呢。”芷华沉吟道：“咱们能作什么营业呢？我的意思仍是离开这里的好。”白萍道：“你所以远走高飞的意思，不是为着隐姓埋名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我们又不是有名的人，何须隐姓埋名，我只为隐藏旧日的羞辱罢了。固然在这里也没有关系，不过常看见知道我们旧事的人，就要使我们常常忆起旧事，这是很苦恼的。”白萍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我的主张就算取消，咱们还是走吧。”芷华沉思半晌道：“走也没处好去，我对地理不大熟悉。你以前曾从军到各地去过，总知道有什么好的地方。”白萍道：“咱们并非一两天就走，何必忙在一时，等我仔细想想，明天再说。”夫妇便自安寝。到了次日早起，白萍出去到客厅和式欧闲话，式莲便过来寻芷华，说起祁玲嫁了景韩，两人努力经营商业，结果必然美满。式莲又说祁玲想把照相馆作为女子经营，因为式莲时常玩照相机，成绩很好，想请她去担任技师，并且另招几位少女，由景韩加以训练，照相全由女子动手，景韩管理内部事宜以及冲晒一切不露面的工作，祁玲守在柜台，管理账目。这样表面不见一个男子，成为新创的女子照相馆，必能受人欢迎，作极好的生意。芷华听了，也深为赞成道：“这个法儿很好，利用社会上的好奇心理，男子一定愿去观光，一部分头脑旧的大家妇女，平常就以受男照相师的指挥摆布为苦，

女子对她们方便得多，还会不去试试。由此一看，祁玲的思想真够活泼，你预备去帮她么？”式莲道：“昨天和式欧商量过了，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要作的事，所以不能帮祁姐了，今明日还得回复她一下。”芷华道：“你们要作什么？”式莲道：“式欧因为精神上很颓靡不振，总要发奋一下，尽全力营业一件事业。并且他家财产很多，只有淑敏一个妹妹，如今淑敏死了，式欧就想提出一部分财产来，开一家医院，一面纪念淑敏，一面作式欧毕生事业，这医院就用淑敏的名子，我已经被式欧预约作看护妇的管理员。”芷华听了自语道：“淑敏医院，这倒是件极好的事。不过式欧除了为纪念淑敏以外，其次的目的，是重财图利呢，还是重在救人呢？”式莲道：“式欧对钱财看得最轻，他只要把这医院维持长久，多救些穷苦的病人，并不希望得利。”芷华听着心里一转，想到昨夜白萍的话，就叹息道：“他们这办法真好，可惜我要走了，要不然同你们合作多好！”式莲愕然道：“您现在还没打消原来的念头么？我知道您身世很为孤零，并没有别的亲友，走向那里去？还是常住在这里，和我们作伴吧。”芷华摇头叹道：“式莲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以前所做的错事太多，若不离开这里，怎能躲避耻辱。”式莲想了想，哑然笑道：“您这可是没道理的话，我要放肆的说了。即使以前所作的事耻辱，请问这耻辱是在自己的身上，还是在北平天津这块地方？难道您一走就算干净了么？耻辱不能躲避，只能洗涤。我以为您若同我们合作，白天在医院为社会尽力，晚间回家庭对白萍尽心，自然能重换个新生命，身心都能娱快在纯洁的环境里，任何污点也能洗掉啊！”芷华听了沉吟半晌，自语道：“只能洗涤，不能躲避……”这样说

了几遍，忽问式莲道："你的话是对的，我以前确想错了，现在情愿和你们一道作事，不知式欧可容我们入股参加？"式莲笑道："我就是式欧派来探听你的意见的，你既情愿，也谈不到入股，大家合作罢了。"芷华道："我们既然合作，自然也把这医院看作毕生事业，白萍的钱放着并没用处，应该也拿出发展医院。"式莲道："咱们且不必说，白萍和式欧正在前面客厅，咱们凑过一同商议吧。"芷华答应，就和式莲一同到了客厅。式莲向式欧叫道："我们应该庆贺，芷华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。"白萍听着，不知芷华何以忽然变了宗旨，方在诧异，芷华已向他说出式欧夫妇就设立淑敏医院，自己允许入股合作的事。白萍甚为欢喜，在人前不便问她改变宗旨的原由，就先表示赞成，和式欧商量一切，式欧道："不客气的话，白萍虽未曾研究过医学，但是经验很富，院长一职似乎得你担任。管理这医院一切的行政，教芷华助你。我自己作诊疗主任，教式莲帮助我，你看如何？"白萍还未说话，式莲已说道："我不赞成这办法，医院既用的淑敏名字，应该成个正式女子医院。我主张院长用女子，医生也用女子。"式欧笑道："那么我们男子呢？都要退出了。"式莲道："你们自然各有差使，你是诊疗主任，一切聘请来的女医师都归你调度，白萍可作庶务主任。"式欧又笑道："这样说，院长是你了。"式莲道："我不配，我只能学习着作看护，院长得芷华担任。"芷华叫道："你不要胡安排，我连医书都没有看过一本……"式莲道："你不要客气，这本不用你亲手给人治病，只要把医院治理得秩序齐整，人人尽职，就算得了。若还有办不来的时候，这儿不是现放着一个义务顾问么？"说着向式欧一

招，又道："好在咱们这个医院，并不像人家医士自己成立的小规模医院，咱们这是拿出资本设立，雇人作事，譬如工厂的经理，还用会动手作工么？你不必谦让，我是深知道你的气度和能力的，你作院长，一定能使上和下睦，大家努力。"芷华还竭力推辞，武欧也道："式莲这办法是有道理的，咱们就改为正式女子医院。关于行政，芷华白萍的能力实在比我强。至于起始的建造购买，以及聘请医生的试验，种种专门的事，自然由我在幕后主持，不致教你们为难。以后对外的发展，对内管理，却全得你们费心，我只能实际工作了。"白萍道："你们随便商议吧，我对庶务这职任算接受了。买办东西，扫除房舍，和厨师仆役打打交道，倒可以胜任愉快。"芷华却仍坚辞。式莲的意思，原为把极重的责任扣在芷华头上，使她全力贯注，心不二用，由努力生出快乐，避免种种危险。二来使这重大责任把她套得坚牢，永远不能退避，以免中道别生枝节。所以竭力怂恿，把芷华的心也说活了。正在计议，祁玲和景韩一同到来，大家寒暄之后，继以笑谑，祁玲便问式莲几时给她的照相馆帮忙。式莲笑道："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受了淑敏医院的聘书，要给我们院长作事，不能再帮你了"。祁玲听了莫明其妙，忙问什么原故？式莲仔细说了，祁玲本知芷华将要远行，正没有机会挽留，如今听她改变方针，留在这里与式莲夫妇合营事业，也甚为欢喜，但心中对式莲却有些失望。因为她和景韩，都看着式莲体健貌美，又加作事精明，对人和蔼，以为得式莲在照相馆中照料，定能受顾客欢迎，生意必能发达，所以祁玲要将照相馆改为女子经营动机，也十有八九是由式莲身上所起。现在听式欧要经营医院，式莲名为帮助芷华，实际是

帮助她自己的丈夫，而且这医院是留住芷华的原动力，所关很大，故而祁玲虽满心不悦，却不好再勉强式莲追践原约，口中也只可赞成他们的办法。式莲却有些不大过意，提议医院和照相馆，两方相互入股，互相扶助，并且祁玲夫妇要在医院中担任一些职务，主持医院的人也全作照相馆的股东，尽力帮忙，并且医院筹备，最少得半年工夫，照相馆却在十日后可以开幕，式莲本人仍要在照相馆作四个月的事，等医院筹备成功，照相馆也可以定了基础。祁玲听了自然欢喜，便说："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始营业，本来我打算一面开幕，先由式莲一人作摄影师支持营业，一面再训练新招的女助手，式莲若是不管，我们这女子照相馆就必得暂停些日，等把女助手训练成功，才可以开幕呢。现在这样好极了，式莲能作四五个月的事，在这时间之内，女助手也练好了，以后只要式莲每天去一趟，壮壮门面就成。"式莲道："姐姐放心，我没有不尽力的。"式欧道："现在咱们也该商议一下入股的办法。第一个先从我说，我能拿出三万元来，两万五放在医院，五千放在照相馆。"白萍道："用不了这么多，照相馆无须大资本的，而且景韩已独资成立，咱们大家互相入股，不过表示互助的诚意罢了。依我说，你入两千够了。"式欧听了，就问景韩，景韩点头道："白萍的话不错，你就依他吧。"白萍这时看看芷华，芷华才说道："白萍最近卖了天津的产业，得到万数元钱，我想把十分之八放在医院，十分之二……"话未说完，式莲道："您不必全拿出来，还是留下几个作后来别的用度吧。我替你分派，医院五千，照相馆一千，足足够了。"芷华道："我既把医院当作终身事业，以后的生活自然有所倚赖，何必又留私财。"式莲道：

“依你这样说，式欧也该把产业全变买了。要知道式欧这三万元，还是淑敏应分的份儿，他本身并没出一文呢。你不必多说，就这样吧。”接着祁玲表示愿出三千入医院的股，式莲也以为太多，替她减为两千。当时大家议定，式欧原有座楼房，在东城彰仪门内，原是赁给人作军衣庄。因为赁主歇业，正在空闲，就雇工购料，大加修改，成为医院的设备。白萍在式欧指点之下每日监工，式欧却招了个同学相助，忙着购买一切药材器具。因为式欧白天甚忙，式莲芷华只能在夜晚暇时，向他学习医院管理和看护的浅近知识。白天式欧和助手去办事，白萍去监视建筑，式莲芷华清闲无事，便去帮助祁玲设备照相馆的事。芷华虽不善照相，却因天生秀慧，对美术颇有修养，把照相馆各个房间都布置得精雅美丽。式莲对照相素所爱好，有过长期间的自修，再经景韩略加指点，便已成很良好的技师，临时又新招了四位由小学毕业的女学生，暂助式莲，她们虽不能作什么，但表面上衬托好看，也可干干下手活儿。晚间闭门，再由景韩教以技能，不多日筹备就绪，先在报纸上登了引人注目的大广告，便定期起始营业。开幕那一天，祁玲坐在楼下柜台内，负司帐的职务。芷华也屈尊和一位女助手在楼下作迎客招待指引的事。式莲穿着特制雅素的衣服，和另几个助手，在楼上预备实地工作。景韩却躲在后面，不能出头。社会上人士，自闻听有女子照相馆出现，大多数挟着好奇的心要前去参观一下。下层民众清早就挤在窗外，向内张望，正式来照相的，须得挨挤而入，居然生涯极盛。男女顾客结队而来，楼上下常有许多人等候，把式莲忙得不可开交。男子来照相的，本有一种轻亵的心，及至见式莲芷华祁玲等都是雍容华贵

的大家风范，反被她们的高雅气度镇住，除了暗自惊羡之外，毫不敢有所轻慢。至于女顾客，却都感觉她们和蔼可亲。芷华逢有女客来照，便上楼去代为参加意见，或者指示姿式，因为她态度柔和，女客既十分敬重，而且感到向所未有的适意。很多人对她们询问姓名，意欲结交，芷华等都委婉酬答。忙了一日，到晚上闭门，祁玲清算帐目，只这一日，就作了九十多件生意，收了五六十元的定钱。而且有一位来照相的女学校校长，因和芷华谈得融洽，言说她学校中将开周年纪念游艺会，要留许多影片，倘若这次单人所照的成绩不错，就可以商议那大批生意，足有数百元进益，这样便算开门红了，大家都十分欢喜。只忙了景韩一个，钻在黑房里，直忙了半夜，方才把底片洗完，预备明天给人家看样。武莲的技艺居然极好，成绩优良，绝少疵谬。次日闻风而来的更多，大家忙得没有一刻休息空儿。祁玲在柜台上，既得写帐，又得敷衍等候的顾客们，此外还不时有人来看样片，直有些应接不暇，心中打算着以后必须另请一位女会计。芷华却一直在楼上帮着武莲，武莲立得腿都酸了，心里虽然高兴，但也不时的暗自叫苦。幕后的景韩见生意兴隆，恐怕误事，从早晨便入黑房工作，到晚间闭门以后，几个人都凑到一处，相对喘息，这个喊腰酸，那个喊腿疼，祁玲因说话太多喉咙都哑了。景韩却是头晕难当，但他的冲晒工作尚未完毕，须开夜车，因此看着别人的安心休息，羡慕不已。芷华向祁玲道：“这样可不是长法，生意兴旺，固然可以发财，但这样下去，钱财要把你们的性命换去，那可太不合算。应该想个法儿给大家调节劳苦。”祁玲道：“我也是受不住，你说想什么法儿呢？”景韩叫道：“我这部分，明

天最少得请两个助手，好在有这种手艺的人极多，很容易寻的。最难的是式莲那一部分，没有人可以替她。”祁玲道：可不是，我们上那里去寻好技艺的女照相师，给式莲帮忙，这可真难。倘把式莲累病了，岂不更要糟呢。”说着想了想道：“我出个特别主意吧，明后天就登个广告，声明每日只能照若干张像，比方律定三十张，那么每天编个号数，最早来的是第一号，按号往下搯，照到三十号就关门休息。”芷华道：“这是君平卖卜的法子，倒也不错。”式莲笑道：“什么君平卖卜，简直是学现在商店减价法子，每人限买一件罢了。这限买一件，好像表示物色过于便宜，不能教人多得，其实还不是坏东西卖不出去，才巧立名子引诱人么？咱们这照相馆若这样一加限制，社会上的人定不信是由于生意过忙所致，倒也疑惑我们因为没人上门，才挖空心思弄这玄虚呢。”景韩叹道：“这话有理，现在社会上太虚伪，把人都已骗怕，再有人说实话，也难以凭信了。依我看不如把价目提高，藉以限制。”式莲道：“那不成，生意才好一点，便要涨价，这岂不又是奸商牟利的行为。”景韩笑道：“凡是经商，没有不为图利，教你这一说，天下全是奸商了。”祁玲也笑道：“那么明天咱们再减价一半，以广招徕，给式莲加些工作。”式莲道：“你们夫妇都是财迷，我不赞成涨价。”就讥诮起来。芷华这时正拿着流水帐簿细看，闻言叫道：“你们都不必吵，我有主意了。瞧这帐上，男子来照相的占十分之三，女子有十分之七，咱们何不改成名符其实的女子照相馆，只承应女主顾，这样工作可以减却少半，而且教人看看，越发名贵，仿佛这块地只许女性专利，不许男子插足，在实际上也有无限便利。”祁玲听了首先赞成，景韩却

沉吟道："这样办法我认为很好，不过凡事都难预定，倘若在实行以后，女客并不像现在踊跃，那该怎么样呢？"芷华道："那也好办，咱们且不要直说拒绝男子，只说预备分设男女两部，因为筹备需时，只可把原有地方设作女子照相部，至于男子照相部却要延期开张，求男主顾暂勿光临。这广告登出去，就不许男子进门，以后再看营业情形，倘若能够兴旺，就只作女子生意，把男照相部搁起不提。倘若这女子生意不能维持呢，咱们再稍为费一点手续，把这里分划作两半，再另外挂男照相部的招牌，也很简便啊。"祁玲拍手道："还是芷华脑筋灵活，能想出这样圆滑主意。"式莲道："可不是，她若是男子，准该归入滑头一流。"景韩道："不管怎样，这总是好办法，咱们就此着手吧。"说着就先拟好广告稿儿，教大家看过，然后派人送到报馆登载。另外又用白纸，写了几张恭楷通告，贴上玻璃窗上，声明凡男顾客暂勿惠顾，至于曾在本馆照相未取者，请于一星期内来取。"办完之后，大家各自回去休息。照相馆经过这次改革，生意依然兴旺，不过式莲工作稍得减轻，祁玲等在招待顾客方面，也觉容易多多。景韩却请了两位技术超妙的助手，把大部冲晒工作交给他们，匀出时间去帮式欧白萍等建设医院，藉伸礼尚往来之意。数月以后，女子照相馆在社会上得到极好的名誉，原因一则是出品精美，二则人们都知道这是几位闺秀合作事业，女界感到便利，自然称道不衰，男子却因被关在门外，把这照相馆看得更高贵尊严。于是人们便生了一种奇异心理，女子照相馆所摄照片，几乎成了摩登招牌。譬如一个女子把这照片赠给男侣，对方想到这照片绝非随便作耍，比男子起哄照的，就得珍贵清洁的印像。倘若

一个男子房里悬着几张女子照相馆所摄女友照片，使人一见便知他交游都是上等社会。这也好像走了邪运，祁玲夫妇大告成功，芷华式莲更在主顾的大家妇女中交了许多好友，但是芷华因曾打过官司，姓名在报纸上屡次露面，就另改了个名字，以避人们的注意。有很多常去照相的闺秀，因爱芷华式莲二人的和蔼柔雅，又见她俩颇有学问，都愿意攀交，芷华和式莲自然不能拒绝，于是得了不少要好姐妹。这一着本是出于无心，却不料竟有很大帮助，到医院成立之后，第一批不邀自来的基本主顾，就是这般女友家人戚友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数月过去，由式欧的惨淡经营和白萍等的助力把医院成立起来。芷华以院长名义，号召来许多女友，开幕日十分热闹。式欧延聘的几位女大夫，也全技术高超，又加这医院的目的并不在乎营利，芷华对来求诊的人，一律推诚相待，凡是贫苦的人，治好以后，就开出一张清单，把他在医院中所费的数目写明，给他看过，并不要钱，只说病人记住这个数目，等日后有力偿还时，再行付给。至于日后偿还与否，那完全看病人的良心，医院并不催讨。若治好有钱的病人，也一样像对穷人一样的开出清单，全是实数，绝不多写分文，却由芷华亲自拿着清单，对病人细说本医院的情形，因为义务诊治的太多，医院经济亏耗太甚，只有求富人替穷人分担一点，在应付医药费以外，随意捐助。这虽然是穷汉吃药富人还钱的旧法，但是对穷人既不过勒，对富人并不欺骗，完全在真诚取得同情。这样办法，富的病人因所开费用低廉，即便加捐一倍，仍较旁的医院便宜，自然乐从，还替她向各处揄扬。穷人受医院恩惠，良心上不忍赖债，过些时

便攒凑来偿还。芷华还要看那人的境况如何，或者全部收受，或者只收一半，有时也许全数退还。因此医院中的财政，总算起来，不特毫无亏欠，反而稍得盈余。而且远近的人都把这医院看作天堂，把芷华看成救主，大凡劳力生活的穷人，日挣月吃，绝无积蓄，又少有通融挪借的地方，每逢生病，便断绝了收入，又得要一笔医治的意外支出，筹办不来，只好等死。如今有了淑敏医院，到生病时便行投入，不但治病暂且无需费用，连生活也可无虑，直到恢复了工作能力之时，便扬长出医院的门，再谋生理。出去以后，自有他们的良心，替医院还债，驱使他们努力。因此常常把怠惰的人，养成勤奋习惯，于是大家在还债以后，仍旧感恩戴德，不知所报。其中还有式莲作看护长，她把一般看护都训练得非常尽职，对一切病人同样的安慰体贴，绝不像普通看护，进头等病房时谄言媚笑，进三等病房就怒目横眉，因此病人全能精神愉快，在药饵以外，更加了无限无形的功效。外间的人不明此理，都以为同样的病症，何以进淑敏医院便比入别家医院痊愈的快，因而认为院中大夫能力超特，名誉更蒸蒸日上起来。至于照相馆那面，却因式莲不能正式负责工作，只由几个新训练出来的女技师动手，自然成绩较差，又因芷华不能帮助，祁玲一人颇感独立难支，营业渐渐减退。但在以前几月工作，所得利润，业已照本加倍，此际只求能收支相抵，便可暂时维持。不过祁玲终以生意冷落为忧，又要求芷华式莲二人，在星期日医院停止施诊，可以离开的时候，仍到照相馆来像以前那样工作。芷华等只得答应重去照料，于是照相馆的生意，弄得只有星期日一天特别兴旺。一年过后，祁玲计算帐目，已赚到万元以上，医院却仍是无盈

无亏。

那知在这时候，正是中国失去东北的第一年，北平已经成了边境，突然战事又起，山海关喜峰口等地相继发生血战，前方的信息日渐加紧，由北边运回的伤兵不计其数，后面军用医院业已人满，只可向各公立私立的大小医院里收容。芷华和白萍式欧商议，尽医院人力财力，去救治伤兵。于是淑敏医院，总常期的住有几十伤兵，把病房全行占据。至于求诊的民人，却已无法容纳，只可令其暂住家中，每日由医院派出大夫轮流出诊。式欧带领一班医师，替伤兵尽力诊治。芷华式莲也带着一班看护，给伤兵以精神上的安慰。祁玲夫妇因时值变乱，人心惊惶，很少有闲情逸致去照顾照相馆，生意十分清淡，便爽性暂行停业，到医院去帮忙尽义务。女技师们也全去伺候伤兵，或者替他们写信，或者替他们缝补衣服，于是凡伤兵被送入淑敏医院，全似进了天堂，整日处在一般女性的温柔调护中，真是他们平生未经过的际遇，而且至诚所感，使伤兵们把这一大群女性都看作天上安琪儿，只有敬爱感激。所谓当兵三年，见了母猪当天仙的兵，守着这许多似花似玉的女性，竟没有一个发生侮慢行为。这样一月之后，有一天早晨，芷华正瞧几个初愈的伤兵，在阳光中散步，并且教一个小女孩唱歌儿给他们听，满院中便发着粗犷的笑声。芷华正在看着，忽听门外有汽车声响，随见抬进来两个受伤的人，向后门病房而去。后面的一个，用一条旧棉被子盖着，但是鲜血不住的由床边滴下，把铺着石子儿的甬路，染成一条红线。芷华瞧着一阵凄惨，心知这人受伤不轻，本想随去看看，但因自己正在忙着，又知道后面有两位很能负责的医生，必能诚心诊治，就也放心，

仍在院中坐着。过了一会，一个看护过来报告，新送来的两个伤兵，已安置在二十五号病房里，正行诊治，芷华默默点头，也没甚照呼。少时事务汇集起来，一直在办公室中应付到正午，便入饭厅吃饭，也未能到各病房中巡视。饭吃到一半，才见式莲从外面进来，坐到桌旁空位之上，芷华问她为什么来得这样晚，式莲面色一变，把一种很奇怪的目光望望芷华，说道："有一个病人大约是伤重了，闹得很凶，把我吓了一跳。"芷华道："是新送来的么？"式莲犹疑着答道："对了，就是新来的。"芷华道："受的什么伤？"式莲摇头道："在这吃饭的时候，不必问吧？"芷华道："饭后我去看看。"式莲又一打沉儿道："现在已好些了，你无须乎去看。"芷华见式莲面色有变，言词闪烁，不禁暗自生疑，心想方才她说被伤兵的重症所警，以后又改口说好些了，拦我不要去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想着便不再问，只低头吃饭。饭后自出了膳厅，向后面病房走去。不料才走出十几步，忽听背后有人叫唤，回顾又是式莲，就问她作什么？式莲招手道："来来，我有点事儿烦你。"芷华只得反身走回，式莲才转身在前先走，进了芷华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，芷华随入，立到她面前，又问有什么事？式莲始而沉吟，继而又眉开眼笑的道："我有点儿不要紧的事和你商量，现在咱们都太疲乏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两日？你若愿意，就一同上西山去住。"芷华摇头道："在这紧要时候，咱们怎能走开。昨天黄大夫请假，我都没答应，又跟人家说了一片道理。只隔一天，我就上西山歇凉儿，怎能服人呢？你却是太疲乏了，我可以许你三天假，随便你上那里去。不过式欧可不能陪你走。"式莲道："你们却不离开，我自己休息，又有什么意

息。不过我也一半为你，你近来过于劳苦了，倘若累出病来，可不是玩儿的。要知道我们为大众作事，首先得保重自己身体。现在你以为休息一两天，便算对不住人，可是你若累病了，便得许多日不能工作，请问那样便宜呢？依我劝你，还是托个正当理由，和我走吧。”芷华笑道：“我正在年富力强，那容易就累病了。若说保重身体，我更反对，现在可还是我们保重的时候么？你看看，伤兵血肉狼藉的样儿，就更觉得咱们的牺牲不算回事了。”式莲怔了一下，又道：“你是真不肯随我去？”芷华道：“我实在没法分身，对不起的很。”说完就向外走，式莲又叫道：“等等儿，我还……”芷华立住见式莲口中嗫嚅欲语，却又说不出来，以为她仍要磨自己同上西山，便不再理会，直走出去，任式莲再唤，连头也不回，又重奔向后面的病房。在甬道中遇见一位新被约来帮忙的米大夫，正从甲病房出来，用手巾拭着汗，要进乙病房去。芷华便叫住他，问有什么事？米大夫说大体上还好，只八号房的断腿伤兵，已经不治，恐怕今晚要死。十九号房的伤兵眼睛溃烂生脓，恐没有再见光明的希望。芷华点点头，又问今天早晨新送来的两个病人怎样？米大夫说一个很轻，只被炮弹打去两个手指，一个却重得历害，肚上有五个机关枪子弹的弹孔，前后面全是一样，子弹前入后出，并未留在里面，但这样已经够危险，随时有死去的可能。芷华听了，请他自去执事，就自走向三十五号病房。方要推门，忽听后面又是式莲的声音叫唤，芷华不知何故，连忙回头去看。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　问天何苦来乱推排悠悠收业债　乘化同归尽长太息草草结全书

芷华站住等她，但当式莲走到面前，还没容开口，芷华已迎头说道，“你不必絮烦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抛下这里，随你去玩儿。”式莲双眉紧皱，正色说道：“我不再要求你了，现在并不为那个……你现在要作什么？”芷华道：“我并没什么事，只要进病房里看看新来的两个病人。”式莲忽地拉住她的手道：“你不必进去吧？还是随我到前边谈谈。”芷华摇头道：“我为什么不必进去？每个病人我都要亲自抚慰一下。”式莲道：“何必你去，里面有人看护。再说那病人太难看了，不要吓着你。”芷华笑道：“你的神经莫非生了什么毛病，回头教式欧给你验验吧。世上医院里人，会有被病人吓着的，你简直是呕我，快请吧。”说着就要推门进去，式莲又拉住她，面上突生惊惶相恳哀求的颜色，叫道：“你听我，听我，千万不要进去。”芷华这时方悟有了缘故，忙问道：“你说，什么事？”式莲道：“你不必问，就依我吧，我求你。”芷华更疑，还未说出话，只见从甬道另一端推来一辆病床车，到三十五号门外停住，推开了门就向里走。芷华就问那推车的见习看护，是不是要送病人去施手术。那看护说手术已施完了，只因这病房中住的两个病人，

一个受伤极重的在昏迷状态中，一个很轻的却疼得不住哭叫，米大夫恐怕闹得重伤的人不安，现在匀出空房，所以把轻伤的人移出去。说完又低语道："米大夫因为这种重伤的今明天就要完了，很想给他死前的安静，才这样办的。"式莲喝道："那有这么些说的？快去作事。"两句话把那见习看护吓得不敢再说，推车进房里去了。式莲又向芷华道："走吧，走吧。"芷华心疑万分，知道这房中必有蹊跷，虽明白式莲劝阻自己定是好意，但看她这等焦灼情形，更觉得必有重大情节，怎能知而不问，就道："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我糊涂死了，若不教我进去，必得把理由说明，这样含糊着我可非进去不可。"式莲怔了一怔，才道："好吧，咱们到前面去，我向你说。"芷华看她眼光流动，心想她必是把自己骗开这里，到前面也许仍然虚言搪塞，未必实说，便道："你就在这儿告诉吧，我不能再纳闷了。"式莲想了想，举手搔着头发，突然面色一转，原来皱着的眉同时展放，好像在苦思中得了办法，点头道："好，我就说吧，不过你得替我保守秘密，千万莫被式欧知道。"芷华听着脑中一动，已猜出这病房的人和式莲有关系，便道："我自然保守秘密，你还不信我么？可是你那会有不能告人的秘密的事呢？"式莲道："你也不必细问，我只能告诉，这房里的病人是和我有关系的，这关系万不能被式欧知道。你素日最怜爱我，现在只问到这儿，别再逼我吧。"说着将手掩住了眼，似在凄然欲泣。芷华半信半疑，但看着式莲神情，就不忍向下再问，拍拍她的肩儿道："别立在这里，前面去吧。哦，你要去西山休息，也就是为这件事的刺激吧。"式莲不语，却连连点头。芷华暗想这真不明白，那房里的人与式莲

有关，她又何致怕我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式莲以外和她有关的人，而且就她的行为看来，也绝不会有暧昧事啊。想着便道："你怎怕我呢？即便我进病房去，也不会认识呀！"式莲摇头道："你不明白，我有我的苦衷。"说完稍迟又道："我怕他在昏迷中喊我的名字，被你听见。"芷华听了，暗想式莲居然有这样一个情人，平日竟不露口，可算她善于掩饰，但看她素日的明快性格，又不像能藏住秘密事的，这真教人糊涂了。便又问道："那人的伤怎样？"式莲叹道："我已经说过，机关枪伤在腹上一连五个窟窿，绝没有活的希望，恐怕伤命也就在今晚明早，我实没那样大勇气看着他死，所以想躲开，求你陪着上西山呢。"芷华默然无语，半响才道："我劝你不必离开，想开些好了，你回家休息去，明后天再来，这里的事我替你料理。"式莲道："我还想你陪我上西山，你看我落在这样苦境中，还不能可怜么？"芷华听着一阵心中软，不能再坚持下去，无可奈何地道："倘若你定要我去，我也只可陪你一趟，不过最晚后天一早回家。"式莲听了一跃而起，拉住她的手道："我谢谢你，这才真是我的……"说着又道："天不早了，咱们要走也该早预备些。"芷华道："好吧，现在一点，咱们收拾着，到两点钟可以走了。"式莲大喜，强抑笑容，不使外现，就出去自行向手下看护们交代。芷华也把经手的事暂且交给别人代理，教仆妇收拾行囊，仍自坐在办公室赶办一切。天到两点，式莲提着个大皮箱来到，相告汽车已候在门外，就可动身。说时仆妇也把芷华皮箱送来，式莲催促快走，芷华道："白萍大约到景韩家去吃午饭，我应等他回来，说一声再走，要不然怕他不放心。"式莲道："那有这些事，我

就没告诉式欧。”芷华自听说三十五号房伤兵是式莲旧情人，已有些对她怀疑，这时又听她出门不告诉式欧，心中更鄙薄起来，就道：“你不告诉式欧，我可得告诉白萍。”式莲道：“时候太晚，知道白萍几时回来？怎等得及啊！你不如给白萍留个条儿，说明陪我到西山去，也是一样。”芷华无奈，只得写张条儿压在桌上。方要一同向外走，就在这时候，忽听外面有人高喊式莲，芷华方听出是式欧声音，式莲已赶出去，芷华无意中在后面随着，到了房外，见式欧正立在廊下转角处，面上似有异状，式莲直迎过去，式欧叫道：“式莲式莲，你可看见三十五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式莲已走到近前，把他的嘴掩住，二人都转向廊角那一面去了。芷华听清式欧的半句话，心中悚然一惊，式欧怎单寻式莲，说出三十五号的事，莫非他已经发现式莲的秘密。果然如此，岂不要大生纠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芷华不放心，就蹑着步儿凑将过去，想要窃听他们的话。走到廊角，便闻两人在那一面大声说话，只听式欧说道：“本是米大夫经手治的，我并没看见，只为方才米大夫吃饭去了，我走到三十五号门外，听见里面一阵惨声，就过去看了看，那知道是他。他变得已不像从前，端详半天才瞧出来。心想他怎么入了军队，又不知道她看见了他没有，所以找你问问。”接着式莲又低声道：“嘘！留神，别乱说，这不是当耍的。我从早晨一抬进来时候就看见了，只怕她瞧见要出麻烦，我竭力的左遮右拦，不敢教她进三十五号房里去，那知她倒更起了疑心，非要进去不可，我只得撰个谎话，假说那房里是我的旧情人，已经受伤就要死了，为保守秘密，不愿被她看见，又要求她陪我到西山去休息两天，她已经答应，我们就要走了。”式欧道：“上

西山作什么？”式莲道：“你好糊涂，倘若留芷华在这里，终久难免看破，所以我必须哄她离开。至于三十五号的那个，看情形今晚明早便要死去，等我们两天后回来，当然已经早抬出去埋葬了，岂不一点痕迹都没有么？我们走后，请你看在芷华面上，在那死者身上多尽一些心，最好用我们私财，替买一副好的衣衾棺椁……”式欧接口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教芷华见他的面，他已是拚死的人了，绝不会再扰乱芷华。但是芷华若在这时候见他，总可以给许多临死的安慰。”式莲道：“不对，我不是这样想法。近来芷华和白萍才算按步就班入了普通夫妻的正轨，怎能再受意外的刺激。倘然使芷华见了仲膺，任凭她如何自己抑制，也免不掉悲苦，或者从此精神上生了异样变化，在白萍岂不是一种打击，设或夫妻间因此又生隔膜，那可怎么是好呢？”式欧忽然高声道：“不错，你的话有理，那么快陪芷华走吧，这里的事交给我好了……”芷华在听到第一句的时候，已约略明白式莲相欺的微意，也料三十五号房中是何许人，只觉身体发软，精神麻木，倚在墙上和发痴一样，不能转动。及至最后式莲说出仲膺名字，她猛然全身一震，高举双手，便天呀的叫了一声，颤微微地走下廊阶。这时她已不再隐避，脚步放重，革履咯咯有声，式莲闻声，回头一看，立见芷华已步下甬路，向后面病房走去，就知自己和式欧的私语已被她窃听了去，大惊之下，和式欧相望发怔，随即追上前去，高叫芷华。芷华并不回头，一直向后面走。式莲焦急万状，忙急步追赶，无奈芷华走得太快，只赶不上。式莲情急计生，就叫道：“喂，你等等儿，白萍回来了。”芷华闻听立住回头，见后面仍只式莲一个，知道她使诈语，正要再向

前行，却忽然脑一动，略一犹疑，这时式莲已然赶到身旁，正要和她说话，芷华忽一转身，竟又向前面办公室走去。式莲见她不奔病房，方才放心，就缓缓在后跟着，随芷华进了办公室。此际式欧随后也到，式莲连忙摆手，教他躲开，式欧便悄悄溜走了。式莲见芷华坐在沙发上，扶头不语，就走过坐在旁边，低语道："你原谅我，我骗你固然不对，可是实在为着你的。"芷华不理，式莲沉思半响，觉得既已被她知道，当然不易拦阻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教她去和仲膺去见一面，否则恐怕更要激出别的事端，便道："也许我的思想错了，现在你可以到三十五号病房去看看吧。"芷华仍自不答，式莲又说了两遍，还是得不到回答，以为芷华是恼了自己，便推着她道："怎么了？你只在这里呆着，难道为着我么？"式莲还欲再问，忽见芷华立起来，走到桌前去取电话耳机，拨了电话，就问白萍在那里没有。式莲听她寻白萍，不由大为诧异。正在这时，忽听门外有脚步声走入，式莲回头一看，就见白萍赫然出现在门口儿，不觉大声叫道："林先生这不是回来了。"芷华闻声回顾，立刻放下电话，望着白萍发怔。白萍见她二人神情有异，房中空气在沉寂中觉得紧张，忙走过问道："有什么事么？"式莲知道自己不能多言，就假装没听见，只待芷华答复。那知芷华默然半响，并未作声。式莲猛想起这是秘密的事，芷华必是因自己在旁，不好开口，就立起来悄悄向外溜去，才走了几步，芷华忽叫道："式莲别走。"式莲道："我还有点事得出去看看，一会儿就来。"芷华道："不成，你得听我命令。"说着就把她拉回原处坐下道："你以为我背着你么？那可想错了，我正要你听着。"说完想了想，又对白萍道："你知道

么？边仲膺来了。”白萍一怔道：“他……他在那里？”芷华道：“就在这医院里，今天早晨才来的，可是我在十分钟以前才从式莲口里听到。”白萍低头道：“他怎会到了这里？我应该见他。”芷华道：“他现在三十五号病房里呢。”白萍愕然道：“病房？他害病了么？”芷华道：“岂止害病，我并没亲眼看见。据式莲说，最多也活不过明天了。”白萍更惊道：“是什么病？这样沉重。”芷华道：“他身上受着极重的伤，是和伤兵一并来的，还穿着军装呢。”白萍哦了一声，突然变色，芷华又道：“式莲发现了他，还一直的瞒着我，这是她的一片好心，我很理会，不过方才竟被我听见了，所以立刻打电话找你，想商量个办法，不想你恰巧回来。”白萍将手插入西服的后裤袋里，来回走了几步，瞧瞧式莲，忽又举手对芷华说道：“真想不到仲膺走入这个途径，大约也是受小说毒太深了，失意以后，不是披发入山，就是投军觅死，他现在落到这样结果，我们应该负完全责任，你还问我作什么？赶快去看看他。”芷华悄然道：“我自然要去看他，不过你也得跟着我，我不能自己去。”白萍略一凝眸，摇头道：“你太拘执了，我也很明白你的心思。”说着又一沉吟，回头向式莲看看，又接着道：“式莲是深知咱们旧事的，同着她无须避忌。仲膺落到这种地步，推起原因，不能不说是由于失意太甚。可是使他失意的，就是咱们两个，如今眼瞧他要死，若能挽救，当然还得尽心挽救，若是实在没有生理，咱们在他没死以前，还不给他些安慰么？我敢断定他此际所想望的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要知道，你去了给他安慰，我去了却是给他刺激，你不要犹疑，赶快去吧。”芷华望着白萍，还在踌躇。白萍道：“你若顾虑我，

这就大错了，当初咱们是什么情形，如今我是你的终身伴侣，他却变成了路人，即使你现在直陪他到死，也只有很短的时候了，你难道还疑我对一个垂死的人发生嫉妒么？”说着就推芷华道：“快去快去，尽力的给他安慰，可千万的别提到我。倘若真不能救，你就教他安静的在你臂上咽气。”芷华还在犹疑，要白萍伴她同去，式莲在旁听了白萍的话，十分感动，忙立起向芷华叫道：“你还犹疑什么？白萍的意思这样光明，你就快看看那病人去吧。”芷华低声道：“我总希望白萍陪我去，要不然式莲同我去也好。”白萍道：“这又何必？你怎越来越沾滞了。”芷华道：“不错，我近来思想一天比一天旧，胆子一天比一天小，而且我把自己也看得重了。现在我去看仲膺，在道理上应该不应该还不能说定……”白萍听着，暗叹芷华果然变成平常的妇人，和先前完全不同了，就向芷华努了努嘴，式莲很明白白萍的意思，就走过挽住芷华的臂儿道：“走吧？为人道起见，为你作院长的责任起见，你一定该去的。”芷华身不自主，被式莲拉出办公室，直向后面病房走去。走到楼门口，就见式欧立在门旁，愕然相视。式莲知道他对自己的出尔反尔，难免疑惑，但当着芷华不便细说，就使个眼色道：“白萍在前面办公室里呢，他正寻你，你快去看看。”式欧闻言方明白式莲是教自己向白萍那里寻求这件事的变化真相，就应着向前面去了。芷华和式莲走到三十五号病房门外，只觉一颗心跳得要飞出喉咙，两只脚软得不能行动，心中更非常发怯，恨不得先寻个僻静地方坐上一会，把心神收敛一下，再行进去。但式莲并没体贴及此，早推开房门，挽着她向里快走。

这三十五号原是二等病房，房内有两张病床，这时候因

为病人太多，一张空床已被借到别的房间里去，所以只剩了一张床，显得房中很宽阔。那病床放在近窗之处，床上白被单之下睡着一个面色枯黄的人，头上还缠着绷布，直挺挺的声息都无，午后的阳光从窗外射入，映在病人枕旁。日光这种东西最有势力，若是美丽健康的人，被它照着就更增加了健美的程度，若是有病的人，被它照着，就把光线射得深入肤里，把一切憔悴枯败的颜色完全反映出来，丝毫不能隐饰。这时病人床头因有阳光，竟将他面部要死的败象全形显露，乍看几乎疑是死人。芷华一看，立刻僵立门侧，连式莲也以为边仲膺真已死了，心中惨然，又想早知道他这样快死，自己为何多费如许张致。正在这时，忽然一个看护走入，式莲忙低声问道：“这病人怎样了？”看护答说：“方才他还惨叫不止，是式欧来给他打了一针，便沉静下去，现在正昏睡着。”式莲点点头，挥手教看护出去，随手关上房门，就扶着芷华悄悄走到床边。芷华见仲膺仰面闭目而卧，面貌几乎完全不能认识，他这时竟瘦得失了本来面目，满面的骨都露在外面，支着焦黄的皮，额上的皱纹，不知有几千百叠，双眉相距只有寸许，中间凹成一道深沟，一望而知正在熬着极度的痛苦。嘴儿张得极大，唇上没有一些血色，周围长着短的胡须，蓬蓬乱乱，似已多日未经修剃，但每根的尖端都像已枯焦得成了蜷曲形，整个的人除了鼻孔尚微微鼓张以外，更寻不出些微生气，而且在这白昼之时，阳光这东西最是厉害，若是康健的人，在日光下照着，就更显着容貌丰满，颜色红鲜，若是有病的人被日光一照，不特把枯槁憔悴种种的转变，都能反射出来，而华艳的阳光，映着难看的面容，相形之下，分外觉得凄惨。仲膺卧的床头正临窗户，午

后阳光斜铺在身旁，加以房中照例的白色家具铺陈，更显出一种死的寂寞。芷华瞧见，只觉心内的一阵刺疼，随即变成麻木，只想着当日曾热恋自己，经过年余同食共枕同甘共苦的人，如今竟落得这个样儿，眼看死在旦夕了。而且他的投军，起因不待探问，便可知道是为着自己，当自己在他身旁时，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性命何等宝贵，只为自己离去了他，他才这样自轻性命，平白牺牲。只恨老天太会捉弄人，在这战争时候，旧有新设的医院不知有多少，何以竟使他仍落到我的眼前，使我感受这意外的苦况呢。芷华想着，已走到离床二尺余的地方，浑身抖颤得已不能再进，而且摇摇欲倒。幸亏式莲扶着，又低声道："你不要难过，他正在昏迷，少时也就醒了。"芷华茫然点点头儿，仍是呆立痴视，闭口无语，泪珠滚至腮边，她毫无知觉，并不去拭干。式莲扶着她，四顾没措手处，想教她坐到床边，又怕她身体疲软，万一扑倒，压到仲膺身上，仲膺通身重伤，如何禁受得住，想着只可扶她到了窗前，倚墙立住，自己才去掇了一把椅子，放在床边，然后扶芷华坐下。芷华随她拨弄，不能自主，坐定向仲膺仔细一看，更觉伤心惨目，那里还有当日的一点旧模样存在。面上瘦骨嶙峋，见棱见角，除了枯涩的皮肤包裹以外，更没一些儿肌肉，太阳穴鼻洼眼角都已塌陷，而且被病苦所致，面上都已不是常人状态，双眉皱成一团，嘴儿歪倒半边，一眼微开，一眼被颊上干皮压得看不见，真个世人有谁见过真鬼，这副形相却比鬼还要可怕。芷华却因悲恸太深，无所畏惧，只痴痴的瞪目望着，似乎想从他面上寻出些微旧时神态，可怜仲膺生命已剩下极小的一部，除了一口气呼吸未尽，别的已无所有了。芷华呆看半晌，式莲在

旁忽然微作嗽声，芷华才似想起有人在旁，悄然说道："他死了吧？"式莲道："没有，据米大夫和式欧说，他还没转入危险，最早也得到夜里才有变化。"芷华道："有救么?"式莲道："或者能好……"芷华惨然一笑，点了点头。式莲又道："少时也许醒过来，你现在可无须惊动他。"芷华又一点头，低语道："你去忙自己的事去吧。"式莲道："我没有事，这房里怪凄清的，我陪你一会儿。"芷华摇头摆手似仍教她出去，式莲适觉内急，要去如厕，心想自己出去一下，再回来也罢，就悄悄说道："你坐着，我去去就来。"芷华也没理会，式莲便向外走。才到门边，猛听芷华呀的一叫，却只叫出半声儿，似乎受惊大呼，又立刻想起在病人前面，竭力咽住，式莲以为仲膺发生什么变化，急忙回头一看，见芷华已然立起，张着嘴儿，眼光直瞪着仲膺的身上。式莲蹑着脚步，很快的赶回床前，向仲膺一瞧，见他仍自如前睡着，毫无异状，不由心中诧异。抬头再看芷华，见她惊惧的目光仍注向仲膺身上，式莲再随她的眼光寻视，却仍瞧不见什么，只好问道："怎么了。"芷华将手一指："你瞧这个。"式莲随她指处仔细一看，原来仲膺所盖的白布单角上，落着四五个灰白色的小东西，正在蠕蠕蠢动。式莲认得这是最污秽可厌的小动物虱子，不由通身发痒，脊骨生凉，也几乎叫出来。芷华颤声道："这是那里来的？"式莲想了想道："咱们医院那有这种东西，定然是他身上带来。早晨他来时，男看护替他收拾，因为受伤太重了，周身都没有好地方，勉强脱去破旧军服，里面贴身的小衣竟全被血渍沾到身上，要仔细收拾，他定受不住，所以只可剪去许多，不好剪的就留着没动，这种东西定是藏在没剪去的衣服里面的。"

芷华微微的顿足道：“这多么惨啊！”式莲道：“战时行军，还会干净得了。不过他的伤也太重了，若不是这种时候，医院见着这样危险的伤，一定不能收留他。”芷华道：“由这件事上看，他们在前线的人，真不知多么苦。我不管旁人，倘若在我身上有这么一个小污秽东西，我就得呕吐死了。可是他身上还不知有几千几百呢，难为他怎样忍受，真是苦到头儿了。”说着珠泪由旧痕上又滚下来。式莲只得用话开导道：“仲膺这样为国捐躯，总算落到好结果，你也不必过于伤悲。据我瞧，这样儿也未必能清醒了。你总算已见着他的活面儿，再守下去也没什么用处，只会多添些难过，依我看咱们先出去吧。”芷华不语，只是含泪出神。式莲焦急无法，临窗外望，见日已斜西，心想据米大夫和式欧说仲膺的死，总要在明日早晨，最少还有十多点钟工夫，倘或芷华一直守下去，不特精神上大受损伤，就是身体也有妨害，教她暂且出去，她又不肯，这可怎么好呢？想着就慢慢溜出房去，寻着式欧。式欧迎头便问芷华的情形，式莲说了，又道：“你看仲膺一定要死么？”式欧道：“我敢用名誉担保他，是万无生理。”式莲道：“他还能醒么？”式欧道：“若待他自己清醒，恐怕很少希望，若是注射强心剂方法，可以教他清醒片刻，不过醒后或者立刻就死，反不如任他昏沉，可以多延一点时候。”式莲道：“依我看，还不如早给仲膺打上一次针，教他清醒一会吧，若一直昏沉下去，我就没法摆布芷华。她守在那里，像发痴似的，料想一时不肯离开，倘若时候太长，耗到明天，对白萍也不大好。芷华此际只应该看仲膺一下，见个临死的面儿，就算完事，怎可以这样守着不动呢？芷华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过现在头脑已经昏

乱，不能自制，我这清醒的局外人，可该设法扶持，不要惹白萍和她又生芥蒂。”式欧道：“白萍料想不致有什么误会，他不是已经允许芷华去看守仲膺么？”式莲道：“是啊，白萍固然曾有过话，不会节外生枝。但白萍越是宽纵，芷华越该自己检点，不要为垂死的仲膺又给夫妇间留下一层永久的隔膜。而且现在白萍和芷华，心境都大变了，将近中年的人，脑筋没有许多容纳闲是非的地方，再也经不住刺激了。所以我为保护他们夫妇的爱情，最好把这纷乱的时间竭力缩短，先设法教仲膺清醒，和芷华见个活面儿，芷华也许有什么话要说，等说完了，要算了却她的心事。即使仲膺他暂且不死，我也容易把她哄开，即使照你的看法，仲膺醒后必然很快的死去，这也不算我们做了残忍的事，因为仲膺已经万无生理，何必再挨延多受痛苦，早些离开世界，教芷华心净，就算他报答芷华的旧情了。你不必犹疑，快去打针吧。”式欧应着，就去收拾用具。式莲自向厕所走了一转，又回自己室中稍一休息，自思仲膺真是个芷华魔星，早先几乎把这美而又贤的女子害得坐误终身，流离失所，好容易屡经周折，才和白萍重得团圆，谁都看他夫妇，以后永久平安无事了，那知仲膺还自不肯饶她，到了临死，只剩下最后一点呼吸，竟又寻到芷华面前，来结束他的生命。在仲膺本身，伤重如此，自然不是出于故意，而且他从军在外，根本未必知道芷华的下落，但是鬼使神差的教他俩仍遇到一处，这不是老天作弄人么？由此看来，人们千万不要作错误的事，只一失足，便难自拔，冤业相寻，实没完没结。如今幸而白萍豁达，仲膺垂死，事情容易解救，倘若白萍是忮刻的人，仲膺还不至死，恐怕这局面便很危险了，想着不由悚然叹息，就起身

出室，仍回病房。到了三十五号门外，见门儿紧闭，方要推门走入，忽听里面似有嘤嘤的低语声，式莲大为惊异，心想或者芷华精神错乱，向昏迷的仲膺诉说什么，祷告什么呢。接着凝神再听，却又听不出是否芷华说话，怔了一怔，才决意推开门进去，那知才一脚踏入房内，只见芷华仍坐在原处，撅着死灰色的脸儿，正向病床上的仲膺喃喃作语，式莲大吃一惊，心想芷华莫非真似神经失常，对着昏睡病人说话么，就蹑着脚步向前，走到离病床不远的地方，猛见床上的仲膺，竟已醒转，瞪着比常人倍大的眼睛，向上望着，似也瞧着芷华。式莲大为诧异，暗想这真是奇怪，米大夫和式欧医道全是极好，他俩断定仲膺在几点钟内不能清醒，据向来经验，他们说话没有错的，怎芷华一守在床前，仲膺竟会醒了，莫非这是精神感应的道理么？想着就不敢作声，但也忘了退避，就立在那里，才听出芷华口内叨念道："你明白我的话么？我最后悔当日不该害你，虽然起初是你对我先有表示，可是我若正颜厉色的拒绝，你又何致有这一天，只为一点不正当的爱情，竟而误尽了你终身事业。你是个有作为的男子，当初若是不遇见我，或是我能一直的跟着你，料想你早已成立很大的事业了。只为一步走错……"说着长叹一声，又把底下半截话咽了下去，稍迟又接着道："现在呢，我还是我，白萍还是白萍，只苦了你一个了。我自己明白，你完全是被我害的，但我有一日生存，就要一日亏心……"芷华说到这里，忽见仲膺通身一动，呀的叫了一声，好似感受了痛苦，又竭力忍住，随即从被单中伸出一只手，摇了两摇，发出枯涩声音道："不，不，你是我害的……"芷华听了更自泪如泉涌，悲声说道："你害我什么？我现在还是

我，你可全完了。”仲膺又摇摇手，哑声道：“你不许……这样说……这是我的报应。当日你和白萍……是恩爱……夫妻，又是美……满家……庭……被我弄得……乱七八糟……如今幸而能……恢复……原状，我良心上还好……好过些，倘若你们还……分散着，我到这临死的时候……更……更苦恼了。我知道……很快就……死……这下半身已经……没知觉了……我盼望……你从此永远……忘了我……我这坏人……白萍……他在……那里……不愿意见我……一定……你替我……告诉……他……说……边仲膺在临死时候，已经知罪……求他只记着最早的……朋友情分……忘了我作的坏事……”芷华听了，泪像雨下似的把被单都湿透一大块，颤微微地欠起身，要去抚摩仲膺的脸儿，不想仲膺把原来伸出的手掩在脸上，道：“你……去吧……我这时……能见你一面……就够幸福……这也是……上天可怜教我临死还见你一面……我谢谢上帝……”说着二目上翻，喉间格格作响，似乎就要绝气。式莲一见大惊，以为立刻要死，便要去喊来大夫来看，又一转想，反正他是不会活了，唤人来看也是枉然，而且当此生死交关之际，有芷华在侧，若唤进人来，未免有煞风景，就仍立住不动。正在这时，猛见芷华柳眉淡皱，拉开仲膺掩面的手，悲声叫道：“仲膺，仲膺！你先不要……死，死……听我说两句话，你无论怎样，也得等会儿……听完我的话再死……”芷华说完，通身抖颤，瞪着双眼瞧他。那知仲膺果然似乎被她精神感应，竟尔徐徐缓醒过来，好像忍死须臾，来听她告别言语，气息渐渐匀称，先是口中微作哮喘，继而从双目中流下两行泪，似乎枯涩的眼眶被泪水濡湿，才见眼皮微合，不再瞪得那样大得怕人，目光也像

恢复知觉，懂得瞧看芷华。式莲这时正立在房的中心，离床三尺开外，瞧着也悲惨流泪，心想爱情真是伟大，仲膺那样儿明明将要绝气，那知芷华几声呼唤，竟把他的魂灵重新唤回躯壳里，可见仲膺也正苦恋芷华，拚命和死神挣扎，留住这最末一口气，领取芷华的临别赠言。倘然把芷华换个别人，任凭如何呼唤，仲膺也定一心无挂碍的撒手走了。想着正在惊心惨目，已见芷华一手拉住仲膺枯瘦的手，一手抚着他罩着绷布的头儿，泪珠儿一对一对的向下落着，像下雨似的浇到仲膺脸上，有几滴还落入他的口中，芷华强忍着抽咽，低声叫道："仲膺，你听明白，现在你要死了……我可得说两句心……咱们好了一场，死后……有灵……可永远记得我的话，如今咱们算到最末后的时候，这一分别，真是再无见期，当初我若不爱你，就不会许你亲近，你若不爱我，也不会向我缠磨，以后把错事做出来，自然不能单怨一个，两人都有罪过。可是结果我虽然受了些个折磨，到底还得了白萍的饶恕，重新作人，可怜的只你一人，一面被我抛弃，已不知苦到什么样儿，现在又落了这样悲惨的死法，好像两个人合起来犯的罪，却全被你一个人承当，这是多么不公道。固然你撒手一走，无论恩仇，全成了虚空，只是我这活着的人，可太亏心了。仲膺，我只盼死后真有阴曹地府，人们真能轮回托生，我在来世一定要补报你。现在我为着白萍，你死后绝不能有什么举动，只可等我死后，去哀求阎君，世世托生作你的妻子。仲膺，你别当我这是随便的话……"说着哀叹一声道："仲膺，我始终有一件事存在心里，并没有向你说过，今日说出来，算给你点儿安慰吧。我和白萍虽是结发夫妻，爱情极深，但是一切好像都很平淡。从认识了你，

我才尝着男女爱情间的真幸福，所以我私心里确是热恋着你，只无奈和白萍是正道，和你是私情，我终是柔懦平庸的女子，做不出放胆的事，才把你害了。仲膺，你记着我这句向来未出口的话，我爱你比爱白萍实在深得多，这几年我从你身上得到的……多是白萍未曾梦见过的，倘若你是真爱我，暗地里你已经得着我最深的报答，并没白费了心。这样说吧，我和白萍任凭怎样好，也只是夫妻，夫妻也只可同居一世。我和你虽然没有长久，但是只要咱们在一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甘心把性命换片刻的幸福，这也许是情人和丈夫不同的地方，可惜我太没勇气，又时常被许多固执念头束缚住，心里总存着结发夫妻的观念，不特始终没敢放纵我的感情，就连这种真心话，我也羞于对你说，若是没有今天，我到死也得藏在心里，万万不会教你知道。仲膺，你是爱我的，可是我也把爱酬报你了，最深的灵感，最热的情分，白萍自始没有见过的，你已经全得了去。说实话，比如我是一朵花，只教你一个人看见最盛开的模样，最美好的地方，如今所剩的只有一点残枝败叶，你还恋我什么？仲膺，你听明白我的话，这一界你实在没白爱我，你现在为我死了，我很懂得你死的前因后果，以后活一天就要纪念你一天，直到我将来临死的时候，定要叫着你的名字断气。固然我知道说来世是迷信的，可是现在我只盼真有鬼神，你的魂灵永远跟在我身边，等我死时接我一同走……”仲膺这时似乎神智很为清明，眼光直盯着芷华，好像对她的话句句都能了解。但是任凭芷华且哭且说，流下的热泪却替他洗了脸，他的脸上却已没了情感的表现，似乎筋肉已经枯死了。式莲听芷华刺刺的说了许多话，心里翻来复去，没有丝毫伦次，而且很多处教

人听着刺耳，心想芷华果然因为刺激过甚，得了神经病，若不然这种话怎能说得出口，想是忘了自己近在身旁。不过看这情形，就是白萍在此，她或者也照样要说，可是这些话万万不能教别人听见，倘然白萍真个在此，还不知怎样伤心，结果将要不可问了。再说仲膺已是将死的人，芷华想安慰他，说儿句衷肠话也就罢了，何必扯上这许多。想着便打算要开口作声，使芷华惊得清醒，以免多说丑话，那知还未容出思索的工夫，芷华已抱住仲膺头儿，亲了一下，又哀声叫道："仲膺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真对不住你。枉说怎样爱你，竟作过一件最没理的事，一向隐瞒着，没敢跟你说，现在若再瞒下去，可就永没有说的机会，以后良心更要永不安生了。仲膺，你我在天津结婚之后，同居的时候，我曾怀过一次孕，这本是喜事，可是我当时不知怎么那样糊涂，并不想已经成为你的妻子，怀孕是明正言顺的事，倒觉着好像犯了很大的罪恶似的，成天际心神不安，到末后直似后面有邪魔逼迫着我，竟作出绝大的错事，有一次我因为害病到医院住了一星期，约定不许你去看望，你那时一点也没疑惑，又那知我是在医院暗地把胎打落了，虽然不知是男是女，但总是毁害了你的骨肉，若不然，现在无论如何，你总有个孩子在身边，不致这样自轻性命，即或你仍然要死，也可以留下一个后人，接你边家的香烟，这一来岂止对不住你，直连你家祖先都要恨我。我知道你是边家最末一条根，想起才很后悔的要死，从那时起，我精神上就受了老大刺激，常常在梦中看见浑身带血的小孩儿，对我啼哭，而且每逢和你对面，这件事就涌上心来。你总记得，当时和我取笑，说我忽然得了一种爱低头的毛病，而且不大脸对脸儿的看你，你有时还打趣我，

你面貌越苍老了，故使我不高兴看。你只顾那样说，又怎知我心里比刀绞还疼，实是万分抱愧，不敢看你啊。等到最末，我来北京看望淑敏，无意中和白萍遇见，白萍急病吐血，我被淑敏拨弄着跟到公司去看护，那时不瞒你说，我实已打算等白萍痊愈之后，求他重复收留，不再和你见面。这并非我没有情义，实是因为守在你面前，良心常受责备，瞧着你的脸儿，便不由的想起杀死的那点儿骨血，这是我天性怯懦的地方，知道这种过失没法补救，就想要逃避的。那知上天仍自不许我这样，随后你也被淑敏领到北平，中间就出了个祁玲，告诉我种种的事，言说白萍和淑敏已有婚约，并且他们感情怎样深厚，倘若分离，怕要生出可怕的结果。又说你正在等着我同走，我若不去你又将如何如何，我那时真是万分难过，自想这次拿定狠心，要离开你，偏偏又出了这等岔头。一则我已是白萍失节之妇，怎有脸儿和淑敏那样冰清玉洁的闺女争夺爱情。白萍在病中虽没什么表示，但睡梦中却不断呼唤淑敏的名字，倘他和淑敏果已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，病好后把我善言遣开，我那时是死是活？即使白萍念着旧情，委曲求全的把我收留，也必要终身苦恼，淑敏更要因此大受打击，不定落成什么样儿。我一个不祥的人，何必又把他们搅得七离八散，一苦二哀。再说我怕你只是良心上的事，实际还是爱你，天意既然仍要教我伴到你身边，我又怎能违拗。由此一想，才改了主意，就由房宅随你出走。奔了关外之后，我就决定用自己的毅力，把抱愧的事竭力忘掉，再尽我力量，给你造出当时的快乐，后来的幸福，并盼三二年内，能重生一个小孩儿，也算暗地补上以前过失。那知到关外以后，你得了很好的差事，公务极忙，成天在外，剩下

我一个人在家，只有胡思乱想，一想就是那件事，日久竟成了一种心病。偏巧有一次我暗地到医院，请大夫查验我是否还能生育，大夫验过，说因为上次堕胎时用药和手术全有错误，子宫已受损伤，便是及时调治，十年内也没有生育的希望。我一听更完全把心冷了，自觉这一生实没了补报你的机会，整日更在苦恼中过活。虽然时候不久，我身体受了很大的伤，自觉这样下去，性命必然不久，但盼早早死了，我的痛苦羞辱和一切的罪孽，都可以随着我的身体埋到土里，落个干干净净。那知上天又不容我那样安稳的撒手，偏偏为看北平的报纸，得知淑敏已死，白萍遭祸，使我把旧事重行勾起。我这人又是爱寻思的，想到他们落到这般境地，全是由我造因，若是置身局外，自图清静，看着他们或死或亡，良心实下不去。又想我既自知生命不久，再伴你下去，也未必能有几年，不如急速把这待死之身，废物利用的帮助他们，到北京去打听详细案情，能设法把白萍等搭救出来，固然很好，不然则也得想个绝招儿，拚我的性命减轻他们的罪名。于是我也没有对你说明，因为怕你拦我，才谎词儿独自奔到关内，自想后事茫茫，生死却难逆料，不如把你所要的东西，先回家里寻着，邮寄给你，我也可以安心去做事了。当时回到天津，才一下火车，不料在天桥上遇见龙珍，我把她带到旅馆，仔细一问，龙珍说了实话，我才知道淑敏确实是她所害。当时我本该把她交给官面儿，指明是杀淑敏的凶手，便可以释出白萍一干人的罪名，了却我的心愿。无奈龙珍也是极可怜的人，若非受着过度的刺激，万不会作出这样狠事。我左思右想，实不忍教她抵罪，后来才打定主意，以送东西为名，发遣她到关内躲避，我自己个人奔到北平，上

法院投案，声明淑敏是我害的，好在有龙珍所说害淑敏的情形在我脑里，供得还很有情理，堂上推事都有些相信了。我这样办，是想把自己的性命报答这些人素日待我的恩情，至于你呢，我也并非丢下不管，你要明白我打发龙珍上关外的心思，是希望她暂时住在你的寓所，等我在北京被判了杀人罪，虽不抵偿，最少也得无期徒刑，那时你对我没了指望，或因为感情的关系，许和龙珍结成伴侣，教她替代我的位置。不过当时我也是脑筋昏乱，使错了这没用的主意。事后一想，才悟到你和白萍不同，白萍有时还能把爱情分散，因受感动而对一个不爱的人委屈求全。你却是一条路走到黑的，除了我未必肯爱别人。何况眼界又高，龙珍那样凶，怎能教你古井重波呢。但是当时我竟没想到这是万无希望的事，还自以为很好的办法，就自断了你这份儿挂念，又那知你和龙珍听见我的消息，竟直奔到北京，和白萍见了面儿，龙珍自己投案，一堂质对，就在很细小的证据上把我原来计划全行毁坏。到后来我被开释，身体得了自由，倒更添了说不出的苦。想寻你吧，自觉真是无味，而且我那时只知你和龙珍同到北京，却不晓得你下落何处。想重去和白萍同居，固然在情势上都很应该，但是我深觉自己可丑，所以决定要走条最没趣的道路，出家去作尼姑，了却这一生的冤孽。只可恨爱惜的人太多，式莲夫妇偏作好圈套，骗我到西山和白萍相遇，在一个夜里，我们见了面儿，白萍为人你是知道，他最念旧，当然很热烈的对我，你替我设身处地的想想，我在那时可应该怎样，他要求我同居，我把衷心话都说出来，表明不愿和他恢复夫妇关系，他竟把以前未曾正式离婚作理由，使出丈夫的身分，要求我尽作妻的义务。这样在

道理上我实不能再拒绝他，只可劝他说，我的身体灵魂都已毁灭，不特不能作人的妻，简直连作人也不配，并且这颗心更已麻木透了，根本不能谈到爱情。你老强求，我即使勉强许你，恐怕以后两人都不会幸福，与其大家终身苦恼，不如早些见机，就此撒手。白萍始终不肯听我的劝，一定要我尽法律上的本分和他同居。又加式莲夫妇竭力在旁拨弄，我实在没法，才回到北京城里，重行婚礼一次。至于我一个外行，勉强来干医院，就为借这种纷乱工作，安置我痛苦的身心，并且把救人的行为，来赎我昔日害人的罪孽。对于白萍，我只作一个普通妻子，我们中间是爱是恨，是好是坏，连我自己也不觉得，日日在麻木里度过，只于白日里互相夫妻的称呼，夜晚有夫妻的形式罢了。不单对他这样，对你也是这样，我把自己弄得成天忙忙碌碌，很没闲工夫思想什么，即使偶然想起了你，我也立刻寻一件麻烦的事件，把你的影子赶出脑子以外。所以敢说近来我心里只有医院，只有病人，就连自己本身都当作没有，毫不在念，更莫说你们了。但是从今天起，以后可……”说着喘了一喘，见仲膺仍旧睁着眼睛凝望自己，似乎把垂尽的精神，全贯注耳上听自己说话，并且面上也稍舒展了些，更好像从自己的话里，得到什么安慰，就叹了一声，仍把手抚着他的额际。式莲站在那里，听芷华刺刺的诉说旧事，背着通本儿，而且不厌其详，态度也安静许多，直好似对面听话的人，并非睡着的仲膺，而是一个没病的久别情侣，因为有很暇豫的时间，可以容她长谈，不由更暗自诧异，芷华真的失了理性，怎对将死的人又拉起长谈，不特说的全是废话，而且看仲膺神情，还未必有理解的能力。即使他全听得明白，你本来想安慰他的，

或者反给他添了痛苦，他在这临死的时候，未必不后悔自已飘荡半生，临了儿给祖宗绝了后代，你偏告诉他曾经堕胎，岂不教他抱憾无穷，死也不能瞑目么？式莲这样想着，心中暗自替她着急，就想咳嗽一声，惊着她一下。但这时芷华直似发了神经，再不像初开口时那样期期艾艾，一张嘴儿，成了特别的留声机器，言语滔滔不断说出，好像这些话早在心里排成行列，依次从喉咙口挤将出来。在这感情激动时候，居然能够如此，不特式莲瞧着莫明其妙，就是以后芷华自己回想起来，也不知这些话是怎样说出来的。但她只顾说着，眼睛也直注到仲膺面上，未曾片刻离开，可是仲膺此际神气大为改变，眼睛也睁大了，眉头也舒开了，嘴角也不那样紧拢着了，面上倒现出似乎微笑的神情，眼儿一眨一眨的闪着光。这些情形芷华竟自视而未见，又接着道："我知道你是为我死的，来世的事，总是渺茫，任我怎样祷天告地，求咱们下辈子再成夫妇，来补报你的恩情，可只怕没有轮回，人死气儿一散，又上那里去寻来世？所以我不敢那么远想，今世直把这颗心报答你，从此以后，我自已就是你的未亡人，直到死的那一天，永远把你放在心里，虽然身体不能给你守节，敢说白萍只能得到我的身体，我的灵魂可是你的了，仲膺，你倘然死后有灵，在阴间别忘阳世有个女人，时时想着你，叫着你，哭着你。我处在现在的境地，只能这样，你原谅我……我以前抛得你太苦，现在这短时候里，你又没有一个亲人，你放心，我决不离开你，你闭上眼忍一会儿……"说到这里，猛见仲膺头儿一动，额上缠的绷布忽然浸透一点血迹，似乎伤口又破裂了。芷华一惊，伸手去按他的头儿，仲膺忽地张了张嘴，发了干涩声音道："水……水……"芷

华明白他要喝水，便想立起按电铃唤看护来，方一抬头，猛见式莲立在面前近处，似乎吓了一跳，面上微现忸怩之色，随又变得越发惨白，式莲知道她此际已稍清醒，才觉过于难堪，忙趁坡儿说道："我才走来，他居然醒了，是要水么?"芷华点头道："是，劳动你给拿一杯来。"式莲应声出来，芷华再低头一看仲膺，他脸上又变了样儿，肤色微然转红，嘴儿的筋似在上下掣动，先是脖子一伸，彷佛通身用力，接着头儿也动了动，眼光注在芷华面上，满现希望之色，芷华看着，以为他有话要说，就俯下头去，低语道："亲爱的，你有话慢慢说，别着急，我全听得明白。"仲膺听着仍是颈伸头动，芷华忙再凑近了些。这时两面相距已不到半尺，仲膺喘着吁出一口气，嘴唇撮起老高，芷华方明白他仍是要求再接个临别之吻，不觉泪又流下，向下一就，已吻着他冰冷的唇儿。仲膺鼻中突又哼哼作声，那意思似乎嫌芷华的动作不满意，又像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希望。芷华心内不禁有些迷惘，想不出他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他此际神亏力乏，虽然心里发出无限狂热，却苦于没力量运动肢体，或者他要拥抱自己，但抬不起臂膊，才急得这个样儿。芷华想着，情知没法教他转动，只可自己反其道而行之，就伸出右臂，探入他的后颈和枕头中间的穴隙里，于是两人挨得更近了。仲膺的上身竟是微微悬空，脊背离开床褥，约有半寸光景，像是提气挺胸，去凑芷华。这时芷华右手一伸到他颈后，他那微悬的脊背立刻落下，紧压床褥，连芷华的右腕也被挤在他的颈弯和枕头之间。因为臂儿是屈着，不特很难缩回，而且芷华的上身是因连带关系，觉得弯成九十度的直角，两头挨得更近，两吻接得更紧。芷华知道仲膺已把垂死前的残余精力全发将

出来，和自己作永诀前的片刻缠绵，心中酸痛更为厉害，热泪直流，由眼下顺着鼻边流到嘴角，然后循两唇间密接的地方再流到仲膺颏下，再流到颈后，把芷华的衣袖全湿透了。芷华只昏沉沉，迷茫茫，直已忘了现在何时，所处何地，眼前又是何人。过了须臾，才觉得左腕冰凉，好似侵在水里，她绝未想到这是自己所流的泪，因为仲膺身受重伤，就疑惑是他身上那里的伤口裂开或是绷布松解，正想着转脸儿去看，不料这时仲膺突然从鼻中发出一种奇怪声音，这声音使芷华通身一冷。原来凡人都各有一种自己独有的习惯，可以说个个人会不相同。仲膺平日在房帏欢好之际，每当芷华回身就抱，情不自禁的当儿，就习惯的发出这么一种带有希望得意，而又似情急心动的声音，芷华是听惯了的，却不料他在这垂死之际，居然复萌故态。芷华昔日每听到他这种声音，便觉春意勃兴，但此际却觉这声音似一柄利刃，先刺痛了耳朵，随即进到心里，乱扎着肠肺，通身的汗毛全冷得直竖起来，她那还顾得去看自己右臂上是否有血。即想抬头瞧瞧仲膺面上是何神色，何以会在这时候发出这声音，但仲膺没容她稍离，随又有了动作，芷华只觉他的嘴唇分离，伸出舌头，向自己唇缝猛抵，才立刻由声音和动作上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心想他这时定然一心追念旧情，竟忘了眼前的死，居然还强挨延着将断之气，作此凄悲状态，可见他爱自己的深切，又怎忍不哄着他。就将樱口一启，放进仲膺的舌尖。仲膺的舌头已不能旋转自如，而且有些僵直，但他却不肯老实，还摆动着芷华的舌儿摩擦，芷华只强忍着痛苦，任其所为，仲膺也似乎力不能久支，动了几下就将舌尖缩回。芷华方觉心内一松，但仲膺的舌头并未完全缩回口内，舌尖儿只

抵在芷华两唇之间，左右拔动。芷华以为他方才的缩回是由于气短所致，所以稍一缓息，随又重来，仍不忍拒绝他，就再张开嘴唇容纳，不料仲膺的舌尖并不向上进攻，仍在她唇边摩擦，鼻中又发出和方才同样的声音。芷华这时又蒙住了，便发着含混的语声问道："你要怎样呢？"说着不闻仲膺答言，只鼻中声息更高了些。芷华忽想到他这时未必有说话的能力，自己问他，真是枉费口舌。猛又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走过，以为式莲回来，急想挣扎立起，无奈右臂被仲膺压住，无法动转，急得通身出了冷汗。幸而外面脚步声越门而过，并未进来，知道不是式莲，心里方安了些。那知这时仲膺的舌头突然一伸，进到她的口内，撞到她的舌尖，就搅动了一下，随也很快的缩回。芷华忽然醒悟，明白仲膺是要自己反其道而行之。想不到他还有这种心思，本待不依，但想到他爱自己胜于性命，如今将死，自己怎忍在这弥留之际，还不给他一点遂心的安慰，倘若此际拒绝了他，看着他抱憾而死，自己日后追思起来，岂不要成为永久难补的恨事？又瞧着房中并无他人，正该急速教他满意，自己也好抽身离开，若等式莲回来，就不好办了。想着也顾不得憎嫌垂死人口腔中的污秽，便要如他的愿望行事。方张开嘴儿，吐出舌尖，猛觉一阵难闻的气味，既酸且臭，从仲膺口中呼出来，扑入鼻内。芷华不由得把嘴重复闭上，心里是要作呕，但又一转想，他能为自己死，自己难道就不能为他忍受片时痛苦？于是一咬牙，一闭眼，勉强拘制着思想，教脑中想着当日和仲膺欢好的情形，抛开现时的丑态，重行吐出舌尖，伸入仲膺口中。仲膺似因等待久了，生出一股急劲，用嘴唇把她的舌尖，夹住嘴中不住哼气。芷华为要竭力给他快意，就

也学他方才的样儿，把舌尖在内搅动。那知立刻觉出情形不对，夹着自己舌头的竟不止是柔软的嘴唇，还有坚硬的牙齿。芷华初尚以为他兴奋过甚，故而不觉用力大，继而觉得他的牙已咬紧，嵌入舌肉之上，疼得难忍，就呀的一声，急待把舌儿缩回。不料仲膺更用了力，牙齿不知陷入舌中深刻几许，但已觉紧紧咬住，若强要缩回，除非把上半舌尖留在他口里。芷华疼得身体发抖，心知他这时定已神经错乱失去理智，而且更怕他这时便死。凡是将要绝气的人，手上无论握住什么东西，都是抓得死紧，万难松放。牙齿当然和手一样，倘然他绝气时，心中一定难过，便把牙关咬紧，自己的半段舌头，准得被咬下去。芷华心中又怕又急，只得用手抵住他的头下，用力向上抬头。不料仲膺的头儿，也随着牵曳而起，离枕数寸。芷华疼得由喉咙里发出直声的惨号，但是声带不能逼紧，音粗而低，并不能传到外面。她向上抬头，直是用舌尖支持仲膺上半身的重量，而且衔接之处是她的柔嫩肌肉和仲膺的坚硬牙齿，吃亏太大，她疼得不能忍耐，觉着似乎舌尖已有一半被他咬断，仅有些许相连，急忙把颈一俯，仲膺的颈儿重落回枕上，略略一沉，芷华的舌头缓过劲儿，又是一阵暴痛。她想着无论如何宁可牺牲半个舌头，也得快些离开，就再把头抬起，仲膺的头儿又照样相随离枕，这一次比方才疼得更凶。芷华直着喉咙叫了两声仲膺，猛又把头低下。如此起落三次，芷华的舌头直已转成麻木，但是麻木之中，又自有说不出的疼痛。若非起落时能牵动仲膺的头，早已认定舌尖被他咬下去了。这时芷华头儿涨得比巴斗还大，两太阳穴也似乎涨得凸了，眼睛似已努出，顺着嘴角向下滴血，落到仲膺下颊上，又流入他口里。芷华自觉头脑

已昏，气力已尽，心里自己念着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想不到我这么死，他要我这样陪他死”。在昏乱中别无所思，只想一条死路。伸在上面的左手，不住的胡乱抓搔，是想寻一件足以伤命铁器刀剪等物，倘能得到，立刻就将头上一刺。但是医院虽然刀剪等物很多，无奈病房却是没有。她正空抓搔着，式莲这时正端了一个水杯由外面走来，未入门已听得奇怪的惨号声，呜呜呀呀的叫着。心里突然一怔，还以为是仲膺将要断气的惨叫，急忙奔入看时，才见芷华正立在床边，上身伏着，背部和屁股都高高耸起，正挣扎而又抖颤。口中发出的声音是向未闻过的，哀惨而又含糊，听着觉得汗毛直竖。心想这定是仲膺已经断气，芷华因悲恸过度，故而又发了剧烈的神经病，抱着死人哭呢！想着便走过去，想要看看真相确是如何，并且设法劝止芷华。那知到了近前一看，几乎吓掉了魂儿，只见芷华和仲膺两口相接，嘴上满汪着鲜红的血渍。芷华面色和香灰一样，额上汗珠有黄豆大小，眼睛瞪得比平日加倍的大，努出眶外，俨然是戴了一付鬼脸儿。下面的仲膺，不知是死是活，眼睛却也瞪着，最奇怪的是他两只胳膊，因受伤不能移动，此际竟从被单底下伸出，在离床面一尺多高的空际晃动。式莲瞧着，惊得魂儿从头顶上嗡的一声飞出去了，两只脚都似钉在那里，前进后退都不可能。第一声没喊出来，但是手里水杯先撒手落地摔得粹碎，第一声才似鬼号嗷的一叫，比儿童吹的苇叶笛儿还加倍尖高。随即用两手把眼蒙上，不敢再看。那知她这一号叫，倒收了极大功效。芷华痛得昏沉，求死不得，猛被水杯落地的声一震，转眼瞧见式莲，心中又羞又急。接着式莲一叫，芷华猛然一个急劲儿，将头一抬，仲膺那边也被喊声一惊，心中

一跳，咬紧的牙齿随而稍松。说来真是怕人，芷华用力过猛，仲膺上下齿尖只放松了分许，芷华竟把舌头从中间拔出，虽然没有断开，但是那彷佛锯齿一样的牙，已将她舌头划成许多道深沟，刮下的肉多半留在仲膺牙齿后面，还有没刮落的，却在她舌上翻着。这一下满口的鲜血直吐出来，芷华直起腰，晃了两晃，就向后倒去。式莲惊得呆了，眼瞪着她跌倒，都没顾得去扶。再看仲膺，只看他那黄蜡似的脸儿，嘴上颊上，都是芷华所流所喷的血渍。式莲却不知这鲜血是谁流出来的，只觉仲膺面上的鬼气，分外阴森，面目更加狰狞，吓得闭了闭眼。重复睁开，再看地下的芷华，见她也已失了人形，头发蓬乱，拖在地下。下半截脸儿，滅被染红，鲜血还不住的由口内向外涌。两手两足，乱舞乱登，头儿向两边滚着，叫得已不似人声。式莲仓卒中蹲下去，要扶她坐下，那知芷华空瞪着两只眼睛，认不得她，身体更挺直得像根木棍，式莲的气力，那能移得动分毫？式莲焦急之下，还问她那里受伤，因何致此，芷华又那里能够回答。式莲问了几句，才想到自己太糊涂，急忙立起，向外就跑。方一开门，猛觉从外面吹进一阵凉风，而芷华惨号的声音，也掠着自己身旁，传达出去。因为这医院病房建筑时特别注意隔绝内外的杂音，外面有说话或走路声音里面全听不见，外面也是照样，只有除了房门另外没有能通过声音的缝隙。但是门儿一开，声音向外夺门逃跑，分外来得明显。式莲突然一怔，连忙缩身退回，把门重复关紧。才立定了寻思，自己倘然大惊小怪的一闹，被白萍闻讯赶来一看，瞧见芷华仲膺的两张血口和这狼藉情形，结果不知将要如何可怕。为今之计，自己只得先沉住了气不动声色，先教人来给他们救治。

但看样儿定是芷华受伤，所伤又必在口内，倘若请朱大夫等外人来，看破这怪派事儿，难免日后不张扬出去，芷华以后又怎能见人？只可且把式欧寻来，才可以保住秘密。想着便要出去，又怕开门时被外面过往人听见芷华惨号声音，略一踌躇，就猛然的把门开了。很快的向外探头儿，甬道中无人过往，便一大步迈到外面，回手把门关紧。正想去寻式欧，忽又想起倘在自己离开之际万一有看护们一步闯入，那又如何是好？不由急得连连顿足。正在这时，忽见对面房门一起，走出一个穿白衣的女看护，手里举着支温度计，不住摇着。式莲见这看护是著名好管闲事，好说闲话，外面叫作有声新闻纸的杜梨云，不由暗叫惭愧。倘若她早半分钟出来，只要看见自己鬼鬼祟祟的神情，更无须听到房门声音，已足引起她的疑心，当然要施展她的手段，这件事恐怕就瞒不住了。这时幸而杜梨云没注意式莲的神色，匆匆自去。式莲站着怔了一怔，方要举步，猛又想起自己去寻式欧，倘或有人在这时候闯入病房，瞧破了芷华的形迹，岂不加倍糟糕？想着望望杜梨云，见她还未转出甬路，就忙叫道："密司杜！"那杜梨云回头一望，便问式莲有什么事，式莲道："劳驾你，辛苦几步，把房先生寻来，就说这三十五号病人有危险，叫他带家具来。"杜梨云听了，又问道："你找那位房先生呀？"式莲暗想这女人真是促狭，她又知道我和式欧是夫妇，这里虽有三四位姓房的人，但我既不提名字，当然是指着式欧，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必全明白，何况她那样机伶的人。这不过故意要逼自己说一句注解，给她开心罢了！想着就没好气的偏不如她的意，大声道："我叫房式欧！除了房式欧，那个姓房的会外科手术？我叫管会计的房先生来算帐么？你这不

是明知故问，大忙忙捣什么乱？你没工夫，我自己去。”杜梨云一听式莲发怒，忙陪笑道：“是是，我蒙住了。你干么动气？我这就去请房先生。”说完转身跑了。式莲余愤未息，顿足道：“这人我没法约束，明儿教她……”这一句话尚未说完，猛听身后房内扑通一声，好似倒了重物，震得脚下的地都是微动，接着又像有人低的发出奇怪声音。式莲大吃一惊，听着声音是在房里，急忙转身推门走入。向里一看，又有一桩岔事惊人。原来仲膺在这垂死之际，因为平日所受刺激太深，满怀郁抑之气，不得发泄，凭空又遇见毕生唯一的爱人，业已勾起他的新愁旧恨。而且他伤势过重，痛苦太深，忍死挨受，不由心情变成异样的暴烈。在昏迷中初见芷华，竟把精神清楚起来，脑中只向一偏着想，念着芷华已与白萍重圆破镜，从此幸福重重，白头偕老，自己却被她空毁了半生，如今大数来临，眼看将作异乡之鬼，不由暗暗切齿。又加伤口越疼，咬牙越紧，无形中越增加了怨恨。但他还没想有什么作为，及至芷华对他忏悔，说明曾坠胎弄死他的骨肉，又许他来世重作夫妻，今生永相忆念，仲膺听着，一点不向好处想。一则疑她所以坠胎，必是存心重恋白萍，恐怕生儿累赘，故而使出恶毒手段。断绝边门后代，还是小事，自己飘泊半生，仅有这一点骨血，竟教那无罪的胎儿，在不见天日里死去，真真令人痛心。二则听芷华密誓的话，都当作虚伪，心想你和白萍卿卿我我，暮暮朝朝，现享着真实快乐，却把这虚无渺茫的话来骗弄我，我这一世已被你毁到底了，难道还盼来世重受苦恼。仲膺也是被身体上痛苦所缠，联带使心理转成凶暴，竟违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道理。又加脑筋不能灵活，思想无有转想能力，绝不想芷华君

是毫无真情，又何必前来相见，即使相见，也不会把她亏心的事都说出来忏悔。只因他这样想着恨的一面，再加将死之际，由精神亏耗所生的暴燥，不由心里就暗地生了恶念。这种情形，是将死人的常有的现象，凡是心有郁塞之事，临死时很多狂暴的发作出来。迷信者以为恶鬼附体，或者说是因为魂善魄恶，人死前魂先离窍，其魄存留，故而如此。其实绝对不然，只看身体虚弱的人，时常性暴易怒，或是阴险狠毒，由此推想，那么人亏弱到极点而将死亡的时候，这种种精神上的变态，岂不更要加上若干倍呢！当时仲膺只是既怒且恨，心想你何必许我这么远，我若有能力，定在这时带你一同离开阳世，用不着你以后怎样想念，更省得你等候渺茫的来世。但自知身体半僵，气力衰竭，空自发恨，也没什么办法，只可含着这绵绵长恨而死，死后不能瞑目，那是一定的了。正在这时，却由微张的眼缝中，瞧着芷华的脸儿。因为他眼神已有些发散，瞧芷华脸儿特别丰满白腻，眼珠儿和眉分外的黑，嘴唇分外的红，不禁又想起旧情。她和自己同居时，整日偎依，尽夜缠绵。她那美艳的容貌，怎样由自己尽情爱惜；她那肉感的身体，又怎样的教自己任性抚弄。如今自己将要离开人间，只把她留在世界上给白萍享受，真觉不能甘心。而且她这时在自己眼前，说这些甜言蜜语，也只为自己误打误撞的投到这医院，她既然瞧见，不能不到我面前敷衍一下，何况言语中还不尽是好意呢！这还是自己势在必死，她才敢来，若自己只受微伤，不致碍命，她还许怕我缠绕，不敢见面呢！仲膺只顾如此着想，竟把喜念完全消失，真说得起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莫看表面仍是一息奄奄，但内心却掀起绝大的火焰。才转着念头，向芷华要求接吻。芷

华依从了他，他竟又由自己的舌尖，把芷华舌尖引诱到自己嘴里，只看这点儿心计，若没有恶念从中鼓动，便是常人也做不出来，更莫说这命在俄顷的人了。但是芷华舌尖到了他口内，他觉得她的舌儿发出很高的热，透人喉咙，烘得心坎微温，似乎觉得自己的计划太过狠毒。但还没容他回心，猛一张望，又瞧见紧相贴附的脸儿，那通管鼻梁儿，白润如玉，一双俊眼，汪着泪，更显得艳丽好看。立刻心中又想到她的可爱，由可爱想到可恨，几点钟或是几分钟后，自己和她就要永隔音容，莫看她现时守在身旁，泪眼愁眉，大约不到夜间，就仍把笑脸对着白萍去了，现在自己口内的舌儿，转瞬也要移到白萍口里，那时绝不会像对自己这样，还不定怎样撒娇献媚呢？想着就把牙齿咬紧，心里发出一句无声的话道："对不起，你们别太圆满，留这点缺憾吧！"芷华觉疼方一挣扎，仲膺趁着咬牙的劲儿，更使出加倍的力量。芷华越向回曳，他越啃得紧。这时他的力量，不仅出于怨恨，里面还夹着爱情欲心。芷华疼得头脑昏迷，叫得声音含混，仲膺心中反更觉由畅适而清楚。只想这一下你可走不脱了，什么白萍，什么恩爱，我教你们一切虚空，你就老实着跟我走吧！但他也自知不能挨延甚久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最好的时候，趁着芷华正和自己肉体相接，声息相通，若能及早把口眼一闭，性灵一混，岂不就算是白首同归？精神上战胜白萍，也偿了夙愿。至於自己死后，芷华性命生死，自己看不着更想不到了。想着得了主意，猛然把全身的力都使出来。因为他下身已然失却知觉，不能转动，只上半身还可以听命，他本想把身体全行绷直，将仅存的气力完全发泄出来，芷华的舌头既然不能咬断，而且自己用力太过，便算乘化归尽，口里还含着她的舌

头，料不会被挖出来，就可带着作为殉葬之物。自己长眠黄土，有她这块肉儿作伴，死后有知也很安慰了。他想着好似邪魔附体，气力突生，但也只能把头儿挺直，两只垂僵的手都伸出抬高帮助用力，于是他的牙齿都嵌进芷华舌内。幸而式莲来得凑巧，还未容他的上下牙尖在芷华舌内相遇，式莲已瞧见吓得叫起来。仲膺到底是将死的人，心气太虚，闻声一震，牙齿就微松了些。芷华这时本已昏迷没有动弹之力，但她昏沉中还保持着向后退缩的姿式，用意识的着力。仲膺口吻略松，她不自觉的向后一挣，接着儿腿一弯，身体就向下一落，这一来更因体重的关系，把她舌头拉出仲膺口外。虽然仲膺牙齿咬得不像以前那样奇紧，但上下牙尖尚在她舌肉之内，这边向外强曳，就如同经过横放的锯齿，被刮下许多条儿嫩肉来。芷华惊急疼痛，倒在地下就昏过去，仲膺也因用力过度，即时失去知觉，但他那不知何来的邪气，并未发泄出来，心中若昧，隐隐觉着芷华业已离开，自己的愿望未偿。真是厉气所钟，成为怪事，他竟强按自己的魂儿，不使出窍，强喘着微弱的余息，不使绝断。渐渐的又悠悠醒转，到式莲出去寻人，他竟又睁开眼儿，向四下转着一看。初见一片白茫茫，那穿窗进来的阳光，幻作一条条的金色线，摇动刺眼。他瞪了一会，眼神才凝聚了些。瞧房中空着，并无人影。脑中恍恍惚惚，几乎疑是方才作了一场恶梦。倘这时房中能保持五分钟的寂静，他那迷乱的脑筋，便可决定的说，他心气一散，或者立刻就能绝气身亡。无奈芷华在地下忽又呻吟起来，他听到耳里，猛又精神一震，明白方才经过确是实事。随即恶念重生，先把全神注在耳上，听了一下，再移到眼上，辨别出方向，才决定声音是发

于床前的地上。他猛又想起方才芷华的情形，却没有意识到式莲曾经来过。记得自己通身用力时，房口曾起了很大的声音，芷华便挣脱出去，自己也昏迷了。这时口中的血腥气，证明所记的不错，更证明芷华必在床前地下。但他想着脑筋已不甚给作主了，只觉轰轰的响，似乎又将昏厥，而且气也渐短，第一口喷出去，第二口便老大工夫接不上，他知道这就是死的前兆。因为心里专注芷华，恐怕稍迟会就将永留遗憾，死难瞑目。当时竟心一横，说来真是奇怪，他一个死到九成的人，遍身麻木，下体更已失了知觉，便是上身，想把两手屈伸一下，尚很困难，方才他能把双臂抬起。已然大悖常理，那知这时他真生出了邪力，心里将气运足，把上身向侧面一翻，竟把下身也带动了。但因动得过猛，病床又不宽绰，翻到床边，眼睛瞧到芷华，再想停住已然不能由他，就由床上直跌落下去。幸而芷华倒得稍偏，并没被他碰上，但是仲膺的头儿却正落在她的股际。芷华哼的一声，还没哎哟出声儿来，仲膺先已喉咙中随着叫疼之声，就咯的响了一声。原来跌得太重，太结实了，把仅存的一点微气，摔得由孔窍中迸出，上一呛而下一屁，立刻绝气身亡。可怜仲膺空和芷华恋爱了一场，结果落得这样惨死。还自不算，并且在一生看得重于性命的爱人心中，留下如此一幕凶狠恶毒狰狞如鬼的印象，实是局内局外的人所万想不到的。当时他跌的声音太大，传到门外，把式莲惊进房来。见仲膺已到了地下，脊背朝天的俯伏着，头儿正搁在芷华的大腿根上，样子非常难看。但是业已声息毫无，下面双手双足，都背着向上翘起，只胸腹部紧贴地面，便明白他是从床上平跌下来，已断

定不会活了。芷华却仍呻吟不言，式莲吓得手足冰凉，打着哆嗦。凑过去蹲身一看，只见仲膺的鼻中口中，以及耳孔，都往外冒血，把芷华的旗袍前襟染红，眼见已然没用。再瞧芷华仍只是口中有血，瞪着眼儿呻吟，看样儿好似不知仲膺已然身死。式莲作梦也想不到仲膺跌到地下，是他自己动的。一面害怕，一面还疑惑，他身体分寸难移，怎会由床上跌下？这房中没第三人，莫非芷华把他推下？但看芷华神气，又万万不像曾起来过的。式莲也顾不得纳闷，更来不及等式欧，就自蹲到芷华旁边，把她扶着坐起。然后一手扶腰一手架胳膊，想把她搀起，先坐到旁边椅上。那知芷华坐起先已瞧见了倒着的仲膺，想要开口，无奈舌头受刮太深，疼痛至极，只哇哇了两声，并没说出话来。式莲在此际真是手足无措，连眼泪都急了出来。一手扶着芷华的肩头，一手将手帕替她拭血。但手帕太小，拭了两下，就完全沾湿，只得丢在地下。向芷华道："你别着急，这并不碍事，式欧就来给你治，没有一点儿危险……"芷华在昏沉中，猛听她说式欧将来，心内一惊，反而很快的清醒了。虽然舌头疼得要命，而且僵直难于活动，但因焦急过度，竟发出含混声音道："不！不！不要式欧……进……这房里……我我宁死……不能见人。"式莲知道她是羞辱难堪，就慢应道："是是，我不叫他好了。你挣扎着坐好，我取水来先替你洗洗。"芷华仍说着不清楚的话，一面说那血沫顺着嘴角向下流着，道："好妹妹，你快出去取水……快快……"式莲见她业已倚着床脚坐稳。再看仲膺已然僵挺，口鼻似已没了呼吸之气，只眼还瞪着一些缝儿，看情形似已断气。式莲素日胆小，尤其最怕

死尸，但此时却顾不得害怕，反而竭力定住了心。先答应着芷华，又恐她瞧着仲膺再出意外，就假作扶她再坐牢稳些，把身儿略转方向，向着窗子，以免直对仲膺。心里却想式欧怎还不来，莫非那奸滑的看护没给他送信儿？正在焦急，忽又转念此际倘有旁人闯进房中，看破这奇怪情形，传扬出去，芷华日后何以为人？想着就再不敢延迟，又因自己不谙医术，空看着芷华，也没法医治，还不如到门外立着，一来免得有人进来，二来也好教人再去催唤式欧。当时她就向芷华道："你坐稳了，不要动，我去取水，再弄点止痛药。"芷华点头道："你去，你去……千万在在……外面……把门锁上。"式莲道："那是自然，你放心。"说着就向外走到了门外，就见式欧飞跑而来，手里提着个皮箧。式莲好似见了救星，才喘出一口憋了很大功夫的气，连忙把门带紧，方要迎将过去，式欧腿快，已跑到跟前，急促的问道："仲膺怎样？有变化了么？"说着就要推门走入。式莲一把拉住道："等着，里面又出了祸事，仲膺大约死了，芷华也受了伤。你进去不必说话，只强迫给芷华治舌头……"式欧大惊道："怎么……伤了舌头？……"式莲道："你不必问，是咬伤的。她还不教你来治，所以非强迫不可。"式欧听了，竟大瞪两眼，怔在那里。式莲说了句："你怎怔着？还不快……"手正拧着门轴，还没容开门放他进去，猛听房内哗啦一声，好似摔碎什么瓷器等类东西的声响。式莲心里一跳，猛想起房中只芷华一人，守着仲膺尸身，立刻三万六千毛孔，都冒冷水，才喊出一声不好，式欧已推门而入。式莲随后跑入，只见芷华已不在地下坐着，正立在窗前，窗上玻璃破了一块，碎片落了满地。芷华方弯腰拾起一块较大的

碎片，正要向颈上割抹，想是弯着腰不得用力，必须挺直身躯，才好仰首自刎，就在这一二秒钟的耽搁中，式莲式欧已听得响声奔了进来。式莲今日受惊次数太多，精神尚未回复，而且芷华由嘴部直染到胸前的血渍，方才并未拭净，这时她手里擎着的玻璃片，正作自刎的姿式，式莲没看清楚，以为她已经把脖子抹了，未细看那玻璃片上是否有血，更没细想芷华若已自刎，何以还能立着不倒，就吓得呀的一叫，反伸手把式欧拉住。这时幸而式欧眼快心灵，立刻推开式莲，如飞奔将过去，用手照准芷华腕上用力打去。芷华觉得疼，手指一松，那玻璃片就被震落地。芷华本来因为受仲膺这样意外毒手，心中难过万分，又被式莲看见从头至尾的情形，不由更添了羞愧。而且舌头疼得要命，把头部牵扯得像要裂开一样的剧痛。她自想舌头八成是被咬断了，从此将要永为废人，活下去还有什么趣味？再说自己若是他处受伤还可以娇词说是被仲膺昏迷中误伤，如今舌头折断，人人都知道舌外有牙，牙有唇，层层保卫，怎会里面缺残了，外面的反而无恙？何况仲膺又是垂死的人，若不是自己把舌头伸进他口里，难道他的牙齿会飞进我的口里来么？这道理人人想得出来，传扬出去，不知要闹成何等的丑话。那还不算，自己又把什么脸儿见白萍？什么言语对白萍说？以前自己曾立誓作白萍的贤妻，如今他见这贤妻的舌头，竟又到了仲膺口里，他心中是什么滋味，还能再把我当人看么？芷华这样一想，才生了必死之心。在式莲出去之后，她立时睁圆眼睛，左右寻死，要寻个自杀的器具。无奈房中除床桌椅之外，连件普通陈设都没有。她急得要死，只怕式莲回来，就失去机会。猛然瞧见玻璃，才动了灵机，连忙挣扎立起，踉跄的奔到窗

前，举手用力将玻璃击碎，拾起一块玻璃片，想把那锐利的缺口，权代刀刃。倘然式欧迟入一步，真就要来不及了。因为芷华已把全身力气，都运到手上，只要玻璃一着头部，最少也刺得进寸许深浅，喉管一断，再挽救也不易措手了。幸而式欧腿快手疾，奔过打掉凶器。芷华一见式欧，便知道万事全休，自己想死已不能了，心中一急，加以久痛神昏，不由晕了过去，身体向后便倒。式欧大惊，连忙抱住，大叫道："式莲快来，快来，她又不好……"式莲跑近前，颤声道："怎样？怎样？"式欧道："不要紧，她只是晕过去，你帮我扶着……"式莲闻言，忙握住芷华的右臂，式欧得了助力，才松开手。先将臂弯架着芷华的头儿，再向地下一看就道："你帮我把她抬上床去，好动手救治。"式莲似已吓糊涂了，怔怔的道："仲膺又往那儿放？"式欧着急道："你别管，听我的。"说着二人就竭尽气力，把个僵挺的芷华向床上搭。式莲不留神踏了仲膺一脚，又吓得几乎把抬芷华的手松开，幸而式欧镇定不乱，招呼周到，才算把芷华放到床上。他随又蹲下摸摸仲膺的胸口和手上的脉穴，皱着眉悄然摇头道："完了。他断气已有五六分钟，想是从床上一跌下来，就已死了。现在尸身倒在这里，该怎样呢？"式莲道："你不必管他，先顾活的要紧。"式欧点头，就转到床的对面站着，避开仲膺尸身，免在下面碍脚，即打开皮包，将器具取出。先用药棉蘸药水将芷华嘴外血迹擦净，才低声叫道："请你把嘴张开，教我看看。"芷华此际心中虽然清清楚楚，但因羞愧难当，就仍装作晕着不理，任凭伤疾疼得厉害，也暗地咬紧牙关，不敢呻吟，式欧叫她不应，只得用橡皮钳子把嘴撑开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又举目看看，不过这房中不是手

术室，一点儿设备也没有，又不能把芷华强弄进手术室去，略一沉吟，便叫式莲急忙出去，取一盆水和几种应用药品来。式莲应着就向外走，忽又回头道："我出去还得把门从外面锁上，免得旁人进来。"式欧点头，式莲才走出去，由外便上了门锁，自带着钥匙。心中暗想，自己去取药品还不成问题，只是自己一个看护长身分，素日和院长平权，被人侍候惯的，现在突然的端着大盆，从手术室回病房去，又有几十丈远，倘被人看着，既不像样，还要起疑。倘有好事的同人瞧见，暗地留上了神，尤其一般女看护最爱探人隐私，若因此泄露了芷华的秘密，岂不害了她？想着正踌躇无计，忽又迎面走来个打杂儿的夫役，猛然灵机一动，得了主张。就唤住那夫役，吩咐道："你去到院长房里，取出那个大烧磁面盆，另外再用洁净铅桶，倒半桶蒸溜水，一并送到三十八号病房里去。"那夫役道："三十八号的病人，午前死了，饭后才搭出去。我们才扫除干净，正空着没人，您别是记错房号吧？"式莲道："不错，你就送到三十八号去，不必多问，这是房大夫教办的。你办完了，立刻出去到女子照相馆，把高景韩夫妇都请来，就说我候着有事，越快越好。"那夫役才唯唯而去。式莲解决了这件事，便直奔药剂室而去。偏巧到药剂室必须经过白萍办公室的窗前，式莲怀着鬼胎，走过窗前，连头都不敢抬，一直跑过，更不敢回头。奔到药剂室，取得式欧所要的药，又原路奔回。才转屋前，猛见白萍已立在门外廊下，口衔纸烟，将两手插在西服裤袋里，似有所待。式莲立刻心中跳起来，知道白萍定是由窗内瞧见自己走过，料着必然回去，才出来拦路相候。他当然是因为自己伴芷华去看仲膺，所以想向我探问情形，可是现在

我把什么话答对他。想着心中发怯，几次要回身走回，又恐被白萍看出形迹可疑，更不妙，只得装作萧闲，仍向前走。白萍果然不出式莲所料，因不放心芷华，想向式莲探问消息，才出到院中等候。及见式莲走回，他表面虽力作宁静，心内却是忐忑非常。见式莲匆匆走过，便要开口访问，又想芷华去看仲膺，原是自己的主张，这时若出尔反尔，露出不放心的样儿，恐怕被式莲所笑。待忍耐住不问，又真放心不下，正在踌躇之间，式莲已到了近前。白萍实忍不住，就向侧面探问道："仲膺怎样了？"式莲深明白萍的心意，表面问仲膺，暗地却想由此知道芷华。自思仲膺死讯，万万不能告诉他。因为仲膺既死，芷华自不能守在病房，若再有半天不回来，定要惹他疑心。芷华受伤的事，固然未必能隐瞒得住，但在这尚无办法之际，只可瞒一时是一时，等祁玲夫妇来了，大家商议个应付白萍的主意再说。自己这时若先泄露，万一白萍这面闹出什么事来，以后更难收拾，自己将来的埋怨也受大了。想着便答道："仲膺还昏迷着呢！式欧正给他作手术，教我来拿药。"式莲言中虽未提出芷华，但白萍就如看见仲膺昏睡在床，式欧在床旁挽着袖子，手持器具工作，芷华立在一旁，凝眸痴视的情景。心中知道没有什么意外，才搭讪着道："你又何必自己跑，怎不派差役来取呢？"式莲道："他们都正忙，我走这么几步，也累不着。"说完便匆匆走过。心想幸而自己善于对答，若不然就几乎被白萍窘住。倘或他看出破绽，立刻跑到仲膺病房，岂不坏了？不由暗叫惭愧。那知式莲在外面受窘之时，也是式欧在病房中着急之际。原来自式莲倒锁房门，走出之后，式欧在房中无事可为。因为芷华口内被淤血充满，若不洗净就

无法视察舌上创痕。又加守着一个死尸，一个伤人，心中十分惨恻不安，只可收拾着应用器具，藉以消磨时光。但是房中没有几案，只可把由皮包内取出的器具，暂且放在床上枕旁垫褥的空隙上。于是他的脸儿，便直对着芷华，因为相离甚近，不由的便瞧到她面上。心中暗叹，芷华这样一个温婉淑静的人，只为当初走错了一步，落得数载飘零，受尽痛苦。好容易得到上天加护，破镜重圆，又成就了事业，树立了声名，谁看她都觉得可以平安下去，幸福终身。那知她结下的孽缘，竟好似暗中有鬼拨弄，不容躲避，不能解释。仲膺从军受伤，偏偏不死，带着气儿舁回北平。北平放着这些官设私立旧有临时的几百个医院，竟不向别处去，偏偏送到芷华眼前来。式莲知道了百计隐瞒，芷华素日不肯多事，而且最相信式莲的话，本可以瞒哄过去，那知偏偏她忽多心，听了私语，结果真如鬼使神差的，把她送到仲膺的病榻前，闹出这样事来，芷华羞愧难当，方才自杀，虽然未成，只怕她死志已坚，挽回不易。所盼她舌头并未咬断，尽自己的能力，急速给她治好，或者尚有转圜之望。但是她这面即使没有问题，白萍那面若晓得此事，一寻思芷华舌儿所以进到仲膺口内的原故，恐怕未必不生波折，这件事真是绝大难题，不知结果落到什么样子。式莲虽素日极关切芷华，但这次只怕也没有法子，最多能维持几点钟的现状。工夫一大，白萍不见芷华回去，询问起来，恐怕再聪明的人，也没法隐瞒支吾。再说仲膺已死，这尸首又如何能长久藏在房里，来个秘不发丧？这都是互相连带的事，大约不出今天晚上，可怕的事就要出来了。想着正在愁叹，无意中瞧着芷华的脸，忽地大吃一惊。原来芷华竟已睁开了眼，目光毫不发朦，很清亮

的瞧着他。式欧暗诧，自己早知道芷华虽然伤重，总不会一直昏迷不醒。即便痛晕，也是短时间的现象，稍一缓迟，就止不住呻吟。方才她一直的闭目如睡，静默无声，很可见出她是正清醒着。只为羞眼难睁，羞眼难抬，才竭力忍着痛苦，装作失了知觉。只是她怎的这时又忽然睁开了眼，莫非忍耐不住了么？可是那样她应该先出声呻唤，却又怎如此态度沉静呢？式欧在一转瞬间，这些问题很快的在脑中一过，正要向芷华慰问几句，不料芷华瞧着式欧，忽然口内一动，连咳嗽了两声，似将侧过身儿，向地下吐什么，但因通身无力，式欧忙将一块药布，递到她口边道："你不要动，就向这上面吐吧。"芷华才把脸儿一歪，吐出一口很浓的血沫，接着又咂着两下，似在清除口中的淤血。式欧等她吐净，才将药布团起，丢在屋角，随又用药棉拭净她唇角上的血丝道："你好些了吧？式莲弄水去了，立时就回来，洗净了一上药，一两天就好。因为舌上神经纤维最多，感觉特别灵敏，受一点伤就疼到了不得，其实不算回事，这伤很轻，你安静忍一会儿吧。"式欧本知芷华的伤，不能这样好得容易，说这话不过安慰她。那知这时芷华，竟把头儿离开软枕，向他点了点，发出含糊而且迟钝的语声，说道："房先生……我谢……谢谢你……"式欧对她这句言语，实不易听得清楚，凝神倾耳，才勉强听明白了，立刻大喜，知道芷华的舌头未被咬断，因为人的舌头，不要说折去半段，即使失去一个尖儿，也不能说话。如今她既能言语，而且能教人听懂，可见舌头仍然完好，任凭伤势多重，也不难疗治了。式欧欣喜之下，方要再安慰她，芷华的话又来了。这第二句舌头更较灵动，居然能连贯的说，只像口里含着个汤圆似的，

不能字字清楚。她眼光现着诚恳哀苦，向式欧道：“房先生，你是个最明……明白……的人……你知道……我……现在的……事你不要……像……式莲……妇人的……见解……只顾救我……忘了……害我……你想……我……怎样再活……下去……你就在……现时……救活了我……也是白害我……多受些罪……终久也得……死……你是最明……道理的，一定……能在我……我身上积阴骘……我实在……没法儿死……求你积德，给我多多的……安眠……药水……教我躲开了……羞辱……我来世……变狗变马……报答你。”说着又流下泪来道：“房先生，我这可是临死的哀求，你是……明白人……又……我说句没廉耻……的话……当初我第一次……到你家里，你也……曾对我……有有过爱情，虽然我曾……拒绝了你……可是你……总不会……恨我……现在……我落……到……这地步……你一定还可怜我……我用私情求你，你得念着当初爱我的心……现在救……救我……只要我……口眼一闭……离开这可怕的……世界……我就舒服……也心静……要不然……你想想……以后的日子……怎样活……下去……房先生，你……行好……”说着两手合十似乎把式欧当神人似的祷告起来。式欧听着心里有如刀刺，虽然抱定一个救人救彻的宗旨，但也明白芷华的话极有道理。她来探视情人，竟遭了这样的创伤，精神已痛苦不堪言状，而且后事茫茫，更加可怕，倘然这事被白萍知道，不知要怎样对她鄙薄嫌恶。本来她在丈夫的身旁，竟破例的前来探视过去的情人，固然是他们中间有特殊的情形，但这总是很危险的，白萍心里或者未尝没有不快之意。如今闹出这事，芷华纵然受伤，在白萍想来，还要恨她过于无耻，认为

她来看望仲膺，可以尽情，也就罢了，即使情不自禁，接个吻儿，已然越理，怎竟把舌头送进将死人的口里，以致蹈了咬舌奇案的覆辙。白萍这样一想，任凭对芷华恩爱多深，也得消灭净尽。芷华便厚颜活着，白萍也不会把她当人看待，日后的痛苦，真是不堪想像。所以芷华的急于求死，实是最好的一条路，但是自己如何能作害死她的事，这问题可太难了。现在若想劝芷华消除死念，却也不易，恐怕不是言语所能办到，除非事实上有可能转圜之道，使她避免了耻辱，并且教白萍对她毫无芥蒂，仍旧维持夫妇爱情，但这岂是容易办到的么？式欧听见，只可撒了个大谎，哄她道："您这些话，说得都枉费了，我也很明白你现在的困难情形，实在生不如死。不瞒您说，我以前虽然对您有个荒谬的想法，可是随后便觉悟自己错了。自从在天津余家，您救了我性命以后，我私心里一直把您当作同胞的姐姐看待，式莲也是一样。我们两个对您的心，敢说比谁都加倍关切，现在你遇到这样逆事，我这作弟弟的自然不能瞧着不管，您不能一味自作好人，怕担干系，倘然你果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，我或者不待你说，就暗地教您避免了苦楚，可是现在并没到那样地步，无须乎把性命胡乱牺牲。您想，我是您的亲弟弟一样，式莲又是您的学生，实际也是妹妹，我俩又全是您成全的，这事只我俩知道，您还认作耻辱么？至于仲膺，已然死去，搭出一埋，就算完了。白萍那面根本不会知道这事，因为您的伤势很轻，极容易调治，我敢保三天复原。这三天里我总有法子，教白萍知道您害别的病，丝毫不起疑心。这三天您只对他少说话，就露不出破绽，式莲也是这样想，您万不要心窄，不要说白萍现时正须你扶助，您倘有个好歹，真是

害煞了他。就为我们这一群人，您也应该保重啊。”芷华听着，当时没有回答，似乎心意稍动，但稍沉又道：“房先生，……您不必给我解……解心宽，我这伤……万不不……能那么容……容易好……白萍……更……未必……容易……瞒……即……使……瞒住了他……我的良心也难……安……反正……怎样也……也不如死好。房先生，你爱我……当初爱我的心，若还存着……一点儿……这时候，可到了你……对我……表示的时候……倘然能给……我一瓶……安眠药，就……就算你……最大的情义……”式欧听她居然用起诱惑手段，来求自己给她一条死路。这虽然有些太悖情理，但可见她死志太坚，不惜倒行逆施也要达到目的。自己固然不会上她的当，作出糊涂事，只是想她顺情顺理的听从自己主意，勉保生命，恐怕也很不容易了。想着便又说道：“您的脑筋还没清楚，只想着一面，以为死了就算得了解脱，活着良心上更不安，又那知道你死了造罪更大，白萍又那会明白这里的细情，必然认为您是殉了仲膺。请想他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您总说良心，请问这样良心上能对得住他么？”芷华听到这里，忽的悚然一惊，她自始也未想到此际死去，极有为仲膺殉节的嫌疑，这时被式欧一语点破，不由心中一阵发凉。式欧瞧着，料到这几句话已说动她了，忙又接着道：“至于你所虑的，都不成问题，这伤若像你心所想的那样难治，我们作医生的还有什么用处？大约您也明白，舌头是最娇嫩的器官，偶然发肿，或者生了小疮，就要全部失去效用。莫说开口讲话，就连转动都艰难万分。如今你自觉舌头受了重伤，可是能接二连三的说了这些话，我句句都听得清楚，这还有什么好不了。据我看，便是不治，有三

两天也会自己好的，何况我还有很大把握的药呢。再说白萍那面，你更不必介意，我自有法儿瞒住他，而且教他不起疑心。”芷华听了，虽不说话，却仍自摇头。式欧还想劝说，忽听门上锁响，连忙迎了过去。芷华知道是式莲回来，自料在他夫妇监视之下，万无自杀之机，而且想着替仲膺殉节的话，很觉原来主意的不妥，就把眼儿一闪，暂且由他们摆布了。式欧走到门前，见式莲已推开了门走入，手里拿着药瓶，式欧容她进到房内，忙抽出钥匙，由里而又上了锁。式莲道：“别锁，有水盆筒。在三十八号里，没拿来呢。”式欧略一沉吟，望着仲膺尸身道：“咱们就在这里给她治么？仲膺的尸身怎能尽自摆着？而且芷华用完手术，更不能立刻行动，必须就在这房里住下去。现在若叫人进来先把仲膺尸身搭出去，差役们看见原在床上的仲膺死到地下，而床上竟换了院长睡着，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，怎保得住他们不胡乱议论呀。”式莲道：“依你说可怎么好呢？”式欧道：“依我就是拚着冒一下险，先弄妥当了，也好放心给芷华治伤。”式莲道：“你快说吧，怎样冒险呢？”式欧道：“既然水盆水筒都在三十八号，咱们就快把芷华搭到那里去，空出这间房，咱们再把仲膺尸身送回床上，教他们来收拾，咱们就不管这里，专心调治芷华去。”式莲沉吟道：“本来应该这样办，不过太危险了，咱们搭着芷华，倘被人看见，那才是话柄呢。”式欧道：“好在相离不过一丈多远，一跑就到，未必就遇着人。我想这样即被人看见，也未必猜到邪处去，比在这房里发现好得多了。”式莲点头道：“好．咱们不要耽搁，说办就办，越快越好。”说着就走到床边，二人各在一端，式莲拉着芷华的双足，式欧抱住芷华的头儿，同时

用力向上一抬，虽然搭起了一些儿，但是芷华的腰部仍未离开床褥。式欧向式莲道："你可使劲儿向上举啊。"式莲道："我只有这点力气，再抬不起了，手只握着她的脚，好不得劲儿。"式欧想了想道："有了，你先放手，咱们用底下的褥子。把她裹起来，就容易了。"式莲依言，两人把褥子搯了角儿，当作软床似的，再搭果然顺手多了。于是式欧在前，式莲在后，二人搭着芷华。走到门边，式欧先拨开门缝向外看，见甬路没人走动，就回顾式莲道："不必犹疑，这就闯出去。"式莲低语道："没人么？"式欧点头，拉开门就向外走。二人心里都慌，跑得甚快。那知道尚未到三十八号的门外，忽听身后似有人唤了一声，式莲听着猛一回头，想看这声音发于那里，不想在她头儿还未将回的时候，紧跟着又有关门的声音。再仔细看，甬道上仍然没有人影，而且各病房的门都在关着。式莲大为诧异，但也顾不得仔细瞧看，已随着式欧进入三十八号房里，将芷华放在床上，二人相对喘着。式欧道："居然运气不错，没有一个人瞧见。"式莲因自己在外面没看见人，还以为那人声门响，是心虚所致，也没对式欧说。式欧又道："咱们还得回去，把那死尸抬上床去。"式莲道："那当然要去，走呀。"式欧分外心细，看看房中，见除了床榻，别无他物，才和式莲出去，回三十五号。两人对死尸虽不甚怕，但心里难免嫌恶，式莲半闭着眼，沉着气息，免强帮式欧把尸身抬到床去，不由叫道："我的上帝，这可完了。"式欧道："你不要闲着，快回去看守芷华，这里的事，我自己吩咐着办好了。"式莲道："你也得快去呀。"式欧道："当然，我不会耽搁的。"式莲才出去，回到三十八号，关上了门，

看芷华仍自昏然睡着，便近前唤了一声，芷华不应，式莲就立在床边，瞧着她为难起来。式莲所想的，和式欧完全一样，愁着芷华的将来，还算其次，自己落到这难题之中，应该怎样替她解决，却是当前最急之事。但式莲还不如式欧，连以前提的办法都未想出，只怕立时就要被白萍发觉此事，眼看着无可措手，急得心乱如麻。回头猛觉阳光耀眼，原来夕照西现，由窗中直射到墙上，知道已将近日暮的时候。再看手表，距离芷华出办公室来看仲膺的时刻，过了两点，不由心中更为焦灼，自思白萍那边，见芷华出来偌大工夫，又不知如何疑虑，便是芷华未遭事故，这时回去，已然不大合理，何况芷华这般光景，恐怕三两天里难见白萍的面儿，这样长时间里，可用什么法子蒙哄白萍呢？想着听外面轻轻叩门，式莲连忙跑到门边，问了是谁，外面式欧答道是我，式莲就开了门，式欧提着皮包走入，式莲就要锁门，式欧道："祁玲来了，在你房里等着你啦。"式莲诧异道："怎么这样快，我才派人去请她，还没十分钟，她就来了。"式欧道："我也不知道，是女仆来寻你，跑了半天。也没看着你，倒在三十五号寻着我，告诉说祁玲来了，问你在那儿，我已经把女仆打发回去。"式莲道："哦，这么说，祁玲早来了，一定是凑巧自己来的，并没有看见去请她的人。"式欧道："你请她作什么？"式莲向床上的芷华一努嘴道："我和她商量商量……办法，还请景韩呢。"式欧点头道："好，你就去和她商量，我在这儿给芷华治……可是我一个人没个下手儿也不成。"式莲道："这不要紧，我帮你十分钟再去，快动手吧。"式欧卷起袖子，先拿过水盆，由式莲帮助着，把芷华口腔内的淤血洗净，这才看

清舌头的情形。式莲见芷华舌虽未断，却已肿得很厚，血肉狼藉，十分难看，不由哎哟了一声。式欧没容她说出话，就忙用脚踢她一下，又指着芷华摇了摇头。式莲明白芷华神智已然清醒，连忙掩饰道："呦，我以前还当伤的不轻，原来只肿了一些儿。"式欧道："现在用不着你了，快去到前面看看。"式莲应着，就又向式欧使个眼色，叫他留神，不要把芷华一人丢在房里。式欧点头道："你可得快回来，我最多再有半点钟就完了。"式莲出了房间，又把门倒锁上，才回到自己的卧室。祁玲已等得不耐烦，见式莲回来，就道："你们怎都这样忙啊，我方才进门就去看芷华，偏巧芷华不在。白萍却在那里，说芷华出门办事去了，我只得寻你来，又等了这大半天。"式莲道："我们这里成了伤兵病院，拥挤极了，忙得都喘不过气来。你在我们清闲的时候，倒常来帮忙，这时反三两天不见面儿。"祁玲笑道："不瞒你说，我天生有个讨厌的脾气，最怕看这又凶又脏的兵，更怕听病人的狼号鬼叫，所以就躲了。"式莲坐在她身旁道："咱们别说闲话，现在又遇了难事，正把我愁得要死，方才派人去请你们夫妇，想不到你先来了。"祁玲愕然问什么事，式莲就把芷华的事大概说了一遍，祁玲听了也不由紧锁双眉，嗟叹不已。式莲就问祁玲可有什么办法，祁玲只是摇头，式莲道："无论如何。咱们总得想个正经主意，倘若延迟时候，被白萍知道了这事，只恐更不易弥缝了。"说完忽见女仆走入，话说景韩来了，式莲忙教请进。须臾景韩进来，见祁玲在内，就笑道："你才出门，这里就派人去请，我因听说有要紧事，才急忙赶了来。"式莲道："你一直来寻我的么？见着白萍没有？"景韩道："见着了，我还以为

你们全在芷华办公室，那知里面只白萍一个，正看报呢。我同他谈了两句，出来遇着你这里的女仆，才随着她来的。”祁玲这时不等式莲开口，便道：“你知道么？这儿又出了事了。”景韩一怔，忙问怎么？祁玲便把方才从式莲所听的话，重述了一遍，景韩大惊道：“这可真是冤孽牵缠，边仲膺怎会又出现了？”祁玲道：“不必说废话，咱们现在得研究个办法，怎样瞒住白萍，教他们夫妇不致发生意外问题。”景韩沉吟道：“这可真难，他们夫妇本是很亲密的，习惯上工作饮食起居都在一处，今日若突然隔离，未免惹起疑心。可是若像以前一样，芷华的受伤情形，白萍自然要看出来，一加追问，结果就不堪想了。”式莲道：“是啊，我们愁的就是这个。”景韩仔细问了芷华伤势，又道：“据式欧说芷华要几天方好呢？”式莲道：“要完全回复，恐怕总得一两星期之间。不过三四天她便可以照常说话，不露形迹了。”景韩道：“这么说，只要三四天……这三四天可怎么办呢？”……忽抬头道：“要不然我邀白萍出门玩一趟去，过三五天再回来。”式莲道：“请问你能立刻拉白萍走么？”景韩道：“自然得立刻走。”式莲道：“走的以前，教他和芷华见面吗？”景韩道：“自然不能教他见面。”式莲道：“这主意你算白出了，没用的。莫说白萍万不肯去，即使肯去，在这时候，他知道仲膺正在医院，芷华探视一去未归，你突的跑来拉他出门，还不许见芷华的面儿，除非傻子才作这样蠢事，这不等于告诉他芷华已出了毛病么？”景韩爽然道：“可不是？我真糊涂。不过除了拉白萍出门以外，又有什么法儿可暂时隔开他夫妇？”祁玲插口道：“教我看，文的不成，用武也好。”景韩道：“怎样用武呢？”祁

玲道："教白萍也遇些意外的事故，譬如设法灌醉了他，再用药品使他昏睡，度过这四五天，等芷华好了，再教他醒，岂不可以一点破绽不露么？"武莲道："这也不成，无论白萍向来不大吃酒，便是吃酒，现在也不是时候，若等吃饭时还有三点钟，试问白萍再有三点钟不见芷华回去，他还能沉住气不查问么？你这向不喝酒的人，偏在这时候邀他吃酒，岂不又是形迹可疑？"祁玲无语，半晌又道："我再出个主意，趁现在用种特别手段，把白萍监禁起来，却教他不疑惑是咱们办的……"话未说完，景韩叫道："我想起来了，我可以有办法。"武莲忙问什么办法，景韩道："这虽然太委屈了白萍，无奈事已如此，也没法儿了。为他们俩人的前途，只得作一回没法的事。我认识几个地面上的光棍，想托他们把白萍弄出去，监禁起来，假作绑票的行径。过个五六天，再设法把他释放，这不就瞒住白萍了么？"武莲道："这法子虽好，可是太凶了。你们知道绑票有多大罪名，设或弄假成真，被官人看破，岂不要闹出很大麻烦？"景韩想了想笑道："你怎想不开？这件绑票案，用不着出这医院的门，只要那几个光棍来，把白萍架走，教他知道是遇了绑票。随后就可以用医院现成的蒙药，把他蒙过，然后搭到这医院的空房里，再教他清醒过来。只用布缠住眼睛，缚住手足，由那几个光棍轮流看守，白萍绝不会明白在本医院里，以为被绑票藏到什么秘密地方，中间那光棍们再作出逼他写信索赎的照例手续，过五六天后，等芷华伤势完全好了，就设法把他从医院中弄出去，弄到荒野里，容他自己跑回来。我们再假说一套怎样和票匪接洽，花了若干钱的话，他自然信以为真。事后我们出几百元钱，酬劳那个光棍，也

就是了。”祁玲道：“这法儿真好，依我说就这么办。”式莲道：“还不大妥吧？试想在这时候，他突然遇到意外，不会疑心么？”景韩道：“他疑心什么？你真是过虑。即使他十二分聪明，能猜破这件事儿的原委，可是他被放回以后，芷华伤已好了，仲膺也早埋葬，我们又自然严守秘密，他上那儿去寻觅证据？”式莲听着方才点头。景韩又仔细商量了一下，才道：“那几个光棍，对这医院里道路不熟，恐怕还得屈尊我作一回绑票首领。不过我记得后院的门是锁着的，你得把钥匙寻出来给我。”式莲道：“那钥匙我知道是放在芷华办公室写字台的抽屉里，可以手到拿来。无奈现在白萍正在那里，我去了白萍若问我，问起芷华和仲膺，我怎样答对呢？”祁玲道：“现在顾不得了。你无论怎样，也得随机应变的把钥匙拿来。”景韩道：“还是越快越好。”式莲立起道：“好，我去试试。”说着就出门直奔芷华办公室而去。到了隔窗向内一望，见白萍正歪在长椅上睡着，心中暗叫惭愧，便悄悄推门走入，直到写字台前，开了抽屉一寻，不单有后院通前院的门钥，而且后院临街的后门钥匙，也在那里，就把两柄全带起来。才要向外走，忽听身后一声咳嗽，回头看时，见白萍已醒，正把两眼向自己望去。式莲忙装作慌张，向白萍挥手说道：“那边仲膺真讨厌，从方才就要死，大家伺候半天，到现在还没断气。偏巧五十一号的病人也闹玄虚，真乱死了。管药剂的也捣乱，早不说，晚不说，偏在这时候说药用完了，还得去开药库。”说完不待白萍再行开口，便装作忙迫，匆匆走出。一直回到自己房里，将两柄门钥都交给景韩。景韩道：“这更好了。有了开后门的钥匙，我就可以带那几个光棍从后门进来，藏在后院里。并且

由后院到芷华办公室，不特距离很近，那一带还比较避静，由那一排排的小树丛，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的把白萍拖到后院去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你不要絮叨，快去办吧！”景韩点头道：“好！白萍算交给我了。芷华那一面，可交给你们，千万用心着看守，不要教她出什么事故。”式莲道：“那是自然。芷华现在只苦于没脸见白萍，才要寻死觅活。如今白萍这面有法可以遮掩过去，那么她总可以安心了。”祁玲道：“是啊！我想最好把监禁白萍的事，先告诉她。”式莲道：“告诉她自然很好，不过咱们不便开口啊！”祁玲道：“这怕什么？少时我去见她，一面劝她，一面把这事报告一下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不要强出头，恐怕更羞了她，还不如式莲慢慢的进言好。”祁玲道：“我去并没有坏处。你要揣摩芷华的心理，她遇了这事，一来愧见白萍，二来又怕我们一班朋友知道，成为绝大的羞辱。如今我去给她解释一下，教她明白我们全已知道，并且对她同情，心里也许能安稳些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们瞧着办吧！我只管自己的事，大约两点钟以后，白萍就被绑到后院去了。”说着又向式莲道：“芷华那里，可以大家轮流伴守。可是过一点钟以后，请你到芷华办公室左近张望一下，若只白萍一个人在内，那就不必理会，倘若有别人到里去，你务必设法调将出来，就留白萍一个人在里面，我们才好行事。”式莲答应着，景韩便戴上帽子走了。式莲看了看表，见已耽搁三刻多钟，忙道：“式欧那里早给芷华作完手术，不知等得多么着急呢！咱们快去看看。”祁玲便随她一同出室，奔到三十八号病房，式莲从外面开了门，同走进去，见式欧正在地下来回踱着，式莲忙问怎样？式欧低声道：“经过很好，治完了她好象睡着，一直

没有动弹，只是眼泪不断的流，又象是醒着。你怎去了这大工夫？真把我等急了。”武莲道：“我办了很重要的事，把问题已解决了。”武欧问怎样办法，武莲正要低声告诉，祁玲却拉了一下，低语道：“你就大声说吧，这样教芷华听见，比特地告诉她还好。”武莲点头，便先锁了门，然后同走到室的中心，用平常语声把景韩要办的事，仔细说了一遍。武欧道：“这真是一个妙法，虽然太莽了些，可是要顾全白萍的幸福，现时也只可委屈他一下。不过这事景韩也有个漏洞，他教人绑白萍的假票，竟没想到白萍是个无产阶级，没有被绑的资格。事后白萍寻思起来，这是个很大的疑窦。”武莲听了叫道：“呦！可不是！我们就没想到这一层。”武欧道：“幸而还好补救，回头设法通知景韩，教他们假装把白萍误认作我。我总多少有些财产，够被绑的资格。这样教他们绑走白萍以后，就硬认他是房式欧。白萍必然分辩，他们只装作不肯信，便逼他写求赎，也只要他用房式欧的名义。过五六天以后，释放他的时候，就作为查明他不是房式欧，故而把他放了。如此白萍也容易相信，否则突然绑走，突然释放，不太形迹可疑么？”祁玲道：“主意再好没有，你可得快快通知景韩。若耽误，在他们绑白萍的时候，说错了话，再改就来不及了。”武莲道：“对了，式欧你就去，到通后院的门边等着。少时景韩一定从那门儿进来，你拦住通知这个意思，他自会吩咐那光棍们照办。还有你得预备些蒙药，带给景韩。”式欧听了，便向病床努努嘴，教她们注意芷华，就自走出。先到手术室里把哥罗芳的液体洒到手巾上，包裹好了，塞入裤袋之中，便直奔后院门而去。原来这医院地方甚为广阔，病房占了全部的三分之

一，办公室和人员室又占了三分之一，尚有很大空间的地方。所以在办公室与后院中间的一块隙地，安置了些花木草石作为小花园，以备同人和将愈病人游憩之所。式欧走到这小花园中，就坐到一株杨树下的长椅上，静心等待不提。

再说景韩所以认识光棍流氓的原故，也是出于偶然。在他初开照相馆的时候，他每天在后楼暗室中工作。忽然一天听得后巷中有人呼喊，声音十分惨厉。景韩初不介意，继而一连两天，这声音未停止。景韩诧异之下，便派仆人去打听，才知是一个光棍名叫飞天膏药秦七，因为和人斗欧，受了重伤，地面上又捉拿得紧，他手下余党都逃跑了，把他一人丢到后巷空房里，无人照管，伤又极重，眼看快要死。景韩听了不忍，就自去看了看。见秦七是很轩昂的一条汉子，左腿已被打折，身旁只有一个七十多岁又聋又呆的老婆儿伺候着，据说是秦七外祖母。景韩便把秦七送到淑敏医院，由式欧医治，月余工夫，便已痊愈。事后景韩又送给他一些钱，令其歇业，秦七感激非常，叩头而去。但他业已游荡成性，那能自行拘束？仍旧和旧时同党讹私诈赌，作旧营生。但每隔数日，必到景韩照相馆问候，并且问什么驱遣。景韩平日很嫌他絮烦可厌，但到了这一天，竟用上了。他从医院出去，就直奔秦七家里，问他那聋聩的外祖母，才知道在街上一家茶楼里。景韩忙寻了去，就见秦七和几个流氓，包围着一个商人模样的，正乱嘈嘈的说话。景韩招手唤秦七到另一张桌上，秦七一见景韩，忙抛下众人直奔过来。景韩问他正作什么，秦七笑道："我们弟兄，访着一个贩鸦片的客人，正要吃炸酱呢！您今天怎这样闲在，到这地方来？"景韩忙

将自己要托他的事草草说了。秦七听了，且不答言，先跳回他原坐的桌上对那商人模样的道："你走吧！这是你的运气，今天秦七爷有事，没工夫跟您麻烦。记着你下次再干这种事情，别忘了给我们兄弟提个成儿。"秦七说完，又对几个流氓叫道："众位哥儿们，现在有好朋友托咱办事，你们不但少生财，还得跟我辛苦几天。"几个流氓同声应道："七哥我们都听你的。"秦七点头，先打发了那个贩私的商人，那商人千恩万谢的走了。秦七领着几个流氓到景韩桌上，问他怎样办法，景韩道："你们跟我走吧，到个清静地方再仔细说。"于是带着秦七等人，下了茶楼，直奔到医院的后院的后门外，用钥匙开了门，陆续进去，又把门锁好。这后院本是一个堆置药箱杂物之所，里面也安着电灯，这时业已暮色朦胧，景韩领他进了一间房，开了电灯，房里堆放装置药料的各种木箱铁箱，大家随便坐了。景韩才把那假绑白萍的原意说了，教众人知道，只要白萍失去几日的自由，并不许对他有丝毫的伤害，并且把他绑来以后，大家都要留神，作出绑匪的行径，不许有丝毫破绽，惹他日后怀疑。接着又商议了些怎样动手和监禁的法儿。这时天已渐黑，景韩便教他们跟随，自己先行开了通医院的门，大家悄悄溜出，式欧正在门外等候，一看景韩走出，便走过来，景韩在黑影中吓了一跳，几乎要反身躲避，式欧叫了一声，景韩听得语声才立住道："式欧么？"式欧走上前道："你已经带人来了么？"景韩道："来了。"式欧把蒙药递给他道："这是蒙药，向脸上一蒙，过五六秒后就拿下来，时候万不要长，怕出危险。"景韩道："以后怎样把他解过来呢？"式欧道："只要你们把他拖过后院，我就可以去用解药，那时候他蒙着眼

目，绝不会瞧见的。”景韩笑道：“这真有点儿欺负人了。”式欧又把方才和祁玲等所议，要教他们假装要将白萍当自己的话说了，景韩也十分赞成，就又转告了秦七等人，把蒙药也给了秦七，式欧也自跟随景韩等，众人直奔芷华办公室。远远就见窗中灯光外射，景韩忙教秦七等暂藏在树丛之中，自与式欧走向前去，溜到窗边一看，见白萍正坐在榻上看书，却时时举首外望，神情十分焦灼，看样儿是等待芷华归来。景韩略一迟疑，忙拉式欧退后，低语说道：“这房里三面窗户，若有许多人进去，恐怕难免被医院里过往的人看见。但不知这房里的电门在那里？”式欧道：“就在一进门左手的墙上。”景韩便和式欧退到后面树丛中，先对秦七吩咐了几句，秦七便领着几个流氓直奔到办公室门口，这时他们已全用手帕蒙住下半截脸。秦七头一个走入房中，余人也都随入，其中一个寻着墙上电门所在，就立在旁边等候。秦七冲到白萍面前，白萍正在出神，猛听得一阵脚步声响，抬头见三四个蒙脸的大汉到了身边，方才一怔，秦七已喝道：“你是房式欧么？”白萍只听到这里，还没答出话来，秦七的手下已把电门关闭，立刻房中漆黑，白萍自觉双臂被人缚住，嘴也被塞了手帕等类的东西，既无法挣扎又不能喊叫，被那人推推拥拥出了房门。秦七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房先生，我们弟兄只是请你去，商量借点钱儿，并不害你。”白萍才明白来的是绑票匪人，把自己错认作式欧，欲待分辩，却又说不出话，急得双足乱跳。正在这时，猛觉脸上触了件软的东西，鼻中闻得异样的气味，立刻脑中一晕，就昏然无知了。秦七吩咐手上搭着他，估量着够了工夫，忙把他面上蒙药的手巾取下，走到树丛边，秦七低叫一

声，景韩和式欧出来，忙问怎样。秦七指着昏睡的白萍道："在这里，已经成功了。"景韩道："快向后院里搭，众人就直奔后院。"式欧走着，拉过白萍一只手，替他把脉，低声赞道："秦七真是漂亮手儿，头一次用蒙药就这么恰当，过半点钟就可以醒过来，用不着我管了。景韩兄你照应着，我要去给她们报个信儿。"景韩应着，式欧便自走了。秦七等把白萍抬进后院房中，放在药箱上，景韩道："你们把他口里塞的东西取出来，再用手帕把他的眼蒙上，慢慢等他醒过来就成了。你们少时可得作得象样，不要说出漏话。"秦七笑道："您放心，不瞒你说，十年头里我还真绑票呢，正是内行，凡是犯法的事，敢说没一件外行。"说完哈哈大笑。大家等了很大工夫，白萍才有些苏醒，通身乱动，秦七悄向景韩道："您还不躲避么？"景韩道："他蒙着眼，瞧不见我，在这里看着怕什么？"秦七笑道："你要瞧瞧绑票的行径么？"说着就听白萍呻吟了一声，秦七手下叫道："财神醒了。"白萍挣扎了会儿，似乎有些明白，哑声说道："这是那儿？"秦七赶过说道："房先生，这是我们山里，您睡了一天一夜，走出三百多地来了。"白萍道："这是什么县？离北平三百多里么？"秦七道："你先纳闷会儿吧，不能告诉你。"白萍又怔了半响才道："你们把我弄来干什么？"秦七道："房先生，您是明白人，还不懂这个。我们弟兄混穷了，知道房先生是大财主，所以把您请来，借几个钱大家花花。"白萍道："你们闹了半天，知道我是谁？"秦七道："谁不知道你是房式欧。"景韩听到这里，以为白萍必要分辩自己不是式欧，那知白萍忽的笑道："我是房式欧，你们想怎样？"秦七听了一怔，回头瞧瞧景韩，

才答道："我们也没别的心，只求您给家里写一封信，给我们送五万块钱来，就把您放了。"白萍哈哈一笑道："好商量，你们把我的手捆在背后，这么躺着，真太难过。劳驾把我扶起来，慢慢的说。"秦七把他扶起，仍坐在药箱之上，说道："您不用着急，想吃想喝告诉我们，准不能教您受屈。"白萍道："谢谢你，我不渴也不饿，先把正事说了吧。"秦七道："忙什么？你给家里写信，也可以让你明天。"白萍摇头道："我问你有手枪没有？"秦七听着一惊，就道："干我们这行道的，要多少手枪没有？"白萍道："有手枪啊，那好极了，你拿着，对准我头上就打吧，我房式欧莫说没钱，便是有，也不能给你们一个钱。"秦七想不到他竟自认是房式欧，而且语气强硬，颇有毫不畏死之意，这一来倒没了主意，就望着景韩，用眼色问他作何办法。景韩也正听着诧异，但心想既已把白萍弄来，就得作个象样，任凭他怎样说法也不敢变宗旨。就也向秦七递个眼色，教他强硬对待，秦七向白萍喝道："你愿意死还不容易，老子弄死几条人命，就和捻几个臭虫一样，可是现在不能那么痛快，无论如何也得把你的钱弄出来，那时再教你死也不晚。"白萍道："这恐怕你白想了，你从我身上一个钱也弄不出来。"秦七哼了声道："莫说尊驾你，便是沙子我也能轧出油来，你不信咱们走着瞧。"白萍道："我只这一条命，凭你随便处置好了。"秦七道："等我把钱弄到手以后，自然有法处置。"秦七说着，对手下众人一挤眼儿，几个流氓同声喝道："姓房的，你别说大话，是块钢到我们手里也得变成泥，小子你尝尝滋味。"说着又喊道："大哥，咱们先惩治惩治他。"秦七道："今天你们太辛苦

了，也该歇歇儿明天再说，他既到了咱们手里，还怕飞上天去。”说完就吩咐众人看守着他，自拉景韩走出房外，低语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他竟承认是房式欧，又十分强横，仿佛不怕死似的。景韩道：“我也不明白呢，或者他因为和房式欧是好友，恐怕说破了他被释放，式欧又有了危险，所以拚出去自己承认了。”秦七道：“这且不管，只他这么强硬，我这出戏有些不好唱了。”景韩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你只看守住他，明天就告诉已经派人到北京上他家里商量赎票的事，并不用他写信了，任凭他怎样，你只装作静候北平来的消息，不对他理会，等五六天之后，再假装去北平的人已经回来，证明他不是房式欧，你发一顿脾气，把他一放，就算完了。”秦七答应着，又问是否需要这些人全在这里看守，景韩道：“不用许多，你留一个在这里就成，便是几个人换班儿，也未必不可，不过都要留神，第一不要叫他跑了，第二不要教他蒙眼的手帕落下，倘被他看见这房里情形，一定认识，那就糟了。”秦七点头，景韩又叮嘱几句，方自走出后院。秦七锁了门，自去看守白萍不提。景韩自去寻着式欧，和他商议怎样瞒哄医院同人的办法，式欧道：“这倒没有什么，咱们不必理会，等别人发现他失踪，咱们跟着起哄寻觅好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白萍失踪，应该由和他亲近的太太发现，如今白萍突然失踪，芷华又突然害病，这不教人疑惑么？式欧道：“依你该怎样说法？”景韩道：“我的意思，最好把事实颠倒一下，就说先是白萍失踪，芷华因焦急才得了病，这不就合理了么？便是日后白萍回来，芷华也可以说今日探视边仲膺回来，因寻白萍不见，以为他是发生什么误会，

因而病了几天，这样白萍也容易信啊。”式欧点头称是，便又悄悄去告诉了式莲、祁玲，她俩也赞成景韩的主意。于是又迟一点多钟，式欧便第一个假意张惶起来，满院乱跑，见人就问可曾看见白萍，众人本有大半天没见着白萍，就全回答未见，式欧假作惶急，又打电话向白萍素日常去的地方询问，院中同人不知何故，七嘴八舌向式欧打听，式欧便说白萍从午后就没看见，他向来出门都要先告诉他太太一声，今日却没见芷华的面儿，也不知何时出去，门房里人也说没瞧见他出门，直到现时人还没影儿，他太太正急得要死呢。众人都猜说白萍定是出去，不定在那里耽搁住，门房素日便不尽职，或者他们没注意白萍出去，就回说没看见，式欧假意点头，表示众人的话有理。又装着匆匆的把这道理去安慰芷华，又迟了很大工夫，天将半夜，式欧式莲又闹起来，张惶着说白萍向例出门必在八九点以前回来，现在却快十二点了，此事大有蹊跷。又要求众人到外面分头寻觅，医院同人都跟着瞎跑了半夜，依然不得踪迹。式欧心里很觉对不住他们，但在这时没法不如此做作，等众人回来报告寻觅不着，式欧再三叹息，言说把芷华急坏了，就教众人且休息，明日再作道理。众人散去之后，式欧又和景韩商议，明日如何，景韩道：“明日最好教大家知道白萍被绑了票，我们可以假作一封绑匪索赎的信，少时我带出去，丢到信筒里，明日就可以送到医院。你接到对众人一发表……”式欧插口道：“这信怎样写法呢？”景韩道：“就写了一封绑匪向房式欧家属索赎的信，教大家一看，知道绑票目的在你，却错绑了白萍。你一面装作设法营救，一面表示白萍既被错认料无危险，教大家不要张扬，免

得官面知道，若一缉拿，恐怕反遏恼了绑匪，于白萍更多不利，这样压住了众人的口舌。再假说芷华惊急得病，咱们再手忙脚乱的假作奔走访求线索，如此过了几天，芷华一好，白萍就放回来，万事都算销弭了。”式欧道：“就是这样，你快写信吧。”景韩道：“这信很难写，纸墨既得粗劣，口气又得卤莽，才象个绑匪的行径，而且这封信给大家看的，将来更会转到白萍手里，你我若写，难免不被人认出笔迹，可是若烦别人去写，又怕走了消息。”式欧想了想：“有办法了，你看我弄个玩艺儿。”说着就寻出一份旧纸，摊在桌上细看，看了会儿，就用剪子剪下一个字，如此费了很大工夫，才剪下三四十字，另外寻一张白纸，剪下的字按次序贴上，才递给景韩道：“你瞧，这总没痕迹了吧。”景韩接过一看，见纸上贴着大小不同的各样铅字，从一号到五号全有，乍看十分杂乱，细瞧每行都贴得很整齐，景韩低声念道：“房大夫家人见字：房式欧已被我们绑去，务在一星期内，派人持五万现款到黄土坡南铁道东树林内接洽，夜晚手电筒红光为记，过期无信，绝不留情，此启。”下款是“疏财仗义团首领启。”景韩念着笑道：“这倒很好，不过信上既写出接洽赎票的地方，咱们还得装模作样的派人去，好遮掩众人眼目。”式欧道：“那非得烦你当这差使，好在只于外面住一夜，次日回来就说在黄土坡等了半夜，并没遇见绑匪，至多再照样来一次，也就混过这五六天工夫。”景韩笑道：“怎非得烦我，你怎不可以办呢？”式欧笑道：“不成，我是绑票的目的物，躲避还恐不及，怎敢自投罗网。”说着二人又哈哈大笑，景韩道：“你快把信封也弄妥了，我好带走。”式欧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，淑敏医院在各报上登着广

告，上面名字地址全有，只剪下来向信封上一贴，就算成了。”说着又寻出个旧素白信封，很快的贴好，才把信纸装到里面，用浆糊封好，交给景韩，景韩藏到身上，便问祁玲在那里，要寻她一同回去，式欧道：“老兄请自己回去吧，今天没奈何，只得害你孤单一夜，嫂夫人得留在这里，帮着式莲看护芷华。你想芷华这样光景，怎能由女看护们照管，只仗式莲一人，没个替换也不成，只可留嫂夫人帮忙了。”韩景听了道：“她本该在这里照应，那么我自己回去了，咱们明天再见。”式欧道：“我还得问你，后院里请来的那几位绑票先生，该怎样招待饮食一切呢？”景韩道：“你万不要管，倘若你无端向后院送东西，被人们看见，岂不露了破绽。我已经嘱咐秦七，教他们只轮班留两人看守白萍。至于饮食一切，他们自己就会预备，每天晚间由后门运送一次，我又给了他们一点钱，足够这几日用的。这事过后咱们再酬谢他们一笔钱，现在绝用不着客气。”式欧道：“好吧，不过明天你得早些来，还得帮着我唱戏呢。”景韩应着，便走出去，在归途上把那封信递入邮筒之内，才自行回家不提。

且说式欧在景韩走后，才自走到三十八号病房里，见式莲和祁玲正在悄然守护，问芷华时，竟一直睡着未醒。式欧把式莲叫到旁边，先报告了一切，式莲道：“这样极好，芷华已然接受我们劝的了。”式欧道：“是么？你怎样说的？”式莲道：“我们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就道理上推想，因为芷华并没有病，只是受了点伤，心里应该很清楚，不会这样昏睡的。而且她伤痕很疼，倘真睡着，定要常常发出呻吟，如今她一点儿声息没有，足见从方才就装睡，才强忍不作声。”式欧道：“你怎知道她听了咱们的劝呢？”式莲道：“你想

她已在这里六七点钟，起初那样寻死觅活，以后倒渐渐安静了，可见是因为方才咱们所说的话她全听见了，认为这样办法可以挽救她和白萍的爱情，所以就安心调养。”式欧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有道理的。”式莲道：“你还得把白萍被绑到后院的情形，和方才你和景韩所定的主意，大声对祁玲姐演说一遍，教芷华听见，她就更可安心。”式欧点头，便走到芷华床前，假装诊视她的热度，诊完向祁玲道：“情况很好，她能安睡一夜，对我的药力更有帮助。”这时式莲向祁玲低说了一句，祁玲道：“三两天能痊愈么？”式欧道：“我看有三天就好了。”说着又告诉景韩已回了照相馆，祁玲道：“他怎么走了？今天医院短了两个人，他应该在这里帮着照料才是。”式欧道：“这夜里本来没许多事，景韩回去，顺路还替我们干秘密呢。”说着先由景韩寄信的事，说到所计议办法，和白萍到后院的情形，祁玲听到白萍自己承认是式欧，不由十分纳闷道：“他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式欧道：“这是白萍交友肝胆之处，他恐怕辩明误绑，绑匪还要对我不饶，所以替我承担了。白萍真有胆量，对秦七等人，居然顶撞，满不畏怯。幸而这是假玩艺儿，秦七等任他怎么臭骂也得听着，倘然这是真的，绑匪会受肉票的气么？”式欧说到这里，床上的芷华忽然身体一转动，大家也没注意，又说了几句。式莲问起仲膺尸骸如何，式欧道：“我已经提出一笔钱，教庶务老张去代办衣衾棺椁，现在大约已在尸室那边殓装，明天报官验过，就可以送到西城外公墓埋葬了。”祁玲道：“医院对病人这样优待，真是破天荒。倘若对每个人如此，不消几月就破产了。”式欧向床上的芷华努努嘴，暗示给祁玲是为着芷华的原故，祁玲自觉失言，忙用话岔开

道：“芷华就在这病房里住么？我看不如送她回住室去，还可以舒服些。”式欧道：“早就该把她送回去，不过怕人瞧见，现在快夜静了，这病房的看护妇照例每两点钟到各房巡视一次，我们乘了她们巡视过去，就可以送芷华回房。只是不能惊动他人，要咱们三个合力搭她。”式莲道：“那是可以的，我们三人还搭不动她一人？何况从这里到卧室，只一箭多路呢。”式欧道：“好，我从钥孔向外瞧着，几时人静，咱们就动手。”式莲道：“可是咱们也得预备木板等类的东西。”式欧道：“无须乎了，只用这床上的厚褥就好。”式莲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你快看看外面。”式欧蹲在门边，向外一看，只见甬道上静悄悄的并无人来往，式欧就叫式莲预备，式莲轻轻把芷华推到垫褥中间，式欧开了门，跑过床头，自己独当一面，式莲祁玲立在床尾，各提褥的一角，式欧低声叫道：“起。”三人一齐用力，就把垫褥从床上面搭下，象网似的把芷华兜在中间，式欧倒行，式莲二人正行，很快的走出门。在甬道里幸而没遇见人，一出楼门就转入花畦之中，树荫之下，曲曲折折的躲避灯光，走到芷华的住室，进去之后，先把电灯亮了，然后将芷华放在床上，芷华一直睡着未醒。式欧略坐了一会，便把看护责任托给祁玲式莲，教她们轮班看守，自己出去，因这半天工夫，把诊疗病人的事都托给米大夫等同人，自觉不过意，而且在这病人太多的时候，医生常要守在院里，不能回家休息，式欧便去教米大夫各自回去，自己独当夜班，伤兵伤势常有变化，每听看护妇报告便得赶去看视，于是式欧终夜也未得安眠，暂且按下他不提。

且说式莲等着看护芷华，等了半夜，祁玲已觉疲乏，呵

欠连声，式莲瞧着道："咱们换班歇一会好么？"祁玲道："好。你先睡，过两点钟我再叫你。"式莲道："我还不困，你先睡吧。"祁玲不肯，二人正在推让，忽听芷华呻吟一声，睁开了眼。式莲一怔，和祁玲都俯向床前道："你好些了么？"芷华本来从起初就未入睡，只因羞于见人就一直闭目静卧，但是工夫大了口里枯渴难堪，又加内急，已然忍耐不住。只为式欧常在面前，更自忍着不动，这时已回到自己房里，见式欧又去执事，不会再来，她才假装睡醒。听祁玲式莲二人问候，略点了点头，就撩起被子坐起，想要下床，祁玲连忙拦住问她作什么，芷华不说，只要下去。式莲早已明白，便把她所需要的都送到床上，芷华没法，才受了她们的侍奉。过一会式莲仍扶她躺倒，芷华望着她们，忽然泪如泉涌。祁玲忙安慰她："你不要难过，好生养着，几天就好了。"芷华叹了一声，这时她舌上疼痛已减，但更肿了起来，就发着含糊不清的音道："咳，我真没脸儿见你们了，你们又不教我死。"式莲道："你何必说话，这事根本不成问题。白萍那面，已经由景韩布置好了，他在五六天以内，不会见你的面儿，你可以从容地调养。他回来你已痊愈，一点儿形迹也不会露的。"芷华道："方才式欧的话，我已听见了，多谢他和景韩为我费心。不过只怕他们白用心机，结果也未必救得我。"祁玲道："你听见了更好，式欧和景韩定的办法很周到，白萍被哄住了，你还怕什么？"芷华摇头叹道："不然，你们根本没哄住白萍。莫说几天以后，只现在他就已经对我疑心万分了。"式莲一怔道："你怎么知道？"芷华道："我是听方才式欧说的话，说明白萍的意思。式欧说白萍对假绑匪并不分辨，自认是房式欧，并且很

为蛮横，你们明白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式莲和祁玲全都摇手，芷华道：“这就因为他并没有看见边仲膺，只从我口中听到仲膺将死的信儿，他就教我去看视，及至我一去不回，他心里自然起了疑惑。本来我起头儿要去看仲膺的时候，只打算说上三五句话，费上十多分钟，又怎知遇到意外的事，竟自回去不得。白萍等得工夫太大，他自然要生疑心，认为仲膺并未病到要死的程度，只是我说谎话，故意藉题去和仲膺相会。因此在被绑以前，他心里十分难过。所以绑到后院去以后，发现绑匪把他当作了式欧，他心里不知怎的一转，想到我和仲膺的事，就打算借绑匪的手给他个处置。一来可以使式欧避免危险，二来……”说着叹道：“我也不忍说了，反正你们也想得明白。白萍心里若仍顾恋着我，他如何肯向绑匪顶撞，自己找死呢？所以你们想着五六天以后，白萍回来，我不露一点形迹的话，只怕不容易了。”芷华说这些话，因舌头掉转不灵，语音非常含混，式莲祁玲勉强听得明白。不由互相对望了一眼，祁玲道：“芷华姐，你只想了一面，白萍疑心你是容易解释的。倘然仲膺还活着，住在这里，你自然有口难辩。现在仲膺已经死了，死的时候，有医院的记录登记。再说他的灵柩，也是证据。白萍最多认为你在仲膺将死之前，守得时间太大，但仲膺人既死了，白萍对你还有什么不原谅的。”式莲道：“祁玲姐的话有理，这不是全解说开了，你还愁什么？快安心养着吧！”芷华才微叹不语，少时又问白萍在后院的饮食起居，可能舒服？祁玲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向来绑匪都是优待肉票，所以景韩已预备了一付洁净铺盖。至于吃食，也是由附近饭馆买，一切都能舒服。”芷华点头道：“是么，那还好。”祁玲暗笑，心想

秦七既对白萍说把他绑到离北平数百里外的村庄，自然要符合村庄的风味，只得屈尊他睡土地，吃粗食。倘若弄出丰泽园的美馔和绸里缎面的鸭绒被褥，岂不倒惹白萍疑心？但这时只可把谎话哄着芷华，芷华听了心里稍安。又加式莲劝着，便自闭目安睡，这次倒真倦了，不多时便已入梦。式莲等又轮班守了一夜。到清晨院中同人都已起来，大家又纷纷议论昨夜白萍失踪的事。式欧通夜未眠，这时更和众人研究办法，众人因事太突兀，又全不知底蕴，自然一筹莫展。式欧又说芷华原有些不舒服，昨夜因白萍失踪焦虑过度，终夜未眠，这时竟真的害了病，不能起床。院中同人素日和白萍夫妇感情都好，闻言就要去探视芷华。式欧拦住，说芷华正在发热，不能见人，众人方才罢了。天到正午，式欧正假装要派人到报馆去登寻人广告，景韩从外面进来，迎头便向式欧询问白萍可有消息，式欧自摇头，就仍按着写那告白的文字。正在这时，忽见门房进来递给式欧一封信，式欧接过拆开看到一半，猛然跳起，叫道："这真奇怪，什么道理！我不是好生生在这儿……"景韩听着便知那封信到了，忙问道："什么事奇怪？这信谁来的？"式欧道："这封信好象是绑票匪来的。信上说房式欧已被他们绑去，要房式欧的家人拿钱去黄土坡接洽。"说着又迷迷惘惘的道："我不是在这儿，这……"景韩和众人听着，同时噢了一声，这时同人中有个聪明人叫道："我明白了，这才对上碴儿。昨天白萍失踪，今天就接到这封信，定是白萍被绑了票。不过由这信上看绑票原意是要绑你，不知怎的错绑了白萍，他们还不知道错误，所以来信向房式欧家里索赎呢！"式欧听了，猛拍桌上道："对！对！有理！一定是这么回

事。”景韩也似醒悟过来道：“我看一点儿不错，确是如此，我也明白了。白萍和我一样是无产阶级的穷光蛋，哪有被绑的资格？只有房先生，是有名富户，有房产地产。绑匪原是来请你，白萍无端倒霉，阴错阳差的被他们架走。”式欧想了想道：“现在总算有了线索，咱们就无须登报寻他，赶紧想法子救白萍吧！”这时那个说话的聪明人又道：“林先生既已有了下落，应该赶快去告诉院长，教她放心。”说着拔步就走，似要去抢头报献功。式欧忙叫道：“芷华现在病着，若把这坏消息告诉她，岂不更要添病？你不要以为白萍有了下落，就是消息，别忘了他是被绑，这消息更坏呢！”那聪明人闻言，才不动了。式欧便和众人商议救白萍的办法，众人有的主张报官，有的主张登报宣布被绑的是白萍不是式欧，使绑匪看见或者可以把白萍放回。式欧却都反对，说道：“这件事万万不可张扬。一则怕官面上知道，要生出许多麻烦，咱们反不能自由办理。二来绑票本意绑我，既然错绑了白萍，就算白萍替我当灾，我总得秘密的拚着用钱把他赎出来。若依你们主意登报，那绑匪们用了许多心思气力才把人绑了去，若知道错了，他们定要恼怒，白萍的性命真就危险了。为今之计，我决意和绑匪接洽，只求白萍安全归来。”说着又道：“这信上说在黄土坡接洽，我还得今晚就去。”景韩道：“你去作什么？绑匪目的是谁？倘你去了，被绑匪认出来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！”式欧道：“我也想过了，倒是有些危险。不过现在我若不去，又派谁去？”景韩道：“你不必发愁，我可以替你走一趟。”式欧道：“这种险事，怎忍心教别人去。”景韩道：“我去了，绝没意外，你不必管。等四点半的下行火车，我就乘着到黄土坡去。”式欧深

深的谢了他。这时大局已定，大家都散开了。武欧和景韩又闲谈了一会，将到天夕，景韩就假装去黄土坡接洽。武欧送他出门，众人中多有替景韩担心，恐怕他到黄土坡，难保不被匪人留下，都把惊惘的眼光望着他。景韩却大模大样出了医院，在街上还踱了两个弯儿，才又回到医院后门。轻轻的敲开了，秦七出来，景韩便走进去。秦七关了门，二人在门洞里说话，景韩问："怎样？白萍还安静么？"秦七摇头道："若不是这种事，我简直得跟您辞职。谁见过寨主受肉票的气呢！那林白萍一直顶着房武欧的名儿，和我们发横，那意思好象不想活了，要激恼了我们好给他个痛快，不知是什么道理？"景韩道："他受了点儿刺激，好象神经病。而且他和武欧是好朋友，或者想要牺牲自己，替武欧保全生命财产也未可知。"秦七道："幸亏咱们这是个假局，倘然他遇见个真绑票的，这样发横，恐怕真要性命难保。"景韩笑道："好在他也没有真被绑票的资格，总不致遇上危险。"说着又问白萍的饮食起居，秦七告诉说："只给他馒首咸菜之类，睡觉在木箱之上，他倒睡得很舒服。夜里我们二人换班看守，一个人两点钟，直换了五六次，他才睡的。"景韩道："现在作什么呢？"秦七道："他好象寂寞，方才教我替他把蒙眼的布取下，再给他寻一点书或报纸看看。我就说村儿里总起来也只有两个人认识字，除了皇历，想寻一本书都难。至于报纸，这村里从未见过。再说照我们的规矩，若教肉票张眼瞧见，就有许多不利，所以全办不到。白萍听了我的话，似乎恼了，又骂起来，我只装没听见，他一气就睡了。"景韩道："这样很好，你们再辛苦几天吧！"秦七道："那是自然，您尽管放心。"景韩便告辞出去，本想回屋

相馆去睡，又恐万一将来露出破绽，就先到照相馆关照一声，说自己出门办事，今夜不能回来。便自向饭肆吃了晚饭，饭后又去看戏，夜里寻一家旅馆安眠。到次早晨，才回了医院。式欧和同人等正等待消息，景韩便说自己到了黄土坡，在绑匪来信所定的地方等了一夜，也没见有人前去接洽，实在疲困难支，才在天明后乘车回来。众人听了，全都一怔，于是纷纷猜测起来。结果景韩说或者昨夜是绑匪偶然失信，最好今夜再去一趟，必能遇见。绑匪目的在钱，绝不会避而不见的。式欧装作无可如何，犹疑半晌，才依照他的主意。一天没话，天夕景韩便又走开，到外面去优游寻乐。次日回来，仍报告说未与绑匪相遇，众人更纳闷起来。有的以为绑匪必是因为官军剿拿，或者别种原故，现在已离了旧窝巢，迁移他处，所以不能接洽赎票。我们若再派人去等，也是徒劳往返，不如暂且等候，绑匪必仍有第二封信来，那时再进行接洽不迟。式欧假装和景韩商议半晌，方才依了这个办法。明为等待绑匪的信，其实只是俄延时光，等待芷华病好。人散之后，景韩才向式欧问芷华病势如何，式欧道："本来不算什么大毛病，可以起坐自如。大约芷华为着不愿见人，一直睡在床上，我们又怕她生意外，必须教人看守着，因此闹得好象很凶，其实她最多再有三四天就复原了。景韩道："但盼快些吧，我们把这件事办完，也就放心了。"三人说了一会，景韩又回照相馆照料了半天，到晚上方又回医院，式欧便留他住下。景韩因祁玲在此看护芷华，自己回家也觉寂寞，就住了下来。在夜间式欧诊视完毕之后，二人相对坐谈，式莲祁玲也轮班来和他们作伴。那知就在这时候，竟出岔事。

且说白萍被绑之后，听说把他认作房式欧，知道是绑票匪错认了人，不过心中正怀念芷华的事。他只想边仲膺好似鬼影一样相随不舍，自己与芷华复合之后，满以为此后得以清静，再不会和仲膺相遇了，那知在这时候他竟又找寻了来。据式莲所说，他已带伤垂死，被人送到这医院里。但是北平许多医院，何以如此巧法，竟送到芷华所办的医院里。而且自己主张教芷华去看他，芷华在道理上已然可以不去，即便去了，也该急速回来，才算对得起我这片好心，那知她竟耽搁好几点钟，还不回来。由此一看，仲膺未必病得那样沉重，芷华或者借这机会，和他叙旧去了。自己对他们过去的事虽能原谅，但这突如其来的横逆，自己真不能忍受。白萍在办公室独坐时，已然想得心焦，及至被精神上的痛苦，接着又加上身体的危险，这才叫祸不单行。但再寻思，觉得这绑匪来得恰巧，不如借他们的手，把我的痛苦解除。他们误认我是式欧，才绑了来，我何不就自认式欧，便可以使好友避免危险，以后再和绑匪顶撞，绑匪一怒，必然杀我，我口眼一闭，便算得了解脱，芷华的心地如何，仲膺的生死怎样，我全不管了。想着拿定主意，就顶着式欧的名儿，和秦七等顶撞，希望弄成决裂的局面，那知秦七等并不理睬。白萍还以为他们要勒逼自己写索款的信，自己执意不写，或者能达到目的。不料秦七只说过一次教他写信的话，以后竟再不提起，白萍又自失望，只可每日寻疵摘隙，辱骂他们。秦七有时和他对骂儿句有时就装听不见，白萍也无可奈何。偏巧应该出事，这一天晚上，秦七因要回家去看看，便留下两个兄弟代为看守。那知这两个流氓是一对酒鬼，夜里无聊，就买了瓶白酒和一些酒菜，用一副旧扑克牌赌输赢，输的吃

菜，赢的吃酒。吃了半夜，二人胜负相均，于是全都醉了。白萍虽不能张眼，但鼻孔中闻得酒气薰人，又听得两人号呶不已，渐渐说话舌头见大，含糊不清，最后只剩了一个人作声，过了一会，便归寂静。白萍明白两个看守的人，全都醉了，心中一动，才生出逃跑之意。他的两手，因秦七的特别体恤，并未用麻绳捆缚，只用一条很坚固宽厚的布带绑着，使肌肉不至过于受伤。白萍睡在木箱上，有人扶起权坐，两个看守人饮酒时，他本来躺着装睡，这时便自己挣扎着坐起，却不见有人来扶掖，便知两人确都入了醉乡。白萍凝神思想，这机会真是天赐其便，不过自己要逃走，需要使用目力，才能辨路，必须把蒙眼布取下。要取下蒙眼布，必须先解开手上的束缚。便立起向近处摸索，想要寻个能断开束缚的器具。但摸了半天，所触的全是木箱，又向旁边一摸，才觉察自己所需要的东西，竟早已近在身旁。原来这木箱盛着药品，从外埠运来时外面全钉着两道铁片，以防破损。及至运到以来，只把上面的铁片撬离，开了盖儿，取出药品，就把木箱丢到空房里，箱上铁片还在上面未落。这时白萍摸着一箱上的铁片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就慢慢的将缚手的布，向铁片上来回磨着。但铁片约有一分厚，并没锋刃，显得很钝，费了很大工夫，方才磨断了。但白萍双手被缚数日，已然僵木，把布松开，活动了半晌，方才动转自如。就先把蒙眼布拉开一点缝儿，向外一看，只见房中屋顶点着一盏小五烛光电灯，照得房中黑黑暗暗。又见遍地堆着大小用废的箱子，只近门有三尺多的空地，铺着破草席，上面有两人横倒竖卧，旁边丢着空酒瓶和鸡骨鱼头之类。白萍此际心中尚还迷惘，以为自己到了离北平甚远的村中，料着看守的人，必是

乡农野客。那知仔细一看，见醉倒的那两人的形色，剪着分头，衣服是贱价的绸缎，高领长袖，直是都市里的流氓一样。白萍不由一怔，再看房中的光景，又觉有些眼熟，当时却不能想起。踌躇一下，见那二人一醉如泥，知道这是千载难得的机会，忙把眼上布丢掉，才蹑着脚要经过那两个醉汉身旁溜出门去。不料刚走到近前，一个醉汉忽然举手高叫，白萍吓得急忙退后，那醉汉叫道："李二哥再来一杯，咱们快有钱了。秦七哥说把这件事办完，起码每个落百儿八十，可以装十多天的小财主，对不对？"白萍知道他是说呓语，才又试着步儿，慢慢的溜出去。到房外面一看，只见星斗在天。又向左右前后辨了辨方向，更觉得这地方很熟。心中方诧异村庄中怎没有一点儿土气味，便摸索着寻觅出去的门。正在这时，忽听有一阵歌声随风送到耳边，才明白那绑匪说谎，这定不是什么村庄，或者连北平都没出。也是事逢凑巧，这院里本有个门，一门通着外面巷里，一门通着医院，而且这流氓性情都极疏忽，每次开关以后，就把钥匙留在锁孔里，并不取下来。白萍若摸着通外面的门出去，即便认识了道路，也得绕大弯去那医院的前门，那样就可以使事情另变成一个局面。无奈白萍竟似有鬼催着，直向通医院的门走过去，摸着了门，就连带摸着钥匙，心中一喜，忙开了门奔出去，还怕绑匪追赶，带着钥匙，又由外面锁上，随把钥匙放入袋中，才回身向前，辨别方向，好决定向那一方逃走。但是转身一看，因为有电灯疏疏落落的照着，就瞧见眼前的光景，直是熟得非常。论理说白萍本该一看就认识，只因他被困了好几天，眼神和心理却有些迷离，就一面奔走，一面瞧视，才由房舍的位置，认出这是在淑敏的医院中。白

萍大为惊异，竟以为自己看差了，忙立住反身向后看，这才认清了，确是医院无疑。只诧异那绑匪这样大胆，由医院绑的肉票，竟敢放在医院后院。而且院中常有人去取货，绑匪如何隐藏的住？这是什么道理？白萍寻思半晌，仍自不解其故，就仍向前走着。他本应该急速回到自己房里，去看芷华。但这时心中尚存芥蒂，心想自己失踪这些日子，倒好象替芷华造成机会，她一定可以和仲膺长日厮守了，但又想芷华还不是这样无情的人。想着已见灯光渐近，认得前面就是式欧办公室，心想式欧还未睡，自己正好去报告他替代被绑的事，并且和他商量商量，怎样处治后院两个绑匪。渐渐走近由窗中瞧见式欧和景韩，正在房内对坐说话。白萍才要喊叫，忽的心又一动，暗想这是奇怪，记得平日每天都要开后门取药，怎自己在后院囚了三五天工夫，医院里人竟没一个进去？医院正在收拾许多伤兵，用药极多，怎会不到后面去取药？既去取药，何以又看不见我？这里面大有可疑，就立着踌躇一下，才慢慢溜将过去，贴在墙角，想听他俩在说什么。那知窗内两人，好似才把话说完，竟尔沉默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忽听远远有革履声走将过来，白萍连忙蹲在黑影中，就听那履声走入房中，随闻有女子声音笑道：“方才那盘棋是谁输？”白萍听出这是祁玲的声音，接着听景韩说道：“我赢了。”祁玲笑道：“赢得了什么？”景韩道：“我赢了一顿饭。等把这里事全弄清楚了，式欧请咱们连白萍两口儿，到西山去玩一天。”祁玲道：“那敢情好，这几日我都快闷坏了，看样儿明天芷华就可以好。”景韩听着似乎不信，又问式欧。式欧道：“果然在明后天就能复原。”景韩道：“那么白萍也该放出来，别教他再受罪

了。”式欧点头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不过白萍回来，我却要领他天大人情。”景韩道：“怎么呢？”式欧笑道：“他不是替我被绑么？”祁玲接口道：“白萍这几日大约罪孽不小，芷华在睡梦中，也常说惦记他的呓语。”式欧道：“好在明后天两个人就可以见面了，这才算万幸。仲膺这一口，几乎咬断了他们夫妇的前途，若不亏他们想出这奇想天开的主意，恐怕现在已经不可收拾了。不过咱们也得商量一下，秦七等人辛苦了好几天，又作着犯法的事，很担干系，我们怎样酬谢呢？”景韩：“没有什么大不了，送几个钱就成。”式欧道：“这钱也得定出数目，到底送多少呢？”景韩道：“到时候送个百儿八十的，就足够了。”式欧以为太少，想要添些。二人说了一会，式欧退到隔室里去，这窗前只剩了景韩夫妇。祁玲向景韩低声笑道：“我就不懂，边仲膺一个要死的人，怎么芷华会有这大兴致，竟和他吃起舌头来？这已经显着奇怪，那知仲膺竟下了狠嘴，几乎害了她的性命。不知道仲膺在临死之时这样狠毒，是什么道理。”说着看式欧仍在隔壁，就又向景韩笑道：“你记得上回咱们夜里玩儿，我说要在你臂上咬个牙印儿，不论怎样使劲，这牙只不听我的命令。”景韩笑道：“那只因为你一心爱我，并无别意，所以下不了狠嘴。仲膺和芷华却大有原故，他在临死时一定神经错乱，只想着芷华已复归白萍。他瞧见芷华发生的爱心越厚，对白萍的嫉妒心越甚，对芷华的怨恨越深。又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世界，芷华将与白萍白头到老，于是心中不忿，就决心把芷华毁坏。意思他既不得芷华，也不令白萍独享其乐。你不记有个笑话，说某家兄弟情性都啬苛机警，一朝分居各过，把一切全分妥了，只剩一个古瓶无法分开，两

人谁也不肯相让，结果把古瓶打碎了事。仲膺也是这种心理啊！”祁玲又道：“可是芷华也太没主意了。边仲膺伤得那样，已经成了鬼影，而且从前线回来，一定多么污秽，芷华怎就肯和他接这样的吻呢？”景韩道：“这当然是爱情的原故。她看见情人的伤势难过还来不及，怎顾得讨厌呢？不过事也太危险。据式欧说，幸而没有咬断了舌头，倘然断了，他也没法治呢！”说着式欧回来，景韩见祁玲仍坐着不动，就道：“你也去换班，教式莲出来歇歇儿。”祁玲道：“式莲在房中看书，说今夜不出来了。”景韩道：“你也得去替换着，教她睡觉。”祁玲道：“她才醒了不大工夫，我再坐会儿，也就回去。芷华从昨天就说已经好了，直往外撵我们。”景韩道：“别听她的话,万一你们离开,她再出什么故事呢！”式欧道：“看现在的情形，大约不致于了。不过咱们还是小心的好，等白萍回来，一切风平浪静，就算卸了咱们的责任。”祁玲道：“这是白萍夫妇最末一次危险。仲膺已经入土，从此没有再扰乱他们的人。”式欧也道：“不错。仲膺死在这里，比死在别处好得多，因为芷华眼看他死了，可以永远断了这股心思。”景韩道：“我却不赞成这话。还是仲膺死在别处的好，便是芷华不知信儿，永久悬念他，那总是心里的事，白萍不能钻进她心里去看，就能以长久维持夫妇感情，也比闹出这种事强得多。你们想，仲膺临死对芷华是什么行为啊！真是侮辱透了。世界最怕有背人的私情，而竟没法不教人知道。象芷华所遇的，真是苦极了。”祁玲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芷华诚然可怜，但是她也有教人不能佩服的地方。因为她既然经了许多折磨，如今才得和白萍安静度日，也该对以前的事忏悔些儿。即使知道仲膺到了这里，

很可以不去探望，即使去了，也只慰问一下，尽情而已。怎又跟他作那样儿亲热的表示？这分明和仲膺还是有情，竟忘自己是有夫之妇了。”说着又摇头道：“我错了。芷华初次和仲膺发生关系，也是在嫁白萍以后啊！”式欧道：“你倒不可以这样轻视芷华。她并不是象您想的那样恋着仲膺，把丈夫不当回事。我很知道芷华为人，她和仲膺的关系，只是一种冤孽的缘分。芷华很忠于丈夫，并不轻薄。记得前年白萍发现了她和仲膺的秘密，一气离家远走，芷华立时和仲膺绝断，孤身出来寻觅丈夫，投到我家里，和淑敏同住。不多数日便害了场大病，是我竭力医治方才好了。当时我也过于糊涂，竟暗地对她生了爱心。以为她被丈夫所弃，情人也已分离，伶仃一身异乡飘泊，又当大病之后，当然感着凄凉况味，我于是对她爱中生怜，就想趁着她需要慰藉的时候，向她求爱，那知结果竟撞了钉子。她很柔和的态度，极正大的言语，拒绝了我。使我感到自己行事不当，惭愧万分，以后就再没脸见她，急忙离了家到天津去了。你们想，芷华这样一个人，在当初怎就受了仲膺引诱，以后又怎样甘受缠绕，岂不是前世的孽缘么？”祁玲道：“孽缘倒是不错，只这次的事，我终认为芷华自寻苦恼，不该把自己过于轻亵。”式欧道：“据我想，那或者是仲膺临死的要求，芷华不忍不安慰他罢了。”景韩道：“只顾芷华不忍，仲膺可就忍了。”祁玲道：“可不是！仲膺那样行为，虽没想要她的性命，但是要毁她和白萍的爱情，却可以断定的。我不明白，何以临死的人，会有那样的心思气力。”式欧道：“人一要死，神经和身体都要发生变化。往往一个和善的人变成暴厉，或是一个凶恶的人变成慈祥。所以一般人常说某人改了脾气，是快

死的预兆，不就是这道理么？仲膺素来本是爱芷华的，临死时反倒痛恨芷华，也说不定。至于他的气力，大凡一个人感情有所专注，一定要把心里所惦记的事作完，方才肯死，古往今来，这种例子多了。”景韩笑道：“可是为一个女子使出这种盘肠大战的勇气，也未免无聊。”祁玲道：“芷华这次可太吃亏了。一片热情去看望，反而受了这样蹂躏，心里有万般屈苦也没法诉说，没脸儿见丈夫，没语对朋友。若不是我们出了这主意，当这时真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儿。”白萍听着他们说话，早已僵立如痴。心里自行思索，自己的被绑是出于景韩的作弄，他们所以如此，是为着使我和芷华隔离，隔离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芷华作了不能见我的事。至于是什么事，他们却没说出。只知芷华去抚慰仲膺，倒受了仲膺的蹂躏，这两字已经十分可疑，又说芷华被蹂躏以后，有苦说不出，不能对丈夫，不能对朋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他们说芷华受伤，却不知受的什么伤，何以不能教我看见，必教她痊愈，才能放我回来？白萍想着，不忍再听，就悄悄的离开窗前，慢慢溜到树下草地上坐下。仔细寻思，最后想到方才祁玲所说仲膺临死尚有那样心思气力的话，再将前后情节一加对证，不由把心想邪了。认为必是仲膺在病床上要求芷华重述旧好，作一次临别纪念，芷华应允了他，仲膺必是趁她弛衣之后，就对她的下体有所损伤，因此芷华才有苦说不出，更怕被我看出，更不能求式欧等医治。以后大约是式莲看出情形，才和式欧景韩商议出这个法儿，一面把我监禁起来，一面急速替芷华调治，所以才有等芷华好了，再放我出来的话。这样一想，前后都十分相合，就决定自己所料不错，当时气得头脑发昏。暗恨芷华无耻，在这次复合时，

你我怎样的宣誓，约定两人各忘旧事，共勉前修，努力作一对平常的夫妇，厮守到老。你怎仍如此水性杨花，不知轻重？那日你去看仲膺，原是我教去的。我所以坦然教你去，一来是我做男子的大量，二来是体贴你的心。你知道我这点好心，你无论如何，也该对得住我。怎一见了旧情人，竟然不能支持，立刻忘了自己，答应他那无理要求。结果被仲膺欺骗，还不知受了何等侮辱。如今虽有景韩来设法把我监禁起来，想替你把这件事隐瞒到底，又那知我逃了出来，居然把这件事知道了呢！即使完全如了你的志愿，把我蒙在鼓里，你良心上也能永远安稳么？白萍这样一想，就把芷华当作一个污秽败坏的人，直有不可向迩之势，又因气恼过度，心不自主，竟移步向芷华卧室而去。芷华的卧室在楼上，白萍就蹑步上楼，到了卧室门外，就见房门垂着白帘，并未关门，里面有灯光外射。就急忙走上前去，由帘缝向内窥视，只见房中静悄悄的，毫无声息，芷华正把上身倚着床栏，下身拥着被子，似在假寐。瞧脸上却已憔悴得很，白萍素日瞧见她容颜清减，当然生怜，此际却更加了鄙恨。因为想到她所以如此，全是边仲膺所害，但她对这伤害，却是情愿受的，当然不需自己怜惜。想着再看对面椅上，式莲正低着头织毛线小坎肩，她象是非常疲乏，织几针就打呵欠，有时向门际看，随又低头打盹儿，头儿向下一沉，就似吓醒了，忙张目看看芷华，再瞧瞧门际，又自去织几针毛线，随又低头打盹儿，如此循环不已。白萍明白式莲困乏已极，正盼着祁玲来代她。又瞧芷华似乎神情很怪，虽在假寐，但又不住睁眼偷瞧式莲，式莲一抬头，她就竟立刻把眼闭上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式莲自语道，“我今天怎这样乏？眼皮都撩不开。祁姐还不

回来？”说着又过一会，她似疲乏得不能再支，竟抛了手里东西，身儿一歪，伏在桌上。起初似乎只想暂息片刻，但一合眼就失了知觉，香息微微的睡着。床上的芷华，见她睡着，竟而张开了眼，怔怔的似有所思。少顷便低声叫式莲，式莲不应。芷华突然眼眸一转，似乎得了主意，立刻撩开被子坐起，又思一下，方才轻轻溜下床。她身上只着内衣，就穿了薄底鞋子，又从衣架取下旗袍，穿到身上。她望望式莲，似乎不住叹气，随即转身向外走。白萍见芷华面貌如常，上床走路也仍然是往日的姿式，更明白她的受伤必在隐秘之处，心里更觉愤懑。这时见她要向外来，他急忙躲避，因为外面没有亮灯，所以白萍很容易觅躲避的地方，就退到房隅站着。须臾见芷华已出到门外，忽又转身向内，对房内点头，随即悄悄的下了楼梯。白萍心想，她这是趁着式莲睡着，就偷着出来，但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便也蹑着步儿，跟到楼下。见芷华正立在草地之上，四面张望，似有所思。这时近处只式欧房里灯光甚亮，芷华望着亮光，怔了半晌，就向前走，白萍后面悄悄跟着。芷华走着身体不住摇晃，将到式欧房的窗前，她就鬼影似的，闪入灯光照不到的暗处。白萍不能近前，就避到一棵树后，凝神瞧着。因为芷华衣服是浅色的，又受反光微映，还依然瞧的得出她的身影。只见她似乎也窃听窗内说话，稍迟一会，她忽然退了一步，向窗内屈身不已，又似点头，又似鞠躬，随即又向东走。转了一个弯儿，将到后面病房不远，竟在手术室的门外立住，忽然翻身走入手术室内。白萍不知进去何事，房里又黑，她进去并未亮灯，所以无法窥视。但心中不住乱跳，想着芷华进这房里，莫非要有意外行为？但芷华立刻证明了他所料的错误，

竟已走了出来，但是手内似乎拿着件东西，黑暗中瞧着不到一尺长，仿佛很细，却闪着白色亮光。白萍心想她所拿的或是一件行割治手术的用具，又想这手术室每天要关门上锁，今天何以半夜还开着门？其实今天应该轮着式欧管着手术室，因为他忙不开，就托米大夫代办。米大夫治完了病人，没管办理善后就走了，所以这手术室一直开着。当时芷华出来，又走到后面病房，白萍因甬路中有灯，不敢跟紧，就立在转角处，探着头儿瞧着。见芷华进了三十五号病房，白萍才溜过去，远远一看，见三十五号门还开着一道缝儿，里面黑漆漆看不见芷华在内有何动作。心想这三十五号是仲膺丧命的病房，芷华在这时溜进来，手里还拿着手术室的刀，莫非要死在仲膺丧命之处，替情人殉节么？若果如此，我可万不能拦她的好事，只得狠着心看她死吧！想着便打算后退，等待她的消息。不料这时房门一开，芷华已走出来，带着满脸泪痕，若不是举手试泪，白萍定要被她瞧见。她走出病房楼门之外，白萍早已躲入黑影中。芷华立在院中，又停了一停，忽又穿花拂柳的直奔南面而去。白萍在后跟着，暗想这妇人还要上那里去？想着见芷华走得很快，直奔通后院的门走去。白萍暗说这妇人要做什么，接着见芷华到了门前，似乎举手去推，那门儿锁着，如何推得开？芷华倒退了两步，望着门痴立半晌，忽又走上前去，轻轻拍门。白萍心想里面两个人已醉得死狗似的，如何听得见？而且既使听见，这门已被自已锁上把钥匙也丢了，除非把门劈破，内外不能出入。果然芷华拍了半天，里面没人答应。白萍心想她定是知道我在后院，所以偷着出来，想要到后院见我。但不知她是什么意思，自已若早知道她要来，就不必逃走，等着她来听

听又有什么须说的言语。如今既出到外面，她又进不去门，我也没法明白她了。但转而一想，自己若仍在里面，怎能知道外面的事，芷华的秘密，根本不会到我的耳里。她这一来，必已想好哄我的主意，我那时也只可受她瞒哄了。现在我最好能仍进到后院，等待和芷华见面，岂不又可得到一番特别的阅历？白萍想着，就趁着芷华正在专心叩门，就悄悄走进前去，隐在一棵树后，观察了一下，只见墙边的葡萄架高与墙齐，若能攀着架杆，便可上到墙上，翻墙过去，便到了后院。但是葡萄架离芷华甚近，恐怕被听见或是看见，大有不便。就此由树后弯着腰儿，溜到葡萄架下，然后摸着靠墙的一根竖竿，双手握竿，二足登墙，徐徐向上爬，费了许多力气，又加着无限小心，好容易爬到上面。那葡萄架突加了一个人的重量，似乎吃力，竟不住摇动，又嘎嘎的响。白萍忙闭住气不敢再动，就听芷华那里咦了一声，又咳嗽两下，那声音似乎很惧怯的。接着又自语道："没一点儿风，怎么葡萄架会乱摇晃？简直是有鬼了。你不用忙，等会儿我就跟你走。"白萍没听清楚芷华的话，只闻她口内似在自语，也没介意，就轻轻扳住墙头，爬了过去。因为架上蔓叶十分繁密，所以下面的人一点儿也瞧不见，白萍伏在墙头，向后院里地下细看，居然事有凑巧，院内墙根也垒着许多废木箱，正可接脚，就慢慢溜下去，先落到箱上，然后下到地面。略一凝神，听门上还有敲打声音，就走到门后捏着鼻子，装作粗嗓音问道："谁呀？"不料外面芷华也一样作伪，发着粗重的声音道："我是高景韩，快开门？有事。"白萍这时方才明白，这一群绑匪是景韩弄来的，芷华深知其详，故而假冒景韩来诈他们开门。不过女人声音终是柔嫩，她只学作男子

的粗涩喉咙，但是鼻中声音却带着女气。白萍就答道："你等着，我去取钥匙，一会儿就来。"说完回头一看，见原来囚着自己的房子灯光荧荧，白萍走过去，见那两个流氓仍在地下倒着，而且有一个似乎呕了酒，房中气味难闻。白萍皱着眉，细想了想，就把灯灭了，然后又走出来，到门边听着。就觉芷华拍门声音渐重，而且远远的似闻医院里有呼喊的声音，知道是式莲和祁玲等，必已发现芷华失踪，故而寻觅呼唤。芷华因听到她们的声音，故而拍门愈急。白萍此际恨着芷华，也思索她何以欲进来的理由，打定了主意，就去开门。因为门已锁上，白萍恍惚记得自己方才出门时，似乎把钥匙丢到远处，又好似放到衣袋里，伸手入衣袋里摸了摸，原来果在袋里。就拿出轻轻把锁开了。芷华在外听得锁孔有小声响，忙问："已经开了么？"里面却无人答应。举手再一拍门，门却随手推开。芷华想要向这开门的人有所询问，但眼前竟没有个人影。又叫了两声，也没人答声儿。芷华心中有异，见院中黑暗无灯，就摸索着走入。这后院芷华也曾来过，知道南北各有三间房子，自思白萍不知在哪边房里？这样黑暗寂静，想必他们都已睡了，自己当然要先寻着白萍。但若被看守的假绑匪看见，必吓一跳，还许对我拦阻，那时自己就说破他们的虚假，然后教他们闪开，自己再与白萍说话。想着便先循着南边房前走，口里轻呼着白萍。那知这南房就是白萍原来监禁的地方，两个流氓还在烂醉如呢，那里听得到芷华的声音。芷华只得又转到北面，还未开口呼唤，只听北房有人叹息了一声，芷华心中一跳。接着里面又有声音道："咳！这一次我可明白了，世上最靠不住的，就是女人的心。把我收在这里，以为万事都可以瞒我，

当我是大傻瓜，其实我全明白。”芷华听出是白萍声音，但因他这私语太刺心，就不敢再呼唤，只痴立不动的听着。少时房内白萍又道：“我一片宽宏大量教她去看边仲膺，她竟然坏了良心，和边仲膺做出没人格的事。那知边仲膺反倒毁坏了她，而不能见我，才又出了主意，景韩弄人来把我当个临时囚犯。我一切全知道，不过暂时绝不点破，等日后放我出去，好叫她拿什么谎话对我说。长一点儿阅历，再想正经法子。”说着又笑道：“好笨的人，景韩也不知那里寻来的，作假都不能像样，我早已明白这里是医院的后院子，他们还硬说是三百里外的小村子呢！”芷华听着一怔，心想定是景韩办得不机密，竟教他全知道了。白萍又自语道：“我这时装糊涂，以后也装糊涂，反正总有闹明了的一天。”芷华偷着出来到后院寻白萍，原要把一切隐事都告诉他，然后表示自己的苦衷，再在他面前自杀。所以由手术室取一柄锋利的刀带着，也是早打定的主意。但这时听白萍把自己想要告诉他的话，竟先叨念出来，倒把芷华原来的勇气打消许多，就仍痴立在窗外，未敢出声。白萍在房内说这些话，也是明白芷华到后院来，必是对自己有什么表示。但因轻鄙怨恨到了极点，只想她是个无耻的人，前几天听见仲膺在此，就刻不容缓的奔去守着，被他怎样作弄，也自甘心。现在仲膺已死，她才怕我将来明白此事真相必有风波，故又设法来哄我。这一来必是假装诚实，想对我表示忏悔，希望得到我的原谅，便就可以没事了，但是我这次却不再上当了。白萍这样想着，就决计以冷酷手段对付芷华。自己说完了鬼话，只等芷华在外面答言，自己便可乘机把她斥辱一顿，借以泄愤。不料外面竟一直没有声音，白萍忍不住又自语道：“果

然天下最难测的是女人的心。以前的事还不必提，只这最后承式莲式欧的好意，教我和她在西山遇着，才得重到一处。那时她曾怎样用心立誓，声言从此立改前非，和我作一双常人夫妇，无风无浪的度这后半生。我因为她是经过磨难的，所以很信她心口相应，那知只过了一年，就不能守那誓言了。只看她听见仲膺来到此间那神不守舍的样儿，便可以知她这一年中并非悔过，只是没有遇见旧情人，没交上新情人罢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再不要想得我原谅，只去求上帝原谅吧！”白萍这些话说得十分苛毒，但芷华听着一点儿也不怨他薄情，只有自怨自艾，深悔自己糊涂。又深佩式莲的聪明，更感激她的好心。那日她发现了仲膺，立时便要陪我到西山去，隔离这危险环境。我若跟她去了，岂不是福星高照？只为我过于固执，又藏着私心，定要弄个明白，其实自己太想不开，式莲那样纯厚的人，怎会欺骗我？我只顾不信任她，去窃听她和式欧的私语，到底知道了仲膺的事，结果竟落到这样地步。自己本来没想忍耻偷生，只为众人救护看守，才多活了一日。今天本想到后院来和白萍见面，说明一切，希望得到他一点儿谅解，自己良心得以稍安，便在他眼前寻一个死路。如今听他的言语，不特已和我割恩断爱，并且深恶痛绝，万不会得到原谅了，想着不觉心中如刀搅。就擎着手术室取来的那把刀，看了一看，这时天色虽然黑暗，但那把刀却在黑暗里闪着白光。微微叹息一声，正要将刀对准喉咙，实行自刎，忽又转想，自己在这时死了，不特得不着白萍的同情，更不能表白自己的心事，连旁人也跟着乱猜。因为仲膺才死了不多几日，我若此际自尽，白萍定然又疑我是为仲膺而死，丑名岂不更大？而且这医院虽然是众人合办，实际

是式欧的私产，他人入股都很有限，我若死在这里，必为式欧添许多麻烦，医院也许因此出什么意外的祸，那如何对得住式欧向日待我的好意？想着就犹疑了一下，自觉无论死活，也该离开此间，到他处去自行解决。但是自己在前走，似乎该和白萍见一次面。于是想起景韩说白萍是被缚在木箱之上，不能动转，自己大可以进去向他说明此事，并且告别，结束了数年夫妇的关系，说完了扬长一走，他既被缚住，绝没拦我的能力。芷华此际心思已乱，竟忘记还有看守的人，就轻轻举步走入房中。白萍坐在房内箱上，听见脚步声响，知道芷华进来，也不作声。芷华走进几步，见房内黑暗异常，瞧不见人在那里，就立住低声叫白萍，白萍起初不应，及至叫了三五声，才问道："谁？喊什么？"芷华道："我是芷华。"白萍故意假装惊异道："怎样你……来到这儿？这儿离北平三百多里，您怎么寻来了？"芷华道："你何必说……你早已知道这是哪里了。"白萍冷笑道："我知道又有什么用处，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，总得由别人随便支配么！"芷华凄然道："白萍，咱们没有很大工夫了，你也不必再奚落我。请你告诉我，这房内有灯没有？"白萍道："灯是有的，电门或者是在墙上，你靠门边一摸，就寻着了。恕我正被绑着，不能替你去开。不过你开灯做什么？这房里虽没人看守我，但绑匪都睡在里面房里，倘若被他们看见，是很危险哪！"芷华道："你何必还说这话！你已完全明白，我也明白你完全明白了。我只为和你再见个面，从此以后，就不易再看见了。"说着向墙上摸了半天，也没摸着电门。其实电门是安在院里，不在房中。因为预备医院中取货，可以先在院中捻亮了灯，然后再进房中，较为方便。白萍怕芷华上

前替他解缚，怎肯教她亮灯看见自己的破绽呢？芷华寻了半天，也就罢了，说道："好吧！就这样黑暗暗的分别了也好。白萍，我这次的事，实在对你太伤心了。这全怨我没有准主意，只顾我一时发了不应该的心，以为一个将死的人，我何妨去看一看。那知他竟是我命中冤孽，好像注定要害我到底，不过我也不能怨他，这是我自作自受，也是我命里该当。我有许多话不能同你说，大约你也明白，方才在窗外已听见你自己念叨了。事到如今，也不必说后悔不后悔，反正我既做了错事，就应该自己承受这错事发生的结果。我说句没廉耻的话，在以前，我和边仲膺的关系，当然比这次所发生的，还加千倍百倍，不过那时是隐秘的，只你一人知道，这次却是闹得很多人知道了。你一个男人，自然得顾全脸面。我这没品格的妇人，便是你能原谅，我也不承受了。"白萍这时才道："你絮絮叨叨的说这些废话作什么？我对你的话，更也不会入耳的。"芷华叹道："我明白你已万分的恨我，但是你这恨也不会太长久了，我这就要设法掩灭了自己的耻辱。凡是咱们的东西，我都收在房里箱里，你随手就可以取用。现在既然都已明白了，你又何必在这里受罪，爽快喊起人来，教他们不必再装假，赶紧把你松开，出去好了。只是我不能做这件事，因为我没脸再接近你了。"旋又道："我要走了，你以后务必把我忘了，我也万不会再见你了。"又叫了声白萍，便向外走。白萍本不想理她，但这时忽情不自禁的叫道："你上那里去？"芷华道："我上我应去的地方，你不必问。方才我本来打算不走，就在这儿……现在我想起还是走好，你勿须管我吧！"说完再不停留，举步走出门外。白萍忙立起也向外跟着，芷华到了院中，就走

向通外面的街门，立在门边摸索。白萍并不知道这门是否锁着，只遥遥观望，不料那门因为秦七等时常出入，所以钥匙就插在锁孔内，芷华摸着，将手一旋，门便开了。她很快地走出门，白萍也在后面跟着。白萍这时对芷华感情尽失，鄙恨正深，对她并不关心，只想她若死了，也算自有取死之道，而且是个很好的办法。至于跟随她的原故，不过是要看究将如何？当时芷华出到门外巷中，白萍才到门际，就听后面似有唧喳私语和脚步之声。白萍心想这必是景韩夫妇和式欧夫妇，因发现芷华失踪故而遍地寻觅，如今将寻到后院来了。他们若发现后院的门开着，一定要进来，他们一来，恐怕这局面全变了。心中一动，就将后门上的钥匙取下，自己出到门外，然后将门拉闭，再用钥匙锁了门，才转身去追芷华。这时芷华已出了巷口，白萍追到，已不知她向那边去了。白萍此际已经变成狂人，因为在平安的环境中突然遇到意外的刺激，已然加倍的禁受不住，再加这夜里知道的事看见的事太多，使他脑中无法容纳，而竟横决起来，因之脑筋失了常态，不特失去爱惜他人的心，连自己也不爱惜了。他这时所以想着追芷华，并非有心救护她，而是要看她出来作什么，认为她死活全好，但得亲眼看个结果。当时他不见芷华的影儿，只可先向东奔去。出了巷口，只见街上静悄悄的没个人影，心想芷华虽快，但不会在很短工夫便跑出视线以外，必是她向西去了。就急忙返身进巷，向西奔跑。走到医院后门外，就听里面语声纷杂，似乎式欧的声音，叫着白萍也没有了，快亮起灯来看。白萍知道他们因寻芷华无着，故而进到后院，又发现自己失踪了。想着也不愿再听，似飞奔出巷口。这西口外边荒僻之区，一片旷地，疏落落的住着几十家

穷户，路灯也很是稀疏，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，走了百十步，才有一个路灯，灯光暗暗的略可辨视，白萍仍没看见芷华的影儿。但料着她必在前方，就举步追赶，出来约有几十丈远，又转了两个弯儿，白萍举头向前看时，猛见前面似有人影一晃。再凝眸瞧时，只见前面地方宽阔，北面有一排穷人住的土房，房前有电杆，上面点着路灯，那暗淡的光焰，隔着中间一片三丈多宽的空地，照到极南边一片水坑旁边。白萍初看见的人影，就在水坑之旁，仔细看又没有了。白萍一阵毛发悚然，仍向前走，到了水坑边上，略一停足，自寻走路，猛见离着丈许远的靠坑边的地下，有件白色长形的东西，在微暗的灯影里，反射着白光。白萍瞧着诧异，就走将过去，低头仔细一瞧，原来地上放着的是柄刀。拿起一瞧，这刀霜锋锐利，并且十分洁净，脑中一转，立刻认识是医院里的东西。随又明白方才芷华进手术室时，自己曾亲见她拿出一柄刀子，一定就是这柄。再一细想，不禁毛发悚然，自思方才所见的黑影，必有缘故，芷华定是走到这里，投坑寻了自尽，在未投之先，仓卒中把刀放在坑边。至于方才的黑影，一定是她的阴灵不散，见到我来，故而显示一下，教我知道她已死在此中。白萍平日并不是迷信之人，但到了这个时候，神经错乱，加以体气虚耗，便大反常故，一心只向那处着想。他认为芷华确是死了，就拿着刀子，蹲在坑边，向深黑的水面凝望。以为芷华的尸体，受水以后，必然可以浮起。这坑本有三四丈方圆，黑暗中望不见对岸。白萍痴痴的瞧着，忽见隔着丈余以外的坑心中，似乎飘着一件很大的东西，因为灯光照不到，所以瞧不清楚，其实那件东西，并非人的尸体，而是块朽木。坑的那一面，昔日本是丛冢义地，

棺木破败，常落入坑中，白萍所见的就是半段朽腐的棺盖。但他却看不清楚，愈用目力，愈瞧生疑，恍惚间觉得那东西确是人形，木块一半浮在水上，白萍这才认定了芷华确已投河自尽。起初反倒心气一平，以为芷华这样一死，很算善于自处。仲膺已然先逝，自己又已对她深恶痛绝，她若不死，以后也并无乐趣了。但转而回想，猛又觉得芷华可怜，一生全被命运拨弄。仲膺好似命中恶魔，一直缠扰着不肯相饶。在当初已害她沦落许久，最后她和仲膺完全断了关系，安心和我同居，为医院服务，本已可以安静下去了，那知仲膺到临死时，还不肯放过她，又寻到这医院里。至于她和仲膺做了什么可耻的事，尚不得知，但看式欧景韩的情形，以及他们绕这些弯儿把我监禁起来的原故，也就可想而知，这事是很严重的，所以定要瞒我。但是仲膺在死前几点钟，奄奄一息的能有什么意外行为？这真太可疑了。接着又想起芷华平日的恩情，自己日后的归宿，忽的爽然自失。觉得芷华这次的接近仲膺，原是出于自己的怂恿，我既然大量在前，她所出的事，我也应负一点责任，何必这样痛恨。而且芷华素日很能尊重丈夫，操守自己。除了仲膺以外，她对旁人没一点浪漫行为。就如方才听式欧所说的话，就又明白她只有遇到仲膺，便不能自持了，这大约总是孽缘。这次她见了仲膺，必又蹈了旧辙，以致发生可诧异的事。式欧景韩等全对她回护，想用特别手段，把我瞒哄过去。只有芷华事后生了愧心，才趁机会跑到后院，要对我忏悔，并且看她上手术室取刀带着的情形，必然安了自杀谢我的心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我对她只一味鄙恨，又不容她说话，看那情形，她本想死在我面前，但不知怎的，忽然改了主意，跑出

来死在坑里。事到如今，她已玉碎珠沉，我再对她怨恨，对她哀怜，全没用了。想不到一场夫妇，落到这样结果，真可悲惨。又想到自己虽然尚在壮年，但因这几年所受刺激磨折太多，无形已成了颓志的人。固然这些刺激多是因为芷华所致，可不知因何，在以前我心意灰冷到极点，已经不愿再活下去，以后由与芷华的复合，才忽然有了生气。直到今天，眼见芷华死了，虽然自己对她已无所恋，即使活着，也未必再能同居，但她这一死，自己竟觉在这世中突然冷酷起来。在昔日第一次抛开芷华出来的时候，还年少气盛，自以为丈夫随遇可安，女人既没有可靠的，爱情也是不必需的。但经过一个时间以后，便感觉生活枯燥，以至遇事不能自持，弄成很多可怕的事。淑敏的死，龙珍的入狱，自己都要负大部责任。但是这几年直似几十年，自己也好像由少年入了老境，勇气全失，精神也颓。自从与芷华复合，才享受了许多安乐时光。自己在昨天，还不觉芷华在我身上有什么特殊的需要，在方才更恨不得她立刻便死，好似她死了，我就可以得了解脱，免了苦恼。但现在她真的已死，自己忽然觉得失了生趣。并且这世界，也似乎和我断绝了关系。因为凡是足以系恋的人，都已离开了我。在前淑敏的死，自己良心已存了隐痛。如今芷华又走了她的旧路，剩下自己一个，冷清清的再活下出，又有什么意味？白萍想着，就眼望坑中浮的东西出神。白萍虽在青年，但在这数年中心思已成半老。向后一想，只觉一片深黑，因之生出一种念头，想要作永久安息的打算。他这时神经更乱，脑中的思想，传到眼上，眼光再射到坑中，立刻生出许多幻象。只见原来浮着的那件东西，忽然漂动几下，猛然瞧得真切，果然是芷华的身体，正

斜卧在水面，但又不像淹尸面目，平静得很。一瞥之间，忽见面目改变，成了淑敏的样儿，这时也看不见水了，她似侧在床上作海棠春睡，白萍的精神也似飞越出去，落到她旁边，淑敏口辅展笑，似将欠伸而起。就在这时候，倏然幻象尽灭，眼前复归黑暗。白萍蹲着暗思，自疑是见了鬼，却不觉害怕。只想她们两人阴魂不远，必是正等候自己。于是更想到生世无聊，死后安适。怔了一会，忽又见芷华在坑中现形，这次已然坐起，向他含笑招手。白萍这时更已昏蒙，竟把坑中当作平地，举步便走进去，只听噗咚一声，身已落水。他经冷水一浸，心地才稍清明，知道自己坠入水坑，忙挣扎着想要自救，无奈他不会泅水，在水中又不辨方向，越转越向深处，须臾便灭了顶，水面冒了一阵水泡，随又归于平静。又过了一会，尸身便漂起，和他所认为芷华尸首的朽木为伍了。但在他还未浮起之际，他落水只有二三分钟，坑边有三个人经过，便是景韩祁玲，拥着芷华向医院后门而去。

原来芷华由后门走出，本来要想寻自尽，走到水坑边，也曾踌躇了一下，看着那坑中的水，想要跳下去，但又觉死于水坑，未免污秽，不如寻个大河，投诸清流，还可以得着清洁的归宿。不过大河距离尚远，自己卧床数日，体力软弱，还得坐车子去。身上所带的这柄刀，在大黑夜里被人看见，有许多不便，就随手把刀丢了。向前又走，但她要雇车，这荒僻的后街，绝没有车子经过，必须到前街去雇，于是绕了弯儿，穿小巷直奔前街而去。还未到前街，就已和景韩夫妇遇上。原来式莲在芷华房中看守，因为倦乏过度，竟然坐着打盹，入了梦乡。过一会醒来，猛瞧见床上的人没有影儿，心中大惊，还以为芷华出到外间去作什么，急忙出房

向四外乱寻，毫无踪影。式蓮更着了慌，忙跑到式欧房中，问他们看见没有，式欧等全都大惊，于是大家出去寻找。近处都寻遍了，式欧恐怕芷华业已出了医院，就和景韩商议分头追觅。于是式欧式莲向后面去，景韩祁玲向前门走，到了大门发现是虚掩着，并未关锁，景韩把睡着的看门人叫起来，那看门人神灵颠倒的跑出，景韩问他何以不开大门，看门的回说，今夜不是他的班儿，另有姓毛的伙计当班。景韩问姓毛的在那里，看门人叫了半天，也没人应声。原来那姓毛的伙计，因新娶了老婆，非常恋家，每天只要稍得闲些，就往家里跑。今夜他料着夜已过半，必没人再行出入，就大着胆子，虚掩着大门，跑回家去。景韩这时见大门虚掩，看门的人竟离了职守，没法询问是否看见芷华出去，只得教这不当班的看守人暂勿睡觉，就和祁玲出门。便又不知该向那一面去，略一商量，就先向东疾行。走出很远，街上不但没芷华的影儿，连行人也不见一个。二人只得转身又向回走，且走且说，这样再向西追，便是芷华真向西去，也未必追得上了。祁玲就主张宁到后街上去看，或者芷华已转弯走了。景韩本无目的，就依她主意，随即进了小巷，在巷中间恰与芷华相遇。这巷中本来很黑，祁玲见对面有黑影恍恍而来，景韩出门曾带了电筒，祁玲就拿过向前一照，正射到芷华的头上。芷华大吃一惊，以为遇见歹人，方要反身回去，祁玲已大叫着和景韩追上去，拉住她叫道："芷华姐，你可把我们急坏了，大黑夜里出来作什么？"芷华一听是祁玲声音，暗自急得顿足，便道："祁姐么？你怎也出来？我是因心里发闷，想出来走走。"祁玲也不敢说破她出来是别有用意，便道："你也不说声儿，就溜出来，把我们真吓了个不轻。

快回去吧！”芷华自思，真是倒运，好容易出来，怎又被她们遇上？现在再想脱身，已然不易，祁玲夫妇能放开自己么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暂且回去，再作道理。但又一转念，方才已和白萍说了那些话，他知道自己和他算永别了。如今倘若回去，一切事俱已泄露，景韩一定要教白萍自由，那时我见着他的面，应该说什么？这样想来，还不如设法骗开景韩夫妇，仍旧走自己的路为是。想着便道："你们先回去，我再溜一会儿。”祁玲道："大黑夜里，一个人溜什么？快走吧！”芷华道："我就喜欢这黑天。”祁玲道："你喜欢，我可不放心呢！好，我们陪着你，几时你溜够了，咱们再一同回去。”芷华一听，她是万不肯放开自己了，但一时没话再推托，只得说道："你们还不去安歇，跟我作什么？”祁玲再不说话，又挽了芷华的手同走。景韩这时忽想芷华从后街穿过，好像并非由前门走出，就问道："您是从前门出来的么？”芷华正思索脱身之法，闻言就答道："不！我是从后门出来……”……说出这句，立刻后悔不该对他说实话，这样他将猜疑自己何以能由后门出来，并且是否和白萍相见了。景韩果然听着一惊，心想后院有秦七等守着，两道门全都上锁，她何以能够出来？而且她又知道后门永远锁着，何以在这夜里奔后门去？想着满腹狐疑，就主张着由后街走回去。祁玲也明白景韩用意，就挽着芷华向前，芷华身不自主，只可随着。心想自己由后门出来，后门并未关闭，这一进去，说不定立时和白萍相见，简直没有还转的空儿，事情更迫急了。于是自打主意，想要在未到后门之先，就设法脱身。如其不能，就寻个死路也好，反正不再见白萍了。想着就随着走，将到水坑之旁，芷华自思事到如今，也不容再挑

选葬身之地了，只可向这水坑里寻归宿。自己拚命跳到里面，景韩妇夫全不会泅水，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任他们贼叫，也未必有人赶着来救。如真把人喊来，我已早死多时，教他们把我的死信传给白萍去吧！芷华这样想着，又那知白萍在两分钟前，早已淹死在这坑里了呢！祁玲走着，见芷华低头不语，似有所思，就挽着她慢慢的走。将到水坑边上，猛觉芷华身体向旁一倾，她的手直要从自己把握中脱去。心中一惊，急忙用力拉她，芷华又挣扎了两次，幸亏祁玲气力较大，使芷华不能挣脱。芷华见不能挣脱，只好不再动了。这时祁玲才叫道："你这是怎事？"芷华含糊应道："我脚下被石块一拌，几乎摔倒，幸亏你拉着。"祁玲已明白芷华此次出来，必是有死的心，我和景韩若不遇见把她拌住，恐怕她这时已行其所愿了。这时芷华因无法脱身，所以到这坑边，想来个冷不防跳进去，及至被我拉住，才假说被石头绊了。想着也不敢说破，只随着她的口气道："这道上真难走，你留神吧！"芷华再不开口，在祁玲和景韩夹持之下，走到医院后门。景韩见门儿关着，又听门内人语甚杂，心想芷华从这院出来，必是里面人又关上了，便举手叩门。里面正在纷呶，并未听见。芷华在这时候，情知门儿一开，便再看见白萍，自己一场绝大的羞辱，已来到近前，想着几乎要向祁玲央告，放她走开，但因当着景韩面儿，有许多话不好出口，而且时间也不容许。忽听门内式莲声音叫道："谁？"景韩高声道："我们回来了，林太太也在这里，快开门呀！"里面闻听，一阵大乱，随闻式欧说道："你们怎不进前门回来？这后门早就上了锁，把钥匙丢了，不好开。"景韩道："谁说早上了锁，方才林太太还是从这门出来的！"式欧

道：“不对吧！方才这里秦七的人说，后门一直锁着，并没人出入。”景韩道：“先不管那些，你叫人把门托开，让我们进去。”式欧应着，随闻门上戛戛作声，秦七那个手下，已把门从枢轴上托下，露出一人宽的缝身。祁玲忙推着芷华走入，景韩也跟进去，三人心里，都打算着一进去就要和白萍相见，并且受式莲询问。那知竟大出意外，院中灯火已明，只有式莲夫妇和秦七手下二个看守的人。式莲一见芷华，就上前拉住，还未说话，式欧已向景韩道：“你看见白萍没有？”景韩心想式欧真是糊涂，我早告诉你白萍囚在房里，你怎又大呼小叫的问。就伸手向房内一指，式欧摇头道：“我早知他在房里，可是没有啊！”景韩听了一怔道：“没有的话，明明在……”式欧道：“不信你去看看。”景韩忙奔原先看守的房里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有没白萍影子。但他不肯相信，又向木箱积叠处去寻他，式欧道：“你不必再费事，我们早看过了，不只这间房，凡这后院里我全寻过了。”景韩惊异道：“那么他那里去了呢？”说着就张望那两个看守的人，似乎要他诉说情形。那两个人也正在惊疑不定，便说道：“高先生，这也实在怨我们。我们今夜买了点酒，喝醉了睡一会，不知那位林先生怎么走？可是我们吃酒以先，前后门都上了锁，到这时候这位……”说着向式欧一指道：“这位喊醒了我们。再一看，通医院的门已开了，通后街的门，又丢了钥匙。连那位林先生也没了影儿，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”式欧这时忽然生了个念头，就走到景韩身边，附耳说道：“秦七这般人靠得住么？不要他们生什么歹心，弄假成真吧！”景韩听了，明白式欧的意思，是疑惑秦七等把白萍隐藏起来，假绑票弄成真绑票，当时不由毛发悚

然。因为秦七是自己引荐，而自己和秦七的交情，也不过萍水相逢，并不深知他的为人。如今白萍突然失踪，倘真应了式欧的话，那自己的责任就又大了。想着一阵心虚，竟不敢担保秦七的人格，就低声道："我想或者不致于。不过这年头儿，人心难测，谁敢保他不生坏心。现在我看最好把两个看守的人扣起来，再把秦七弄到这里，向他们追求。"式欧道："我看也只好如此。"芷华在旁听着，忽地开口说道："不对吧！我方才还看见白萍在房里，怎会这一点工夫，就被弄走。不要误赖好人，我看没看守人的干系。"式欧景韩听了，同时一怔，景韩问道："是方才您从后院出去的时候，还看见白萍么？"芷华本不愿诉说此事，但已失口开了头儿，再收回也来不及。只得说道："我并没看见他，只是在黑影儿里说了几句。"景韩道："在那儿？"芷华举手一指道："就在这边没亮灯的房里。"景韩摇头道："你记错了吧！白萍一直在对面北房里。和看守的人一同住着，怎能到了这南房？"芷华道："我记得一点儿不错。我走到这边窗前，听白萍在里面自言自语，就走进去，和他说了几句。又问他有没有看守的人，他说看守人都在对面北房里，只他一个被绑在这儿。"式欧听到这里，又触起灵机，问道："你替他把绑的绳子松开了吧？"芷华道："没有，这房里没灯，我也没看见他，也没挨近他。"景韩接口道："他直懵懂一时。白萍既然由北房跑到南房，还会绑着手足么？"式欧道："不错，这样一说，在她和白萍说话之先，白萍已然脱去了绑绳，由北房溜到南房了。"景韩点头，又向芷华道："您出后门的时候，门是开的关的？"芷华道："不但关着还锁着，只钥匙插在锁孔里，我开门就走出去。"式欧

道："你没把钥匙带走了么？"芷华摇头道："我带钥匙作什么？"式欧又道："你和白萍说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么？"芷华不悦道："对不起！我不能告诉你。"式欧也自觉问得突兀，忙道："我是因为白萍丢得奇怪，所以仔细研究，好明白他是上那里去了。"说完又沉吟一下，式莲在旁说："芷华姐出去并没锁门，但是我们来时，就见这门锁着，又没了钥匙。那两个看守的人，从早就睡了，不知外面的事。这样看来，好像芷华姐出去以后，白萍也跟着出去，他顺手把钥匙带到外面，又锁上了走的。"景韩道："这话有理。"式欧道："即使式莲猜对了，白萍为什么走？走又上那里呢？"式欧这话一说出口，芷华心如刀搅，她深知白萍这时的心境。式莲和景韩，却都觉着式欧问得无理。因为白萍既和芷华见面，他必已知道此中原委，对芷华痛心疾首，自是当然。而且他发现大家这样对他玩弄，想必气愤非常，我们的好意和苦心，恐怕未必能得到他的领受。于是认为爱妻背弃他，朋友侮辱他，这医院里满是仇人了，他不走又待如何？至于走向那里，反正他离开这里，自有去处。式莲心里这些思想，本待对式欧解释，但当着芷华面前，不好直说。这时景韩道："咱们不必再研究了，既明白白萍已然出去，还不快去寻找。"式欧道："咱们还是分两路出后门去寻。你们原班向东，我们和式莲向西。"说着就预备要走。芷华见他们全要出去，正给自己绝妙机会，就向后退了两步，只等他们出门，好作自己的事。不料被祁玲一眼瞥见，心想方才芷华出去必有所为，方才在大坑边，直要向下跳，我守住她还几乎出了毛病，这时怎能把她一人丢在家里？想着便道："景韩，你自己去吧。我陪着芷华，不跟去

了。”式莲一听祁玲的话，立刻醒悟，也主张不去了。芷华道：“我因为身上软弱，不能跟你们去，好在家里歇会儿。你们何必陪我，还是作伴儿出去吧！”祁玲式莲也不理她，式欧景韩两人，就出后门走了。祁玲和式莲把芷华夹在中间，送她回卧室去。芷华也无可奈何，到房依旧睡下。前次式莲因一时疏忽，几乎弄出意外，这时就再不敢闭眼儿，祁玲也打起精神，帮同看守。但这时芷华因白萍已走，无论他是否回来，自己也得以死了之。譬如他能回来，自己把什么脸儿见他？如若他一去不归，我岂不更造了罪孽。如今之计，只有求个一了百了。无奈式莲祁玲都加紧看守，万不教我出去，只可给她们一个迅雷不及掩耳，除此并无别法。但虽打定主意，仍然没有实践的机会。式莲等不问她方才何以向外暗溜的原故，大家会意都在不言中，只等待式欧等回来的报告。芷华却是忐忑万分，心里盼望他们把白萍寻回，可又怕白萍真个回来和自己见面。寻思了半晌，就假说要出房到浴室去。式莲并不拦阻，等她向外走时，竟跟随在后面。芷华没法，只得进浴室去洗了洗手，仍旧回房。须臾景韩式欧回来，不敢进到房里，把式莲唤出去，告诉白萍遍寻无着。式莲听了只有摇头叹息，式欧问芷华如何，式莲道：“这件事恐怕麻烦了。到现在地步，芷华知道白萍已然彻底明白，并且白萍这次的失踪，当然是认为和芷华不可再行同居，芷华心里不知多么羞愧难当。我们若不守着，恐怕立刻便要出事。可是我们这样下去，守她到何时算了呢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急速把白萍寻回来，切实解释开了，再由白萍去抚慰芷华，或者能把这件事了结。要不然，危险就永不能免。我们想，芷华现在既死了仲膺，又失了白萍，她还有什么生

趣呢？”景韩道：“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。不过便把白萍弄回来，事实上还有许多困难。你想，白萍既为知道芷华的事，带着气恨走的，他如何肯回来？即使我们把他寻着，他也未必肯回来。而且即使他肯回来，也未必去安慰芷华。芷华那面，若不先得白萍的切实原谅，她羞愧还来不及，怎敢对白萍作什么表示。所以我倒怕白萍回来，两人露面儿，反而激出意外的毛病。”式欧道：“咱们也不能太顾虑了，反正尽你我作朋友的心，竭力给他们成全吧！”说着又道：“我们都已疲乏，在这大黑夜里，也没法进行，只可先去睡觉，等天明再办好了。”式莲无语，自回到芷华房中。见芷华在床上，面墙而卧，似已睡着。就向椅上坐的祁玲努努嘴儿，祁玲也摆了摆手，似乎说芷华方才睡着，不要惊醒她。随又凑到式莲跟前，问白萍消息。式莲低声说了，又把方才讨论的情形述了一遍。祁玲无语，式莲就和她仍自轮班坐守。芷华此时自然没有能睡之理，但她很怕和人说话，就一直闭目而卧。心中很明白他们未将白萍寻回，暗自感谢上帝，居然给自己一点容缓的余暇。若是白萍立时回来，自己就无可措手了。他们今日寻不着白萍，恐怕日后更难得踪迹。他去的时间越长，自己避免耻辱的机会越多。但瞧式莲祁玲的情形，她们对自己更看守得严了，若总这样长此守着，自己连动也不许动了。想着就打了个主意，要装作若无其事，和她们仍随便说笑，教她们渐渐不加防备，自己方好行事。当时就假装睡不着，坐将起来拥被而坐。式莲见她清醒，怕她难过，只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搭讪。芷华随口应着，也偶尔参加两句。式莲见芷华态度忽变，心中诧异不已。过了两点钟，该祁玲换班了，式莲暗地向她叮嘱不要疏忽，芷

华的神情大为可疑。祁玲果然听她的话，坐在椅上，两眼直望着。芷华仍以对式莲的办法，对付祁玲，但结果并无效果。这样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芷华实已支持不住，才倒下略睡了一会。醒时日已上窗，听外面有人吵嚷不已，还有式欧景韩声音夹在里面。芷华听不清楚，掀帘看也瞧不见什么，只有心里纳闷。再看房里，已只剩下祁玲，式莲不知那里去了。祁玲也正怔怔的似听着外面的消息，有些坐立不宁。芷华忍不住问道："外面是什么事，这样热闹啊？"祁玲见她一问，立刻变了颜色，摇头道："我也不知道，听着还纳闷呢！"芷华看着祁玲的神色，明白定然晓得，只是不肯告诉自己。但再一想，这事既要瞒我，当然与我有关，莫非白萍已回来了。可是他回来又何以这样嘈杂呢？芷华这里莫明其故，只有焦灼，又那知外面已闹得沸声盈天。原来白萍的尸骨，业已发现了。至于发现的情形，是一个乞丐，清晨绝早由后街坑边经过，走着看见坑内漂着一具浮尸，这乞丐竟看中了尸身上的一切附属物。白萍原来穿着极为考究的西服，袖口钮扣都发着金光。这乞丐想着衣服已然值钱，那钮扣必是真金，取到手定可发上笔财。又知道这后街颇为清静，早晨不会有人经过，于是放大胆子，脱了裤子光身下坑。但白萍尸身随流浮动，因为有风，渐吹渐远，竟到坑的中心，和原来漂着的一块浮木互相倚依，方才止住不动。这乞丐初下坑时，水只齐到膝上，渐入渐深，由膝盖抵到腰际，再进已没了半身，水平腰肋，但还离着有七八尺远，心里虽然发怯，无奈贪心不能自止，仍就向前进。没有几步，忽地脚下一滑，向旁一倾，头部已浸入水里，吃了几口臭水。幸而他双手乱抓，竟拉住一件东西，未致跌倒。又挣扎着立住，喘

了一下，再看手所拉得的东西，竟是那具死尸。乞丐本已被水灌得头昏眼花，这时再一看死尸臃肿狰狞的面目，猛觉心中惊怕，脚下也不住踏滑，摇摇欲倒。他这时又想起小鬼拿替身迷信传说，只恐这死尸作怪，把自己也淹死在这里，内心一动，仿佛就觉得那死尸对着他张眼，又觉脚在水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冲撞，更加毛发悚然，不敢再想发财，只求保住这条讨饭性命。便转身要走，移开没有二尺，他心中又有些后悔。以为见财不取，岂不是天生穷命，想着就回头再瞧。那知竟有一件岔事惊人，只见那具死尸，荡荡飘飘的跟了自己来，相距已然很近。乞丐并不知这死尸移动，是因为他回身一走，把水冲开，于是他身后的水面生了空隙，周围的水就流将过来，所以把死尸带动。他只以为死尸有意作祟后跟，这一下吓得他通身酥软，勉强向前奔走。因为脚下没跟，又几乎跌倒，他还当是水鬼在底下扯他的腿，就不敢再向前走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越不敢看，就更觉死尸将到了切近，当时再无别法，便立在坑里，狂号起救人来。他叫了半天，第一因为声音沙哑，不能及远。二来最近的住户，都离坑边三五丈外，又且多是作苦力的工人，此际正睡得香，那里听得见远处的喊叫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竟有一个前街值岗的警士，偶然溜到近街的小巷中小解，听得呼声，忙赶过来看。只见坑中浮着个死尸，立着个乞丐，景象极为惊人。就立在坑边喊那乞丐上来，这乞丐今日竟遭了劫数，本来乞丐的怕警察，比怕鬼也不在以下。如今后有死尸，前有警察，更吓得进退两难。又料着自己和死尸在一坑中发现，必然难脱干系，就恨不得快寻个道路逃跑。那警士喊令上来，毫无功效，最后假装着要下去捉他，乞丐瞧着没路可走，好在这时

因有生人在前，不甚怕鬼，腿也有了力量，只好慢慢地挪上坑边。警察一把将他拉住，就问坑里死尸是怎么回事。那乞丐只说自己方才从这里经过，就见坑里有这东西。警士不信，竟说死尸是乞丐谋害的，否则他怎会也在坑里？乞丐惜命非常，一听犯了人命嫌疑，不由痛哭起来，跪在地下，诉说自己见财起意的情形，如何到了坑里就害怕起来，也顾不得搜括东西，便喊起救人。警士不理，仍要由他带到局所正式讯问。乞丐又叩头央告，警士正和他麻烦，就见有个邻近住的贫家的小儿走过，警士忙唤过来，教他去寻地方，来看着尸首，好教自己带着乞丐共回局里交差。那小儿把地方寻来，一见坑中有尸首，就去拿了钩杆，把死尸拉回岸上。这地方仔细一看，立刻认出是医院中人。因为这附近多是穷旗人的住处，平日衣衫还尚不整，怎会有钱作西装？这一带能穿西服的就是医院中人，这时便告诉了警士。那警士听了，便带着乞丐，到医院询问。这时式欧景韩正还睡着，闻听跑出去一问，警士才说到后街中有了死尸，并且像医院中人的话。景韩式欧就吓了一身冷汗，连忙随出去，到后街坑中一看，只见确是白萍，业已被水浸得不成样儿。二人不由惊痛流泪，就和警士商量，要把死尸移入医院。警士一口咬定这是路上死尸，而且并非善终，说不定有被害嫌疑，照例死尸不离寸地，只可等报官相验，怎能向医院挪移？式欧一想，倘若被他报官，事就闹大了，忙和地方商议，求他给消灭这事。地方因有利可图，急忙又把警士请到医院，互相商议。警士的意思，是怕担干系，而且既然要做这犯法的事，总要闹个值得。即是因此革职，所得的钱财也要能过活十年八载。偏巧地方不会说话，结果没把事办成，反而弄僵。警士变

脸发作起来，式欧景韩再说好话，已然不能转圜。这就是芷华听见外面吵嚷的时候，最后那警士正颜厉色说公事，教地方看守死尸，就自带着乞丐，回局报告去了。式欧等落得目瞪口呆，稍过一会，便有两个警士到来，分守在医院前后门外。式欧等更明白那警士回去报告，必然牵扯上医院的人，不由忧心忡忡。这一日出入都不允许，所来求诊的病人，全被警士撵了回去，院务完全停顿。式莲祁玲知道这个消息，全都愁容满面。芷华有时看出神色，向他们询问，二人只把她话岔开。芷华虽知必有意外的事发生，但也只有纳闷，于是全院人都困守愁城，芷华却闷在葫芦里。直过了一日，到第二天早晨，地方早已布置好尸场，预备法院里检察官来验尸。果然检察官带着法警午前到尸场，照例检验，验得委实是被淹身死。手续完毕以后，检察官就进了医院，借大厅作就审的地方，第一语先问院长是谁。式欧怕说出芷华，要叫她来讯问，便挺身自认是院长。但检察官已得到警察方面的报告，知这淑敏医院的院长是个女人，就向式欧问起。式欧只得回说，近日女院长因事休养，教自己暂行代理。检察官又问起死者姓名，和在院中担任什么职务，式欧一一说了。接着又问死者在此地是否有家人同居，式欧不敢说谎，只得禀明白萍有太太同居，他太太便是院长。检察官听了道："哭主既在这里，为何不见面？"就教法警速去传唤，式欧忙说女院长正在病着，未必能来。检察官不悦道："这样人命案件关系重大，你只拦挡着不教哭主前来，是安着什么心？"式欧不敢再说，心里非常着急。暗想芷华若被传来，当然要得到白萍的死讯，以后真要不堪设想。检察官这时已派一个法警，随着医院仆役，立刻出去。芷华这时正在房内

闷卧，忽听外面楼梯响，接着便听门外有人低叫院长，芷华方自一怔，式莲却已迎出去。见门外立着仆役，背后还跟了个法警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忙问什么事。仆役还没开口，法警已说明来意。式莲还不知道检察官到了医院，还以为警察方面来传死者的家人，心想芷华这时如何能去出头露面，而且被她知道白萍死讯，更加不得了，就打算用贿赂办法，打发法警回去。那法警以为式莲便是所传的人，就先已大声道："你就是女院长吧？你丈夫林白萍在水内淹死，现在检察官吏验完尸，来到医院问话，你这尸亲怎么倒又躲起来了？"式莲听他把自己当了芷华，忽的灵机一动，心想我何不假充芷华前去对付一下，见检察官就说白萍素有神经病，必是失足落水。这样官面就不加深究，芷华也省得受刺激，岂不两全？现在芷华正睡着，自己悄不声的随法警去，料她不会知道。想着怕法警再说话吵醒芷华，就道："并没人给我送信儿，谁知道检察官来了，快去吧！"说着暗向仆役递个眼色，就随法警下楼，奔向前边大厅而去。这里祁玲也正在房中打盹儿，自听外面有人说话。就走向门口一看，只见式莲自承认是芷华，随法警走了。祁玲大惊之下，又加神思朦胧，一时失了计较。回过头看芷华在床上静卧不动，料她正在睡着，因不放心式莲，便走出跟在式莲后面，看是什么原故。芷华在床上，本是装睡，听那法警的言语，已早听清楚了，心中正自思量。忽听祁玲又走去，但怕他立时返回，又听了听，外面静无声响。芷华猛然坐起，先去把房门关上，在房中疾走，自语道："死了，死了，全死了，只剩了我一个。我害死他们，自己还活着，真算长命。"说着又道："我不能再延迟了，就是这时候，这地

方，万不能出去，出去就有人拦。”说着举目回顾，见北面窗户闭着，就走到窗口，向下一望，见楼下距离虽不甚高，但地面放的许多大小石块，原是建筑医院时所余的材料，自知若跳下去，足可以死。想着便仰天说道：“我求上帝，在我死后，把我送到最深的地狱里，万不要和他们见面，更盼以后再不要送我进人世，我觉这世界可太怕了！”又叹息叫道：“式莲，祁姐，她们都待我太好了，可惜我不能报答了。”说完一闭眼睛，爬上窗口，就跳了下去。只听咚的一声，可惜这美貌多情的佳人，竟落得骨折肌分，珠沉玉碎，身归那世去了。因为医院中人，都跑到前面看检察官问案，后面并无一人，芷华尸面仰天，直过了很大工夫，也无人理会。原来式莲随法警到了前面大厅，检察官向她一问，式莲假装不知白萍死讯，就大哭起来。检察官忙问式欧这是何故，式欧明白式莲的来意，就回说我们女院长素来身体甚弱，现在又正因害病静养，所以白萍横死，我们只怕惹出意外，没敢告诉她，她现在才知道。检察官信以为真，反觉可怜，就安慰这假哭主几句。又问死者在前，为人如何，曾与何人结仇，这次死了，是否有被害嫌疑。式莲回说白萍素有神经病，近日神经更加失常，我和同人素日对他看守极严，这次因我害病，看守得疏失了些，他从前夜就失了踪，我还曾教人找寻，谁知竟淹死了呢！说着又假哭了一阵，才接着说，白萍平日与人无争，绝没仇家，医院中全是可靠的人，并无嫌疑。检察官听尸亲这样说法，也乐得省事，就教式莲具结。式莲这才着了慌，方才都是口舌上的事，还不觉怎样害怕，这时要自己冒名签立法律手续，这真不是闹着玩的。但是既到了这种地步，也只得将差就错，拚着干了，便

具结交上去。检察官便判断白萍是身有癫疾，失足落水，以致身死。于是一场人命，就如此了结。。检察官走后，大家都凑到一处，议论纷纷。景韩夸赞式莲的见机明敏，用最简截的办法，消弭了无限纠纷。式欧也道："这样虽显得过于遮盖，有些对不住白萍。但白萍的死，多少和芷华有关，若一闹明了，芷华就要洗刷不清。"式莲道："我也是想到这里，才大着胆子冒充。因为倘芷华自己前来，当堂还不定说出什么话，怕要不可收拾了。"式莲说着，忽见祁玲在人丛中怔怔的听着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叫道："祁姐，你怎也来了？"祁玲随式莲来窃听，正见式莲假冒芷华，不由触动了神经，只顾瞧这里，就把芷华忘了。这时听式莲一问，方才大惊，心想我怎的糊里糊涂，竟忘了芷华，当时也顾不得回答，就向外跑。才跑出几步，就见一个仆役从后面跑来，惊魂落魄的样儿，好似见了什么异事。祁玲心怀鬼胎，就叫道："你跑什么？后面看……"那仆役一见祁玲，就大嚷道："不好，后楼底下摔死人了，脑袋这样破烂，身体这样拗折。"且说且用手比划。祁玲猛觉一颗心跳到喉咙口，忙问道："谁？"仆役摇头说："我没敢细看。"这时景韩和式欧式莲，都已听见，忙跑出来，教仆役领着到了后面。才看出是芷华，面部血肉模糊，惨不可言。大家痛哭一阵，又到上面楼窗视看，知道她是从窗口倒跌而下。式莲这时就埋怨祁玲，景韩道："你真疏忽，芷华的死，完全是你害的。"式欧摇头叹道："这也不必埋怨。白萍死后，芷华的性命已然不能保护，这样死了，倒也干净。而且我们还可以把个殉节的好名义摆在她头上，把一切耻辱全掩盖了。现在我们快把白萍尸身搭起来，停在一处，买棺木成殓吧！"

书至此主角尽矣，而小说意味亦随之而尽，势宜结束。至式欧景韩两双夫妇，后皆平安至于白首。龙珍姐妹出狱后已老，且畏先已先殁，乃依式莲为生，不久亦死。惟淑敏医院巍然犹存，未更名也。





紅杏出墻記



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

魏绍昌 主编

刘云若 著

ISBN 7—80549—057—0/I·44

（套）定价：11.00元